續資治通鑑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同治丙寅春。李肅毅伯開書局金陵。刊六經註成。且
及史漢。問繼者何亟。友芝以通鑑對。續宋元則取鎮
洋畢氏。卽承命求胡果泉仿元本備覆刊。聞畢書板
在嘉興馮氏者。軍興取供炊薪。僅損未百一。其鄰遽
倍薪材易去。亂定。又不能綴完。戴禮庭秀才爲議售
且就。而禮庭亡。肅毅提師赴河濟。應敏齋觀察亟爲
購致。刊補亡失。以行江浙。四部鉅編板刻。燹燬幾盡。
惟此碩果。搖搖將不自存。遂得拔出塵壒。爲士林嘉
會。觀察之爲政可思矣。按宋元編年書。明王氏宗沐。
薛氏應旂。既無足觀。陳氏桱。胡氏粹中。各完一代者
差勝。亦未善。且大書分註。意不主續溫公。　本朝康
熙中。徐健庵尚書。乃萃一時淹洽鉅手。比正史集諸
散記。成後編百八十四卷。未上而卒。乾隆中。錄其稿
本入四庫全書。然健庵時宋熊氏克中興小記。李氏
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出永樂大典者。未行于世。
其所據李氏燾續通鑑長編。亦僅殘帙。宋元人資攷
訂別集小記逸未顯者。又若干家。故猶未能酌繁簡
之當。逮秋帆尚書際四庫告成。明備之餘。得因徐氏
舊編。羅放失。翦榛蕪。又有史家宿學王西莊錢竹汀
邵二雲諸老輩。爲之質證往復。以成定本。雖紀四百
年事。較溫公紀千數百年者。卷帙遂有三之二。猶啓
後來議端。續溫公書。誠不易易。然其縝密詳贍。在二
代編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同治丁卯。初冬來滬上。
觀察鑲新印本。因附識緣起。使來者有攷焉。獨山莫
友芝胥門舟次書。

鎭洋故尚書畢秋帆先生著續資治通鑑蓋自司馬
温公作資治通鑑而明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各有續
通鑑之書
國朝徐氏乾學復有通鑑後編即王氏薛氏本而增
損之今原稿壓存亦不無淩亂闕佚茲書以宋遼金
元四朝正史爲經而參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
志等書以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十餘種仿通鑑攷
異之例著有攷異幷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事
必詳明語歸體要經營三十餘年延致一時軼才達
學之士參訂成稿復經餘姚邵二雲學士核定體例
付刻又經嘉定錢竹汀詹事逐加校閱然刻未及半
僅百三卷止集梧于去歲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
片惜其未底于成迺爲補刻百十七卷而二百二十
卷之書居然完好緣係畢氏定本故稍爲整理不復
再加攷訂其繙譯人地官名亦依原書遵四庫館書
通行條例改定攷司馬氏資治通鑑係神宗賜名李
燾亦云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
通鑑長編可也故孝宗于燾卒後謂朕嘗許燾大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然則後人著書似祇可云資
治通鑑後編或續編而不當云續資治通鑑也第畢
氏原名如是宜從其舊又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
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合亦
姑仍之嘉慶六年三月日桐鄉後學馮集梧識

續資治通鑑目錄

卷第一

宋紀

太祖建隆元年庚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二

太祖建隆二年辛酉正月至三年壬戌十二月

卷第三

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正月至二年甲子三月

卷第四

太祖乾德二年甲子四月至四年丙寅十二月

卷第五

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正月至開寶二年己巳六月

卷第六

太祖開寶二年己巳七月至四年辛未九月

卷第七

太祖開寶四年辛未十月至七年甲戌八月

卷第八

太祖開寶七年甲戌九月至九年丙子十一月

卷第九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十二月至四年己卯二月

卷第十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三月至六年辛巳九月

卷第十一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十月至八年癸未九月

卷第十二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十月至雍熙二年乙酉十二月

卷第十三

太宗雍熙三年丙戌正月至四年丁亥十二月

卷第十四

太宗端拱元年戊子正月至二年己丑三月

卷第十五

太宗端拱二年己丑四月至淳化二年辛卯八月

卷第十六

太宗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至四年癸巳九月

卷第十七

太宗淳化四年癸巳十月至五年甲午六月

卷第十八

太宗淳化五年甲午七月至至道二年丙申六月

卷第十九

太宗至道二年丙申七月至三年丁酉十二月

卷第二十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正月至二年己亥五月

卷第二十一

真宗咸平二年己亥六月至三年庚子三月

卷第二十二

真宗咸平三年庚子四月至四年辛丑十二月

卷第二十三

真宗咸平五年壬寅正月至六年癸卯六月

卷第二十四

真宗咸平六年癸卯七月至景德元年甲辰十月

卷第二十五

真宗景德元年甲辰十一月至二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二十六
真宗景德三年丙午正月至四年丁未八月
卷第二十七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九月至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十二月
卷第二十八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正月至三年庚戌四月
卷第二十九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五月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三十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壬子正月至六年癸丑六月
卷第三十一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七月至七年甲寅十二月
卷第三十二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正月至九年丙辰六月
卷第三十三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丙辰七月至天禧元年丁巳十二月
卷第三十四
真宗天禧二年戊午正月至四年庚申七月
卷第三十五
真宗天禧四年庚申八月至乾興元年壬戌十二月
卷第三十六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正月至四年丙寅三月
卷第三十七
仁宗天聖四年丙寅四月至七年己巳七月
卷第三十八
仁宗天聖七年己巳八月至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三十九
仁宗明道二年癸酉正月至景祐元年甲戌十二月
卷第四十
仁宗景祐二年乙亥正月至四年丁丑七月
卷第四十一
仁宗景祐四年丁丑八月至寶元二年己卯八月
卷第四十二
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九月至康定元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四十三
仁宗慶曆元年辛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四十四
仁宗慶曆二年壬午正月至九月
卷第四十五
仁宗慶曆二年壬午十月至三年癸未八月
卷第四十六
仁宗慶曆三年癸未九月至四年甲申七月
卷第四十七
仁宗慶曆四年甲申八月至五年乙酉九月
卷第四十八
仁宗慶曆五年乙酉十月至七年丁亥三月
卷第四十九
仁宗慶曆七年丁亥四月至八年戊子三月
卷第五十
仁宗慶曆八年戊子四月至皇祐元年己丑十二月
卷第五十一
仁宗皇祐二年庚寅正月至三年辛卯五月

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祐三年辛卯六月至四年壬辰八月
卷第五十三
仁宗皇祐四年壬辰九月至五年癸巳七月
卷第五十四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八月至至和元年甲午十月
卷第五十五
仁宗至和元年甲午十一月至二年乙未十二月
卷第五十六
仁宗嘉祐元年丙申正月至二年丁酉七月
卷第五十七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八月至四年己亥三月
卷第五十八
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四月至五年庚子五月
卷第五十九
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六月至六年辛丑八月
卷第六十
仁宗嘉祐六年辛丑九月至七年壬寅十二月
卷第六十一
仁宗嘉祐八年癸卯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二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三
英宗治平二年乙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四
英宗治平三年丙午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五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六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正月至二年己酉六月
卷第六十七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七月至三年庚戌六月
卷第六十八
神宗熙寧三年庚戌七月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六十九
神宗熙寧五年壬子正月至六年癸丑十二月
卷第七十
神宗熙寧七年甲寅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一
神宗熙寧八年乙卯正月至九年丙辰十二月
卷第七十二
神宗熙寧十年丁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三
神宗元豐元年戊午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四
神宗元豐二年己未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五
神宗元豐三年庚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六
神宗元豐四年辛酉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七
神宗元豐五年壬戌正月至七年甲子六月

卷第七十八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七月至八年乙丑十二月
卷第七十九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正月至六月
卷第八十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七月至三年戊辰六月
卷第八十一
哲宗元祐三年戊辰七月至五年庚午十二月
卷第八十二
哲宗元祐六年辛未正月至八年癸酉七月
卷第八十三
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八月至紹聖元年甲戌七月
卷第八十四
哲宗紹聖元年甲戌八月至三年丙子十二月
卷第八十五
哲宗紹聖四年丁丑正月至元符元年戊寅十二月
卷第八十六
哲宗元符二年己卯正月至三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八十七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正月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
卷第八十八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七月至三年甲申四月
卷第八十九
徽宗崇寧三年甲申五月至五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九十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正月至四年庚寅十二月
卷第九十一
徽宗政和元年辛卯正月至四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九十二
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正月至七年丁酉十二月
卷第九十三
徽宗重和元年戊戌正月至宣和二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九十四
徽宗宣和三年辛丑正月至五年癸卯三月
卷第九十五
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四月至七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九十六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正月至六月
卷第九十七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七月至二年丁未四月
卷第九十八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五月至六月
卷第九十九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七月至八月
卷第一百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九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一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正月至五月
卷第一百二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六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
高宗建炎三年己酉正月至二月

卷第一百四
高宗建炎三年己酉二月

卷第一百五
高宗建炎三年己酉四月至八月

卷第一百六
高宗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正月至六月

卷第一百八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十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十月至二年壬子四月

卷第一百十一
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五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十二
高宗紹興三年癸丑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十三
高宗紹興三年癸丑十月至四年甲寅六月

卷第一百十四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十五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正月至六月

卷第一百十六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七月至六年丙辰五月

卷第一百十七
高宗紹興六年丙辰六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十八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正月至七月

卷第一百十九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八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
高宗紹興八年戊午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二十一
高宗紹興八年戊午十月至九年己未五月

卷第一百二十二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六月至十年庚申四月

卷第一百二十三
高宗紹興十年庚申五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四
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五
高宗紹興十二年壬戌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六
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正月至十四年甲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七
高宗紹興十五年乙丑正月至十七年丁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八
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至二十年庚午三月

卷第一百二十九
高宗紹興二十年庚午四月至二十二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正月至二十五年乙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一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至二十七年丁丑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二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至二十九年己卯六月

卷第一百三十三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七月至三十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四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三十五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六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正月至三月

卷第一百三十七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八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正月至二年甲申九月

卷第一百三十九
孝宗隆興二年甲申十月至乾道二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
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正月至四年戊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一
孝宗乾道五年己丑正月至六年庚寅七月

卷第一百四十二
孝宗乾道六年庚寅八月至七年辛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三
孝宗乾道八年壬辰正月至九年癸巳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四
孝宗淳熙元年甲午正月至二年乙未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五
孝宗淳熙三年丙申正月至四年丁酉九月

卷第一百四十六
孝宗淳熙四年丁酉十月至六年己亥四月

卷第一百四十七
孝宗淳熙六年己亥五月至七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八
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正月至十年癸卯六月

卷第一百四十九
孝宗淳熙十年癸卯七月至十一年甲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
孝宗淳熙十二年乙巳正月至十三年丙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一
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正月至十六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二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正月至三年壬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三
光宗紹熙四年癸丑正月至五年甲寅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四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正月至三年丁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五
寧宗慶元四年戊午正月至六年庚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六
寧宗嘉泰元年辛酉正月至四年甲子三月

卷第一百五十七
寧宗嘉泰四年甲子四月至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八
寧宗開禧三年丁卯正月至嘉定二年己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九
寧宗嘉定三年庚午正月至六年癸酉八月

卷第一百六十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九月至十年丁丑六月

卷第一百六十一
寧宗嘉定十年丁丑七月至十四年辛巳三月

卷第一百六十二
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四月至十七年甲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三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正月至二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四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至紹定二年己丑九月

卷第一百六十五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十月至四年辛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六
理宗紹定五年壬辰正月至六年癸巳三月

卷第一百六十七
理宗紹定六年癸巳四月至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八
理宗端平二年乙未正月至三年丙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九
理宗嘉熙元年丁酉正月至三年己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
理宗嘉熙四年庚子正月至淳祐三年癸卯八月

卷第一百七十一
理宗淳祐三年癸卯九月至六年丙午六月

卷第一百七十二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七月至九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三
理宗淳祐十年庚戌正月至十二年壬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四
理宗寶祐元年癸丑正月至四年丙辰七月

卷第一百七十五
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八月至開慶元年己未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六
理宗景定元年庚申正月至二年壬戌六月

卷第一百七十七
理宗景定三年壬戌七月至五年甲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八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正月至四年戊辰九月

卷第一百七十九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十月至八年壬申七月

卷第一百八十
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八月至十年甲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一
帝㬎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至七月

卷第一百八十二

帝㬎 德祐元年乙亥八月至二年丙子閏三月

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紀

世祖 至元十三年丙子四月至十五年戊寅四月

卷第一百八十四

世祖 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至十六年己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五

世祖 至元十七年庚辰正月至十九年壬午六月

卷第一百八十六

世祖 至元十九年壬午七月至二十一年甲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七

世祖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至二十三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八

世祖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正月至二十五年戊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九

世祖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正月至二十八年辛卯三月

卷第一百九十

世祖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四月至二十九年壬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一

世祖 至元三十年癸巳正月至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二

成宗 元貞元年乙未正月至大德元年丁酉六月

卷第一百九十三

成宗 大德元年丁酉七月至四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四

成宗 大德五年辛丑正月至七年癸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五

成宗 大德八年甲辰正月至十一年丁未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六

武宗 至大元年戊申正月至二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七

武宗 至大三年庚戌正月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八

仁宗 皇慶元年壬子正月至延祐二年乙卯三月

卷第一百九十九

仁宗 延祐二年乙卯四月至五年戊午十二月

卷第二百

仁宗 延祐六年己未正月至七年庚申十二月

卷第二百一

英宗 至治元年辛酉正月至三年癸亥十二月

卷第二百二

泰定帝 泰定元年甲子正月至二年乙丑八月

卷第二百三

泰定帝 泰定二年乙丑九月至四年丁卯十二月

卷第二百四

泰定帝 致和元年戊辰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二百五

明宗 天曆二年己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二百六

文宗 至順元年庚午正月至三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二百七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正月至至元四年戊寅十二月

卷第二百八
順帝至元五年己卯正月至至正五年乙酉十二月

卷第二百九
順帝至正六年丙戌正月至十年庚寅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
順帝至正十一年辛卯正月至十二年壬辰六月

卷第二百十一
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至十三年癸巳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二
順帝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至十五年乙未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三
順帝至正十六年丙申正月至十七年丁酉六月

卷第二百十四
順帝至正十七年丁酉七月至十八年戊戌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五
順帝至正十九年己亥正月至二十年庚子六月

卷第二百十六
順帝至正二十年庚子七月至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七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正月至二十四年甲辰三月

卷第二百十八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至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九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正月至二十七年丁未六月

卷第二百二十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七月至二十八年戊申七月

右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起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凡二十六主四百一十一年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 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高祖朓，唐幽都令；曾祖珽，唐御史中丞；祖敬，涿州刺史；考宏殷，周檢校司徒、天水縣男，贈太尉；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月不散。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事周世宗，累官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改宋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依前都點檢。

建隆元年 遼應歷十年。

春正月乙巳，周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先是辛丑朔，周羣臣方賀正旦，鎮、定二州馳奏遼師南下，與北漢合兵，周帝命匡胤率宿衞諸將禦之。〔攷異〕薛居正舊五代史周恭帝紀云：顯德七年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寮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邊，河東軍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勢。據遼史穆宗紀，應歷十年正月，無用兵事。又遼史蕭思溫傳云：周師略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以事勢度之，顯德六年，周師取三關，遼人敗衄之餘，羣情震恐，斷不能南逾月即舉兵南下也。遼史不載此事，得其實矣。東都事略云：鎮、定馳驛上言，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宋人紀事之書，俱言太祖因北征受命，今承其舊書之。

匡胤掌軍政六年，得士卒心，數從世宗征伐，屢著功績，爲人望所歸。至是，主少國疑，將士陰謀推戴。壬寅，殿前副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之。〔攷異〕袁文甕牖閒評云：太祖北征，其未行也，羣公祖道於芳林園。陶穀堅欲致拜，曰：回來難爲揖酌也。案穀雖歸心太祖，不應於祖道時預泄其謀，今不取。

時京師多聚語云：策點檢爲天子。軍中知星者河中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指謂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顯德二年二月。語未竟，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策太尉爲天子。匡義因曉之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嚴飭軍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貴矣。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琦初見顯德二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臥，初不省。甲辰遲明，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爲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稟乎？衆下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宮闕，侵凌朝貴，及犯府庫，用命有厚賚，違則孥戮。皆應曰：諾。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喻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攷異〕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在周朝受命北征，至陳橋驛，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暨家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案陳橋之變，起於倉卒，而宿衞多素歸心者，必無搜捕眷屬之事，疑後來神奇其說而爲之也，今不取。

時宰相大名范質、太原王溥早朝未退，聞變，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衞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洛陽王彥昇遇通於路，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攷異〕宋史周三臣傳云：通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蘇轍龍川別志云：通以親衞戰闕下，敗死。王鞏聞見近錄云：太祖入御曹門，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蓋傳聞之異詞也。長編與宋史同，當得其實，今從之。

諸

將翼匡胤登明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退歸公署釋黃袍有頃諸將擁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候太原羅彥瓌案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攷異〕王偁東都事略范質傳云質見太祖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又云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淚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薛應旂通鑑用之今攷宋史范質傳無此語長編與宋史同惟司馬光涑水紀聞云質頗詰讓太祖蓋傳聞之詞不足爲據今從宋史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袖中出周帝禪詔〔攷異〕涑水紀聞云周帝內出詔書見聞近錄云范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乃召穀草制皆誤也今從東都事略宣徽使高唐昝居潤引匡胤就龍墀北面拜受〔攷異〕李燾長編云實錄無宣徽使姓名宋史本紀亦不載攷東都事略宣徽使昝居潤出餞卽其人也宰相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卽皇帝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宮〔攷異〕長編作周太后遷居西京疑傳寫之誤舊五代史恭帝紀但云奉皇太后爲周太后而不言其遷居至周后妃傳則但紀世宗前符后而於後符后闕而不書蓋薛居正修史時周太后尚存也據文獻通考云世宗後符后後爲尼當得其實今附識於此以存一代后妃之始末云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因所領節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其諸道節度使別以詔賜焉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汴都仰給漕運河渠最爲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濬淤淺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爲令又以河北歲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戊申贈周韓通爲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衛軍政多決于通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人謂韓瞠眼其子頗有志略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卒及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攷異〕宋史周三臣傳云太祖幸天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是太祖實心忌韓通也涑水紀聞云太祖欲斬彥昇既乃終身廢棄攷東都事略則彥昇方膺邊州重任也賜南唐主詔書先是南唐中書舍人北海韓熙載使於周及歸南唐主歷問周之將帥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至是人服其識　辛亥論翊戴功以周義成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爲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寧江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常山高懷德爲義成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攷異〕宋史太祖紀高懷德傳皆作江寧攷其時昇州未入版圖亦尚無江寧軍之名當是寧江之誤寧江者夔州軍號也懷德易鎮而以張光翰代之長編於光翰書寧江懷德書江寧蓋轉寫有誤耳今皆改從寧江軍庶無歧混以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猒次張令鐸爲鎮安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王審琦爲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嘉州防禦使遼人張光翰爲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安喜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餘領軍者並進爵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歸於南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巳命周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時朝拜　先是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率前軍至真定帝既自立遣使諭延釗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己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略云以延釗父名章故不曰平章事　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日爲長春節帝生

日也。壬戌，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初，帝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攝推官太康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義倫為戶部郎中。（〔攷異〕洛陽縉紳舊聞記云：太祖龍潛，留沈相門下，遂成魚水雲龍之契。太祖登極，召見沈相，未除官，先賜緋袍牙笏，敕曰稱賜緋人。及中書取進止，上曰：合與何官？中書見上顏色，遽曰欲除京官，上不荅。中書再欲除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書相顧未奏，上曰：且與除郎中。遂除戶部郎中。案義倫自太祖領同州節制，即辟幕府，至是與熙古、餘慶並命，非由特授也。今從長編。）

癸亥，以天雄節度使宛丘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掖人王景守太保，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普進爵。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幸國子監。將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己巳，兵部尚書濮陽張昭等奏曰：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兵部侍郎漁陽竇儀所定也。鎮州報遼及北漢兵自退。（〔攷異〕東都事略：契丹與河東連兵寇鎮定，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此史家緣飾之詞。十國春秋北漢紀作遼師謀會兵攻鎮定，是雖有其謀，未嘗出師也。今從長編書之。）北漢戶部侍郎平章事滎陽趙華罷為左僕射。南唐主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頓首伏罪，縊殺之，并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喜人。（〔攷異〕宋史后妃傳云：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又外戚傳云：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二傳互異，宋史前後自相矛盾，往往如此。東都事略祇云安喜人，今從之。）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加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仁浦，汲郡人也。帝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相兼之，首相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宋因之。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命樞密使太原吳廷祚仍加同中書門下二品。（〔攷異〕曾鞏隆平集吳廷祚傳云：宋興，加中書門下二品。宋史亦作二品。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並升為二品。國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是隆平集作三品者誤矣。又考舊五代史職官志云：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廷祚在周時已加二品，宋初仍其加品耳。東都事略作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亦微誤。岳珂愧郯錄引五代會要，以為起於後唐長興，是矣，然不知顯德中加二品，亦未博攷。又案廷祚，宋史列傳作延祚，延與廷字形相似，易於舛誤。今西安府學千字文石刻後列廷祚銜名，正作廷字，當從之。）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為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攷異〕坐論之禮廢，由於具劄子，見宋會要與

長編同曲洧舊聞以爲太祖叱去之恐非事實聞見近錄又云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自此始也困學紀聞引此以糾長編之遺漏案宋祖優禮舊臣何至密徹其坐王氏近錄恐係誤記耳今從長編

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俶名上一字犯宋諱故去之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中書舍人安次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合格者京兆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爲常

辛卯大宴于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三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南唐主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爲然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登極南唐主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諡高祖朓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懿諡曾祖珽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諡皇祖敬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諡皇考宏殷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定國運受周木德因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癸亥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副之仍貽書南唐主諭意

己巳以皇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

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彝興卽彝殷也避宣祖諱改爲興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竇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意詔行之儼儀之弟也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而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彥昇意在求貨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帝益惡之丁丑出彥昇爲唐州團練使唐本刺史州於是始改焉

遼人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使太原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卽欲拒命左右切諫乃延使者置酒張樂旋取周祖畫象懸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伺動靜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閒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父不聽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馳歸告筠筠遂令幕府爲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牙將劉繼沖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患不濟乎不用其計

丙戌昭義變聞樞

密使吳廷祚言於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守信、高懷德率前軍進討。帝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攷異〕石守信出軍，長編引實錄在癸巳，今從宋史作戊子。

帝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大名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偫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它郡。遂升懷州爲團練，以令琮充使。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文獻通考、契丹國志。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赴澶州巡檢。殿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攷異〕宋史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太祖本紀作彰德節度使，非是，今從長編。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辛丑，以洛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爲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

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己爲前導。北漢主遣使請兵於遼，遼師未集。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即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不聽，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於宰相衛融之上，封西平王。〔攷異〕五代史記、九國志俱作隴西郡王，今從長編及宋史。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而北漢主與周世讎，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北漢主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贊嘗見筠計事，筠不應，贊怒，拂衣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詣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衆三萬南出。癸卯，石守信等破之於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

甲辰，詔奪李筠官爵。

乙巳，遼主謁懷陵，太宗陵也。

己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光祿卿郭玘奉遷神主。

乙卯，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來朝，設宴於廣政殿，自是爲例。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河內向拱勸帝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軍三萬餘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雲中折德扆破北漢沙石寨，斬首五百級。德扆，從阮之子也。〔攷異〕宋史本紀作六月壬午，十國春秋與宋史同，今從長編。

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逾旬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薊人馬全義〔攷異〕全義，長編作全乂，蓋避太宗諱改也。據宋史本傳，全義卒於太祖時，則是史臣追改，非當時本稱也，今從宋史。問計，全義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義拔鏃進戰。帝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攷異〕宋史本紀作辛未，今從長編作辛巳。李筠赴火死，獲衛融。〔攷異〕宋史本紀誤作魏融，今從東都事略及長編。

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

乙酉，進攻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升單州爲團練，用守節爲使。是日，帝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錄陳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

李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

怒將殺人，毋屏風後呼鈞，鈞卽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吾曹增福耳。」鈞遽釋之。北漢主聞鈞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鈞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衞融、盧贊耳。」華旋請老，使食祿終身。北漢主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尙書薊人趙宏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遼師聞潞州破，不果出。

癸巳，安國節度使元城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爲昭義節度使。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

初，衞融被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犬吠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敷其瘡，因使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納款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爲太府卿。

前司空、趙國公汝陰李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宅物稱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卒。帝爲廢朝一日，贈侍中。穀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賞平澤潞功也。

辛酉，遼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庫阿布（舊作楚阿不，今改。）等謀反，伏誅。

遼主以酒脯祀天地於黑山。

初，成德節度使金城郭崇，聞帝自立，追憶周室恩遇，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帝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覘之。崇憂懣失據，觀察判官孝義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爲辭？使者至，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使者歸奏崇無它。（考異：東都事略、宋史郭崇傳云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博，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爲崇籌畫事，辛仲甫傳亦不言此事，今從長編。）帝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

以昝居潤權知鎭州，初以知州易方鎭也。

乙丑，唐主景進白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衞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猂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鎭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設仗衞，行入閤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爲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官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文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卽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爲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毀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卽大慶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入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卽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亦復行之。廊下食，起唐正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唐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宋循其制。）

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壬申，復升貝州爲永清軍節度。

保義節度使河東袁彥，聞帝自立，日夜繕甲治兵，帝慮其爲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彥卽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成吾志矣。」丙子，徙彥爲彰信軍節度使。

忠正節度使楊承信爲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帝遣作坊副使相州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歿於鎭。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張永德徙武勝節

度使入覲，從遊玉津園。時帝將有事於北漢，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可倉卒取也。臣以爲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閒使諜遼，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壬午，以皇弟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光義領泰寧軍節度使。　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爲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　丙戌，作新權衡，頒於天下，禁私造者。〔攷異〕李燾曰：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于天下，案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戊子，以趙普爲兵部侍郎，充樞密使。帝之征澤潞也，普請行，帝笑曰：普豈勝甲冑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宜在優等。遂遷是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沖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勖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保融薨，事聞，賜賻贈太尉，謚貞懿。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乙未，南唐主遣使來賀帝還京。　是月，遼主如秋山，遂如懷州。遼主嗜殺，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格，舊作古哥，今改。以後內侍饔人及鹿人、雉人、狼人、彘人多有以非罪死者。　九月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　己酉，中書舍人懷戎趙行逢坐從征避難，貶房州司戶參軍。〔攷異〕趙行逢，宋史作趙逢，無行字，今從長編。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于馬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僞傷足，留懷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周檢校太尉淮南節度使滄人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帝自立，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閒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守珣，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略淮南，徙重進爲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南唐，南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爲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爲副，李處耘爲都監，宋延渥爲都排陳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衆欲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皆除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詔文武常參官諸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診視。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攷異〕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舉兵，遣使邀建雄節度使眞定楊廷璋。廷璋之妹，故周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荆罕儒爲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欲圖廷璋，每見必懷刃，廷璋接以至誠，罕儒不敢發。〔攷異〕沈作喆寓簡云：監軍荆罕儒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則泄，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得異夢，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謝過。此蓋因罕儒欲圖廷璋而甚其詞，今從東都事略。會有詔召廷璋赴闕，廷璋即日單車就道。冬十月己巳，徙廷璋爲靜難節度使。　壬申，河決

棣州猒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 丙子遼主從弟趙王喜隱(舊作喜衮今改)謀反(〔攷異〕薛氏通鑑作宋王喜衮據遼史喜衮先封趙王應歷中未嘗改封至景宗保寧中乃封宋王耳又喜衮謀反在應歷十年十月薛氏誤係于十一月徐氏乾學後編復仍其誤今改正)詞連其父魯呼(舊作李胡今改)及詳衮(舊作詳穩今改)韓匡嗣魯呼太祖第三子也性殘酷舒嚕(舊作述律今改)太后篤愛之太宗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崩於欒城永康王卽位鎭陽是爲世宗太后遣魯呼將兵擊之兵敗大臣耶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面數魯呼酷暴失人心太后無以應兵遂解世宗征魯呼祖州禁其出入至是以喜衮詞逮因死獄中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置不問(匡嗣薊州玉田人國語解云詳衮者諸官府治長官) 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十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裏甲據胡床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聞彥進小卻卽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橫戈舂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鬭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帝聞罕儒戰歿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爲西京武德副使責將校不用命者黜二人斬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賣鹽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勇而善戰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帝問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絶救援內乏資糧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爲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寅帝發京師百官六軍竝乘舟東下 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十一月丁未次揚州城下卽日拔之初城將陷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拒命卽自殺弟重贊及其子延福竝死於市帝購得翟守珣補殿直俄遷供奉官己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以下半之脅隸爲軍者賜衣屨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部曲竝釋罪 乙卯南唐主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師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來買宴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謀反帝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中朝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君不以此時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衞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天塹風濤不測茍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事亦可虞帝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游說邪(〔攷異〕龍衮江南野錄載延魯對帝語乃眞以爲如此拒重進不知乃飾說也又據彭年江南別錄云太祖笑曰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今從十國春秋) 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鑾南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且獻平南策

帝惡其不忠，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南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時揚州兵火之餘，閭境凋敝，處耘勤於撫綏，輕徭薄賦，揚州遂安。　十二月己巳，帝發揚州。丁亥，至京師。　辛卯，唐清源節度使永春留從效稱藩。　帝初即位，欲陰察羣情嚮背，頗微行。或以為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天子容易邪？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帝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帝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帝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帝悅，賜金帛慰勞之。　初作受命寶，鑄宋通元寶錢。　是歲，北漢以郭無為為諫議大夫，參議中書事。無為，安樂人，方顙鳥喙，雜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於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甚奇之。或謂周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無為拂衣去，隱抱犢山。樞密使段恆〔攷異〕五代史記東漢世家作段常，蓋歐陽氏避真宗諱追改之耳。通鑑周紀作段恆，長編亦作段恆。十國春秋從歐陽史作段常，蓋未詳攷。今從長編書其本名。識之，薦其才。北漢主召與語，大悅，因授以政。復命恆及侍衞親軍使太原蔚進皆同平章事。　遼主弟太平王諳薩噶，舊作罨撒葛，今改。太宗第二子也。世宗時詔許其與晉主往復，以昆弟禮。至是見遼主耽酒嗜殺，陰懷異志。遼主不悟，委以國政，唯日事游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侍臣有追咎師敗於周、三關失地為非計者，遼主曰：「三關本漢地，今復還之，何失之有？」其不恤國事如此。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起重光作噩正月，盡玄黓閹茂十二月，凡二年。）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二年（遼應曆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稱賀。壬寅，幸新造船務，觀習水戰。戊申，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己酉，帝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南唐、吳越使皆與焉。壬子，商州鼠食苗，詔免其賦。周顯德末，遣官度民田，多為民所訴。至是帝謂宰臣曰：「度田本欲勤恤下民，近多邀功滋弊，當慎選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詔浚蔡渠，通淮右之漕也，命右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後改為惠民河。）己未，遣郭玘饗周廟。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詁，以其黨李重進也。監修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詔藏史館。遣使賜吳越王戰馬、橐駝。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閱礮車。遼主釋趙王喜袞於獄。喜袞雄偉善騎射，性輕慓無恆，謀反有迹，遼主以親釋之，未幾復謀反，仍下獄。南唐主定計遷都南昌，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右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舟行過當塗，大宴，至宋家洑，暴風飄御艦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攷異）南唐遷都，自因疆土蹙弱，陸游南唐書云元宗燕居，夢宋齊邱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此本於江南餘載，俗說傳訛，殊不足信。壬申，命給事中范陽劉載濬五丈渠，（攷異）宋史作五丈河，今從長編。通東方之漕。帝謂侍臣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後改為廣濟河。）癸酉，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張去華等合格者十一人。荊南高保勖進黃金什器。丁丑，南唐主遣使來賀長春節。己卯，命通事舍人王守貞使江南，勞南唐主遷都。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于是遣常參官分主其事，乃出公粟賜彥卿，以媿其心。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采捕彈射，著為令。令文武官及百姓自今長春節及它慶賀，不得輒有貢獻。三月，南唐主至南昌，城邑迫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煩，無所施巧，羣臣日夜思歸。南唐主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欲誅始謀者，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慚懼，發瘍卒。（攷異）江南野史云嗣主怒鎬阿旨，欲寘極法，鎬懼誅，縊死；五代史記、長編云發病卒；今從南唐書。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役夫突入省署盜官物，帝以酒坊使左承規等縱其為盜，斬役夫三十八人，承規等皆棄市。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郡王王景為鳳翔節度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起兵伍，性謙退，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盡禮。或言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耳。」至是自秦州來朝，帝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北漢侵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重勳本名重訓，避周帝諱，改今名。遼司徒烏哩質（舊作烏里只，今改。）子迭喇格（舊作迭剌哥，今改。）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攷異）遼史穆宗紀書此事以辛亥，繫二月。案二月無辛亥，蓋史脫三月字也，今從徐氏後編。

癸亥，帝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臨清王彥超曰：「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帝大笑而罷。閏月，甲子朔，彥超上表待罪，帝遣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爲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侍臣皆再拜。〔攷異〕宋史太祖紀云：閏三月幸玉津園，謂侍臣曰：「沈湎非令儀，朕宴偶醉，恆悔之。」案幸玉津園在己巳，相去數日，必王彥超事誤移于下耳。李燾亦曰：本紀及舊錄皆于閏月甲子，初一日也，與癸亥實相接，蓋因王彥超上表待罪故云。　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爲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遼主如潢河。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饑，遣使賑之。　是春，令長吏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歲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無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爲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詔檢田使給事中常準奪兩官。先是館陶民郭贄詣闕，訴檢田不均，詔令它縣官案視，所隱頃畝皆實。帝怒，責準，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　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前賢冢墓隆壞者，即加修葺。　己未，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使案田不能舉察，除籍。帝深惡贓吏，以後內外官贓罪多至棄市。　漢初，犯私麴者棄市；周令至五斤死。帝以其法尚峻，庚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攷異〕長編繫以壬申日，案四月無壬申，今從本紀。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煮鹻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攷異〕李燾云：太宗實錄，先是官貸鹽于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從夏秋賦稅償其直。食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于民，隨夏稅收錢絹，與實錄少異。　是月，遼主射鹿，不視朝。　五月，癸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以下。　乙丑，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訥等重覈欽天歷。先是欽天歷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不久即差。」亦指其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　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詳定郊廟禮器，崇義因取三禮舊圖攷正同異，列爲新圖二十卷，至是來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詹事汝陰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頒行。　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　乙亥，遼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歷。先是晉天福中，司天監馬重績奏上乙未元歷，號調元歷。及太宗滅晉入汴，收百司僚屬技術歷象，遷於中京，遼始有歷。白等所進，即調元歷也。白，薊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　丁丑，詔以安邑、解縣兩池鹽給徐、宿、鄆、濟之民。先是數郡皆食海鹽，泝流而上，其費倍多，故釐革之。　己卯，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序遷，帝謂宰相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羨利，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　庚寅，供奉官李繼昭

坐盜賣官船棄市。詔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五代以來，州郡牧守多武人，任獄吏恣意用法。時金州民有馬漢惠者，殺人無賴，閭里患之。其父母及弟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案誅之。帝怒超等持法深刻，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帝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光義，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帝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后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邪？」問之如初。帝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攷異〕龔頤防評云：觀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一節，皆太祖之心，初非出於杜太后也。案事略載太后遺言甚詳，與長編同，建隆遺事不足爲據。普即就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攷異〕涑水記聞稱太后欲傳位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李燾曰：太后以周鄭王幼，羣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太宗。太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並及廷美，則無謂。廷美當是時纔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殆不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案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于牀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俟普上書自訴，且發金匱乎？太宗實錄載普自訴章，其詞略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別加刪修，遂失事實耳。今案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據建隆遺事，謂太后欲傳位太宗、廷美以及德昭，獨李燾長編據杜后立長君之命，謂其時廷美、德昭年尚少，無緣即有遞相傳代之語，則金匱誓書不及廷美，於情理固屬可信。其以廷美爲庶弟，非后所生，則出於太宗之口，欲以末減其推刃母弟之惡，而燾亦曲筆證成之，殊非信以傳信之義，今不取，辨見雍熙元年。己亥，羣臣請聽政，從之。庚子，以太后喪權停時享。辛丑，見百官於紫宸殿。庚申，帝釋服。是日，南唐主景殂。先期自書遺令，留葬南都之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南唐主多材藝，好讀書，在位慈儉，有君人之度。然自附爲唐室苗裔，訹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嘗曰：「兵可終身不用。」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于蹙國降號，憂悔而殂。〔攷異〕南唐主之殂，宋史作八月甲辰，東都事略作八月庚子，皆誤，今從南唐書。

壬戌，以太后殯不受朝。先是，遼南京留守蕭思溫以老人星見，乞行赦宥，遼主許之。草赦既成，留數月不出。翰林學士河間劉景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遼主亦不報。至是月始赦。

秋七月，南唐主喪歸金陵。〔攷異〕王舉大定錄，景喪歸在七月，南唐書則云八月至金陵。長編以大定錄爲據，今從之。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入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爲太后。后父名泰章，易其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大赦境內，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南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爲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多非其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爲時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爲祿廩，民稍休息。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帝故人，各典禁

衛普數言於帝請授以宅職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萬一軍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高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設麾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閒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帝從之賞賚甚厚庚午以石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點檢自是亦不復除云〔攷異〕聞見近錄云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案此因解諸將兵權而傳聞之誤宋祖雖猜忌功臣不應爲此嘗試也涑水記聞云守信皆以散官就第李燾辨之云太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軍耳豈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鎮也太祖云爲天子不若爲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爲節度使也及開寶二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并二事爲一耳邵伯溫見聞錄又云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凡四人初不緣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壬申以光義行開封尹同平章事廷美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攷異〕宋史東都事略薛氏王氏通鑑皆作壬申惟李燾長編作壬午今從壬申　先是范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未崇典禮猶闕乞並加封冊或列於公台或委之方鎮皇子皇女雖襁褓者乞下有司許行恩制故有是命質又言宰相者以舉賢爲職以掩善爲不忠竊見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年滋深皆公忠可倚任乞授以台司俾申大用帝嘉納之　是月陳承昭塞棣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吳越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嗣主煜請追復帝號許之旋謚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　義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清苑孫行友代兄方簡鎮易定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帝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帝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帝遣閤門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　女真國遣使貢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五代時遼盡取渤海之地黑水部民居混同江之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不繫籍於遼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

州沙門㠀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詔緣邊諸寨。有犯大辟者。送所屬州軍鞫之。無得輒斬。〔考異〕宋史在壬寅日。今從長編。 國子博士洛陽郭忠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毁之。己未。責忠恕乾州司戶參軍。昭文免所居官。

庚申。周世宗實錄成四十卷。賜監修國史王溥。修撰官扈蒙器幣有差。 南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進金銀繒綵。謐。延魯也。且表自陳紹襲之意。帝優詔以荅。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於是始改書稱詔。 九月甲子。以高保勗為荊南節度使。保勗淫恣。好營造臺榭。窮土木之功。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不聽。 遼諧里舊作解里。今改。來降。 高保勗遣其弟保寅來朝。先是保融於城北豬江水七里以閱行者。及保寅歸。諭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寅還。言於保勗。保勗曰。區宇將一。宜首奉土歸朝。無為宅人取富貴。保勗不聽。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帝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飭。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自今出使四方。要當審擇其人。 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故也。 冬十月癸巳。南唐主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曲霖助葬皇太后山陵。 丙申。命樞密承旨方城王仁贍使江南。賀南唐主新立。 戊戌。敕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寨侵盜戎馬。前所盜者。悉令還之。 丙午。祔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

是月。命知制誥河南盧多遜看詳進策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 十一月甲子。皇太后祔廟。 己巳。幸相國寺。遂幸國子監。 以恩州團練使雲中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任關南。力修政治。吏民愛之。 濠楚民饑。詔令長吏開倉賑貸。 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漢軍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進威令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其人曰。汝敢論吾。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罪耳。命以其人還之。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帝乃從之。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

代州刺史折仁理。党項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帝以其有扞邊功。召令入見。復命歸領刺史如故。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才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

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命官用幣。以黑牲祭元冥之神。乃開冰祭於太廟。 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其主鋹。鋹於內殿設幄帳。陳寶器。胡子冠遠遊衣紫袍。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僊等附之。是歲。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子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

三年遼應曆十二年。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朝賀。 己巳。

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民，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歲荐饑，將無所取償，孰執其咎？」帝以詰義倫，對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邪？」帝悅，故有是命。〔攷異〕義倫名犯太宗偏諱，故史稱沈倫。李燾曰：倫傳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寶訓稱二年，亦不知的是何日。案倫於元年二月壬戌初除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督在京諸倉，則使吳越必在督倉以後，安得尚指秋粟？其稱元年者誤也，稱二年者亦無所證據，而此年正月乃有是命，疑此即太祖用倫之言，故載於此。

甲戌，廣皇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案圖修治。令諸州長吏勸農課桑，自後歲首必下此詔。

詔州縣不得役僑居民。

癸未，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史劉湛爲膳部郎中。湛榷茶蘄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

遼諸王多坐事繫獄，遼主以御史大夫蕭護斯（舊作護思，今改）有才幹，詔窮治稱旨。二月己丑朔，遷護斯爲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馬，仍命世預宰相選。護斯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遼主嗜酒，用刑多濫，護斯居要地，齗齗自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

庚寅，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爲賓佐令錄者一人，異時貪濁畏懦，職事曠廢者，舉主坐之。

甲午，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不得將閑慢事應詔，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無以觸諱爲懼。

己亥，更定竊盜律，贓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以秦王元喆爲皇太子，令起居前導者皆呼殿下，毋得斥言太子。宰相成都李昊疏其不可，乃止。

壬寅，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俾知爲治之道。」左右皆莫對。

丁未，詔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者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依唐制也。

甲寅，北漢侵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宴從官。

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尹勳酖隸許州爲教練使。勳督浚五丈渠，陳留丁夫夜潰，勳擅斬其隊長十餘人，又追獲亡者七十餘人，皆馘其左耳。有詔闕伸冤者，兵部尚書京兆李濤臥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斬勳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久病，宜自愛，朝廷事姑置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掌兵柄，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帝覽其奏，嘉之，然念勳忠勇，止薄責焉。

甲子，詔沂州民饑，賜以種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自今決大辟者，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

丙子，權知貢舉單父王著奏進士馬適等合格者十五人。

丁丑，女真來貢。

己卯，封邱縣令蘇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洛州，計口賦粟。

禁民火葬。

初，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卒，兄從願之子紹鎡嗣領軍務。未幾，衙將臨淮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氏，執送於南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攷異〕五國故事云：建隆壬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忠名請入省疾，而從效危篤，乃以關踏之，從效死，衆立張漢思爲帥。案宋史，從效以疽發背死，無所謂以關踏之也。從效既死，其嗣子紹鎡典留務者月餘，非即推漢思爲帥也。五國故事不足爲據，今從長編。

夏四月乙未，延、寧二州大雨雪，溝洫冰。

丙申，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別受密旨，許便宜行事。贊將至延州，乃分置步騎

前後絡繹林莽之中，遠見旌旆，羌渾迎者莫測其數，無不畏服。贊，延壽子也。帝注意謀帥，既命贊屯延州，又命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契丹；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諸臣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租。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閒諜，洞知敵情；每入邊，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越之地。

邢州言北漢民四百餘人來降。

己巳，贈兄光濟爲邕王，弟光贊爲夔王，追冊會稽郡夫人賀氏爲皇后。

戊申，北漢攻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言彝興大腰腹，帝曰：「汝帥眞福人。」卽遣使以帶賜之，彝興感服。

五月甲子，幸相國寺禱雨。時遼亦旱。庚午，遼主命左右以水相決，頃之，果雨。

乙亥，發潞州民間太行道通餽運。

丙子，以河北諸州旱，遣使乘傳檢旱苗。

甲申，復幸相國寺禱雨。乙酉，詔撤樂，大官進蔬食。

是月，大治宮闕，做西京制，命殿前都指揮使武安韓重贇董其役。

六月癸巳，以樞密使吳廷祚爲雄武節度使，知秦州。州西北夕陽鎮，古伏羌縣地，西北接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書左丞壽陽高防知秦州，建議置采造務，取其材以給京師。蕃部尚巴約（舊作尚波于，今改。）帥衆來爭。（攷異）宋史太祖本紀：六月壬子，蕃部尚巴約等爭采造務，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擊走之。案是月癸巳以吳廷祚代防，如紀所書之日，則防以狀聞擊走在命廷祚後一旬，恐誤。今從長編。帝不欲邊境生事，乃遣廷祚代之。先一日，謂之曰：「卿年高，久掌樞務，今與卿秦州，庶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卿也。」

甲午，遼主祀木葉山及潢河。遼自太祖以前，卽有祭山儀。其儀：設天神地祇位於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羣樹，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爲神門。帝后親致奠焉。其後累代行之，以示不忘舊俗。

先是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帝既卽位，卽命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屢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帝聞而嘉之。乙未，遣中使偏賜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六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攷異）李燾曰：據實錄本紀及會要，太祖以建隆二年十一月始幸國子監，三年正月又幸，而祖宗故事乃云元年正月初幸，二月再幸，因詔增葺祠宇，繪塑聖賢。其年月與諸書特異，今不取。若增葺祠宇，塑繪聖賢，則會要固以爲國初事，不緣幸監然後有此詔也。故事蓋誤耳。

丁酉，右補闕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縣令。

己亥，以旱故，減京畿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

壬寅，京師雨。

丁未，命吳廷祚齎詔赴秦州，赦尚巴約等罪，所縶戎俘並釋遣之，遂罷采造務。

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歷城馮瓚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舊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爲市征，漁奪苛細，疲俗告病，宜蠲除其稅。」從之。

文思使常岑子勳詐稱供奉官，爲泗州長吏所覺，捕送闕下。乙亥，斬勳于東市。先是雲捷軍士有僞刻侍衛司印信者，捕得斬之。帝曰：「諸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邪！」命搜索，悉配沙門島，於是姦猾斂迹。

己卯，北漢捉生指揮使

路貴來降。辛巳。遣給事中劉鉞等。案行河北旱田。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見民生利病以聞。右衞率府率薛勳。掌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勳官。配隸沂州。倉吏棄市。八月丙戌朔。敕大理卿范陽劇可久爲光祿卿致仕。可久年踰七十。無請老意。帝特命之。庚寅。以鎭海鎭東節度副使錢惟濬爲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俶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帝從之。癸巳。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坐以糠土雜軍糧。磔於市。是日。遣引進使郭永遷會秦州吳廷祚率兵往尙書寨。驅蕃族歸本部。乙未。左拾遺知制誥河中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皆施行之。九月丙辰朔。以昭憲太后之兄杜審瓊爲左龍武大將軍。其弟審璧爲左神武大將軍。審進爲左武衞大將軍。並致仕。賜第京師。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庚午。吐蕃尙巴約獻伏羌縣地。壬申。修武成王廟。癸酉。以百官次對章奏下尙書省。集丞郎以上及御史中丞兩省五品以上參詳。其有裨政治者以聞。丙子。禁民伐桑棗爲薪。又詔黃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民多栽楡柳。以防河決。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考異〕宋史太祖紀于八月乙未。即書舉此科。今從長編。蓋乙未始令有司條奏。而施行固在癸未也。甲申。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疾革。召將吏屬其子保權曰。衡州刺史張文表與吾同起隴畝。以不得行軍司馬。志常快快。吾死。必爲亂。當令楊師璠討之。行逢薨。保權領軍務。時年十一。〔考異〕九國志保權以九月襲位。十國紀年亦繫之九月。而太祖實錄乃于十月乙未書行逢卒。蓋以奏到之日書也。今從紀年。九國志李燾長編言行逢崇信釋氏。廣度僧尼。齋讖不輟。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具執拂。親爲湔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免其冤乎。案五代宋史十國春秋諸書俱不言行逢佞佛。惟云保權大會齋僧。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搶地伏拜。今不取李氏之說。是月。遼主如黑山赤山射鹿。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戊子。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爲關南兵馬都監。癸巳。班循資格及長定格編敕格各一卷。己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沙門島。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僞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座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笑如故。俄而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不能執弓。但箕踞大罵。遂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具表以聞。保權卽命楊師璠悉衆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泣下。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奮。保權又乞師荆南。且來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考異〕李燾曰。據渤海行年紀。張文表攻下潭州在當年十月。而國史周保權傳乃云明年。史蓋誤也。案實錄十二月甲辰。已遣趙璲持詔宣諭文表。豈得卻在明年春始叛。蓋明年正月文表尚處潭州耳。十一月癸亥。詔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爲黜陟。甲子。大閱於西郊。帝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衞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

極寡朕頃案籍閱之去其冗弱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爲精銳矣　南唐遣水部郎中顧彝來貢（攷異）宋史在丙寅日南唐書無日今從長編　刑部尚書蘄人邊歸讜請老授戶部尚書致仕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京兆梁延嗣曰我疾將不起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先主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內外軍馬事甲戌保勗薨（攷異）九國志保勗卒于明年非是渤海行年紀云卒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長編從之今取其說　壬午始頒歷於南唐　十二月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田失實責授海州司法參軍　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保權爲武平節度使

舊制彊盜贓滿十匹者絞庚寅詔改爲錢三千足陌者處死　癸巳詔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下凡盜賊鬬訟先委鎮將者命令與尉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爲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于州縣吏失職至是還統于縣鎮將所主不及鄉邨但郭內而已從樞密使趙普言也（攷異）宋史太祖紀是月丙戌詔縣置尉一員理盜訟置弓手視縣戶爲差當即此事而月不同今從長編　庚戊戌蒲晉慈隰相衛六州饑詔所在發廩賑之　庚子班捕盜令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第一限內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減兩選第二限內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第三限內獲者令尉各加一階踰半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鬬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升擢　甲辰遣中使趙璲等齎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周保權　帝以西鄙羌戎屢爲寇改虢州刺史盧龍姚內斌爲慶州刺史　是歲遷周鄭王於房州（攷異）宋史及東都事略九朝編年李燾長編皆云建隆二年出居房州不載月日惟陳桱通鑑續編繫于是年冬十月壬薛通鑑皆因之王韓唐餘錄以爲開寶二年自西宮出則誤矣　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悉蠲其租　遼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哩（舊作海里今改）彊陵蘇拉（舊作拽剌今改）圖里（舊作禿里今改）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圖里以爲奴著爲令　蜀主命官追督四鎮十六州逋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諫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釆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又言四海財貨盡屬至尊百姓足則君莫不足今務奪百姓專贍六軍非本計也蜀主不能用淳謂所親曰吾觀僭僞紛紛改制妃后妻妾卿相僚佐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或勸淳遜詞抑節以取貴仕淳曰吾安能附狗鼠求進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南漢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己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李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　南漢主納李託二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託爲內太師政事必先稟託而後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閼逢困敦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元年（遼應曆十三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丁巳發近甸丁夫數萬修築畿內河隄。戊午遣酒坊副使河閒盧懷忠氈毯使洛陽張勳染院副使康延澤等率步騎數千人赴襄州延澤福之子也。庚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發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帝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繼沖控弦之士不過三萬年穀雖登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遂以成算授處耘等。癸亥命太常卿陽曲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爲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丙寅以張勳爲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爲步軍都監。時議城益津關遼人知之南京留守高勳上書請假巡徼擾其境遼主然其奏命勳及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乃不果城。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攷異）宋史作甲戌今從長編。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璲具言奔喪朗州爲廖簡所薄因即私鬭實無反心璲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撫慰之師璠兵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璲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庭指揮使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吾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攷異）宋史云二月壬辰梟文表於朗陵市今從長編臠其肉及宴罷璲召文表超曰文表謀爲亂已斬之矣璲太息久之。初命文臣知州事帝懲五代藩鎮彊盛之弊時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它職皆以文臣代之。二月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郎著不拘細行嘗乘醉宿倡家爲巡吏所執既知而釋之密以事聞帝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叩滋德殿求見帝令中使引升殿近燭視著著大醉垂髮被面帝怒發前事黜之御史中丞洛陽劉溫叟等並坐失於彈劾奪兩月俸。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帝欲使典兵趙普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帝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高繼沖自以年幼未能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閒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薪水給軍繼沖與其

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爲詞，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荆門險隘處，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卻。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乞食之禍。」繼沖不聽，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孫光憲曰：「景威，峽江一民耳，安識勝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宋興，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厭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邪！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爲然。景威知計不行，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爲。壬辰，師至荆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于其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竢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釗俱還，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江陵志餘云：宋兵入城，繼沖以轎覆井，紿內人入輿，多墮井死。）遂盡籍其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奉表來歸。

癸巳，李處耘等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臨桂李觀象謀之。觀象曰：「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今高氏束手聽命，脣齒既亡，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崇富等（〔攷異〕崇富，宋史作從富，今從長編。）不可，乃相與爲拒守計。

庚子，荆南表至，帝復命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荆南巡檢。帝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仁贍厚卹其家。帝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言：「大軍既拯爾難，何爲反拒王師，自取塗炭！」保權不荅，遂進討之。慕容延釗大破其軍於三江口，遂取岳州。（〔攷異〕宋史本紀作二月戊寅下岳州，東都事畧亦云二月克岳州，惟長編繫于二月之末，蓋以十國紀年爲據也，今從之。長編又引解暉傳云：僞統軍使黃從志以岳州拒命，暉率舟師討平之，生擒從志及僞將校十四人。蓋即三江之捷，暉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也，今附見。）

是月，權知貢舉竇儀、薛居正奏進士蘇德祥等合格者八人。

遼主如潢河，觀羣臣射，賜物有差。

三月，張崇富等出軍澧州南，與宋師遇，未及戰，望風先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黥其少壯者，縱歸武陵。武陵人聞擒者爲宋師臠食，俱大恐，縱火焚州城，奔竄山谷。壬戌，慕容延釗等入朗州，擒崇富於西山下，梟其首。大將汪端劫周保權匿江南岸僧舍，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湖南平，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二百八十八。

庚午，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癸酉，吏部尚書張昭等詳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杖、笞刑各五。

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

夏，四月，甲申，減荆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

乙酉，始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

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輕，用趙普之言也。　遣給事中饒陽李昉祭南岳，尋命權知衡州。　丁亥，幸國子監，遂幸武成王廟，宴射玉津園。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天歷，帝製序頒行之。　丙申，兵部郎中監泰州稅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張藹除名，並坐令人齎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故也。

戊戌，符彥卿辭歸鎮。　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帝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策。暉曰：「澤潞瘡痍未起，軍旅荐興，民不堪命，當俟富庶後圖之。」帝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密疏進取之計，帝覽之甚悅。

清源留後張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漢思患其專，乃設宴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甲士皆散。漢思由是嚴兵備洪進。癸卯，洪進袖大鎖，常服安步入府中，叱去直兵。漢思方處內閣，洪進即鎖其門，謂之曰：「軍吏以公耄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愕，不知所爲，乃自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告之曰：「漢思不能爲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遣漢思外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南唐，南唐即授以節鉞。洪進又遣牙將魏仁濟閒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攷異）東都事畧云：洪進叩頭請以印見授，殊失實。九國志云：洪進遣使告南唐，南唐即以洪進爲清源節度使。李燾曰：李煜再上表乞寢洪進恩命，安得便除節度使也。案陸游南唐書云：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節度使。與九國志合，事畧亦同，是南唐實嘗授以節鉞矣。

慕容延釗言辰、錦、谿、敘等州各奉牌印請命。　甲辰，詔重鑿砥柱三門。　禁涇原、邠、慶州不得補蕃人爲沿邊鎮將。　乙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　辛亥，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運。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釗言南唐主遣使以牛酒來犒師。　己未，鳳翔節度使王景卒，贈太傅，謚元靖。　辛酉，命樞密直學士、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　甲子，高繼沖籍伶官一百四十三人來獻，詔悉分賜諸大臣。　乙丑，命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趙仁遂增修宮闕。既成，帝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正通豁，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攷異）富弼三朝寶訓載在建隆三年正月，東都事畧又載在是年四月。案宋史本紀云：五月乙丑，廣大內，即是事也。事畧又云：規爲制度，並上指授。蓋至是始落成，故帝坐殿中而有是言爾。今從長編。

戊辰，以工部侍郎須城艾穎爲戶部侍郎致仕。帝命執政擇廷臣督在京諸倉，穎與焉。穎自以清望官不宜親濁務，辭不肯爲。帝曰：「惟致仕乃可免耳。」穎遂請老。　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天猒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攷異）十國春秋此語在建隆元年十一月，今從長編。蜀主將發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瑭等率兵屯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櫂手，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免潭州諸縣無名配斂。　壬辰，以大暑罷京城營造，賜工匠衫履。　遼主詔諸路錄囚。　初，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爲受享

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
不克善終不宜在配享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
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癸
巳昭等議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
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
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
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二十三人退魏
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
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
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
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郭元振二十二人詔塑齊相
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餘如昭等
議乙未祕書郎直史館管城梁周翰上言曰凡名將
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
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似非允當臣心惑焉
不報　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官爲葺舍給賜耕牛
種食　丙申令有司二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
功臣配享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
又別建漢世祖廟於南陽唐太宗廟於醴泉世祖以
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
如晦魏徵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丁酉命王仁贍權
知荆南軍府事先是帝命典軍列校遙領湘南諸郡
不踰歲果得其地辛丑復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
州防禦使夏津馬仁瑀等爲漢彭等州防禦使　己
酉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率禁旅數千習戰于新池
帝數臨觀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
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
繼徽知臨濟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祐大名人
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
彊壯者往涖之其後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
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見略不降屈
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
先爲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帝奇其才故
擢右贊善大夫　秋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靳彥朗
男承勳等三十人補殿直　監修國史王溥上新修
梁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安國節度使王
全斌與洛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登州刺
史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攻北漢丁巳以俘獲
來獻詔釋之彬靈壽人從母爲周太祖貴妃帝典宿
衛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造門平居燕會亦罕與
帝即位自晉州都監召入見謂曰疇昔我親汝何故
疏我彬頓首謝曰臣周室近親列職禁庭敢交結尊
貴帝益嘉獎焉　戊午頒量衡於澧朗諸州懲劉據
厚斂之弊也　唐鄧之俗家有病者雖父母亦棄去
故病者輒死武勝軍節度使張永德以爲言己未詔
禁之　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己
巳權知朗州薛居正言汪端以數萬人寇州城都監
尹重睿擊走之　賜荆南管內民今年夏租之半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　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壕賜管內民今年夏
租　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等書詔
刊板摹印頒天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北漢

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昭、趙巒等謀叛，事覺，被誅，詞連樞密使段恆。初，北漢主娶郭姬，將立爲妃，恆以其所出微，諫止之，又抑其昆弟親戚不用，姬怨恆不助己，譖成其罪，出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恆有幹才，勤於其職，死不以罪，遼主聞之，爲之不平。北漢以趙宏爲樞密使，以郭無爲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無爲與宏不協，旋出宏爲汾州刺史，無爲兼樞密使，軍國之務，一以委焉。無爲又譖宏在汾州不治，徙嵐州。

八月庚辰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日甲子，詔可。〔攷異〕李燾曰：乾德元年初郊，有司以冬至迫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案章得象所編三朝會要初不及此，而王珪等所編五朝會要始載近晦事，蓋五朝會要得之於姚闢所修太常因革禮，所載實得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館陶張瓊自殺。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數輕侮之。漢卿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自作威福，且毀皇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時事。帝召瓊面訊之，瓊不伏，帝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檛擊其首，氣垂絶，乃曳出，下御史府案鞫，瓊自殺。帝旋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帝亟命優卹瓊家，然亦不罪漢卿。

先是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馬仁瑀常私以士屬知貢舉薛居正，居正實不許，而陽諾之，榜出，無其人。及聞喜宴日，仁瑀乘醉，擕所屬士嫚罵居正，御史中丞劉温叟劾奏仁瑀，帝曲爲容忍。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王繼勳，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陵蔑將帥，仁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勳，繼勳憚其勇，頗爲屈，而怨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帝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爲密州防禦使，置繼勳不問。

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爲潭州防禦使。南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擊走之。谿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掠，爲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百餘級，餘黨散潰，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己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撫慰之，夷落遂定。

甲申，遼主以生日縱五坊鷹鶻。

先是北漢遣使告於遼，欲巡邊徼，乞張聲援。丁亥，王全斌復與郭進、曹彬等帥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北漢將蔚進、郝貴超悉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爲平晉軍。〔攷異〕九國志云郝貴超被擒。案貴超明年復戰遼州，以爲被擒者誤也，今從長編。平晉軍，一作樂平軍，今從宋史。

壬辰，詔九經舉人落第者，宜依諸科舉人例，許再試。

癸巳，女真遣使貢名馬。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師來降。

泉州陳洪進遣使來貢。

齊州河決。

戊戌，遼主如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己亥，遼幽州岐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

丁未，戶部侍郎呂餘慶丁母憂。時餘慶權知襄州，詔遣中使護喪，官給葬具，尋起復。

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渡女真所貢馬。

是月，南唐以吏部尚書建安游簡言知尚書省事，尋遷右僕射。

九月庚戌朔，戶部判官、水陸轉運使滕白免官，以軍儲損敗也。

遼主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翼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

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從之。〔攷異〕宋史本紀作大聖神武。

長編作仁聖文武惟東都事略作聖文神武錢辛楣曰開寶六年修周武王廟碑所載尊號與事略同石刻爲可據矣

高麗國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風溺死者九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䘏之

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禮也

詔諸州府長吏禁以僕從人干預政事

丙寅大宴廣政殿始用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與慕容延釗不協更相論奏帝以延釗宿將赦其過止罪處耘處耘亦恐懼不敢自明

戊辰女真復貢名馬

丙子詔朝臣無得公薦貢舉人故事每歲知貢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之

慕容延釗獲汪端磔於朗州市端初攻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及端被禽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是月北漢主誘遼兵攻平晉軍郭進張彥進曹彬陳萬通領步騎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冬十月癸未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生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人歸農減江陵府民舊租之半

丁未吳越王遣其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蒙以僕夫扈繼遠爲從子屬之同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鏊務繼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爲左贊善大夫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帝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之

十一月丁巳賜南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旄鉞也

癸亥饗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帝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帝大悅

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乾德羣臣奉冊上尊號於崇政殿先是帝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絕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資乎備物卿與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於是質與陶穀張昭等討尋故事詳定新制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享廟郊天從祀羣臣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慤望令分日各誓百官並從之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爲道帝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撤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初有司議配享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立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皆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饗從之

丙寅南唐主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

丁卯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有都督府號者並停仍爲上州

庚午遼主出獵飲於虞人之家凡四日

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爲例

帝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爲兵部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

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癸酉復命儀爲翰林學士（攷異）薛氏續通鑑載此事於建隆元年今據學士年表儀以兵部尚書拜翰林學士在乾德元年十月長編載於是年十一月蓋被命在十月而入院在十一月今從之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坐卻立不進帝爲之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改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十二月庚辰殿前散祗候李璘以父讎殺寮員陳友於市璘自首帝壯而釋之　辛巳進羣臣階勳爵邑有差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范質改封魯國公　荆南節度使高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癸未改命繼沖爲武寧節度使　甲申皇后王氏崩翰林醫官王守愚坐進藥不精審減死流海島　戊子遼主射野鹿賜虞人物有差　己亥以殿前侍御史鄭起爲西河令顯德末起爲殿中侍御史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帝於路橫絶前導而過帝初不問於是出掌泗州市征時刺史張延範官檢校司徒起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延範揖起行馬起曰此騾也安用過呼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遂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帝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卽位將因事誅之光羲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爲天興令　庚子尚書左丞高防卒於鳳翔帝甚悼惜之遣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防性淳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　乙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取朱砂除衡岳州二稅外所賦米幷毋得發民烹銅鉚及作炭　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鈞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勳會兵入北漢境收其邊邑及遼石州

閏月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帝雅與延釗善常兄事之及卽位猶呼爲兄延釗寢疾帝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爲近臣發哀哭聲宜有常帝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龍捷軍校王明詣闕獻陳圖請討幽州帝嘉之賜以錦袍銀帶錢十萬（攷異）宋史王明傳大名成安人宋初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召爲左拾遺未嘗爲軍校亦無請討幽州事此當別是一人　或言帝將北征大發民餽運河南民相驚逃亡者四萬家帝憂之丙寅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傳招集踰旬乃復故　初宣祖葬安陵在京城東南隅辛未命司天監浚儀趙修己內客省使王仁贍等改卜安陵於西京鞏縣之鄧封鄉　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永安節度使折德扆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衞州刺史楊璘　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請奉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爲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遼者多略不如舊時於是遼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一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恆三也北漢主恐懼遣從子劉繼文往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遼執其使而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於遼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容爲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孼子爲浮屠居五臺山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近遼界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

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北漢取其銀以輸遼歲千斤因卽其治建寶興軍

二年（遼應曆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雨雪震雹 詔諸州長吏勸課農田 甲申帝以選人食貧者衆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 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爲太子太傅溥爲太子太保仁浦爲左僕射皆罷政事質在相位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使者案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 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爲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帝既除普及崇矩乃無宰相署敕帝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帝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求故實陶穀建議以爲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帝從儀言 壬辰詔曰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嫻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屑於常調懷讜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閤門進狀朕親試焉 己亥以樞密承旨王仁贍爲左衛大將軍充樞密副使 庚子改清源軍爲平海軍命陳洪進爲節度使洪進每歲貢奉多厚斂於民又籍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協律奉禮郎而蠲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之 壬寅敕趙普監修國史 丁未詔縣令簿尉非公事毋至郵落 李繼勳等攻北漢遼州北漢告急於遼 二月戊申朔遼州刺史杜延韜舉城降壬子遼主遣西南面招討使耶律達里（舊作撻烈今改）率六萬騎援北漢敗繼勳兵於石州達里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遽見吞併者達里有力焉先是遼主知達里在治所不修邊幅均賦役勸耕稼戶口豐殖時耶律烏珍爲北院大王與達里俱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故遼主雖暴虐而境內粗安 癸丑遣使賑陝州饑 命右武統軍陳承昭帥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溴水至京合閔河渠成民無水患閔河之漕益通流焉 吏部尚書張昭與翰林學士陶穀同掌選穀與給事中李昉有隙乃誣奏左諫議大夫崔頌以所親屬昉求爲東畿令引昭爲證帝召昭質之昭不直穀所爲遽免冠抗聲言穀罔上帝不悅三月丁丑朔昉責授彰武行軍司馬頌爲保大行軍司馬昭遂三上章請老乙酉聽其致仕 權知貢舉陶穀奏進士李景陽等合格者八人 乙未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審玉賜名承璲以爲左千牛衞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 辛丑改上明憲皇太后謚曰昭憲謚皇后賀氏曰孝惠王氏曰孝明 初南

唐廢永通大錢，更用韓熙載之議，鑄當二鐵錢。熙載由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鑄錢使。宰相嚴續數言鐵錢不便，熙載爭於朝堂，聲色俱厲，左遷祕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是月始用鐵錢，擢熙載兵部尙書、勤政殿學士。民閒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出境，輒以鐵錢十易銅錢一，官不能禁，因從其便。官吏皆增俸，而以鐵錢兼之。由是物價益貴，熙載頗亦自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 起閼逢困敦正月，盡柔兆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二年遼應曆十四年。夏四月丁未朔，以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爲著作佐郎。贄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試稱旨故也。戊申，賑河中饑。己酉，免諸道今年夏稅之無苗者。乙卯，改葬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於安陵，孝惠皇后賀氏、孝明皇后王氏祔焉。

帝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考異〕李燾曰：太宗實錄云，普在相位幾十年，獨斷政事，太祖疑其專恣，欲用薛居正、呂餘慶爲相，普惡其與己同列，但令參知政事，於宣徽廳赴上，位在丞相後，但奉行制書，不得與奏事，以明其異等，中書印惟宰相得知，事無大小，盡決于普，居正等備位而已。太祖患之，會爲趙玭所訐，盧多遜又日夕攻之，雷有鄰訟中書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分普權。案置參政乃陶穀議，且此時太祖方獨任普，未始厭其專恣也，今不取。又太祖新錄竇儀傳，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用爲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參知政事，據此則居正乃普所引，非太祖意也，足明太宗實錄所書非實也。

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素爲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能披甲渡水，歷水飛塹。又遣人分賜諸蠻，傳朝廷懷徠之意，降附日衆，自是荆、襄無復邊患。

五月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辛巳，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遼主射舐鹻鹿於白鷹山，至於浹旬。六月丙午朔，獵於玉山，竟月忘反。國語解云：鹿性嗜鹻，灑鹻于地以誘鹿，射之。

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三師官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所先。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爲表首。從之。己酉，以光義爲中書令，光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詔曰：惟彼銓衡，止憑資歷，處有英俊，沈于下僚。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當與量材甄敘。辛卯，詔陶穀等四十三人〔考異〕寶訓作四十七人，今從長編。各於見任幕職、京官及州縣中舉堪爲藩郡通判者一人，職任乖方，事狀連坐。

甲午，令藩鎮無以初官爲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

八月戊申，遼主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曲赦京師囚。乙酉，錄囚。

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嶼責乾州司戶，庫部員外郎王貽孫責左贊善大夫，並坐試任子不公也。

辛丑，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卒。質寢疾，帝數幸其第臨視，又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之，帝即命翰林司賜以果牀酒器，復幸其第，謂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曩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質性卞急，以

廉介自持，好面折人過，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㪷醋，斯可爲宰相矣。五代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徧及孤遺。疾革，戒其子旻毋請謚，毋刻墓碑。及卒，帝甚悼惜之，贈中書令，賻賚甚厚。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資產，真宰相也。　壬寅，潘美等克郴州。　冬十月丙辰，遼主以掌鹿矧思爲閘撒狘，〔國語解〕云閘撒狘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賜金帶、金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於其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吾亦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旂鼓，人主不知存亡，請飭兵備，且通好於宋。鋹不能用。至是始懼，以廷琄爲招討使。

帝素謀伐蜀，會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密，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楊蠲等以蠟丸帛書間行遺北漢主，言已於褒漢增兵，約北漢濟河同舉。〔攷異〕玉壺清話以蜀遣孫遇往太原爲乾德二年事蓋傳聞之誤今從東都事略。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彥韜，興州人也。有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帝數召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帝大悅。後數日，得彥韜所獻書，笑曰：吾西討有名矣。并赦遇、蠲，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圖以進。〔攷異〕東都事略孟昶傳云諜者孫遇爲朝廷所獲五代史記蜀世家亦云孫遇爲獲據長編則由於彥韜潛獻宋史及十國春秋與長編同　十一月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爲都監；寧江節度使劉光義〔攷異〕光義即宋史之劉廷讓也與太宗同名後來改爲廷讓耳宋史云廷讓字光乂失其實矣它書亦作劉光毅毅與乂皆取音相近也寧江宋史作江寧誤爲歸州路副都部署，〔攷異〕宋史王全斌與劉光義皆爲都部署陳桱亦云全斌光義爲都部署惟長編以光義爲副都部署王宗沐宋元通鑑亦云副之今從長編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爲西南面轉運使。〔攷異〕王仁贍以樞密副使爲行營都監在節度使下蓋此時西府品秩殊未崇也帝諭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驅略吏民，開發邱墳，翦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將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蜀主治第，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帝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遼主遊畋無度。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　蜀主聞有北師，命王昭遠爲西南行營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爲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昭遠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關

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蜀韓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陳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其糧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山，遂至嘉州，殺鹵甚衆。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攷異〕宋史斬南光海等八千餘級，今從長編。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十餘衆。初，蜀於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戰，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許，舍舟先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破州城，頓兵白帝城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陵川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等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拔之。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攷異〕九國志云：王師壞門而入，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乃登樓縱火自焚而死。今從長編及十國春秋。

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竝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攷異〕宋史云：二年正月壬午，全斌取利州。東都事略云：二年正月克利州。皆非是，今不取。獲軍糧八十萬斛。〔攷異〕李燾曰：九國志、十國紀年、蜀檮杌皆言蜀人雖燒棧道，而江水淺涸，岸路平闊，王師皆徒涉而進，與國史不同，事恐不然，今不取。實錄載大漫天之戰，全斌擒其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三泉監軍劉延祚，全斌本傳乃云趙崇渥逃出，後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及王昭遠等來戰。案明年正月己丑實錄書軍前部送大漫天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則似同時執獲也，今從實錄。

是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初，遼太祖威服漠北，分設部帳官。突呂不室韋部者，本名大小二黃室韋，太祖以計降之，置為二部，隸北府節度使烏庫〔舊作烏古，今改。〕部者，列於外十部，不能成國，附庸於遼，時修職貢。至是以遼主失政，黃室韋掠馬牛叛去，統軍楚固質〔舊作庫古只，今改。〕邀戰敗之，降其衆。未幾，烏庫部叛，掠居民財畜，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藏引〔舊作僧隱，今改。〕與戰，敗績，藏引死之。〔攷異〕遼史穆宗紀，黃室韋之叛在九月，部族表分見於九月、十二月，今據楚固質之奏，併於十二月。又紀云藏引及女實死之，女實未詳，今從略。

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南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

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南唐主論性命之說南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採樵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遼應曆十五年）春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元喆爲元帥侍中太原李廷珪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喆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雨止復飾之則皆倒懸杠上元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以劍門天險會議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彊王昭遠引兵退駐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原趙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冑棄甲而逃甲戌全斌等遂取劍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舍爲追騎所獲

乙亥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蜀太子元喆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翼日棄軍西奔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州已破元喆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頵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弊之蜀主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矢今雖欲閉壁誰肎效死者司空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己卯遣通奏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爲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遼主以樞密使雅哩克斯（舊作雅里斯今改）爲行軍都統虎軍詳袞克蘇（舊作楚思今改）爲行軍都監益以圖魯卜（舊作突呂不今改）部軍三百合諸部兵討烏庫部烏庫之叛也布達齊（舊作勃勒底今改）獨不叛詔襃之未幾烏庫部殺其酋長來降既而復叛（〔考異〕烏庫降而復叛穆宗紀載於二月部族表載於正月蓋本紀據奏聞之日而書之耳今從表）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汝陰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考異〕宋史在正月癸巳長編東都事略皆無日今從之）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帝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襃之　戊子吏部郎中鄧守中試諸司吏書判不當帝命覆試黜數人責守中本曹員外郎　辛卯王全斌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

之蜀主復遣其弟雅王仁贊奉表求哀。〔考異〕李燾曰：九國志孟昶世家及蜀檮杌皆言全斌承制釋昶罪，昶舉族歸朝。據國史昶傳，昶既見全斌，復遣仁贊奉表，得太祖還詔，乃出蜀；又據全斌傳，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義始自峽路至，昶餽遺光義及犒其師並如全斌等。若全斌等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餽光義且犒其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恐差誤。案實錄光義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其去遂州時，必在中旬，且遂州距成都不遠，無緣滯留兩旬後始到。當是全斌等始得昶降表後十餘日，再得降表後十餘日，乃二十三四閒，此時昶固未出蜀，猶可以餽遺光義且犒其師也。錦里耆舊傳云二月四日光義入城，續傳又云十一日南路大軍始入城，前傳差近之，續傳比全斌傳又增十餘日矣，今皆不取。昶舉族歸朝，蓋在丁酉赦書到後，不然，二月間與僞官同發，恐不能待仁贊還詔矣。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成都，至眉州乘船下峽，前傳云十七日丙戌，說不同，要知孰是。或者全師雄作亂二月閒，道路不通，故留眉州，三月上旬末始能下峽乎？仁贊以正月十九日赴闕，二月十九日見，昶復上表謝不名及呼國母，則三月七日也。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墓及老母爲請，帝優詔荅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使皆安堵。丁酉，赦蜀管內，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除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減鹽價，賑乏食，還鹵獲生口。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纔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全斌既平蜀，欲乘勢取雲南，以圖獻。帝鑒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考異〕雲南自天寶末沒於南詔蒙氏，晉天福中屬段氏，稱國號曰大理，時仍爲大理國，終宋之世，雲南不與中國通。

全斌等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餽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雖小事，亦各爲異同，不能即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擄掠子女貨財，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作當食不食，今從遼史。

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考異〕李燾曰：舊錄在正月丁酉，丁酉二十五日也，今從新錄及本紀。續耆舊傳云餘慶以二月十二日到，十二日癸丑也，恐此時餘慶亦未能到，但計日到耳。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捕斬之以徇，軍中畏服，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纔數日，會爲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郵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此烏合之衆，乘夜奄至，必無固志，宜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城中兵止三百，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州境遂安。以蜀興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韜爲興州刺史，酬其鄉導功也。丙午，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成、階、襄、荊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郢、鄧州、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丁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劉察等合格者七人。庚申，孟仁贊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荅之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爲國母。

三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州而下。〔考異〕李燾曰：據實錄，此月戊寅，孟昶上表謝詔書不名及呼國母，戊寅初七日也。昶傳稱昶得太祖還詔乃赴闕，故隨度附見其事於此月。然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成都，自眉州乘船下峽，沿路多值寇盜，蓋二月十九日初發成都，其發眉州則續傳無其日，或少留滯，不可知也。得還詔乃赴闕，疑本傳必有所據，因附其事於此月。

初，詔發蜀兵赴闕，並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怨，行至緜州，遂作亂，劫屬縣以叛，推蜀舊將全師雄爲帥，衆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怒，遂

無歸志引衆急攻緜州不克攻破彭州入據之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節度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衆益熾師雄分兵斷劍閣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隨師雄爲亂者一十七州郵傳不通全斌等大懼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賄名曰貢奉用冀恩賞帝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革去其弊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又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閒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復置轉運使爲之條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建隆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足帝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羸餘之數皆入焉〔攷異〕李燾曰別置庫本志及它書皆云在乾德初未審何年討必見平西川後也

丁丑遼部帳大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庫部遼主好畋喜怒無恆司鷹者小失意輒死或加炮烙鐵梳之刑故五坊人叛夏四月乙巳小黃室韋叛雅哩克斯克蘇擊之爲室韋所敗遣使詰讓乙卯以圖里代雅里克斯爲都統以尼古舊作女古今改爲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岱瑪舊作撻馬今改國語解云岱瑪扈從之官尋支哩舊作尋古里今改持詔招諭〔攷異〕大黃室韋之叛部族表繫於二月小黃室韋之叛繫於三月較本紀所書俱先一月然本紀分繫以月視表爲詳今從本紀後俱倣此

癸亥導五丈河貫宮城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

初王全斌慮蜀降兵爲亂徙置成都夾城中至是諸將欲盡殺之康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衞還浮江而下賊若來攻奪殺之未晚諸將不從死者共二萬七千餘人

先是帝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爲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五月乙酉昶至近郊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贄子元喆元珏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案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

六月甲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庚戌昶卒帝爲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攷異〕蜀檮杌作恭惠今從東都事略及宋史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

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若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帝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獲歸老并門妾之願也時帝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而死

遼主之遣諭室韋也欲撫降之及尋支哩至諭之不從仍命雅哩克斯率羣牧兵追討戰於柴河不利室韋酋長寅尼吉亡入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德呼勒部者遼國外十部之一也是月德呼勒部來降室韋

平乃專討烏庫部　劉光義曹彬等屢破全師雄賊鋒稍衄未幾虎捷指揮使呂翰又以嘉州叛與師雄爲署將劉澤合衆至五萬殺逐刺史通判曹彬率兵會仁贍等圍翰於嘉州翰棄城走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翰走保雅州　秋七月帝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之都市近臣營救頗切帝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寃　南漢主鋹殺其招討使邵廷琄廷琄屯洸口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或譖廷琄將圖不軌鋹信之賜廷琄死　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　甲戌遼雅哩克斯奏烏庫部至河德濼遣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常斯等（舊作常思今改〔考異〕表作常恩紀作常思今從紀）擊之丁丑烏庫部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國語解云林牙文翰之官時稱爲學士）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之庚辰雅哩克斯等與烏庫部戰不利　八月己酉詔以西川兵馬都監康延澤爲普州刺史延澤詣王全斌請兵護送全斌才給以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逃亡凡得千餘人教習戰陳擁以去及賊境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人遂破劉澤三萬餘衆賊勢稍沮辛酉以左散騎常侍華陽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善長笛帝聞召至便殿奏曲（〔考異〕宋史孟氏世家作歐陽迥長編作炯案迥乃炯字之譌迥炯音同未知孰是今姑從長編）御史中丞劉温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帝曰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爲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温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自是遂不復召温叟常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帝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騶者潛知之以白温叟温叟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九月己巳帝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名馬軍曰驍雄步軍曰雄武並屬侍衛司

冬十月丁未遼常斯進討烏庫部大敗之烏庫部旋平　十一月丁卯朔康延澤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且行且戰取糧於遂州復城普州既而劉澤領衆來降詔以延澤兼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　秘書監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與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姨舅同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典制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衰麤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爲萬代法十二月丁酉朔始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己亥詔西川管內監

軍巡檢毋預州縣事。是月。遼主駐黑山平淀。

四年（遼應曆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遼主被酒。不受賀。甲申。遼主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丁亥。以客省使丁德裕爲西川都巡檢使。與引進副使王班、內班都知張嶼同率兵赴西川。是月。遼人侵易州。監軍任德義擊卻之。二月。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北漢兵於靜陽。擒其將鹿英。權知貢舉王祜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者九人。帝恐有遺才。辛酉。令於下第人內取其優長者。試而升之。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租及諸徵之半。田不得耕者盡除之。三月己巳。遼主東狩。旋以獲鵝。輒酣飲達旦。癸酉。罷義倉。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鷂。丁巳。遼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之子來降。是日。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初。帝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蜀圖書法物。五月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帝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率。帝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中時邪。初。帝改元。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進。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帝閱其奩具。得舊鑑。其背有乾德四年鑄字。帝大驚。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荅。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僞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攷異〕耆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令諸人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然則竇儀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帝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甲申。遼主以歲旱。泛舟於池禱雨。不雨。舍舟立水中。俄頃乃雨。庚寅。帝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涉等文理疏略。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六月。詔人臣家不得私養宦者。內侍年三十以上方許養一子。士庶敢有閹童男者不赦。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衆趨金堂。秋七月丙寅。以歲穰。詔州縣長吏勸民儲積。節儉無游惰。及禁民蒲博。禁將帥取軍中精卒爲牙兵。戊辰。西南夷首領董暠等內附。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爲漢州刺史。守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及師克蜀。帝召守忠。謂曰。遠俗苛虐。南鄭走集之地。卿爲朕撫治之。即遣守忠權知興元。於是移守漢州。時大兵來還。供億倍費。公帑不足。守忠助以私錢。帝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壬午。遼主諭有司。先期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比聞低置其標於深草中。利民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宜爲曲阜縣主簿。宜舉進士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特命之。八月辛丑召

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帝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刻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

庚戌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爲宰相趙普陷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丙辰河決滑州壞靈河縣大隄發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　閏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仕職官者以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　甲子以灌口鎮爲永康軍王全斌言破賊帥呂翰克雅州（攷異）東都事略載本年七月甲寅克雅州長編繫于閏八月蓋以捷書到日爲據也姑從之　乙丑河溢入南華縣　遼主觀野鹿入馴鹿立馬飲至晡　乙亥詔民能樹藝桑棗墾開荒田者不加征令佐能勸來者受賞（攷異）東都事略載此詔於七月今從宋史　九月壬辰朔虎捷指揮使孫進龍衛指揮使吳環等二十七人坐黨呂翰亂伏誅族進家　庚子遼主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旬餘乃罷　丙午詔吳越立禹廟於會稽　西戎戍卒多亡命在賊黨中或請案誅其妻子帝語樞密使李崇矩曰朕慮其閒有被賊驅脅者非本心也乃盡釋勿誅　冬十月辛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中原多故禮樂之器浸廢帝始命判太常寺滚儀和峴講求修復之別營宮懸三十六簴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又置鼓吹十二案及舞人所執旌纛干戚籥翟等與其服皆如舊制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和峴討論峴上疏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此帝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幷黃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遂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　癸亥詔諸郡立古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庚辰遼以北漢主有母喪遣使賻弔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帝御乾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　諸州所置通判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多爲所制或言其太甚宜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癸丑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卒帝以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絹事在顯德三年二月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爲相及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召儀語及普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帝不悅儀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普素忌儀剛直引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陶穀趙逢高錫等又相黨附共排儀帝意中輟至是卒帝憫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贈右僕射

庚申妖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伏誅族龍兒李玉楊密聶贇家　十二月甲子遼主幸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舊作[illegible]今改家飲宴連日伊賴哈檢校太師哈嚕之子也初以父任入侍遼主引爲布衣交與謀機

密。遼主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伊賴哈諫曰。是罪不應死。遼主竟殺之。以屍付伊賴哈曰。收汝故人。伊賴哈不爲止。復有監鹿詳袞亡一鹿。下獄當死。伊賴哈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主雖不盡從伊賴哈之言。然愛之特甚。嘗從秋獮。善爲鹿鳴者。呼一麕至。遼法。麕岐角者。惟天子得射。遼主命伊賴哈射之。應弦而麕踣。遼主大悅。賜賚優渥。及是宴歡甚。復賜金盂細錦及孕馬百匹。左右授官者甚衆。　丁德裕同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帥師破賊。擒其僞都統康祚磔於市。延通潞城人也。康延澤既城普州。王可僚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往招輯。賊衆悉平。　是月北漢復取遼州。　達勒達入貢。達勒達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起彊圉單閼正月盡屠維大荒落六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五年（遼應曆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監下於是特改焉 遼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庫部還遼主執其手賜卮酒以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無功賜醨酒辱之授賢適右皮室詳袞賢適嗜學有大志時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至是始見擢用 辛丑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 詔以時平年豐增上元張燈爲五夜 蜀臣民詣闕訟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諸不法事於是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帝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邪仁贍惶恐不能對帝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共錢六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宅藏不著籍者不與焉幷按以擅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由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癸丑百官言三人法當死帝特赦之甲寅置崇義軍於隨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全斌爲崇義留後彥進爲昭化留後（考異）宋史太祖紀全斌彥進皆責授節度使案節度使非責授之官蓋由節度使責授留後故制詞云止停旌鉞猶委藩宣也唐時方鎮各擅其地未奉朝命者往往自稱留後其實與節度使無異宋初除方鎮專擅之弊留後與節度品級懸殊云責授節度使者大誤今從長編及王全斌傳仁贍罷樞密副使爲右衞大將軍諸將士有受者一切不問 丁巳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使劉光義改領鎮安節度使張廷翰爲侍衞馬軍都虞候領彰國節度使李進卿爲步軍都虞候領保順節度使廷翰與進卿從光義平蜀軍政不擾故賞之初王仁贍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帝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累仁贍豈爲卿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 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衞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 二月甲子遼南京留守高勳請以偏師擾益津關從之（攷異）遼史高勳傳云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攷是年宋未嘗略地也今從穆宗紀 乙丑以西川轉運使沈義倫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從容問曹彬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釆察官吏非所知也固問之曰義倫可任帝亦聞義倫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李肅等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左監門衞大將軍權判三司趙玭性狂躁訐直多忤旨帝每優容之

又與宰相趙普不協因稱足疾求解職甲戌玭守本官罷判〔考異〕宋史趙玭傳云嘗廉得宰相趙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潛以奏白然懼普逼己稱足疾求解職五年春罷使守本官案普以私販大木罷在開寶四年非乾德中事也今從長編 時有譖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卽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親兵者帝乃止〔考異〕宋史韓重贇傳作四年今從長編連書之 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重贇聞普救己它日詣普謝普拒弗見 三月戊戌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爲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彊取民女爲妾又略民錢四千餘緡者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州安否對曰不安既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因命官爲給直還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爲廉謹未幾以政績聞〔考異〕宋史及東都事略李漢超傳載漢超在關南取民女爲妾及貸而不償事與此小有異同蓋以歸田錄爲據也然長編據涑水記聞則係張美事也歸田錄誤記耳今定作張美 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乙巳詔諸道舉部內官吏才德優異者 丙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加左僕射充昭文館大學士 丙辰北漢石盆寨招收巡檢使閻章以砦來降 是月五星如連珠聚降婁之次初竇儼善推步星歷周顯德中爲諫官謂同列盧多遜楊徽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南唐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南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全椒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會稽徐鉉獨否然絕好鬼神之說 夏四月丙子遼主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羣臣 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爲臺省近臣不爲執政所禮可以去矣己卯遂致仕 陵州有陵井蜀置監歲煉鹽八十萬斤廣政二十三年井口摧圮毒氣上如煙霧煉匠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艱食通判眞定賈璉始建議開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役夫不肎進璉親執鍤與役踰年而至泉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璉上其事卽詔璉知州事璉後卒於官州人畫像祠之 五月壬辰遼北府丞相蕭哈哩舊作海璨今改卒哈哩貌魁偉膂力過人遼主嘉其勤篤命總知軍國事初諸王多坐反逆哈哩廉謹達政體命案獄多得其情人無寃者北漢主鈞每遣使入貢於遼別致幣物詔許哈哩受之卒年五十遼主愍悼輟朝三日罷重五之宴 乙巳北漢鳩唐砦招收指揮使樊暉以砦來歸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今從宋史 遼主駐裹潭好長夜之飲因怒濫刑醒亦悔之諭大臣切諫蕭思溫等畏懦鮮能匡捄閑有諫者多不見聽己未支解鹿人壽格念古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賴王子必攝等諫得免 諸道銅鑄佛像先是悉輦赴京毀之秋七月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崇奉但毋更鑄 八月辛酉遼主生日以大臣有病亟者不受賀 是月河

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九月丙戌朔遼主獵於黑山赤山自是連獵者兩月。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光叡權知州事。乙巳太子少傅致仕柴守禮卒周世宗之本生父也命中使護其喪事。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衆欲令三司均主其入詔三司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

庚子遼司天奏月當食不虧遼主以爲祥歡飲達旦。十二月丙辰禁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又命紕疏布帛毋鬻於市及塗粉入藥者捕之置罪。戊辰以權知夏州李光叡爲定難節度使。己巳置建寧軍於麟州庚午以防禦使楊重勳爲留後。宰相趙普丁母憂丙子起復。賜西川來歲夏租之半。

是冬遼主駐黑河平淀。

開寶元年遼應曆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遼主宴於宮中不受賀。甲午城京師。丁酉以陝絳懷等州饑賑之

己亥遼主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夕。乙巳北漢偏城砦招收指揮使任守恩等來降。〔攷異〕宋史作任恩今從長編 二月冊宋氏爲皇后忠武節度使延渥長女也延渥尋改名偓。三月甲申朔遼主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遼主命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行之。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攷異〕王薛宋元通鑑皆作十八人今從長編 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南漢西北面招討使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番禺郭崇岳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即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見之崇岳不敢發還報曰崇徹日事飲樂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會崇徹單騎自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

戊申南唐以樞密使右僕射湯悅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悅素稱清輝學士張洎之才洎能伺人主顏色善搆同列短長密奏悅非經綸才南唐主以悅文學舊臣寵洎學士職復故。夏四月戊午成德節度使兼侍中韓令坤卒令坤有才略識治道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帝聞其喪悼惜之追封南康郡王。己巳遼主詔左右從班有才器幹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於家。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喜任數善爲巧發奇中帝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遽白所讀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遜應荅無滯同列皆伏帝益寵異之。北漢軍校翟洪貴等來降。五月丁亥重五遼主以飲酒不受賀。以盛暑詔諸州卹刑帝謂侍御史馮柄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卿也。乙未詔諸道當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竝從官給勿以擾民。丁酉遼主與政事令蕭巴雅爾舊作押拼今改南京留守高勳

等酬飲連日夜旋命勳知南院樞密使。丙午建雄軍節度使趙彥徽卒帝微時兄事彥徽及即位擢領旄鉞寵顧甚厚卒贈侍中繼聞其專務聚斂始薄其爲人。丁未賜南唐米十萬斛饑故也南唐以勤政殿學士承旨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書災異之變及獻所撰格言南唐主手詔褒荅而有是命。六月癸丑朔詔民田爲霖雨河水壞者免今年夏稅及宅徵物。己未遼主令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置神帳曲赦京畿囚。癸亥詔荆湖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辛巳以右補闕辛仲甫權知彭州帝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卒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燕集日爲亂仲甫禽斬之。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帝御東華門賜從官飲。以殿前都虞候涿人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嘗往依之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即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及帝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慰之俄而部下軍卒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帝問遵誨母所在遵誨曰母在幽州遭難暌隔帝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優賜至是帝以西蕃近邊命遵誨守通遠軍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厚加宴犒衆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戎落以定帝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還帝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帝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嫌也。丙午北漢烏王寨使胡遇等來降。帝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家趙普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甚急出則帝立雪中普皇恐迎拜帝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能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何所逃帝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潘美可用後悉從其言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閒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室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以大軍北伐。〔攷異邵伯溫見聞錄載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曰已約晉王矣宋史趙普傳與見聞錄同李燾辨之曰太宗至開寶六年乃封晉王見聞錄誤也改作吾弟庶得其實今從之見聞錄又云遂定下江南之策李燾曰此時猶未平荊也改作於是用師荊湘繼取西川案長編繫此事於開寶

元年則其時西川已平矣據東都事略趙普傳太祖方以王全斌平蜀多殺爲慮普因薦曹彬潘美正開寶元年事也今改正又十國紀年云北漢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蓋留來謂帝曰君家自與周室爲隙何預我事胡不改圖使一方之民困苦兵戰虜人多詐終不足特君必與中原爭何不下太行與君匹馬較勝負於懷洛閒帝遣留歸曰爲我謝趙君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氏宗祀耳土地士馬不能敵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團柏谷來背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乃乾德元年也東都事略及宋史世家竝載此語而不載其年今從長編連繫於此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釗死妻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北漢主鈞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事主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爲太原尹選輭不治北漢主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爲不對是月北漢主臥疾召無爲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爲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繼恩責其觀望趣令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戊申北漢主殂〔考異〕遼史作辛丑漢主鈞殂子繼元立下書繼恩即位是蓋闕漏也宋史作戊申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立爲得其實十國春秋亦作戊申今從之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遼遼主許之然後卽位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遼遣使弔祭〔考異〕五代史及宋史世家俱不載北漢主廟號今從十國春秋 是月令諸州祭民有餓者卽發廩貸之 左監門衛大將軍趙玭既罷三司累上密疏皆留中不出嘗疑趙普中傷之乃詣閤門納所受誥命八月庚申詔勒歸私第玭請退居鄆州不許 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洛州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命昭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考異〕昭義者潞州軍額也繼勳時鎮潞州與北漢接壤故有前軍都部署之命宋史太祖紀作昭化誤今從長編及繼勳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 九月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鞫獄濫殺棄市 己丑遼主登小山祭天地 戊戌遼主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塔爾〔舊作撻烈今改〕豫爲之備 北漢主繼恩惡郭無爲專政欲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爲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遠之繼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閤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弗聽於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臥閤中供奉官侯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幷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日霸榮者邢州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散指揮使戍樂平旋降於王全斌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爲供奉官於是殺繼恩謀南歸卒爲無爲所殺或謂無爲實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宋師已入其竟乃亟遣使上表於遼且請兵爲援又遣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馬進珂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馬峯爲樞密使監其軍峯至洞過河〔考異〕朔記作銅鍋河宋史作銅温河今從長編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傅太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 丁未北漢在勝軍使李瓊來降

初，潘美克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自言爲扈駕弓官，授以弓，不能張，帝笑，問其國政，延業具言奢侈殘酷狀，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帝猶未欲加兵，乃命南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建隆中，緣舊制祭東岳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岳常山於定州，中岳嵩山於河南府。於是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案祭典，請祭南岳衡山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於成都，北鎮醫巫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嶽祠既而五鎮之祭復闕。遼以伊賴哈兼政事令，仍以黑山東默珍（舊作抹真，今改。）之地數十里賜之。是秋，遼主獵於西京諸山。

冬，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同州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幷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考異）德驤以判大理寺貶，黜東都事略與長編同，涑水記聞作御史中丞，誤。丙子，吳越王俶遣其子建武節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是月，帝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使，峯以下並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北漢境，璘即奔逃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狀，上告，無爲怒，幷超殺之以滅口。十一月，辛巳，詔曰：盜賊漸息，減諸縣弓手有差，令尉輒占留者，重置其罪。先是帝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案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如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考異）[illegible]朝太廟，見其所陳籩[illegible]侍臣以禮器對，曰：我之祖宗寧識[illegible]左右曰：卻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行[illegible]節先生曰：太祖其於禮也，可謂[illegible]乃和峴所請，曰唐故事，非太祖[illegible]意，因[illegible]國史所載不詳，見聞錄又偶不[illegible]四室用[illegible]曰我祖[illegible]考[illegible]設牙盤食[illegible]之，乃繫其事於乾德元年，誤。[illegible]又言：乾德初，郊祀上帝，就望燎位，而燎壇稍遠，有司不聞告柴燎之聲。臣時爲禮官，職當贊道，親聞德音，令舉燭相應。案史記封禪書，泰常以十月郊見，通權火，狀若桔槔，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望敕有司率循前制。從之。壬寅，親享太廟。癸卯，日南至，合祭天地於南郊，改元開寶，大赦，蠲乾德五年以

前逋祖御乾元殿宰相趙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考異〕聖文宋史本紀作大聖今從長編是日遼主以飲酒不受賀 是月遼南院大王塔爾爲兵馬總管統諸道兵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進掠晉絳二州之境 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 南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先已得幸於唐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進宮后幼未有知以實對曰數日矣昭惠怒遂轉鄉而臥不復顧既殂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爲后其夕燕羣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南唐主亦不之譴也南唐主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戸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爲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亦相類矣南唐主賜帛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 是冬遼主駐黑山東川 遼太平王諳薩噶〔舊作罨撒葛今改〕久預國政遂謀亂時司天魏璘善卜因諳璘卜僭立之日事覺遼主貶諳薩噶西北邊戍流璘於烏庫部

二年〔遼應曆十九年二月改保寧元年〕春正月己卯朔以出師不御殿

遼主宴宮中不受賀 己亥以錢惟濬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

壬寅遣殿中侍御史洛陽李瑩等分往諸州調發軍儲赴太原丙午又遣使發諸道兵屯於潞晉磁等州

南唐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湯悅罷爲鎮海節度使悅不樂居藩上章求解於是改授太子太傅監修國史仍領鎮海節度使 二月乙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己未以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爲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考異〕宋史太祖紀贊爲汾州路部署與長編異蓋先除都虞候繼命爲部署耳甲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王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帝謂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卿可爲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贇爲北面都部署義武〔考異〕宋史作彰德節度使郭延義副之 初遼主惑女巫肖古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殺人頗衆繼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自是嗜酒好殺五坊掌獸及近侍給事諸人或以細故或奏對少失旨或因遷怒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於無算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折腰脛劃口破齒棄尸於野且命築封於其地死者至百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季年暴虐益甚嘗謂太尉華哈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是月己巳春蒐懷州遼主射熊而中侍中蕭思溫與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牙哩斯等進酒上壽遼主醉還行宮夜爲近侍霄格〔舊作小哥今改〕盥人華格〔舊作花哥今改〕庖人錫袞〔舊作辛古今改〕等所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重熙二十一年諡曰孝安敬正皇帝〕庚午思溫與南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尼哩等奉世宗第二子賢〔考異〕遼史又景宗名賢字賢寧小字明扆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作明記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賢慟哭羣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右皮室詳袞蕭烏哩濟宿衞不嚴斬之以尼哩爲行

宮都部署，加政事令。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格者七人。乙亥，車駕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州餽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帝聞之，以爲非理稽留，將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儲偫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涖此州耳。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卽發遣車乘，行路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爲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北漢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柏谷，遣偵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廷山卽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不敵，亦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時遼使內侍韓知範（攷異）長編作知璠，今從遼史。冊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門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爲哭於庭中，拔佩劍自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爲欲以此搖衆心也。三月丙戌，遼主次上京，以定策功進蕭思溫爲北院樞密使，旋兼北府宰相，封高勳爲秦王，尼哩加守太尉。時承穆宗失德之後，中外翕然望治。遼主數召翰林學士南京室昉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思溫薦耶律色珍舊作斜軫，今改。有經國才。遼主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思溫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指陳剴切。遼主器重之，旋命節制西南面諸軍，援河東。時南院大王耶律塔爾加兼政事令，致仕，以色珍代之。遼諳薩噶聞遼主立，大懼，亡入沙陀。遼主以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訥穆袞舊作粘木袞，今改。陰附諳薩噶，誅之。旋召諳薩噶還，釋其罪。帝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對曰：城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恨其遲耳。帝笑，給衣服縱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築長連城。辛丑，臨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行府事。壬寅，遣使發太原諸縣民數萬赴城下。癸卯，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州城來降，卽命昭文爲刺史。乙巳，帝至城東南，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何不用也。帝未寤。承昭以馬策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丁未，命李繼勳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足，未退。時党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卽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帝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党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縋入城，獲免。南唐右僕射判省事游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僚吏畏之，然暗於大體，不爲士大夫所重，數以疾辭，南唐主不許。是月，命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四月戊申朔，帝臨城東，觀築堤。辛亥，遣海州刺史孫萬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壬子，帝復至城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初，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石嶺關部署，屯陽曲。帝聞遼兵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

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兵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帝命太官設麻漿粉賜繼筠食訖辭去戰於陽曲縣北大敗遼兵禽其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餘級己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帝登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乃承睿也〔考異〕李燾曰繼筠獻捷本紀在壬子今改　北漢隂恃遼援城久不下帝以所獻首級示之城中人氣奪

遼主監穆宗暴虐務行寬政趙王喜袞久繫獄聞之自去其械而朝遼主怒曰汝罪人何得離禁所復縶之既而躬錄囚徒悉召而釋之是月進封太平王諳薩噶爲齊王改封喜袞爲宋王封隆先爲平王稍爲吳王道隱爲蜀王必攝爲越王異里爲冀王宛爲衞王初遼主弟質睦性敏給通契丹漢字能詩穆宗末年質睦與宮人私穆宗怒榜掠數百刺一目而宮之縶獄將棄市遼主卽位卽釋之賜以所私宮人封寧王未幾以隆先兼政事令留守東京道隱留守上京隆先道隱稍皆世宗之弟也

五月戊寅遼分兵由定州來侵韓重贇陳於嘉山以待之遼人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贇亟擊之大破其衆癸未使來告捷帝大喜手詔褒之甲申帝臨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戊子臨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彊弩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親鼓之免冑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義卒辛卯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癸巳贈廷義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

丁酉帝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偏師圍嵐州趙宏危蹙請降戊戌宏來見以避宣祖諱賜名文度己亥以右千牛衞將軍周承瑨爲嵐州團練使庚子宴趙文度於行宮後授重國節度使

太原圍急郭無爲謀出奔因請自將出擊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爲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待其反會夜雨晦冥無爲行至北橋駐馬召諸將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千人亦還

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絏之苦乃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至獄戶檢視灑埽洗滌杻械貧困者給飯食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卽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此詔自戊子日降今移見於後

遼立貴妃蕭氏爲皇后后北府宰相思温女也早慧思温嘗觀諸女灑埽唯后獨潔喜曰此女必成家及立爲后能參決朝政遼主敬禮之〔考異〕李燾長編云納蕭守興女雅雅克爲皇后案遼史后妃傳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小字雅雅克北府宰相思温女不知長編何以作守興東都事略宋人紀事之書亦言后爲思温女知李燾爲傳聞之誤矣徐乾學後編復仍李燾之誤今從遼史雅雅克舊作燕燕今改

閏月戊申太原南城爲汾水所陷水穿外城注城中城中大驚擾帝臨長堤觀焉水口漸闊北漢人緣城設障爲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閹人衞德貴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攻戰之具宋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帝令衞士環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半輕諾乎帝使問之果諜者詐

爲也。己酉。帝臨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右僕射魏仁浦卒。先是仁浦侍春宴。因前上壽。帝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帝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既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於梁侯驛。贈侍中。謚宣懿。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衞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吾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會遼遣北院大王烏珍（舊作[illegible]）自白馬嶺率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北漢賴以自固。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於帝曰。陛下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與中國爲鄰。今與陛下爲臣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足爲多。失之未足爲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忠心踴躍。各有窺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帝覽奏甚喜。復問趙普。普亦以爲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駐城東旱山之南。始議班師。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策也。化光言。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鄗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帝嘉納之。壬戌。車駕發太原。時軍士陷敵者百人。帝遣驍雄副指揮使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戊辰。次鎮州。召道士蘇澄（考異）玉壺清話作蘇澄隱。今從長編。又玉壺清話云賜號頤素先生。今不取。入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居。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帝悅。厚賜之。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清節。從之。是月。南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游簡言卒。六月己卯。以儀鑾使知易州賀惟忠爲易州刺史。兼易祁定等州巡檢使。惟忠捍邊數有功。故遷其秩而不易其任。庚辰。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癸未。以右補闕大名王明爲荊湖轉運使。以用兵於嶺南也。己丑。次滑州。南唐主遣其弟從謙來貢。辛卯。見於胙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帝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弈碁。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宅。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

元方文徽子也。癸巳，車駕至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是月，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遼使者韓知範猶在太原，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時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率援師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棄信，它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富貴，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數日，色珍北還，贈遺甚厚。其後北漢主復致幣於北院大王烏珍，烏珍以聞，遼主命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起屠維大荒落七月，盡重光協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二年（遼保寧元年。）秋七月丙寅，以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鳳翔節度使。彥卿鎮大名十餘年，委任於牙校劉思遇，思遇貪而黠，軍府久不治，於是始議擇官代之。戊辰，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豕。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戎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貳。繼業慮其為變，請舉族內徙。八月庚辰，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以棣州防禦使何繼筠領建武節度使、判棣州。己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日，帝謂之曰：「大名，卿之故鄉，古人所謂晝錦者也。」西京留守向拱專務飲樂，政府不治，羣盜白日殺人於市，帝聞之怒。庚子，徙拱為安遠節度使。九月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長社焦繼勳知西京留守，諭之曰：「無復效向拱也。」繼勳視事月餘，都下清肅。朝議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帝以思恭常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宅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帝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我朝獨無人邪？」厚賜遣之，仍以途涉諸戎，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庚申，以合州濃泗鎮為廣安軍。遼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為右羽林將軍，仍領涿州刺史。是月，初令民典買田土者輸錢印契。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西漢求吏民之明經術者，令與計偕，縣次續食，蓋優賢之道也。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辛卯，詔歸峽州並直隸京師。相、趙、深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三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戊戌，遼右千牛衛將軍王甲以豐州來降，即命其子廷美為豐州衙門指揮使。己亥，帝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喻帝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時節度與燕者皆罷鎮改官。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初，丁德裕、王珏、張璵同領兵屯西川，德裕頗自專恣，以兵馬都監張延通黨於璵，嗛之。及歸闕，德裕誣奏延通言涉指斥及不法事，仍指璵為黨。癸卯，帝御後殿

引問延通抗對復不遜即日棄市璵珏並杖配遼錫里(舊作舍利今改)裕嚕(舊作魯好今改)等十六族來歸授官有差是月遼主如裹潭十一月甲辰朔遼主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鶴谷乙巳遼北院樞密使蕭思温封魏王北院大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加裕悅(舊作于越今改)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硇砂吏與使者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使者數日始貸之使者歸愬於其國回鶻汗遣使齎牒詰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入貢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先是堂吏以事至翰林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已即退未嘗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拜堂上更展敘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於同列則云如此承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楊昭儉喜譏訾因揚言昉謁堂吏常獲其刺字云是月南唐主校獵於青龍山還至大理寺親錄囚多所原宥中書侍郎韓熙載劾奏獄多由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有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儲十二月乙酉以房州防禦使王彥昇爲原州防禦使彥昇善擊劍軍中目曰王劍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嚼之下以卮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其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犯塞戊戌以辛文悅知房州事帝初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

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帝謂文悅長者故有是命丁德裕奏西川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指斥帝驛召鉉下御史獄鞫之因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帝悟德裕之妄止坐鉉酒失己亥責鉉爲左贊善大夫右贊善大夫王昭文(〔攷異〕宋史作王昭今從長編)以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爲姦配隸汝州鳳翔節度使符彥卿被病輿赴西京上言病亟詔許就醫洛陽假滿百日受俸如故爲御史所糾帝以彥卿姻舊釋之但罷其節度遼以韓匡嗣爲上京留守用藩邸舊恩也頃之封燕王匡嗣令其子德讓入侍遼主以爲謹飭加授東頭供奉官補樞密院通事

三年(遼保寧二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如潢河癸丑廢海州東海監復爲縣辛酉詔諸州官吏審察民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攷異〕長編作德業純茂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作德行案選舉志宋有德行純茂科今從之)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實加賞不如詔者罪之鎮寧軍節度張令鐸之罷軍職也帝令皇弟光美取令鐸女爲夫人及令鐸自鎮來朝被病帝親問之賜賚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餘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人多惜之遼韓知範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南院樞密使高勳亦言於遼主曰我與晉陽父子之國歲嘗遣使來覲非其大臣即其子弟先帝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遼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

文爲保義節度使，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遼，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弼爲憲州刺史。遼主聞之，下詔責北漢主曰：「朕以爾國連喪二主，僻處一隅，期於再安，必資共治。繼文，汝之令弟，〔考異〕十國春秋以繼文爲北漢主之從兄，此或遼人之誤，今仍其原文。李弼，爾之舊臣，一則有同氣之親，一則有耆年之故，遂行並命，俾效純誠，庶幾輯寧，保成歡好。而席未暇暖，身已棄捐，將順之心，於我何有！」北漢主得書，惶恐謝過，然繼文卒不召還。〔考異〕長編云北漢主疑繼文報於契丹，乃遣使案責繼文，繼文以憂死，蓋以九國志爲據。案遼史，繼文於漢亡後在遼，九國志誤。

二月，壬申朔，以萬州梁山縣爲軍。

己卯，雄州刺史侯仁矩卒，帝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矩子延廣，亦有勇略。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遼數千騎入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部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事聞，詔賜錦袍、銀帶。

北漢主以禮部侍郎李惲爲司空、同平章事，鴻臚卿劉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領成德軍節度，三司使高仲曦爲樞密使，奄人衛德貴爲大內都點檢，嬖人范超爲侍衛親軍都虞候。超及德貴實分掌機務，惲等備位而已。惲，陽武人，嗜酒耽弈，不恤政事。北漢主多內寵，繼顒數獻簪珥，北漢主彌重信之。

三月，壬寅朔，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得取十五舉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並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爲例。〔考異〕宋史：詔閱進士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蓋合兩事爲一事，今從長編。

忠武軍節度使宋偓市邸店於所部，帝聞之，不悅。戊申，徙爲靜難節度使。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武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爲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案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彊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案之有！」

辛亥，以處士酸棗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帝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帝問曰：「何以不仕？」昭素謝不能。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帝甚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語，書於屏風閒。留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卒於家。〔考異〕李燾曰：本傳言爲李穆所薦。案穆開寶五年始召爲太子中允，此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湘山錄亦言穆薦，又言對太宗，皆誤。寶訓言即授左拾遺，與正史、實錄不同，今不取。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亥，以內客省使丁德裕權知潞州，時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徙爲天雄節度使故也。

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

是月，遼主如東京，致奠於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初，蕭思温以尚主爲羣牧林牙，在軍中齷齪修邊幅，僚佐皆知其無將帥才。後爲將，果無功。事穆宗無所匡輔，士論不與。至是以后戚蒙寵，居顯要，尋加尚書令，諸勳戚皆不平。五月，從遼主獵閭山。乙卯，盜殺思温於盤道領。

六月，遼主還上京。

汴水決寧陵縣，發丁夫塞之，又塞汴口以殺水勢。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得過七

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奉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內州縣官，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州例，省減員數。　遼以耶律賢適為北院樞密使。賢適嘗侍遼主於藩邸，穆宗暴虐，遼主與韓匡嗣、尼哩游，言涉譏刺，賢適勸以早宜疏絕，由是得免穆宗猜忌，賢適之力也。遼主初立，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為腹心，故有是命。　丙寅，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初，南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妓妾縱恣，南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就道，且上表求哀。南唐主喜，留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南唐主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及卒，南唐主歎曰：吾終不能得熙載為相也。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南唐主賜之。（考異）據徐鉉集，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江南野錄載熙載事頗不雅馴，今取五代史九國志增飾之。

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眾，北漢人患之，為蠟丸書以閒進，佯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帝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閒也。奏至，帝悟，遽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效。帝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

南唐主復作書諭南漢主，歸款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鋹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荅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來上，帝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鄞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考異）李燾曰：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　蕭思溫之死，遼主以后故，求盜甚急。辛丑，得國舅蕭哈濟及哈里謀殺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覩於黃龍州，尋亦誅之。　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發者，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潘美等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師次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加賞賚，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癸丑，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禦之。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

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遲明挾彈登岸據胡牀指揮而伏兵猝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援兵將至當急擊之諸將頗猶豫明乃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開門以納遂克賀州潘美等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爲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

冬十月辛卯潘美等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帝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采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初遼聚六萬騎攻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帝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陳以待之敵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與遼戰於滿城遼騎小卻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夜入保遂城遼人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奏至帝喜謂左右曰契丹數入寇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攷異〕王鞏隨手雜錄云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爲也帝曰何如趙曰翰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計案太祖二百萬絹之策卽封樁庫所由始太祖志在取燕不以趙普一言而輟謀也今不取 是月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命中使監護葬事贈右僕射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文翰冠絕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爲人傾側很娟初作翰林承旨力排竇儀儀以是不得相位及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帝素薄之選置宰輔未嘗及穀〔攷異〕畫墁錄云太祖嘗謂陶穀一雙鬼眼案太祖薄其爲人非惡其眼也今不取穀一日使其黨因事風帝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帝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諺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因作詩題翰林壁語頗怨望帝遂決意不用〔攷異〕續湘山野錄陶尚書乞罷禁林太祖曰依樣畫葫蘆且作且作不許罷東軒筆錄則以穀希大用其黨薦引而太祖有是言也今從長編 潘美等長驅至韶州南漢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屯蓮華峯下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戰則置陳前以壯軍威美盡索軍中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延渥閉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觀軍器使李託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塹東壕爲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抗宋師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而已 是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

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南唐主懼，不敢從。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擢沿江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南唐主曰：「吳越，仇讎也，它日必爲北朝鄉導，掎角攻我，當先滅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南唐主亦不能用。是歲，德呼勒部（舊作敵烈，今改）叛，遼主命右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討之。

四年（遼保寧三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師，不視朝。潘美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考異：宋史載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王宗沐宋元通鑑繫於二月，今從長編。東都事略但云正月，不著日。）丙午，令諸道州縣不得更差攝官，凡有闕員，即具聞，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其職事，以見任官權管。辛亥，通判閬州殿中侍御史路沖言：「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別立版簿於通判廳，依限督責。」欲望頒爲條制，詔諸州府並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禁河東諸州民徙內郡者私畜兵器。甲寅，遼耶律希達遣人獻德呼勒部之俘，遼主命賜有功將士。庚申，遼置登聞院。遼主以穆宗廢鐘院，窮民寃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勒詞著廢置之意。癸亥，遼兵侵易州，監軍任得義戰卻之。是月，潘美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考異：李燾曰：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卽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南漢主游騎數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而已。南漢主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卽令部送赴闕。漼等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考異：五代史記、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李燾云：國史劉鋹傳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案崇岳本無鬭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各持二炬，閒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兵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託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考異：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考異：東都事略丁亥克廣州，宋史乙丑潘美克廣州，今從長編。）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閒，後乃

獲之有閹人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　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奏進士合格者十人　帝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乙未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於籍以除其罰但不得敘爲勸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　是月遼主東狩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三月丙申詔嶺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除之（考異）免奴婢詔長編作庚子除僞政詔東都事略作乙巳今從宋史統作丙申　丁未遼以飛龍使尼哩舊作女里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初右監門衛將軍趙玭以罪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於馬前斥普短帝聞之召玭及普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秦隴大木官禁私販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爲言帝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帝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普力營救帝乃寬其罰夏四月丙寅朔責汝州牙校　壬申命潘美尹崇珂同知廣州以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己卯遼主祠木葉山行再生禮丙戌遼主還上京以韓德讓爲上京皇城使遙授彰德節度使自是德讓日見進用矣　戊子永興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帝親臨問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庚寅卒贈侍中繼恩陝人也　南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鋹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玉津園帝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託薛崇譽帝復遣使問澄樞等皆俛首不對僞諫議大夫王珪謂託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帝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僞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帝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弟保興及官屬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爲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軍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王明爲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大兵南伐明

知轉運使，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帝嘉其功，故擢用焉。 初，使軍器庫使楚昭輔鉤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至是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攷異〕宋史太祖紀云，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事系乙未獻俘之下，今從長編。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以一品之服。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丙子，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丁丑，回鶻遣使貢於遼。 初，帝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衆巡邊，至上谷、漁陽，遼人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而還。明年，羣盜周弼等起兗州，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庚辰，徙仁瑀爲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 壬午，以劉鋹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性絕巧，有口辯，嘗自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以獻，帝賞其精妙，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頓首謝。〔攷異〕李燾曰，鋹獻鞍勒，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是月，嵐州破北漢兵於古台邨。 河決鄭州原武縣，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帝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帝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性重厚方正，好古執禮，事繼母以孝聞，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開封尹光義聞其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黍角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光義曰，我餽猶不受，況它人乎，乃命輦歸府中。它日，光義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帝歎賞久之。溫叟既卒，帝難其繼，曰，必得和厚如溫叟者乃可，乃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爲中丞。 辛丑，遼以耶律賢適爲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治，故百司庶職罔敢媮惰，累年滯獄悉決之。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爲雀鼠耗。先是劉鋹私置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戊午，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卒於京師，帝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

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令以生平所佩劍及甲胄同葬。繼筠深沈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敵情，屢以少擊衆，遼人畏伏，多畫象祠之。

平晉軍使攻北漢孟園、樂義二寨，破之。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戌，遼主如秋山。

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至再，訖不允。

辛卯，遼主祭皇兄吼墓。吼，世宗之長子，早薨，墓號太子院，至是追冊爲皇太子，謚莊聖。先是遼世宗爲察克（舊作察割，今改）所弒，遼主時年四歲（考異：長編作年九歲，今從遼史），或以氈裹之，匿於積薪下，得免，後養於永興宮，爲保傅者皆有恩。九月乙巳，遼主賜傅父、保母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爲塔瑪（舊作撻馬，今改）部，置官主之。

壬子，遼主如歸化州。甲寅，如南京，移上京留守韓匡嗣於南京，即以其子德讓代爲東京留守。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起重光協洽十月盡閼逢閹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四年（遼保寧三年）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　遼以黑白羊祭神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月餘多受贓私故也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尚淫祀被病者不敢治療但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爲和合民有病則給之獲愈者千計會南漢所署知州鄧存忠刼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閒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僦丁夫官給其直旻質之子也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彊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攷異〕李燾曰寶訓載王日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彊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歷並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與彊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酌中而史官執稱不改日歷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日曰止可言彊盜上曰理雖如此然不可輒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云）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閒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帝嘉納之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爲所訴帝怒甚召周翰切責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乃止帝初識周翰父彥温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爲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帝語及之守信與彥温善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帝不喜其命遂寢　癸未北漢遣使貢於遼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吐谷渾貢於遼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主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帝偉度它日帝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未嘗發書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帝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子遼以臚朐河歸附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　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薦更民政或著吏能者雷同遐棄良可

惜也。宜悉令有司案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僞署者。不在此限。　河決澶州東。匯於鄆濮。壞民田。帝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案鞫。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博興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初爲開封府判官。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卽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帝爲審肇擇佐貳。普卽請用恕。居澶州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屍於河。　戊午。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帝擇孟昶親軍習兵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帝怒。遣中使諭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郞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不行。賞賚無節也。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玆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　十二月癸酉。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己丑。遼皇子隆緒生。　是冬。遼主駐金川。

江南以湯悅爲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五年（遼保寧四年。）　春正月丁酉。禁鐵鑄浮圖與佛象及人物之無用者。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也。　前鄆州盧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詣匭言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因厚賜之。卽授永鄢陵縣令。（〔攷異〕宋史隱逸傳云。授郾城令。與長編異。永本鄢陵人。授本縣令。以便侍養耳。太祖紀亦作鄢陵令。今從長編及本紀。）　壬寅。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北漢攻方山雅爾兩寨。擊卻之。　乙巳。罷襄州歲貢魚。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堤判官一員。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郞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帝旣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月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帝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爲戰守計。帝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潛使人畫仁肇像。懸之別室。（〔攷異〕圖畫見聞誌。王靄長寫貌。太祖受禪。授圖畫院祇候。使江南潛寫宋齊邱韓熙載林仁肇。稱旨。是仁肇之像。靄所畫也。長編乃云。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疑傳聞之誤。然見聞記亦有舛誤。宋初。宋齊邱已前死。不當復畫其像。今酌書之。）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閒。鴆殺仁

肇。陳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屬焉。帝謂宰相曰。遐荒烟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辛卯。仁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帝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戊申。遼齊王諳薩噶舊作罨撒葛。今改。薨。三月庚申朔。追冊爲皇太叔。 先是嶺南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子以質。甲申。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庚寅朔。遼追封蕭思溫爲楚國王。 帝案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戸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於是前後所廢州十六。縣四十九。 丙午。遣使檢視水災田。 隰州團練使兼沿邊都巡檢周勳築壘界上。爲北漢人所襲破。戊午。責勳爲義州刺史。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繫石於足。腰縋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爲宋師所焚。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諸珍寶以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帝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禱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格天心。必不爲災也。癸酉。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得非時政有闕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偏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考異〕後宮三百八十餘人。寶訓作不及二百。願歸者得百名。寶訓及本紀作五十餘人。未知孰是。姑從長編。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稱萬歲。 河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丁酉。詔沿河民田有爲水害者。有司具聞。除租。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明疏導之策者。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攻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至是首領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擄

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是夏遼主駐水井觀從臣射柳秋七月如雲州射柳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 甲申皇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飾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百姓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百姓何仰哉〔攷異〕談苑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案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固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田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帝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何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懼罪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乞於帝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押牙永城陳從信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閒見糧運停阻者良由舟人乏食日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并支往復皆然可責其程限又楚泗閒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絶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所儲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民將餧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告帝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帝嘉之秩滿歸闕帝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其元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帝聞之不喜故事宰相樞密使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帝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爲證帝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帝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爲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

長者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爲保靜留後是月禁元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南京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卽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逾時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兼淮湘嶺蜀轉運使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岳瀆幷歷代帝王廟碑遣使刻石十二月甲午遼詔內外官上封事是歲大饑初帝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帝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爲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伯也仲甫頓首謝〔攷異〕玉壺清話仲甫奏曰臣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案太祖方選儒臣有武幹者仲甫不應遽有此奏也今不取帝因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帝曰此縣令職耳卽令吏部銓擇官代之仲甫在彭州日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北漢始令民輸贍軍錢文武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

六年遼保寧五年春正月丙辰朔置川蜀水陸轉運計度使〔攷異〕蜀置轉運使長編作甲子今從宋史甲子遼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伐党項破之上其俘獲之數休格嘗從北府宰相蕭幹討室韋烏庫二部有功至是復以績著

北漢遣使貢於遼庚午遼主御五鳳樓觀燈

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聚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擒之其連結者釋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殿直傅廷翰爲棣州兵馬都監謀叛入遼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擒之二月丙戌斬廷翰於京師丁亥遼近侍實圖哩舊作實魯里今改誤觸神纛法當論死遼主命杖而釋之丙申運米二萬石賑曹州饑是月高麗王王昭卒子伷立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帝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號順陵〔攷異〕契丹國志作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誤也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史俱作二月今從長編書之遼封皇后之祖爲韓王幷贈其伯父官皇后用事故也辛酉新及第進士雍邱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帝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時翰林學士李昉權知貢舉濟川昉鄉人也帝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帝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帝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並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爲考官乙亥帝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與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皆坐責由

茲殿試爲常式（〔攷異〕宋史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太宗召準覆試案殿試始於太祖非太宗也選舉志作六年與長編同）　試朝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賜進士出身

壬午以教船池爲講武池閔河爲惠民河五丈河爲廣濟河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試卷定其通否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令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　是日遣盧多遜爲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帝製序摹印頒天下　先是江南饑詔諭江南國主借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　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帝謂曰瀘州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擅斂不法卿爲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五月癸丑帝知堂吏擅中權多爲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厲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置其罰

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宴如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閒以營私宅及李守信受詔市木以盜官錢敗皆自啓於帝前義倫亦嘗市木爲母營佛舍因奏其事帝笑謂義倫曰爾非逾矩者知居第尙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爲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帝亦不違其志　己巳交州刺史丁璉遣使入貢詔以璉爲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　癸亥遼裕悅（舊作于越今改）耶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卒烏珍簡靜有器識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初魯呼（舊作李胡今改）與世宗爭國賴烏珍排解其閒面數魯呼罪遂解兵及察克（舊作察割今改）弒世宗烏珍保護穆宗得免難歷事累朝屢著勞績遼國倚爲重臣卒年五十七遼主痛悼輟朝三日　辛未女真侵遼邊殺遼都監達里迭等驅掠邊民牛馬而去　初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案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帝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庚寅女真使其宰相朝於遼　辛卯閱試在京百司吏（寶訓作流外人）七百餘人於便殿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帝慮其傷民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折稅並準市價　先是知商州奚嶼希宰相意奏司戶參軍雷德驤爲文謗訕朝廷械繫德驤具狀以聞帝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舉發普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事詞連祕書丞王洞及前攝上蔡主簿劉偉偉兄前進士侁並宗正丞趙孚帝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有疑

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升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等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病死。

趙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帝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而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帝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爲臣不得而知也。帝默然。自李崇矩罷，帝於普稍有閒，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召薛居正、呂餘慶與普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果，洞曉兵法，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所向無敵，十餘年無北寇，邊民賴之。及卒，帝甚嗟悼，即錄其子昭度爲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爲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爲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敘相當者爲司寇參軍。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爲淮南轉運使，帝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榷酤主吏武希璉等二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餓死者數人，榜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庚辰，遼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爲中臺省左相。

是月，遼主駐燕子城。

八月乙酉，罷成都府僞蜀嫁裝稅。

草澤王德方〔考異〕宋史太祖本紀作王澤方，今從長編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剛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嘗欲除某人爲某官，帝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更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復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帝素嫌其人，不與遷，普力請與之，帝怒曰：朕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帝弗聽，起，普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帝竟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良久不止，帝怒形於色，左右皆震恐，普因言外閒百姓正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當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帝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帝意，類此。常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縕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爲尚書左丞。餘慶爲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帝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解釋。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爲明辨，帝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封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晉王，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爲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爲門下侍郎、樞密

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爲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爲樞密副使。

壬申，詔晉王光義班宰相上。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國主素慕古治，悉從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國主亦中悔，罷之。時國勢日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而獨薦平，請以判司會府事，羣議益不平。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國主命佑專修國史，悉罷它職。冬十月壬午，佑復上疏曰：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愔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孽自己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是陛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佑故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佑與之善。國主疑佑之狂誖由平激之，忌者因中以淫祀鬼神事，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收佑，佑卽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攷異〕長編云：佑好神仙，李平言多妖妄，佑特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已爲仙官，甚貴重，而己與佑亦仙官也。平語佑曰：六朝冢中多寶劍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佑買雞籠山古冢地數十頃，破一冢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冢。其怪誕類此。宋史亦云：潘佑、李平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披髮裸裎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案陸游南唐書云：佑上書縱言詆訐，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同時諸臣已爲降俘，猶醜正嫉言，視之如讎，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是長編、宋史所載，疑皆出當時誣善之詞也。今從南唐書。佑初與張洎爲忘形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稍相持。佑嘗荅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爲清暉殿學士，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此職。洎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從子元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甲申，葬周恭帝，不視朝。

丁酉，以除名人雷德驤爲祕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遼主如南京。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爲宦官所譖，帝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爲鳳州路壕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豈復爲姦利以自污？帝怒解，止停其官。乙巳，起爲榷易使。

十一月辛亥朔，遼始獲弒穆宗之逆黨近侍霄格、華格錫衮等，俱伏誅。遼主緩於討賊，議者少之。

甲子，武寧軍節度使高繼沖卒。繼沖鎭彭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帝不許。

十二月戊戌，北漢將改元，遣使稟命於遼。

遼主如歸化州。

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爲，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矣。庚子，億以憂卒。丙午，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貢馬。

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攷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爲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注益有倫矣。

始行開寶通禮。

北漢成德節度使太

師兼中書令劉繼容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爲時論所薄數上表求罷不許是歲繼容卒追封定王初北漢主爲大內都巡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繼欽畏猜忌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由是舊臣多以讒見殺人心攜貳所招吐谷渾軍皆不附

七年（遼保寧六年）春正月甲戌賑揚楚等州饑癸未遼主如南京是月北漢改元廣運（〔攷異〕五代史記作孝和殁於天會十二年英武帝嗣位即改元廣運據遼史應歷五年漢將改元遣使稟命則改元當在是年也十國春秋引劉繼容碑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李惲千佛樓碑亦署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時北漢主嗣位已七年矣長編繫於是年冬杪今從十國春秋作正月）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書之又東都事略作丙子日有二黑子亦當從宋史作丙戌）帝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帝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甲申帝從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曰今之文臣不必皆善乃搜懷中所記以進曰秖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彊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黃門令齎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壬辰慶州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逾十年邊人畏伏目爲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癸巳權場使田仁朗權知慶州三月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夏四月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十數事皆稱旨遼喜袞自改封宋王得志而驕遼主召之不時至怒鞭之由是憤怨謀亂爲閤門使酌古之子海里所告喜袞坐廢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海里遙授隴州防禦使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江南饋遺責授左贊善大夫監察御史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禽置於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從善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爲卻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帝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封從善母凌氏爲吳國太夫人陸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帝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秋七月庚申遼主獵於平地松林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帝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冊帝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荅迥歸帝始決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攷異〕長編作若冰今從陳桱續編）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用小舫載絲繩維於南岸而疾

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帝令送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啓帝，以老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帝卽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詔若水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

己巳，彰德節度使韓重贇卒。重贇在相州，日課部民采木造佛寺，人皆苦之。

遼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爲茶酒庫副使，琮爲西頭供奉官。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彊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帝又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亙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吳越進奉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俶妃之兄，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其無所不領轄也。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瑯邪郡王王審琦卒，謚正懿。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 起閼逢閹茂九月盡柔兆困敦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七年。遼保寧六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帝已分遣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以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同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國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計之，無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帝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冬，十月，乙亥朔，遼主還上京。 甲申，帝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東水門，發戰櫂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帝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且監其軍。 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初，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帝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最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自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壬

戊，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宋。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帝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生禽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百匹，至是驅爲先鋒，以拒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選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爲禁旅，號曰歸聖。〔考異〕宋史云：黜李從善部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二百九十人爲歸化軍，今從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主聞之，以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禦宋師，將行，國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遼沙門昭敏左道惑人，遼主寵之，以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考異〕遼史作十一月戊子，然十二月無戊子也，今作十一月。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於新寨，〔考異〕長編作新林寨，宋史作新竹寨，今從楊氏長編紀事本末。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大敗。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爲鄰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答書，許修好。〔考異〕遼史應曆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此時和議未成，宋不當遣賀，或是遣人議和耳，今不取。　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盆募民爲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　己酉，曹彬敗江南軍於白鷺洲。　癸亥，吳越兵拔利城砦。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　庚午，北漢攻晉州，守臣武守琦敗之於洪洞。　辛未，吳越王俶敗江南兵於常州北境。

八年〔遼保寧七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壬寅，遼望祀木葉山。　初，曹彬等師未出，帝命王明爲黃州刺史，密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至是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　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渡江，敗江南兵於武昌，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敗江南兵於溧水，江南都統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　乙酉，帝御長春殿，謂宰相曰：古之爲君者，鮮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天下無閒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考異〕此本君臣交儆之語，宋史太祖紀刪去前一段，但云朕觀爲臣者比多不能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宰相居正頓首謝，則是專責臣下矣。太祖之世，未嘗誅戮大臣，且其時趙普已罷相，薛居正輩皆小心畏忌無所短長之流，帝復何嫌而深責之邪，今從長編。　庚寅，

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陳時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濟大兵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都監石曦敗江南兵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於白鷺洲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城內　癸亥北漢遣雁門節度使劉繼文貢方物於遼　甲子知揚州侯陟敗江南兵於宣化鎮　丙寅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丁卯以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祕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帝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題試之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紀自成等三十四人嗣宗汾州人也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於是歲凡十七榜　三月尚食供膳有蝨緣食器旁帝性寬仁多恕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帝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乙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　壬午遼耶律蘇薩（舊作速撒今改）獻党項俘分賜羣臣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於江中　遼使克卜茂固舒蘇（舊作克骨沙慎思今改）來聘詔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己亥入見宴於長春殿賜衣器有差（攷異遼史作四月遣郎君矧思使宋契丹國志作三月今從長編及宋史）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乞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　乙巳王明敗江南兵於江州　己酉遼主祀木葉山　辛亥射柳祈雨　遼主如頻蹕淀清暑　癸丑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　吳越初發兵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屏蔽奈何自撤其屏蔽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錢塘崔仁冀代之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敗江南兵於秦淮北　五月壬申朔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沿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破江南兵於武昌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邨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不卹政事軍書告急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

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戰者。繼勳鞭其背而拘之。由是衆情憤怒。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殺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旣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全贇以上江兵入援。全贇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全贇曰。我今前進。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奈何。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延不行。全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全贇不從。　詔以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　六月辛亥。河決頓邱。　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凡八十三日乃滅。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兵於城下。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卽奉表請罪。帝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遼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彊琚以叛。遣敞史（國語解云。宮府之佐吏也。）耶律曷里必討之。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爲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私遣人求哀。時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濕。秋暑。軍多疫。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爲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帝令皇城卒掖入見。卽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柰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帝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銓。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軍於潤州城下。

九月壬申。帝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　遼耶律曷里必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摶追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摶乃還。以其餘黨千餘戶城通州。　初。江南聞有宋師。國主以京口要害。擢素所親任侍衛都虞候劉澄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泣涕辭歸。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澄不肎。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引所部舟師八千來援。時澄已通降款。徐謂絳曰。閒者言都城受圍日久。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城終陷。遂潰圍而出。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　李從鎰至江南。諭帝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以爲城守甚固。北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還。帝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

時國主方督朱全贇舉湖口兵入援謂鉉曰汝既行卽當止上江援兵鉉曰臣此行未必有濟城中所恃者援兵耳柰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而復召兵汝豈不危鉉曰當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又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乘閒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於是大臣亦先白帝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入朝仰而大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帝徐召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帝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亦不曉也帝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

〔攷異〕陸游南唐書國主兩遣徐鉉等求緩兵載在朱全贇死後據長編則初遣在十月其時全贇未死再遣則在十一月也今從之

辛亥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　丁巳遣使修洛陽宮室帝始謀西幸也　江南國復遣使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乞緩師　朱全贇自湖口以衆援金陵號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將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戰艦不能驟進王明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帝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閒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以疑之己未全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鼓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揮兵急攻之全贇以火油縱燒遇軍不能支俄而北風反焰自焚其衆不戰自潰全贇惶駭赴火死禽其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攷異〕宋史本紀及長編皆云禽全贇於皖口今從南唐書作自焚死江南野錄作戰於虎蹲洲今從南唐書作皖口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頗任數設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駕臨幸蟠伺帝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帝以爲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　遼主還自頻蹕淀是月釣魚於土河　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帝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帝怒因案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帝復詰責惟簡惟簡甚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帝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湖口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上帝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以夜來寇亟語曹彬等并力速成之不然將爲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使者食已卽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又獲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曹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國主曰城必破矣宜早爲之所國主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彬日遣人督之且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卽四

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彬又遣告曰稍遲卽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帝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願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爲誓翌日彬卽稱愈〔攷異〕曲洧舊聞云太祖取江南戒曹秦王潘鄭王曰卿等至彼愼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矣案金陵之破不妄殺人出於曹彬稟承詔旨不待臨城批詔也今從長編　乙未金陵城破將軍咼彥馬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巷戰死勤政殿學士豫章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同死然洎實無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橐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爲辭國主曰氣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何面目見士人乎遂自經死洎曰臣與喬共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攷異〕談苑載喬縊於視事廳洎猶不知又云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爲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九國志謂洎與喬同升閣喬自縊死洎覘其氣絕乃下案陸游南唐書喬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此與談苑所載略同是喬未嘗與洎同升閣而先死也張洎背陳喬之約國亡不死事宋爲顯官復以險詖見譏惡之者或甚其詞耳東都事略祇云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得其實矣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先見潘美設拜美荅之次拜彬彬使人語之曰介冑在身拜不敢荅卽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積薪宮中約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數當厚自齎裝既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梁迥田欽祚等諫曰倘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兵百人爲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保全者甚衆仍大搜於軍無得匿人妻子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案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卽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竝仍其舊

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衞上將軍改封彭城郡公　遼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尼哩席寵放恣及遼主之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北院樞密使耶律賢適患之言於遼主不報賢適請以疾辭職不許令鑄手印行事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祐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爲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祐助己祐不聽多遜不悅癸亥祐坐陟事黜爲鎮國行軍司馬〔攷異〕司馬光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名節度使符彥卿非跋扈逆上意故貶蓋誤也開寶二年彥卿已徙鳳翔貶時彥卿死矣

先是帝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

慰延想，卽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上英武，所向無敵，天下事勢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　甲子，遼遣耶律烏鎭（舊作烏正，今改。）來賀正旦，亦遣使報之。　丁卯，吳越王俶請以長春節朝覲，許之。

九年（十一月改太平興國元年。遼保寧八年。）春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帝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禮如劉鋹，帝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守文謂煜曰：「國家止務恢疆土，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邪？」煜乃安。徐鉉從煜至京師，帝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俱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帝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其圍城中召援兵蠟書。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初欲殺洎，及是奇之，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宗屬悉授官。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湯悅爲太子少詹事，左內史侍郎徐鉉爲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爲太子中允，餘授官有差。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南郊。　壬午，濟州團練使李謙溥卒。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幹者四百七十八人於禮部貢院，所業皆無可采，而濮州所薦居其半。帝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言習武；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顚沛。帝曰：「止可隸兵籍耳。」衆皆號泣求免，乃悉罷之，劾官司濫舉之罪。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帝曰：「燕、晉未復，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許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爲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李漢瓊、劉遇、田欽祚、梁迴、李繼隆並晉秩有差，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之行，帝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使相品位極矣，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歎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攷異）（東都事略曹彬傳云：彬之出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劉繼元未下，姑待之。」旣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能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錢二十萬。長編載帝語彬曰：「汝爲使相，品位極矣，宜復力戰邪？且徐之。」彬怏怏而退。案太祖語似譏讓，不當於酬庸時遽作此言；且彬自知不卽得使相，又何至怏怏也。今刪正。）　己未，吳越國王俶及其子鎭海鎭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視供帳之具，及至，卽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　帝初卽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之曰：「作坊久積弊，其爲我整理之。」卽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帝連歲征討，修搠器械，皆精辦。　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兼作坊。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

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帝數召俶及其子惟演射苑中時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又嘗令俶與晉王等敘兄弟禮俶伏地叩頭固辭乃止帝將西幸俶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遣俶歸國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暑宜早發俶泣請三歲一朝帝曰川塗迂遠俟有詔乃來也臨行賜一黃褓封識甚固戒俶曰塗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請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考異〕五代史記云俶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爲獻太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爲李燾曰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或傳者誤飾之　遼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及貧乏失職者賑之　丙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鄭州庚辰帝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登闕臺西北鄉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考異〕談苑載帝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誤也今從宋史及東都事略　辛未帝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軍節度使以王全斌爲武寧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厚賜之　夏四月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時雨彌月不止及期始霽禮成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有泣下者是日御五鳳樓大赦　壬寅大宴賜賚有差　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陳八難帝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閒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帝不荅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考異〕李燾曰李懷忠爲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建隆遺事正史闕之　甲辰始下詔東歸　丙午駕發洛陽宮辛亥至東京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爲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巳始拔之時則病甚臥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焉翰腰斬之幷殺德明遂屠其城死者數萬人所略金帛以億萬計〔考異〕夢溪筆談云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欲殺一饔人以其妻救之而止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案曹翰圍江州凡五月拔之未嘗相持至三年也筆談誤記耳至以李煜爲李景尤誤之顯然者今不取　是月遣田守奇如遼賀生辰　己未著令自今旬假不視事百官休沐　帝以晉王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六月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爲大輪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帝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

病殆不知人帝亟往問親爲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至汗洽蘇息帝乃還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帝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帝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武寧節度使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爲之用其黜居山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及卒贈中書令　遼南京留守秦王高勳怙寵而驕嘗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遼主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有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爲畦設以京叛官兵何自而入遼主疑之不果會寧王質睦之妻私造鴆毒勳亦以毒藥餽駙馬都尉蕭默哩事覺秋七月丙寅朔質睦奪爵貶烏庫部勳除名流銅州　八月乙未朔吳越國王進射火箭軍士　丁未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爲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爲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爲都虞候暨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伐北漢丙辰師入太原又命忻代行營都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　是月女真侵遼貴德州東境　九月甲子党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漢主求救於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爾（舊作敵烈今改）救之　辛未女真襲遼州五寨剽掠而去　冬十月帝不豫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是夕帝召晉王入對夜分乃退癸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夜四鼓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滎澤程德元坐於府門叩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雪中步至宮繼恩止王於直廬曰王姑待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元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邪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甲寅晉王卽皇帝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號慟殞絕（〔攷異〕長編因湘山野錄存燭影斧聲之說元黃溍明宋濂劉儼俱辨其誣程敏政撰宋紀受終攷其說尤詳李燾援拾之不審無俟再辨矣今刪去雜說祇據宋史王繼恩傳書之蓋太祖平日友愛又受命於太后其傳位晉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嘗明降詔旨故晉王聞召尚有遲疑東都事略太宗紀云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卽皇帝位此不過仍史家紀事之舊例而書之太祖非實有遺詔也建隆遺事蔡惇直筆諸書其舛誤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覈之遼史景宗紀云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以自立爲文與嗣位之詞有別矣然猶曰敵國傳聞之誤也宋史太宗紀癸丑太祖崩帝遂卽皇帝位特書曰遂所以別於受遺詔而繼統之君也史以紀實不可深文周內亦無庸過爲前人掩護讀正史者宜得其定論矣卽位之日在甲寅仍從長編書之）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詔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以聞須面奏者閤門使卽時引對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爲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卽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月甲子追册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爲懿

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帝微時所娶也。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爲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擅發麾下兵入邊境略奪，由是與漢超交惡，帝恐生邊釁，卽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爲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臨事弛慢、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　以供奉官薛惟吉爲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爲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卽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帝特命之，非舊典云。　遼遣郎君旺陸等使宋弔慰。是月，封劉鋹衞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起柔兆困敦十一月盡屠維單閼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二年改今諱，太祖同母弟也。晉天福四年十月甲辰生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及長，龍準龍顏，望之儼如也，性嗜學，工文業，多藝能。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為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尋領泰寧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封晉王。）

太平興國元年（遼保寧八年。）十二月甲寅，帝御乾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赦，改元。（〔攷異〕溫公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為定，雖易姓之際，亦用此例，如漢獻未禪而歲首已繫黃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稱泰始，頗為後儒所譏。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溫公例，於丙子歲春即書太平興國，則太祖嫌於不終，若依綱目例，須於丁丑春始書太平興國二年，則太宗嫌於無始。今參用李燾、徐乾學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稱開寶九年，屬之太祖紀；十二月以後稱太平興國元年，屬之太宗紀，雖與溫公有異，而義例較安，且合於前史本紀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至太宗急於改元，本為失禮，朱子論此事，亦云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疏，理會不得，明程敏政作宋紀受終攷，曲為回護，殊屬多事。今但直書其事，是非自不能掩矣。）

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王石魏氏三公主並稱皇女。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為三司副使。（〔攷異〕正諫大夫之名，不見於職官志，惟長編太宗朝屢見之，當是避太宗名改，易後來仍復其舊，史家不能具書耳。）三司置副使自此始。

戊午，遼遣蕭巴固濟（舊作哲古，馬哲，今改。）來聘。

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使，峽鹽悉趨荊南，西川民乏食，太祖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罪。帝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

遼詔南京復禮部貢院。（〔攷異〕遼史於復貢院不言其設科取士，至統和六年始開科舉。然林燵章易水志保寧九年有進士魏璟，是既開貢院，南京即有進士，或未及行於它處耳。）

是月，詔罷河東之師，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皆自行營歸闕。（〔攷異〕十國紀年作宋師失利，燒營而歸。五代史紀、十國春秋俱不載此事，今從長編。）

是歲，高麗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二年（遼保寧九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在殯，不視朝。

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錢與金帛同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扃鐍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其價值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帝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

詔中外臣僚無得與民爭利。

女真遣使貢於遼。

帝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監之。熙載，洛陽人也。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帝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鞾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等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寵章殊異，前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多驟，帝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

等辭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十策（下幷汾富民封建敦孝悌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帝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帝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在數十人後帝不悅乃召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攷異〕案前言凡五百人此言一百三十人者自一等至第二等及九經所取者也其它第三等及諸科三傳出身者不在其內意齊賢時在二等故然言悉與超除則是前所云第一第二等進士皆授京官及通判之謂耳後人不攷皆云爲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非也齊賢雖在數十人後固已及第矣當云爲齊賢二等盡與超除則是）蓋爲齊賢故也吳越國王俶遣其子温州刺史惟演來修貢賀登極乙亥賜鄉貢進士孔士基同本科出身褒先聖後也己卯吳越國王妃孫氏薨詔給事中程羽爲弔祭使庚辰詔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江南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轉運使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取以給官鑄廢鐵錢悉鑄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渡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癸巳命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驤提點開封府甲午建鄂州永興縣爲永興軍遼遣使來賀即位及正旦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頗匄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意猶不足北漢胡桃寨指揮使史温等來降己亥吳越王俶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賻禮庚子帝改名炅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須迴避丙午始分西川爲東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使兵部郎中許仲宣爲西路轉運使考功員外郎滕中正爲東路轉運使中正北海人也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彊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殘骨出棄野外女儈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絶民甚苦之不敢告帝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者亟命雷德驤往鞫之繼勳具服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勳幷女儈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帝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己未詔劉鋹李煜常奉外給以宅奉三月河陽節度使趙普來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榷場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三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帝從之一歲中果得錢三十萬貫戊寅命翰林學士李昉等編類書爲一千卷小說爲五百卷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爲軍中牙校豪橫奢縱民閒苦之帝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己丑置威勝軍許遼人互市（〔攷異〕威勝軍九域志云治銅鞮縣隆平集則云以潞州亂柳九疇中爲軍未詳孰是）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北漢乞糧於遼是月遼主命以粟二十萬斛助北漢先是遼主使烏珍塔爾分治

南北院善課農田年穀屢稔故能經費有餘恤北漢之匱北漢賴之〔考異〕十國春秋作三十萬斛今從遼史 夏四月甲寅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來助葬 乙卯葬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於永昌陵〔考異〕張淏雲谷雜記太祖自爲陵名曰永昌此蓋因太祖躬謁安陵卽自定陵地而傳會之據長編諸書俱不言太祖自定陵名今闕之 賑延州饑 是月作景福殿 詔恤刑自是每歲常舉行之 帝厲精求治前詔轉運使攷案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尋復遣使分行諸道廉察官吏五月壬戌詔罷其罷輭惰慢者 安遠節度使向拱武勝節度使張永德橫海節度使張美鎭寧節度使劉廷讓以帝初卽位竝來朝癸亥以拱永德竝爲左衞上將軍美爲左驍衞上將軍廷讓爲右驍衞上將軍 丙寅詔繼母殺夫前妻子及婦者同殺人論 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遼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將至境聞朝議興師伐北漢仲甫知北漢倚遼爲援遲留未敢進飛奏俟報有詔遣行既至遼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命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絶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矣 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爲乾明節 初曹翰屠江州民無噍類其田宅悉爲江北賈人所占詔長吏訪其民之鄉里疏遠親屬給還之知州張霽受賈人賂不盡與民民訴其事壬寅霽決杖流海島 己卯祔太祖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別廟 己丑女眞二十一人請受職於遼遼主授宰相以下諸職有差

六月乙未以保安等縣有黑蟲夜食桑葉免其桑稅

遼喜袞召自貶所適見遼主荅北漢主書詞意卑遜喜袞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遼主韙之丙辰以爲北面招討使 秋七月庚申朔回鶻貢於遼 癸亥河決溫縣滎澤命客省使任城翟守素塞之乙丑河決頓邱及白馬旋遣左衞大將軍李崇矩案行河勢繕治河隄蠲被水田租 丙子遼遣使助北漢戰馬 閏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丁未以平南軍爲太平州 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初天雄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勳以疾求歸洛陽許之復上表乞骸骨庚戌授太子太師致仕繼勳以質直稱性儉嗇唯奢於奉佛與太祖有軍中之舊故特承寵遇後月餘卒贈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諡莊武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爲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也 梅山峒蠻首領苞漢陽等劫掠商人禁之不止命翟守素發潭州兵往討先以詔諭之漢陽拒命八月癸亥詔守素進師時霖雨彌旬弓弩解弛守素令削木爲弩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考異〕宋史作乙丑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來朝今從長編爲丙寅 帝初卽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多爲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

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師。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左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帝納瀚言。戊辰。詔諸州竝直屬京師。天下節鎮無復有領支郡者矣。[考異]王稱燕翼貽謀錄言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長編載於八月翰作瀚今從之。　九月辛卯。作崇聖殿。　吳越王俶入朝。先遣其子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唐天祐中。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者。丁酉。詔所在悉以七十七錢爲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私鑄者棄市。　癸卯。關南巡檢應州觀察使李漢超卒。帝甚悼之。廢朝。贈太尉忠武節度使。遣中使護喪歸葬。　帝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南之楊邨。癸亥。大閱。帝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京兆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亙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節其進退。每案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帝悅。即以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　容州舊貢珠。太祖平劉鋹。詔廢媚川都。及禁民采珠。至是復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丙辰。帝始狩於近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忠恕決杖。配隸登州禁錮。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帝怒。故有是謫。忠恕行至臨邑卒。　丁巳。吳越王遣使乞呼名。不允。　冬十月辛酉。命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爲邕貴潯橫欽賓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麾下軍士咸憚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己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俟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之報云。　遼遣使來賀乾明節。　己巳。羣臣請舉樂。表三上。從之。　壬申。女真遣使貢於遼。　是月。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遼司天奏日當食不虧。　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　甲午。命監察御史李濱閤門祗候鄭偉爲契丹正旦使。　己亥。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石守信罷節度。爲守中書令西京留守。守信在西京。好營佛寺。驅督峻急。而不給傭直。民甚苦之。　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爲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衞凡十二年。徼巡京師閭巷。有畜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爲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進分月奉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戊戌。遼以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命招討使喜袞索而還之。　癸卯。遼主祠木葉山。　十二月丁巳朔。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　戊辰。遼主獵於近郊。以所獲祭天。　癸酉。詔定晉州礬法。私賣

及私販易者罪有差。 辛巳，高麗國王伷遣其子元輔來賀登極。 壬午，遼遣太僕卿（〔考異〕遼史作太僕，今從長編。）特爾格（舊作迭烈割，今改）禮賓副使王英來賀明年正旦。 靈州通遠軍界諸蕃族剽略官綱，詔知靈州通遠軍使董遵誨討之。遵誨分將出兵，諸蕃族大懼，盡歸所掠，肉袒請罪。遵誨即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界，秋豪不敢犯。帝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是冬，北漢邊候言晉、潞、邢、洺、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三年（遼保寧十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羣臣詣閤賀。北漢主遣其子續爲質於遼，納重幣以求援。 甲午，命絳州浚汾河，京西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回白河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襄潭之漕，帝壯其言而聽之。戊戌，發兵役數萬，分遣使護其役，塹山堙谷，歷博望、羅渠、小祐山，凡百餘里，逾月抵方城，地高水不能至，又增役以致水，然終不可通漕，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竟不克就。 辛丑，浚廣濟、惠民河及蔡河，又治黃河隄。 丁未，浚汴口。 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癸丑，遼主如長濼。初，遼主知翰林學士室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決獄平允，人皆便之，累遷工部尚書、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至是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爲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三館篇帙大備。帝臨幸三館，惡其湫隘，顧左右曰：此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邪？即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別建三館，其制皆親所規畫，輪奐壯麗，甲於內庭。二月丙辰朔，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正副本凡八萬卷。 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括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額外課民鬻鹽，民至破產不能償，多流入它郡，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考異〕寶訓言轉運使請均於民作兩稅，太宗盡令罷之，與此所載不同。攷食貨志亦無此語，意有司與轉運使所言各不同，而帝但從除虛額鹽，不從均兩稅耶？抑有司即指轉運使，而所記有詳略耶？但均作兩稅於民，則昌井鹽法全異，即更除虛額，食貨志亦必載明，不應但如是而已。又攷本紀亦止書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則知必無均作兩稅之事矣，今從之。） 庚午，回鶻貢於遼。 辛未，幸崇文院觀書，令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 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旋遣其子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三月乙酉朔，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詔旌其門閭，復其家。 庚寅，遼主致祭於顯陵。 癸卯，殿前都虞候、泰寧軍節度使李重勳卒。重勳與太祖同事周祖，謹厚無矯飾，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終無易。贈侍中。 己酉，吳越王俶入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等皆預坐。 以閑廄使、閤門祇候陳從信爲左衞將軍，充樞密院承旨，翰林使程德元爲東上閤門使，兼翰林司公事，供奉官大名柴禹錫爲翰林副使，清池弭德超爲酒坊副使，皆以藩邸舊恩也。 夏四月

乙卯朔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華潼谷中與同縣陳摶齊名然少微專奉科儀摶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等獻帝留數月遣還 己巳女真遣使貢於遼 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旋以洪進子文顥爲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文顗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元殿受朝詔赦漳泉管內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逾巨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帝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甲兵獻之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不許俶不知所爲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攷異〕涑水記聞以勸納土爲周仁冀事當是傳寫之譌今從長編及宋史 俶遂決策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帝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朝退將吏僚屬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旻初自淮南歸朝帝謂曰江淮之閒輦運相繼卿之功也將用爲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帝乃謂旻曰卿且爲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爲淮海國王以其子惟濬爲淮南節度使惟治爲鎮國節度使孫承祐爲泰寧節度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副使 戊子詔赦兩浙諸州給復一年 壬寅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以其子繼筠襲職 遼主之在藩邸也馬羣侍中尼哩（舊作女里今改）傾心結納及即位以翼戴功累加守太尉北漢主聞其見信任遇生日必致禮尼哩素貪與同列蕭阿布達（舊作阿不底今改）竝以賄聞時人有氈裘爲梟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尼哩蕭阿布達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其貪猥如此至是坐藏甲五百屬有司案詰會追治賊殺蕭思溫者尼哩及高勳皆預其謀癸卯賜尼哩死遣人誅勳於流所以勳之產賜思溫家尼哩無它長唯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已而果然 六月己未遼主如沿柳湖 戊辰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 秋七月乙酉以振武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白進超爲殿前副都指揮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故也信晚歲病瘖而能治軍進超無殊功以謹密見擢 壬辰隴西郡公李煜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攷異〕李後主之卒它書多言賜鴆非善終或云太宗使徐鉉私見煜煜太息稱當初悔殺潘佑及太宗問鉉鉉不敢隱因有牽機藥之賜或云後主作小詞有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太宗惡之未幾遇鴆然長編及宋史世家柯氏新編皆不書蓋闕疑慎言之意也今亦不取 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爲校書郎歸朝不復敘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

慮守者難之。乃披蓑荷笠爲漁者。既得入。因說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爲宅慮。議者歎其忠焉。　中元節。張燈。詔有司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上陳聲樂以寵之。　丁未。以盧州無爲監爲無爲軍。庚戌。改明德門爲丹鳳門。　遼享於太祖廟。　帝先詔權罷貢舉。復恐場屋閒有留滯者。八月。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　癸丑。滑州黃河清。　丙辰。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緦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於是俶子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勞於近郊。壬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甲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攷異〕東都事略作聖明今從長編及宋史文武皇帝。許之。　九月甲申朔。帝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遼東京留守平王隆先聰明博學。其在東京。薄賦省刑。卹鰥寡。數薦賢能之士。人多稱之。其子陳格舊作陳哥今改。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遼主命轘裂陳格以徇。　己亥。改杭州衣錦軍爲順化軍。　冬十月癸丑。遼遣太僕卿耶律諧理等來賀乾明節。　庚申。車駕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齊王邸。賜齊王銀萬兩。絹萬匹。德昭德芳有差。　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其家租稅。孔氏以聖人後。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至是特命免之。

帝初卽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幷以講武殿後封椿庫屬焉。改封椿庫爲景福內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斂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太祖別置封椿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卽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宴駕不果。〔攷異〕王曾筆記云左藏北庫卽封椿庫太宗改名北藏北庫後改名內藏庫李燾曰內藏庫實分左藏北庫爲之非封椿庫也而封椿庫別改名景福內庫幷屬內藏疑王曾誤矣封椿庫但藏每歲國用羨餘之數亦安得十數年閒金帛遂如山乎金帛如山固當是左藏北庫蓋儹僞儲蓄並入左藏其北庫金帛山積宜也王曾云儹僞儲蓄悉入封椿正緣誤指左藏北庫卽爲封椿庫耳又案宋敏求東京記云國初置景福內庫太平興國三年改名內藏相對有封椿庫景德四年賜名內藏西庫別有景福殿庫隸焉敏求以內藏庫卽景福庫與國史不同或敏求誤所云封椿庫則是眞宗時別以新衣庫爲之者非王曾所記太祖時封椿庫也別有景福殿庫亦隸內藏既云別有又恐非太宗所改景福內庫矣然職官志載內藏庫在銀臺門外又有西庫景福殿庫隸焉與敏求所記蓋同今但以食貨志爲據。

遼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入權樞密使。遼主命其子德讓代之。德讓有智略。喜建功立事。屢代其父爲留守。遼人以爲榮。　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帝卽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庚子。幸齊王邸。　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　初。閤門祗

候浚儀王佚使靈州通遠軍還言主帥所用牙兵率桀黠難制慮歲久生變請一切代之帝因遣佚調發內地卒往代戍卒聞當代多願留佚察其中有拒命者斬以徇卒皆惕息遂將以還　三司所掌諸案以商稅胄麴末鹽四案爲繁劇十二月丙辰各置推官命左贊善大夫張仲容等分領之諸案尋皆置推官或置巡官悉以京朝官充　帝之尹開封也薊人宋琪以左補闕爲推官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多游其門帝惡之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帝即位由護國節度判官召赴闕程羽等先自府邸攀附至顯要琪爲所中久不得調丁巳帝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乃授太子洗馬　乙丑御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帝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帝從之謂左右曰禽荒有戒朕今順時蒐狩爲民除害非敢以爲樂也　甲戌改永興軍爲興國軍　戊寅遼遣蕭巴固濟等來賀明年正旦　時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閒一年或二年乃行貢舉　初陳洪進納土帝既命其子文顯知泉州留後議擇能臣關掌州事起復殿中丞南頓喬維岳爲通判維岳始至會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城焚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馮翊楊克讓自福州率屯來救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精兵追擊禽其魁械送闕下餘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是冬遼主駐金川御弢郎君耶律呼圖（舊作虎古今改）從聘宋還言於遼主曰宋必取河東當先爲之備韓匡嗣曰何以知之呼圖曰是不難知也四方僭號之國宋皆并取唯河東未下耳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矣匡嗣詆之曰寧有是邪卒不設備

四年（遼乾亨元年）春正月帝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而不能克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帝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帝曰今者事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　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郎句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原　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制置使命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遇各攻其城之一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遇欲與翰易地翰弗可遇必欲易之議久不決帝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

門使田仁朗閤門祗候供奉官劉緒案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遼主聞宋師討太原歎曰呼圖殊能料事朕與匡嗣慮不及此乃遣玳瑪舊作撻馬今改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癸巳以樞密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簽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考異〕宋史宰輔表作簽書蓋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當時本稱此官始於太平興國元年楊守一二年張遜景德元年馮拯陳堯叟二年韓崇訓馬知節大中祥符四年曹瑋明道二年王德用除簽署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王沔除同簽署史皆易以書字今並改正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帝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賞賜甚厚 丁酉命河北轉運使侯陟與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分掌東西路轉運使事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規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精妙焉 二月丁卯北漢乞援於遼遼命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塔爾為監軍赴援又命南院大王色珍舊作抹只今改以所部從樞密副使穆濟督之 丙辰命宰相沈倫為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帝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至是欲以廷美掌留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請行端餘慶弟也 甲子車駕發京師 戊辰次澶州臨河主簿宋捷道旁獻封事帝見其姓名喜曰我師捷矣即以為將作監丞〔考異〕李攸宋朝事實作太僕寺丞據談苑則捷迎謁道左止官臨河主簿特擢將作監丞故襲膳閒評譏其以姓名而竊爵祿也然談苑以為北敵入邊太宗幸大名府方渡河而宋捷來獻封事則又屬誤記事略作駕次澶州因征劉繼元時事也今從長編酌書之 己巳次德清軍命行在轉運使河南劉保勳兼句當北面轉運使事遣均州刺史臨洛解暉尚食使折彥贇攻隆州 甲戌次邢州以唐州團練使曹光實知威勝軍事光實入告願提一旅之衆奮銳先登帝曰資糧事大亦足宣力也 丙子以潞州都監陳欽祚知威勝軍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起屠維單閼三月，盡重光大荒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三月庚辰朔，駐蹕鎮州。命郢州刺史尹勳攻隆州。隆州為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南師者，故先分兵圍之。辛巳，命鎮州馬步都監、客省副使齊廷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盂縣，引進使、汾州防禦使田欽祚護石嶺關屯軍，與都部署郭進不協。敵至，閉壁自守；去，又不追。蓄軍資以規利，為部下所訟。詔鞫之，欽祚具伏。癸未，責授睦州防禦使，仍護軍。丙戌，遼命北院大王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伊實（舊作乙室，今改。）王薩哈（舊作撒合，今改。）等以兵戍燕。丁亥，郭進破北漢兵於西龍門砦。戊子，命六宅使侯繼隆攻沁州，閤門祗候王僎攻汾州。僎，侁弟也。己丑，遼命左千牛衛大將軍韓侼、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布（舊作善補，今改。）以本路兵援北漢。壬辰，復命淄州刺史太原王貴攻沁州。乙未，遼耶律沙等至白馬嶺，前阻大澗，遇郭進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冀王塔爾及穆濟（舊作抹只，今改。）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塔爾等以先鋒渡澗，未半，進率騎奮擊，大敗之。塔爾等及其子華格（舊作哇哥，今改。）沙之子德琳（舊作德音，今改。）令衮（舊作令穩，今改。）圖敏（舊作都敏，今改。）詳衮（舊作詳穩，今改。）唐古（舊作唐筈，今改。）俱歿於陳。沙等幾不能出，會耶律色珍（舊作斜軫，今改。）以救兵至，萬弩齊發，宋師乃退。沙、穆濟僅以身免。北漢主復遣閒使齎蠟丸赴遼，進捕得之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攷異〕遼史作丁酉，今從宋史。）命知府州、閑廄使折御卿、監軍供奉官分兵攻嵐州。丙申，左飛龍使史業破北漢鷹揚軍。（〔攷異〕宋史作庚子，今從長編。）癸卯，河東城西面轉運使劉保勳為陝西北路轉運使，代雷德驤也。德驤調發沁州軍儲後期，詔劾德驤，命保勳兼領之。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詔泉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闕。夏四月己酉朔，嵐州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庚戌，盂縣降。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辛亥，北漢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急，遼人敗衄之餘，不能再發兵救。辛酉，德呼勒部貢於遼。壬戌，車駕發鎮州，幸太原。折御卿克岢嵐軍，獲其軍使折令圖。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攷異〕宋史、東都事略俱作乙丑克隆州，今從長編。）己巳，折御卿克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郭翊，獲夔州節度使馬延忠。庚午，帝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辛未，幸城西，面案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使降，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帝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衆先登，手刃數人，足貫雙箭，中手礮，折碎二齒。帝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罕儒兄孫也。先是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城上人望之破膽。帝每擐甲冑，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帝曰：將

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
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
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捕得生口云
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矢凡得百餘
萬聚而貯之帝笑曰此箭爲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
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爲姦利諸不法事郭進屢以
爲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
進不能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
惜良久優詔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
命冀州刺史牛思進爲石嶺關部署思進有膂力嘗
以彊弓挂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壁立二力士撮
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
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
又中指傷甚猶力疾戰帝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傅以
良藥帝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矢石注洞
屋如雨陛下柰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
請先死乃止　丁丑幸西連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
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
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其出戰禽之以獻斬於纛下
既而北漢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　北漢代
州刺史劉繼文及盧俊奔於遼〔攷異〕九國志以繼文爲前死長編引郭守文傳云
繼元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以拒命守文討平之皆傳聞之失實當以遼史爲據十國春秋與遼史同　辛巳幸城
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降〔攷異〕萬超來降宋
史本紀及十國春秋俱作壬午今從長編　壬午帝幸城南謂諸將曰翼日重
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
上有蒼白雲如人狀〔攷異〕九國志太宗駕至城下築連隄壅汾河灌城五月四日城東南隅壞水入注

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衆負土塞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載灌城事今不取　癸未幸城南督諸
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帝恐屠其城因麾衆
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
舁入見北漢主流涕備言興亡之理夜漏上十刻北
漢主乃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帝喜卽命通事舍
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
於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平章事李惲
等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
頭曰臣自聞車駕親臨卽欲束身歸命蓋亡命者懼
死劫臣不得降耳帝令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淮
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
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
千二百二十兵三萬〔攷異〕遼史景宗紀云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案東都事略云太宗將至太原語侍
臣曰我當以端五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日也長編以太宗端午之期爲前一日所語較事略爲得其實合諸它
書所載繼元之降實係五月而非六月也遼史紀載有誤耳　命劉保勳知太原府　乙酉
赦河東管內常赦所不原者諸州縣僞署職官等並
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處給
復一年分命常參官八人知忻代等州　毀太原舊
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徙僧道及民高貲
者於西京　己丑以劉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
郡公又以其臣李惲爲殿中監馬峯爲少府監郭萬
超爲磁州團練使李勳爲右衛將軍餘授官有差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宮妓百餘人帝
以分賜立功將校　乙未築幷州新城送劉繼元緦
麻以上親赴闕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
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幷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

門不及死者甚衆。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帝作平晉記，刻寺中。廢隆州，毀其城。庚子，發太原。丁未，次鎭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帝將遂伐遼，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帝悅，卽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時車載簿籍阻留在道，兵房吏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之，悉無差謬。六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鎭州，扈從六軍有不卽時至者，帝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幸邊陲，本以契丹爲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爲陛下勠力乎？」帝嘉納之。丙寅，次金臺頓，遼境也。丁卯，帝躬擐甲冑，率兵次岐溝關，遼之東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卽岐溝關也。遼北院大王耶律希達、統軍使蕭託古（舊作討古，今改）、伊實王薩哈迎戰於沙河，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浚儀孔守正先至，擊之，後軍繼至，大敗希達軍，生禽五百餘人。戊辰，帝次涿州，判官劉原德（考異：宋史作厚德）以城降。庚午，次遼南京之城南，駐蹕寶光寺。（考異：遼史作己巳，宋主圍南京，長編作己巳次鹽溝頓，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宋史與長編同，今從之。）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患南軍之銳，以希達新敗，爲南軍所易也，取其青幟軍於得勝口以誘敵，帝麾兵擊之，士皆鼓勇，斬首千餘級，色珍襲其後，宋師始卻。色珍軍於清沙河北，爲南京聲援。渤海帥達蘭罕（舊作撻懶漢，今改）率部族來降，以達蘭爲渤海都指揮使。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渥攻其南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攻東面，定武節度使孟元喆攻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南京權留守韓德讓懼甚，與知三司事劉宏登城，日夜守禦。而城外招脅甚急，人懷二心，會迪里都（舊作鐵林都，今改）指揮使李扎勒燦（舊作李扎盧存，今改）出降，城中益懼。遼御盞郎君耶律學古聞南京被圍，急救之，圍師方嚴，乃穴地以進，偕韓德讓等整器械，安反側，隨宜備禦，志不少懈。宋兵三百餘人乘夜登城，學古戰卻之，益修守備以待援師。丙戌，命殿中丞楊恭知涿州，以劉原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州事。乙亥，命八作副使祁延朗知東易州。丁丑，遼主始知南京之圍，命南京宰相耶律沙救之，遣使責託果等曰：「卿等不嚴偵候，用兵無法，遇敵卽敗，奚以將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休格知事亟，自請赴援，遼主乃以休格代希達將五院軍並發。（考異：聞見近錄：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赴幽燕，敵空山後遁，裕越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敵從之。案宋人所謂裕悅指休格而言，其請兵之事，遼史所未載也。又江鄰幾雜志云：太宗自并幸燕，乘敵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裕悅請兵十萬救幽州，契丹國志亦載之，文雖小異，其爲休格之自請則一也，今酌書之。）秋七月庚辰，遼建雄節度使劉延素來降。壬午，遼薊州知州劉守恩降。帝日督諸將攻城，而將士多怠。桂州觀察使曹翰、洮州觀察使米信屯城之東南隅，軍士掘土得蟹，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癸未，遼耶律沙以援師至，戰於高粱河，宋師擊之，沙敗走。會薄暮，休格自閒道馳至，人持兩炬，宋師不測其多寡，有懼色。休格與色珍合軍，分左右翼奮擊，休格被三創，戰益力，學古聞援師大集，開

門列陳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休格乘之宋師大敗帝乘驢車南走〔考異〕東都事略云庚午次幽州甲申班師長編云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軍徐還蓋宋人諱言敗也宋史作帝督諸軍大戰於高梁河敗績差得其實休格創甚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獲兵仗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考異〕休格以創不能窮追宋蓋有天幸焉契丹國志據江鄰幾雜記謂宋師已退或勸襲之裕悅曰受命救幽薊已得之矣遂不復進此傳聞之誤今不取 丙戌帝次金臺驛內供奉官真定閻承翰馳奏歸師大潰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往撫之衆遂定〔考異〕王銍默記云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燕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錢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案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案默記歸功於錢俶今從長編作崔翰撫定潰兵默記以爲軍變則非也 戊子次定州 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襲位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元喆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帝謂諸將曰契丹必來侵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 辛丑遼主以韓德讓等能安人心捍城池賜詔褒獎以德讓爲遼興軍節度使耶律學古遙授保靜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沙等同在高梁河有功釋其敗軍之罪 遼主以邊境用兵召前南院大王耶律塔爾問以政事塔爾鬚髯皤然精力猶健遼主厚禮之未幾以病卒年七十九塔爾即所稱富民大王也遼人久而思之 守中書令西京留守石守信從征失律八月壬子責授崇信節度使兼中書令 甲寅彰信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察使 北漢將劉繼業素驍勇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欲生致之令繼元招之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

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領軍衛大將軍 丁巳以業爲鄭州防禦使〔考異〕李燾曰據國史楊業傳乃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上遣中使召業得之喜甚以爲領軍大將軍師還乃除鄭州防禦使制辭云百戰盡力一心無渝疾風靡搖迅雷罔變知金湯之不保慮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爲謀與九國志大不同案五代史並謂勸繼元出降者但馬峯一人耳非楊業也若業勸降則當與繼元俱出見何用別遣中使召乎然當時制辭不應使失事實又疑制辭意有所在故特云爾今定從東都事略及宋史 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帝處乃止帝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閒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考異〕長編引涑水記聞本傳一云德昭好啖肥豬肉因而遇疾不起今從宋史 是月詔作太清樓 九月乙酉命內衣庫使張紹勍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率兵屯定州 庚寅以戶部郎中侯陟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丙午遼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南伐以報圍燕之役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劉廷翰帥衆禦之先陳於徐河崔彥進潛師出黑蘆隄北緣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帝以陳圖授諸將俾分爲八陳及軍次滿城遼師大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案圖布陳陳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鬬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

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爲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預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改爲二陳前後相副先遣人詐約降匡嗣信之休格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肎屈此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俄而宋師鼓譟塵起漲天匡嗣倉猝不知所爲遂敗績潰兵悉走西山投坑谷中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禽其將三人俘老幼三萬戸及兵器軍帳甚衆匡嗣棄旗鼓遁回餘衆走易州獨休格整兵而戰徐引還遼主怒匡嗣數以五罪曰違衆深入一也行伍不整二也棄師鼠竄三也偵候失機四也捐棄旗鼓五也卽令誅之皇后力救得免以休格總南面戍兵

冬十月庚午鎮州捷書聞帝手詔褒之　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　十一月戊寅遼主宴賞休格等及有功將校　遼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以遼主數游獵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卽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刱業艱難宵旰不懈穆宗逞無窮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閒征伐未已瘡痍未復正宜恐懼修省以懷永圖乃聞恣意游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橜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彊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願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社稷生靈計遼主嘉善之而不能用　帝以楊業老於邊事癸巳命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部署　辛丑日南至遼改元乾亨大赦〔考異〕契丹國志乾亨改元在開寶七年至是年爲乾亨六年遼主殂之年爲乾亨九年與遼史異案國志掇拾而成多傳聞之誤今從遼史　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爲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逾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鉤校歲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爲嶺南轉運使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端皆預儲蓄無闕曹彬怪之嘗夜攻城取陶器數萬事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才幹類此　十二月乙卯遼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降封秦王遙授晉昌軍節度使壬戌上京留守蜀王道隱遷南京留守道隱號令嚴肅雖彊場多虞而民獲安業尋進封荊王

是冬遼主駐南京命宰相室昉監修國史

五年遼乾亨二年春正月丙子朔遼封皇子隆緒爲梁王隆慶爲恆王隆緒幼喜書翰十歲能詩遼主屬意焉

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　帝既平太原還自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壬午置天駟監於景陽門外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爲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爲崇儀使內廄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　丁亥遼以特里袞休格爲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　庚寅以禮部侍郎深州程羽爲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下文明殿學士卽端明殿學士也殿名早改職名之改自羽始　癸卯命右衛

將軍史珪鑿尉氏新河九十里。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多有不均。望下諸路轉運使。定爲九等。上四等戶量輕重給役。下四等戶並與免除。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戊申。改南辨州曰化州。戊辰。遼主如清河。三月丁亥。遼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旺陸。（舊作王六今改。）太尉華格。（舊作化哥今改。）遣人獻党項俘。（攷異）遼史屬國表闕書是年党項之叛。今從本紀書之。戊子。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鋹卒。贈太師。追封南越王。（攷異）宋史作己丑後一日。今從長編。癸巳。楊業敗遼師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多囉。（舊作咄李今改。）獲都指揮使李重誨。閏月甲寅。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等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坐之制。進士第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諸令錄事。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事。劉昌言顏明遠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帝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辛未。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歸義節度使。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戊子。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遼主清暑燕子城。初。劉繼元降。帝令殿前都虞候武泰節度使崔翰先入慰諭。仍禁俘略之物。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城。翰呵止之。廷美怨。遂讒於帝。壬辰。翰罷爲感德節度使。詔葺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白金三百斤爲謝。命有司定品官贖罰之令。五月丁卯。作端拱樓。是月。遼地大雷。火乾陵松。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江南後主時。割善田數十。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通經者。授以宅官。俾領洞事。日與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遼宋王喜袞復謀反。囚於祖州。太常博士侯仁寶。益之子也。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妹也。普爲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因白帝以仁寶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傳詣闕面奏。帝大喜。令馳驛召之。多遜言先召仁寶。必泄其謀。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令經度其事。帝以爲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爲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等。爲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以討之。己巳。濟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詔旌其門。賜以粟帛。戊午。遼旺陸等復獻党項俘。八月甲戌。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倍取其直。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

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王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己丑貶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爲司戶參軍因詔自今文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請託公事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賚甚厚　九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司徧告百官凡遇朝會皆務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卽須踧踖趨門雍容就列稍不端謹便當劾奏　冬十月辛未朔遼主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侵祭旗鼓癸未遼主次南京　帝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　庚寅遼主次固安己亥自將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南師夜襲遼營遼節度使蕭幹詳袞耶律赫德（舊作痕德今改）戰卻之　黎桓遣牙校齎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眞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旣逾時帝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壬寅遼北院大王休格禦宋師於瓦橋東守將張師突圍出遼主親督戰休格躍馬入陳斬師餘衆披靡退入城戊申南師陳於水南欲戰遼主以休格馬介獨黃慮爲敵所識亟命以玄甲白馬易之休格遂率精騎渡水奮擊南師大敗追至莫州橫屍徧野生禽數將以歸遼主賜以御馬金盞勞之曰卿勇過於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攷異）耶律休格契丹國志作耶律遜寧疑遜寧迺其漢名故遼主褒其勇過於名也又國志以是役爲遼師失利與遼史異

丙午以秦王廷美爲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己酉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癸丑次長垣縣關南言大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卽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爲關南兵馬都部署　丙辰遼主引兵還　戊午駐蹕大名府　開寶末右補闕竇偁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帝賈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帝與諸王宴射賈侍帝側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帝亦爲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爲彰義節度判官至是帝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爲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爲後圖帝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爲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乙丑遼主至南京十二月庚午朔拜休格爲裕悅大饗軍士　甲戌帝畋近郊因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衛士獲麞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其罪　丁丑以楊業領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遼人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帝因遼師退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田欽祚爲都監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都部署趙延溥爲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雄廣積儲寬諸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說卽下詔南歸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虜乾寧等軍城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隄以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於北境伐木以給用先是遼人南侵必舉堠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敵疑有伏卽引去不

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庚辰車駕發大名乙酉至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翟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則邊鄙寧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彊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內安本固則遠人斂衽而至伏望審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聞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也 先是遼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鐵錢石晉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是歲遼主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寧新錢

六年遼乾亨三年 春正月癸卯以保塞軍為保州梁門口寨為靜戎軍 乙巳詔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以次引對授知縣之任 辛亥易州破遼兵數千人 是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遼境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 二月癸巳詔曰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尋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丙子遼主東還己丑復如南京 丁酉令羣臣居喪被詔起復者須卒哭朝謁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輭不勝任怠惰不親事及黷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案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時侯仁寶率前軍先發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邨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人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歿且乞班師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下獄伏誅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遼以秦王韓匡嗣為西南面招討使 夏四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左滋蔓逾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帝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三日又詔因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搒決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禱雨 罷湖州織羅放女工五十八人 五

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爲白衣選人　遼喜哀旣因丙午遼上京漢軍亂欲劫立喜哀以祖州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禽之留禮壽旋伏誅逾年始賜喜哀死　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贈大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性寬簡不好苛察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因服丹沙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居正無子養子惟吉素無行於是帝臨其喪出涕其妻出拜喪側帝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惟吉伏喪側驚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稍涉獵書史親賢士帝知其修飭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衞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　秋七月丙午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士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以左拾遺直史館嘉州田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自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又諫官上章必令閤門吏依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免書狀多遜不悅乃出之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略曰賞不逾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之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攷異）案四年十月己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爲言或賞未徧及故也　交州瘴海之地得之

如獲石田願陛下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諫官廢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亦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能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臣意其各有所蓄欲待顧問望因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悃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才而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無廳事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見囚荷鐵枷不覺自駭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帝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邪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略曰今北鄙驛騷蓋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又曰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建隆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開封郭贄等攷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攷異）李燾

日普遷太子太保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靜妖氛爰覃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二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今從行狀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大名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沮因備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幷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　帝之始即位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德恭並稱皇子外議皆謂帝將以次傳位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繼夭廷美始不自安它日帝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攷異〕建隆遺事所載杜太后顧命李燾謂其言多鄙近已駁正之矣然仍於趙普復位兼載太后傳位之意是疑未能定矣以事理度之金匱誓書非外人所得見太宗甫即位而即以廷美尹京用以代己當時外廷揣度必有兄弟迭傳大位之說太宗當有所聞故以問趙普也廷美之陰謀事無左證特以地處危疑爲衆人所屬目太宗已懷猜忌普復從而媒孽之故禍不旋踵耳今就長編刪正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洛陽石熙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詔中外文武官並得上書直言　丙辰知易州白繼贇敗遼兵於平塞寨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一（起重光大荒落十月，盡昭陽協洽九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六年（遼乾亨三年）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假三日，著於令。甲午，蘇州太一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是月，遼主如蒲瑰坡。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甲辰，改武德司爲皇城司。帝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帝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庚戌，親饗太廟。辛亥，郊，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內外文武加恩。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刱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帝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自後郊赦不書。）遼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爲南院樞密使。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張弛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者，況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爲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籍，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視其禁人多者，命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爲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恤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爲江南人久益思之。

七年（遼乾亨四年）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而羣臣詣閤稱賀。己亥，遼主如華林天柱。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甲寅，以右衛大將軍侯贇知靈州。贇既至，案視蕃落，犒以牛酒，戎人悅服，部內甚治。在朔方凡十年，帝知其久次而難其代者，贇竟卒於治所。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縣爲南康軍。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掌邦計幾十年，恣下吏爲姦，怙恩固寵，莫敢發者。左拾遺判句院南昌陳恕以不畏彊禦自任，入朝具奏，帝詰之，恕詞辨蜂起，仁贍屈伏，帝怒甚。辛未，仁贍罷爲右衛大將軍，判句院兵部郎中宋琪、度支判官兵部郎中雷德驤、鹽鐵判官兵部郎中奚嶼並責本曹員外郎，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此始。癸酉，改仁贍爲唐

州防禦使月給俸錢三十萬以勳舊稍異之也仁贍怏怏成疾數日卒是月復徙幷州於三交寨卽以潘美爲幷州都部署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未遼主以清明節與諸王大臣較射宴飲

金明池水心殿成帝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欲乘閒竊發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丁未命正諫大夫李符權知開封府

壬子賜秦王廷美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竝守本官參知政事帝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帝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

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院使翰林副使洛陽楊守一〔攷異〕宋史楊守一傳作翰林學士據東都事略則係翰林副使也邵二雲云永樂大典所載宋史亦作翰林副使乃知今本宋史係校書者不諳官制誤改副使爲學士耳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卽守素也與禹錫同告秦王廷美陰謀故賞之樞密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乙丑左衞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及禁軍列校范廷召等貶責有差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賄故也廷召棗彊人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

趙普旣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堂吏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衞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及趙白等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幷徙其家朞周以上親悉配遠裔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德恭德隆名皇姪女韓氏婦落皇女雲陽公主之號斬趙白閻密等於都門之外籍其家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固不知爲多遜也多遜曰嫗何自來乃居此嫗嚬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終當南竄幸未死閒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己卯詔秦王廷美男女竝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命客省使翟守素權知河南府屬歲旱艱食民多爲盜帝憂之守素旣至漸以寧息

庚辰左僕射平章事沈倫罷爲工部尚書帝以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故有是責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多令居守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貸粟千斛盡焚其券然當國十年無所建明搢紳少之

是月遼主自將南侵戰於滿城敗績守太尉希達里中流矢死統軍使耶律善布爲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之獲免遼主以善布失備杖之

五月遼主還師

甲戌宰相趙普等以帝親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帝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

納。乃是自蔽聰明。或任喜怒爲刑賞。豈能得天下之心哉。　辛丑。崔彥進敗遼兵於唐興。　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銀夏綏宥四州。夏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至。帝甚喜之。　辛亥。三交行營言潘美敗遼兵於雁門。追破其壘三十六。未幾。府州折御卿破遼兵於新澤砦。獲其將校百餘人。於是遼三道之師俱敗。　癸丑。詔諸州長吏。令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爲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蒱博飲酒者。鄰里共執送官。　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它變。丙辰。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庚申。以崇化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軍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衆者。嚴捕之。置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其關涉書狀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是月。陝州蝗。太平州雨雹傷稼。　遼主清暑於燕子城。

初。帝以字學譌舛。欲刪正之。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書有家法。乃召爲衞尉寺丞。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六月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帝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爲意。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帝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善規益如此。　乙亥。遣使發李繼捧緦麻已上親赴闕。其族弟繼遷。勇悍有智。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留居銀州。聞宋使者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入於地斤澤。出其祖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置譯經院。　秋七月甲午。以皇子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衞王。德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建徐州下邳縣爲淮陽軍。　冀州團練使牛思進護江南屯田。以老病不任事。疏求解官。乙未。授思進右千牛衞上將軍。　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高懷德卒。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西僧天息災視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壬子。工部尚書沈倫以左僕射致仕。〔攷異〕宋史本紀作乙卯。今從長編。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師王溥卒。溥性寬厚。喜汲引後進。所薦至顯位者甚衆。父祚。以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祚不命退。溥不敢退。至是卒。年六十一。帝輟朝二日。贈侍中。謚文獻。　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泄漏其言。乃坐符用刑不當。癸亥。責符爲寧國軍司馬。　罷劍南榷酤。以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言其擾民也。己卯。從鹽鐵使王明之請。罷川峽諸州官織錦綺。　遼主如西京。　九月庚子。遼主幸雲州。甲辰。獵於祥古山。不豫。南院樞密使韓德讓。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皇后易置大臣。壬子。遼主殂於焦山行在。年三十五。謚孝成皇帝。廟號

景宗德讓與耶律色珍承遺詔以長子梁王隆緒嗣位年甫十二皇后稱制決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幼族屬雄壯邊防未靖柰何德讓與色珍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德讓總宿衞事后益寵任之（〔考異〕長編繫遼主之殂於歲末又引契丹本傳以爲在二月蓋傳聞之誤今從遼史景宗紀）　癸丑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來貢方物且言其兄伷歿求襲位旋許之（〔考異〕宋史本紀作十二月今從長編繫於九月）　新作尚書省於孟昶故第　帝以諸道進士猥雜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詔所在貢舉等州自今長吏擇官考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爲保有行止逾違它人所告者同保連坐不得赴舉

冬十月己未朔遼主始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裕悅休格爲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壽寧副之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　癸亥詔河南吏民不得闌出邊關侵撓略奪違者論罪有羊馬牲口者還之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乙丑遼主如顯州　壬申河決武德縣蠲臨河民租　己卯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竇偁卒贈工部尚書帝自臨哭將以翼日大宴詔罷之　癸卯行乾元歷冬官正吳昭素所上也帝親爲制序優賜昭素等束帛　十一月甲午遼置乾州　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　禁民喪葬作樂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遼遣耶律蘇薩（舊作速撒今改）討準布（舊作阻卜今改）　辛酉右補闕田錫上疏論朝政得失不報　兩浙轉運使高冕條上舊政不便者百餘事詔兩浙逋賦及錢氏無名掊斂悉除之　帝好訪詞學之士得須城趙鄰幾擢掌制誥纔數月卒楊守一薦萊州單貽慶由主簿召對稱旨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會遣監察御史李巨源使高麗以貽慶爲副貽慶以母老辭乃命國子博士雍邱孔維代之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甲子遼達喇干（國語解云達喇干縣官也）迺曼實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考異〕東都事略云太后雅雅克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運即韓德讓也案承天在遼稱賢后事略所載蓋敵國詆毀之詞又契丹國志云隆運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又云自南北通和後太后年齒漸衰隆運有辟陽之幸寵幸終始朝臣莫及焉是契丹國中固有謗言矣今唯以遼史爲據餘不載）　辛未遼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卒匡嗣先以喪師獲罪太后以其子德讓故遣使臨弔賻贈甚厚後追贈尚書令　庚辰右驍衞上將軍楚昭輔卒贈侍中　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昇州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神皋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黄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乞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敕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又或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迫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宅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

至於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幷詔天下悉禁止之
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 閏月戊子朔豐州與遼兵
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 辛亥詔赦銀夏等
州常赦所不原者 諸州置農師
八年（遼統和元年） 春正月戊午朔遼主以大行在殯不受
朝 遼景宗之弟質睦在烏庫部貶所嘗賦放鶴詩
太后知之以遺詔召還太后命賦芍藥詩稱旨乙丑
復封寧王加宰相室昉等恩 甲戌遼荆王道隱卒
輟朝三日追封晉王道隱世宗之弟也 丙子遼以
裕悅休格爲南京留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總邊
事 先是帝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白金軍中謂之
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弭德超因乘閒以急變聞於
帝云曹彬秉政久得士衆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
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
以它事帝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戊
寅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己卯以東上閤門
使開封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弭德超爲北院使並樞
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爲小吏至是召顯謂曰卿家本
儒遭亂失學今典掌樞機固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
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 辛巳遼蘇薩獻準布之
俘旋下詔褒美命進討党項諸部 壬午遼涿州刺
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命留守裕悅休格撓之勿令
就功 甲申遼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十五
部侵邊以兵擊破之 丁亥遼樞密使兼政事令室
昉以年老請解兼職不許室昉進尚書無逸篇以諫
太后聞而嘉之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考異 遼史失載契丹國
志載二月朔日食與宋史同） 遼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
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韓德讓用事故也 己
丑遼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太后命留守休格嚴
爲之備 甲午遼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丙申太后詣
乾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 辛丑遼南京統軍
使善布奏宋邊七十餘邨來附太后命撫存之 乙
巳遼蘇薩奏党項之捷慰勞之 戊申遼以特里袞
（舊作惕隱今改）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爲北院大王諧里（舊作解領今改）爲南府宰
相 辛亥遼主如聖山遂謁三陵 三月己未遼主
次獨山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 辛酉遼以大父
房太尉哈噶寧（舊作曷魯寧今改）爲特里袞 癸亥以右諫議
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考異 宋史
東都事略俱作庚申考隆平集及長編俱作癸亥今從之） 始分三司爲三部各置使
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爲鹽鐵使左衛將軍陳
從信爲度支使如京使郝正爲戶部使帝嘗語宰相
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此固不爲私事但
迭執偏見不肎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
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獎護才用優劣一一可
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
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
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懷懾懼
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稍傷嚴急
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甲子遼主駐
遼河之平淀 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
侍講等官以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爲之
坦昺皆濟陰人也 丙子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

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一十六人並賜及第進士五十四人諸科百十七人同出身始分甲賜宴瓊林苑後遂爲久制〔攷異〕李燾曰登科記是年始分甲案國史志分第甲乙乃五年事也 辛巳遼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爲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 壬午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詔虔信饒三州歲市鉛錫爲錢從轉運使張齊賢請也齊賢初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訪知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鐵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有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爲言議者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爲麤惡矣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 夏四月丙戌朔遼太后及遼主如東京以樞密副使默特爲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太后詔賜命婦嫠居者辛丑太后及遼主謁三陵 帝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向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更後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壬寅班外官戒諭帝初作戒辭二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閤門於朝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爲戒 遼主致享於凝和殿癸卯謁乾陵 初弭德超誘曹彬期得樞密使及爲副大失望班又在柴禹錫下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輩何人反居我上又言上無執守爲汝輩所惑顯等告其事帝怒命訊之德超具伏壬子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寃會德超敗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雖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於是卽以符知春州歲餘卒德超既敗帝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從容謂趙普等曰朕聽斷不明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 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遼羣臣以太后聽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 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韓邨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命郭守文發丁夫塞之 遼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齊國公主及命婦羣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 丁卯詔作太一宮於都城南 黎桓自稱三使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詔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 庚午遼南京統軍使耶律善布招燕民之逃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 辛未遼主次永

州。乙亥。遼樞密使韓德度采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太后上尊號冊禮上之。丙子。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遼主如木葉山。遼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党項諸部來者甚衆。下詔褒美。六月乙酉朔。遼主詔有司冊皇太后日。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遼西南路招討使奏党項部長乞內附。詔撫慰之。仍察其誠僞。謹邊備。丙戌。遼主還上京。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帝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辛卯。遼有事於太廟。甲午。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更國號曰大契丹。〔攷異〕遼太宗改國號曰大遼。至聖宗統和元年復稱大契丹。東都事略契丹國志及長編皆載之。而遼史闕書。錢辛楣據興中故城釋迦舍利塔記。其文有大契丹國重熙十五年云云。因歎國號之更易事莫大於是。遼史尚不盡書。其餘之闕漏可勝言哉。余攷長編載仁宗與興宗國書云。昔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又王暐道山清話云。契丹使者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宜易以南北朝。梁莊肅折之。乃如故。蓋道宗咸雍二年始復稱大遼。以前國書南北均稱大契丹。可與辛楣之說相證明也。孫淵如因欲每年分注於聖宗興宗兩朝均書契丹。余謂統前後而計之。不妨仍書爲遼。但中閒更改之號。不當沒而不書耳。丁未。遼百官各進爵一級。以樞密副使色珍守司徒。己亥。以王顯爲樞密副使。柴禹錫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帝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嚴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爲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負矣。乃謂宰相曰。唐置采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遇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材。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偏識。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朕孜孜訪問。止求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帝然之。泰山父老及瑕邱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不許。厚賜遣之。秋七月甲寅朔。遼太后聽政。乙卯。遼主親錄囚。因太后有機謀。善馭左右。先是遼人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太后一以漢法論。燕民皆服。加韓德讓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辛酉。遼主行再生禮。丁卯。王彥超以太子太師致仕。右千牛衛上將軍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爲笑。癸酉。遼主與諸王分朋擊鞠。穀洛瀍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鞏縣殆盡。辛未。郭贄罷參知政事。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飲酒過量。遇入對。宿酲未解。帝怒。責授祕書少監。尋出知荊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丙子。遼韓德威遣人上党項之俘。庚辰。加宋琪刑部尚書。以李昉參知政事。時趙普恩禮稍替。帝以昉宿舊。故有是命。八月己丑。

遼主謁祖陵辛卯太后祭其父楚國王蕭思温墓癸巳遼主與太后謁懷陵北院樞密副使耶律色珍本思温所薦妻太后之姪太后委任之甲午遼主於太后前與色珍互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己亥遼主獵赤山遣使薦熊肪鹿脯於乾陵之凝神殿乙巳遼命裕悅休格提點元城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熙載以足疾請去帝親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罷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壬子遼西南招討使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太后命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賜劍許便宜行事德威德讓之弟也德讓兄德源弟德凝並以德讓故貴顯於遼德凝頗廉謹而德源愚貪以賄名德讓貽書諫之終不悛論者少之唯德威善騎射以戰功著初太祖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言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凭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紀錄送史館帝采其言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攷異〕李燾曰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爲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帝遣期門卒偵之訐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置皮革赤垩鉛錫蘇木等物守職藏者不即受故也帝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谿錦敘富四州蠻內附九月癸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使於京師以王賓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王繼昇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悉以付主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遼以東京平州旱蝗旋以南京秋潦暫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辛酉遼主謁祖陵壬戌還上京乙丑帝謂宰相曰朕念民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罰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留不發州縣慮賦斂違期日行鞭箠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丙寅帝謂宰相曰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貲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馭下之術篙工檝師皆頑猾不逞恣爲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甚無謂也乃詔自今直遣牙吏勿復擾民辛未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千齡節從之錄故裕悅烏珍之子爲林牙以太后追念烏珍有輔導功也丙子遼主如老翁川郭守文塞決河隄久不成帝謂宰相曰或言河兩岸古有遙隄

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盛溢.即罹水患.當令案視修復.乃分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國子監丞洛陽趙孚等.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隄舊趾.孚等回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滑.澶二州最爲隘狹.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朝議以重惜民力.寢其奏.時多陰雨.帝以河決未塞.深憂之.丁丑.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二 起昭陽協洽十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 遼統和元年 冬十月帝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曰凡爲君臣者治人利物卽是修行梁武舍身爲佛家奴此眞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乙未遼南京留守休格言諸節度使每歲貢獻請如契丹官吏止進鞍馬從之丁酉遼以吳王稍爲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

戊戌改諸王名俱進封有差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卽無不治苟以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者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告之昉不信於是帝語及多遜事昉力爲解釋帝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　癸丑遼應州獲宋諜磔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班親王上李昉宋琪等固辭帝不許曰宰相任總百揆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　高陽關獲遼偵騎送至闕下言遼於近塞築城帝謂宰相曰此爲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對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止於此數處置戍可矣　己未太一宮成張齊賢等請用祀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帝賜普詩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昔昨至中書執御詩感泣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矣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見帝衣敝袴數視之帝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爲天下先也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同僉署樞密院事至眞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入對帝謂曰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穆等再拜謝帝又曰朕歷覽前書大抵君臣之際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屬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朕每行一事未嘗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庚辰置侍讀官帝性喜讀書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三卷宋琪等言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徧讀尋改名太平御覽　遼太后及遼主祭乾陵詔諭三京左右相以及錄事參軍

等當執公方不得以阿順爲事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仍時加采聽以分殿最民閒有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於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　十二月丁亥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等官詔罷元帥名餘不許　己亥遼太后觀漁於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濬淵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未幾河復決房邨帝曰近以河決韓邨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領其役　帝謂宰相曰比聞有僧道還俗應舉者場屋混淆進士須通經義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發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　遼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伸雪者聽詣御史臺申訴委官覆問先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沒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內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帝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旦豈宜尚列侍從邪中書舍人王祐等奏旦宜竄斥丁未責旦爲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田錫上疏言筦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所謂網利太密

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遞年比撲只管增加窮盡利源莫甚於此今乞定其常數授以常規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頻者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早受百僚之朝午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紲或親觀戰馬投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冤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有所未知至於如此然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豈宜使押來囚繫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閒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施之恩澤或置以刑名雖睿鑒周通固無枉濫而帝廷清肅豈稱喧囂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願陛下察而審之抑臣又有請者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蓋其職本屬考功自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政體此臣所未喻者一也往者諸侯

有過百姓有寃必命臺官委爲制使誠以憲府刑曹是其專責今多差殿直承旨使爲制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鞫人之罪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劾旣臨以制書人畏嚴威誰敢捍拒豈無陷於不辜虧陛下仁慈之旨者此臣所未喻者一也臣每讀史書凡匹婦貞廉野人孝行尚旌彼門閭或賜之束帛以勵澆俗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縗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未喻者二也疏入不報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

雍熙元年遼統和二年春正月戊午右僕射石熙載卒熙載性忠實遇事敢言無所顧避至是遘疾不起帝爲悲歎累日贈侍中謚元懿　壬戌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遼主如長濼

有司上竊盜罪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時取其甚者以警衆然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乙丑帝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海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爲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虛爵以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丁卯房州以聞帝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乃追封涪陵王賜謚曰悼帝爲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朕將往游廷美與左右欲以此時竊發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考異〕李仁甫據太宗此語遂謂廷美必非杜太后所生仁甫宋臣未免爲太宗諱惡愚謂當時朝野皆知廷美爲太宗同母弟故太宗造爲此語以自文其過而李昉等亦稱宮禁中事非陛下委曲指示臣等何由知之觀昉等之對而太宗之誣廷美眞欲蓋彌章矣否則諸王太妃族屬豈有宰相不知之理尚煩太宗委曲宣示乎仁甫又以杜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才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以是致疑竊謂女子年四十七初非不能生育之期愛憐少子欲令其相代爲君情理容或有之未可以太宗單詞執爲定案也且父子有相隱之義果如太宗言則宣祖私其子之乳母而使有子是淫也杜后又不能容而使出嫁是妒也一言而兩彰父母之失鄉黨自好者恥之身爲天子而忍言之不顧吾知斯言之必誣妄矣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稅者朝臣以田畝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災沴蠲稅政由窮困豈以多少爲限邪辛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壬申蠲諸州民去年官所貸粟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有至行母嘗臥疾彌年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初坐廷美事屬吏穆令子惟簡紿母以奉詔鞫獄臺中及責官還家卒不以白母閒日輒出訪親友或游僧寺陽爲入直暨於牽復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彊起之穆益哀毀癸酉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帝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操履純正方將倚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

不幸也

丁丑帝謂侍臣曰昔晉武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殊失帝王之道今宮中自職掌至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爲多也

二月壬午朔帝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案名籍參勞績而升黜之逾月而畢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閱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爲衆所保帝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以右補闕喬維岳爲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失卒常有之綱卒旁緣爲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剏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逾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畜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庚子遼主朝太后因觀獵於饒樂川丙午遼主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遼招討使韓德讓以攻党項回遼襲河東賜詔褒美

三月宴文武官及外國蕃客於大明殿召渤海大使鸞河慰撫之鸞河渤海酋帥也帝征幽州率部族歸順故有是賜

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決將塞故也

乙卯日本國僧奝然自其國來入朝言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攷異〕宋史日本傳奝然姓藤原據日本五畿內志藤原乃后族也明史日本傳載國王源義滿五畿志以源爲王族之賜姓非異姓也帝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

丙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帝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穎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很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癸未以涪陵王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壻韓崇業爲靜難軍司馬

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謂宰相宋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游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帝爲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帝謂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也唯時務不便須極言無隱朕當裁酌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羣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

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丁亥。遼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眞之捷。授普寧兼政事令。勤德神武衞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遼太后臨決滯獄。丙申。詔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庚子。以宰相宋琪爲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爲鹵簿使。賈黃中爲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帝曰。朕此行。蓋爲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自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亦不須陳設。五月辛亥。幸城南觀麥。賜刈者錢帛。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罷諸州農師。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爲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其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六月己卯朔。遼太后決獄至月終。丁亥。詔求直言。壬辰。詔天下幕職州縣官上書言事。凡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而州縣官屬則否。帝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己丑。遣使諸路察獄。鎭安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卒。謚武烈。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壬寅。帝謂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乃詔停封禪。以冬至有事於南郊。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明殿爲文德殿。丹鳳門爲乾元門。乙卯。詔御史鞫獄。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庚申。改匭院爲登聞鼓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院。南招諫匭爲思諫檢院。西申寃匭爲申明檢院。北通元匭爲招賢檢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八月辛卯。遼東京留守耶律穆濟奏女眞珠布實薩里等八族乞舉衆內附。詔納之。癸丑。有布衣以皁囊封書獻者。其詞狂妄。帝覽之。謂宰相曰。比來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宋琪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若百中得一。亦是國家之利。右補闕知睦州田錫應詔上疏。其略曰。今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爲。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諫官。而不在陛下。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編爲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臣又見陛下有舍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以昇平自得。功業自多。不知四

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方欲爲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泰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警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臣所以謂罪在諫官不在陛下也　丁酉帝親祠太一宮　九月知夏州尹憲襲擊李繼遷斬首五百級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繼遷僅以身免（〔攷異〕宋史本紀作十月夏州言掩擊李繼遷獲其母蓋本於實錄李燾曰實錄據奏到之日耳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爲樞密副使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爲準曰議邊事爾公曰陛下戒公弗言於某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職某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某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陛下以爲何如準曰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公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某將覆奏之卽召閤門吏使奏上請對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公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亦可以繫其心而其母死生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從公謀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案司馬光記聞有此呂誨補傳及其祖端傳所載並同攷驗乃與正史不合獲繼遷母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爲樞副九月改同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爲參政準卽罷樞副矣補傳及記聞必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也案燾所辨是也宋史夏國傳繫於太平興國八年尤爲舛誤東都事略亦不詳年月今從長編）於是賜李繼捧姓趙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捧至鎭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爲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壬戌羣臣表三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仁明德廣孝皇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終不許　帝之卽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冬十月復詣闕帝益加禮重謂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摶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博達古今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甲申賜摶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帝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癸巳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帝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耳琪等因請宣示凡瑞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天而太祖配上帝從禮官扈蒙議也是日大赦天下改元雍熙　癸酉以建州進士楊億爲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帝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開封張去華就試詞藝遣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帝深歎賞故有是命　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徙封漢南國王　癸未賜京畿高年帛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商船互市及受海外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爲皇后故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丙申賜京師大酺三日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選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爲魚龍曼延之戲自乾元門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列坐畿甸耆老賜以酒食音樂

雜發觀者闐咽次日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 遼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爲宣政殿學士得臣好學善屬文居朝以正直稱

二年（遼統和三年）春正月丙午朔遼主如長濼 丙辰以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皆涪陵王廷美子也以右補闕劉蒙叟通判濟州起居舍人韓檢通判沂州俾行州事蒙叟熙古子也 丁巳遼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爲禮部侍郎知制誥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並政事舍人抱朴好學博古景端重能文皆時望也 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帝謂宰相曰設科取士最爲捷要近年籍滿萬餘得無濫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並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爲姦者置之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攷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二月丙子朔遼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 戊寅權交州留後黎桓遣使來貢 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於葭蘆川繼遷自地斤澤之敗轉徙無常西人多歸之漸以彊大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給光實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不與人謀至期從百騎赴之繼遷所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丙戌帝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於外域馮道趙瑩且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灑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一國之歡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爲慍也及道回有詩曰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帝然之 禁增置寺觀 三月己未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攷異〕遯齋閑覽載梁顥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卒年九十餘洪文敏引國史顥卒年四十二史臣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以正遯齋之誤又李心傳朝野雜記舉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云梁顥年二十三登第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卒正是四十二歲若依遯齋說顥年當百有一歲何止九十餘邪宋史本傳云九十二恐後人妄改以傅會遯齋之說耳今皆不取它書顥字或從水旁亦誤）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名自此始（〔攷異〕陳桱續編云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爲定制）宰相李昉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帝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爲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逾冠自言通誦五經文注帝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休寧洪湛等七十六人諸科三百人並賜及第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江南民饑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諸州賑饑民及察官吏能否 丙子宴近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賦詩習射自是歲以爲常 五月庚午中書門下奏諸官經赦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

子小人宜在明辨今海島窮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禋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嶮巇若小得志卽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　癸酉遼以國舅蕭寧同平章事知瀋州事　六月甲戌遼太后親決滯獄　戊子復禁鹽榷酤　李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陷之帝大怒徵田仁朗下獄勘問貸死竄商州是月副將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斬其代州刺史時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甲辰朔遼命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會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丁卯遼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爲昭德軍節度使郭襲爲天平軍節度使時宰相室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色珍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故法度備舉

八月癸酉朔遼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色珍爲都統以討女真　癸未遼主謁乾陵　癸巳遼太后謁顯陵庚子謁乾陵　初涪陵公廷美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帝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考異〕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爲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案太祖二子德昭卒於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時太祖之子無在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固不緣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蓋得其實也屢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帝訓誨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帝深以爲憂九月疾小愈帝喜因降德音庚戌重陽日賜近臣飲於李昉第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莫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忿中夜閉縢妾縱火焚宮遲明煙熖未止帝意火必元佐所爲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案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帝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爲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帝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至有此事遂下制廢爲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閤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置於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王府官僚皆請罪帝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邪竝釋不問〔考異〕李燾曰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爲不法它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爲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謬誤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二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冊禮則緣惑嬖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謬誤不獨此不可不辨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閏月甲戌以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知虢州丕有文行朝廷稱爲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須詔書甚急丕停筆旣久問索舊草吏以

本典扃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出。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詒謔。丕不能平。表求外任。故有是命。　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及僧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帝錄繫囚。決事至日旰。近臣諫以勞苦過甚。帝曰。獄訟平允。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己酉。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斷腕徇於河畔。三日斬之。　十一月甲戌。遼命吳王稍領秦王韓匡嗣喪葬事。　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竝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　遼以韓德讓兼政事令。先是耶律虎古以言忤韓匡嗣。至是以涿州刺史召赴京師。復以事忤德讓。德讓怒。取護衛所執骨朶擊其腦而殪。羣臣莫敢問。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丙辰。宋琪柴禹錫免。時知廣州濮陽徐休復密奏廣南轉運使江陵王延範謀爲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無敢搖動。帝將遣使案鞫。延範。琪妻高氏疏屬也。會琪禹錫入對。帝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亦以爲言。帝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詼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琪守刑部尚書。禹錫左驍衛上將軍。因謂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琪爲宰相。乃請居盧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邪。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可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教坊使郭守忠求外任。帝不許。賜以帛。　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龍溪主簿饒陽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南康軍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勝重載。　是歲議用兵燕薊。詔諭高麗令發兵西會。

遼太后自稱制。即委耶律休格總南面事。休格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覘知宋有用兵意。多設閒諜。俾佯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皆信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三 起柔兆閹茂正月盡彊圉大淵獻十二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 春正月辛未、右武衛大將軍長寧侯德隆卒、以其弟德彝嗣侯、判沂州、時年十九、屬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而蝗自殪、 丙子、遼都統耶律色珍等、上討女真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匹、初、遼設羣牧使司、馬大蕃息、至是得女真馬、勢益彊、 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 先是知雄州開封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意北伐、詔議親征、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廣備餱糧、假令一日克平、當爲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范陽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臣愚以爲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 庚寅、北伐、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以其衆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戊戌、參知政事李至以疾罷爲禮部侍郎、 二月壬子、以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繼遷降於遼、遼以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繼沖爲副使、 三月癸酉、曹彬與遼兵戰固安南、克其城、丁丑、重進破之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陘入、與遼戰、又勝之、逐北至寰州、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州降、〔考異〕彥辛、遼史聖宗紀作彥章、今從宋史太宗紀、 彬又敗遼師於涿州東、乘勝攻其北門、辛巳、克之、潘美進圍朔州、其守將趙希贊舉城降、 遼以南京留守耶律休格當曹彬之師、以耶律色珍爲都統、率師當潘美等、遼主以親征告於陵廟山川、與太后駐軍駞羅口、趣諸部兵以爲應援、又命林牙勤德率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南師、 田重進至飛狐北、遼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考異〕長編作馬頵、今從宋史、 馬軍指揮使何萬通、率衆來援、重進命荆嗣出戰、一日五七合、遼師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生禽鵬翼、贇、萬通等、曹彬入涿州、遣部將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遼將率衆來攻、繼宣擊破之、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守將舉城降、 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祕書丞陸坦、戎城縣主簿田辯、術士劉昂、坐謀不軌、棄市、 庚寅、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岐國公陳洪進卒、 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馬步都指揮使呂行德等、辛卯、行德與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

狐軍。重進又圍靈邱。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是月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詔權停貢舉。夏四月己亥朔。遼主次南京北郊。辛亥。潘美克雲州。壬寅。米信大破遼師於新城。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寰州。己酉。田重進又破遼師於飛狐北。殺其二將。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其節度使蕭默哩。執監城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遼援兵大至。重進軍與遼師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已戰死。至大嶺。惟荆嗣力鬬。遼師始卻。遂定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初。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以要敵。敵聞大兵至。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爲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先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帝頗訝彬進軍之速。且憂契丹斷糧道。彬至涿州。遼南京留守耶律休格以兵少不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絕我糧道。彬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雄州以援供饋。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案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時遼主次州東五十里。令休格與蒲領等。以輕兵薄南師。南師且行且戰。凡四日。始得至涿。（攷異）長編云歷二十日始至。今從陳桱續編。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不繼。乃復棄之。（攷異）通鑑續編云。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駝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休格旂鼓杓窊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是涿州乃契丹以兵取非自棄之也。今姑從長編。令盧斌兼擁城中老幼。竝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遂爲休格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遼兵追及之。南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遼兵始退。追奔至孤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無算。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馬陷淖中。其子利涉救之。不能出。遂俱死。保勳性純謹。精於吏事。嘗語人曰。吾受命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死。聞者皆痛惜之。殿中丞孔宜亦溺於巨馬河。餘衆奔高陽。爲遼師衝擊。死者數萬人。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若邱陵。休格收宋尸以爲京觀。帝詔錄保勳孫巨川。宜子延世。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朔二州將吏耆老等赴闕。帝召見。慰撫之。竝

賜以衣服冠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帝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壬午，遼主還南京。丙午，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格爲宋國王，加蒲領、籌寧、滿努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休格請乘勝略地，以河爲界，太后不從。曹彬等未還，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平幽薊，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爲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閒，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頒明詔，速議抽軍。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爲主謀，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其人，置之刑典，庶昭聖聽，以猒羣情。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投荒棄市，甘俟顯誅。〔攷異〕宋文鑑載普疏，云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又云旬朔之閒，便涉秋序，則普上疏之時可推而知。長編疑爲當是四月初，又云必是六月初或五月末，朝廷雖已詔曹彬等班師，而普未及知也。案以太宗答詔相校，則作五月末者爲得其審。帝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閒，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敵所乘，此責在主將也。邊防之事，已大爲之備，卿勿爲憂。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帝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帝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帝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昔漢高祖以三十萬之衆，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文帝外示羈縻，內深抑損，於是邊城宴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利甚博。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罄懸，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也。〔攷異〕李燾曰：此疏據實錄別本昉傳，在幽薊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今附見於此。玉壺野史稱太宗將蒐漁陽，昉上疏力諫，當卽是此疏。帝慮遼必入邊，命張永德知滄州，宋偓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帝欲令擊遼自効，故與延溥竝命。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給事中、參知政事。乙巳，知大名府趙昌言上書，請斬敗軍將曹彬等。帝覽奏嘉歎，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曹彬等至闕。戊午，詔賈黃中、雷德驤、李巨源召彬及崔彥進、米信、杜彥圭等詣尚書省鞫之。秋七月戊辰朔，黃中等言彬等法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己巳，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庚午，責彬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爲右武衛上將軍，米信以下皆貶官。羣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傅潛等軍敗衆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案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帝嘉其有謀。壬申，以繼隆爲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甲戌，以田重進

爲馬軍都虞候。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壬午。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凡七萬八千餘口。僉署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帝意。於是帝問近臣以禦敵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癸巳。階州言福津縣有大山。自龍堂峽飛來。壅白江水逆流。高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甲午。詔改陳王元祐爲元僖。韓王元休爲元侃。冀王元僖爲元份。遼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安定西。知雄州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南。師又敗。於是渾源應州之兵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敗於飛狐。乃與楊業引兵護雲朔寰應四州民南徙。至朔州狼牙邨。聞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謂美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卽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彊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耳。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卽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邨。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爲遼兵敗走。侁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莫。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爲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勇有知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無與我俱死。衆感泣無一人生還者。帝聞痛惜。旋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

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攷異〕楊業之死諸書月日不同宋史本紀云五月契丹十萬衆復啗寰州楊業苦戰力盡爲所禽守節而死此因五月有岐溝之敗連屬及之其實業之死不在五月也東都事略云秋八月雲州觀察使楊業與契丹戰死之李燾長編契丹國志亦繫其事於八月此因八月贈業太尉追敘其死事之本末非眞死於八月也遼史聖宗紀作七月丙子樞密使色珍奏復朔州禽宋將楊繼業又云辛卯色珍奏宋將楊繼業引兵南出朔州遇伏中流矢墜馬被禽瘡發不食三日死函其首以獻是遼史亦無定日要不出七月耳至贈官自在八月今並書之。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張宏並爲樞密副使。己未遼主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租賦一年命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壬戌以色珍所部將校前破女眞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色珍守太保。九月丙寅朔賜所徙寰應蔚等州民米。戊辰戶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要錄三十篇帝嘉之降璽書褒美去華初受命知陝州因留不行。判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攷異〕李燾曰佖上言本志在五月後今移見於此。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帝謂佖曰朕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帝以語宰相且賞佖爲知言。戊寅賜北征軍士陳亡者家三月糧。辛巳遼主納皇后蕭氏。〔攷異〕遼史后妃傳聖宗仁德皇后即睿智皇后之姪也然仁德冊爲后在統和十九年而六年已立皇后至十九年降爲貴妃是仁德未冊立之先聖宗已立后矣蓋遼史列傳有闕文也。冬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此雖非帝王事然不猶愈於畋游聲色乎昉等頓首謝。左拾遺眞定王化基抗疏自薦帝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沆肥鄉人湜長安人也庚子並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帝又聞沆素貧負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帝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素乏時望因其樂在文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人或哂之朕亦爲之靦顏終不令入翰林也。己亥遼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川自用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止乃命新州節度使蒲打里遣人分道巡檢。甲辰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乙卯遼主如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部民租賦一年。庚申以黎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京兆李若拙國子博士益都李覺齎詔往使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列奇貨異物於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卻其私覿惟取陷蠻使臣鄧君辨以歸。〔攷異〕覺使交州實錄在十一月辛巳今并書之。十一月乙丑朔右散騎常侍徐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令模印頒行。庚午遼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癸酉遼主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下次狹底堝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丁丑以休格爲先鋒都統壬辰至唐興縣南軍屯於滹沲橋北遼選將射之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獲諜二人賜衣物令還諭泰州不從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戰於泰州敗績甲午奪盧補古告身其都監以下各杖之詔休格等議軍事。十二月壬寅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文苑

英華一千卷。詔書褒答。

遼休格敗南師於望都。時都部署劉廷讓以數萬騎竝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進逼瀛州。會太后軍至。戰於君子館。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遼兵圍廷讓數重。敬源戰死。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失期不救。退屯樂壽。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身免。先是知雄州賀令圖性貪功生事。輕而無謀。休格嘗使諜紿之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爲終獲大功。私遺休格重錦十兩。至是休格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紿。意其來降。卽引麾下數千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邪。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高陽關部署太原楊重進力戰死之。〔攷異〕遼史聖宗紀。十二月乙巳。禽宋將賀令圖楊重進。契丹國志亦云。令圖重進俱陷。據宋史則重進乃戰死也。今從宋史。 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爲口實。然自後邊將莫敢有議取幽燕者矣。廷讓詣闕請罪。帝知爲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

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劉廷讓敗。恐遼人乘勝復南侵。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吏民皆以爲生事。既而敵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歎伏。

壬子。建房州爲保康軍。以右衛上將軍劉繼元爲節度使。

遼師復自胡谷入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遼師遂卻走。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其閒使爲遼所得。齊賢深憂之。俄而有候至。云美師出幷。行四十里。忽奉密詔。東路之師衂於君子館。幷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於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師遙見火光中有旂幟。意謂幷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禽其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首數百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贇。己未。漢贇以捷音來上。帝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攷異〕李燾曰。漢贇罷在明年八月甲午。宇罷在庚子。今幷書之。

李繼遷乞昏於遼。遼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封義成公主。歸之。

癸丑。遼師拔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陷邢州。丁巳。拔深州。以不卽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時沿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料鄉民爲兵。皆白徒未嘗習戰。故遼師所至長驅。其勢益振。

四年遼統和五年。 春正月乙丑。遼師破束城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招降。不從。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戊寅。遼主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

丙戌。詔釋行營戰敗將士罪。瘞暴骸。死事者廩給其家。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戊子。權罷廣南諸州責鹽。有司奏積鹽可支三十年故也。

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爲武勝軍節度使。徙封南陽國王。甲寅。復改封許王。

三月癸亥朔。遼主幸長春宮。賞

花釣魚以牡丹偏賜近臣歡宴累日　安守忠及李繼遷戰於王亭敗績　夏四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張宏爲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趙昌言充樞密副使上以用兵之際宏循默備位而昌言多上邊事利害故兩換之　遼主如南京丁酉遼主率百僚册上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鹽鐵使臨朐張平卒平初監市木秦隴更立新制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於京師期歲之閒良材山積帝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一艘調三戶守之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平乃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閒爲寇朝廷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說降之領務凡九歲計省官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才數月陝西轉運使李安發其舊爲姦事平憂恚成疾卒帝猶爲輟視朝一日贈右千牛衞上將軍官給葬事　乙未詔諸州署月五日一滌囹圄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己亥幷水陸發運爲一司　帝將大發兵攻遼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爲義軍京東轉運使下邑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臣等頗聞與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鬭遽茲括集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爲盜更須翦除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望嚴敕續遣使臣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募即須少緩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亦上疏言精擇銳旅分戍邊城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況河南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置戎行河北緣邊諸州頗有閑習馳射者或可選置軍中令本處守押城池而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帝然其言詔詢安邊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帝嘉納之　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竝爲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爲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大名人初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效死北邊帝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以報年才四十膂力方壯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於是帝亦欲竝用文武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宣等竝換授焉（考異）李燾曰實錄及開本傳皆云先是五代戰爭方鎭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爲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後圖之不亦晚乎案張景所爲開行狀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開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於將帥耳非爲武臣不曉政事受其弊也實錄既書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今輒用張景行狀及會要刪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敢之氣能幹戎事故換秩決知實錄所稱非當時本意明矣　丙寅遣使市馬於諸路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家官爲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爲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捽下毀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爲邸吏所匿不得通後因

市馬譯者附表以訴帝大怒詔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使亡去帝愈怒命物色捕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鞫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州民聞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　幷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幷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李繼捧泄朝中事於繼遷帝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歸博州　遼主清暑於冰井六月壬辰朔召大臣決庶政秋七月戊辰尼喇部節度使薩噶哩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遼主出獵於平地松林　詔以內客省使廳事置三班院初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別置三班院領之〔攷異〕李燾曰太平興國六年初有點檢三班公事之名今始正名曰三班院耳諸書或云太平興國中已置三班院者皆誤職官志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真宗實錄亦於三年六月乃書名三班曰三班院今不取　八月乙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竝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卽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　己酉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帝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又聞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爲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反覆陳之帝益喜賜昺器幣　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九月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帝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帝悅益重焉〔攷異〕錫所稱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之語乃見於睦州所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光記聞則云錫從容面奏豈錫後更引此語以諫太宗乎今兩存之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命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儀注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丙戌遼主如南京是冬止焉　冬十月壬子左僕射致仕沈倫卒諡恭惠　十一月庚辰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懋其官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奉錢給宅物以八分爲十者自今給以實數　雍熙初貢舉人集闕下者殆逾萬計禮部攷合格奏名尚不減千人帝自旦及夕臨軒閱試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十二月庚寅朔乃詔自今歲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升殿慰撫普見帝感咽帝亦爲動容開封尹陳王元僖因上疏言普開國舊老厚重有謀願陛下復委以政事帝嘉納之〔攷異〕長編引普附傳云上親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諫因求入朝案十事乃普引以諫伐幽州與籍田不相關附傳誤矣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遼人將入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閒連受八十餘諜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遼人必不至既而果諜者之妄時帝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遼必不至之狀帝乃止有白萬德者眞定人爲遼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卽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谿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開始至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

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與爲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詔賜開錢三十萬。

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今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致斃秏。今乃禁及蠶事，甚無謂也。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籍田，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帝覽之，遂寢原蠶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四 起著雍困敦正月，盡屠維赤奮若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元年遼統和六年。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羣臣詣閤拜表稱賀。　庚申，遼主如華林天柱。　丙寅，以大理評事鉅野王禹偁為右拾遺，華陽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命以文犀帶寵之。禹偁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乙亥，饗先農於東郊，以后稷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奏禮畢，帝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賜爵一級。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　乙酉，禁用酷刑。　帝以補闕拾遺多循默不修職業，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庚子，以李昉為尚書右僕射，罷政事。先是有傭書人翟潁者，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潁上之，且改潁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于是擊登聞鼓，訟昉身任元宰，屬北方多警，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帝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至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相，且令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勞逸為辭，庶幾得體。帝然之。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卻，已而擢用，或不足用，輒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攷異〕唐制以中書門下為政本，凡由它官入相者，必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若官至侍中、中書令，則為真相，不復稱平章事。五代及宋初猶然。普以乾德二年入相，稱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再相，官司徒兼侍中，即不稱平章事，用唐制也。是年以太保兼侍中三入相，結銜仍稱平章事，嗣後遂以為例，雖侍中、中書令，不加平章事，皆使相，非真相矣。此于典故攸關，薛王兩通鑑輒有刪省，今為正之。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弭愛憎，軍國何憂不治。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開封尹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進封襄王，冀王元份進封越王。帝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生長深宮，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閔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慎勿恣其喜怒。朕每禮接羣臣，以求啓沃，汝等當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令終。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錢俶改封鄧王。　甲辰，置建寧軍於建州。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又請對，具陳所以。帝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德驤固請不已。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遼南京副

部署奚王籌寧怙權擅無罪人李浩至死有司議貴請貸籌寧罪令出錢贍浩家從之

甲寅遼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景致仕景事穆宗數進讜言景宗亦獎其忠實子孫貴顯于遼

是月以李繼捧爲感德軍節度使

三月甲子下詔申警官吏求直言

帝嘗謂戶部使李維清曰朕讀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至云太息痛哭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眞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若于言事中理者賜以獎擢卽不知忌諱者亦與優容則賈誼之流復出矣

樞密副使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翟馬周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每排毀時政上書自薦及歷舉所善十數人皆公輔器昌言內爲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皆旦所爲也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廉得其事白帝捕馬周繫獄窮治之具伏帝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爲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輿復州團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顥虢州司戶參軍〔攷異〕東都事略作乙丑趙昌言貶今從宋史作甲戌

帝待昌言厚垂欲相之會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昌言既貶官普又請行後命帝不許乃止普始爲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卻普謂其慢己故與旦顥皆被重譴

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聞於帝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陳州團練使遂恣橫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至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事盡於帝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使殿中丞竇諲復告其不遜之狀又京西轉運使宋沆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帝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戮於商州既而復遣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攷異〕東都事略作乙亥誅侯莫陳利用於商州宋史作乙亥坐不法配商州禁錮尋賜死與長編同今從之

夏四月乙未遼主如南京丁酉韓德讓從太后觀擊鞠瑚哩實突德讓墜馬太后怒立命斬之

加靜海節度使黎桓檢校太尉

五月辛酉置祕閣於崇文院分三館書萬餘卷實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等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癸亥遼南府宰相耶律沙卒沙數將兵太后嘗召賜几杖以優其老至是卒

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冒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爲感德節度卽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賜國姓

改名保忠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等並賜之壬午
保忠辭之鎮錫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
送之及還保忠以土物爲贐杲拒而不納帝知之賜
白金百兩　閏月己丑以襄州衙內都虞候趙承煦
爲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爲求官帝
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
逾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各
勉勵勿重吾過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
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例（攷異）
趙普戒子弟語據太宗御製趙普神道碑酌書之又富弼撰呂蒙正神道碑云長子從簡以蒙正懇辭授將作監丞今從長編　丙
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七人爵爲公士秦漢以後不
復賜民爵自籍田禮成始復賜焉　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
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帝意其
遺才壬寅覆試下第人于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
下及諸科凡七百人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親選貢
士人無棄材卿與呂蒙正等曩者頗爲大臣所沮非
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舊制鎖院給左藏庫
十萬以資費用是歲詔改支尚書祠部錢仍倍其數
先是開封府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
以府事緐劇始別敕朝臣主之定名訖送府發解如
式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
訴於帝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帝
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
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論罰如式　六月丙辰
朔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以謀反伏誅　復以湖

南爲武安軍節度　帝既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
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
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上覆試詩賦又得進士
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　秋
七月戊戌帝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
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頤養俟稍涼乃赴中書視
事　丙午除西川諸州鹽禁　八月甲子以宣徽南
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　戊寅武勝節度使
鄧王錢俶卒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
使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
年爲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覺爲
別坐從臣皆列坐覺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
甚悅特賜帛百匹　丁酉遼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
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是月鳳皇見廣州
清遠縣合歡樹樹下生芝三本　九月乙酉朔以李
繼隆爲定州都部署　簽署樞密院事楊守一卒守
一本晉邸涓人無宅材能以告廷美陰事致位通顯
贈太尉　丁未祕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
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
爲非禮請舉舊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
帝從之　庚戌遼主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從
乙卯遼師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其衆駙馬蕭勤
德太師蕭達蘭皆中流矢勤德載遼主車中以歸旋
聞南師退遣耶律色珍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
遼師破沙堆驛庚午以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

行軍參謀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爲用請放還遼主不允辛巳奚王籌寧敗南師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定州守將李興擊之爲耶律休格所敗
帝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游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詔天下勿復來獻
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卽若水帝爲改名焉
十一月甲申朔遼主令諸軍備攻具庚寅自將攻長城口四面齊進將士潰圍南走耶律色珍招之不降遼主與韓德讓邀擊之斬獲殆盡甲午拔滿城戊戌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寨遼師至唐河北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敵騎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翦滅令長驅深入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忼慨衆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閒不卽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遼師果至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爲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悅繼隆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摧鋒先入遼師大潰追擊至曹河捷聞降璽書褒荅賜予甚厚〔攷異〕唐河之敗遼史不書當時但誇張克敵諱言敗也今從太平治迹通類書之此役乃李繼隆之功而宋會要以爲郭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戰宋史本紀亦作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今從長編

十二月辛未以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也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啗邊人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邊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齅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量國家所市邊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支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邊地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卽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閒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閒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帝覽而嘉之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竊聞省中上言欲于三司之中復置判官十二員兼領其職各司其局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蠹弊相沿

爲日久矣以臣管窺莫若復尙書都省故事其尙書丞郞正郞員外郞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若復于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

是歲少府監上言本監配役人郭晁等皆任京朝官會赦請敍用帝曰此皆贓賄止可免其居作不可復齒朝行

遼初置貢舉放高第一人

二年（遼統和七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羣臣各陳備邊之策

是日遼主諭諸軍趨易州癸卯攻城滿城出師來援爲遼鐵林軍擊退指揮使被擒者五人甲辰遼師齊進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偓壽先登易州遂破刺史劉墀降於遼守陴將士南走遼主帥師邀之無得免者卽以馬質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於燕京授偓壽高州刺史乙巳遼主登易州五花樓撫諭士庶（〔考異〕易州之破宋史不書蓋諱言敗也長編亦不載今從遼史）

戶部郞中張洎奏曰自幽薊用兵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故也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以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亙萬里天地所以限中外也今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御之道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略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及

敵騎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嘗以一邑之衆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鎭各統十萬之衆鼎踞而守仍環舊城廣刱新寨俾士馬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爲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屛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鎭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制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敵騎既還箭如山積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還移部隊萬口傳呼囂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攸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軍政如此孰救敗亡軍志曰凡出師臨陳一夫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穰苴戮莊賈魏絳戮揚干諸葛亮誅馬謖李光弼斬崔衆咸

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將以下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衆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者未之有也又沿邊郡縣久被焚掠臣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直俟事寧之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豪芒且以沮敵人誘掖之謀慰甿庶綏懷之望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私怒而傷公義今兵連禍結當以權濟用請陛下且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彼若歸仁悔過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寓縣固邦家之望也脫若敵人無厭貪殘是務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寔在彼我又何咎臣知天下閨閫婦女亦當爲陛下荷戈執戟效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　右正言直史館王禹偁奏曰備邊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二曰偵邏邊事能用小臣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無愛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遼民哀苦而不盡言誠用老臣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温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指厚利啗其部長以離其心四曰邊人自相攻擊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宜敕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掎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契丹懼而北保矣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誠宜收復而邊民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有得一級者賜之帛得一馬者還其價得部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在內者在省官吏愼選舉信用大臣禁止游惰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矣若軍運勞於外游惰秏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內也惟陛下熟計之帝覽奏深加歎賞宰相趙普尤器之　知制誥田錫奏曰今之禦敵無先於選將帥旣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矣昔趙充國漢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未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弁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劉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語云偏信生姦獨任成亂利用令圖等旣誤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此二人者復誤陛下機宜於後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契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與之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

閑諜若行，則契丹自亂，契丹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閑破突厥，心腹之人，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軍士，儲備糧草，亦宜鎮靜，勿使喧煩。臣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閑，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欲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道。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漕運也。昔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實無其人，將帥非才，即無威名，何以使敵人望風而懼。以臣所見，小事不勞陛下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攷異）田錫咸平集此疏不繫年月，又張洎傳、王禹偁傳俱作端拱初上疏，今從長編，俱繫於二年正月。

改軍頭司爲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爲御前忠佐引見司。

二月，壬子朔，命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以陳恕等爲營田使。

下詔罪己。

遼主御元和殿受百官賀，以元日在營中，至是戰捷還南京，補行禮。

癸丑，詔平塞、天威、平定、威鹵、靜戎、保塞、寧邊等軍，祁、易、保定、鎮、邢、趙等州民，除雍熙四年正月丙戌詔給復外，更給復二年，霸、代、洛、雄、莫、深等州，平魯、背嵐軍，更給復一年。

乙卯，遼大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甲子，遼主命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得相從。

丙寅，遼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政。

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是月，作方田。

三月，親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閬中陳堯叟以下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博平孫奭等四百五十人，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臣皆預，賜堯叟等箴一首。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中選，既覆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授校書郎，令于三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既而帝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禁吏人應舉。時有進士十七人挈家歸於遼，遼主命有司攷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

丁亥，遼命知易州趙質收戰亡士卒骸骨，築京觀。

戊子，賜裕悅（舊作于越，今改）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太后賜物甚厚。遼制，惟帝及太后行再生禮，休格得行之，異數也。

己丑，遼免雲州逋賦。

丙申，遼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是春，遼主駐延芳淀。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五 起屠維赤奮若四月。盡重光單閼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二年 遼統和七年。 夏四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昔李悝有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士工商也。今都下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而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庾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竊計運米一斛。費不啻三百錢。侵耗損折。復在其外。而輓船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糧之來也至重至艱。而官之給也至輕至易。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臣案諸軍傔人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三十。卽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直。而官始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卽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湖之運亦漸可省也。帝覽奏嘉之。

遼主好擊毬。嘗與大臣分朋擊鞠。諫議大夫馬得臣上疏諫曰。臣幸列侍從。得侍聖讀。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輓輦至內殿。明皇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向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字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繼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明皇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爲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實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爲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憂虞。三不宜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疏奏。遼主嘉歎良久。未幾。得臣卒。贈太子少保。優恤之。

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帝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所原減。卽命起居舍人宋維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案決刑獄。是夕大雨。帝因謂侍臣曰。爲君當如此。勤政卽能感召天和。如後唐莊宗畋遊經旬。大傷苗稼。及還。乃降敕蠲放租稅。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惑音樂。樂籍中獲典郡者數人。帝曰。人君節儉爲宗。仁恕爲念。朕在南府。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也。

六月辛酉。遼以燕樂密雲二縣給民種租。免賦役十年。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帝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

推官帝曰此官豈所以待準邪復請用爲樞密直學士帝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嘗手植雙柏於庭其後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

以考功員外郎雲中畢士安知制誥士安先爲越王府記室參軍宮中謂之畢校書時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帝嘉之遂有是擢越王元份請留府邸不許

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國家山河至廣文軌雖同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材去年北師入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贊之功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于獻替之時稍存緘默寧濟急須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弗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免貽衆怒復以劄子言齊賢德義素爲鄉里所推中外卿士無出其右臣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朝行夕死是所甘心帝納其言故有是命〔攷異〕東都事略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宋史作甲申今從宋史又長編載齊賢復召由於趙普之薦謂據趙普疏議今附書之

以鹽鐵使張遜爲僉署樞密院事

戊子有彗出東井凡三十日帝避正殿減常膳司天言妖星爲滅遼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嘉納之

威魯軍糧餽不繼遼人欲窺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軍糧數千乘遼裕悅耶律休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邀北面緣邊都巡檢浚儀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之休格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彼視我猶魚肉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於我我輩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甲銜枚襲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敗猶不失忠義豈能泯然爲北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陳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既食將進戰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其大將一人衆遂驚亂休格食未竟棄匕箸走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遼師望見大軍遂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攷異〕宋史太宗本紀在辛丑日　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遼人戰于曹河之斜邨斬其帥大盈等遼人自是數年不大舉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史巡檢如故〔攷異〕遼史七月癸巳遣兵南征以後不言勝負蓋是役實以敗歸遼史爲之諱也契丹國志云契丹攻威魯軍爲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閒爲得其實

初命李繼隆等發兵護送威魯軍饋餉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城聚衆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邊騎之侵故周城朔方漢取河湟唐築

受降臨涇等城。卽其事也。今威魯軍等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之士。不滿萬人。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今敵兵入境。阻絕糧道。而王師遽出。三鎭之衆。冒炎酷。陟郊坰。充防護軍儲之役。本無鬭心。以援送怠隋之師。當北敵輕揚之騎。且行且戰。必貽敗衄。一軍小卻。衆或隨之。則威魯等軍。望風而自下矣。安危事勢。昭然可觀。宜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保全士旅。拔壘而旋。如是則三鎭之衆出。旣有名。威魯等軍免覆亡之禍矣。方今河朔未寧。控禦之方。宜舉其要。臣以爲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廢罷。旣省供給。又免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鎭。甲兵旣聚。士馬自彊。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然。豈可同年而語也。

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沒。

先是帝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備極巧麗。知制誥田錫上疏云。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庚午。遼放進士高正等二人。

九月戊子。以知制誥王化基權御史中丞。帝嘗召至便殿。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樹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榦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鄙。何患乎不安。帝然其言。詔今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屬。三歲遷其秩。

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爲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命膳部員外郎范正辭等。掌其出納。每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旱罷。

〔攷異〕李燾曰。塞下納芻糧。京師納粟。皆謂之折中。其實兩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旣罷。行京師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旱罷。實錄與范正辭傳幷兩事爲一事。故載其行罷輒差謬。取本志刪修。庶不失實。一云淳化二年五月復置折博倉。卽此折中倉也。

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帝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言自星變以來。久愆雨雪。朕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時普被疾請告。卽以授呂蒙正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臣等調爕無狀。乞依漢制策免。帝慰勉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衞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但以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爲福。惟聖人行之。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緣皇帝每御前殿。樞密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無由聞知。慮成漏略。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鈔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樞密院時政記蓋始此。

十一月辛丑。鎭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卒。守文沈靜有謀。自曹彬等敗。契丹乘勝深入。命守文鎭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旣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武夫悍卒。咸爲流涕。帝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惜良久。卽賜其家錢五百萬。仍錄其子。

十二月庚申。詔省尊號。只稱皇帝。趙普呂蒙正固請復舊。帝不許。戊辰。羣臣上法天崇道文武

六字詔去文武餘從之　自秋徂冬不雨知誥制田錫上言此寔陰陽不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遼統和八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己卯改乾明節爲壽寧節

太保兼侍中趙普病篤三上表致政戊子以普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遼主命決滯獄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諸州漁禁　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　登州饑詔賑之　三月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競（〔考異〕長編作兢今從通鑑後編）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閒政事多決于王沔沔敏辨善敷奏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臣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丁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帝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卽召見擢太子中允至是父子又同日面賜章服　乙酉遼城杏堝以所俘邊民實之　是月夏州敗李繼遷　夏四月丙午朔遼嚴州刺史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　庚午遼以歲旱賑諸部饑五月庚寅女真宰相阿哈貢於遼封順化王　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陛辭日帝必諭之曰無滋蔓無留滯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五月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以宅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通元寶（〔考異〕案宋初鑄宋通元寶錢蓋承五代周通元寶錢之例長編作宋元通寶乃傳寫誤倒而文獻通考沿之今據歐陽修歸田錄趙葵行營雜錄王觀國學林新編葉大慶考古質疑各書改正）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其文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丙申遼括民田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秋七月庚辰遼改南京熊軍爲神軍遼人謀南侵使詣北岳廟卜之神不許遼人怒縱火焚廟而去　丁酉以御製詩文藏於祕閣　是月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邱酸棗鄢陵旱賜今年田租之半開封特給復一年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八月癸卯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帝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翼日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藏御製詩文於祕閣又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迹數歲之閒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幷內出古畫墨迹一百十四軸悉藏祕閣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帝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帝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細條內服爲絁絹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祕

閣自捌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爲永式帝可其奏列祕閣次於三館　己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月乙亥北女真四部請附於遼　戊寅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劍南見川峽富人多召贅壻與所生子齒死則分其財故貧人多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河南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若水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俸贖銅耳已而奏案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玫掠自誣服獄具上州官審覆皆以爲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密使人訪女奴得之引以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知州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帝亦聞其名會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匹米五十石丙寅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二十匹米二十石元振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爲衣爲政簡易民甚便之秩滿遷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益恭初爲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不得發益恭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至是采訪使各言其狀故有是賜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高麗金行成疾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臥內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爲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恩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敏宗約皆幼家素貧無宅親可倚行委溝壑旣死其妻誓不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爲太廟齋郎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旣可其奏旨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館歙人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丑詔從泌請遂著爲定制中外所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爲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帝一日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爲誰左右以濟對帝遂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濟廉得立斬之馳奏其事帝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獎焉　庚戌遼封李繼遷爲夏國王　遼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室昉請致政遼主命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　是歲遼放進士鄭雲從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九年）　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趙保忠于夏州　遼禁私度僧尼先是晉國公主建佛寺於南京遼主許賜額室昉奏曰詔書悉罷

無名寺院今以公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
熾遼主從之乙酉置內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
承旨爲三班奉職遼室昉等進實錄二十卷遼主
手詔褒之加昉政事令賜帛六百匹戊子遼選南
侵降卒五百人爲宣力軍辛卯遼免三京諸道租
仍罷括田二月丁未遼以涿州刺史耶律旺陸爲
特里袞帝修正殿頗施采繪左正言謝泌上疏諫
癸丑命悉去采繪塗以赭堊監察御史祖吉坐知
晉州日爲姦贓棄市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
下邳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
下有方略爲政簡易在雄州五年境內寧謐百姓遮
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諸子
常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以僦舍自庇
汝曹既無尺寸功豈可營居第爲自安計乎卒不許
歿後帝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
焉三司嘗建議劍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
傳案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
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帝深然其
言因留不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竊見陛下天慈優
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有煩勞至于有司職
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寔
亦輕紊國體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
與之揚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有所
不至豈與校量金穀剖析豪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
涯之細務者可同年語哉帝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
以爲度支判官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鄭文
寶爲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文寶誘豪
民出粟三萬斛活饑者八萬六千餘人壬申遼遣
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
人張翰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庚辰以
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
軍校謀變衷甲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
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擒之可也人服其量己
丑詔京城無賴輩蒱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
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
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領差遣院李沆
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三月庚
子朔遼賑室韋烏古諸部饑戊申遼復令庫部員外
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州
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遼主如南京乙
丑辛仲甫罷參知政事己巳帝以歲旱蝗詔呂蒙
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
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
卿等共焚朕以荅天譴蒙正等皇恐謝罪匿詔書翼
日而雨蝗盡死先是帝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
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如影響大旱之
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
萬計吉既大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
弟止杖於私堂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
之咎殆不虛發也帝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是月
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敕三十卷夏四

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僉署樞密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爲樞密副使張宏罷爲吏部侍郎宏性懦謹無它策居內庭見胥吏必先勞揖性吝嗇好聚畜不爲時所重仲舒河南人也　初王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協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副使參知政事陳恕莞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忤于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不自安慮官屬有以中書舊事告二人者己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院使並須朝罷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延接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卽白帝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謝泌上言伏覩明詔不許兩府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國祚衰季彊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爲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執政大臣爲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體妄率胷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帝覽奏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

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　乙巳復置折博倉

左正言謝泌數論時政得失帝嘉其忠藎丙辰擢右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帝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莫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謚武惠　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壞連隄浸民田帝昧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于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捧承步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昧而隄岸屹立水勢遂定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亡匿不敢出帝特赦其罪　是月遼南京霖雨傷稼　秋七月癸卯遼通括戶口

乙巳遼詔諸道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于王事者官其子孫　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沖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帝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八月乙卯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楚邱李昌齡知院事兼理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卽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丁亥幷州言契丹四百餘口內附帝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六 起重光單閼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二年 遼統和九年 九月己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中樊
知古累任轉運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
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帝每言及計司事有
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
遂自解帝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帝怒
恕泄禁中語且疾知古輕脫并知古皆罷之沔以弟
淮故數爲樞密副使寇準所詆帝亦寤沔任數好詐
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帝涕泣不願
離左右未幾鬚鬢盡白 帝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
儲貳事朕以諸子沖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
擇良善之士至于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
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
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至是左正言宋沆等五人
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太子詞意狂率帝怒甚
將加竄殛而沆又宰相呂蒙正妻族蒙正所擢用己
亥制詞并責蒙正罷爲吏部尚書初溫仲舒與蒙正
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
除籍爲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
遂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
醜之 以左僕射李昉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
爲吏部侍郎並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
並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帝
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
中俱蒙大用帝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
如是眞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化基嘗慕
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復尚書
省曰三司吏額乃近代權制皆州郡官司吏局之名
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試設六尚書分掌其
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
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句押前後行爲都事主事
令史廢句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
右司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
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
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賢則舉主同賞否則舉
主同坐其三懲貪吏曰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弊望
令諸路轉運使副兼采訪之名令覺察部內州府軍
監長吏其四省宂官曰臣昨任揚州職官時見添置
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恐天下諸
州類此或皆是廉白止傷公府之費苟其爲貪婪則
取於民閑者又加倍焉得不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
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亦乞
令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授
以遠地親民之官用情自任恃遠縱殘小民罹殃卒
莫上訴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爲長
吏書奏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

為宜州團練副使癸卯王顯罷甲辰以樞密副使
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
自此始初宋沆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
世則洪湛共伏閤請立皇太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黃
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容州拯河陽
人也己酉遼主駐廟城南京地震帝聞殿中丞
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
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竝命為史
館檢討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
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御筆批云詩意美卿居清
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帝復以真草行三
體書其詩刻以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
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榜之于廳額帝曰此永為翰
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帝
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窻
格引燭入照之窻格上有火然處後不更易以為玉
堂盛事左諫議大夫韓丕沖澹自處不奔競於名
宦帝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
是月趙保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
曰李繼捧（攷異）李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桱通鑑續編載之案遼史聖宗本紀統和九年冬十月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是知宋史之疏漏多矣今從遼
史十一月丙申朔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
官兩人次對閤門受其章（攷異）李燾曰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停五日轉對皇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勵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案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若水攷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工部尚書竇儀待制太常卿邊光範次對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文隸待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朔又書御殿入閤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卻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今若水誤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
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
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冑子此風化之本帝顧謂
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士出理州郡非其所
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矣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
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
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不敢失墜
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
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功員
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
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帝曰
極知洎文學資任不減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
退帝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刱禮容不備于是命
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丙
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
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
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
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
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朝在唐為正衙凡朔望
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
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
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
殿也昔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
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治紫微黃屋至尊

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觀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刱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人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以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卽是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臨朝太數視政過繁望依唐時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及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癸未保康軍節度使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會韓丕畢士安李至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幷三體詩書石帝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紀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頌美易簡悉以奏御　先是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誼詬懷甓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宅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帝問何官騶道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月遼始聞李繼遷內附使其招討使韓德威往諭之　女真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下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路於是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不爲出師其後遂歸於遼〔考異〕女真請宋攻遼長編不繫月契丹國志作十二月今從之　是歲遼放進士石用中一人

三年（遼統和十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羣臣上壽用雅樂宮縣登歌　丁酉遼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器玩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爲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爲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

任未爲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杭州掌庾吏葉彥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倣日官倉米八十四萬餘石鹽五萬餘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帝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爲天下主財耳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爲心無事剗削致害民而傷和氣　遼招討使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壬午遼免雲州租　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爲太師封魏國公　戊戌覆試合格進士帝納將作監丞莆田陳靖疏始令糊名考校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禮記儒行篇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是科內出巵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而會稽錢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黜之戊午以高麗賓貢進士四十人並爲祕書郎遣還　詔有司詳定稱法別爲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律吏因爲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甚衆又守藏吏更代校計爭訟動涉數歲及是監內藏庫宦者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外咸以爲便　鹽鐵判官左司諫安陽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四月蓋誤涵詩四之日爲今四月也祕書監李至請改之　夏四月丁丑詔江南兩浙荊湖吏民之配嶺南者還本郡禁錮　癸未帝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庚寅遼主命羣臣較射五月癸巳遼以朔州流民失所給復三年　己酉帝以時雨久愆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案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帝曰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肎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等上表待罪帝曰朕中心苟有所懷卽言之既言卽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帝謂宰相曰此蟲必害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對曰此蟲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聖心憂念黎庶固當感通天地是夕大雨蝗盡殪〔考異〕李燾曰寶訓載聖語于二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也今從寶錄寶訓稱呂蒙正而二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京畿大穰　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俟歲饑卽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秋七月壬辰朔置三司都句院命右諫議大夫張佖判之　乙巳太師趙普卒己酉帝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向與朕嘗有不足衆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效眞社稷臣也因出涕左右皆感動廢朝五日遣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贈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諡忠獻帝撰神道碑親八分書以賜焉初普從

太祖于側微既貴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論語讀之竟日及臨政處決如流普事兩朝出入三十餘年剛毅果斷能以天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未有其比然性深沈有岸谷而多忌克廷美德昭之死與有力焉君子惜之〔攷異〕長編云普遣親吏詣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寃累耳蓋指涪陵事也吏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與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嚴冬友引類纂諸書載普撰青詞明己無罪爲風捲去達於御前洪稚存謂太宗碑文所云災眚隱指此事余謂諸說究屬傳聞碑文指災異耳今略之　八月壬戌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各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　壬申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文與其母偕隱谷中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性嗜酒嘗種秫自釀因號雲溪醉侯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毋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硏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　戊子詔杭州民欠錢傚日息錢六萬八千餘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帝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剩埽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　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攷異〕宋史作乙卯今從長編帝曰但時和年豐百姓阜康朕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宴飲旣罷又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帝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冬十月辛酉朔折御卿進白花鷹放之詔勿復獻　癸亥祕書監李至言願以帝草書千字文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理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爲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　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殽莫能甄別壬午命王沔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張宏高象先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魏廷式與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廬中覺有疾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帝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帝哭之慟追贈太子謚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案禮於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請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舊罪發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帝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及沔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細碎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固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舁歸第卒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

失帝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有言元偓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偓不知為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偓因誤食宅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帝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偓左右親吏繫獄令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聖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啓丕圖躬臨大寶以聖授聖傳于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　十二月遼遣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高麗王王治初不設備既乃以侍中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為中軍使門下侍郎崔亮為下軍使軍於北界旋聞遼師攻蓬山郡獲先鋒軍使尹庶顏等高麗兵不得進

四年（遼統和十一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帝曰朕愛惜金帛正備賞賜耳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遼蕭恆德移檄高麗責令降款國王王治數遣使不得要領徐熙請往奉書如遼營使譯者問相見禮恆德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持不可恆德乃許升堂行禮恆德曰新羅及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國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是以來討今能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以無事熙曰我國即高句麗之舊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據其間道路梗澀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故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貢恆德以其語聞遼主許罷兵王治大喜即遣其侍中朴良柔為禮幣使奉表請罪遼主命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考異）遼以地賜高麗後編併書於前年今從遼史兼取東國通鑑附書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作二月疑傳寫之誤今從事略　戊戌詔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　癸亥廢沿江榷貨八務聽商人買販　乙丑加高麗國王王治檢校太師以高麗遣使入貢也又封靜海軍節度使黎桓為交阯郡王　帝以江淮浙陝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己卯遣工部郎中韓援考功員外郎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俾招集流亡導揚壅遏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罷輭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蜀土富饒孟氏割據府庫益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儲悉歸內府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進上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析及秋

豪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
者復糴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衆
起而爲亂，謂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
多來附者，遂攻掠卭蜀諸縣。是月，寇彭山縣，令齊元
振率兵拒之，爲小波所殺。初，祕書丞張樞使蜀，奏官
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元振清白彊幹。朝
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既受詔，益恣橫，受賕得
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之，散其金帛。
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猒也。賊黨由
是愈熾。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
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費用浸多。帝孜
孜庶務，動以愛民惜費爲本。戊子，有司言油衣帟幕
破損者數萬段，欲毁棄之，帝令煑浣染以雜色，制爲
旗幟數千。　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
革殘稅。帝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爲復有理納？觀
曰：細民姦猾，多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
下者尚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惜。
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卻，亦不恨也。今城郭并兼
之家朘削貧民，豪猾之徒隱漏租賦，此甚弊事。安得
良吏規制，稱朕之意乎。　初，何承矩至雄州，即建屯
田之議，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
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
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
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三月壬子，以承矩爲制置
河北緣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雄莫霸
諸州平戎破虜順安諸軍戍卒萬八千人給其役，興

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河北霜早，初年稻不
成。懋乃取江東早稻種，七月熟者，課令種之。是年八
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者頗衆，武臣亦恥於
營葺佃作。既而種稻不熟，羣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
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葦蒲
蠃蛤之饒，民賴其利。〔攷異〕李燾曰：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爲制置使，懋爲判官。案上得懋書，又令承矩案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並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詔權停貢舉。　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
興軍節度使。帝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
宿將，宣力於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帝在
藩邸，愛重進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
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不知
有晉王。卒不受。帝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焉。　詔大
理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夏四月己卯，命諸司奉行公事，不得輒稱聖旨。　五
月壬寅，帝謂宰相李昉等曰：朕觀在位之人，未進用
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爲循默，曾不爲朕言
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道，當如是邪？昉等
惶懼拜伏。帝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
耳。　丙午，張洎赴翰林，帝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
貴重，非它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爲之。　丁未，廢京朝
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
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又以
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王旦
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
歷任有殿累者，考課院主之。旦，祐子也。　戊申，詔罷

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
官三員從殿中丞馬應昌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
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盧之翰建議以潩水泛溢侵
許州民田請自長葛縣開水河導潩水分流二十里
合於惠民河至是役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爲
陝西轉運使（考異）李燾曰本志在淳化二年今從本傳因遷官乃書之　六月戊午朔
詔中丞以下皆親臨鞫獄　丙寅吏部侍郎平章事
張齊賢罷爲尚書左丞先是殿中丞朱貽業參政李
沆之姻也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庾延德託貽
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
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
貽業皆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爲證乃自引咎遂
至罷相物論美之（考異）案宋史當時有兩王延德一爲東明人一爲大名人皆以事晉邸進而大名之延
德嘗以罪貶秩或卽坐此事長編不著其里居今亦闕之　壬申知樞密院事張遜貶右
領軍衞將軍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
協數爭事帝前帝將罷之一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
中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王賓與
遜相厚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其事準自辨云實與
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
厲因互發其私帝怒故貶遜而罷準　以涪州觀察
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
劉昌言同知院事呂端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
爲時望所歸或短之於帝前且言其辭語難曉帝曰
惟朕能曉之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
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準
故事封駁以聞從左諫議大夫魏羽請也　先是帝

急召廣南轉運使開封向敏中歸闕權工部郎中一
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
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秋
七月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視章奏
案牘以稽出入　己酉竝命爲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
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帝謂宰相曰程疏
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
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必不學秦皇漢武
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
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
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
妄言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　遼境
自夏末大雨至是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
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　是月置諸路茶鹽
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同宋史
書之　帝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
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帝覽賦嘉賞手詔褒之它
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敧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
不識其名及晚朝帝曰卿所玩得非敧器邪易簡曰
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卽取至便坐帝親較試再三嗟
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滿則覆物
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萬世基業
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
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
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
緣而爲姦禁中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

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具言其事請別置局命官專校其簿籍以防壅遏帝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句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帝即詔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一應詔敕竝令向敏中張詠詳酌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爲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爲言帝改容勞之　是秋久雨不止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往來浮罌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頴宋亳閒盜賊羣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七（起昭陽大荒落十月盡閼逢敦牂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四年（遼統和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朔遼主如蒲瑰坂

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帝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帝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芻茭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塡之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帝聞而嘉之壬戌降璽書奬諭 詔罷諸路提點刑獄司歸其事於轉運司 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蘇易簡請也 庚午從判三司魏羽言始分天下州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京西爲右計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翰林學士張洎草制言昉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宜加黜削以儆具臣帝不從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深辜物望責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爲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帝曰紳洛中豪家安肯求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帝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爲相帝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以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寵遇絕倫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參政等帝意欲遵舊制且俟稔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亟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嘗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帝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直學士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鎔等入對帝曰昉黃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卿等宜各勠力以副超擢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爲樂也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復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丁丑以知大名府趙昌言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命乘疾置以入即赴

中書視事。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廄馬。分布外郡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邊。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壻也。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癸未。命爲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乃復令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人。帝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辭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東士人中之冠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爲先。苟空恃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正爲其無德耳。　京畿民有擊登聞鼓訴失豭豚者。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細事亦爲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攷異〕王得臣麈史誤以此事爲太祖朝。非是。今從長編。　閏月己亥。帝謂輔臣曰。朕聞孟昶在蜀。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優游不斷。每有大辟。罪人臨刑。必令人偵伺其言。一言稱屈。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閱不決者。以爲夏禹泣辜。竊效之。而不明古聖之旨。蓋大禹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也。參知政事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聞李煜有國之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廚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恣其安瞑。如犯大辟者。仍令術士燃燈以卜之。苟數日閉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燠。而不願疏放者。帝笑曰。庸暗如此。不亡何待。　己酉。置三司總計度使。以陳恕爲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環州。邊將多爲所敗。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帝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不報。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百年之內。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呂蒙正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用師。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民燼滅盡矣。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身先士卒。終無所濟。蓋治國之道。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帝然之。　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丁卯。宴長春殿以勞之。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從蘇易簡之請。復舊制也。易簡數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帝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帝不復有款接之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　癸酉。罷隴州所獻白鷹。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挐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繫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鉤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源縣玘射中小波額既而玘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衆推其黨李順爲帥〔攷異〕老學菴筆記云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邨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王下令復姓孟案聞見錄亦言孟昶有子今爲孟氏不絕此蜀人懷孟氏舊恩而爲此言至李順稱孟氏孤乃詐稱扶蘇之故智耳今不取 初小波之黨止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張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數萬攻陷蜀邛諸州殺官吏無數 是歲遼放進士石熙載等二人

五年（遼統和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遼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邨遼主命疏舊渠甲寅蠲行在五十里內租戊午免宜州賦調 戊辰上元節帝御樓賜從臣宴語宰相呂蒙正曰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帝嘗論中書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它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書于地曰何太執邪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揖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 初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於帝曰蜀土雖安其民浮竊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爲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爲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李順搆亂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阽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衆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師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 寬饑民罪從蔡州知州張榮等請也凡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爲首者餘悉以減死論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帝聞之大怒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爲都監以討保吉 甲戌帝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

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邊境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彊壯有爲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搶鎩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誠如鷄肋若得出山布陳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劒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竝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守素與臣同看報狀見李繼遷進奉事因謂臣曰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尚存臣自聞此語貯於心以爲此賊不必力除自可計取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伏望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使左右生心蕃戎并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玆小豎弗顧遠圖　遼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辛巳詔除兩京諸州淳化三年逋負　二月甲申朔帝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竝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爲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王杲帥兵趨劒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竝受招安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蜀人不宜復遣入蜀帝益倚信之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劒門劒門疲兵纔數百都監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劒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爲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甲辰以正爲劒州刺史充劒門兵馬部署翰爲昭州刺史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爲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嘆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

此假山皆民稅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之。帝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帝日使醫視疾。逾月不瘳。帝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因命捽之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考異〕李燾曰。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言亦毀山者。眞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爲封兗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爲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眞宗初乃自益改封兗。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太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訐直。蓋眞宗嘗召戒坦。令婉詞。非太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眞宗。疑傳亦以上爲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爲兗王。今改之。

令諸路轉運司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宅郡者。通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　帝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冀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其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高麗始用遼年號。丁巳。遣使告行正朔。乞還俘口。遼主許其贖還。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涴齎詔撫諭之。　大理評事陳舜封父隸教坊爲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擧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捷給。擧止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曰。此眞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爲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爲殿直。　宋亳民市牛江淮閒。未至。帝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以人力運之。不用牛。帝亟令祕書丞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以國子學爲國子監。改講書爲直講。從判學李至請也。

趙保忠聞王師來討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己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怒。立遣中使命李繼隆移兵擊保忠。於是繼隆兵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之。保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幽於別所。丁丑。開門納我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檻車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衆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擧也。延廣等伏其言。〔考異〕李燾曰。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案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爲保吉所襲。乃還光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致鬭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

民之欺奪者，置於法。部族翕然向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開亟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酌填納者，凡四十五萬貫匹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筦榷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翰林學士張洎、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帝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日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愞，逼於權勢，多所回避，甚非直筆。帝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耳。昔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爲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爲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爲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故有是命。

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高文岯爲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初，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文岯擊走之，以綏州內屬，故有是命。〔考異〕稽古錄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將墮其城，遷民於銀綏閒，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蒸土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己酉，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番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丙戌，史館修撰張佖言：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敘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帝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辛卯，遼主如南京。壬辰，遼以樞密直學士劉恕爲南院樞密使。

丙申，以虢州團練使梁勗爲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醵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嘆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勗也。有文詞，太祖嘗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帝，時勗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請以所撰，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帝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且史才甚難。務撫實而去愛憎，乃爲良史也。壬寅，王繼恩言破賊於研口寨，北過青彊嶺，遂平劍州。〔攷異〕李燾曰：案張洎集賜王繼恩詔云：大軍十八日到綿州界，其取劍州必又在此數日前，既無可攷，姑從實錄俟奏到乃書之。今案宋史太宗紀云：四月壬午朔，己亥，王繼恩帥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庚子，復綿州；內殿崇班曹習破賊於老溪，復閬州；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帥兵進擊，復巴州；壬寅，西川行營擊賊于研口寨，破之。與長編略有異同。　先是陳、滑、蔡、潁、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酒多醨薄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帝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己酉，王繼恩言破賊五千衆於柳池驛，峽路行營言賊三千衆攻廣安軍，擊走之。五月甲寅，王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破賊萬餘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克巴州。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攷異〕老學菴筆記云：王師薄城，城且破，李順忽飯僧數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貌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案：劇盜就擒，賊黨多託言不死，其意在煽惑愚民耳。若李順之久而被獲，則城破時之避去，似非託言，但宋史及長編俱不載，在宋史固多脫漏，李燾以蜀人記蜀事，何以不載，豈以傳聞之詞不足信邪？今仍從宋史。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爲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爲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爲掌書記，榷鹽院判官謝濤爲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謀爲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又募彊勇共四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鐘爲箭鏃，伐木爲竿，紉布爲索，守械悉備，遣官請兵於朝。既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爲江水所毀，斌諭民掘塹深丈，引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遣其黨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斌遂突出與賊戰，賊大設梯衝，夜攻城，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卻，復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以待。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殆盡。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自全，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爲它圖邪？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時賊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容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

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帝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雍德州人世卿南劍人 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鬭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神氣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繼恩嫉其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敵遠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復鼓譟以入賊衆敗去帝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時繼恩雖拔成都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江寗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爲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勢攻夔州列陳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帝遣如京使白繼贇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容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壬申右僕射李昉以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丙子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 六月壬午朔白繼贇等捷書聞帝降詔嘉獎秦傳序家寄荆湘閒其子亶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州船覆而死咸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帝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辛卯詔赦李順脅從詿誤 賊攻施州指揮使黃希遜擊走之 戊戌峽西行營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張罕二萬衆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斬甚衆 戊申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爲鎭州都部署 賊攻陵州知州張旦招集民丁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庚戌高麗國王治以遼師侵掠其境遣使來乞師帝以北邊甫寧不可輕動干戈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答治自是高麗朝貢遂絕 是日遼行大明曆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八（起閼逢敦牂七月盡柔兆涒灘六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五年（遼統和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載是月日食今從遼史 賊攻眉州知州李簡等堅守踰月賊引去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同勾當自陝西至益州轉運事廷式嘗入朝奏事帝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而至也帝即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先是遼政事令室昉薦韓德讓自代不許遼主以其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至是病劇辛酉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考異）遼史百官志稱昉為中京留守治大定府錢竹汀謂遼中京大定府本奚王牙帳地統和二十五年始築城稱中京不應此時即有留守當是南京之譌昉本以南京副留守入參政事及統和八年請致政太后令常居南京至是以病劇遣使就第拜留守必是南京非中京也但遼史紀傳及百官志並作中京今姑從其舊而兼采錢說俾後人論定焉 加尚父旋卒輟朝二日贈尚書令（考異）室昉之歿徐氏後編繫于九月今從遼史聖宗紀及室昉傳 以德讓代為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 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因稱之 己卯遼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事 八月庚辰朔遼太后命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 壬午帝謂近臣曰孝者人倫之重古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歿或與敘用意在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與朝集者朕每覩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子孫因父兄亡歿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幷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己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帝悅批紙尾曰朕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翼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帝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己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操行清苦虛己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閒利害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投獻于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乙未遼下詔戒諭中外官吏 丁酉遼主命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 以劍南西川招安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帝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力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宰相等因議別立宣政使名以授之 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驤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

持博局碁枰自隨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餘賊迸伏山谷閒郡縣有復陷者帝屢遣使督戰意頗猒兵會昌言攝祭太廟齋宿中書因召對滋福殿昌言即于帝前指畫攻取之策帝甚喜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帝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略焉 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復雲安軍 李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帝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於是詔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 時京兆劇賊焦四等嘯聚數百人劫掠居民爲三輔害帝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焦四等請罪自歸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爲龍猛軍使 先是有峨嵋賊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于帝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考異〕涑水記聞稱昌言至鳳州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制柄太宗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罷政事知鳳翔寇準參知政事案長編是時準知青州未嘗知鳳翔其知鳳翔乃在真宗初年月不合殆因是年九月準有參政之召故傅會及之耳記聞兼采僧茂貞寇準兩說亦疑而未定之意也準素剛直昌言又無大過不應輒肆讒閒故從長編不著其姓名 帝亟幸北苑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爲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衞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 己未罷諸州榷酤 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於是募人汎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乙丑崇儀副使河南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以方技進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爲觀帝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爲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改封壽王帝謂壽王曰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鎭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于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帝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呂端爲右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丁丑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帝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其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予 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閒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好米數十萬斛軍士驩騰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馬豈能食錢邪詠曰草場焚蕩芻粟取之民閒

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以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等連破賊衆。遂克蜀州。繼恩嘗送賊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爲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詠密戒曰。得卽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敢恨。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攷異〕韓琦作詠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其過。將斬之。吏股栗求活。詠赦之。因令勸繼恩分屯。繼恩卽自分兵屯鄰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且琦載詠在蜀事中。或先後失序。今不取。　募富民出粟濟饑。授爵有差。　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衆遂共斬嶙首以降。

冬十月丙戌。以楊徽之畢士安並爲開封府判官。喬維岳楊礪夏侯嶠並爲推官。徽之等入謝。帝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帝諭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固不爲。又何必如是乎。黃中頓首謝。帝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之榮也。　乙未。楊瓊等復邛州。

乙巳。改青州平盧軍爲鎮海軍。杭州鎮海軍爲寧海軍。　十一月戊申朔。遼命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旋官衛德等六人。　庚戌。帝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服。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帝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于逢迎。帝卒喜之。　遼命郡縣貢明經茂材異等。　甲寅。詔南京決滯獄。　癸亥。賊攻眉州。崇儀使宿翰等擊敗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帝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邪。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帝因言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乃詔宰相呂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帝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帝復召蒙正等謂曰。虞邱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雲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賀日不食。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厭主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

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帝稱善鑑之行帝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至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恩繼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安 戊子高麗進妓樂于遼遼主卻之 庚寅宿翰等引兵趨嘉州僞知州王文操以城降 乙未祕書丞知蒙州張樞坐降賊棄市

辛丑罷總計使三司復置使一員命陳恕等領之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帝嘗題于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時言稱職者以恕爲首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每便殿奏事帝或形詰讓恕斂飭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執前奏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是歲遼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

至道元年遼統和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繫囚蠲諸州逋租 丙辰上清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車駕即日往謁焉 辛酉帝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閒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閒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其事 始命司門員外郎孫蠙爲皇姪皇孫教授故涪陵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癸亥參知政事趙昌言罷爲戶部侍郎知鳳翔府 遼招討使韓德威率數萬騎自振武南侵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親騎邀之大敗其衆于子河汊悉委其輜重而遁捷聞帝謂左右曰契丹輕進易退朕常誡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邀其歸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宮乙丑成賜名曰洞真

初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帝復令贊鉤校三司簿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益橫恣不法 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其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 戊辰以翰林學士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劉昌言罷爲給事中 二月甲申命宰相羣官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帝親批其紙尾曰朕爲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丙午宿翰等至嘉州函賊帥張

餘首送西川行營其黨悉平　令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丁未朔詔以官倉菽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帝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食以芻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等一應公私利害竝許上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己巳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輓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敵也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遼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抱朴母陳氏少通經義以孝睦稱有六子親教以經抱朴及弟抱質竝致通顯至是卒太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遣使賜祭旋詔抱朴起復　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以參知政事呂端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帝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帝常恨任端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奏事帝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端謙讓不敢當［攷異］呂誨補正惠公傳改本史語罕所建明作端笏卻立候顧問蓋飾辭今但用本語　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柴禹錫罷爲鎮寧節度使　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以翰林學士張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林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準年少新進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極口薦洎於帝帝亦欲用洎第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帝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甲申以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乙酉遼師侵雄州知州何承矩擊敗之　戊子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竝得升都堂從呂端之請也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帝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丙申賜布衣潘閬進士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閬狂妄故也　開寶皇后疾甚還於故燕國長公主故第甲辰崩權殯于普濟佛舍謚孝章皇后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　五月帝召三司孔目官李浦等二十七人對于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可行者四十四事遂著于籍　翰林學士王禹

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對賓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帝不悅甲寅坐輕肆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考異）涑水記聞稱王道初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宋史及長編但云禹偁與賓客言是未嘗上章也今從之　禹偁嘗爲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才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卻繼遷五十匹馬顧肎虧價哉　癸亥帝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求得百萬斛斗以救艱危即時朝廷時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望豪髮之惠不可得也　丁卯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國用軍須所費浩瀚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以侵民爲慮皆梲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宏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帝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決斷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　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給其直不願者借本于所在州命吏繕寫仍以舊本還之　李繼遷上表乞禁邊盜掠詔從之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遼以昌平懷柔等縣民請墾荒地著爲業樞密使韓德讓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遼主從之又表奏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真大臣之職優加賜賚　丁亥以張浦爲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丁酉詔許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悉書其數於印紙以俟旌賞　秋七月遼以烏實（舊作兀惹今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遣奚王耶律籌寧東京留守蕭恆德討之　八月乙亥朔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帝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　壬辰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恆大赦天下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元侃爲開封尹改封壽王至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六宮皆前賀帝復出

延準飲極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帝怒而起準攀帝
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
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徵也〔攷異〕三朝聖政錄謂準牽帝請決事乃爲員外郎時蓋誤也今從本傳　遼命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
祀之於是諸州孔子廟及奉聖之黃帝祠儒州之舜
祠並得修繕　癸巳以尚書右丞李至禮部侍郎李
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
拜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帝謂至等曰太子仁孝賢
明正賴卿等輔之以道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順從
也　癸卯禁緣邊諸州民與內屬戎人昏娶　丙午
西南蕃牂牁諸蠻來貢詔封西南蕃主龍漢璿爲歸
化王　丁卯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
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
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
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
庚午皇太子具鹵簿謁太廟五室既而皇太子讓宮
遼稱臣許之　清遠軍言李繼遷入寇率兵擊走之
九月戊午遼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
一區　冬十月乙亥遼詔諸道置義倉每歲秋社民
隨所獲出粟庤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賑民　乙
酉帝出新製琴阮示近臣琴七絃今增爲九曰君臣
文武禮樂正民心阮四絃今增爲五曰金木水火土
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齎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
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初帝欲
增琴阮絃文濟以爲不可增裔以爲增之善及新製
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帝怒面賜裔緋衣文

濟班裔上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文濟終守前說及遣中
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宰相問
曰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帝嘉其有守亦
賜緋衣　戊子烏實請納款于遼遼主詔諭之　十
一月己未帝閱武於便殿衞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
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寰海無事美
材閑出悉在吾彀中矣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
列陳挽彊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帝曰
此殿庭閑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
成列者乎　置轉運司承受公事選朝官及三班爲
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
入奏帝以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此職　召王繼
恩還以峯州團練使上官正右諫議大夫雷有終並
爲西川招安使　高麗連歲貢於遼遼主遣翰林學
士張幹等冊王治爲高麗國王治遣其童子十人往
習契丹語　十二月甲戌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
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　己卯鐵驪貢
鷹馬於遼　庚辰銅渾儀候儀成秋官正韓顯符所
造也詔於司天監築臺置之〔攷異〕李燾曰張思訓及韓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記張思訓所作而顯符所作則略之獨著其候儀法不知何也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遼
諜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
子河汊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
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
受國恩彊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
便死于軍中乃其分耳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
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

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爲一面捍蔽，自子河汊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

戊戌，斬澄州刺史孫贊。帝謂宰相曰：「贊近請往河西效用，及與蕃賊接戰，違主將令，陷卻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似茲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偏裨行伍安敢更不用命也。」

初，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非水旱蠲租，未嘗不及數。是歲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

遼放進士王用極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十四年）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帝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爲南郊圖。

丁巳，遼蠲三京及諸州稅賦。

二月壬申朔，司空致仕李昉卒，贈司徒，謚文正。（〔考異〕謚法有貞字無正字，宋避仁宗嫌名，改貞爲正。如李昉、王旦謚文正，呂端、馬知節謚正惠，高保融謚正懿，皆在真宗以前，當用貞字，史臣避諱追改，非其本例，然相承已久，今亦不復更易，攷古者不可不知也。元明以後，貞正兩字兼用，蓋禮官沿襲之誤，或謂正美于貞，則失之不攷矣。）昉寬厚無城府，與人多恕，在相位雖無赫赫稱，然小心循謹，動持大體，不市恩威。參知政事時，帝一日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無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庚辰，以李昌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卽怨謗無由生矣。」

三月壬寅，高麗國王王治請婚於遼，遼許以東京留守蕭恆德女字之。高麗遣其臣韓彥卿如遼納幣。既而王治殂，遼人還其幣。

甲子，遼命安集朔州流民。

帝初命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夏四月甲戌，以李繼隆爲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

先是遣使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虛己、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曄、知雲安軍薛顏等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道，休寧人，元方之子也。以進士除館陶尉，性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爲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荷之，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餘民皆驚，逋稅立辦。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主簿葉齊。（〔考異〕司馬光日記以查道爲主簿，葉齊爲縣令，今從長編。）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欲當公薦。」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丞、直史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時餘盜何彥忠等集二百餘衆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詿誤邪？」卽微服單馬數僕，不持矢刃，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之，賜詔書獎諭。

己亥，遼主鑿大安山，取劉仁恭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幣充溢。（〔考異〕薛居正舊五代史僭僞傳云：劉仁恭以墐泥爲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卽殺匠人以滅其口。冊府元龜亦云：劉仁恭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墐土爲泥錢，其銅錢峻法賦斂，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是大安山之錢實仁恭所藏也。遼史聖宗紀云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食貨志亦作劉守光，蓋傳聞之誤，今改正。）

乙未，詔：「自今五品以上官任子，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不得濫授攝官。」

五月辛丑朔，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案行管內諸州民田，旱甚者蠲其租。

李繼遷帥萬餘衆寇靈州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閉出兵擊賊卒全其城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帝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災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屠戮因嗟嘆久之辛亥詔輔臣陳靈州事宜帝以靈州孤絕救援不及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端等請共爲一狀張洎越次曰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有所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帝默然壬子洎上疏請棄靈州帝初亦有此意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卻以付洎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帝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謂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 己未詔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爲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既而召見赦其罪復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賊黨王鸕鷀復聚集剽略僞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斂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並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令自爲生則不討自平矣帝許之普既還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 是月遼奚王耶律籌寧東京留守蕭恆德等以討烏實不克削官改諸部令袞（國語解云令袞官名）爲節度使 六月庚辰永嘉陳侃事親至孝五世同居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 己丑高麗遣使問遼主起居時遼主避暑于炭山也後以爲常 乙未以秘書丞濟陰任中正爲江南轉運副使初至歲大稔發運使王子輿欲轉羨粟餉京師中正曰今雖有餘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輿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九（起玄黓涒灘七月盡彊圉作噩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至道二年（遼統和十四年）。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都部署。

遼太妃之領兵撫定西邊也，委軍事於招討使蕭達蘭（舊作撻覽今改），達蘭留意人才。時耶律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三邊晏然，惟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糧餉不給，欲茍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荅曰：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卹，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善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舊作休哥今改）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攷異）遼史（耶律昭傳云欲召用以疾辭蕭達蘭傳林牙耶律昭蓋雖辭達蘭之召後仍起用而爲文學侍從官也遼史未詳載又此書不繫年月今附書）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彊榦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爲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借閑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瘠，均配畀之，無煩督課。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五年，閒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帝覽奏，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尋以靖爲勸農使，案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卽敘退之。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準故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堂帖升惟節於拯上，帝切

責拯仍特免勘罷拯憤極言準擅權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數事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胥臆亂經制帝大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罷既而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抗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帝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翼日準猶抱中書簿領論曲直帝益不悅罷知鄧州 是月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番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城周四十五里李軌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汴水決穀熟縣 閏月庚寅詔江浙福建民負人錢沒入男女者還其家敢匿者有罪 九月戊寅右僕射宋琪卒贈司空謚惠安琪素有文學尤通吏術頗知人情僞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容州觀察使丁罕自慶州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族馬驕兵悍來往無定敗則走宅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國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爲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駝路才十里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矣既而與罕兵合行數十日不見賊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賊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既卻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案轡敵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疏屬求蔭補至是始爲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冬十月丙辰遂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 己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永豐監歲增鑄錢數十萬緡 甲子併三司句院爲一工部員外郎袁州劉式專領之帝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副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閑舊有橫賦積逋至多式奏免之然檢校過峻卒爲下吏所訟免官 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

文鎰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但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 甲戌遼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遼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乾州是月回鶻乞婚於遼不許 十二月乙巳禮部侍郎知陳州蘇易簡卒易簡才思敏贍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絶遂參大政性嗜酒帝親書勸酒戒酒二詩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帝聞其死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贈禮部尚書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鈔定州出銀鈔請置官掌其事帝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甲寅遼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亡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 甲子遼招討使蕭達蘭以準布部長阿魯端(舊作阿嚕敦今改)叛而復降桀驁難制誘其黨六十人斬之以獻用耶律昭之言也達蘭封蘭陵郡王兼侍中 遼主如南京以駙馬都尉蕭恆德爲行軍都部署伐富勒莫多部恆德有膽略數從南伐太后多其功征東高麗還賜號啓聖竭力功臣旋以從征烏實恆德利其俘獲倡議深入比還道遠糧竭士馬死傷甚衆削功臣號太后念其舊勞故有是命既而富勒莫多部人戶多歸附恆德還

是歲大有年 遼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三年(遼統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午遼主如延芳淀 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化基寬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于禮者不以介意時邊境多事帝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 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 遼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遼命諸道勸民種樹 乙酉葬孝章皇后於永昌陵 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爲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鑑上疏曰伏見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垂之要地實爲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慮深患宜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己丑遼命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 二月丙申朔遼主如長春宮 靈州行營破李繼遷繼遷遁 戊戌遼以品部多貧民勸富民出錢以贍之 庚子遼徙梁門遂城秦州北平民於內地 辛丑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甲辰除京畿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丙辰遼將韓德威奏破党項捷丁巳遼命品部曠地募民耕種 三月戊辰遼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十年 己卯遼封李繼遷爲西平王 壬午遼免南京逋賦及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 甲申河西党項乞歸附於遼遼太妃旋遣人奏西邊捷由是遼之西路拓地益遠(〔考異〕遼太妃領西北路兵本紀所載甚略疑太妃後以罪死當時沒其戰功耳今據蕭罕嘉努傳存其事蹟) 壬辰帝不視朝癸巳崩

于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令皇太子卽位于柩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考異〕宋史呂端傳內侍王繼恩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不言繼勳與謀今刪去謀立楚王元佐頗閑太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柰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有異議邪后默然太子旣卽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考異〕杜大圭名臣集所載呂正惠公傳本於隆平集不言其鎖王繼恩迎立眞宗諸事長編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書之宋史呂端傳云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而不言其鎖繼恩東都事略云鎖繼恩于閤內使人守之而入與長編同今從之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敘賜緋紫自此始 戊戌始見羣臣于崇政殿西序 遼主命錄囚壬寅發義倉賑南京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改封弟元份雍王元傑兗王元偓封彭城郡王元偁封安定郡王 甲辰以太子賓客李至爲工部尙書李沆爲戶部侍郎並參知政事 丁未中外羣臣進秩一等 己酉遼主如南京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翼日求對懇辭帝曰魏地重寄卿宜亟去贄退帝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帝曰朕初嗣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帝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者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屈于衆僚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宜卽加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億爲左正言館職並如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帝尹開封時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譁譟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二十散從泣訴於王王不荅而默記其名及卽位擢應機通判益州召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與官此未足爲大任也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帝旨愈怒彊應曰諾明日使謂應機曰某且行矣願得所齎疏應機曰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橫狀訴於帝乃詣應機廨舍受疏以行旣至帝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乎走馬遻然失據卽對曰有探懷出之帝周覽稱善因問應機治行如何走馬踧踖轉辭稱譽帝曰汝還語應機所言事皆善已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彊敏而貪財多權詐後帝察其爲人浸疏之 進封交阯郡王黎桓爲南平王 辛酉知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旣露帝新卽

位未欲窮究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胷臆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黜之　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不書日食此從遼史　丙寅從羣臣請始御正殿視朝退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諭內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閒利害竝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己巳遼詔平州決滯獄　庚午詔三司及歲稔市糴以實倉廩　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帝初聽政務從簡易也　甲戌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宣政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衞將軍均州安置胡旦削籍流潯州太宗之卽位也繼恩有力焉自是寵遇莫比乘閒言事或薦外朝臣故士大夫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爲期潘閬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閬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閒勸立儲貳〔攷異〕湘山野錄及筆談載潘閬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王繼恩爲多遜楚王爲秦王也李仁甫已辨之今不取　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卽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帝也繼恩信其說頗惑太宗太宗訖立帝閬尋坐狂妄黜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賴呂端覺之謀不得逞帝既卽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旦爲褒詞旦已先坐黜於是幷逐三人籍繼恩家貲多得蜀士僭侈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甲申帝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朕已令給事歲深者悉放出呂端等曰踐阼初首行此令哲王之懿範也丁亥立秦國夫人郭氏爲皇后帝在儲位每事謙讓郭氏未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母隴西夫人李氏爲賢妃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帝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　是月遼迪里部〔舊作敵烈今改〕殺詳袞而叛遁於西北荒蕭達蘭率輕騎追之獲部族之半因討準布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達蘭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　六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爲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　帝謂宰相曰諸州多獻珍獸異禽祥瑞之物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爲瑞也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南康軍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同居就所居雷湖北剏書院舍來學者詔旌表其門閭　甲辰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衞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帝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乙巳追冊莒國夫人潘氏爲皇后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謂若水曰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延賞宗族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者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若以爵祿榮遇之故效忠于上中人以下所爲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涕泣太宗曰大率如此進用時不悉心補職斥去卽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重太宗默然若水因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感動之也將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帝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便殿命坐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帝曰此朕心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士大夫宗慕之[考異]杜大圭名臣集載錢若水傳云真宗即位屢求解職務不允以親年高請益堅乃罷爲集賢殿學士又云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益力東都事略與名臣集同宋史若水傳直云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是沒其恬退之節而以爲術數之計矣今從談苑書之年月則從長編　帝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戺頗峻命梓人皆爲納陛焉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呂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民閒利病[考異]宋史作乙丑今從長編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爲之戚然它日謂呂端等曰近詔中外直言羣臣多及瑣細事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繇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　辛未遼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　先是遼蕭恆德尚越國公主太后第三女也性沈厚太后於諸女中尤愛之故恆德屢膺重任公主甚得婦道不以寵貴自驕會有疾太后遣宮人侍之恆德私與宮人通公主恚而卒太后怒賜恆德死恆德女許字高麗國王　丙子高麗遣其臣韓彥敬弔公主之喪恆德臨死上書遼主言其姪柳才可用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旋詔入侍衛　辛卯遼詔南京疾決獄訟　八月己亥趙鎔罷爲壽州觀察使李惟清罷爲御史中丞以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爲樞密副使帝謂曰近密之司必端亮謹厚者處之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佽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用　丁酉遼主獵于平地松林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彊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彊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不煩挽運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奉太后命誡不能改　先是帝以漢唐封乳母爲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端等曰前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　己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爲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戍卒劉盱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已數千少緩之勞費必倍不如急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前進正亦尋至共擊斬盱其黨悉平盱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將行

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爾輩俱有親屬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越逸。若師老曠日。卽此地爲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衆皆悅服。　九月丙寅。遼罷東邊戍卒。　庚午。遼主如饒州。祭太祖廟。　丙子。帝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蜀地無城池。所以失制禦。帝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綏撫使樂業。雖無城可也。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爲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孫何表獻五議。一參用儒將。二申明太學。三釐革遷轉。四議復制科。五舉行鄉飲。帝稱善。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陳十事。其目曰。擇左右。分賢愚。正名品。去宂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進。　刑部員外郎合肥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恩宣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帝善其言。　庚寅。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帝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帝曰。哀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冬十月壬辰朔。遼主駐駞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漁濼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鞠宂。詰其主者。辛酉。錄囚。　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　己酉。葬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陵。廟號太宗。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別廟。帝初踐阼。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帝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帝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輿輦改吉服。帝不忍。哭踊盡哀。縗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欷。先是。帝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于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爲萬世法。卽具儀以聞。時有請增損舊政者。帝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　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因緣山陵役民賜租有差。

　復分三司句院爲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新喻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初爲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民自遠來輸租。倉穀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卽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言案田官司蠲放不實者。御史臺請遣使覆實。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案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案。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宅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欽若危之。至是擢用。帝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

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爲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翼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人心耳。

己巳。詔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帝曰。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傳信于後。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

是日同句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駮事田錫上疏曰。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一具奏。且據其可言者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羣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衞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往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羣賊入鄄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羣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陝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餘人。竝驚劫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羣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羣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爲陛下憂之。廟堂之上。必有嘉謨。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慮。只令使臣捕逐。如此則羣盜終難剪滅。若賊徒得聚二三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扼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矣。人心必有向背。軍情豈無動搖。當此之時。北塞輒來騷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邊。大臣不得不懼。臣今所言激切。不爲身謀。所慮安危。實爲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己卯。士卒亦令放歸。仍賜緡錢。苦寒故也。

帝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鬭槊。擢精銳者十餘人。遷其職。

丙戌。遼主如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

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

是月。高麗國王王治卒。從子誦立。誦遣兵校徐遠來請命。不得達而還。後遂絕高麗。亦遣使告于遼。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修太宗實錄。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

丙申。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廟。有司言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食。築室于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

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爲殿三閒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饗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帝訪宰輔以靈武事參知政事李至上疏以爲靈州不可堅守望釋李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詔綏懷反覆言之甚切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甲寅遣張浦還 己酉遼主駐駞山甲寅遣使祭高麗國王治詔誦權知國事丙辰錄囚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防邊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兵冗而不盡銳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急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即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願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翼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

遼南院宣徽使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加政事令還東京留守巴雅爾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

是歲始分天下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

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荊湖南路。九曰荊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遼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起著雍閹茂正月，盡屠維大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帝名恆，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后夢以裾承日，有娠，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生帝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而聰睿，與諸王戲，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

咸平元年（遼統和十六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癸亥，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乙丑，遼主如長濼。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翰林學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帝召坐，語之曰：貢舉當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時又有伴讀，然無定員。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備償者，監臨官非同為欺隱，勿令填納。初，李至判國子監，校定諸經音疏，薦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鎬，無錫人；頤正，封邱人。丁丑，帝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即召頤正至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它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戊寅，帝御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遷擢者二十六人。

庚辰，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帝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少，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喜修煉。帝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進者多，知止者少，若允其請，亦足激勸薄俗。帝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卒。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二月，壬辰，帝召輔臣曰：彗出甚異，柰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妖星矣。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丙午，遼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伊囉（舊作喜羅，今改。）為中書省左相。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詔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不肎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無辜而死者十五萬餘，咎將誰執？此政化堙鬱之大者也。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甚厚。丁酉，彗滅。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三月，壬申，賜進士汝陽孫僅等宴瓊林。僅，何弟也。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癸酉，

詔自今勿復書　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
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請改
正之太宗不許及議合食有司咸請以懿德升配安
易又言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尚書省集議及
禮官同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歿始追崇
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
雖不及臨御之期已夙彰賢懿之美請奉懿德皇后
神主升配太宗室詔從之其淑德皇后仍舊別廟祭
饗　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
還鄉家給米一石　是月女真遣使貢於遼　夏四
月己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
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
謝　癸卯遼以崇德宮所隸州縣被水賑之　帝謂
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
尚更理督頗聞細民愁嘆己丑遣使乘傳案百姓逋
欠悉除之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
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眷欽若益厚　丁
未遼罷民輸官俸出內帑給之己酉祈雨乙卯遼主
如木葉山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甲子以旱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　丁卯遼
主祀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貢於遼　乙酉
遼主還上京太后命婦人有九十者賜以物　六月
戊子朔遼主祭祖懷二陵　庚寅密州發解官鞠傳
坐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帝謂輔臣曰凡所
舉官多聞謬濫宜選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
惟轉運使卿等可先擇人後令舉之辛卯詔於常參

官內舉材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　詔議太祖廟稱
號先是判太常禮院李宗訥請改僖祖以下稱號下
尚書省集議時張齊賢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安得宗
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
爲一代及晉惠懷唐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
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禮
官言案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
易之制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
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
祖太宗依典儀同位異坐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
宗訥昉子也　秋七月丁巳朔遼主錄囚聽政　廣
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少蠶
桑其民除耕水田外惟種麻苧周歲三收布出之時
每端只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也今臣以國
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
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望自
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
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
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八月
丁亥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
賦斂重困黎元諸色費用竝宜節約幷條析未盡事
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合肥姚鉉上言諸路官
吏或彊明涖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
然所更之弊事多不便於狡胥俟其罷官悉藏記籍
害公蠹政莫甚於茲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
官於所在有經畫利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

錄付新官俾之遵守不得妄信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聞幕職以下聞於長吏俟報改正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八十卷帝覽書流涕賜詔褒諭時若水判集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駕崩犬輒號叫不食因送永熙寢宮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未嘗涖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專修不隸史局又援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癸丑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爲課

九月丁巳朔遼主駐得勝口

己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發哀苑中輟朝三日給鹵簿以葬

先是太宗命張洎重修太祖實錄未成而卒己巳詔宰相呂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懇辭帝曰卿新修太宗實錄甚周備太祖時多缺漏故再命卿毋多讓也

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覿恐掠朝廷之美壬申優詔賜放粟帛緡錢

令綾錦院改織絹甲申始以新織絹進御

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帝慮涉私徇是秋特選官別試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是月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徐氏後編失書

宰相呂端久病詔免朝謁就中書視事累疏求解戊子罷爲太子太保初李惟清自知樞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俸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加張齊賢兵部尙書與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知政事李至罷爲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旄鉞入見懇辭帝曰此唐朝故事廢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己丑參知政事溫仲舒罷爲禮部尙書樞密副使夏侯嶠罷爲戶部侍郎以樞密副使向敏中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並爲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乘寵放恣民家子既定婚彊娶之其家詣開封訴焉知府事畢士安即請對白其事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攀附者日夜訴士安於帝前士安因求解府事帝許之復入翰林爲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榜子集帝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權知開封府既而白倦於聽斷不半歲亦匄罷云

庚寅帝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能遷革則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帝諭之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而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初

張齊賢爲戶部尚書詔同監察御史王濟編敕刪定制敕舊條持杖行刦不計有贓無贓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以死懼之尚不畏可緩其死乎與齊賢廷諍數四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腐儒不知時要帝問輔臣孰可從者呂端請詔百官集議幷刦濟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僚爭較曲直願收前詔帝嘉其容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刦刑名卒如齊賢之請而犯盜者歲亦不增 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帝自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校閱軍士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率以爲常 癸丑命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取時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及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薦送不當輔堯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爲首開封府以聞故有是命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深右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帝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多士帝亦以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鎭浮俗乃詔釋拯罷兩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暨爲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竝如舊暨開封人也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河西軍卽西涼府也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長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加龍鉢安遠大將軍 戊午帝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爲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少 三司上經費之數帝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爲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節損服用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帝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不進帝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帝聞而善之 甲子詔葺歷代帝王陵廟 是月置估馬司估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河東府州嵐軍陝西秦渭涇原諸州川峽益黎等州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宅物準其直 遼遣使冊王誦爲高麗國王

十二月丙戌朔（攷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攷補 遼裕悅（舊作于越今改）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薨輟朝五日休格有公輔器及膺邊塞重任知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用身更百戰未嘗戮一無辜高梁河之捷尤爲南軍所畏白溝以南欲止兒啼輒曰裕悅至矣休格以燕民疲弊省賦稅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邊境以寧遼主詔立祠南京（攷異）王氏續通鑑作十一月休格死然遼史聖宗紀實係十二月薛氏宋元通鑑徐氏後編俱仍王氏之舊誤矣今改正 遼進封皇弟恆王隆慶爲梁國王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爲吳國王 丙午給事中柴成務奏上新定編敕共八百五十六條請鏤板頒下與律令格式

刑統同行。優詔褒答。 甲寅，知制誥王禹偁坐修太祖實錄以意輕重其間，落職知黃州。〔攷異〕杜大圭名臣集王禹偁傳云：咸平初求補外，守本官知黃州，蓋傳聞之誤。禹偁落職知黃州，非自求補外也。長編註引舊傳以爲由于譏訕，此誤以出知滁州之事而牽合於黃州。禹偁小畜集有黃州謝上表，李燾據之定爲由史事而出外，是矣。東都事略亦云修太祖實錄，禹偁直書其事，執政以禹偁爲輕重其間，出知黃州，今從事略。 是歲，以如京使柳開知代州。至葺城壘、修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星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危哉！」因上言請徙，宅州，尋改知忻州。 遼放進士楊文立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遼主如長春宮。 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俟使三任有政績，當議擬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命禮部尚書温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詠、刑部郎中知制誥師頏同知貢舉，仍當日入貢院，始封印卷首。頏，內黃人。 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衰疾求解職。甲戌，授兵部侍郎，依前兼祕書監。及占謝便殿，命坐，勞問久之，且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可以養性也。」徽之純厚清介，尤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 二月，丙申，以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帝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帝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酉，帝謂宰相曰：「聞朝廷中有結交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祕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秦州戚綸文學純謹，宜在儒館。三月，甲寅朔，〔攷異〕長編失書朔，今攷補。以綸爲祕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五十六人，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饑民，除其田租。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衆，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二百五十人名聞，內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竝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眉山朱台符上言：「陛下受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昭王道之無偏也。臣愚以爲宜因此時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之士爲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與之盡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台符又自請北使，時論稱之。 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苦屨簞杖，流落不能歸，故有是詔。 秦悼王旅葬涪陵，閏月，詔擇汝、鄧閑地改葬。 庚寅，詔有司力役無名、營繕不急者，悉罷之。 皇太后居西宮嘉慶殿，宰相引漢、唐故事，上宮名曰萬安，從之。 帝以亢旱，詔中外臣庶竝直言極諫。時有上封指中書過失請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

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帝曰：卿眞長者。

以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索湘爲戶部使。湘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爲備豫計，出入軍旅，閑著能名。先在河北，凡擾民事多奏罷之。又自京輦茶至榷場，事最煩擾，復多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威虜、靜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請於北寨山麓中輿置銀冶，湘以爲召寇，亦奏罷之。　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觀覽。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愼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愼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優詔褒答。　丙午，詔江浙饑民入城池漁采勿禁。　夏四月丙辰，詔文武羣臣封事閤門晝時進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京朝使臣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稟，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摶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摶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帝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爲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据拾它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撓瀆哉。　以御史中丞張詠爲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唐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斷。　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隄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隄，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開河市牛七百頭分給之。帝曰：屯田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爲勸農之始。令望躬案視，即以爲右司諫、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竝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內園兵士種稻，雍熙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募民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丙戌，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竝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帝謂宰相曰：近聞風俗侈靡，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張齊賢曰：此弊當亟懲，先責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則可以導民宣化矣。丁亥，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

違者坐其家長丁酉以殿中丞馬元方權戸部判官從戸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乏絶時請預貸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令預買絹蓋始於此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任將帥又問其優劣曰璨不如瑋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遼謀入邊帝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常發書道意臣料北鄙終復成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嘗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契丹中市馬承矩言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寨二十八鋪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若然則寨鋪爲虛設矣帝納其言卽停前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一（起屠維大淵獻六月盡上章困敦二月凡十月）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二年（遼統和十七年）六月丁巳朔臣監修國史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錄五十卷帝覽之降詔嘉奬賞賜有差。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帝臨其喪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彬仁恕清謹被服雅同儒者尤疏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爲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爲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密遽爲帝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閤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爲第一　祕書丞何亮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臣以爲靈武遠隔塞外有飛輓之勞無毫髮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西戎則以豺狼之心據廣饒之地以梗中國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環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爲二故地隘勢弱不能爲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戎人合而爲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西戎之衆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絕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於西戎關右之民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無功河西路阻則必幹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戎人貪惏無猒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必將服從諸戎爲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墾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便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爲防邊之重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有耀德蓋水草之地爲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

迹存焉。夏賊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溥樂城，我必力爭。如以修護清遠爲名，而時納修城掷宇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而至其師，則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計城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日糧，則城畢功而食有餘矣。又曰：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觀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爲二道，一道傍山而北，軍于賊之後；一道過長嶺，直趨溥樂，軍于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悉衆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毆其畜產，俘其老弱，而空其巢穴；靈武之衆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衆必起攜貳之志，其將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保吉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　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睦州人，以童子得官，時年十二。　癸酉，都官郎中劉蒙叟上言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伏望崇儉德，謹守前規，無自矜能，勿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夷夏。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召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秋七月，帝聞契丹將入邊，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富州刺史張昭允爲都鈐轄。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稅。　己丑，以橫海軍節度使王顯爲樞密使。　甲辰，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祕閣，觀太宗聖製墨蹟，惻愴久之，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顒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李文仲爲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之。初，太宗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造宿。令中使日具當宿官名，于內東門進入。自是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是月，帝諭宰臣，令寫錄內外官歷任功過，編冊進內，其該恩復用者，別編以備觀覽。　八月，辛亥朔，帝御文德殿，百官入閤。右司諫、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爲稱首。於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改掷使額，而軍須取足。明皇北事奚契丹，南征閤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宅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于其閒矣。征稅多門，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

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于軍期切于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垂統立制宜罷三司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句稽遺失則進無掊刻之虞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二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族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爲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而刑奏止息逮乎踰月足彰恥格之化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樂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從之　丙寅大閱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賜飲詔大閱所踐民田蠲其租　癸酉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帝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

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帝爲步進嗟惻久之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曹彬配饗太祖廟庭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　丙子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爲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太宗作聖教序帝亦繼作又嘗著釋氏論以爲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鹽鐵使陳恕嘗建議以爲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甚懇帝不許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遼主如南京以皇弟梁王隆慶爲先鋒率師南伐

樞密都承旨開封王繼英以契丹大入請北巡帝納之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宮頓置宣慰將士　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　遼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色珍（舊作斜軫今改）（考異）遼史色珍傳不言其封魏王但云加守太保而已今從本紀書之從太后南伐癸卯卒於軍色珍威名亞於休格其歿也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

初傅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敵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即領衆援之普嗣果爲敵所困渡嚴涼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

冬十月戊午增置福建路惠民倉從庫部員外郎成肅之請也　癸酉遼師攻遂城城小無備衆兇懼楊延朗集丁壯護守時沍寒延朗命汲水注城外及旦冰堅不可攻遼師解去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

初耶律鐸軫性疏簡不修小節人多短之至是命總羸師以從及戰鐸軫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馳突

出入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而召語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　丙子令諸路轉運使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出之　如京使柳開上言臣蒙陛下自代州移知忻州每見北界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南侵又聞河北邊上屯結甚衆數侵犯雁門寧化等軍度其陰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方無思不服正在此舉矣

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攷異〕宋史作乙未長編引實錄作十二月辛亥今攷東都事略亦作十一月乙未與宋史同今從之　命宣徽北院使周瑩爲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內侍都知楊永遵爲排陳都監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爲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鈐轄　己酉以宰相李沆爲東京留守濮州刺史李著爲大內都部署權知開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爲隨駕轉運使　十二月辛亥以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張永德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使　甲寅車駕發京師　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王超等爲先鋒仍示以陳圖俾識其部分甲子次大名府帝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陳橫亙數十里　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彥卿子也驕恣不親戎務多集錦工織作纖麗所須物輒抑市人買配踰時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略取之僕使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縱其下飲博軍裝悉以給費甲子冕與昭壽大閱于東郊蜀人聚觀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慙憤出不遜語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傅潛無將略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庇之奏至輒不報潛屯於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遼師既破狼山寨遂引兵趨寧邊軍及祁趙大縱鈔劫游騎出邢洺閒百姓驚擾攜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閒道遣使督潛會諸路兵合擊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皆不聽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耳促之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軍爲援卒逗遛不發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于是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言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契丹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陳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則天威懾于四海矣右司諫梁顥亦言用兵之道在明賞罰兵法曰罰不行則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訖

寇以致邊塵晝驚聖主櫛沐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府州言官軍入遼地五合川拔黃太尉砦殲其衆焚其車帳獲馬牛萬許　丁卯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戊寅晦知益州牛冕以酒犒隊伍而鈐轄符昭壽則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　是歲遼放進士初錫等四人

三年（遼統和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詔幷代都部署高瓊等分屯冀州邢州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爲亂擊殺鈐轄符昭壽據甲仗庫取兵器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及轉運使張適縋城出奔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延順等即欲奉紹榮爲帥紹榮攝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歸大朝肯與汝同逆邪亟殺我延順等亦不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撫之延順見均至即率衆踴躍奉均爲主指揮使孫進不從殺之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辛巳率衆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遼師至瀛州范廷召自中山分兵禦敵結方陳以出遼梁王隆慶問諸將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中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陳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陳少移隆慶乘勢攻之廷召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先是廷召乞援於高陽關都部署洛陽康保裔即選精銳赴之壬午至瀛州西南裴村廷召約以詰朝合戰及夕廷召潛師遁保裔不之覺遲明遼師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突圍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遂大呼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敵殺傷甚衆而援兵不至與部將宋順俱被執高陽關鈐轄張凝高陽關副部署李重貴率援兵從後至亦爲遼師所圍力戰乃得出遼師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帝初聞保裔被擒密詔走馬承受太原夏守贇廉問守贇遽言保裔定死於是優詔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餘子孫悉加秩又遣使存問其母繼英奉告命泣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免罪及孥幸矣顧蒙非常之恩帝慰勞之（考異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云保裔死之老學菴筆記亦云戰歿宋史列保裔于忠義傳然遼史聖宗紀十七年攻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保裔宋順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昭裔即保裔名氏小異遼史多如此惟遼史于上年南伐事連而書之宋史則繫于正月癸未此當以宋史爲据至昭裔被擒後仕于遼則當以遼史爲据然猶曰遼人紀事之書也宋史文苑傳載路振祭戰馬文云契丹至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咸平六年謝德權入對亦言康保裔被擒是當時之人俱以爲保裔被擒而非戰歿于陳矣田雯黔書言貴州有康保裔廟此因其子繼英後爲貴州團練使故立廟貴州黔書又言其時著靈爽此流俗附會之談不足爲据）　乙酉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部署傅潛都鈐轄張昭允並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其家錢若水等議潛等罪當斬詔特貸其死中外無不憤惋　遼師退帝使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以五千騎追躡之榮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遼師渡河而後發遼師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庚寅范廷召遣使告捷言大破契丹於莫州奪還所掠老幼及鞍馬兵仗無算帝作喜捷詩羣臣稱賀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李重貴歎曰大將陷歿而吾輩計功何面目也（考異長編云范廷召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獲所掠老幼數萬口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衆遁逃出境庚寅遣使奏捷宋史真宗紀亦云范廷召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然攷諸遼史是役未嘗以敗歸在遼人或諱言其敗而路振祭戰馬文具言王榮恇怯之狀是諸將之畏葸縱敵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敗之餘何以遽能大捷不過邀其輜重小有斬獲而已真宗親駐大名恥于無功而還藉是爲文飾耳今用宋史列傳酌書之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劍門先是知劍州李士衡聞寇作以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數十級揭榜招降脅從者得千餘人悉置麾下均衆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徑由陰平還成都壬辰樞密副使宋湜卒于師　遼主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命諸軍各還本道　甲午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帝始聞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幷命御廚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竝爲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初知蜀州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刻期進討丙申攻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子城時王均從劍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崔照魯麻胡等陳於江瀆廟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衆退保江原　庚子至自大名府李沆爲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癸卯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楊徽之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莊賜其家錢絹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外孫宋綬爲太常寺太祝綬平棘人也徽之無子而宋氏婦賢明知書有禮法子綬能自立于時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辛亥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楊懷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退軍笮橋背水列陳寨于樠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衆入皁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己未命宰相李沆爲元德皇太后園陵使始議立陵名禮官引漢唐故事言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兆謂之祔葬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綿漢龍劍都巡檢使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雷有終等與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升仙橋壬戌賊衆來襲有終擊走之　癸亥樞密使王顯罷以周塋爲宣徽南院使王繼英爲北院使竝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旦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擢正恐福過災生拜謝而退衆嘉其知分贊初從太宗征太原左右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鏊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　丁卯王均開益州城僞爲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爲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遂退保漢州益州民人迸走邨落賊皆遣騎追殺或因繫入城支解族誅以恐衆均又脅士民

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髠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閉。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袂署字釋之，日數百計。楊懷忠度賊衆復南出，引所部屯于合水、尼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笓籬以拒之。有終等復入漢州，遣軍列寨彌牟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千餘級。　丙子，曲宴近臣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亭，盡懽而罷，自是著爲定制。　是月，遼主如延芳淀。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帝之在大名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鹽鐵判官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減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弁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帝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蠢茲小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于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于是選官判大理寺。帝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王濟有特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人。甲午，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咨，堯叟之弟也。又命侍讀學士邢昺等考校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廷試而不錄者，得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出御詩褒寵之。帝連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　是春，帝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之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鎮，戎兵少于今時，而無邊患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阨其險阻，是以邊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擾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于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臣愚以爲不得幽州城，敵不可滅，今之急務，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略陳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二 起上章困敦四月，盡重光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三年遼統和十八年。夏四月，以梁鼎制陝西青白鹽事。初，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鼎至解池，禁止商販，官運赴鄜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陳，日月風雲，天陳也；山陵水泉，地陳也；兵車士卒，人陳也。今用地陳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亙連滄海，縱有邊騎，何懼奔衝！昨者契丹入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塘埭，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地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蕃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勢，望于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知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也。

庚戌，太子太保呂端卒，贈司空，謚正惠。端有器量，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平居不蓄貲產。及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太宗時欲相端，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趙普在中書，端時爲參政，普嘗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眞台輔器也。端兩使絕域，其國敬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

乙卯，改葬元德皇太后。

丙辰，王均自升仙橋分路來襲官軍，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均單騎還城。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帝召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始至州，大火，民無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假民爲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用亦不乏。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閒輸絹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之。稅茶則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固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遂奏罷之。至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奬，及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

矣壬戌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及格帝方欲求俊茂特奬之壬申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西川轉運使張適削籍授連州參軍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己曰冕非撫衆才既而果然五月丁丑朔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先是益州軍民爲王均脅從者如能歸順並釋之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戶淘采鉛錫仍案行銅山易得薪炭處置監鑄錢如此二年閒可得百五十萬貫卽遣虞部員外郎馮亮內供奉官白承睿往幹其事庚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爲江南轉運副使兼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睿同提點六月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目不知書心惟黷貨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藉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司掌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之略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移行之於外滋章頗甚臣權泣計局嘗與丁謂朱台符共酌三部文移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

體幹敏者與三部衆官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繫今吏部擬授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懵章程者或使詳刑動致紛拏卽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則旱暵延灾欲望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卽於見任司戶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嫺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開太平之基未幾徙兩浙轉運使何性卞急不容物爲使者專任峻刻所至州郡刺察苛細胥吏日有捶楚官屬多罹譴罰人不稱賢秋七月丙申江南轉運使任中正言準詔以饒州置場買納浮梁婺源祁門縣茶不便於民令臣與三班借職胡澄審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二州茶倉詢問逐處民俗皆言溪灘險惡轉輸艱阻願各復往日倉厫就便輸納及浮梁縣民李思堯等各願自備材木起椒倉厫從之仍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宜公共苟便於民豈圖羡贏而言事之臣不明大體務爲改革罔恤蒸黔特命使車往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江南轉運使並依任中正所奏八月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隊長捷趫勇過人衆目爲撼動山至是詣登聞院自陳爲惡黨所脅制願首罪效力帝召見賜錦袍銀帶而錄之王均自升仙橋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率官軍直抵城下造梯衝洞車攻具遣諸將分路攻城賊盡驅凶黨以拒官軍趙延順中流矢死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爲洞屋以攻城賊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軍勢小衄賊大宴其黨歌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

暑濕攻城者多被疾有終市藥宅州自合以療之詔復遣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議于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勢敵棚覆洞車以進逼其城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

庚寅始置羣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爲制置使馬政舊皆騏驥兩院監官專之至是內外廄牧之事自騏驥院而下悉聽命於羣牧司

王均多爲藥矢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閉道蒙氈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東西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乃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卻遂克其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寨於天長觀前密設礮架於文翁坊高繼勳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稭秆油籸合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之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均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官職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于旁厝火其上盡索受僞署者命左右捽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頗爲寃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衞事平遣還其家

是秋遼主獵於諸山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南院侍郎蕭和綽（舊作卓今改）爲中丞和綽起家刀筆吏無完行不爲時議所許惟德讓稱其謹恪遼主以德讓所薦遂見擢用

冬十月王均自成都趨富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均黨至富順監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遣親信五騎登高原覘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陳擊之賊衆散走有拏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合彊弩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旂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辛亥有終遣官馳奏益州平賜錦袍銀帶器帛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

乙丑詔赦川峽路死罪以雷有終爲保信留後秦翰等九人竝遷秩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掩帝廉得其狀擢懷忠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它日帝謂宰相曰雷有終頃居三司自謂公幹廉潔昨兩川盜起因命翦除頗聞有終乘其擾攘貪黷財貨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丕變言行相戾乃如是邪

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分爲川峽安撫使

延州言破大盧小盧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

十一月甲戌朔遼授李繼遷子德明爲朔方節度使（攷異）遼史作德昭蓋避諱改

壬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竝相情好不協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攲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

儀齊賢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帝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有憲典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庚申罷京畿均田稅 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兵部郎中知兗州韓援上言邇者亢旱傷稼天其或者以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灾眚用儆睿聰昔魏鄭公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閒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此譏其漸怠於政也臣伏覩先帝享國久長未嘗一日曠於萬幾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在遠佞人今朝廷無邪佞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勿使小人乘閒而進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疏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彊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猷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覩齊蔡巨猾

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甲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荊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胄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帝嘉納之 河北河東彊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彊壯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後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遼以四軍都指揮使蕭柳爲北女眞詳衮舊作詳穩今改政濟寬猛部民畏愛後還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復任從之 是歲遼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

四年遼統和十九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庚寅知河南府武勝節度使李至卒贈侍中至好賢樂善爲學精力然剛嚴簡貴人士罕登其門〔攷異〕宋史本傳云少育於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以利其資長編亦載其事又引或說以爲至爲參政辭位不受祿制行甚高恐毀之或損其眞則仁甫亦疑而不信矣今刪 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初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多所全活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爲賊所詿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

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則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郡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罷不許戊午雨自去冬旱帝每御蔬菜憂問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卻而不御　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出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爲合格從之　祕書丞知金州臨川陳彭年上疏言五事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疏奏並從之帝因謂輔臣曰自今諫官宜精擇其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帝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負官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丙寅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三月辛巳分川峽爲益利梓夔州四路　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棲遲衡泌願備賢良方正之舉詔賜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它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爲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己丑宴射後苑帝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皆令習射　庚寅以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同平章事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　初乾元曆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編新曆於是曆成來上賜名儀天頒行之　辛卯參知政事王化基罷爲兵部尚書化基任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　以同知樞密院事王旦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帝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於帝曰梅詢險薄不可用楊億有盛名帝驚喜曰幾忘此人又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翼日與億並命　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書院從知州李允則請也　壬辰遼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　遼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德昌自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寵任益隆先是有圖魯卜舊作烏不呂今改者從伐宋嘗以言觸德昌德昌怒詰之圖魯卜詞無所撓德昌笑而釋之至是德昌薦圖魯卜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彼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昌曰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藩太后從之　夏四月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爲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叟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　壬子詔京朝官及吏部選人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　回鶻來貢請助討李繼遷　審官院初引對京

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乙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對于崇政殿即日以欽若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辛未帝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爲左正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曙河南人 五月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爲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淡于榮利初爲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及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帝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昂累章告病帝不得已從之謂輔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奏章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下于是帝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俟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 丙戌遼冊蕭氏爲齊天皇后后即太后弟平州節度使輝依之女韓德昌之甥也年十二選入掖庭美而才至是冊爲后事太后甚謹太后亦以德昌故深愛之后嘗以草莛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閒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考異）徐氏後編作六月契丹冊其后蕭氏爲齊天皇后然遼史聖宗紀自在五月丙戌非六月也又聖宗先有廢蕭后齊天少入掖庭至是始立爲后耳非本爲皇后而至是加冊號也徐氏亦誤會 六月汰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 丁巳詔東川民田先爲江水所害者除其租 遼以所俘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 初黃州境二虎鬬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雷震暴作知州王禹偁手疏言之引洪範陳戒且自劾帝亟命中使乘驛勞問醮禳之又詢於日官言守土者當其咎帝惜禹偁才名即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訃聞帝嗟悼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爲後進宗師直躬行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閒斯無愧矣然性剛直不能容物太宗嘗命宰相切戒之其爲文亦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時 初田錫知泰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帝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至是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荅之 丁卯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 戊申出陳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秋七月庚午朔以河朔饋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役存恤 己卯邊臣言契丹謀入邊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王顯爲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天平節度使王超爲副都部署 丙戌遼以東京統軍使耶律諾袞（舊作奴瓜今改）爲南府宰相 八月帝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難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爲涇原等州保安等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團練推官孫僅入第

四等並爲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祕書丞何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曁入第四次等以亮爲太常博士曁爲光祿寺丞　初太常寺丞陳堯佐爲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陋鄙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鰐魚復出害人堯佐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堯佐堯叟弟也

甲子職方員外郎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取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有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閏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不可以傳合它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方使知天下山川險要從之　帝以巴蜀地遠時有寇盜丁卯命戶部員外郎南豐曾致堯等分往川峽諸州提視軍器察官吏能否　戊辰社宴宰相於中書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爲兼門下封駁事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付祕閣　先是詔國子監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頒行賜宴國子監於是九經疏義悉具　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爲禁軍號保捷軍

李繼遷陷清遠軍　辛卯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己亥朔南伐壬寅次鹽溝徙封皇弟吳王隆祐爲楚王留守京師丁未命皇弟梁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

帝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災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帝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帝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　己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荊湖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帝曰此不唯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庚戌帝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府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曰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遼師遇於長城口時積雨遼人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漸近界首遼伏騎大起而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爲遼師所乘退保威魯軍〔攷異〕宋史張斌破契丹於長城口遼史云遼軍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蓋此戰前後互有勝負故兩國各言其勝也又宋史作己未遼史作甲寅繫日互異據長編亦作甲寅與遼史合今從之　詔高陽三路兵增騎二萬爲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陳於先鋒之前別命莫州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

州順安軍爲奇兵以備邀擊北平寨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 詔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 丙寅遼主以泥淖命班師 十一月丙子王顯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統軍鐵林〔考異〕玉壺清話云契丹領數騎獵於威勝軍王顯襲擊大破之然是役實遼人領兵南下非獵也九朝編年備要云李繼宣敗遼于山谷宋史不載它書亦無可考太平治迹統類所載與長編同惟宋史作壬申長編作丙子繫日少異今從長編 職方員外郎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累數千言帝稱其博贍 丁亥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授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先是邊臣議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朝臣互執利害久未決十二月中書樞密會議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邈不可遙度乃命比部員外郎洪湛閤門祗候程順等同往案視 時靈州孤危丁卯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請棄靈州退保環慶帝訪於左右咸以爲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而害有二丙戌詔築綏州城 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己卯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爲右僕射 壬午靈州言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帝念其力屈就禽特釋其親屬 甲午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秦翰爲鈐轄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是月以西涼府六谷首領巴勒結舊作潘羅支今改爲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巴勒結軍事宜授以官乃以游龍鉢領宥州刺史 遼大丞相韓德昌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州郡商賈價是年詔減關市稅復免南京平州租稅從德昌之言也〔考異〕是年遼置閏在十一月宋置閏在十二月兩國置閏不同蓋宋人新用儀天歷也遼史本紀閏月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州租稅今併書歲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三（起元黓攝提格正月盡昭陽單閼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五年（遼統和二十年）春正月庚子遼主如延芳淀　壬寅帝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帝自畢諒陰以啓聖院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前期往拜至望夕乃幸它寺遂爲制　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鎭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專爲經略使自此始　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于賊（三年九月事）賊進陷清遠軍（四年九月事）文寶時居母喪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丁未詔起復文寶爲工部員外郎同句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　戊申以吏部郎中田錫權句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對宰臣稱錫爲得爭臣之體　辛酉女真宰相伊勒希達（舊作夷离底今改）入貢於遼　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族帳二百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　帝謂宰相呂蒙正等曰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未有能出奇策者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將來猶慮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以聞　丙寅田錫言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又莫州奏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乃是宰相孤負陛下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若不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不獨在邊防而在內地也　以丁謂爲夔州路轉運副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扞賊既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爲寇攻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爲轉運使委之經制至則命罷兵自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至巢自從者不過三二人蠻人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謁以牛酒勞謂謂留與之飲食歡甚喻以禍福且言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謂要與俱至夔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及館謂與之錦袍銀帛有差盛具燕之蠻酋皆大悅比數日請歸不許而遇之益厚閒使人謂之曰公欲得所掠漢民男女若等誠能自請歸之公必喜遣若去矣蠻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約每歸一人與絹一匹于是凡得萬餘人及歸又自臨送之蠻酋皆感泣辭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謂度峽內至荊南宜備蠻險阸之地悉置寨籍居人使自守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則散歸田里留守望者數人而已又以忠萬等州

兵食不能自給乃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
食有事則歸于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食嘗不足
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乃
度巫山縣每三十里置鋪鋪置卒三十人使往者負
粟以次達施州迓者負鹽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
鹽巫山者比得之宅州減勞費半乃令欲巫山鹽者
皆入粟于施州於是施州得粟與宅州等詔特遷謂
戶部員外郎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彥伊等帥
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
漢口四百餘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
縉帛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後皆不能變　二月
廣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閤門祗候謝德權督之
德權既受詔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
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僦屋資耳非有它
也臣死不敢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
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
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　癸酉詔曰
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爲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
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
復然三司言衣庫副使焦守節監香藥榷易院歲增
入十餘萬當遷閤門副使帝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
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效命者止以爲宮苑副
使　孫全照至綏州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
丑詔知天雄軍錢若水與幷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
之　女真遣其子朝於遼　乙酉詔邊士疾病戰沒
者冬春衣聽給其家　己丑以王漢忠爲邠寧環慶

路都部署李允正爲鈐轄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
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
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
被圍餉道斷絕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
遂陷繼遷以州爲西平府尋居之戊申事聞宰相等
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王超爲永興軍駐泊
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州駐泊鈐轄與西
南沿邊迭爲應援秦翰爲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
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甲寅遼遣
北府宰相蕭繼遠等率師南下　己未親試禮部舉
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
十一人並賜及第先是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恕
所取士甚少以王曾爲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
科恕歎曰曾名世才也吾得曾不媿知人矣或謂曾
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答曰平生之志不在
溫飽　壬戌遼主如鴛鴦濼　夏四月丙寅朔遼文
班太保達哩斯（舊作達里底今改）與南軍戰於梁門旋遣南京
統軍使蕭達蘭（舊作撻覽今改）攻秦州先後告捷未幾引還
錢若水上言綏州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
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
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及大小鐵碣二
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
險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
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材木匱乏乞罷其役若
水復詣闕面陳其事帝甚嘉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
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所伏帝知之謂左右曰

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命北邊經度方田，以限敵騎。田錫請命審官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貪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它官；其有清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五月庚子，滅河北冗官。癸卯，置憲州。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帝曰：「若擬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乙巳，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丙午，以王顯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庚戌，指揮使馬翰請緝捕在京羣賊。帝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爲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常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贓，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己，二也；常畜無賴十餘輩，偵察擾人，三也。顧其事未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是月，選河南民丁爲兵。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彊壯充選。帝曰：「初置彊壯，嘗諭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於民，不可得也。」乃於河南籍丁壯爲之。侍御史知雜田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實傷和氣。」六月，以陳若拙爲工部郎中、知處州。若拙自京東轉運使被召，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帝曰：「潭州大藩，朕爲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受告敕而有此命。帝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大藩，而貪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用人，豈以親疏爲閒，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幷、代、石、隰州兵援之。己亥，以王超爲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鈐轄。己卯，以知樞密院事周瑩爲永清軍節度使，充高陽關都部署。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李繼遷率衆二萬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閤門祗候衞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帝對輔臣于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曰：「契丹入鈔，濱、棣之民頗失農業，今冬若再來，朕必過邢、洺之北，驅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等咸請精選將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帝曰：「若此，卿等宜各畫必然之策以聞。」壬辰，帝始聞麟州之捷，以衞居實爲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幷代經略使、判幷州。帝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丁酉，遼以邢抱朴爲南院樞密使。己亥，保靜節度使王漢忠坐西討違詔無功，責左屯衞上將軍，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遽暴疾卒。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命中使護喪事。漢忠深沈有識略，輕財好施，賓禮儒士，居常讀書。

手不釋卷。以是自矜尚。故羣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攷異〕案太宗真宗朝武臣有兩安守忠。其一晉陽人。節度使審琦之子。官至節度留後。贈太尉。宋史有傳。其一不詳其里居。官至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元豐中景靈宮繪功臣像。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乃命戶部尚書王存攷定。存言國史本傳。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當預繪像。其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卽無預繪像人數。乃詔改繪贈太尉守忠像。併推恩其家。此爲殿直掊摭王漢忠密事者。當是欽州團練使。非贈太尉也。鄭懷德皆乘驛詣邊受事。漢忠待之不厚。遂相與掊摭漢忠密事以聞。漢忠黜死。二人之力居多。懷德守忠。皆襄邸攀附者也。　乙卯。募河北丁壯。　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匹。錢十萬。以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故也。　壬戌。遼大林砦使王昭敏等來降。　八月。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丙子。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以宗壽爲歸義軍節度使。　九月癸巳朔。遼主謁顯陵。　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輸餉。雖地里甚邇。而限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帝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橋梁。人以爲便。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詢以政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己酉。放表辭恩命。帝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陳堯叟游舊。令諭旨。放言主上虛懷待士如此。放固不敢以羈束爲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

冬十月癸亥朔。遼主至自顯陵。　丁亥。向敏中罷爲戶部侍郎。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下御史臺鞫。得齊賢定娶柴氏狀。柴因上書訟敏中違詔賤買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己。不許。帝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入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已定。帝惡其不直。遂罷相。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金。不與。及草制。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之泣下。　田錫言。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所以倉廩虛盈。過不在密院。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此相承。寖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三公。罷免則放之歸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力斷來表。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己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帑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繇而資貨彌少。官吏救過不暇。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

望陛下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機不必一一由密院然後辨認讒謗察訪忠良速究危亂之萌則天下幸甚 十一月壬辰朔詔麟州給復一年 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閤門祇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榷課自是歲益錢二十五萬

辛丑饗太廟 壬寅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除天下逋負錢糧 丁未白州民黃受百餘歲賜粟帛未幾復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岳爵一級 己酉封皇子元祐爲信國公 癸丑以職方員外郎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帝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著書故授以舊職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周禮秋官主刑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今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在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何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萬務必乂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今法令之文爲時所尚自中及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臣愚以爲刑法者爲治之具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臣又聞聖人之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爲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詩賦策論也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若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主典籍而參以正史至於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舍聲病之小疵如是則進士所習之書簡所學之文正而成化之治興矣帝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正言 十二月癸未遷麟州內屬人於樓煩

田錫言陛下纂位五年儲闈未建恐開窺覦之端宜思重謹之義 遼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上河川地遼主賜以金幣 是歲遼放進士邢祥等六人

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遼主如鴛鴦濼 二月己卯遣使賑京東西淮南水災 六谷酋長巴勒結（舊作潘羅支今改）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 庚辰以巴勒結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三月辛卯朔田錫言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爲災雖爲檢覆災傷乃是虛名即行賑貸且非實事又國家爲闕兵備邊遂於曹單宋亳陳蔡汝潁之閒揀選彊壯得五七萬人始降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押赴京師失信如此下民寧無怨望古者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今國家取壯丁爲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天五七萬人並離農畝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爲

外敵之利耳。壬辰，遼主詔修日歷官無書細事。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還山，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祕閣官宴餞於瓊林苑，帝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夏，四月，置河東神銳、神虎軍，共萬三千餘人，立指揮，常加訓習。乙丑，女真遣使貢於遼。庚午，徙知益州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成都，有訟龍騎卒謀變者，株引千數，知節密捕其黨，案實，止誅爲魁者七人。自乾德平蜀，每歲上供紈綺萬計，籍里民部舟遞運，沈覆殆半，多破產以償。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歲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承寇亂之後，戢兵撫俗，甚著威惠，然嫉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徙配它境，人頗怨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帝以今之僮使本傭雇良民，癸酉，詔有盜主財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涅之。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才踰月，連進五狀，皆匪機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望加黜責，以勵有位。詔削祐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李繼遷寇洪德砦，蕃官慶香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丙子，遼遣南府宰相耶律諾袞（舊作奴瓜，今改。）南京統軍使蕭達蘭進攻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縣，殺戮甚衆，副部署、雲州觀察使開封王繼忠與諾袞等戰康邨，自日昳至乙夜，敵勢小卻。遲明，復戰，遼人悉衆攻東偏，出陳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衒儀服，遼人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上聞。（攷異）遼史王繼忠傳云：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諾袞等，獲之。不言其力戰而敗，與宋史異。然宋人所紀，亦多互異。王文正筆錄云：繼忠與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邊騎大至，晨薄我軍，受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陳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敗績，遂爲所獲。然其時王超爲都部署，非張耆也。東都事略云：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轉鬬累日，遂陷于契丹。然繼忠自爲副部署，非帥也。今從長編書之。又繼忠開封人，見隆平集與宋史同，而遼史乃云不知何郡人，當日並修三史，亦未嘗彼此參攷也。

左衛上將軍、信國公元祐，孝恪敏悟，帝所鍾愛，及被病，司天言月犯前星、庶子星，帝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日卒，才九歲，追封周王，謚悼獻。後十五日，皇子生，兩月者亦不育，帝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帝以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爲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五月辛卯，定州部署王超言遼師出境。甲午，太白晝見。乙未，以田錫爲左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聽先奏。帝聞王繼忠戰死，丁酉，贈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皆加等。繼忠既擒，見遼主於炭山，太后知其才，授戶部使，兼賜妻室，繼忠亦自激昂，爲遼盡力。辛亥，錄望都戰歿將士子孫。望都失利，帝語近臣曰：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陳公然不護主帥，引衆先遁者，若不推窮，何以懲後？乃命宮苑使劉承珪、供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案問。癸丑，鎮州副部署李

福坐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隸瓊州因降詔戒勵諸路將帥　李繼遷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巴勒結僞降繼遷受之不疑巴勒結遽集六谷蕃部及結隆（舊作者龍今改）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奔還靈州丁巳繼遷死其子德明遣使告於遼（考異）（宋史西夏傳繼遷以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是繼遷之死在下年而遼史聖宗紀於是年五月書西平王李繼遷薨西夏外紀亦作統和二十一年薨與宋史年月互異案西夏歲時聘貢於遼所書宜得其實宋久與之隔絕祇憑邊境偵候故傳聞異詞今從遼史）　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出陳圖示輔臣并授諸將方略令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陳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魯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昰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背城挑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契丹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魯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契丹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魯已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其它選用悉皆類此初馮拯建議謂備邊之要當扼險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魯間依徐鮑河爲陳其形勢可以取勝至是帝多采用其議云　丁卯詔命官流竄嶺南者給緡錢歸葬　豐州瓦窰沒劑加羅昧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德明敗之　丁丑隴山西

首領禿逋等貢馬願附大兵擊賊　己卯遼贈李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　辛巳党項入貢於遼　乙酉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諸部附遼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必復入寇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壓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爲豫備帝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既而遼人果圍蒲陰　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于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摭利病以邀功希進譁言日聞于上帝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命權知開封府寇準爲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以卞袞領鹽鐵查道領度支林特領戶部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張則止署案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　以吏部侍郎陳恕爲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利病條例多所改剏其從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爲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剏事類爲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版別書齎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爲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四(起昭陽單閼七月盡閼逢執徐十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皇帝
咸平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秋七月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
戶部句院爲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
己酉遼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國中所管幽州漢
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所
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
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
常衛契丹主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卽時南侵之兵
也其國境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
五十里至遼陽城卽所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
至烏惹國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眞東踰鴨江卽
新羅也以信爲供奉官賜器幣冠帶　癸丑太保兼
中書令兗王元傑薨追封安王謚文惠　甲寅遼以
奚府監軍耶律實嚕(舊作室魯今改)爲南院大王實嚕魁岸
美容儀與遼主同年生遼主愛之甫冠補袛候郎君
未幾爲宿直官後爲隊帥從耶律諾袞(舊作奴瓜今改)蕭達
蘭(舊作撻覽今改)略地燕趙有功故有是擢　八月庚午太
白晝見　辛未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納
質來歸　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踐傷者每頃賜粟
十五斛民被掠者每口賜米一升蠲免棣州民租十
之三　甲寅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與威

魯軍魏能保州楊延朗北平田敏掎角以爲防遏
乙酉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朝於遼　丙戌高麗國王誦
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
丹遂有路直趨元菟屢來攻伐求取無猒乞王師屯
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荅　九月丙申出內府繒帛
市糓實邊　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
辰罷爲太子太師封萊國公　癸丑遼主如女河湯
泉改其名曰松林　是秋募近京彊壯補禁衞詔殿
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陳勢召近臣觀之行伍整肅
帝甚喜謂瓊曰昨日邨民皆爲精銳矣　冬十月丁
巳朔遼主駐七渡河(〔攷異〕遼史聖宗紀失書朔今攷補)　甲子靜戎軍王
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
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魯軍界必能限隔
戎馬縱或來侵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
相李沆等示之沆等曰沿邊所開方田臣寮累曾上
言朝廷繼亦商榷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卽罷
議今專委邊臣漸爲之制斯可矣乞幷威魯順安軍
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萬
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魯界
竝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戊辰遼以皇弟楚王隆
祐爲西南面招討使　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
普言北面抗敵行陳閑有所號令遣人馳告多失詳
審復慮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
爲信帝以爲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爲牌長
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
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陳則分而持之或

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及卒帝甚悼惜之贈戶部尙書謚宣靖特遣中使存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　十一月壬辰遼故裕悅舊作于越今改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之子道士努高九等謀叛伏誅　丙申遼通括南院部民王繼忠既見仕於遼從容進說曰竊觀大朝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時太后春秋已高頗然之　己亥閱捧日軍士教三陣於崇政殿　甲寅有星孛於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沒帝謂宰相曰垂象如此朕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荅天譴李沆曰陛下克謹天戒甚盛德也其咎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禮不可廢且邊塞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罔測固請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甲子詔求直言庚午以李繼隆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將卒命悉取平時封疏五十二奏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留之以賣直邪自作遺表勸帝以居安思危帝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自居位以來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奏章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以其子慶遠慶餘並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　甲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　戊寅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不豫故也　癸未帝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賦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數多三司必以虧損國計爲言帝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遼罷三京諸道貢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帝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徧上天以雷警朕邪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賦斂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爲條目大者隨事減省小者即爲蠲免又諸道罪人情重者頃令弃家屬赴闕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深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臣寮負私過情輕終身爲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宅卿等皆盡心謀求之　是歲集賢學士判院事陳恕卒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尙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彊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帝從之詔太醫診療滿百日有司請停俸不許未幾卒恕精於吏治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彊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

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丁亥遼主如鴛鴦濼　乙未以後宮劉氏爲美人楊氏爲才人劉氏華陽人帝初爲襄王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攜以入京攷異宋史后妃傳不言初嫁龔美外戚傳亦以劉美爲后兄此史臣諱之也涑水記聞載此事與長編略同唯龔美作宮美亦不言初嫁美今

從長編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王宮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別築館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美因改姓劉爲美人兄云　丙申夜京師地震癸卯丁未夜京師地再震帝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安靜京師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沆頓首引咎　二月乙卯朔女真貢於遼　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攷異〕涑水記聞稱李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案德明報崇貴云未葬難發表章其意猶倔彊不服未必繼遷有此遺言李燾以爲德明假託之言蓋得其實今亦不取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丙寅遼南院樞密使邢抱朴卒抱朴以儒術顯奉命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詔輟朝三日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度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署　戊寅以太常卿張齊賢爲兵部尚書　冀益黎雅州地震　度支副使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鐵副使卞袞同候對將升殿袞遽出奏牘遣道同署及帝詢問則事本度支道素未省視錯遻不能對己卯罷職道卒不自辨亦無慍色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撫溪洞夷人頗著威惠部民借留凡五年不得代乃詔謂舉自代者謂以國子博士薛顏爲請癸未擢顏虞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召謂入朝　三月丁酉直祕閣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　萬安皇太后疾未愈帝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于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購民閒善醫者詔屢下己亥后崩於萬安宮辛丑羣臣請聽政三表不允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覩帝毀瘠過甚繼上五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帝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甲寅朔上大行皇太后謚曰明德　丙辰邢州地震不止　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　丁卯瀛州地震　六月丙辰詔諸州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自今官吏實有善政候轉運使舉陳如敢違越其爲首者論如律　帝密采羣臣之有聞望者得刑部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郝太沖李元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衞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謹徽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閤門祇候崇政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　甲子詔罷川峽閩廣州軍承天節入貢自今三千里外者悉罷之　先是帝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帝不荅徐

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卒秋七月乙酉以知制誥餘杭趙安仁爲翰林學士　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寢疾帝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方還宮而沆卒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畢泣下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兄子皆賜同進士出身帝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知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旰昃旦慨然謂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彊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帝深然之故終帝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常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我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帝欲相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以兵部侍郎畢士安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兼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北方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　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袞卒詔錄其子弟袞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以稱職聞然性慘毒棓克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　光祿少卿宋雄習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　是月遼遣使封李德明爲西平王　八月己未以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略深祁閒小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以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爲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並僉署樞密院事　以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之樂也　準布部長朝于遼請婚不許　甲戌邊臣言契丹謀大入詔鎮州所屯河東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分屯兵並赴定州　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者爲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請也　丙午遼主如南京　丁酉帝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議何時進發畢士安等曰陛

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但郛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期不可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道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慎重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帝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　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郎朱台符並爲陝西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覃止欲因仍舊貫遂有隙交相論奏帝親遣御史視其狀覃台符並坐議事違戾罷使辛丑責覃知隨州台符知郢州　庚戌遼命皇弟楚王隆祐留守京師　辛亥以永清節度使周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命顯歸本鎮　先是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浚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閒掘井城中人猒其煩是月召歸遼師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冰代砲石以拒敵敵遂解去帝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爲擾民者今始知善守備也轉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陳東面凡下諸路宣制必屬允則省而後行　閏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貿易軍糧　己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屯唐河樹營柵以備寇　癸酉遼主與太后大舉南下以統軍使蘭陵郡王蕭達蘭奚六部大王蕭觀音努（舊作觀音奴今改）爲先鋒分兵掠威魯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先鋒（〔攷異〕魏能敗遼師自在秋閏月九朝編年備要作春二月遼師入威魯軍魏能敗之於長城口蓋誤）　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所拒東趨保州攻城不克丁卯達蘭攻遂城擒守將王先知乃與遼主太后合兵攻定州王超等陳於唐河執詔書案兵不出戰敵勢益熾乃帥衆東駐陽城淀　時遼師深入急書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有難色欲還內準曰陛下一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帝幸金陵僉署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又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傍準心知之乃陽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將帥和協若車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邪帝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阻大事圖所以去之會帝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使與周瑩同議守禦（〔攷異〕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敵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契丹兵退召爲平章事攷真宗以十一月二十日親征而欽若知大名之命在閏九月二十四日則非次澶淵時審矣欽若判大名在六年四月罷政東軒錄謂兵退召爲平章事尤誤今從長編）　初王繼忠在契丹乘閒爲遼人言和好之利太后有猒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四人持

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帝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帝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彊致又念自古獯鬻爲中原彊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畢士安等曰契丹兵鋒屢挫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帝曰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爲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小校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帝未許也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爲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潁州防禦使杜彥均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爲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爲鈐轄帝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契丹南過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帝賞其忠果乃詔瑩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給之　是日令河北近南州縣民人入處城寨以敵兵侵軼故也　丁丑令府州自今勿擅發兵入唐龍鎮管內剽掠如蕃漢人亡命在彼須追究者當詔遣還　己卯岢嵐軍使開封賈宗奏敵騎數萬人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翼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獎并代鈐轄高繼勳先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宗曰敵衆而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勝之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門祗候遷儀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遷弓箭庫使　冬十月壬午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盜事帝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直抵兩川亦宜防備故有是命　詔修葺歷代聖賢陵墓　癸未以引進使潘州刺史何承矩領英州團練使初議進秩帝謂宰相曰承矩知書愛聲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州之美名者授之　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大破遼兵於朔州界殺戮甚衆時遼師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考異）契丹國志云分兵圍岢嵐軍爲守臣賈琮擊走太平治迹統類云冬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所載小異今從長編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彊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遼師引衆沿葫蘆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仍令岢嵐威魯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敵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　丙戌遼師抵瀛州城下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

于四面大設攻具使奚人負版乘墉而上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彊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壘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墮踰十數日多所殺傷遼太后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退〔攷異〕宋史繫於十一月乙卯今從遼史　戊子祔明德皇后神主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饗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竝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眞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竝祔於理爲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竝配自是始　庚寅命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竝提舉轉運及兵馬又令齊賢謂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既而遼師稍南民大驚趨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囚紿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竝河執旂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遼師遂引去　甲午遼蕭達蘭蕭觀音努率師下祁州士卒多降遼主手詔獎諭復厚賞觀音努賚其降卒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帝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它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詔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兵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埽庭張樂宴飲邊藩以安帝由是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竝就賜裝錢

癸卯以斯鐸督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巡檢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乙巳保州岢嵐威魯軍北平寨竝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擄獲人畜鎧杖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先是王繼忠得帝手詔即具奏附石普以聞言遼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帝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遼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遼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願往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遼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攷異〕東都事略曹利用傳云眞宗用宰相寇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達蘭是時利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於行闕宋史利用傳亦云奏事行在皆誤也利用初使時眞宗尚在京師至再使乃見於行在耳今從長編　以雍王元份爲東京留守　己酉初置龍圖閣待制以都官郎中杜鎬右正言戚綸爲之　以衞州防禦使李重貴爲大內都部署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五(起閼逢執徐十一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遣使安撫河北以知瀛州李延渥爲本州團練使獎其守城之功也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遼師南下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彊壯練習之開門樵采如平日嘗上言寇若至必至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遼游騎逼城嶼擊走之詔嘉獎

癸亥遼馬軍都指揮使耶律珂禮(舊作課里今改)遇南師於洛州勝之甲子東京留守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獲魏府官吏田逢吉獻於行帳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陳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爲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攷異張旻以仁宗天聖三年除樞密使始改名耆它書于真宗時已稱張耆蓋史家追改今從長編書其本名)爲鈐轄武寧節度使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陳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爲鈐轄初旻在定州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遼弁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於是駕將親征旻方戍弁代復奏邊事十餘召還入對帝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帝喜故命爲西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近旻即馳騎往秦翰既受命亟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邊騎功畢遼師果暴至翰不解甲胄七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留之遼師數攻城不克復令王繼忠具奏議和帝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且使告遼人遣使抵天雄受之繼忠聞利用至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荅焉 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敵騎之渡 天雄軍聞遼師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肎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肎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弩手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以待之遼師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兵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遼伏兵甚衆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庚午遼蕭巴雅爾蕭觀音努

率渤海兵攻德清軍，城破，知軍尙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遼師益南侵，帝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帝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遂申前議，詞氣忼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邪？夕次衞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愼修先赴澶州。〔攷異〕長編作謹修，蓋史臣避諱追改，今仍書本名。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駕。〔攷異〕宋史寇準傳不言其兩諫南遷，據長編則駐蹕韋城之後，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者，爲準所諫止，與宋史準傳異。今攷宋史畢士安傳云：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眞宗幸澶淵，此即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之時也。士安傳又云：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鬨，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是避敵之議雖搠自欽若，而一時附和者固不乏人矣。但既幸韋城，羣臣請幸金陵，而不請幸蜀，前後稍異耳，今仍兩書之。 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揮使張皓赴行闕，道出遼寨，爲所得。遼主及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遼營。遼太后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許之矣。然彼尙率衆深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爲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

遼師既陷德清，壬申，遂進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舊作撻覽，今改。〕恃其勇，以輕騎案視地形，時威虎軍頭張瓌掌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仆。遼衆競前輿曳至寨，是夕死。太后臨其轊車哭之慟，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達蘭通天文，屢著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奪氣，滋欲議和矣。〔攷異〕遼史云進至澶淵，宋主軍於城隍間，未接戰，達蘭案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雁，中伏弩卒。然達蘭之死，眞宗尙未渡河，迺云宋主軍城隍間，遼史誤也。東都事略曹利用傳、長編引劉攽所撰寇準傳，誤與遼史同。長編云：遼衆直抵澶淵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達蘭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虎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隕，其徒數十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案長編所載乃宋人夸詞，殊不足信。使當兩軍既接，宋師能射殺其先鋒，必當乘其軍亂鼓行而前，即使未能全勝，亦必多所斬獲，何以射死者僅一人也。蓋達蘭實以案視地形中伏弩而死，遼史爲得其實，今參用之。

丙子，車駕發衞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且於南城駐蹕。是日駐南城，以驛舍爲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

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請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退敵邪即麾衛士進輦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帝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帝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太后與宰相韓德昌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版橫車軛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未決遼主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攷異〕東都事略作韓玘宋史遼史俱作韓杞持國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于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於閤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啓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爲請帝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將柰何輔臣請荅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荅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爲荅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共往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衽且以賜衣稍長爲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日有食之帝懼甚司天言主兩國和解帝意稍釋〔攷異〕長編云是日日有食之德博州竝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死其父候騎自澶州繼至敵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往來傳報及擊鼓讙呼悉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裕悅之儔也今歲入邊皆其首謀敵既失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伏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案北宋百餘年所稱爲奇功者莫如澶淵所矜爲奇捷者莫如射殺達蘭夫達蘭誠遼人所倚重然其中伏弩而死亦宋人適有天幸耳太后老於兵事達蘭雖死師旅尚雄雖意在索和亦必整飭師旅爲恫疑恐嚇之計何至兵未敗衂而任其部下之人紛紛遁逃出塞乎且承矩之言自相矛盾既云民被驅掠者衆無守視之者何以逃歸者僅止數人況遼師既遁何以邊帥無一人能擊其輜重奪還其俘掠者以事理度之遼太后意在講和士氣已懈故所掠宋人間有逃歸邊臣遂張大其詞而真宗亦姑爲大言以自解豈實有之事哉王晉公談錄云景德中契丹次澶淵在河北車駕在河南陳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案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李燾曰是日契丹使韓杞已入對行營矣談錄妄也原李氏之意以爲遼使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爲妄耳然兩軍相對適遭日食真宗遇災而懼正不必爲之諱況韓杞初來通使遼人方以索還故地爲詞其後再遣使許以歲幣始得解兵豈可以韓杞初至卽信爲和議必成而謂真宗可無懼乎至談錄謂契丹兵自退續求和好亦係傳聞之誤今從遼史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　曹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遼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攷異〕東都事略宋史及長編俱作高正始遼史作高正今從遼史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媿多矣利用荅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恐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

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議始定。遼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實爲美事，主上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于緣邊開移河道，廣浚濠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幷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卽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書俱還，幷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乙酉，柬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柬之與焉。丙戌，柬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柬之俱往報聘，稱遼太后爲叔母，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它亦依繼忠所奏云。柬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邀擊，乃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遼歸師。　以曹利用爲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食，未卽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復使問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攷異〕曹利用兩使於遼，宋史、遼史俱同，東都事略誤合爲一事。至利用入對行宮之語，宋史不載，今從事略書之。長編引記聞云：敵兵既退，來求和，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利用。利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上許百萬以下。李燾曰：敵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槩不及歲賂，再使卽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敵始求和，此皆誤也。

戊子，帝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幷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張其軍。　己丑，遼詔諸軍解嚴。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遼師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遺書寇準言大計已定，惟君勉之。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三十萬爲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敵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參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事。〔攷異〕宋史王旦傳：旦臨行，奏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案此語不載於長編，以事理揆之，殊未可信。蓋好事襲取史記秦趙會澠池廉頗告王語，附成之耳。是時遼以輕兵深入，本無必勝之計，真宗駐蹕澶淵，指揮諸將，以逸待勞，進退自如，豈有意外之虞？況親征之事，寇準既身任之，旦受命居守，當示以鎮靜，而遽爲斯言以惑軍心，又何異於王欽若孤注之喻乎？且其時仁宗未生，所云太子，更何所指？必是誣妄，今不取。　卽日乘傳先還，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及駕還，旦家子弟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呵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時兩河之民，頗有陷敵者，旦上言，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傍貧民襦袴。　李繼昌至遼帳，館設之禮益厚，卽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帝初以懿德皇太后忌，欲撤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帝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

歌謳諠譁達旦帝使人覘知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畫策以進且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敵且生心矣〔考異〕準所畫之策今不可聞宋史迺云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則誣甚矣準意在禦敵使當日能鼓勇決戰其勝負誠非後人所能料如欲於口舌之閒邀其稱臣獻地準豈昧於事機若此哉今削去 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有譖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初準處分軍事或違帝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帝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考異〕契丹國志載眞宗澶淵誓書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人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云云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契丹誓書曰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持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達不宣當日誓書之體如此長編乃云初議和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如是是與之抗立祇如其國號稱契丹足矣帝嘉納然事已行不果改案誓書乃稱大宋大契丹豈別有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理當由未見誓書臆爲此說耳徐氏後編仍長編之誤今不取 甲辰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敵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寧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考異〕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改威虜軍諸軍名與長編同元豐九域志云景德二年改破敵軍爲信安軍蓋傳寫之譌它如永靜軍保定軍安肅軍永寧軍廣信軍九域志仍作景德元年也長編永寧作永定恐亦傳寫之誤 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若歸闕 戊申帝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己王旦寇準等皆上疏待罪慰勞之 是月遼班師太后賜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考異〕徐氏後編云徙封晉王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蓋不攷年月連後事書之今改正分載於後

是歲遼放進士張可封等三人

二年遼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庚戌朔以遼人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彊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

癸丑罷諸路行營合鎭定兩路都部署爲一 甲寅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帝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鎭靜者乙卯以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鎭州趙昌言知大名府馮起知澶州上官正知貝州楊延朗知保州張禹珪知石州張利涉知滄州趙繼昇知邢州李允則知雄州趙彬知霸州帝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裁處當否卿等共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知節先在鎭州方遼師入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卽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每中使齎詔諭邊郡知節慮爲敵所掠因留之募捷足者閒道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竝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剽劫皆無所得車駕幸澶州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遛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爲動復移書誚讓超始出兵猶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爲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手詔褒美 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 召輔臣觀瀛州所獲遼人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好鋒鍔銛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版才數寸集矢二百餘其後李繼宣浚高陽濠得遺矢凡四十萬遼人攻城不遺餘力如此 戊午遼

主還次南京。庚申，以蕭巴雅爾為北府宰相，蕭觀音努同知南院事，大饗士卒，爵賞有差。癸亥，命翰林學士趙安仁等五人權同知貢舉。王超上章待罪，帝憫其勞舊，弗責。戊辰，以超為崇信節度使，罷軍職。

省河東部署鈐轄司使臣百餘人，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己巳，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錦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帝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自是遂為故事。

以遼人通和，置國信司，領以宦者。二月，癸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卒，贈中書令，謚忠武。繼隆出於貴胄，感慨自立，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政。帝以元舅之故，不欲煩之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繼隆亦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宮。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言使民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元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粟，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於是定入粟實邊授官等級以聞。帝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從之。丙戌，遼復置榷場於振武軍。時遼倖羊多闕，門下平章事耶律實嚕（舊作室魯，今改。）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絹，彼此利之。癸丑，命開封府推官孫僅為遼太后生辰使，閤門祇候康宗元副之。僅等入遼境，其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前迎。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遼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禮遇甚優。僅等辭還，贐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于餞飲，極其恭恪，然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自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京養疾，詔許之。丁未，召見，聽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祿寺丞從簡、校書郎知簡掖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戎請和，從古以為上策。今先啟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為念。」帝嘉賞之，其二子皆遷官。蒙正至雒，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

詔緣邊諸州軍，如擒獲北界姦人，可詰其事狀，部送闕下。帝以遼雖通好，而彼中動靜，亦不可不知，閒諜偵候，宜循舊制，又慮為彼所獲，歸曲於我，自今獲彼閒諜，當赦勿誅，但羈留內地，待有詞則以此報之，故有是詔。

三月，甲寅，帝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濮人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又得特奏名五舉以上一百十一人。翼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人，又得特奏名諸科三禮以下七十五人。帝謂宰相曰：「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諭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舊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為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諮，新喻人也。先是迪與賈

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耳舍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 初安陽陳貫〔攷異〕宋史本傳云河陽人今從長編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墝埆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魯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莫若募士人隸本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面捍遼西面捍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鬬無驕心遼人既和復上言敵數入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敵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帝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 乙丑遼賑党項部饑 丙寅以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敵中豪傑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至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具言今之修和遼人先啓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協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榷場貿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欣慰又歷陳遼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帝詰其所欲云有家屬寓居青州願便道得往省之帝許焉且以與遼通好不可復置機宜司故命爲巡檢帝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武備詔敵樓戰柵有墮壞者即葺之 以將作監丞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 丁丑遼改易州飛狐路招安使爲安撫使以與南朝和好也 夏四月丙戌女真回鶻俱遣使貢於遼 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號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帝初欲含容不復窮究其事而師道固求辨理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邊肅內侍副都知閻承翰詰御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妄與堯咨并責 戊戌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觀諸閣圖畫近臣畢從 己亥党項侵

遼 詔河北諸州葺城池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癸卯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爲之仍遷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以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參知政事 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先是印書裁截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此錢於三司裨國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猒其寥落云 宣徽北院使雷有終卒有終倜儻自任能撫士卒多傾私帑給公家宴犒在蜀時嘗借用庫錢數百萬奏納第以償優詔蠲免身後宿負猶不啻百萬官爲償之 高陽關副都部署張凝卒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貲帝嘗謂近臣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至是卒帝甚惜之 知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夷曠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從之又言邊民應募爲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語耐寒苦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糧難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閑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而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勞者亦補軍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幷河東州軍亦各募置 以起復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並爲翰林學士宗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聞于帝有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證其不相統攝且言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議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遽有聞奏無典章之可據況臺憲之職所宜糾參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奏彈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其風裁哉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韙之 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爲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乙卯遼以金帛賜陳亡將士家時高麗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以遼和議成先後遣使賀遼 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以用兵不及試期故也庚申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有差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詞敏贍帝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蓋帝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邪乃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帝益愛其淳直改試它題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 己

巳詔自今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爲勞績　癸酉詔
天下榷利者弗許增羨爲額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
言將來遼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
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
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
宜裁處　六月己丑曹州民趙諫與其弟諤以姦慝
不法並斬西市帝初欲窮治其獄內出與諫交游者
姓名七十餘人付鞫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
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帝曰卿執憲當嫉惡
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繩
愆糾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
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
遇事治之未爲晚也帝從其言　帝謂輔臣曰殿前
侍衞司禁兵老疾者衆宜精加選擇樞密使王繼英
曰禁旅比昔時數今踰倍若乘此息兵簡退疲冗實
甚便帝曰然第以北敵請盟西戎納款若卽行此則
軍旅之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
選擇勇力者次補上軍亦可鎭厭浮言使衆不惑也
其老疾者俟秋冬遴簡將臣令悉蒐去之　己亥達
旦國九部遣使聘遼　秋七月戊午党項貢於遼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
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
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堪爲將帥等科令尚書吏
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
書門下先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丁卯女
眞遣使貢遼回鶻使人請先留使者皆遣之　丙戌

西川轉運使黃觀言益州將吏民庶舉留知州張詠
詔褒之尋因遣使巡撫西川令諭旨曰得卿在彼朕
無西顧憂也　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　癸巳有星
孛於紫微　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
白文壽來貢　癸亥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丁卯
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
迹欽若請以直祕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從之
冬十月庚辰丁謂等上景德農田敕五卷令雕印頒
行民閒咸以爲便　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
早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帝聞之亟遣使撫問還奏
疾甚帝卽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
輿送歸第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
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
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
子孫中使護喪事給鹵簿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
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繕寫不輟尤精意詞
翰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植產爲子孫計故天下
稱其清　丙戌遣度支判官周漸爲遼主生辰使職
方郎中韓國華爲遼太后正旦使鹽鐵判官張若谷
爲遼主正旦使癸卯歲幣齎至遼界自是歲以爲常
十一月丙辰饗太廟丁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
遼命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於橫帳（遼皇族以太祖後爲橫帳）
癸酉遼主及太后遣使左金吾衞上將軍耶律
留寧左武衞上將軍耶律委演等來賀承天節對於
崇德殿留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
刀至上閤門留寧等欣然解之帝聞之曰戎人佩刀

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即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謂宗諤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十二月己卯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及祖宗朝所獻者自後使至必以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果實脯腊賜近臣三館　辛巳以王欽若爲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帝初見欽若班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欽若因訴於帝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爲參知政事無罪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帝悟即日改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欽若善迎人主意帝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　甲午右諫議大夫种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有此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六（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彊圉協洽八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三年（遼統和二十四年）春正月辛未始置常平倉先是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每州計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每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移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糶俟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糶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僞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竝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竝兼勸農事轉運使副竝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

甲申升宋州爲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

丙戌以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爲韶州文學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及九齡真圖告身故錄之

復置都大發運使以度支員外郎馮亮爲之

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

遼人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帝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俊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它舉措多自任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吏職耳因卻而不視戊戌準罷爲刑部尚書知陝州（考異宰輔編年錄作峽州蓋傳寫之譌宋制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節度二品州也防禦團練四品州也刺史五品州也知州之名雖同而班秩各異陝爲節度州峽爲刺史州準由舊相出守不當除遠小州今改正）以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帝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喻其意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己亥以參知政事馮拯爲兵部侍郎王欽若爲尚書左丞陳堯叟爲兵部侍郎竝知樞密院事以趙安仁爲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都承旨韓崇訓爲東上閤門使馬知節竝僉署樞密院事崇訓重贇子也

三月乙巳客星出東南太常丞任隨上言曰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懸賞罰之文立勸懲之道其兩省諫官竝準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推誠彌縫勵節言事有裨于時政抗章不避于天誅則請行甄擢以

勸衆焉其或尸利無慙弼違有闕務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訣則請行降黜以勵衆焉夫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退懦者立朝廷之士咸願效忠而報國矣帝覽而嘉之己未詔諫臣悉心獻替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其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祇候充　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　壬辰命使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犒設將吏存問父老疏決繫囚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閒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乙未种放賜告歸終南山　復詔羣臣轉對　五月壬寅朔司天言日當食帝避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不見帝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乘閒言于帝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爲瑞大矣帝嘉納之　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俟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宅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丙午命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次月十五日送中書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已來計司以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最多于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是內帑歲出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資及士衡爲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帝將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爲材故召令佐三司　萊蕪監判官歐陽晃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薦以姬旦臯夔爲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覽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十首共限萬言題既出晃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幸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晃不敢復言至晡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既奏御帝令問表中所陳條目晃伏躁妄之罪責授下州司戶參軍　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有吏幹妻馮氏性嚴訓諸子尤力不許事華侈堯叟既貴孝謹益不衰掌樞密時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客至堯叟等皆侍立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初拜以父在朝止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堯叟表讓朝廷以彝制不聽省華卒既逾年帝乃封其母郡太夫人後進封滕國年八十餘尚無恙　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

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彊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河西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丁巳，幸北宅，視德恭疾。己未，德恭卒。　是月，遼幽皇太妃和罕（舊作和輦，今改）於懷州，囚夫人伊勒蘭（舊作夷懶，今改）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考異）遼史於皇太妃不著所始，據聖宗紀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與蕭達蘭傳略同。紀又云：十五年皇太妃獻西邊捷，是皇太妃嘗有戰功矣。至是被幽，次年賜死，遼史不明言其罪。既稱為皇太妃，疑為景宗之妃，遼史亦未詳言也。長編云：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述國中事，云景宗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河，蕭氏使守西邊，得達靼盡降之，因謀帥其衆奔它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其事頗與皇太妃事相類。案太宗第二子景宗封為齊王，遼人多假人以寵號，齊王既死，其妃席太后之寵，稱皇太妃，容或有之，特史無明文，無由定為一人耳，附識於此。

六月丙子，羣臣固請聽樂，從之。　南平王黎桓卒，諸子爭立，攻戰連月。有司請發兵平之，帝以桓素修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曄為緣海安撫使，令譬曉之。

丁丑，京東轉運使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懼亂者治，必興；思危者安，必久。陛下誠能戒謹抑畏，日新其德，則瑞星不出，臣亦稱賀；苟異于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也。況今西北二隅，雖罷征戰之役，然以比諸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帝覽疏，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為政，旭避嫌不復釐事，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緱氏，廉白有政績，帝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帝曰：「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之淪滯。」帝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固讓，故有是命。後數日，旭引對選人，帝面賜緋魚，謂旦曰：「朕向不知卿弟猶衣綠也。」　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宰相王旦擬以任中正代之。議者多云不可，帝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它人往，妄有變更矣。」壬寅，擢中正工部郎中、知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甚便之，衆乃服旦知人。　乙巳，太白晝見。　壬子，邵曄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　忠武節度使高瓊臥疾，帝欲臨幸其第，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衞，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勳臣，施之于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帝以瓊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蕎麪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帝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寮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　丙戌，遼改南京宮宣教門為元和，外三門為南端，左掖門為萬春，右掖門為千秋。　是月，遼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人進大食國馬及美玉於遼，遼主以對衣銀器等賜之。　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游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務一日，初寒盛

暑大雨雪議放朝著于令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
問並入第四等以易爲祕書丞待問爲殿中丞　雄
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帝令自擇
其代承矩薦安撫副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
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
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泊淀易州民聞之皆揮涕有
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略能
綏撫異俗其後契丹使至者言國中皆畏服承矩之
名嘗于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
十首刻于石人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
也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初知潭州日李沆王旦
實爲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絶厚　丁卯鄜延鈐
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
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
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帝賜詔嘉獎焉　是
月遼主如南京　冬十月庚午朔遼主率羣臣上太
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羣臣上
遼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攷異〕是年所上遼主尊號與五年所上者同朱彝尊曝書亭集雲居寺二碑跋曰碑建于二十三年遼主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案遼史五年所紀之誤誠如朱氏所辨長編載是年上遼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遼主尊號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帝又與遼史異朱氏亦未旁攷也然長編或係傳聞之異今仍從遼史　以趙
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西平王給俸如內
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
蕃轉告甘沙首領因責德明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
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　丁丑以張崇貴
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
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
萬斤　丁酉葬明德皇后于永熙陵　十一月壬寅
周伯星再見　庚戌徙知永興軍府周瑩爲邠寧環
慶都部署以孫全照代之　乙卯以宰臣王旦爲朝
拜諸陵大禮使　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有定
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爲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
請也　是年遼放進士楊佶等三十三人
四年遼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
中祭后土廟用大祀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知樞
密院事陳堯叟爲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丁
謂爲隨駕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謂機敏有智
謀善附會而有心計在三司案牘填委吏久難解者
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
中牟縣除逋負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
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
帝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宮
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卻輿輦
繖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
次詣永昌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
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
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于陵南設幄奠祭如下宮禮
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帝特制
素服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皇后
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以內臣從及

親奠懿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感慕哀切，未忍去，故復往焉。及午而還，左右進繖，帝卻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赦流罪以下囚，釋逋欠，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建永安鎮為縣。

是月，遼建中京，卽七金山土河地也。先是遼主過七金山土河，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建都，至是始城之。〔考異〕徐氏後編繫于上年，為統和二十四年。據遼史地理志云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與本紀同，徐氏誤也，今從遼史。

二月，戊辰朔，車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縣，始復奏嚴，帝猶服鞾袍，不舉樂。己巳，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為太尉，恭為太師。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壬申，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于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上言知縣某貪濁，有佐官某廉幹，乞擢為知縣。帝曰：「內臣將命，能采善惡，固亦可獎，然便爾賞罰，外人必未猒伏，當須轉運使深察之。」甲戌，幸上清宮，詔賜酺三日。乙亥，詔罷西京榷酤官賣麴，如東京之制。丙子，加號列子為沖虛至德真人。帝之次鞏縣也，太子太師呂蒙正輿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以進，賜坐勞問。壬午，幸其第，賜賚甚厚。甲申，御五鳳樓觀酺，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丁亥，幸元偓宮。戊子，葺周六廟，增封唐孝子潘良瑗及其子季通墓。庚寅，詔河南府置五代漢高祖廟。辛卯，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官祭告，朕豈安然而過乎？」壬辰，帝乘馬至孝義鎮，吏旹邨復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奠，近臣于幄殿東望拜。每進飲食，帝執爵舉七著，涕泗哀感。甲午，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懿二陵。丁酉，賜隱士楊璞繒帛。遼主如鴛鴦濼。三月，己亥，帝至自西京。乙丑，以曹瑋為西上閤門使，賞其扞邊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偵虜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西蕃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西蕃軍將至，逆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憩士馬，少選決戰。」蕃人方苦疲，皆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之。蕃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蕃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夏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悲感生疾，遂不起。后性謙約，寬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飾華侈，必加戒勖。有以家事求言于帝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帝嘗使觀宜聖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帝尤加禮重焉。宰相王

旦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利爲功煩擾特甚帝曰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爲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帝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元異己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元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帝曰若然則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司爲登聞鼓院登聞院爲登聞檢院命右正言鄒平周起太常丞祁陽路振同判鼓院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檢院亦置鼓先有內臣句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帝謂王旦曰開廣言路治國所先而近日尤多煩紊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洎至披詳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 汀州黥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鐶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帝賜捷名中正是月戊申真君降中正家之新堂是爲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戊午增孔子守塋二十戶 初置雜賣場 閏月戊辰減劍龍等三十九州軍歲貢物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壬申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良丹陽縣主簿夏竦先是帝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濟時之用安得而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因命兩制各上策問擇而用焉絳竦所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爲右正言竦爲光祿寺丞 是月立中書樞密院互報法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兩府不相知故有是命 六月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案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告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之謚太尉率百官告廟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爲比帝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 吏部侍郎張詠以病瘍乞郡辛酉詔詠知昇州 徙向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游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皆不喜惟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稱帝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邪 遼賜皇太妃死於幽所 秋七月丁卯祔莊穆皇后神主于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愈前監廣州綱遇交州使因言龍花蕋難得之物宜以充貢至是州采之爲獻且言愈嘗道詔旨帝曰朕懷撫遠俗何嘗有所宣索即下愈御史臺劾問故有是責仍以龍花蕋還交州 帝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有太甚者當黜以爲戒 遼以西平王李

德明毋薨遣使弔祭旋命起復　知宜州劉永規馭下嚴酷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永規擁判官盧成均爲帥僭號南平王據城反甲戌奏至詔忠州刺史曹利用等領兵進討仍諭賊黨有來歸者並釋罪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增三百四十六萬有奇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爲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明昶等來貢帝賜以九經及佛氏書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　戊子帝謂輔臣曰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遴柬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卽召災沴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牘其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

八月乙巳置羣牧制置使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兼之尋又增置判官一員　丁未中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請舉樂不允　以右監門衞上將軍錢惟治爲右武衞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帝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比聞惟治頗貧乏遂有是命　己酉益州地震出府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相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爲富民所蓄請官爲斂糴以惠農民　辛亥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　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歸視田里帝命坐慰勞之壬子拜工部尚書知曹州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帝作詩賜之昺視壁閒禮記圖因陳中庸九經大義帝嘉納焉及行又命近臣祖送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　癸巳帝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寖成萋斐也且必有顯狀封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綸奏示旦等曰綸意以疏遠之人難得面奏然自下詔以來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旦曰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爲惑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殿一二次卽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所司鞫問帝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耳　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命王旦監修王欽若陳堯叟趙安仁晁迥楊億同修　置龍圖閣直學士以杜鎬爲右諫議大夫充其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六卷詔獎之　是月諸路皆言大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七（起彊圉協洽九月盡著雍涒灘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四年（遼統和二十五年）九月甲子朔知華州張舒與官屬率民錢修孔子廟爲民所訟並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宣王廟自今並官給錢完葺無得輒賦民財　庚午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爲帶以備賜與帝曰朝廷褒寵近臣惜費豈在于此即詔已成者悉鎔之別用上色金改造　帝以庶僚勤事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應折支者並給實錢願給它物者亦聽

己卯詔羣臣家有藏太祖舊實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

時知杭州薛映歲滿當代帝與宰相議擇其人王旦曰天下重地爲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爲患帝深然之因曰近如宜州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爲寇剽延及它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邪因閱班簿指孫僅王濟謂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遂改濟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宜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擊破之盧成均挈其族來降陳進伏誅利用等入象州安撫軍民分兵捕餘寇

遼西北路招討使蕭託雲（舊作蕭圖玉今改）討準布破之託雲北府宰相哈哩（舊作海璘今改）之子也

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閒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冬十月帝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于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救

丙申遼主如中京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于是更定條制多因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

乙卯詔曰考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放言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帝乃遣內侍齎詔賜放欲以樞務處之放上表固讓乃止

十一月丁丑刑部尚書宋白爲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六十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其子婿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帝猶以舊臣未許再表乃許焉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帝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帝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帝自是常怏怏它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帝猒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帝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

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庶可以鎭服四海誇示戎狄也帝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乃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久之乃可然心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閒爲旦言之旦僶俛而從然帝意猶未決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帝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帝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于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辛巳雨雪帝謂王旦等曰瑞雪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閣官于崇文院帝作瑞雪詩令三館卽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辛卯遼遣使左領軍衞上將軍耶律元等來賀承天節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陳邪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設宴帝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閒于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者各置歷仍書逐人名下隨卷奏知異時比較功程庶分勤惰欽若爲人傾巧所修書或當帝意褒賞所及欽若卽自名表首以謝或謬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以下所爲同僚皆疾之　先是帝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帝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之周起王曾陳彭年皆可參預馮拯曰封印卷首尤宜用素有守操之人旦曰滕元晏于士大夫閒少交游帝曰今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元晏同掌封印事于是命翰林晁迥知制誥朱巽王曾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同知貢舉始命禮部封印卷首　己酉遼賑饒州饑民　庚戌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案春秋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卽上辛郊天地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先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祀昊天後亥日享先農仍卽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以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奭奏從之　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廩豐約故也

大中祥符元年（遼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帝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于崇政殿之西序帝曰朕寢殿中帟幕皆青絁爲之旦暮閒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來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命筆誌之十二月

朔卽蔬食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結采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于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回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啓封之際宜屏左右帝曰天若譴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祗畏改悔若誡告朕躬朕亦當側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衆不知也帝卽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奉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卻繖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啓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于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帝已先至丙寅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　丁卯設黃麾仗于殿前陳宮縣登歌文武官遼使陪列酌獻三請天書禮畢帝步導入內行避黃道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紫雲護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爲始　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糧數百萬帝出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乞請乞降詔責之王旦請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來取之帝從其言既而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乃止　太僕少卿錢惟演獻祥符頌甲申擢司封郎中知制誥　天書降之翼日翰林學士李宗諤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荅之時學士晁迥知貢舉楊億被病參知政事趙安仁實草詔云　遼主如長濼　二月壬辰朔帝御乾元門觀酺　丁酉分遣中使六人錫邊臣宴　戊戌帝語輔臣曰京師士庶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工人鍊金爲箔其徒日繁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丙午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三月甲戌兖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對于崇道殿帝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而諭之曰封禪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帝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荅靈貺早行盛禮詔賜緡帛遣之

知州邵華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己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壬午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凡五上表請封禪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于大內之功德閣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帝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卽詔謂計度泰山路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營道路翰林學士晁迥李宗諤楊億龍圖直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王旦請依郊禋故事面命五使帝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于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丙申命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馮拯爲儀仗使陳堯叟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道頓遞使事令拯堯叟分掌之欽若安仁並判兗州仍更迭往乾封縣禁于泰山樵采者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行宮除前後殿外餘悉張幄幕金帛芻糧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供用它所須物悉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上供木由黃河浮筏鄆州給置頓之費詔東都緣路禁采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扈駕步騎輒蹂踐苗稼者御史糾之壬寅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初于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榜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八人爲考官帝偏至幄次諭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翼日宗諤等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鄭人姚曄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鞾笏卽命以職丙午詔作昭應宮以奉天書時上封事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例于是悉罷吏部科目丙辰詔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異獸皆在苑囿可上其數俟封禪禮畢縱之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束帛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鄲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先是監察御史陰城張士遜爲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乃自言引去帝是之記名于御屏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帝乃自除士遜爲之士遜謁宰相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五月庚申朔遼主還上京壬戌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緡于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帝曰士衡臨事有心力遂賜褒詔因留士衡于澶州管句東封事有司詳定儀注請于泰山上置圜壇徑五丈高九尺圜壇東南置燎壇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山下

封祀壇如圜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爲瘞埳于壬地及天地玉牒玉冊石䃭金玉匱受命寶之制甚備詔悉從之　丙寅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　初有司請依唐故事皇帝告廟出京至泰山社首山並用法駕帝以前詔惟祀事豐潔餘從簡約于是改用小駕儀仗尋改小駕名曰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得太僕寺狀金玉輅合先赴泰山輅高二丈三尺闊一丈三尺所經州縣城門橋道有狹隘請令修拆帝曰若此則勞人矣可于城外過于墳墓處避之　三司假內藏庫銀十萬兩從之　遼主駐懷州　甲申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帝覽之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美卿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遼境上告以將有事于泰山　先是五月丙子帝復言夢見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密告王欽若于是欽若奏是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帝亟召王旦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卽命旦爲導衛使具儀仗奉迎天書安于含芳園之正殿帝再拜受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左右奏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雲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庚戌曲赦兗州繫囚流罪以下　辛亥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秋七月遼加太祖謚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太宗謚曰孝武皇帝讓國皇帝更謚曰文獻皇帝世宗加謚曰孝和莊憲皇帝仍謚皇太弟魯呼（舊作李胡今改）曰欽順皇帝（〔攷異〕遼史諸帝紀及列傳於統和二十六年所加之謚皆備書之徐氏後編載契丹主追尊安巴堅爲太祖德光爲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都木達人皇倍爲護國皇帝自在太子阮爲恭順皇帝是誤以加謚爲上廟號又誤繫於十二月皆失攷之甚今從遼史）　八月己丑朔上太祖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　命詳定儀注官晁迥以下習泰山圜臺封祀儀于都亭驛　乙巳令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始　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本　九月戊午朔令有司勿奏大辟案　己未詔告太廟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書輦前及陳于六室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言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持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翼日帝顧謂曰昨所睹鶴但于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望付中書載于時政記帝俛首許之　癸亥奉天書于朝元殿甲子扶持使等奉天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內幄殿有頃車駕至詣幄殿酌獻訖奠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以嚴配之意帝涕泗交下羣臣言祀次白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六千七百餘本　乙酉帝親習封禪儀于崇

德殿初禮官言帝王無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乎是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皆大稔米斗錢七文冬十月戊子朔遼主如中京庚寅詔所經州縣采訪民閒不便事弁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閒利病者亦爲錄奏司天言五星順行同色辛卯駕發京師奉侍使奉天書先導辛丑次鄆州壬辰駐蹕知制誥朱巽言奉玉冊玉牒至翔鑾驛有神光起昊天玉冊上亟遣翰林學士李宗諤馳往致謝丙午次翔鑾驛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帝即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謝神光之貺占城大食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云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戊申帝齋于穆清殿王欽若等獻紫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己酉羣臣奏五色雲起嶽頂帝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名亭曰瑞雲知制誥朱巽奉玉冊牒及圜臺行事官並先升山上以回馬領至天門路險絕人給橫板各二兩首施采帛巽親從卒推引而上庚戌晝漏未上五刻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乘步輦以登鹵簿仗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阯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采繡相間供奉馬止于中路御帳亞獻寧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從登言有黃雲覆輦上道經險峻必降輦步進有司議益扶衛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辭氣益壯至御幄召近臣觀王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帝至天氣溫和奉祀官點檢習儀于圜臺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以太祖太宗配命羣官享五方帝諸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于上帝之左帝袞冕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苐翟止于壝門籠燭前導亦撤之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帝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冊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攝太尉王旦奉玉匱置于石𥓘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𥓘帝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月有黃煇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帝即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前夕陰而風及行事風頓止悉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于山下法駕還奉高宮左右言日重輪五色雲見詔以奉高宮爲會真宮癸亥有司設仗衛宮縣于朝覲壇下壇在奉高宮之南帝服袞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文武官並進秩加恩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于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甲寅車駕發奉符縣次太平驛是日始復常膳帝勞王旦等以久食蔬旦等皆再

拜馬知節獨言蔬食唯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帝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丙辰次兗州以州爲大都督府 十一月戊午朔帝服鞾袍詣文宣王廟酌獻孔氏家屬陪列有司定議止肅揖帝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温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氏帝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陵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再拜詔加謚曰元聖文宣王仍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翼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太牢致祭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聖佑爲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人又追封叔梁紇爲魯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幵官氏爲鄆國太夫人〔攷異〕今俗本家語孔子娶幵官氏諸書皆因之錢竹汀據漢禮器碑聖妃幵官氏又曲阜縣石刻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制句容縣石刻元至順加封制皆作幵官字畫分明以正流俗相承之譌柯氏宋史新編儒林傳亦作幵官知柯所見宋史本尚未誤今從之 又追封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 己未帝御回鑾覃慶樓觀酺凡三日 壬戌發兗州丁卯次范縣賜曲阜縣元聖文宣王廟九經三史令兗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製御書又以經史賜兗州 丙子發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者道路不絕 丁丑車駕至自泰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賜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 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爲天慶節丁謂請以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應宮從之 甲申命王旦攝太尉奉上太祖太宗謚冊禮畢親享六室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辛卯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命丁謂李宗諤等編修封禪記從陳彭年之請也 丁酉內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詔東京留守司及在京掌事內臣不該賜物者特給之 詔江淮發運司部內各留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先是江淮米運送京師至是司天監言揚楚之分當爲水旱沴防患故也 庚戌置京新城外八廂帝以都門之外民居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 辛亥命戶部尚書寇準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遼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甲寅以南衙爲錫慶院先是酺宴則集于尚書省或都亭驛誕節齋會則就相國寺帝以佛舍中烹飪優笑有虧恭潔乃令內臣度館于顯敞者易之南衙即太宗尹京時府邸秦王許王繼居焉厥後虛其位故以爲院 詔進奏院不得非時供報朝廷事宜令進奏官五人爲保犯者科違制之罪 遼招討使蕭託雲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伊囉勒舊作耶剌里今改撫慰而還 是歲遼放進士史克忠等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八 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上章閹茂四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二年遼統和二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內殿朝拜天書自是歲以爲常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帝曰詞臣學者宗師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司擇部內官看詳以可者錄奏 帝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德舉國若狂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盛事然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帝善其言即召試中書庚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逸安而忽于兢畏願毋以盈成爲恃帝深納之 去冬詔京師賜酺五日以二月五日爲始于是久旱右僕射張齊賢言宴樂陽事也甫經上元又將酺飲恐非所以荅天意請俟雨足乃如詔旨從之 以殿中丞孔勖知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賜緋魚勖請就先聖廟挾立學舍及于齋廳講說皆許之 己酉命戶部尚書溫仲舒右丞向敏中與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先是帝謂輔臣曰吏部銓引對羣吏或經旬不入何也陳堯叟曰選人甚多極聞稽滯因言舊有鎖銓之制帝曰今員多闕少四時計選猶慮壅塞況鎖銓乎堯叟又請取舊省員復置如六曹官凡百州乃得六百員王旦曰今選集待闕者二千餘人縱增二三百員亦無益也乃詔仲舒等同領選事以督之 是月以美人劉氏爲修儀才人楊氏爲婕妤 遼主獵於瑞鹿原 二月令陝西發廩振糶旱故也 辛丑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于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糶之以平物價 己酉雨詔賜酺以三月十六日爲始 庚戌布衣林虎伐登聞鼓上言國家遣官祈雨車駕徧詣宮寺雖再雨而未足願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賞罰黜陟之令則天自雨帝曰所言邪佞尸素當斥其名賞罰黜陟悉陳非當朕豈吝于采拔然姓林名虎尚怪者也命中書召問虎無以對罷之 以盧多遜子復州司士參軍察付吏部銓注簿尉察景德二年舉進士禮部奏名在高等或言多遜子不當與科第故特命爲州掾及是乃授親民官明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 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閒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 癸丑太常博士知溫州李邈言準詔禁金銀箔線裝飾服用之物伏見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塑塔像有高袤丈者毀碎珍寶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罪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從易祖母詹氏爲河閒縣太君從易以東封恩例當封母妻請回妻封以及祖母故也 三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辛未，帝御乾元樓觀酺，自是凡五日。

夏四月丙戌朔，遼主如中京，營建宮室，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載，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廛廡，悉擬京師之制。既成，設祖廟、景宗及太后御容殿，宮中有武功殿，遼主居之；文化殿，后居之。池城湫濕，多穿井以泄之，居民稱便。又設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以待新羅使，來賓館以待夏使。戊子，昇州大火，遣御史訪民疾苦，蠲被火屋稅。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扆純謹謙遜，在藩鎮有憂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敬，所至能檢下，未嘗踰矩，奉身簡素，鮮聲色狗馬之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之孤貧者。于是受詔知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任祿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參宮禁，慮臣去後託以干祈，望陛下不納。帝深歎其賢。分定天書及大駕儀仗，別飾玉輅以奉天書，題榜曰天書玉輅。壬辰，江淮發運使李溥言糧綱卒隨行有少貨物，經歷州縣悉收稅算，望與蠲免，從之。給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召見，宴餞于龍圖閣。帝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誦北山移文，其意蓋譏放也。丙申，入內供奉官鄭志誠自茅山使還，言至昇州，見黃雀羣飛蔽日，往往從空墜，而又聞空中若水聲。帝曰：是皆異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書示王旦等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于未然，則可免禍。今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先是城中多火，詠廉得不逞之民潛肆燔爇者，折其足而斬之，由是遂絕。己亥，以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初，議作宮，命謂經度，謂欲殫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旻亦言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帝召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于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願以此諭之。既而王旦又密疏諫，帝諭之如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于是特建使名，令謂專總其事。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酬奬。先是帝謂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得人者賞弗之及，非所以勸也。故有是詔。庚戌，遼廢霸州處置使。甲寅，詔禁中外羣臣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五月乙卯朔，詔追封孔子弟子兗公顏回為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郡公，成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為列侯，宰相羣官分撰贊。韶州獻頻婆果，後以道遠罷之。壬戌，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為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從知并州劉綜請也。丙寅，召宰相至龍圖閣觀道像，又觀崇和殿瑞物，凡四百餘種。王旦等稱賀。是日以昭應宮興工，宴丁謂以下，仍賜役卒緡錢。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塘楊侃請令諸州屬縣無遺胥吏下鄉追事，從之。

代州地震。六月丁酉，詔修昭應宮役夫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時丁謂欲速成，請三伏不賜休暇，王旦言當順時令，乃降是詔。先是瑞應沓至，知制誥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

或有灾沴則免興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復上疏曰國家受殊祥膺祕籙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祕宇經始以來庀徒斯廣功極彌年費將巨萬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然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刱立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楩楠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方畢封崇復茲興造內帑傾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此未便之事二也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廛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舉動必遵于時令臣謹案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俶擾坤厚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比屋罹灾得非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符命亦言清淨育民乃過興剞劂之功廣務雕鎪之巧屢殫物力未協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止敦樸素無取瑰奇俾海內知陛下重愛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方今疆埸甫定民俗苟完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閒饑歉是懼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

帝自景德四年以來不復出獵壬寅詔五方鷹鶻量留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庚戌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諸科賜進士梁固等及第出身有差固顥之子也初以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除詣登聞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昭應宮初相地止盡內殿直班院丁謂等復請增衍之多黑土疏惡乃于東京城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擔之勞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仍浚治渠道

秋七月甲寅朔遼境霖雨潢河諸水皆溢漂沒民舍

丁巳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三司請出內藏綾萬匹以助經費從之

復以萬安宮爲滋福殿

先是有詔減鄜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豫望許如舊帝以西邊安靜冀省轉輸之勞不許

辛未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戊寅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邱明等十九人爵爲伯贈蘭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命近臣各撰贊

庚辰侍御史趙湘判三司都催欠司彭惟節等條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總千二百六十萬七千悉除之

八月帝欲擇官知審刑院謂宰臣曰當須詳悉法令之人王旦曰今司法有人知院者但能曉達事理詳究物情不必熟法令者帝然之

祕書丞董温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言奉祀已久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別敕致祭即委州縣奉行從之

後宮杜氏昭憲皇后姪女也帝禁銷金甚嚴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帝見之怒遂令出家洞真宮爲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

知雜御史趙湘言臣聞朝廷之儀進止有度伏見常參文武官每日趨朝

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今以辰漏上始放朝故多後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衙門視之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誑妄即具彈劾從之

九月壬子朔入內供奉官王承勛言準詔于洛州塞漳河水口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勤勉望即授正任帝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內臣豈當論請即令吏部銓擬官代之

先是命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河爲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皆甃以礲甓樹之芳木車馬所度又累石爲梁閒作方井宮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權奏功畢詔宗正告廟室賜役卒緡錢

司天言太陰當食之既翼日皇帝本命請禱祀之帝曰經躔已定何可祈也不許既而候之不虧宰臣表賀

壬申邵州防禦使廣平公德彝言女適殿直郭中和家族頗衆欲別置一第帝曰中和有父母從其請則婦事舅姑之禮闕矣不許

乙亥無爲軍言大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厭溺千餘人詔內臣恤視蠲來年租收瘞死者家賜米一斛

先是帝謂王旦等曰朕在東京講尚書凡七徧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于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目帝諭之曰宮中嘗聽書習射最勝宅事元偓曰臣請侍講張穎說尚書閒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帝喜乃詔每講日賜食命入內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尚慮元偓等輕待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是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荆湖路鎮定益梓邛密等州言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遼改築新城帝謂輔臣曰景德誓書有無刱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修城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宜令邊臣詰其違約止之

濠州民齊睿坐惡逆逃亡會東封首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言通判度支員外郎趙況受睿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重置其罪詔特斬睿論況枉法除名爲民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害民田蓋惠民河不謹隄防每歲決壞即詔閤門祗候錢昭厚經度之昭厚請開小穎河分導水勢帝曰泄其上源無乃移患于下流乎昭厚不能對判陳州石保吉復言此河浸廣則郡當水衝爲害甚大乃命白陂發運判官史瑩視之瑩請修頓固雙斗門於減水河口爲束水鹿港以均節壅溢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習事者巡護隄岸殿最如黃汴法自是吏謹其職水災稍息

甲午詔天下並建天慶觀時罕習道教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偏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爲之詔從其請〔攷異〕蘇州圓妙觀有寶慶二年重修天慶觀記高之問撰云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詔天下建道觀名曰天慶殿中侍御史張士遜請以舊觀改爲毋或擾民據碑似此事在是年七月但長編繫於十月今從之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嗣宗輕險好進深詆馮拯之短而結王旦弟旭使達意于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恚會久不雨嗣宗請對因摭拾知制誥王曾從妹夫孔冕被曾誣搆及侯德昭援赦

敍緋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等事欲以傾旦帝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宅辭侵旦旦不之抗乃已是月嗣宗請對言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晃寃枉播在人口而王曾尙居近班願示退黜臣請露章以聞帝謂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晃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後不欲窮究謂其寃枉傷和氣恐未近理翼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帝優容之　十一月壬子朔知鄧州張知白言陝西流民相續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豪民出粟數千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爲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百餘口其支貸有餘者悉給貧老詔獎之　衛尉卿權判刑部愼從吉言準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敕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臣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多不應舊敕外州妄覬獎飾沽市虛名近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因于詿誤數人裁一夕卽斬決前代京師決獄尙五覆奏蓋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恐有寃濫但務獄空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從之　丙辰帝作文武七條戒官吏謂宰相曰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諸葛亮有武臣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并賜一軸　甲子詔諸路官吏有蠹政害民辨鞫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不能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秦州齊化基知鄜州何士宗皆坐贓抵法監司初不以聞故申敕之　帝謂宰相曰聞隴州推官陳漸不能謹潔轉運使以堯叟諸姪不能案舉昨因違越被劾堯叟特爲請令罷任自今倘如此必正其罪　十二月乙酉遼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遼太后殂年五十七太后明習政事能用善謀素嫺軍旅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教遼主以嚴遼主初卽位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與之不然不與遼主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有與遼主諧謔者太后知之必杖責其人遼主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歸政未幾而殂遼主哀毁骨立哭必歐血　辛丑三司使丁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昭宣使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召近臣觀于滋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堂

遼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以太后之喪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定服制復命太常博士王曙等爲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匹乙巳遼賀正使耶律特嚕古（舊作突魯古今改）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用以涿州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閤門使受書進內詔特嚕古等就開寶寺設位奠哭百官至都亭驛弔之己酉帝于內東門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　趙德明帥所部出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是歲遼始御前引試進士放劉三宜等三人

三年（遼統和二十八年）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帝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于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帝許之又作歌以賜并

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爲弟汶求官卽授祕書省正字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勇士接送遼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帝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命備錢償官　二月遼主如長濼　乙酉丁謂請承天節禁屠宰刑罰從之　癸巳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願借留卽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交州黎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王淸昭應宮繢畫符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不聽辛丑齊賢出判孟州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成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法云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納租稅又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後遂推其法于天下　甲戌增葺射堂爲繼照堂設帟張樂許士民游觀三日　三月壬辰以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爲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賜衣帶器幣　丁酉帝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癸卯遼上太

后謚爲聖神宣憲皇后　帝作念邊詩賜近臣和帝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顧臨事機變如何耳咸平中將帥才略無聞措置未便不能禦寇蓋以未得其人故也帝曰知節久任邊防何策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亙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于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衆將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如敢來犯卽命將深入力戰彼必顚覆不暇今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爲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限苟牆進而前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寇兵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逼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時遼人已盟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因自陳年齒未衰五七年閒尙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部署名目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帝以爲然乃命製鋼鐵鎖子甲賜之　夏四月鎭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卒于京師帝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莊武屬孟夏享太廟未卽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保吉累世將相家富于財性驕倨歷藩鎭待屬吏不以禮帥大名時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頸以督糧運帝嘗賜密詔戒之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己未帝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置咸得其宜至于儲備

亦極詳悉宜令別畫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樞密院案圖以計事 辛酉賜泰山隱居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歲帝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宅奇但能服食至長年耳 癸亥詔幕職州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借俸錢外江浙荊湖遠地麟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竝許預借兩月俸餘近地一月 是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毁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爲仁宗後封李氏爲崇陽縣君 甲子遼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遼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遼主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不孝也羣臣曰前代帝王以日易月宜法舊制遼主曰寧違舊制不爲不孝之人

太常博士石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鄙凶變非與中國渝盟即遭其弟篡奪乞選將練兵爲之預備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轢將帥故罕成功帝曰人臣指陳時政有關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祖宗制度所無之事恣爲矯誣是不可恕也即令翰林學士李宗諤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得僉署州事 乙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蕃先是帝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蕃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質于人兄弟不同處昨令中使視之蕃扶杖附奏求賜差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令其聚居又儆舍日得千錢可以贍養然蕃頗懦當諭旨凡有支用置簿歲上內侍省後六年蕃爲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錫予且言負人息錢甚多旦曰陛下恤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蕃重煩聖念不可聽帝曰宜別出內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蕃弟茍仍與西京差遣令蕃同往自今無得借使宅財命有司爲掌儆課給其家復詔樞密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元和中還魏徵舊第止降一詔何嘗委曲如是邪 是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允則言久戍邊乞給假暫乘傳赴闕詔許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二十九 起上章閹茂五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三年（遼統和二十八年。）五月己卯朔，遼主如中京。

丙戌，安定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好學，善屬文，嫻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后薨，哀過所生，每誦詩至「生我劬勞」句，涕泗交下，宗室中稱其賢。謚康孝。

甲午，詔擬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列狀願留之也。中正及并州劉綜皆以善政聞，帝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悉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廬舍，民有厭死者，賜布帛。

先是高麗國王王治之妃皇甫氏，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遠地。王治薨，子誦嗣位，年十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即私於致陽所生也，謀立爲王後。王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君，皇甫妃忌之，彊令爲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免。王誦有疾，密召給事中蔡忠順，諭以輔立詢，勿令國屬異姓。忠順議遣人迎詢，而召西北面巡檢使康肇入衛。肇聞召，行至洞州，其幕下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素怨王誦，謀爲亂，紿肇曰：「王疾篤，命在頃刻，宜徐行觀變。」肇猶豫不行。皇甫妃聞肇且至，惡之，遣內侍守岊領以遏之。肇父在王京，知釁隙已開，乃爲書納竹杖中，令奴除髮爲僧，報肇曰：「王已逝，羣凶用事，可亟舉兵來。」奴晝夜急走至肇所，氣竭而斃。肇探杖得書，信爲然，即率甲騎五千，聲言入靖國難。至平州，始知王誦未薨，喪氣垂頭良久。其黨曰：「業已來，不可止也。」肇意遂決，廢王誦爲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流其親黨於海島，遣兵迎詢，立爲王。詢以肇爲西京留守。肇旋弒王誦于積城縣。遼主謂羣臣曰：「康肇弒其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舊作詳袞，今改。）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高麗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告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興師未晚。」遼主狃於南伐之勝，不聽。丙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考異〕宋史、遼史俱云康肇弒其君誦，立誦從兄詢。高麗史：王誦之立，年十八矣。東國通鑑云：皇甫氏逼大良君詢爲僧，年十二，初寓崇教寺，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是詢實誦之從弟，故遼主飛書以諭高麗，亦謂逆臣康肇弒君立幼也。李氏長編作高麗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蓋高麗久與宋絕，故李氏不知有康肇弒君之事，然以詢爲誦之弟，則與高麗史、東國通鑑相合，今從之。又高麗史、東國通鑑俱作康兆，宋、遼史俱作康肇，今從宋、遼史。）

六月庚戌，遼遣使告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知河中府楊舉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詔不許。

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幷祭器圖。

詔前歲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爲贖還其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郭贄卒。帝以舊學，故親往哭之，輟朝三日，贈左僕射，謚文懿。贄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被病請告。壬戌，帝親臨問，賜藥一奩。故事非宗

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惟郭贄與昺以恩舊特用
之及卒輟朝二日贈左僕射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
多王欽若德之昺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　秋七月
丙申戶部尚書溫仲舒卒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少
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
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己亥
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
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
教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
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三
上八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　戊申以
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
士李宗諤副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錢帛三十
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
汾陰給役置急腳遞鋪出廄馬增驛傳遞鋪卒至八
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
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
民田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洪潤州屢火遣使存撫
祀竟內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閱元和
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
長安今乃五百餘萬府庫充仞倉廩盈衍帝曰民俗
康阜誠賴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
力也謂再拜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箠人有罪
並送府區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
嘉取其精明尤異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
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

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諸科知樞密院陳堯叟爲帝
具言之帝顧問旦旦卻立不對耆曰願且修學既出
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耆及第矣旦笑曰上親臨軒
試天下士示至公也旦爲宰相自薦親屬於冕旒之
前士子盈庭得無失禮堯叟愧謝曰乃知宰相真自
有體至是耆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旦長
女婿殿中丞雍邱韓億亦嘗獻所爲文帝亟欲召試
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
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
吾若有求於上它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
則其爲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丙寅
遼主謁顯陵乾陵　丁卯羣臣五表請上尊號不許
　遼主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王隆祐留守京師北
府宰相駙馬都尉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爲都統北面林
牙蕭僧努（舊作僧奴今改）爲都監（攷異）長編述遼人興師之故云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契丹以爲貳於
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案聖宗伐高麗實因康肇弒君之故至索還六城乃
是後事長編牽合爲一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　有司
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爲埳其玉冊玉匱石匱石
䃭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府父老千
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緡帛　九月戊寅
詔西路行營宜令儀鑾司止用油幕爲屋以備宿衞
不須覆以蘆竹　辛巳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若
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費許
之　癸未陳堯叟言築壇於脽上如方丘之制廟北
古雙柏旁起堆阜即就用其地焉　乙酉遼使冊西
平王李德明爲夏國王旋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

使韓杞宣問高麗王詢。〔攷異〕東國通鑑云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律允來問前王之故遼史不載高麗史云八月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頔直中臺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秋季問候左司郎中王佐暹將作丞白日昇如東京修好是高麗之遣使于遼也屢矣至高正韓杞之使高麗史繫于十月又以高正爲給事中俱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丁亥，帝作宗室座右銘，幷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荅之。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於鄭，坐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罰不私，中外莫不悚慶。　初，有司議祀宇之旁，難行覲禮，欲竢還至河中，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壝，如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　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十月庚戌，陳堯叟言解州父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叟諭止之。　戊午，命三司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卷，帝製序，藏祕閣。　是月，女真進良馬萬匹於遼，乞從征高麗，遼主許之。〔攷異〕是時女真方臣服於遼而契丹國志云女真與高麗合兵拒遼長編亦云高麗與女真合疑皆傳聞之誤長編又載李允則疏云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纔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以俟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城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不能勝也此蓋邊境偵伺之言殊非當日事實今不取。

高麗王王詢遣使奉表於遼，乞罷師，不許。〔攷異〕高麗史云冬十月參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蓋高麗之乞罷師自在十月遼主之不許則在十一月也今從遼史連書之。　十一月戊辰，司天臺韓顯符所造銅渾儀，徙置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教者授其法。　李允則以遼人舉兵伐高麗事上聞，帝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有貢奉，累歲不一至。」帝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之，不須以聞。」　遼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乙酉，渡鴨綠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退保銅州。遼主封書於箭，諭高麗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久矣，今逆臣康肇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能縛送康肇，即可班師。」丙戌，肇分兵爲三，隔水而陳，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肇以劍車排陳，遼師進攻之，屢卻。肇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棊。丙戌，遼先鋒耶律敏諾舊作盆奴，今改。率詳袞耶律達魯舊作敵魯，今改。擊破三水砦，擒斬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遼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巴雅爾復大破高麗於努古達嶺。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遼主命羣臣議，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瑤珠舊作瑤質，今改。獨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遼主亟於成功，許其朝，遂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昂克巴舊作王八，今改。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蘭舊作乙凜，今改。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又遣右僕射高正率兵往迓王詢。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令盧顗、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矣，蔡文至，焚其表，殺顗、經，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會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正率兵至，與蔡文合兵入城守。遼又使韓杞等往諭，思正出驍

騎突殺杞等（攷異）遼史作韓喜孫今從東國通鑑作韓杞。思正以蔡文爲先鋒出拒保佑伊蘭等敗走又圍高正使館正與麾下壯士突圍出餘卒多死遼主怒復遣伊蘭擊之蔡文累戰皆敗越五日遼主進駐城西城中兇懼思政佯言出戰夜開門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降姜邯贊曰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王詢乃夜攜後宮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遁去巴雅爾敏諾等破開京焚宮廟民居皆盡追至清江而還（攷異）遼史十一月乙酉大軍至鴨綠江至庚子王詢棄城遁相去祇十六日而遼主班師自在次年正月乙亥朔當時開京已破遼主何以久留高麗遼史亦未明言其故也据東國通鑑十一月辛卯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壬辰康肇等與契丹兵戰敗績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丁酉師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分軍爲三契丹先鋒耶律敏諾破其砦擒康兆甲寅契丹兵破肅州乙卯卓思政殺遼使韓杞丙辰智蔡文出戰翼日蔡文敗走西京諸將皆潰己未統軍錄趙元復收散卒守西京辛未高麗王南走自辛卯至辛未己四十一日蓋遼師克開京自在十二月故遼主至正月始班師也但東國通鑑所載月日與遼史參差難以覈定今仍從遼史。　甲寅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十二月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壬子大宴含光殿軍校營在新城外者並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鑰往諸門俟盡出闔扉入鑰遂爲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爲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五百六十六卷詔獎之　禁扈從諸色人燔爇道路草木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上訓誦訓纂錄所經山川古迹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綬掌其事每頓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閒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詢蕘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欽明濬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

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亶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攘奪之盜必行。契丹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入汴。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燕薊之間無敵人之觀釁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敗盟，忽及澶淵，陛下知魏咸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摧鋒卻敵乎？又或渠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筯出奇，以臣料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己大成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祥瑞，亶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遼統和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遼主自高麗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考異）遼班師自在二十九年，徐氏後編繫於二十八年，今改正。又長編云：契丹大舉伐高麗，大敗，帳旗罕有還者，官屬戰歿大半，乃令燕薊選常干仕進及稍知書以補其乏，歸取介冑萬副，隆慶以疑間不給，拔寨遁歸。與遼史異。案東國通鑑云：正月乙亥，契丹主陷京城，焚燒太廟宮闕民居皆盡，乙西，契丹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繫日小異，而遼史實以勝歸，特歸途遇雨，多所遺棄耳，何至如長編所言？東都事略云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皆失實之詞也，今不取。

陝西提點刑獄官言邠寧環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禁兵劫盜，詔釋不誅。辛巳，徙知永興軍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凡水旱疾疫，悉禱之。及嗣宗至，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考異）涑水記聞云：嗣宗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云云。攷嗣宗未嘗知汾州，蓋邠字之譌，今從長編。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原。癸未，代州言粟斗十餘錢。乙酉，親習祀后土儀於崇德殿。丁亥，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告將行也。己丑，遼主次鴨綠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王隆祐迎於來遠城。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羣臣言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是夕，次中牟縣。戊戌，次鄭州，命陳彭年、王曙同詳定邀駕詞狀。庚子，次鞏縣，判河陽張齊賢見於汜水頓，侍食畢，即還任。辛丑，過皆

郟設幄殿奉置山陵神坐帝韡袍拜哭奠獻是日有白霧起陵上俄覆神幄羣臣以爲帝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壬寅至西京甲辰發西京至慈澗頓大官始進素膳夕次新安縣二月乙巳朔次澠池縣戊申東京言獄空壬子出潼關渡渭河次嚴信倉遣近臣祀西嶽丙辰次永安鎮遣近臣祀河瀆丁巳發永安鎮羣臣言有黃雲隨天書輦法駕入寶鼎縣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脽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己未寶鼎縣守臣言瀵泉湧有光如燭庚申羣官宿祀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禮司天奏言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鄈邱亭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即日還奉祇宮詔以奉祇宮爲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建寶鼎縣爲慶成軍給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帛帝作汾陰二聖配饗河瀆西海等贊癸亥發慶成軍觀瀵泉夕次永安鎮甲子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井名廣孝泉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瀆廟登後亭見民有操舟而漁秉耒而耕者帝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疾辭授巽大理評事致仕瀆瑩子淳澹好古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荅於是直史館孫奭言其隱操陳堯叟復薦之既辭疾不至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問乙丑御宣恩樓觀酺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夷齊廟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酺宴於行在尚書省凡二日戊辰發河中府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陳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羣臣陪位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又幸巨靈真君觀並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宮之宣澤樓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賜隱號曰貞晦先生辛未次閿鄉縣召承天觀道士柴通元賜坐問以無爲之要除其觀田租通元年百餘歲善服氣語無文飾多以修身謹行爲說云

三月甲戌朔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寇準來守是州皆賓禮焉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遼使者嘗言本國得其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至是帝巡幸之暇回望林嶺閑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乃遣使圖上其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乙亥幸順正王廟宴從官父老於霈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賜運河卒時服是日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因令扈從至西京戊寅次新安縣帝之還也以道遠閔衞士肩輿執蓋之勞多乘車馬御烏藤帽翼日入西京以知河南

府薛映有治狀。賜詩嘉獎。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朝。召之也。甲申。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賚有加。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臣姪夷簡。宰相才也。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輦送糧草。供應頓遞。亦未嘗差擾編民。帝稱善。

戊子。丁謂言有鶴二百餘翔天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乙丑。御五鳳樓觀酺。車駕將朝陵。甲午。發西京。乙未。帝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帝奠獻悲泣。感動左右。又徧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徧祭皇親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墳。丁酉。次鞏縣。張齊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祀例。戊戌。至汜水縣。虎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者。河陽結綵爲樓。備樂奏。帝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夕至滎陽縣。改虎牢關爲行慶關。己亥。次鄭州。庚子。召從官宴于回鑾慶賜樓。宴父老于樓下。不作樂。癸卯。次瓊林苑。賜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遼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從征高麗還。得疾。遼主與后親臨視藥。是月。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謚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攷異〕東都事略謂遼主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祐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太后同柩而葬。長編亦云大中祥符二年。太后歸政於契丹主。未踰月殂。耶律隆運尋亦卒。與太后同柩而葬。隆運即韓德讓也。大中祥符三年正月。邊臣奏韓德讓死。皆傳聞之誤也。遼史謂隆運賜姓名王齊晉。有寵於太后而然。是太后之寵隆運。遼史未嘗爲之諱言。然太后以統和二十七年殂。即祥符二年。隆運以統和二十九年死。相隔三年。則同柩而葬之誣。不辨自明矣。今不取。遼以北院大王耶律實嚕舊作室魯。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耶律隆運知北院。職多曠廢。實嚕拜命之日。朝野相慶。隆運之病也。遼主問孰可代卿者。隆運曰。北院郎中耶律世良可任也。實嚕復就問北府之選。隆運曰。無出世良右。世良才敏給。練達典故。遼主嘗識之。遂代實嚕爲北院大王。

夏四月甲辰朔。駕至自汾陰。己酉。謁太廟。又謁元德太后廟。庚戌。詔以時漸炎燠。京師賜酺。宜至今秋。癸丑。遣近臣祭謝后土西嶽西海西瀆。又遣官分詣諸陵致祭。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爲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乙丑。葺尚書省。三月而畢。丁卯。許國公呂蒙正卒。贈中書令。謚文穆。蒙正有器量。居政府。不喜更張。初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不聞。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姓名。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也。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善用人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五月甲戌朔。遼主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刑部郎中王濟卒。臨終自草遺表。大率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餘不及私。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乙未。詔加上五嶽帝號。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冊使。往致祭。奉冊袞冕焉。遼以參知政事劉慎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慎行。景之子。抱質。抱朴之弟也。六月丙午。太白晝見。乙卯。遼北院樞密使韓王實嚕

卒。丙辰，以南院大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托雲（舊作圖玉，今改。）自肅州還，詔尚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托雲言於遼主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丁巳，置準布諸部節度使。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多怨。　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諸州循僞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僕，或度爲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帝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樓鼓爲漏室，窰務爲甄官，豈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欽若曰：此晁迥、楊億所修。帝曰：卿嘗參之邪？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詳看，皆具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勤惰。　壬午，鎮眉昌等州地震。　甲午，馮拯罷爲刑部尚書、知河南府。　八月，帝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擾者衆，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某事有利，輕爲釐革，始則皆以爲當，久乃翻成有害，須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涖官之人不必過爲寬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獘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爲此也。

甲辰，兗州言虸蚄生，有蟲青色，隨齧之，化爲水，時謂旁不冐蟲。帝謂宰相曰：昨遣人潛視東畿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下憂民之切，上天固當垂祐，矧連歲豐稔，今茲小損，亦未至失所。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楊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稱。南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覃循謹清介，遠人宜之。及卒，父老有洒泣者。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恩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帝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　乙巳，太白晝見。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河決通利軍。　九月，癸巳，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是秋，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冬，十月，庚子朔，遼主駐廣平淀。（〔攷異〕據遼史朔攷，此月庚子及十二月庚子皆朔日也，而聖宗紀並失書朔，以下文十一月庚午朔推之，明係紀有脫文，今補入。）　丁巳，帝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言慮失歲課。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邪？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帝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節於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尊朝儀。帝善其言。　十一月，庚午朔，遼主如顯州。　丙子，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賜張師德等及第、出身有差。師德，去華子也。　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請增給官市芻粟之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宅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有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帝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廄耳。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

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雖十萬匹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蓄駑弱其費愈甚帝然之

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嵒谷放不荅放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互相譏詆嗣宗怒因上疏言所部兼幷之家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述放弟姪無賴奪編氓厚利願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醜詆目放爲魑魅且屢遣人責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詔遣內侍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案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時議浸薄焉

戊戌詔加上五嶽諸后之號仍遣官祭告

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句故太師趙普家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

十二月庚子朔遼主復如廣平淀

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閑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帝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褒嗣宗從其所請

癸丑遼以知南院樞密使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

是月遼置歸寧二州

是歲遼御試進士放高承顏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起元黓困敦正月，盡昭陽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五年（遼開泰元年。）春正月癸酉，命晁迥、劉綜、李維、孫奭同知貢舉。帝作詩勗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承受奏報。乙亥，兵部尚書致仕宋白卒，贈左僕射。有司議謚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謚，遂改爲文安。賜處州進士周啓明粟帛，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故也。戊寅，雨木冰。壬午，河決棣州。癸未，女真部長貢於遼，乞授爵秩。乙酉，幷州上芻粟數，可給四五年。帝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爲凶年之備。」戊子，遼主獵於邁合嚕林。（舊作買曷魯林，今改。）庚寅，遼主祠木葉山。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幷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閒，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竝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兗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閒，舊障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閒，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閒，是授勝地於契丹，借敵兵爲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冑、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

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之。　二月壬子。遼主駐瑞鹿原。　癸丑。帝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鍇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帝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帝將親試貢士。慮其重複故也。自是爲例。　甲子。以侍御史宣城趙稹爲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帝諭稹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誣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己丑。帝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賜進士建安徐奭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乙亥。遼主如葦濼。　丁丑。遼封皇女八人爲郡主。　乙酉。遼主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樞密使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　丁亥。遼皇弟楚王隆祐徙封齊王。留守東京。　夏四月庚子。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於遼。請稱臣如舊。遼主命詢親朝。　壬寅。李德明進良馬於遼。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留任。厚重鎭靜。人情帖然。帝嘉之。故復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人告論。帝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　王嗣宗知鎭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爲代。二人素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彊市民物。嗣宗以聞。有司請逮繫。帝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种放。掘邠狐。及案肅。爲去三害。先是肅知邢州。澶州之役。帝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南保宅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陳以待之。騎傅城下。肅與戰小勝。遼師引去。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遼主還上京。命裴元感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十九人及第。　遼以駙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　乙亥。遼以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　戊寅。以修儀劉氏爲德妃。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帝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望柱直起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帝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糴。帝慮傷農。即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

州積鏹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日歷止存事端，并令禮院取索國初以來禮文損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論議評定文字，或慮尚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禮樂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錢唐林逋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初放游江湖間，久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佐以聞。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等請別撰。從之。樞密院時政記始此。是月，遼主駐上京。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于朱雀門東，徙汴河廣濟橋于大相國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榜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故闢此門，尋命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偏興築，內侍鄧守恩董其役。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澂，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帝以知白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辛未，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司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帝以示輔臣，王旦言：明

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癸未，慶成軍大寧宮廟成，總六百四十六區。遼進士康文昭等坐論知貢舉裴元感、邢祥取士私曲，祕書省正字李萬以上書詞涉怨訕，皆杖而遣之。遼自蕭託雲（舊作圖玉，今改。）請設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節度使，部民苦節度使之暴，相率謀亂。是月，舍哩（舊作石烈，今改。）太師阿勒岱（舊作阿里底，今改。）因衆怨，殺節度使巴安（舊作霸暗，今改。），屠其家以叛。託雲討之，阿勒岱奔烏嚕多城（舊作窩魯朶城，今改。），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準布諸部執阿勒岱以獻。已而諸部悉叛，圍託雲於哈屯城（舊作可敦城，今改。），勢甚張，託雲使諸軍齊射，卻之，屯於烏嚕多城。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丁酉，詔學士院青詞齋祝祭文止稱皇帝，無列尊號。戊戌，左僕射張齊賢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入辭，方拜而仆，帝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以優之。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食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寮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薛映代之。詠既還，不能朝謁，即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瞿然曰：此豈朝廷所知邪。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溥與謂相為表裏，多載奇木怪石，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蔬食者周歲，詔獎之。

帝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人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朝廷崇祥瑞親細務者著此曉之輔臣請示百官立石國學帝多行矯誣之事心不自安故有是論　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帝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寮屬遂著爲令　己未高麗王詢遣刑部侍郎田供之奉表於遼稱病不能朝遼主怒命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六城〔考異〕遼主命取六州地高麗史作六月徐氏後編連繫於四月今從遼史　甲子上封者言伏覩文武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糧有窮經潦倒之士下官沈滯之人常增浩歎望行條約帝令輔臣議其事特限年立制議尋不行　是月遼皇弟齊國王隆祐卒輟朝五日贈守太師謚仁孝　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僉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爲副使儒臣入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考異〕五代時樞密掌兵柄權在宰相上其帶平章事者亦謂之使相宋初雖以樞密與中書並稱二府而委任輕於中書至是欽若堯叟始以樞使加平章事嗣後遂有樞相之目然其體統終不如真相之尊故欽若有避我十年作相之語　參知政事趙安仁罷爲兵部尚書安仁畏謹精審特留意刑名內外書詔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帝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帝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帝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安仁在中書不親事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帝曰能如是邪卿可諭之使更宣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辨取容安仁不爲也及罷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雖貴顯節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近朝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記之　以三司使丁謂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帝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還薦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迹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己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斂錢飾營舍什物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帝曰軍民訴事瑣細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欽若銜之陳

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于帝。帝素重億。億求解近職。優詔不許。　淮南北歲薄稔。振卹倍至。而言事者。以爲流亡無算。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冬十月戊申。謂言轉運使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王隨爲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亡者多復業。　幷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火山軍南五七里。或掊地尺餘則火出。蓋火德之應。請建祠。帝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來舊矣。宗政妄言耳。當時所言祥瑞皆類此。唯宗政爲帝所駁。　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爲遼主生辰使。宮苑使高繼勳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爲例。〔攷異〕王曾有上契丹事一卷。述遼之地里頗詳。宋人言遼事者多引之。而出使年月。宋史闕書。遼史亦不載。惟長編繫於五年。今攷涑水記聞云。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使邢祥頗肆談辨。且矜其國中有賜鐵券者。公曰。鐵券者。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案遼史開泰元年。賜皇弟秦晉國王鐵券。曾所言指其事也。邢詳以是年知貢舉。次年擢給事中。故爲宋使館伴也。今定作五年。　辛亥。遼主如中京。　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狀而擢之。

自天書議起。四方貢諛者日多。帝好之彌篤。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八月。帝自言夢見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衞天尊至。帝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帝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帝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之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召輔臣至殿。指示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　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丁謂李宗諤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于萬歲殿。　辛酉。帝以崇儒術論。爲君難爲臣不易論。示王旦等。旦等請刻石國子監。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　閏月丁卯。命王旦爲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爲禮儀使。王欽若爲儀仗使。陳堯叟爲鹵簿使。馬知節爲橋道頓遞使。鑾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爲七千人。從之。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爲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爲治事之所。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

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改延恩殿爲真遊殿重加修飾癸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母懿號元天大聖后　初宰臣以太祖諡號有與聖祖名同者將議易之帝曰真祖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並當增諡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諡二字　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望遣官於兗州曲阜縣壽邱奏告從之　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三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冊　丁丑謁謝啓聖院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加諡誌公曰真覺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祭後又加諡曰道林真覺令公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爲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母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請帝自爲之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十一月甲午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宏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縣覃恩中外　癸卯遼以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允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　甲辰遼西北招討使蕭託雲奏準布沿邊諸部皆叛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進軍哈屯城準布結五羣牧長扎拉阿都（舊作查剌阿覩今改）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乃嚴備禦以待餘黨皆潰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有大電繞樞之語帝命宰相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壬子改朗州爲鼎州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令宰臣王旦爲之

十二月丙寅遼奉遷南京諸帝石像於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案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卽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有司請改元武元冥元弋元枵並爲真字詔可　壬申改謚元聖文宣王爲至聖文宣王　遼賑奉聖州饑　己卯知天雄軍冦準奏獄空詔獎之　庚辰遼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券癸未劉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遼主超遷之甲申遼詔諸道水災民有質男女者自明年正月始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遣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從之　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纖靡與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旣崩中宮虛位帝卽欲立之后固辭良久將降詔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它議復固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闈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　己丑遼命諸鎮建宣敕樓

六年（遼開泰二年）　春正月癸巳朔司天言五星一色　遼

以大冊禮成邪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繼忠爲中京留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尚書駙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康温（舊作控温今改）加政事令封幽王以裴元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爲給事中呂用中翰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先是遼主獵雲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宅産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遼主嘗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是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以爲政事舍人 庚子詔自今凡更定事宜竝令中書樞密院參詳施行 丁未遼主如瑞鹿原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加政事令封豳王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竝置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宅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甲寅帝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後多以南北非便爲訴向敏中曰國家任人豈容自便當須釐革帝曰若所任非所便則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則何以久於其事王旦曰俛從人欲實由聖慈 丁巳以監察御史錢塘唐肅爲梓州路提點刑獄肅持法公正獄無寃濫故有是擢 己未遼主錄囚烏庫迪里（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叛右皮室詳袞（舊作詳穩今改）延壽率兵討之 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竝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於令以婕妤楊氏爲婉儀 辛酉詔宗正寺以皇屬籍爲皇宋玉牒 榮王元儼嘗侍宴頗多言又嘗請石保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加捶撻宮寮皆莫敢諫既而對帝復請此伶人作戲帝不悅它日以語王旦等旦曰今當召記室崔晅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規正向敏中曰陛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誠漸摩之深旨旦曰聞王罕與賓屬相見帝曰朕在東宮嘗與宮僚款接楊礪邢昺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 二月戊辰上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 乙亥泰州言海陵草中生聖米可濟饑 壬午遼以北院樞密副使高正案視諸道獄

準布諸部之叛也蕭託雲僅能屯軍自守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引兵救之託雲遣人誘諸部皆降遼主以託雲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其罪仍命領諸部託雲請益軍遼主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前日之役死傷甚衆若從汝謀邊患何時而息遂不發兵 三月壬辰朔華格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鎭州行在 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盧琬被疾琬勤於吏職所至以幹集聞詔遣中使挾太醫往視及卒帝甚悼之時琬母八十餘無恙有詔琬子太常博士士宗特追出命知懷州次子祕書丞士倫爲太常博士賦祿終喪 己亥閤門奏後苑賞花曲宴羣臣有禮容懈惰者帝曰飲之酒而責其盡禮亦人所難也宜且降詔戒諭之 詔京城儆巡宜參用馬步軍士時巡卒二人因寒食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人棄尸河流取衣物貿易以贖所質帝曰太宗朝巡警兼用馬步卒蓋營校不同可以互相覺舉遂復其制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責要有

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假託親屬奏授爵秩緣此謁見官司煩紊公政請加抑止庚戌下詔風厲各令自新繼今復然者重置其罪　詔富民得試銜官者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曾應舉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錫胡則言信州鉛山縣開放水坑港兵卒死傷甚衆詔遣使劾轉運司規畫乖當及提點刑獄司不即聞奏之罪其役徒休息之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乎籍爲羨餘釋弗誅　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李宗諤副之　夏四月庚辰以樞密直學士李士衡爲河北都轉運使帝嘗謂近臣曰議者言士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令管內闕乏丁謂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餘萬即薪芻總計五十萬耳帝曰官吏艱於經畫輒以此爲辭當復任士衡責其集事以塞衆多之口故有是命其後積粟塞下至鉅萬斛　壬午太白晝見五月辛卯朔遼主復命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西討華格方自準布還遼主將罷兵都監耶律世良上書曰華格以爲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遼主以爲然故有是命　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丈許直史館高紳等以聞　甲辰聖像至帝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乙巳帝袞冕朝拜羣臣朝服陳玉幣冊文酌獻具大駕鹵簿迎至玉清昭應宮擇日各升本殿丙午羣臣稱賀升建安軍爲真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爲儀真觀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賻之宗諤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兒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及沒而己子有未仕者好賢獎善薦拔寒素士論歸之

遼耶律資忠國留之弟也博學工詞章國留既爲太后所殺資忠年四十未仕遼主知之召補宿衛數問以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擢至中丞眷遇日隆時高麗貢獻不時至六月辛酉朔遼主遣資忠使高麗索取六州舊地比還高麗無歸地意由是爲權貴所短（考異）高麗史作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行成即資忠也而名與官俱異今從遼史　甲子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帝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草荅遼人書云鄰壤交歡帝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帝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帝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不衰王欽若陳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譖毀帝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

召至禁中賜坐顧問出文槀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即謀退遁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謁告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帝聞億母病遣使者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既亡去矣朝論譁然以爲不可帝亦謂輔臣王旦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置諸館殿陛下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爲罪人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帝終愛其才踰月命弗下億體素羸於是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日赴任　中書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籍詔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令天下以延壽帶續命縷保生酒更相贈遺　以右諫議大夫陳彭年爲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也甲戌帝作歌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彭年詞筆優長擢居清近久益謹密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彊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兼有器識丁謂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以文雅雍容侍從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帝深然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一（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閼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六年（遼開泰二年。）秋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祐聖眞君。初封禪畢。詔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名稱相類。故改上焉。

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久病。帝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再表求罷。丙申。授承規安遠留後左驍衞上將軍致仕。初。承規欲求節度使。帝諭王旦。旦曰不可。翼日。帝又曰。承規俟此以瞑目。旦曰。若聽所請。後必有求爲樞密使者。此必不可。帝乃止。承規尋卒。乃贈鎭江節度使。謚忠肅。承規好伺察。人多畏之。帝崇信符瑞。修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精麗。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命塑像太宗像側。

以權三司使林特爲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必三拜之。與吏卒語。欿欿惟恐傷人。人皆喜之。

壬辰。遼詳袞（舊作詳穩。今改。）延壽奏烏庫迪里（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悉還故疆。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色軫（舊作斜軫。今改。）言於遼主曰。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其不叛者。合當烏彌（舊作曷黨烏迷。今改。）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不納。若不早圖。後恐爲患。遼主使招還故地。不聽。遼主怒。欲伐之。使告李德明曰。今欲西伐党項。爾當東擊。毋失掎角之勢。仍令諸軍各市肥馬。

至道末。有司議以懿德皇后配享太宗廟室。或言淑德實當升侑。議久未決。時元德猶未追崇。而明德方在萬安宮。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禮緣人情。事貴適變。蓋處其事必有其實。據其位必有其功。淑德懿德。或佐潛躍之前。或承藩邸之際。蓋未嘗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配饗之禮。誠爲未允。至若虛其祔合。無乃神理有虧。求之前古。實有同配。夫母以子貴。義存在昔。漢昭即位。追尊母趙婕妤爲皇太后。此聖賢之通義也。賢妃李氏誕生聖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竊惑焉。唐開元四年。睿宗昭成皇后祔廟。而肅明初享儀坤。至二十年。又迎肅明神主升於太廟。知與竇后同配明矣。則竝位兼配。於義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賢妃李氏處尊極之地。升於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懿德依舊享於別廟。庶協禮中。淑議卒不行。賢妃尋加號皇太后。但享別廟而已。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湘復以爲請。始令禮官參議。庚子。中書門下言元德皇太后未升侑於宗祊。止奉祠於別廟。誠遵典故。尚鬱孝思。竊念后稷諸侯。故姜嫄異祭。於帝嚳開元王者。故昭成祔饗於睿宗。舊典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官繼表陳請。詔從之。有司請升祔元德於懿德之上。詔曰。尊親之道。蓋惟極致。在於陟降。非敢措辭。惟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享之次序。恭以元德神主祔于明

德皇后之次。初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稅，帝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丁酉，遼以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迪里舊作滌洌，今改爲南府宰相，以太尉鄂格舊作五哥，今改爲特哩袞。戊申，遼以敦睦宮子錢賑貧民。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餘人詣闕，請車駕朝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遼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經略西境，與邊將採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華格徐以兵進，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烏巴舊作烏八，今改望風奔潰，獲牛馬及輜重，都監耶律世良追準布餘衆，至安真河，大破之。〔攷異〕遼討準布事，本紀及蕭托雲傳姓名多互異，今據耶律華格及世良傳合書之。　壬子，詔自今文武官特奉制旨專有處分，即爲躬親被受，犯者以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概行條約，非有指定刑名者，各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先是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曾建議，乃降是詔。未幾有犯者，曾斷以違制失，帝不懌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帝嘗稱其協中，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謁者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其見禮如此。　癸丑，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試戰棹，立爲水虎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取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不復舉。帝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　乙卯，遼封皇子宗訓爲大內特哩袞。〔攷異〕遼史皇子表無宗訓之名，惟聖宗第四子鄂格，字洪隱，開泰二年爲特哩袞，是鄂格即宗訓。遼史紀表多互書其名，往往若係兩人，今合書之。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駕幸亳州，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朔，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回日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謂仍判亳州，增置官屬，如汾陰之制。　己巳，以起居舍人陳堯咨爲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堯咨至，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用刑過酷，議者病其殘忍。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改起居院詳定所爲禮儀院，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事。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帝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竝加賞賚。　丁丑，參知政事丁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　九月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等爲遼主生辰使。帝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告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於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告之可也。使還，有言迥與遼人歡酬戲謔，道醉而乘車，皆可罪。帝曰：此雖無害，然出使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爲失體。王旦曰：遠使貴謹重，飲酒不當過量。帝然之。　冬十月辛酉，祔元德皇后于太宗室。　乙丑，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貢助奉祀絲綿縑帛各二十萬，詔獎之。　遼主駐長濼。丙寅，詳袞舊作詳穩，今改張瑪囉舊作馬留，今改獻女真人知高麗事者，遼主問之，對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擄，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車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珍異皆積於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

取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女真北直渡鴨綠江竝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高麗可取也遼主以高麗不歸六州地欲伐之頗采其言（〔攷異〕女真人言高麗事徐氏後編繫於開泰元年四月今從遼史作二年十月）

丁卯三司借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等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中立熙載子也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祀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迹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乃詔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帝以爲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十一月甲午遼主錄囚 遼耶律華格之西討也歸路由拜實喇（舊作白拔烈今改）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珠哩（舊作褭里今改）從後至謂華格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華格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及還遼主使案其罪癸丑削其豳王爵以侍中遙領大同節度使尋卒 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今從宋史） 甲子遼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密使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蕭孝穆爲西北路招討使

丙寅以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 辛未內出丁謂所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準請也

壬申酌獻天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乙亥幸開寶寺上清宮己卯幸太一宮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孫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州求典近郡以便侍養癸未命知密州奭請扈從還赴任從之 是歲遼放進士鮮于茂昭等六人

七年（遼開泰三年） 春正月己丑遼主錄囚 準布部長烏巴朝於遼封爲王 甲午高陽關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使楊延昭卒延昭即延朗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二十餘年遼人憚之目曰楊六郎訃聞帝嗟悼遣中使護喪而歸河朔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 乙未遼主如渾河丁酉女真鐵驪遣使貢於遼 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於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令丁謂讀訖置玉匣中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五鼓帝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匣帝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元觀周覽還奉元宮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宮 司天言含譽星見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賜酺

三日壬子詔所過頓遞侵民田者給復二年甲
寅發亳州乙卯次應天府羣臣言天書升輦有雲
五色如花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下丙辰升應
天府爲南京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
所過縣流以下罪御重熙頒慶樓觀酺凡三日改聖
祖殿爲鴻慶殿是月遼主畋潢河濱復偕后獵于
瑞鹿原二月丁巳朔發南京雍邱邢惇以學術
稱隱居不出帝之幸亳也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
問治道惇不對帝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
畢矣臣復何言帝悅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
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廢
紙同束置屋梁閒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庚申
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車駕至自亳
州戊辰大風揚沙礫百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墜幘
者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己巳帝宿齋于
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
辛未饗六室壬申恭謝天地于東郊還御乾元門大
赦內外文武官悉加恩諸路蠲放租賦有差遼耶
律資忠之還自高麗也權貴數言其短出爲上京副
留守是月復遣使高麗索取六州地高麗留弗遣〔考異〕耶律資忠再使高麗紀作三年傳作四年高麗史云顯宗六年四月契丹使將軍耶律行成又索六州拘留弗遣行成卽資忠顯宗六年卽開泰四年也似當從傳然遼於三年夏末已用師於高麗四年春夏閒構兵未已無庸遣使索地以事勢度之當是三年遣使索地逮地既不歸使復被羈遂以是爲舉兵之詞耳今從本紀書之三月庚寅以奉祀禮成大
宴含元殿庚子遼遣北院樞密使耶律世良城招
州丁未以皇子受益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給
俸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
今朝獻禮成願特降制命帝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
爵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
子卽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爲己子
使楊婉儀保視之青州民趙嵩年百一十歲詔存
問之戊申遼命南京奉聖平蔚雲應朔等州置轉
運使夏四月戊午遼詔南京管內毋淹刑獄以妨
農務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萬匹帝謂宰
相曰聞永興陳堯咨用刑峻酷有竇隨者提點本路
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怒之欲使內外畏憚成其
威望此不可不責也辛酉徙隨京西路後數月堯咨
言導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嘉獎因曰決渠濟
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癸亥烏庫舊作烏古今改部叛遼丙子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孝穆爲北
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孝穆
廉謹有禮法時人稱之舒王元偁薨帝臨哭贈太
尉中書令追封曹王謚恭惠元偁好學善屬文性慈
恕有集帝爲之序藏祕閣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
自爲留後奉貢請命於朝是月以賢順爲歸義軍節
度使賢順亦遣使貢於遼〔考異〕曹賢順遼史作曹順蓋避景宗諱去賢字五
月壬辰命右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
使初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轉運使陳堯佐與知杭州戚綸議易以薪土有害其
政者言于朝以爲不便參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絀
堯佐堯佐爭不已謂既徙綸揚州癸未又徙堯佐京
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
大困卒用堯佐議隄乃成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

於玉清昭應宮。　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庚子，太常博士鄧餘慶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當劾舉主。詔釋之。帝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贓敗，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帝曰：然。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蓋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贓敗，亦如其言而坐之。太祖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初，程能爲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帝曰：朝廷急於得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出於此也。　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時已屬疾，或請駐師浹旬，以俟少閒。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事，吾無恨也。即引衆冒風沙而行，疾遂亟。帝遣使挾醫診視，弗及。於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往護葬，所須官給，以其弟惟忠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馮起請致仕。帝顧宰相問其年，王旦曰：起清名素履，搢紳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帝曰：起謹畏寡過，亦可嘉也。戊申，授戶部侍郎致仕。

六月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亥，旦入辭，又賜製衣、金帶、鞍勒馬，詔自京至兗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行事。　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有自北界市馬三匹至者，已牒送順義軍。帝曰：如聞彼國擒獲鬻馬出界人，皆戮之，遠配其家，甚可閔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夜遣人牽至境上，解羈縱之。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陂塘築隄道條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提振遵守，從之。又言於緣邊軍城種柳蒔麻，以備邊用，詔獎之。　庚午夜，京師新作五嶽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晝，有旌纛甲兵之狀，觀者喧怖，而丁謂以祥瑞聞，詔建道場。　壬申，封婉儀楊氏爲淑妃。始，皇后爲修儀，妃爲婉儀，幾與后埒。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順，后親愛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爲吏部尚書，陳堯叟爲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爲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爲矯誕，知節薄其爲人，未嘗詭隨。帝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帝，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帝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爲衆笑。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帝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即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爲之下，爭於帝前數矣。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堯叟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帝趣之，知節忿恚，因面訐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稟，即超授懷信等官。帝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懷信賞典，始則稽留不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爲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知節又歷詆朝列，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己如此。於是三人者俱罷。知節尋出知潞州。

以兵部尚書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皆罷即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 驛召知鎭州王嗣宗鄜延都部署曹利用赴闕 遼合國舅二帳爲一帳以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不今改）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爲詳袞（舊作詳穩今改）以總之 丁丑司空致仕張齊賢卒帝甚悼之遣中使祭賻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庚辰帝作閔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 是夏遼主遣國舅詳袞蕭迪里東京留守耶律達實（舊作團石今改）進討高麗造浮梁于鴨綠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攷異）是夏蕭迪里伐高麗至明年夏始旋而本紀不言其勝負迪里傳并不載是年伐高麗事據東國通鑑云冬十月契丹遣國舅詳袞蕭迪里來侵通州興化鎭將軍鄭仁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江死者甚衆疑遼師小衄而遼史諱言其敗也但繫月稍異今姑從遼史 秋七月乙酉朔遼主如平地松林 辛卯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帝聞其子孫甚衆婚嫁闕乏詔優其賜賚初議贈官例當得東宮保傅帝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幷外弟子壻親友並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諫議大夫邵燁卒州城瀕海每蕃船至岸嘗苦颶風燁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賈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隕泣者 遼主多即宴飲行誅賞北府宰相劉愼行諫曰飲時以喜怒加威福恐有未當遼主悟遂諭政事省樞密院凡酒間命官釋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 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同州觀察使王嗣宗內客省使曹利用並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 戊申王旦至自兗州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八人涖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三人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超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政與旦同行或請閒必俟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爲得體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向敏中爲之 是日遼主如沙嶺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特副之 祕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帝謂王旦曰億文學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億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訕讟之事保其必無也 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以母疾擅去闕廷所宜屏迹衡茅盡心甘旨忽求鎭郡深屬要君請罷之帝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詔中書召遵諭之 甲戌河決澶州 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閤門祗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馬未至即以廏馬給之先是翰林學士王曾知制誥錢惟演授敕於武成王廟試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林學士李維偶語長春殿閤又至審刑院伺候所乘馬遲留久之維曾同在翰林曾妻維姪也時曾妻將產子故曾屬維以家事東上閤門副使魏昭亮意曾受維請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祗候曹儀亦

具奏即令曾維分析詞與惟演同釋曾等因有是詔

丁丑命內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于南京鴻慶宮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限官品其著位並在提點刑獄官上　丙戌含譽星再見　辛卯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　帝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絳州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　帝謂宰臣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貧得路然爲主司者亦大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夥必須臨軒親試至于南省解發非朝廷特爲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遼耶律世良選馬駝於烏爾古（舊作烏古今改）部會德哷勒（舊作敵烈今改）部人伊喇（舊作夷剌今改）殺其詳袞而叛鄰部皆應世良遣人招之降其數部　辛丑虢州防禦使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荆嗣卒錄其子嗣起行閒以勞居方面凡百五十戰有功未嘗自伐臨終戒其子曰吾聞累代爲將其後不興汝輩當益修謹也　癸卯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應宮郊廟社稷　初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五人爲下第者劉澣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搜羅才俊今乃變爲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帝曰此蓋官司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澣付外州羈管既而御史雷澤高弁上言澣訟事得實被責太過帝以問旦旦曰澣訟本非公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此搢紳之蠹賊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行對奏由是觀之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抨彈甚無取也帝然之弁尋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壬子以將作監丞李惟簡爲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十萬惟簡穆子也性沖澹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帝特召對而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帝令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也旦所薦士甚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者　帝嘗觀書龍圖閣得王禹偁章奏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嘉言舉進士及第爲江都尉頗勤詞學而家貧母老是日亦召對特授大理評事　遼耶律世良遣使獻德哷勒部俘　冬十月甲寅朔遼主如中京　高麗方與遼搆兵遂遣使入貢帝問宰相王旦旦曰高麗久失進奉今許其赴闕契丹必知之王欽若曰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外蕃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帝曰卿言深得大體　戊午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甲子玉清昭應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匠第賞者九百餘人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百三十九日宰相言天下奏獄空者無虛月唯此日數稍多特令降詔獎之　十一月癸未朔

以樞密副承旨張質爲都承旨質在樞要幾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帝素知其廉謹故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其利害質纂爲三篇目曰兵要以進帝覽而稱善 乙酉濱州河溢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宴近臣於集禧殿己丑加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書更置玉清昭應宮副使卽以謂爲之 壬辰御乾元門觀酺五日 戸部尚書陳堯叟上汾陰奉祀記三卷 乙未鄜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左正言夏竦爲判官內殿承制周懷政爲都監王旦之爲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臥病旦親調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教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爲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礮場醴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脽上林特欲跨元武門爲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起閣道羣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爲不可其事遂罷及爲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神果實旦起視之無有俎滓狼籍左右殆神食之云 知秦州張告言蕃部傲擾已出兵格鬬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西戎入貢藩翰之臣宜務鎮靜帝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 十二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

己未作元符觀初每歲天慶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齋幕啓道場帝以車騎往來喧雜乃命葺皇城司廨舍新堂爲是觀堂卽劉承規所刱景德末司命臨降處也 丁卯權知高麗國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眞將軍大千機以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大千機自稱父兄曾入覲其兄留弗歸茲行遂往尋訪又河北居民寶文顯等十七人先爲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貫帝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 是歲遼放進士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二（起旃蒙單閼正月盡柔兆執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遼開泰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詣玉清昭應宮太初殿奉表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帝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緣河北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災者悉蠲其稅 乙酉遼主如瑞鹿原丙戌命耶律世良再伐德哷勒（舊作敵烈今改）部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宮奏告禮畢也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等知禮部貢舉帝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意邪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若能精擇寒俊雖多何害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 丁酉遼主獵馬蘭淀

戊戌徙棣州城先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於州城者丈餘朝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徙城重勞民力而去冬盛寒尚有衝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爲患滋深今請於州之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卽高阜改築州治以今年捍隄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權度支判官張績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等同涖其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卽計其餘以貸民期來歲輸新治公私便之先是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滴河命孫沖案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爲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至是徙州陽信沖坐事爲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壬寅遼東征東京留守善寧平章哈里袞（舊作涅里袞今改）奏已總大軍及女真諸部兵分道進討遼主遣使齎密詔於軍（考異善寧等伐高麗當是與蕭迪里合兵而遼史不言其勝敗高麗史云正月契丹作橋于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使攻城不克癸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七等擊卻之甲辰又侵通州己亥契丹侵龍州蓋春初不克而歸至夏復大舉也）

二月壬子朔遼主如薩隄濼于闐國貢於遼

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 甲寅宗正寺火有司奉玉牒屬籍置宅舍得免命鹽鐵副使段煜擇地營宗正寺 丙辰西蕃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唃廝囉今改）等並遣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它物稱是 丙寅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人轉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帝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盡得其實帝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它日帝謂宰相曰或言黃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爲稱職帝曰近聞外

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可嘉也然不可過當生事宜密戒之　三月辛卯中書上羣臣應詔所舉官帝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談民政陳絳亦聞有吏榦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迂闊無益於用絳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李永錫亦在舉中旦等言永錫卽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帝因曰搢紳之士多恣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原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帝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帝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閱視之於是賜進士膠水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齊等既考定帝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眞所謂搜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帝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帝喜謂準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爲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吳人范仲淹生二歲而孤母貧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讀書僧舍日作粥一器分塊爲四早莫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蓋三年焉至是登第除官始復姓改名迎其母歸養　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帝悅特賜五品服　夏四月遼以林牙建福爲北院大王　甲寅遼國舅詳衮(舊作詳穩今改)蕭迪里等征高麗無功而還　丙辰遼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部請括女眞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大破德呼勒部遼主命侍御札拉(舊作撒剌今改)撫諭代行執手之禮　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爭特方有寵帝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改前非今所爲似更甚於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爲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帝命肩輿入禁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誰可代卿者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帝舉張詠又問馬亮皆不對帝曰試以意言之旦彊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有閒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它非臣所知也及準爲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違詔格準卽以聞帝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皆坐罰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得之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旦不答準每見帝必稱準才而準數短之帝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求爲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邪準憾之既而帝問旦準

當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釆亦足為朝廷之光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帝具道所以準始愧歎語人曰王子明器識非準所測也是日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丙寅詔申明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羨剩不為勞績 遼耶律世良破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遣人上其俘獲之數戊辰遼主駐沿柳湖己巳女真貢於遼壬申世良討烏爾古舊作烏古今改部破之甲戌遼主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討德呼勒部至清泥堝是時于厥既平朝議欲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遂復叛世良懲於部族易叛既破德呼勒輒殲其丁壯勒兵還曷剌舊作曷剌今改河進擊餘黨而斥候不謹其將巴固舊作勃括今改聚兵稠林中乘遼師不備擊之遼師小卻退陳於河曲是夜巴固來襲會聞遼後軍且至巴固遂誘于厥之衆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阨巴固方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擊巴固得以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誘于厥之衆併遷德呼勒部民城臚朐河上以居之 榮王元儼宮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祕閣王旦等請對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當罷斥帝遂下詔罪己求直言命丁謂為大內修葺使 五月庚辰朔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準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詔韓氏斷手足令衆三日凌遲死獄成當坐死者甚衆王旦獨請對言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帝納之減死者幾百人止降榮王元儼為端王記室參軍崔昈坐輔導無狀亦責官 辛巳遼命北府劉慎行為都統樞密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屈烈舊作屈烈今改為都監以伐高麗慎行先攜家置邊郡致緩師期遼主追慎行還下吏議責以世良庫哩總兵進討〔考異〕聖宗開泰四年本紀作劉晟為都統據劉六符傳云父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為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責耶律世良傳云四年伐高麗為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留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蓋劉晟劉慎行本係一人遼史或書名或書字往往前後互見惟七年紀云劉晟為霸州節度使北府宰相劉慎行為彰武軍節度使幾為兩人然究屬七年紀重出而誤二年紀云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而六符傳作慎行監修國史九年紀云劉晟賜保節功臣而六符傳作慎行賜保節功臣是晟即慎行之明證矣遼史高麗傳亦作慎行與六符傳同今從之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有羨餘錢四十萬貫絹五千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以上供詔令本路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刱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城申嚴火禁帝以羣臣更直寓宿寒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 廢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祗候高班內品 詔自宮禁逮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 知制誥錢惟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並易以錦繡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給事中知荊南府馬亮言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二三年閒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

今歲所得米麥四百二十餘石。已牒本府納官訖。詔獎之。　庚戌。遼主拜日如禮。與瑪都布（舊作麻都骨。今改。舊國語解云。麻都布縣官之佐也。後升爲令。）耶律世勳易衣馬爲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巴格（舊作八哥。今改。）爲北院樞密使。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　閏月己卯朔。大赦天下。非己殺人及枉法贓致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以童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伯希家本福州。隨父龜從至京師。才四歲。誦詩百餘篇。帝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龜從久在場籍。善於訓子。召試中書。授校書郎。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帝甚悼惜。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身被四十九創。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帝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曬。出入帳中無閑。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爲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協。賴翰和解。不然。幾生事。帝曰。昨劉承規卒。翰曰。承規不避衆怨。今必流謗。望悉勿聽。朕益嘉其爲人。其後重贈彰國軍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翰不畜財。表辭所贄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羨之。　秋七月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爲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不協。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　庚午。徙知昇州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以給事中馬亮爲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李迪爲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帝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其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斂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　乙亥。以郭崇仁爲宮苑使昭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尚氣節。重然諾。勇于爲義。爲令守多異政。威惠及民。民皆不敢爲惡。而亦不苦其嚴。成都人立廟祀之。（考異）薛氏通鑑載詠知益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出一書付僧曰。謹收此。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於官司。對衆啓之。至是。僧持其書詣府。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之。乃詠眞容也。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於僧持書至府之日卒。策爲立祠於成都。祀之。此詭異之說。非儒者所當言。今不取。）帝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才。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亦不以爲忤。詠嘗言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又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至於當方面。則詠不敢辭。　乙未。以三司使林特爲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帝以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帝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九月己酉。注輦國遣使來貢。注輦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

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帝待其使者加厚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辱忽忽無聊帝聞之以問其兄堯叟堯叟曰堯咨不知上恩保佑自謂遭讒以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爲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卿不內省但曰爲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嘉勒斯賚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表請伐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它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甲寅遼師攻高麗之通州高麗將鄭神勇引兵繞遼師陳後擊殺七百餘人神勇戰死遼師進攻寧州不克而退高麗將高積餘追之敗死遼師遂取定遠興化二鎭城之〔攷異〕耶律世良於五月伐高麗自秋徂冬遼史不言其勝負今據高麗史書之又高麗史云九月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來索六城案耶律資忠旣以索地被留無容交兵之際復使索地今從遼史刪而不書 丁卯遼主與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爲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蘇拉詳衮舊作拽剌詳穩今改題哩古舊作里古今改爲六部奚王〔攷異〕聖宗紀開泰二年十月丙子題哩古爲奚六部大王四年九月丙子復書之前後重出今從部族表定作四年 冬十月丙戌以右諫議大夫愼從吉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帝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帝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怨帝曰當官宜守常道或彊爲善以取名則毀讟必隨至矣 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父名佺爲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度杭州人也時翰林學士王曾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曾帝曰朕聞外議謂曾嘗封駁詔敕自是中書銜之多沮曾所奏今若罷去是符外議且曰臣等本無忌曾之意今茲宣諭爲宰相避謗請迥與度相易曾如舊帝可之且因言降敕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頒下四方誠爲不當封駁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帝然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帝製序賜名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遼主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於辛酉連獵於諸山遼主善射多力嘗遇二虎方逸策馬馳之發矢連殪二虎又嘗一矢貫三鹿時南京方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嘏獻射二虎頌遼主嘉其贍麗三嘏愼行子也 十一月庚申遼主命汰東京僧又命上京中京諸宮選精兵五萬五千人以備東征 工部侍郎种放卒帝親製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先是有譏放循默者帝聞之謂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 癸酉高麗與東女眞來貢 十二月戊寅皇子行加冠禮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爲忠正軍節度使兼侍

中封壽春郡王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
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
焉鑄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
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故有是命　是月遼主自海
徼如顯州
九年（遼開泰五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北還　庚戌遼耶律
世良蕭康哩與高麗戰於郭州西破之斬首萬餘級
盡獲其輜重乙卯師次南海軍世良卒於軍　丙辰
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之　以馬軍副都
指揮使張旻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先是旻被
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有密以聞者帝召
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
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帝曰然則柰何旦曰
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
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帝從其言軍果亡它　辛酉同
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計錄詔付祕閣　癸亥
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興州團練使德文少
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爲辭章帝以其刻勵
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德文數言願得
名士爲師友己巳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　壬
申以張士遜爲戶部郎中崔遵度爲戶部員外郎並
充壽春郡王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方正有學術
者爲府官以士遜平雅和謹澹於榮利遵度同修起
居注踰十年每立墀上常退匿楹閒慮帝見之搢紳
推其長者因召兩人並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爲
翊善記室帝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

友命之令王每見荅拜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
法旦曰王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士遜愧謝　癸
酉遼主駐雪林二月準布部長朝於遼辛巳遼主如
薩隄濼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
二十卷優詔荅之　庚寅遼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
罕謨（舊作韓留今改）爲右伊勒希巴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
使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
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
觀南爲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帝作記刻石堂
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爲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
爲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
弄之具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爲才人　戊
戌遼皇子宗真生宮人蕭納木錦（舊作耨斤今改）所生也納
木錦少而黝面很視其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
而不能納木錦從後至與僕從皆升母心異之久之
得入宮侍承天太后嘗拂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
光澤異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貴子命侍遼主至是
舉子遼主之長子也皇后無子取爲己子納木錦漸
進爲元妃皇后愛養宗真如己出元妃顧妒皇后之
寵心常怏怏　三月辛酉遼以諸道獄空守臣並進
階賜物　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
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
修皇朝新譜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
並爲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庚午亳州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
設醮　夏四月遼賑招州民　王繼忠既見執於遼

荐擢漢人行宮都部署封琅邪郡王時伊勒希巴蕭哈綽（舊作卓今改合）方以明習典故善占對被寵於遼主繼忠侍遼主宴遼主語及哈綽欲用爲樞密使繼忠曰哈綽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迪里才行兼備可任也遼主以爲黨於迪里弗聽戊寅以哈綽爲北院樞密使　庚辰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除見貯鹽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餘斤外恐尚有遺利望行條約帝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丙申賜天下酺　辛丑令入內內侍省定羣官與諸宮院婚嫁財物之數先是連姻戚里者宂費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傔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或有破產者帝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限其制度於是多所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

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上寶冊又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　邠寧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釋死罪囚流以下　丁巳以向敏中爲宮觀慶成使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本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故是奏條析之有詔嘉奬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　乙丑以王旦爲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　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外帝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盜宜謹備之嘉勒斯賚與秦渭熟戶結爲釁隙曹瑋請益屯兵可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辛巳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島其子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爲邊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癸巳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　丙申以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戶部判官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句院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句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帝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句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句院爲一司實爲繁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句稽則愈疏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　遼以政事舍人吳克昌案察霸州刑獄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三（起柔兆執徐七月盡彊圉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九年（遼開泰五年）秋七月甲辰遼主獵於赤山以敦睦宮太保陳昭袞兼掌圍場事遼主射虎以馬馳太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舍馬捉虎兩耳騎之馬駭且逸遼主命衛士追殺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遼主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辛亥飛蝗過京城帝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隱塔焚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帝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翼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衆力請旦固稱不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廷間者帝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甲寅詔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乙卯分命內臣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案視蝗傷苗稼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宮城音樂十日 癸亥上封者言蝗旱由大臣子弟恣橫所致詔曰近以蝗蝝傷於苗稼致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俛從輕典恐長弊風自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勗姑念保家之美勿貽敗類之羞苟掇顯尤難從末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丙寅詔自今羣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貸帝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在外官屬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降詔申敕焉 八月丙子令江淮發運使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年賑濟 遼主如懷州有事於諸陵戊寅還上京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視蝗傷民田約十之一二帝命所定蠲稅分數更加優厚 丙戌帝親製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具儀仗迎導赴大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從之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入辭別賚錢二百萬又作詩餞其行堯叟奏對明辨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云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於長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壬辰羣臣請受尊號冊寶表五上從之 九月癸卯遼主弟秦晉國王隆慶朝遼主于上京遼主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於松山未幾封隆慶長子札拉（舊作查剌今改）為中山郡王次子遂格（舊作遂哥今改）為樂安郡王 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為平江節度使謂上章請外任即授本鎮旄鉞以

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謂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彭年爲刑部侍郎王曾爲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爲給事中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嘗乘閒謂旦曰曾等拔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於帝帝曰所行公否皆曰公帝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等退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

右諫議大夫淩策自成都代還帝將擢任之謂王旦曰策有才用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質淳和臨涖疆濟帝曰然於是命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嘉勒斯賚宗哥等率蕃部兵三萬餘人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生擒七人官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陳歿者六七十人詔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幣將校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陳歿者卹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且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以赴瑋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賚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嘉勒斯賚大舉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 甲寅令諸路轉運使督民捕蝗帝以久旱憂形於色減膳撤樂徧走羣望及是霑沛帝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丁巳詔諸州蝗旱今始得雨方在勸農罷諸營造 己未詔諸州縣七月以後訴灾傷者準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訴 戊辰青州言飛蝗投海死 己巳詔聞益州頻雨穀貴令發官廩糶濟之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罷 詔灾傷州軍有以私廩賑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庚午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帝曰此可代鹿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課書歷否對曰設官本要涖事但當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嘉也 先是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生瀰覆郊野七月過京師延至江淮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帝方坐便殿左右以告帝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帝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體遂不豫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

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爲定式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保德眞君傳三卷帝製序　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令峻急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帝曰卿所奏有爲國愛民之心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恭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帝從之　先是丁謂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衆謂持之益堅及謂罷政羣議復起帝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屬邦計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帝曰卿等宜即具詔明述恤民之意丁酉遂下詔言茶鹽等亦依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十一月辛丑朔遼以參知政事馬保忠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　甲辰三司言諸司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繒絹償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河西節度使知壽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嘉勒斯賚欲陰報曹瑋請以臣嘗所獻陳圖付瑋可使必勝先是帝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帝意於是帝益怪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推鞫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罪應死詔除名配賀州遣使縶赴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旣慢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朕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效俾貸極典聞普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攜家否王旦等曰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尋命房州安置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伏其勇　壬子以知秦州曹瑋爲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鎭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爲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帝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帝即命之衆議皆謂及非守邊才祕書監楊億以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金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見旦具道其知人之明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此固當斬烏足爲異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羌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它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而已　遼秦晉國王隆慶自上京還至北安浴於温泉得疾十二月乙酉卒遼主哀慟輟朝追贈皇太

弟。（攷異）聖宗弟隆慶隆祐並膺委任以恩禮終長編乃云使臣自雄州入奏言権場商旅貿易於北境契丹主弟曰隆慶者受饋遺必還其直又設酒食犒勞之孫僅言國主氣濁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國人多歸之又云宋摶使契丹還言國主奉佛其弟秦王隆慶尚武吳王隆祐慕道又云契丹主闇弱自蕭太后與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附之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柔遠之道務存大體正當講信修睦使之和協如其不法豈宜更加禮邪此皆敵國詆毀之詞或係傳聞之誤殊非事實今不取　乙卯。詔改來年元曰天禧。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二聖絳紗袍於文德殿。己亥。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仙衣赴景靈宮。　是歲遼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人。

天禧元年（遼開泰六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禮。上玉清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又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羅天大醮。壬寅。奉上聖祖寶冊仙衣於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於崇德殿。　丙午。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庚戌。親饗六室。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賞賜如東封例。免災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荊湖南路鹽價。蠲天下逋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蠲之。遂御天安殿受尊號寶冊。　乙卯。帝與羣臣讀天書於天安殿。　壬戌。詔以四月一日爲天祺節。其制度悉如天貺。　丙寅。命宰相王旦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冊寶使。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帝曰。僅篤於儒學。性端慤。中立無競。深可惜也。命遷其子官。　是月。遼主如錐子河。　二月庚午朔。詔賑災。發州郡常平倉。　辛未。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壬申。御正陽門觀酺。凡五日。　甲戌。遼駙馬蕭託雲（舊作圖玉今改）削同平章事。以公主殺無罪婢。託雲不能齊家也。公主降爲縣主。（攷異）蕭託雲傳金鄉公主殺家婢降封郡主本紀作縣主紀傳互異據公主表云聖宗第十三女封金鄉郡主進封公主以殺奴婢得罪廢于貶所是公主得罪貶死作縣主者是也今從本紀。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它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　戊寅。內外官並加恩。　發常平倉粟出糶。以濟貧民。京師物貴故也。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德殿。帝親酌獻拜。授冊寶於王旦。仙衣於趙安仁。旦等跪奉以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三十員。袴褶前導。奉冊日。帝不視朝。　庚寅。進封李公蘊爲南平郡王。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己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爲常。帝因數訪大臣能否。行簡無所怨昵。必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　初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簡尺。帝怒。欲盡付御史案罪。王旦具請以歸。翼日白帝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問者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下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擠己所不快者。力請究治。帝令就旦取書。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己亥。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帝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贈右僕射。諡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敏給彊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爲己任。及李宗諤卒。楊億病退。彭年專其任。事務益繁。愈勤職以固寵。

手披餰策口對賓客及胥吏白事滿前或密荅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秏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復至旦令見向敏中宅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紙封之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戊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爲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執政兼領于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曾因懇辭焉帝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謝曰君從諫爲明臣盡忠爲義陛下不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庚申免潮州逋鹽三百七十餘萬斤　辛酉江南提點刑獄苑應辰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案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今姦凶之輩窺料赦期肆其殘酷方合正典刑而遽逢霈澤配爲卒伍皆給衣糧又何異賞人爲盜邪較諸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凡有知赦在近而故爲罪戾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斷之帝曰先帝因郊禮議赦有朝士秦再思上書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入對言曰聖朝定制每三年郊祀即覃肆眚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偏據一方何足法哉自是赦宥之文遂定應辰發論頗見盡心然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人所謂數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爲確論也　是春京畿旱

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言曹濟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年船運上供斛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科支移詔可　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帝親題署之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貢舉人獻頌者甚衆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甲申命龍圖閣待制查道知虢州將行帝御龍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既至不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賑饑者發州麥四千斛給農民種所全活萬餘人　乙酉以著作郎劉煜爲右正言時準別詔置諫官煜首預其選帝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乃爲稱職煜溫叟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煜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伏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帝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煜曰策在蜀歲豐事餰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閒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法外也帝善之曙峻法以繩盜賊贓無輕重一切戮之衆股栗居數月盜賊屏竄蜀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辨其僞斬之民安其政以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辛卯遼封秦晉國王隆慶少子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爲長沙郡王（考異遼史皇子表隆慶子五人色嘉努其第二子也今從本紀作少子）以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權知諸行營都部署事制心隆運之姪也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時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方用事制心奏

哈綽寡識無行檢。遼主默然。自南北通好，邊竟承平。遼主數與南北院諸臣宴飲，或連晝夕。遼主於音律特所精徹，中席或自歌，命宮人彈琵琶侑酒。詳衮（舊作詳穩今改）蕭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詼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制心遇內宴歡洽，輒引避。皇后怪而詰之曰：「汝不樂邪？」制心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攷異耶律隆運屬於橫帳季父房，故其姪制心亦稱耶律，遼史附見隆運傳是矣。本紀作耶律制心，或作韓制心，或以制心爲一字，幾使閱者莫辨其爲一人，今定從列傳。）

壬辰，遼禁命婦再醮。

五月，戊戌朔，遼以樞密使蕭哈綽爲都統，以南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庫哩爲都監，以伐高麗。

甲辰，太保、平章事王旦以疾求退。旦柄用凡十八年，爲相一紀，素羸多疾，又憂名位太重，不自安。自東魯復命，連章求解，帝優詔褒荅，繼以面諭。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具言私門百口，屬疾將偏，欲退身以息災咎，今加此崚秩，則是愈增罪釁，辭意堅苦。又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

詔以仍歲蝗旱，遣使分路安撫。

以高郵軍民荀懷玉爲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斛濟饑民故也。仍許自今爲例。

甲寅，遼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爲右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惠嘗從其伯父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伐高麗，力戰破阻險之師，及攻開京，以軍律嚴整聞，故有是命。

丙辰，開封府及東京、陝西、江淮、兩浙、荊湖路百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使臣與本縣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

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爲屋凡九百九十一區。

己未，命宰相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管句迎奉，左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陵。

以祕書丞譙人魯宗道爲右正言，用新詔也。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爲受理。」從之。

乙丑，遼主駐九層臺。

六月，戊辰朔，遼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後數日，大風起冢上，晝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攷異德妃當卽慶后，后以統和四年冊立，十九年廢爲貴妃，不知何時又降爲德妃耳，遼史失載。）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攷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宜令大臣延之中書，察其應對，攷其臧否。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聞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知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

庚辰，發運使言眞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留逐處以濟闕乏，從之。

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治葬，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采之禁。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刑部奏其元犯，帝曰：「肅在邢州日，方契丹侵擾，屢詔令棄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成效。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院五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

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是月，遼南京諸縣蝗。　秋七月辛丑，以蝗蝻再生，遣官分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壇。　遼主如秋山，遣禮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等分路案察刑獄。

己酉，右正言劉煜、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於閤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詔並令親書。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帝覩其瘦瘁，閔然曰：「朕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柰何？」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帝乃許之。丁巳，以旦爲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旦爲宰相，務遵法守度，重改作。善於論奏，言簡理順。其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乘閒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惜哉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遼人常於歲給外別假錢幣，旦請以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遼人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令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當是時，兵革不用，海內富實，天下稱爲賢相。

辛酉，三司請依常歲於開封府界均買草千餘萬圍。帝以螟蝗爲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敏中曰：「國家監牧馬數，比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廄耳。」王欽若曰：「敏中之論，實爲便利。臣請別具條奏。」帝可之。　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帝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方可。」帝遂止。及旦罷，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舊時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帝優寵大臣，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病不赴。　帝以先所遣案撫諸路使者方屬西成，或妨農事，乃悉召赴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輒搔擾。　壬申，加向敏中尚書左僕射。宣命之日，帝使人覘之。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帝笑曰：「敏中大耐官職。」（攷異）夢溪筆談、名臣言行錄載此事，俱云真宗遣翰林學士李宗諤候之，且言朕即位未嘗除此官。洪氏容齋隨筆辨之，謂真宗朝除僕射者先有六人，不始於敏中，且宗諤卒於大中祥符中，距此時已四年，證爲紀載之誤。今依宰輔編年錄，但稱使人覘之，而闕其名。　丙子，詔京城禁園草地聽民耕牧。　丙戌，以都官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浦城黃震爲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先是李溥出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贓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詞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不負陛下任使者，臣敢不與之和？」既至，發溥姦

贓數十事詔遣御史閤門祗候各一人案劾之震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東川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庫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而詔至

丁亥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官院不在磨勘之例

九月戊戌帝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閑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裁損帝曰此蓋相承爲例當漸減省之

庚子遼主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攷異）遼史皇子表聖宗六子無名屬思者史文有脫略也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爲禮部侍郎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帝意不懌及欽若爲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舁土門外賀氏入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遂罷曾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宅日勳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上意卽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爲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先是迪嘗獨對內東門帝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帝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收復西北故土且以備凶荒今邊無它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才令加塗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戊寅以蝗罷秋宴

己酉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前數日駕幸其第帝手自和藥幷薯蕷粥賜之復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四句云已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舁至內闥有詔不許還至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願帝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勿爲厚葬時年六十一帝遽臨哭之廢朝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旦性沖澹寡欲所居甚陋帝欲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每有賜予見家人列置庭下輒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被服質素家人服飾稍過卽瞑目不視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太盛爲懼豈可復與寒士爭進至其歿也子素猶未官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猶未深信及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

則帝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祥符間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甞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遼蕭哈綽之伐高麗也遼主賜以劒俾得專殺故副都統王繼忠不敢復言其短哈綽至高麗攻興化城九日不克高麗將堅一洪光高義出戰攻獲甚衆遼師敗績乙卯哈綽自高麗還遼主始以繼忠爲知人然於哈綽不罪也時求進者多赴哈綽然其服食僕馬不加於舊遼主以爲廉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由是豪貴奔趨於門　詔自今特旨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一賦論或雜文一首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鬻書其直甚輕望令增定帝曰此固非爲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許　右正言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爲工罔究大義帝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攷校可申明之　冬十月丁卯遼以南京饑輓雲應等州粟以賑之辛未遼主獵於鞾子河　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庚寅遼主駐達離山　十一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迎奉聖象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雪盈尺帝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於播稼卿等其設法賑勸勿遺地利

十二月丁卯遼主輕騎還上京　丙子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逋欠凡九百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寅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黄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鉤距竦浸顯多內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言皆詰開封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仍令與楊離異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薛奎請也　是歲諸路民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四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上章涒灘七月，凡二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天禧二年遼開泰七年。春正月乙未朔，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陵溪魚皆凍死。己亥，以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左右丞兼中丞始此。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觀資善堂等記頌，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己未，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是月，遼主如達離山。二月乙丑朔，遼主拜日，如渾河。丁卯，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皇子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屢請早議崇建，帝謙讓久之，固請再三，乃許。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參軍。庚午，右正言劉煜請自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壬午，對右正言劉煜、魯宗道於承明殿，凡八刻。三月壬寅，帝謂宰臣曰：近日疆郵肅靜，民亦安阜。向敏中對曰：邊境雖安，而兵數未減，慮多冗費。帝曰：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存其精銳。敏中等曰：軍額漸多，農民轉耗，近準詔已住召募，或斥去疲老，則冗食漸少。帝曰：卿等宜講求經久也。丙午，遼烏庫舊作鄔古，今改。節度使蕭普達討德哷勒舊作德烈，今改。部之叛命者，滅之。甲寅，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譌言者，望自今精加案覆。帝出其狀以示輔臣，且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細，貴無濫也。宗道每月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猒其數。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愧尸祿，請得罷斥。帝慰諭良久。它日念之，因題壁曰魯直。丙辰，詔州縣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夏四月丙寅，遼賑川州、饒州饑。辛未，賑中京貧乏。癸酉，遼禁匿名書。乙亥，詔江淮方稔，宜令更留糧儲三二百萬石，以充軍食，免其擾民。庚寅，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稅及借糧種，悉與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濰密青渭州免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欠負物色未及依限科校，候豐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業，並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候次年裁奏。壬辰，遼以呂德懋為樞密副使。閏月癸卯，知樞密院事馬知節罷為彰德軍留後，留京師。戊申，奬州團練使李溥坐貪猥，責授忠正節度副使。初，黃震發溥姦贓，遣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健為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息，凡十數事。未論決，會赦，有司以特故，不窮治。大理寺詳斷官考城劉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隨嘗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使聯屬為界，民得不擾。屬縣令受贓，鬻獄，隨劾之。益州李士衡因為令請，隨不從。士衡怒，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

市馬入官。苦吏誅求。隨爲繩案之。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　壬子。遼以蕭進忠爲彰武軍節度使。兼五州制置。　皇城司言拱聖營西南真武祠。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卽其地建祥源觀。士女徒跣奔走瞻拜。判度支句院河南任布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戊午。吐蕃遣使言於遼。凡朝貢之期。乞假道夏國。遼主從之。

五月甲子。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徐王元偓薨。帝臨奠慟哭。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鄧王。謚恭懿。　丙寅。遼封皇子宗真爲梁王。宗元永清軍節度使。宗簡右衞大將軍。宗愿左驍騎大將軍。宗偉右衞大將軍。皇姪宗範昭義軍節度使。宗熙鎮國軍節度使。宗亮絳州節度使。宗弼濮州觀察使。宗奕曹州防禦使。宗顯宗肅皆防禦使。〔攷異〕遼史聖宗紀。載聖宗諸子之名。而皇子表云聖宗六子。興宗第一。重元第二。別古特第三。吾格第四。嚼爾第五。侯古第六。與紀異。又紀所云皇姪。當是隆慶隆祐之子。而表云隆慶子五人。隆祐子三人。其名皆遼本俗之名。亦與紀不同。遼史前後互異。大率如此。今從紀書之。以存其概。遼以張儉守司徒兼政事令。〔攷異〕徐氏後編誤繫於是月之末。今從遼史。　丁卯。命宰臣王欽若管句修祥源觀事。右正言劉煜言前世傳聖水者。皆詭妄不經。今盛夏亢陽。不宜興土木。以營不急。疏入不報。　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言近聞西京謠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爲大狼狀。微能傷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深處。至持兵器捕逐。詔設祭醮禳禱。

六月乙未。以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乙巳。京師民譌言。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民聚族環坐。達旦叫噪。軍營中尤甚。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既而得僧天賞術士耿槩張崗等。鞫之。並棄市。然譌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以南。皆重閉深處。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故倡言者卽捕之。妖卒不興。　辛亥。有彗出北斗。凡三十七日沒。

秋七月甲子。遼主命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圖於上京五鸞殿。〔攷異〕遼史拾遺引圖繪寶鑑補遺云。陳升聖宗待詔。嘗奉詔寫南征得勝圖。案此事本紀載之。非有遺也。厲氏偶未及檢耳。今從本紀書其年月。　壬申。以星變。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　詔自今鎖廳應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卽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吏。並重置其罪。　甲戌。以刑部侍郎知青州李士衡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賜士衡。士衡請刻聖製於本廳。從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會帝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帝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帝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丁酉。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攷異〕案宋史真宗本紀作庚寅。羣臣請立皇太子。從之。今從長編作丁酉。先是知梧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帝異而召之。帝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早定根本爲說。翼日。帝以宅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更有善於此者。出之。卽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尋擢爲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　癸卯。詔前歲上聖號冊寶所賜酺。今秋豐稔。可追行之。　甲辰。立昇王受益爲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　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命祕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知制誥盛度書冊。陳堯咨書寶。　壬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帝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

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殿侍張迪者，春坊祗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迪奏其事，帝喜，以告輔臣。詔中書門下五品、尙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加彭王元儼太傅，進封通王。　癸丑，帝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賜賓客而下。　甲寅，楚王元佐加興元牧，徐國、邠國、宿國三長公主俱進加封號。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千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敕百官於皇太子稱名，宮僚稱臣，續準敕依皇太子所請，宮僚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月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壬申，三司假內藏銀十萬兩。　戊辰，遼主詔內外官因事受賕，事覺而稱子孫僕從者，禁之。庚午，遼主錄囚，括馬給東征軍。　庚辰，御正陽門觀酺，凡五日。帝作稼穡倍登詩、敧器戒酒二論示輔臣。　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是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慶，曰永安。　壬寅，遼以順義軍節度使石用中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癸丑，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代還，時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　丙辰，遼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爲都統，殿前都點檢蕭庫哩（舊作虛烈，今改。）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舊作八哥，今改。）爲都監，伐高麗，仍諭高麗官吏能率衆自歸者厚賚，堅壁相拒者追悔無及。（〔攷異〕遼伐高麗，於十月出師，東國通鑑作九月，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月己未，以翰林學士晁迥爲承旨。時朝廷數舉大禮，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御前巨燭送歸院。　壬戌，遼以呂德懋知吏部尙書，楊又元知詳覆院，劉愼行爲彰武軍節度使。　乙亥，起居舍人呂夷簡言澶、魏豐熟，望出內藏錢二十萬貫市芻糧，從之。　遼蕭巴雅爾攻高麗興化鎭，高麗遣其臣姜邯贊、姜民瞻禦之，先期設伏山谷，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遼師至，決塞發伏，遼師戰不利。巴雅爾乃由慈州直趨王城，進至新恩縣，去王城百里。邯贊等遣兵來援，巴雅爾度王城不可下，乃大掠而還。十二月，師至茶陀二河，邯贊等追兵大至，諸將皆欲使高麗渡兩河而後擊之，都監巴格獨以爲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此危道也，不若戰於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及戰，高麗以彊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北指，高麗兵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委甲仗而走，詳袞（舊作詳穩，今改。）多戰死，天雲、及皮室二軍，傷陷略盡。（〔攷異〕遼史載茶陀之敗在十二月，據東國通鑑云：「契丹駙馬蕭遜寧帥兵來侵，號十萬。王以平章事姜邯贊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率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鎭，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日山，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獲萬餘級。春正月庚申，姜邯贊以契丹兵逼城，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京城。辛酉，蕭遜寧至新恩縣，去京城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戶入內，清野以待。遜寧遣耶律好德齎書至通德門，告以回軍，潛遣候騎三百餘至金郊驛，王遣兵一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軍，至漣、渭州，姜邯贊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己丑朔，邯贊等邀戰于東郊，兩軍相持，勝負未決，金宗鉉引軍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乘勢奮擊，契丹奔北，追涉石川，至於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僅數千人，契丹兵之敗未有如此之甚。」云云。是遼師敗歸實在次年二月。今攷遼史蕭巴雅爾之歸在次年三月，不應於十二月喪師，至三月始歸。遼史載伐宋之事，多以用兵之始連後事書之，疑當以東國通鑑爲得其實，但高麗紀本國之捷，不無夸大之詞，又誤以蕭巴雅爾爲蕭遜寧。今用遼史之例，參酌東國通鑑，連屬書之。東國史略所載亦誤作蕭遜寧。）　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

午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是歲遼放進士張克恭等三十七人。

三年遼開泰八年。春正月壬戌遼建景宗廟於中京封沙州節度使曹順爲燉煌郡王。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權同知貢舉。乙亥諸路貢舉人郭楨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楨冒緦喪貢舉爲同輩所訟殿三舉同保人竝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曰果保楨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遂與楨俱罷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卽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鄢陵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貢院言不合充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及崔立罪立初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宅州道險乃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三人當斬立曰此非私己罪止杖耳從革初不聽論奏詔如立議帝記其名代還特轉大理寺丞知安豐縣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閒士大夫爭奏符瑞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爲治道哉願敕有司草木之異雖大不錄水旱之變雖小必聞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是月三司言使臣傳宣取物承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由致因緣盜取錢物今請下入內內侍省置傳宣合同司專差內臣一員主之以絕斯弊從之。二月丁未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遼以前南院樞密使耶律制心爲中京留守以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一十三萬。丙寅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諸科各及第出身有差。乙亥遼蕭巴雅爾耶律巴格自高麗還以出師失律數其罪而釋之〔考異〕遼史本紀作東平王蕭韓寧東京留守耶律巴格國舅蕭巴雅爾等討高麗還坐失律數其罪而釋之案上年遼人出師無韓寧之名況其時巴雅爾方爲東平王不應一時有兩東平王也蓋由於巴雅爾字韓隱譯音轉爲韓寧遼人紀事之書或書名或書字元人修遼史者不辨其爲一人遂分書之耳今訂正。壬午遼主閱飛龍院馬。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衆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廝養性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妄談神怪事以誅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鎭永興能爲巡檢能詐言天書降帝訪諸大臣或言準素不信天書今使準上之百姓必大服乃使懷政諭準準始不肎其壻王曙詒書要準準乃從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考異〕劉攽撰寇準傳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肎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曙因要準準乃從之案王旦歿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在三年三月此攽之誤也李燾疑爲王欽若之言亦無確據今姑闕其名云。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

奭上疏，言朱能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又曰：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爲，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帝雖不聽，然亦不罪奭也。〔攷異〕李燾曰：奭本傳載天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移見祀汾陰前，又見于此。朱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且失其時日。案稽古錄于是年三月載寇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今用此爲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奭諫疏亦不得其時，因附于此。國老閒談以宗道所諫爲指祥符，則誤也，今追正之。記聞載奭諫語，比之正傳尤切直，恐奭不但一疏，今並載之，可見先朝容直臣也。河東轉運使李放貢錢三十萬貫、糧百二十萬石，詔獎之。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壬寅，召近臣詣真遊殿朝拜天書。是月，遼主如緬山。五月乙丑，左諫議大夫知鄆州戚綸責授岳州團練副使，以提點刑獄官李仲容奏綸有訕上語故也。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敦厚，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掖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矣。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者，晚節爲權倖所排，遂不復振。壬申，遼以駙馬蕭克忠爲長寧軍節度使。乙亥，以右正言劉煜判三司戶部句院。蓋執政者不欲其專任言責，故兼它職。辛巳，監察御史劉平爲鹽鐵判官，章頻爲度支判官，御史於是復兼省職。遼還寧州渤海戶於遼土二河之閒。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揖而起。卒及于禍。六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遼錄征高麗戰歿將校之子弟，未幾，復益封其妻。己丑，遼以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諧哩（舊作解里，今改。）爲西南面招討使，御史大夫蕭嘉濟（舊作要只，今改。）爲伊勒希巴。先是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剝卸，民罷牽挽，艦舟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通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萬，功利甚厚。詔案視，以爲當然，於是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帝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爲人辨虛實邪。欽若惶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帝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尋命判杭州。丁酉，以李允則爲客省使知鎮州，兼鎮定鈐轄。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人疑違誓約，既而有以爲言，詔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即完治，它日復安敢動乎。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方興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

植榆柳、廣閻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垣上、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縱遊、明日、偵知遼將欲閱行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即遼之南京統軍也、後數日、其人得罪、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移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燔、必姦人所爲、舍宴救焚、事或不測矣、一日、民有訴爲遼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遼人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它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北界、允則移文督還、遼人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遼人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亡者、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盜發輒獲、人亦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蓄貲、當時邊臣、鮮能及之者。　戊戌、以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爲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搆始萌矣。　己亥、遼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哈噶（舊作合葛、今改）爲南府宰相、以南面林牙耶律韓留爲特里袞。　滑州決河、泛澶濮鄆齊徐境、遣使救被溺者、䘏其家。　丁未、以吏部侍郎林特爲尚書左丞、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特、亟引用之。　秋七月辛酉、知河南府馮拯言父老僧道舉人等列狀、願赴闕請車駕封中嶽、帝曰、茲事體大、未可輕議、令拯慰遣之。三司假內藏錢五十萬貫、絹十萬匹。　學士院言準詔大理評事胥偃與試、偃乃盛度壻、又錢惟演親戚、欲乞下別處、詔送舍人院試、自是有親嫌者、並如例。

戊辰、殿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曹璨卒、車駕臨奠、贈中書令、謚武懿、錄其子姪、璨起貴胄、以孝謹稱、習知韜略、雖無攻戰之效、然累歷邊任、領禁衛十餘年、善撫士卒、晚節頗傷吝嗇、物議少之、璨母嘗閱其家帑、見積錢數萬、召璨謂曰、汝父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也、可知不及汝父遠矣。　三司假內藏錢帛二百四十五萬。　庚午、遼主觀市、曲赦市中繫囚。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不允、凡五上、從之。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瑾言、竊見諸州長吏、才境內雨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蝗螟災沴、皆隱而不

言上罔朝廷下抑坻俗請自今諸州有災傷處即時騰奏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災傷者聽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

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大赦天下　滑州龍見河決　彰德軍留後馬知節以疾留京師踰年表求外任命知貝州兼部署將行請對帝閔其羸令歸本鎮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謁疾浸劇俄求還京師卒遺命諸子令辭詔葬帝深軫悼之贈侍中謚正惠官其子孫四人知節習兵事以方略自任頗涉文藝每應詔亦爲詩詠所與游接必一時名士爲治專務抑豪彊恤孤弱性剛直敢言未嘗少自卑屈求之武人蓋鮮儷云　辛卯太白晝見大會釋道於天安殿建道場凡萬三千餘人己亥帝臨視以藥銀鑄大錢面賜之　戊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內　庚戌遣使安撫水災州軍有合寬恤改更事件與轉運使副所在長吏會議施行　九月乙丑賜大理寺丞王質進士及第質旦弟之子獻文召試故也　己巳遼以石用中參知政事壬申遼主錄囚甲戌復錄囚　詔自今應犯贓注廣南川峽幕職州縣官委逐路轉運使常加糾察再犯贓罪者永不錄用時司勳員外郎梁象言川峽幕職州縣官曾坐贓左降者多復恣貪逾擾遠民請自今犯贓者不注川峽官並除廣南遠惡州軍帝以廣南猶吾民也且非自新之道故特有是詔

辛巳參知政事李迪言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伶官雜劇未嘗妄笑帝曰常日居內廷亦未嘗妄言也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實邦家之慶也　壬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詔下諸道事無鉅細已斷者每三月一次條奏癸巳命橫帳三房不得與卑小帳族爲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

己酉知審刑院盛度言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無刑牘請宣付史館寇準曰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欽恤所致詔獎度等　十一月辛酉閤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坐在宰相上太子懇讓帝以諭輔臣寇準等面陳儲副之重不可謙抑望遵儀制凡再請乃許　詔自今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母妻並封郡君初止封縣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王曙寇準女婿也因改舊制議者非準專私而不忌云　己巳謁景靈宮是日月重輪庚午饗太廟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　丁丑謁玉清昭應宮還御天安殿受冊尊號

十二月丙戌富州蠻首向光澤表納疆土帝曰朝廷得之安用當是其親族不相容耳命轉運司察之果然　辛卯遼主駐中京　癸巳以任中正周起並爲樞密副使　河中府處士李瀆陝州處士魏野皆卒詔各贈祕書省著作郎賜其家米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差役　乙巳遼以廣平郡王宗業爲中京留守大定尹耶律制心爲特里袞　辛亥高麗王王詢遣使如遼請貢方物遼主命納之　是歲燕地饑疫民多流殍遼主以翰林學士楊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賑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先是佶嘗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民便之

四年（遼開泰九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

徽北院使鎭國軍留後僉署樞密院事僉署兼領藩鎭自瑋始也　丙寅開揚州運河　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爲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詔所至視民籍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之仍各賜農田敕一部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癸未遣使安撫淮南江浙和州饑民　丁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右諭德魯宗道奏請自今羣臣除故枉法受贓外其因事計贓情可閔者竝奏裁從之又請選人有罪令銓曹於刑部大理寺兩司中止問一處詔銓曹自今刑部大理寺定選人罪名不一卽送審刑院速詳定以聞

滑州言河塞詔獎之己亥命翰林學士承旨晁迥致祭庚子羣臣詣崇德殿稱賀賜修河官吏使臣將士有差是役凡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用兵夫九萬人帝親製文刻碑以紀其功　辛丑發唐鄧八州常平倉賑貧民　是月遼主如鴛鴦濼

三月戊辰改禎州爲惠州　癸酉詔川峽廣南舉人勿拘定額　乙亥以益梓州路物價翔踴命知制誥呂夷簡引進副使曹儀乘傳賑卹之夷簡等請所至勞問官吏將校仍取繫囚與長吏等原情從輕決遣民願出穀救饑民元詔第加酬獎望給空名告敕付臣往從之　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卒帝卽時臨哭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子壻竝遷官敏中端厚愷悌善處繁劇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謹于采拔不妄推薦居大位幾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兩月竝見於西南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累表求解近職庚寅授工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許一子官河南以就養命工部侍郎楊億爲翰林學士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分江南轉運使爲東西兩路從戶部判官滕涉之請以便案巡也　丁亥大風晝晦　丙申杖殺前定陶縣尉麻士瑤于青州黥配其親屬家僮有差籍其家初士瑤祖希夢事劉鋹爲府掾專以掊克聚斂用致鉅富至士瑤益豪縱郡境畏之過于官府士瑤素帷簿不修又私蓄天文禁書兵器殺人爲姦雖鎭將縣官多被毆刺先是侍御史姜遵風聞士瑤幽殺其姪温裕奏遣監察御史章頻往鞫之于是併得它罪故悉加誅罰焉時青州幕僚胡順之實首發其事云順之嘗爲浮梁縣令杖豪富臧氏之不輸租者又械杖本州職員教練官由是吏莫敢擾及在青州高麗嘗入貢道出州境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獨不拜因上書論辨朝廷是之　先是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膠水祁暐出知濰州母亡殯於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殯所築小室號泣守護蔬食三載徒跣經冬足墮二指州以狀聞己亥降詔旌美及其歸葬又賜粟帛令州長吏每月就所居存問

初感德軍節度使知陝州王嗣宗以老病再表願入朝優詔召還以足疾不任朝謁復上表求再知許州宰相寇準素惡其爲人庚申特命以左屯衞上將

軍致仕嗣宗歷事三朝所至以嚴明御下性傲佷家
有恩雠簿已報者則句之晚年交游皆入雠簿爲中
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言于帝請
敕其休致及晚歲疾甚猶眷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
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耳然敦睦宗族待諸姪
如己子臨終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云　五月
遼耶律資忠自高麗還資忠之被留也遼主時憶之
每與羣臣宴輒曰資忠亦有此樂乎資忠留高麗六
年忠節不屈懷念君親見諸著述編爲西亭集至是
高麗送其歸遼主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
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對曰臣不才不
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特里袞事〔考異〕遼史本紀云耶律資忠使高麗還又云
王詢奉表稱藩納貢歸所留王人只剌里只剌里在高麗六年忠節不屈以爲林牙是以耶律資忠只剌里爲兩人也案當時自資忠外
不聞被留者據資忠傳云小字札剌是即只剌里其使高麗在開泰三年至九年始還中閒被留者六年歸爲林牙是也遼人紀事之書
或書名或書小字修史者互舉之遂若兩人兩事矣今訂正　高麗王詢表請稱藩納貢遼
主許之　癸酉遼以耶律宗教檢校太傅宗誨爲啓
聖軍節度使劉慎行爲太子太傅仍賜保節功臣
六月丙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罷爲太
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
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武夫豈解此大體
邪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爲
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
附麗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虞候劉
美妻時帝不豫艱于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
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帝以
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
媒蘖之準嘗獨請閒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
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
可以輔少主請擇方正大臣爲羽翼帝然之準密令
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
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
知者既而準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
帝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莫召知制誥晏
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
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帝曰當與
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帝曰與太
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
以進帝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
李迪恐須別命相帝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
機事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　壬寅御試禮部奏
名舉人九十三人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
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遼史　癸亥參知政事李迪兵部尚書馮拯翰
林學士錢惟演對於滋福殿初寇準罷帝欲相迪迪
固辭于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帝前曰陛下
用賓客爲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是日惟
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以求再
用曉天文卜筮者皆編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
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
外帝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
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
帝曰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因言中書
宜早命宰相帝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

用三兩員參知政事。帝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以曹利用丁謂任中正對。帝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帝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爲宰相。帝頷之。惟演又言寇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壻。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言出禍從。然不敢不然。帝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

甲子。大雨。流潦泛溢。公私廬舍。大半有壓死者。

丙寅。以參知政事李迪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爲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日告謝。卽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正謝日亦如之。非常比也。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帝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帝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帝曰。卽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謂因各求罷。帝徐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語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用曹利用丁謂。帝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任中書爲便。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帝曰。諾。庚午。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甚。謀益深。壬寅。準入對。具奏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帝卽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帝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帝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竝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帝沈吟良久。色漸解。迪退。復作文字呈進。帝意遽釋。乃更詔謂入對。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帝不許。

甲戌。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伏誅。初。帝疾浸劇。自疑不起。嘗臥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實典左右春坊事。出告寇準。準遂請閒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疏斥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帝及太子故。未卽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崇勳懷吉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卽令衞士執之。詔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就御藥院鞫訊。不數刻。具引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普安佛寺斬之。〔考異〕涑水記聞云。眞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請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以下皆不預知。旣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胷。僵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案問其狀。又於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據此則懷政初無密謀廢立之事。史所載出於崇勳密告。似未足信。但懷政死在七月。而記聞以爲二月二日。明係差誤。今仍從長編而附注溫公說。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懷政既誅。有欲并責太子者。

帝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帝大悟由是東宮得不搖丁丑太子太傅寇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竝罷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曙又凖之壻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涒灘八月，盡元默閹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天禧四年 遼開泰九年。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令乘傳赴京師。 徙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帝欲遠徙之。帝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邪？」二人忿爭自此始。 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束甲以出，殺盧守明、帥部兵挈家屬叛逸。既而能衆潰，入桑林自縊死。

乙酉，以樞密副使任中正、禮部侍郎王曾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爲左正言兼太子左諭德。初，太子爲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于是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馬。準過零陵，踰大坡，護兵先後不屬，溪洞蠻夷乘閒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黜，帝初不之知。歲餘，帝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癸卯，以右司諫判戶部勾院劉煜爲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道殍相望，煜請策免宰相，以荅天變。時寇準、丁謂實在中書，及王曙坐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煜歎曰：「朋友之義，獨不行于今日歟！」往餞之，經夕而還，謂亦不罪也。 是月，高麗遣使如遼賀千齡節。〔攷異〕高麗與遼始通，遼史闕書，今從東國通鑑書之。徐氏後編作太平元年十一月高麗致貢於遼，誤也。

九月己酉朔，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爲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夷簡爲治嚴辦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 丙辰，御崇德殿視事。帝自中春不豫，止視事于長春殿；至是體平，始御前殿。 戊午，遼以駙馬蕭紹宗爲平章事。 己未，罷樞密副使周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僉署樞密院事曹瑋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句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瑋亦不附丁謂，謂惡之，幷指爲準黨，故俱罷。起性謹密，凡奏事及荅禁中所問，隨輒焚草，故其言外無知者。 丁卯，赦天下繫囚，除十惡已殺人官典犯贓盜官物持仗放火僞造符印外，咸除之；其周懷政、朱能黨類，除已行勘斷外，餘咸許自新，一切不問。

遼羣臣請上尊號，遼主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壬申，賜京城酺。 太子太保王欽若自杭州來朝，令人赴內殿起居。 甲戌，給事中知河陽孫奭言：「父戶部郎中致仕翌年九十，案禮文，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父母八十者，許解官侍養，望許退歸田里。」優詔不許。

冬十月戊寅朔，中書門下言：「機務清簡，請依唐制，隻日視事，雙日不坐。」從之。 壬午，御正陽門觀酺。皇

太子侍坐凡五日帝自不豫罕復臨幸至是人情大悅　戊子遼西南招討使奏党項部有小族輸貢不時常有它意宜以時遣使督之遼主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徵斂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愼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　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館陳堯佐知滑州時滑州方圮徙築隄堯佐刱木龍以殺水怒隄乃可築既又築長隄以護之人號爲陳公隄　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十一月乙卯令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官自今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爲稱　修尙書省命龍圖閣學士陳堯咨總其事　丁巳遼以漆水郡王耶律制心爲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馬都總管己未以伊勒希巴蕭孝順爲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加左僕射　庚申內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示輔臣壬戌宰臣丁謂等請鏤板宣布仍命禁中別刱殿閣緘藏詔可尋于龍圖閣後修築是爲天章閣又請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爲聖政錄從之仍命錢惟演王曾編次　乙丑對輔臣于承明殿帝曰朕邇來頗漸康復然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涖政于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臣請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帝許之　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傅宜得中書侍郎尙書謂執不可第兼左丞迪不能堪變色而起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尙書入東宮皆非公選物議未息況已奏除詹事何可改也因詬謂引手版欲擊之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于長春殿內臣奉制書置榻前帝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寢而不治準無罪遠斥惟演以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帝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帝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卽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姻親忽加排斥願退就班列帝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于內東門其所言人莫聞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己失援白帝欲留之幷請留迪因言遼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可任中書帝可之戊辰命謂以戶部尙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並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格己巳謂入對于承明殿帝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李迪忿詈臣耳臣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墪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于

是入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謂始傳詔令錡草復相制錡不奉詔乃更召晏殊錡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先是帝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于宮中衆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帝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屛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 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參議行之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爲不可曰卽日上體平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 以馮拯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羣臣五日于長春殿起居其餘隻日視朝于承明殿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十二月丁丑朔翰林學士楊億卒謚曰文錄其子億天性穎悟于書無所不覽文思敏速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豪無廢而精密有規裁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衆性耿介敦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所得廩賜隨盡 乙酉皇太子親政詔內臣傳稟須覆奏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時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咸引對焉事畢接見輔臣如常禮

丁亥遼禁僧然身煉指戊子遼詔中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從古制 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帝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帝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帝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西京留守帝但聞宣制亦不之悟也 閏月丁卯以嘉勒斯賚爲邊患詔陳堯叟等巡檢 帝久不豫前二日因藥餌泄瀉前後殿罷奏事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自是體中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閒 是歲遼放進士張仲舉等四十五人 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

五年（遼太平元年） 春正月丁丑朔帝御延慶殿見輔臣 乙未遣使撫京東水災 丁酉以右諫議大夫張士遜爲樞密副使 翰林學士劉錡見帝久疾丁謂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因表求外任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二月丁未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解官養父庚戌命知兗州以奭父時居鄆州

兖鄆相邇故也。乙卯，遼主如欽河。壬戌，獵於高祁林。 庚午，以光祿寺丞孔聖祐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辛巳，御正陽門觀酺。 戊戌，天章閣成。庚子，奉安御集御書于天章閣，遂宴輔臣於閣下。先是大食國進象及方物於遼，爲子請婚，是月，復來請，遼主封皇族女爲公主，嫁之。 夏四月，遼東京留守奏女眞三十部長請各以其子詣闕祗候，遼主命與其父俱來受約。乙卯，遼主錄囚。丁卯，置萊州。是月，遼主清暑於緬山。 五月乙亥朔，慮囚，降天下死罪。

癸未，詔皇太子讀春秋。 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己未，國子監請以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贊鏤版，詔可。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歷當食既，前九日，帝避正殿，分命中使祈禱，是日食四分而止。翼日，羣臣表賀。攷異 遼史及契丹國志俱不書是年日食，宋史書之。 乙亥，遼遣庫哩舊作骨里，今改。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以是冬將行大冊禮也。攷異 五代會要云：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御寶；開運末，契丹齎以北還。孔平仲珩璜新論云：石晉再作受命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鄭文寶傳國璽譜云：胡嶠記契丹入梁園，晉末帝奉上璽綬，契丹主怪玉璽制用疏朴不工，又非眞紐，疑有隱易者。晉人具以寶對。文寶淳化中，司計陝右，有乾州永昌縣主簿趙應良者，北燕人，自謂少年事契丹爲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至燕子城，登重閣閱晉舊物，得覩璽綬，與胡嶠所記略同，皆以石晉所上者非秦璽也。珩璜新論又載遼主詩云：一時製重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是遼人固以爲秦璽矣。 準布貢於遼。 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殿，爲帝祈福。 辛巳，遼主如沙嶺，旋獵於潢河。 九月，遼主如中京。 宋綬等使遼還，上契丹風俗。 戊寅，吐蕃嘉勒斯賚請降。 冬十月丁未，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貢馬於遼。戊申，遼主錄囚。 祥源觀成。 詔獎淮南江浙荊湖發運副使周寔，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百餘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帝違豫浸久，表引漢宣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從之。

庚申，遼主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翼日，復觀之，還，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奠酒七廟御容，因宴宗室。 十一月癸未，遼主御昭慶殿，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進秩有差。 遼皇子梁王宗眞，幼聰明，長而魁偉，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遼主及后皆愛之。甲申，冊爲皇太子。攷異 遼立太子在十一月甲申，徐氏後編以改元太平冊立太子俱繫於十二月，今從遼史改正。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若有疾，累表請就醫京師，未報，丁謂密使人紿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卽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案問，欽若惶恐伏罪。戊子，降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責，仍頒諭天下。

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句管三館祕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爲相，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曰句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遼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資忠之在高麗也，其弟昭爲著帳郎君，坐罪沒家產，至資忠還，遼主遇之甚厚，復昭橫帳，且還舊產，以外戚女妻之。是時樞密使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少師蕭巴格舊作把哥，今改。方有寵於遼主，資

忠性伉直，不肯俛附，嘗於遼主前詆之，遼主怒，奪資忠官。昭博學善屬文，先以從獵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而死。　先是遼主鑄錢，文曰統和元寶，至是復鑄太平元寶錢，新舊互用。

乾興元年（遼太平二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　遼主如納水。　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去尊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辛丑，（〔攷異〕遼以辛丑爲二月朔，與宋異。）遼主駐魚兒濼。　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寅，對宰相於寢殿之東偏，帝不豫浸劇，戊午，崩於延慶殿，遺詔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是日，百官見太子於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閤門使薛貽廓告哀於遼。京城內外，並增兵衞，罷工役。　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卽殿廬草制，軍國大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皇帝沖年，政出房闥，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乎？」謂不敢言。（〔攷異〕宋史王曾傳稱丁謂欲去權字，因曾言而止，與長編合，而丁謂傳云，眞宗崩，議草遺制，軍國大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與曾傳正相矛盾，今從長編及曾傳。然遺制出自中書，而謂爲首相，終能竊用曾言，不去權字，亦自可取，史稱太后因是惡之，非無因也。）　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它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怫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邪！」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爲重。　己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費無以賦民。　庚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先是羣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帝坐右，垂簾聽政。旣得旨，而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甲子，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廡。　乙丑，以生日爲乾元節。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傅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卽用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羣官宴，驛吏言狀，州吏皆悚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

衫著之短纔至匊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泣下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它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初迪貶衡州丁謂戒使者持詔促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為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先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民數爭不能決諷為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為定券無復爭者及通判淄州歲旱蝗它穀皆不粒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即出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在鄆州日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楗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非詔書使度民力之意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

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忤謂意謂欲緣是弁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治尙簡嚴而樂道人善以錢塘風俗輕靡屛絕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莫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

以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於是多所釐正又悉書科條揭于廡下人皆便之

丙子賜羣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帝始未嘗飛白書一日至眞宗靈御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

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雙日雖不視事亦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是月遼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

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夏四月壬寅召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為作之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通為彭城郡王母龐氏為遂國太夫人兄美為侍中

遣薛田使於遼告即位也

遼主如緬山清暑五月己巳朔遼參知政事石用中卒

丁丑詔先朝日歷起居注未上者亟修纂之以大中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故也

六月己亥朔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眞宗

遼主聞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聞嗣皇尙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閒柰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遼主喜謂后曰汝可致書宋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眞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為眞宗飯三京

僧復命沿邊州郡不得作樂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耶律藏引（舊作僧隱今改）等祭奠弔慰時太常博士程琳爲接伴遼使者謂琳曰昔先帝嘗通使承天太后今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爲兄弟則先皇帝視承天猶叔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庚申西京作坊使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與丁謂交結倚勢驕恣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慮汝妄有舉動適爲汝累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山陵都監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無它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案行覆驗時日淹久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唯唯而已允恭即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議藉藉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遣人詰謂謂始請遣使案視丙申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等就鞏縣訊鞫允恭罪狀以聞癸卯又遣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同內臣覆視皇堂咸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再命王曾覆視謂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金珠銀帛犀玉帶等杖死於鞏縣籍其家弟允中決配郴州編管邢中和決配沙門島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帝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閒一日語謂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它意也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爲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爲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句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太

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令拯等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何議邪！」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爲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並坐降黜。　秋七月辛未，王曾加中書侍郞、平章事，呂夷簡爲給事中，魯宗道爲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飮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始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告。」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杓，故就酒家飮。」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畢，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潘氏本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尙書省。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從之。　丙子，以樞密副使錢惟演爲樞密使。　戊寅，詔眞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鎭。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定乃縣名也，而宣祖止名安陵，又以翼祖陵已名爲定，復追改爲靖，議者議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輔臣三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罪，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論者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

甲午，輔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陳乞恩澤，並呈稟取旨；若常事，卽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卽於御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壬寅，以禮部郞中張師德等爲遼后生辰國信使。遼后生辰專遣使，始此。　乙巳，帝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

曾議也。時馮拯繼丁謂爲首相。頗欲躡謂故迹。曾獨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起等。言遇先帝御樓及帝卽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廷惡其倖進。條約之。

己卯。詔以天書從葬永定陵。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攷異〕李燾曰。天書從葬永定陵。據國史實呂夷簡建議。魏泰東軒雜記則以爲王曾。今兩存之。

辛卯。靈駕發引。帝不視事者十日。其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先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太后不可。帝時與太后俱坐閤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后以爲然。

是月。遼主駐魯古思淀。

冬十月丁酉朔。遼賜宰臣呂德懋參知政事吳叔達。樞密副使楊又元。右丞相馬保忠錢物有差。

己酉。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廟號真宗。

己未。祔真宗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聖德。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如此。

甲子。帝與皇太后始復御承明殿。

是月。遼主至上京。曲赦畿內囚。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初。丁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幷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請出之。乃有是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鎭兵。特支錢。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人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卽位。惟演連姻后家。乃請偏賞以自爲恩。搖撼衆心。不可許。卽劾奏惟演。遂罷賜錢。

戊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真宗廟庭。

以翰林學士劉筠爲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之臺中。令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中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翰林學士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

乙亥。以皇太后生日爲長寧節。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帝新卽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默以俟。每講體貌必莊。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爲竦然改聽。

壬午。以尚書右丞張知白爲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以後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命馮

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是月吐蕃李立遵來附　十二月辛丑高麗王詢卒其子欽遣使告於遼遼主即命使冊欽爲高麗國王（考異）東國通鑑作契丹冊欽爲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侍中高麗國公遼史作冊爲王今從遼史　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論語既而帝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詔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賤糶以濟民　丁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　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修國史於次相云　是歲遼放進士張漸等四十七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六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柔兆攝提格三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爲己子，養之。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

天聖元年遼太平三年。 春正月丙寅朔，詔改元。帝讀詔號泣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遼主如納水，以耶律藏引爲平章事。 庚午，遼初使來賀長寧節。 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衆，佛老塞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閒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詔中書樞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先是茶制，惟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置使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鼎澧鄂岳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六榷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塞外，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餽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

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則其法既弊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爲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引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丁亥詔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幷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秏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絶虛估之弊從之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初祥符天書既降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爲齋醮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帝卽位幷太后誕節亦如之糜費甚衆至是或以爲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卽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爲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爲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爲千二百餘悉可 遼以丁振爲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蘭陵郡王 遼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之敗於高麗也遼主使人責之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敗績何面目來見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及歸止坐免官至是念其南伐之功復以爲西南面都招討進封幽王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役送八作司兖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畏憚之目爲薛出油其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帝

益加重焉。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寮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初，但令兩府大臣附奏。太常丞祥符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爲言，卒得請。帝初即位，度上書論六事，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也。太常禮院典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蓋宋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責，而御史或領它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深在山谷閒，人苦瘴毒。推官建安徐的請徙州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廛肆，民皆便之。　五月甲子，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是月，遼主清暑緬山，未幾，賜緬山名曰永安。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帝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常制邪？特給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鐘。　秋七月戊寅，遼以南府宰相耶律哈噶（舊作合葛，今改。）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　壬午，蠲天下逋欠，以即位赦恩也。自是因赦除欠負，遂爲例。　丙戌，遼以皇后生辰爲順天節。初，

后見愛於睿智太后，太后歿後，遼主恩禮有加，爲置宮闈司，補官屬，得出教令。元妃妒之彌甚。先是遼主南伐，掠深州小兒趙安仁，俾爲奄，漸爲內侍省押班。元妃密令伺后短長，后宮中動靜，元妃無弗知者。久之無所得。后善琵琶，乃誣后與琵琶工燕文顛、李文福私，遼主不之信。又爲國書投遼主帳中，遼主得之，曰：此必元妃所作也。命焚之。安仁見讒閒不行，而后權方盛，懼禍，謀亡歸宋，事泄，后欲誅之。元妃營救於遼主曰：安仁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及，神魂隕越，今爲思親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遼主赦之。（考異）東都事略以元妃誣言爲實事，蓋傳聞之誤，今從契丹國志酌書之。又李文福，事略作有福，今亦從國志。　八月乙巳，以太常博士建安曹修古爲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爲左正言。延魯常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已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延魯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延魯後更名道輔。　甲寅，有芝生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退，奉表稱賀。　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開封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艸木之怪，何以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爲昏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

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帝爲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己未，欽若至國門。庚申，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拯五上表乞罷相，於是遣使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爲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林特常詣拯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遷敘圖以獻，冀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閏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　馮拯病，不能赴河南，己亥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　癸卯，始命寇準爲衡州司馬。準已卒，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逾月，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封邱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竝海支渠堙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隄，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

先是賀通判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稱爲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人，竝引對於便殿。〔攷異〕同判即通判，避太后父諱改名。張淏雲谷雜紀載莊獻上仙後，臣寮上言：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奏章、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今山園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是其證也。宋史列傳中往往追改同判爲通判者，今皆正之。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監察御史鞠詠嫉王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　遼主自秋獵於赤山，是月駐遼河。十一月辛卯朔，遼以皇姪宗範爲歸德軍節度使、北府宰相，蕭孝穆爲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耶律制心封南院大王，兵馬都總管仇正爲燕京轉運使。　戊戌，詔禁江南諸路師巫邪術。先是知洪州夏竦索部中師巫，得一千九百餘戶，勒令歸農，毀其淫祠，因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故降是詔。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

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爲額。珹，臨汝人；若谷，南劍人也。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埽灑墳墓，帝許之。十二月壬戌，遼以皇姪宗範爲平章事，封三韓郡王。江州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帝曰：旌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爲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丁卯，遼以蕭永爲太子太師。辛未，詔吏部流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己卯，遼皇子重元爲秦國王。重元，元妃之少子也。

二年（遼太平四年）春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庚辰，命王欽若爲禮儀使。遼主如鴨子河。二月己未朔，（考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依朔考補入）獵達魯河，改鴨子河爲混同江，達魯河爲長春河。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毋輒黜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特下詔寬之。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磁州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潁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丁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單父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癸卯，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降詔褒諭。乙巳，御崇政殿，賜進士安陸宋郊、長洲葉清臣、吳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考異：宋史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今從長編。）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部奏祁第一，而置郊第三。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瓌，洎之孫，宰臣王欽若之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己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彊之，則爲擾。辛酉，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初，帝乳母許氏，爲宮人所譏，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潁縣君，以繼宗爲右班殿直，尋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五月丁亥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宰相奉表稱賀。乙未，錄繫囚。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宴但當用樂之半，其諸游幸，則心所未忍也。遼南院大王耶律制心卒。制心守上京，多惠政。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制心一飲而盡，笑而不詰。或勸以奉佛，制心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贈政事令，追封陳王。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甲戌，遼以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爲南院大王。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

能軒輕爲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
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
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
計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甚悉且言
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
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
說願力行之無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
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　初禁寺觀毋
得市田及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荊門軍玉泉山景德
院白銀三千兩令市田言爲先帝植福後仍不得爲
例由是寺觀稍益市田矣〔攷異〕見聞錄云章獻太后成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盍游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乃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及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爲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稍益市田據食貨志
癸丑奉安真宗御容於玉
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
之半樂工奏技帝未始矚目終宴猶有戚容時詔下
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爲
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亦言陛下即位尚
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
下朝天等遂罷歸紘昌齡從子也　詔舉官已遷改
而貪汙者舉主以狀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遼以
駙馬蕭都哩〔舊作匹敵今改〕爲殿前都點檢　己卯幸國子
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中
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
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
王廟還幸繼照堂宴從臣　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庚子皇太
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爲皇后
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
於衰舊之門庶免它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辛巳
詔自今詔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青州燕肅言
舊制集書吏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
請鏤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益甚矣王曾曰勿使
一字有誤可也遂著於令〔攷異〕李燾曰王子融云寇萊公嘗議摹印赦書以頒四方衆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赦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子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從正史實錄稍增益之
丙辰奉安真宗御容於洪福院　是月遼主
駐遼河　十一月乙未朔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
申饗太廟丁酉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
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
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賜百官諸軍加等　乙巳立
皇后郭氏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
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
用改封魯國公並加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參知政事
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爲式〔攷異〕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夷簡懇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案咸平初孫何建議已嘗釐革而敏求初不之及蓋咸平釐革之後未幾宰執仍有以大禮進官者至是始因夷簡之請而著爲式耳
十二月丙寅權判都
省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千萬計間或爲盜民頗苦之
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仍令自今毋得收
曾犯真刑及文身者係籍詔可　是冬遼大閱聲言
獵幽州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
知白獨言遼人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

試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果無事。〔攷異〕長編云。雄州偵兵報有兵入鈔邊界。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然遼史不載此事。疑宋人自相恐喝耳。涑水紀聞謂契丹借塞內牧馬。王欽若請與之。尤爲謬舛。　遼主嘗微服出獵。有耶律罟班舊作韓八。今改。者。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遼主見而問之。罟班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覓官耳。遼主與語。知其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遼主召罟班馳驛審錄。舉朝皆驚。罟班量情處理。人無冤者。遼主嘉之。又令籍羣牧馬。闕其二。同事者攷尋不已。罟班略不加詰。即先馳奏。遼主益信任焉。〔攷異〕遼史聖宗紀不載罟班。興宗紀始書以罟班爲北院大王。至其本傳所載聖宗信任諸事。不具年月。今附見於此。　是歲。遼放進士李炯等四十七人。

三年遼太平五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子。遼遣宣徽南院使蕭從順等來賀長寧節。見於崇政殿。皇太后垂簾。置酒殿中。以宴之。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太后。而北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曰。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常奉使。惟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默然。既而從順稱疾留館。不以時發。帝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於道。樞密使曹利用請一切罷之。乃引去。　二月戊午。遼禁其境內服用明金及金線綺。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　乙丑。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爲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闕守。帝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秦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　是月。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爲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　壬辰。遼以左丞相張儉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殿前都點檢蕭都哩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是月。遼主如長春河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無一陂。　夏四月壬子朔。詔卹刑獄。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煜知河南府。煜世家河南。衣冠舊族。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煜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煜無以對。因僞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庚寅。錄繫囚。　癸巳。幸御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遼主清暑永安山。以蕭從順爲太子太師。吳叔達翰林學士。道士馮若谷加太子中允。命張儉移鎮大同。　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環慶都監趙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撫陝西。　秋七月戊子。詔諸路轉運使察舉知州同判不任事者。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急於進取。喜任數術。世目爲姦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

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帝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邪。其令悉蠲之。　戊午。夔州路提點刑獄盛京言忠州鹽井。歲增課。奉節巫山縣營田戶逃絕。里胥代納戶稅。萬州戶納穀稅錢。皆為民害。詔悉除之。京。度之從兄也。　初。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等再加詳定。　九月庚辰朔。始遣使賀遼后正旦。　遼主駐南京。己亥。遼始遣使來賀宋太后正旦。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　辛酉。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庚午。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釋學者兼領之。宋初翻譯經論。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十一月己卯朔。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騷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彊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　庚子。遼主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攷異〕徐氏後編以內果園試士為九月事。今從遼史本紀作十一月。　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建隆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此比。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滋不悅。同列稍侵之。欽若悒悒以歿。後有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遼北院樞密使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有疾。遼主欲臨視之。哈綽謝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遼主乃止。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哈綽握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己者。朴聞而鄙之。乙丑。卒。十二月戊辰。遼以蕭朴為北院樞密使。〔攷異〕遼史本紀作北府宰相蕭普古為北院樞密使。列傳作蕭朴。案普古合聲即為朴。遼於一人姓名字系多前後分載。今定從傳作蕭朴。封蘭陵郡王。　先是朝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之上。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矯。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己。始悔懼焉。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鞾登階。王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問狀。翼日。曾入對。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

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雷州司戶參軍。謂以家寓洛陽，常爲書自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煜，祈付其家，戒使伺煜會衆寮時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之感惻，故有是命。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帝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旻依前充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深德之，故復掌樞府，尋改名耆。　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遼主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遼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遼主亦微行觀之。〔攷異〕徐氏後編繫南京酺飲於九月，今從遼史作十一月。　丁丑，遼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

四年遼太平六年。　春，正月，癸未，遼使蕭迪里等入見。遼又遣人持酒果與迪里等，帝問宰相王曾曰：送酒果者三十餘人，已至鄭州，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舟兵代之，轉酒果付迪里可也。帝曰：善。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犯罪人配隸它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留不遣，自今請無拘停。帝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庚辰，遼主如鴛鴦濼。　二月，己酉，遼以同知樞密院黃翩爲兵馬都部署，引軍城混同江、疏水河之閒。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遼主命侯農隙築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舊作八哥，今改。奏黃翩領兵入女真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得降者二百七十戶，遼主獎諭之。〔攷異〕遼史屬國表不載黃翩入女真徇地之役，蓋闕書也。翩以二月己酉受命，帥師其俘獲而歸，不得其日，今從本紀連書之。　庚戌，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從之。帝因曰：道書多言飛鍊金石，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帝謂輔臣曰：祀日適與真宗大忌同，其施樂邪？王曾曰：但設而不作耳。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於聲技未嘗留意，內外宴游，皆勉彊爾。　己巳，遼以南京水，遣使賑之。庚午，命党項別部塌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

三月，庚寅，遼以大同軍節度使張儉入爲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遼主方眷倚儉，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遼主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　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闕人，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獨掌臺務者逾年。壬午，始命權知開封府、汝陰王臻權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任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攷無過者爲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並從之。　是月，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侵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四月盡屠維大荒落七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四年遼太平六年 夏四月安德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曾孫也上書求便官以洒埽陵廟因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帝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有天下嬖用伶官以及禍可歎也王曾曰陛下日聽政事又以前代治亂爲龜鑑天下之福也 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嘗因乾元節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爲此辛亥令邸吏還之 丙寅遼主如永安山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官吏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卹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死囚充滿狴犴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曰朕念生齒之繇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 戊子錄囚 辛卯遼以東京統軍使蕭慥古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癸卯遼命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 閏月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辛亥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 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宋綬等講唐書帝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句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誡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寮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二卷上之 六月丁亥建劍邵武等州軍大水賑之 庚寅大雨震電京師平地水數尺辛卯避正殿減常膳 癸巳以西上閤門使曹儀洛苑副使內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營房庫務內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閒譌言不足慮已而果然 初汴水大漲衆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敕八作司決陳留隄及城西賈陂岡地泄之於護龍河水既落命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卒復治其隄防秋七月丙午賜役

卒緡錢　詔官物漂失主典免償流徙者所在撫存
之　戊申御長春殿復常膳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
新醋務　遼主獵於黑嶺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
鹿胎透背皷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
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者以此爲言帝謂
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纂
組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爲絹數匹陛下崇儉
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帝謂輔臣曰比以
天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
至經筵王曾曰陛下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
聖學之高明也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
術者　八月丁亥築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廢不治
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谿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
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議
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
之災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
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
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案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
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
以憂去猶爲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
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
莊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
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爲綸立生祠令
儀及綸各遷官（〔攷異〕案長編載張綸兼權知泰州乃五年八月辛卯綸及胡令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子朔今并書之仍別出）
遼蕭惠之討甘州回鶻也徵兵諸路獨準
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特喇（舊作直剌今改）後期立斬以徇至甘州

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特喇之子聚兵來襲準布部
有烏拜（舊作八烏今改）者密以告惠惠未之信會西準布諸
部皆叛都監尼嚕古（舊作魯呈今改）國舅帳太保阿卜魯（舊作
曷不呂今改）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於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城西
南爲其所敗尼嚕古阿卜魯俱死之士卒潰散惠倉
卒列陳準布諸部出不意攻遼營遼人請乘勢奮擊
惠曰我軍疲敝未可用也烏拜請以夜斫諸部之營
惠又不許及諸部兵退惠乃設伏以邀擊之前鋒始
交諸部散去遼主遣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洪古林牙
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將兵討之洪古華格之弟也遼主
嘗刺臂血與洪古盟爲友禮遇尤異及討準布有功
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
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
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五
分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
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
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
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
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
稟然後施行帝然之　是月遼主駐遼河　冬十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丙子哈斯罕（舊作
曷蘇館今改）諸部長朝於遼未幾哈斯罕部乞建旗鼓遼
主從之　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
修水閘成初堰度舟歲多壞而監真州排岸潯陽陶
鑑監楚州稅元城王乙並請置水閘堰旁以時啓閉

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詔發運司。它可爲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竝優遷。〔攷異〕案王安石誌王乙墓云。乙言楚州可去堰爲閘。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工。錢一百二十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不同。未知誰是。長編又言鑑孫惟嘗爲成都府轉運副使。有文字記此甚詳。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安邱楊安國。爲國子監直講。於是并召安國父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帝令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欲留爲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爲國子監丞。遣還。

遼蕭惠爲招討使。累年屢遭侵掠。士馬疲困。十一月。有小校訴其三罪。遼主命案之。旋降惠爲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丁丑。恤畿內饑。　辛巳。遼主詔北面諸部廉察州縣之官不治者罷之。又詔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立罷。終身不錄。其不能廉直雖處重任亦代之。清勤者雖卑位亦當薦拔。

遼自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好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風俗日衰。遼主下詔曰。朕以國家以南北二院分治契丹漢人。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等。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貴戚。各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竝令所在官吏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丁亥。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因再拜稱賀。帝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五年遼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　己未。樞密副使晏殊罷。殊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會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遂出知宣州。之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戊辰。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癸酉。命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爲提舉。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初。內出劄子。以先朝正史久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之。故事。宰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　丙子。詔賑京東流民。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爲殿後彌封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夏四月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遼杜防。蕭蘊等來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爲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詔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

必啓其大固爭不可乃止　乙未遼主獵於黑嶺
帝嘗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夭橫者衆張知白對曰
古方書雖存率多舛繆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乃
命醫官院校定醫書至是詔國子監摹印頒行并詔
翰林學士宋綬撰病源序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
孫習文藝者聽奏文資　丙午閱諸班騎射　辛亥
錄繫囚　癸亥楚王元佐薨追封齊王謚恭憲後改
封潞王　是月遼主清暑永安山西南招討司奏陰
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循遼河北求產金
銀之所由是興冶采鍊人賴其利　六月甲戌以京
畿旱禱雨於玉清昭應宮開寶寺　丙子詔決畿內
繫囚　丁丑雨　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先是太
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宰臣
張知白因言案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
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帝納其言　詔
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
麻　遼禁諸屯田不得擅貨官粟　癸巳遼復使蕭
惠討準布　秋七月己亥朔賑泰州水災　遼主諭
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
之議增改焉　乙巳遼詔輦路所經旁三十步內不
得耕種者不在所訟之限　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
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詔察京東
被災縣吏不職者以聞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
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攷定日官奏
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
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

悅上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
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禁中以翡翠為服玩詔
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采狨毛
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
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　八月壬申修古出知歙州（攷異）
（修古以臺官出典州必坐論諫不合本傳亦甚略今從長編入數事）　九月庚戌閱龍衞神
勇軍習戰　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
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陝西轉運司言同華等州旱
虸蚄蟲食苗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謝
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
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
大異也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攘塞時變固宜改更
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
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
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
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
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
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
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
下皆蔽其事不虛昔兩漢日蝕水旱有策免三公以
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
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
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
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
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攷
資進吏無所建白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

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陛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識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誠動乎上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絳濤之子也　遼主駐遼河冬十月丁卯朔詔諸帳院庶孽並從其母論貴賤遼主留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樞密使蕭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時議多取決之

辛未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知禮院王皞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皞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皞曾弟也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關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甲午同皇太后幸御書院觀太宗真宗御書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兪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　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休帝與太后特御承明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僚勞效以聞作靈順廟於新隄之側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麓故也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九載乃復塞修河部署彭睿權三司使河南范雍知滑州寇瑊並加秩凡督役者第遷官民經率配免秋稅十之三　乙未遼皇姪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噶（舊作查葛今改）保寧軍節度使長沙郡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舊作遂哥今改）奏言各將之官乞選伴讀書史遼主從之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刱記里鼓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乙巳受饗太廟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帝謂輔臣曰百官三日受誓禮當然邪王曾等曰宮廟告饗皆緣郊祀之事止當一受誓爾今循先朝舊制請俟宅日釐正之　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大禮使王曾言皇帝執玉被袞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爲勞請節宮架之奏帝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癸丑祀天地於圜丘賀皇太后於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　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官者毋赦　左正言孔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遼猶未還遼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道輔還坐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考異長編載孔道輔還言於宋帝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其勢甚蹙案遼史是時遼未嘗見敗於黑水今不取）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爲丁謂將復還殿中侍御史臨河陳琬上疏曰丁謂因緣憸佞竊據公台今禋柴展禮必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主藩卒無牽復請更不原赦帝然之

六年（遼太平八年）　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

詔自今南郊軍賞有闕，其三司官吏竝劾罪。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它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轉運使孫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留不予。　戊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使，仍令轉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爲煩擾，無益於事故也。　庚申，党項侵邊界，邊帥擊破之。

甲子，遼詔州縣長吏勸農。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辛未，同知禮院王皞言：「謚者，行之表也。近日臣寮薨卒，雖官品合該擬謚，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謚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謚。竊以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身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爲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寮薨謝，不必候本家請謚，竝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矣。」從之。

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慎名器，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遼師侵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嘆其誠孝。　戊子，遼燕京留守蕭孝穆請於拒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以巡察，遼主從之。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戊申，太后幸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往。〔攷異〕宋祁作劉隨墓誌銘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今從長編。　壬子，以張士遜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既卒，帝謀代之者，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帝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太后嘉其能讓。　癸丑，以姜遵爲樞密副使。遵長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爲薑擦子。太后遣內侍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太后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甎甓，躬自督治，既成，乃得召用。　己未，以范雍爲樞密副使，班姜遵上。　是月，遼主駐長春河。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丁丑，貸河北流民復業者種食，復是年租賦。　癸未，命龍圖閣待制燕肅、直史館康孝基同議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所須，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受命，建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　庚寅，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因死罪，流以下釋之，罷諸土木工，賑河北流民過京

師者。時命僧道禬禳於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於閑。何以示中外。右司諫劉隨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應祖宗意。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月乙未朔。交阯寇邊。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谿峒丁壯捕之。時文思使焦守節知邕州。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李公蘊拜章謝罪。 遼主清暑永安山。 庚戌。詔温鼎廣等州歲貢柑。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始王曾言於帝。請斷貢餘。帝曰。貢且勞矣。况其餘乎。亟命罷之。 樞密副使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倍其直。守亮恃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帝曰。朕不知守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轂稅錢。 周號州防禦使柴貴。世宗弟也。其孫肅自陳求官。帝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告身驗之。信然。帝曰。世宗開拓土宇。為吾國家也。後裔其可忘哉。命為三班奉職。 秋七月。遼以南院大王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為上京留守。戊戌。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乙未。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為河北轉運副使。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彊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減。而彊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

敕處罪多重於律。律以絹直代之。律坐髡鈦而役者。敕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讁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讁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緐文罔之。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為卒者。止從髡鈦。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壬子。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卹。 八月乙丑。詔免河北水災州軍秋稅。初帝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視水災。如聞有龍堰於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祭。王曾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可堰。宜寬民賦。以荅天災。故有是詔。 甲戌。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綸知秦州。綸天禧末為發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淮逾六年。為民興利除害甚衆。性喜施與。漕卒多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 戊寅。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劉筠知廬州。筠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服清涼散必愈。蓋兩府乃得用清涼繖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土。遂築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帝為飛白書曰真宗聖文。祕奉之閣。及再至。即營冢墓。作棺。自為銘刻之。後二歲。竟卒於書閣。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奉求恩澤清議頗少之　丙戌錄唐張九齡後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荅來獻帝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宜旌其後卽授國子四門助教　九月己亥詔京朝官任內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任　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丙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爲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並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天禧初大雅提點淮南刑獄案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舟覆冠服盡喪時丁謂鎭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王欽若亦不喜之時議欲矯文弊故並進用大雅初名侃避真宗舊諱改焉　壬子遼主如中京北德哷勒（舊作北敵烈今改）部節度使耶律延壽請視諸部賜旗鼓從之　是月準布諸部長多降於遼　冬十月甲申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初王氏據福州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復厚利遣屯田員外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民不可詔復爲貧弱者寬期至是知州章頻復以爲言詔悉除之　遼魏王耶律色軫（舊作斜軫今改）之孫婦指斥乘輿其夫爲之容隱事覺連坐幷籍其家　遼主諭燕城將士若有敵至總管備城之東南統軍使守西北馬步軍備野戰統軍副使繕壁壘課士卒各練其事　十一月丙申遼太子宗真納妃蕭氏駙馬都尉克迪（舊作匹敵今改）之女也遼以耶律求翰爲北院大王　癸卯翰林學士宋綬等上所撰天聖鹵簿記十卷初南郊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使綬集官撰記帝歎其詳備　十二月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賻其家逋臨終賦詩有茂陵它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帝嗟惜之初逋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葬之遼主詔兩國舅及南北王府乃國之貴族賤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歲遼放進士張宥等五十七人

七年（遼太平九年）　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侍中判鄧州初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輕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其然或紿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案之遂罷利用樞密而窮治汭罪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丙辰貶利用爲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是月遼主至自中京　二月庚申朔參知政事魯

宗道卒。宗道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宗道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考異〕王子融作王曾言行錄及百一篇，毀短宗道殊甚。然他書莫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子融所云或出私意，今不取。　甲子，詔文臣歷邊任有材勇、武臣之子有節義者，與換官三路任使。　丙寅，張士遜罷。士遜以曹利用薦得宰相，利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為和鼓。及曹汭獄起，羅崇勳因譖利用，帝以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以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卒相夷簡。　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奎入謝，帝諭奎曰：先帝常以卿為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癸酉，貶曹利用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利用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考異〕利用之死，據長編在閏二月辛卯，今并見於此。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恩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為柔屈，死非其罪，人多冤之。　乙酉，以河水災，委轉運使察官吏不任職者，易之。　癸巳，募民入粟以賑河北水災。　閏月戊申，禁京城刱造寺觀，時都人猒土木之勞，及詔下，咸喜。　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於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夏竦既執政，建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帝從之，更采度前議而降是詔。　癸酉，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為檢匭，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竝投檢匭，令晝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竝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帝讀唐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從其議。　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三月乙丑，詔吏受賕，自今毋用廕。時三司吏毋士安坐受賕，法應徒，而用祖廕以贖論，特決杖勒停，而降是詔。　辛巳，詔以遼饑民流過界河，令所過給米，分送唐、鄧等州。

以閑田處之 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時羣牧判官夏縣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閤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吏拜曰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 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彊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泰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案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濮人全義七世孫也

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辛卯南平王李公蘊卒〔攷異〕公蘊之卒長編繫於天聖六年六月今從宋史仁宗紀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爲交趾郡王 五月乙未詔禮部貢舉 庚午上封者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邊事武略安肎留意欲望自今選有武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於河北河東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充知州得替日具本處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奏聞或朝廷要人驅使詢之於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爲州郡之防或爲偏裨之將不乏人矣樞密院請令武臣閤門祗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分件言事 遼主清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攷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依朔攷補入遼以長沙郡王色嘉努爲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爲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噶爲保定軍節度使進封潞王 壬辰置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案巡位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即用之仍詔磨勘及一年者遷一官議者以爲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南止一轉運使不能周知民事故也 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翼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今歲自春徂夏

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賞罰弗中之所召也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肆赦天下以爲禳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熖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庶幾可變災爲祐浹日之閒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咸謂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及作斯宮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秏於內百姓勞於下內秏下勞何以爲國今爲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舜欽時年二十一易簡之孫耆之子也　甲寅王曾罷始太后受冊將御天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累表待罪乃出知青州　以王清昭應宮災知宮李知損編管陳州御史臺鞫火起得知損嘗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守衞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既衆帝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衞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秋七月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耆夏竦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八（起屠維大荒落八月盡玄黓涒灘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七年（遼太平九年）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日食今從宋史

詔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先是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收以殘細民命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參議皆以爲然故有是詔

己丑以呂夷簡爲昭文館大學士

辛卯夏竦復爲樞密副使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樞密使張耆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竦與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

初渤海自神冊中附於遼無榷酤鹽麴之稅寬弛關市之征渤海安之自馮延休韓紹勳以燕地平州之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地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策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搒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衮（舊作詳穩今改）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紹勳嘉以悅衆僭號興遼改元天慶時遼主駐黑嶺副留守王道平逾城走告變卽徵諸道兵以時進討時國舅詳衮蕭實迪（舊作匹敵今改）先率本管兵據要害絕其西渡延琳以書結保州戍主夏行美使率渤海軍爲亂行美執其人送統軍耶律普古（舊作蒲古今改）普古遂殺渤海兵八百人入據保州斷其東路延琳分兵西取瀋州副使張傑聲言欲降延琳信之不急攻既知其詐攻之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南北女真皆從延琳高麗貢使亦不至（攷異）東國通鑑云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國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世孫也國號興遼建元天興案遼史作天慶東國通鑑作天興未詳孰是至延琳之叛自在八月而東國通鑑作九月則據乞援之月耳

冬十月丙戌朔遼以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爲都統蕭實迪副之蕭普努（舊作蒲奴今改）爲都監討延琳遇賊蒲水中軍少卻普努將右翼實迪將左翼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真要衝使不得求援賊潰追敗之於平山北普努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普努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深溝自衞固守不敢出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而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同判（攷異）六一居士集范文正神道碑謂太后將以至日大會前殿上率百官上壽因仲淹言而事遂已杜大圭名臣集載富弼撰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罷案上壽前殿當時實嘗行之仲淹言之而不見省耳碑文俱誤今從長編

丙寅遼以張傑爲瀋州節度使超授保州戍將夏行美平章事召皇城進士張人紀等二十二人入朝試以詩賦皆賜第

壬申遼以駙馬都尉劉四端權知宣徽南院

十二月庚寅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才異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核以聞乃得召試時直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帝改命仲容而以孝基同判仍取弼等策論覆較之弼河南人也

辛亥以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知鄆州坐

糾察刑獄不當也道輔嘗極論曹利用羅崇勳弄權時利用死而崇勳猶委任云

八年（遼太平十年）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貢舉　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瑋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用士得死力平居意氣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真宗遇邊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臨淄人賈同嘗造瑋瑋欲案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真名將也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辭不往久之始同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已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閒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時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知棣州卒　集賢校理華陽彭乘懇求便親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者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俗遂以變　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永安縣（考異長編作二聖宮今從宋史仁宗紀）　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依蔭律敘蔭仍須得保官三人御史臺主簿兗州石介上疏以爲不可坐罷　遼主如龍化州　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咸平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　壬申幸後苑賞花釣魚每歲從官賦詩或預備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優人以爲戲左右皆大笑翼日盡取詩付中書第其優劣祕閣校理韓義所賦獨鄙惡落職同判冀州　乙亥詔宗室嫁女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帛爲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以度支副使刑部郎中錢唐唐肅爲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恬於仕進在度支會糴麥京師數且足有豪姓欲入官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掖庭太后面命肅肅曰麥貯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況撓法邪卒不受嘗知洪州州艤舟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以四月爲限今遽往得無趨利之譏乎逾月乃上　三司以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市材木於陝西同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之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尋徙陳州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壽政願以上官賀妻爲戒事雖不行帝嘉其忠　遼都統蕭孝穆圍東京去城五里四面築城堡起樓櫓使內外不相通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既爲大延琳所因聞遼師至孝先與其妹穴地逃出公主在後爲守陴者所覺遇害公主遼主之第四女也（考異遼史公主表南陽公主下嫁蕭孝先本紀元書駙馬都尉蕭孝先後書駙馬延寧本紀互舉其名字也今從表）　夏四月遼主如乾陵以耶律行平爲廣平軍節度使以夏行美爲中順軍節度使　五月戊申遼主清暑柏坡　甲寅賜信州龍虎山張道陵二十五世孫乾曜號虛靖先生（考異宋史作澄素先生王氏）

續鑑作之今據長編作虛靖以其孫見素爲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蠲其租課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故事史成監修而下進秩夷簡固辭之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　戊申以書判拔萃人宣州司理參軍曲江余靖爲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安德節度推官河南尹洙爲武勝節度掌書記　秋七月丁巳詔修國朝會要　丙子策制舉人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才異等富弼詠弼對策並及第四等丁丑以詠爲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壬午遼詔來歲行貢舉法　八月戊子詔流配人道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鄉里　遼東京被圍既久城中撤屋以爨戊申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禽大延琳渤海平駙馬大力秋坐延琳事伏誅　九月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乙丑樞密副使姜遵卒　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己巳擢稹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世傳以爲笑　宋初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顆鹽淮浙蜀廣煑海井鹻而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即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貼射而鹽則官自鬻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

抱選人王景上言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太后以爲然命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去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其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皆蹙今歲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　冬十月丙申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給鈔受鹽於解池而申私販鬻之禁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賈商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命鞠詠范諷爲之　是月遼主駐長寧淀　十一月丙寅朝饗景靈宮丁卯饗太廟戊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賀皇太后於會慶殿　辛亥遼都統蕭孝穆等自東京凱旋戎服入見遼主賜宴勞之翼日封孝穆爲東平王賜佐國功臣號駙馬蕭實迪封蘭陵郡王蕭普努加侍中以蕭惠爲南京統軍使尋以孝穆爲東京留守東京殘破之後孝穆撫納流民爲政務寬簡民安之遼主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敘用餘分居來隰遷閏等州　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　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四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是歲河中

府同判范仲淹上疏請太后復辟其略曰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高麗來貢

九年（遼太平十一年六月改景福元年）春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邛部川蠻夷往往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館從之 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作威福士遜與之親厚援引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丁卯以祠部員外郎晁宗慤爲知制誥宗慤迥子也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 辛未錢惟演改判河南府惟演託病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不私今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須城郭勸亦催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壠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 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郎申甫於館閣讀書從之 二月癸巳詔復職田 三月壬子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鞠詠卒 賜青州州學九經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當立學者皆得賜書 遼主自春初如混同江旋如長春河遼主末年得消渴疾語多忌諱凡死亡者左右侍臣俱不得言及之至是增劇 夏四月戊寅詔以隴州論平民五人爲劫盜抵死主者雖更赦並從重罰 五月乙丑錄囚 遼境諸河以大雨橫流失其故道 六月遼主疾大漸驛召東京留守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及左丞相張儉使輔立太子誡無失南朝信誓己卯遼主殂於大斧河之行宮年六十一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聖宗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在位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子孫振諸部貧乏責近臣迎合卻高麗女樂在遼諸帝中號爲令主及殂太子卽位改元景福初聖宗知元妃與皇后有隙病中屬太子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切無殺之元妃聞之恚益甚聖宗疾革元妃詈皇后曰老物寵亦有既邪令左右扶后出聖宗遺詔以皇后爲皇太后元妃爲皇太妃元妃匿之自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太后既得志引蕭孝先與密謀欲搆后以罪以駙馬蕭實迪爲皇后所喜深忌之秦晉公主竊聞其謀告實迪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曷若奔女真以全其生實迪曰朝廷詎肎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它國會護衛馮嘉努（舊作馮家奴今改）帳下醫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希旨上變誣北府宰相蕭綽布（舊作浞卜今改）及實迪謀逆欲奉皇后攝政徐議當立者太后命鞫治之辛丑太后誅綽布實迪及其黨七人獄詞連及皇后遼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歷有歲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太

后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遼主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太后不從卒載以小車因之上京時遼臣懾太后威無敢言者樞密使蕭朴獨上書白皇后之誣不報朴感憤至於嘔血［攷異］遼史蕭孝先傳云興宗諒陰欽哀弑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浞卜蕭匹敵謀居多浞卜今譯作綽布匹敵今譯作實迪俱以皇后之懿親見忌於欽哀致無罪而死乃謂其與孝先同預密謀則誣甚矣興宗紀云皇太后賜駙馬蕭鉏不里蕭匹敵死圍場都太師女直著骨里祗候郎君詳穩蕭延留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於上京與實迪傳同今從之鉏不里卽浞卜也 雄州以遼聖宗訃聞辛丑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音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卽位

秋七月丙午朔遼太后率皇族大臨於太平殿高麗遣使弔慰遼主召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

遼奉陵軍節度使耶律吉實舊作乞石今改來告哀帝爲成服於內東門之幄殿向其國哭五舉音而止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弔慰常服黑帶繫鞢不佩魚

丁未遼主擊鞠庚戌遼賑薊州饑乙卯遼以比歲豐稔罷給東京統軍司糧丁巳遼主謁聖宗御容哀慟久之因命寫北府宰相蕭孝友南府宰相蕭孝穆象於御容殿

戊午命孔道輔爲賀遼太后冊禮使遼太后冊禮使自此始

壬申遼主謁神主帳時奧隈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爲工部尚書知兗州奭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宴而後行

甲戌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是時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不任諫職須別降敕赴諫院者乃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馬亮卒贈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及卒以壻呂夷簡在相位得謚忠肅人不以爲然

權知開封府寇瑊卒瑊初附丁謂故早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九月戊申遼主親視慶陵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程琳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琳令有司驗狀蒙正連姻太后太后因琳入對謂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

庚午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爲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遼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

甲戌遼遣使來謝弔慰

冬十月戊寅遼宰臣呂德懋卒

己卯以翰林學士宋綬爲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帝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宜約唐先天中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詞學當留於朝不聽

丙戌下詔申儆庶官因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請也其略曰比者搢紳之閒名節罔勵務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儌寵分屛翰者或奏請之靡猒任按察者或寬縱之爲得貪而無恥故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苟少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

遼遣使來致其先主遺物己酉遣使來謝賀卽位及太后冊禮

閏月辛亥遼有司請以遼主生辰爲永壽節太后生辰爲應聖節從之辛酉遼

主閱新造鎧甲。癸亥，以鹽鐵副使趙州王礪爲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迕其意，礪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事遂寢。丁卯，遼賑黃龍府饑。戊辰，知兗州孫奭陛辭，曲宴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翼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十一月辛巳，徙三館於崇文院。先是三館祕閣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修崇文院成，復徙之。丙申，遼葬文武大孝宣皇帝於慶陵。初，耶律資忠爲聖宗所信任，以忤權貴，出爲昭德節度使，至是表請會葬，既至，伏梓宮大慟曰，臣幸遇聖明，橫被讒譖，不獲盡犬馬之報。氣絕而蘇，遼主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孝先無憂國之心，陛下不當復用唐景福年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鎮，尋卒。丁亥，弛兩川礬禁。十二月癸丑，遼主至自慶陵，太后聽政，遼主不親庶務，羣臣表請，遼主不從。甲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是歲，遼封李德明子元昊爲夏國公，以興平公主歸之。

明道元年（遼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遼太后御正殿受遼主與羣臣朝。乙亥，以知江陵府會稽杜衍爲河北都轉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中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命衍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丁丑，遼主如雪林。癸巳，詔案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爲所訟者，自今無得受理。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庚戌，以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宸妃薨。（〔攷異〕李燾謂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剏置，而張淏雲谷雜記辨之，引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謂宸妃之號剏於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於此。援引甚當，今采附於下。）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爲己子，帝即位逾十年，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年四十六。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焉。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李宸妃也，且柰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未利。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勳問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曰，豈意卿亦如此。夷簡曰，臣位宰相，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攷異〕李燾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齋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視朝二日，三月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今并書之。）三月壬申朔，遼命尚父漆水郡王迪禮（舊作敵烈，今改。）復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遼太后自攝

政郎，追封其曾祖爲蘭陵王，父爲齊王，諸弟皆王之。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餘人。燕民無賴者，多占名樂工，爲蕭氏奴。

戊子，始行天聖編敕。

太常博士安邱明鎬，初爲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鎬自隨。於是鎬罷益州同判，還朝，賜對，帝問輔臣以鎬所能者，奎曰："鎬有文學，沈鷙能斷大事，願陛下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眞。

江淮旱。

戊戌，詔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

己亥，除婺、秀州丁身錢。

是春，遼主大蒐，太后慮遼主懷齊天皇后鞠育之恩，因其出蒐，遣人馳至上京弑后。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殂矣，時年五十。因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

夏，四月，戊午，知棣州王涉坐冒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六月，殿中侍御史冀人張存上疏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函夏之人，共思讜直。自前秋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遠竄嶺南，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幾，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毘事以廣帝意。

秋，七月，乙酉，參知政事王曙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陝州，以疾自請也。（考異）辛輔編年錄：王曙以七月乙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宋史云丁酉王曙罷，誤也。

辛卯，以門下省爲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爲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

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兵部侍郎晏殊爲樞密副使。（考異）辛丑，宰輔編年錄作庚子朔，今從長編與宋史。

丙午，以晏殊參知政事。

遼主駐刺河源。是日，皇子洪基生。

甲寅，以楊崇勳爲樞密副使。

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大內火，延及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帝與皇太后避火苑中。

癸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以宰相呂夷簡爲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

先是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詔營造殿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

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服，下開封府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宜以罪人。"監察御史宜興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爲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河南滕宗諒、祕書丞大名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不報。

九月，丁亥，永興軍言左衞大將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士衡前後筦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資至屢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儼若宮府云。

庚寅，重作冊寶，以舊冊寶爲火所焚也。有司言冊寶法

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冬十月己酉遼主如中京 十一月甲戌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是日還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帝御天安殿受朝 是日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文武神聖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不逾年而再改元猶用耶律資忠之言也 遼主以蕭薩班(舊作撒八今改)爲祗候郎君薩班孝穆之子也性廉介風姿爽明善毬馬馳射遼主每燕飲喜諧謔薩班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之 遼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少好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嘗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至是命同知三司使事 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衞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忽引兵襲夜洛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至是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辛卯進封孟王元儼爲荆王 癸巳以元昊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告爲旌節官告使元昊旣襲封即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爲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珝爲供奉官 是月遼册元昊爲夏國王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禮官詳定籍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始太后欲純用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爲對失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曰太后必御此若何而拜力陳其不可太后爲改它服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壬寅以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崇勳爲樞密使崇勳曲謝太后與帝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超遷之 壬子以太子中允安陽韓琦爲太常丞直集賢院初琦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爲贖還之今民閒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權三司使李諮同盛度王隨議解鹽法天聖八年旣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商爲便者也 是歲同判陳州太常博士范仲淹以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上奏以唐中宗朝墨敕斜封官爲戒

又屢論內降之弊 遼以蕭孝友爲西北路招討使
封蘭陵郡王先是蕭革爲招討使事以威制西羌諸
部多叛孝友下車多加綏撫每入貢輒增其賜物羌
人以安其後寖成姑息諸部桀驁之風遂熾孝友太
后之弟也太后諸弟惟孝穆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
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而孝先最爲驕橫尤用事太后
姊秦國夫人早歲嫠居有醜聲太后見長沙王色嘉
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妹晉國
夫人喜戶部侍郎耿元吉貌美太后從晉國之請亦
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 遼放進士劉師貞等五十
七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九（起昭陽作噩正月盡閼逢閹茂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明道二年（遼重熙二年）春正月戊寅罷館閣侍書初光祿
寺丞盛申甫馬直方在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
職帝止令大官給食候三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饑民
癸未鑄明道元寶錢　壬辰女直貢於遼女直卽女
眞避遼主名改稱女直　二月庚子詔江淮民被災
死者官爲葬祭　乙巳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
廟爲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是日上皇太后尊
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丁未祀
先農行藉田禮禮成御正陽門大赦百官上尊號曰
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三月庚寅皇
太后不豫大赦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皇太后崩於
寶慈殿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
中裁處賜諸軍緡錢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
見輔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
也參知政事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何以見先帝
帝悟以后服斂命呂夷簡爲山陵使旣宣遺誥閤門
趣百官賀太后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
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今始親國政豈宜使女
主相繼稱制乎遂罷預政　是月温逋奇因嘉勒斯
賚於穽中而出兵收不附己者守穽人出之嘉勒斯
賚因集部衆討殺温逋奇而徙居青唐　夏四月丙
申朔下詔求言刪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
事之語　皇太后旣崩左右有以宸妃事聞者（〔攷異〕通鑑
續編云荆王元儼爲帝言）帝始知爲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不絕壬寅
追尊宸妃爲皇太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以大行
皇太后山陵五使竝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
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帝亦疑焉因易梓宮帝遣太
后弟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
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戊申帝聽政
於崇政殿西廂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爲三班奉職
明道初獻可抗言請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
是特錄之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
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
表罷剏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
丑召知應天府宋綬同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初太
后稱制宦者江德明羅崇勳任守忠等交通請謁權
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爲亂帝
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　己未呂夷簡罷爲武
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樞密使張耆罷爲左僕
射護國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夏竦罷
爲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穎州參知政事陳堯佐罷
爲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范雍罷爲戶部侍
郎知荆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州樞密副使趙稹罷
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罷爲禮部尚
書知江寧府尋改亳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八事曰

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欲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幷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后云。

宰臣張士遜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迪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王隨參知政事。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王德用爲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待罪行閒。不足以當大任。帝遣使者趣入院。　以權御史中丞蔡齊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即捕得繫獄。逮及數百人。齊案之無迹。帝督責愈急。齊曰。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一夕三疏。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逾歲也。　以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誥以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上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冊命而已。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爲太子中舍。監豐國監。初。仲弓請依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太后見其奏。怒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吉州。帝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御崇政殿。　癸亥。上太后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謚二字。稱制加四字。自此始。追尊李太后謚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真宗室。惟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辛未。以屯田員外郎武城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癸酉。詔太后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亦少假借。賜與皆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黜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既盡力。帝奉太后亦甚備。及太后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丙子。命張士遜撰籍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爲編修官。直史館宋祁爲檢討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爲張士遜所沮丁丑以綬爲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都省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勸講禁中二十餘年討論典禮必取前代中正合法事類陳之故政府奉行無疑當眞宗封禪時獨正言諫諍不少阿晚節勇退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爲莊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眞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猒衆心案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從之己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　秋七月丁丑詔知富平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爲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帝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憸人誣陷良善以搖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置文吉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閒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艸者擷艸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上疏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各有司取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爲墮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於租稅外復又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於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減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眞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

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爲戒上嘉納之戊子詔以蝗旱自責去尊號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直言闕政　八月甲午朔遼遣使來祭奠弔慰　丙申以太常丞永新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后遣內侍張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之

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爲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忤太后旨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恤其家　壬寅名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竝許上殿奏事　甲辰詔中外毋避莊獻明肅太后父諱　丁酉遼主如溫泉宮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以塞天異帝慰勉之　乙卯遼遣使閱諸路禾稼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爲之　三司言自藉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帝謂張士遜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　九月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還本鎮初惟演欲爲自安計首建二后竝配議既與劉美爲親又爲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昏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前在莊獻時權寵太盛且與后族連姻請行降黜帝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袖告身對曰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朝莫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甲戌幸洪福院臨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壬午臨如之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壬午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帝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申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幞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帝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冬十月丁酉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甲辰詔兩川歲貢綾錦羅綺之屬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需帝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殿中侍御史龐籍言今螽螟爲災民憂轉死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爲師惜國費以徇民急帝納其言　己酉祔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主於奉慈廟　辛亥帝諭輔臣曰近歲進士試詩賦多浮華宜令有司兼取策論　以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遵路至常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宅郡流至

者亦十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爲法竝付史館遵路淑子也 癸丑降東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緣二太后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罷爲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楊崇勳罷爲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無所建明帝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莊獻太后謚冊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爲言 以呂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僉署樞密院事王德用爲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刑部侍郎宋綬參知政事權三司使事蔡齊爲樞密副使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帝即位之初尚循眞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至是始復舊制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它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煩細官司歲附帳籍竝緣侵擾民以爲患帝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幷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幷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癸亥朔參知政事薛奎罷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莊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久之乃罷 以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詔增宗室俸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 寇準以責死既十一年以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

屯田員外郎張子皋復直史館仍令齎詔賜其家祭酹之子皋齊賢孫也 戊寅以大理評事保塞劉渙爲右正言初渙上疏莊獻太后請還政太后怒議黥面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故爲稽留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帝既用渙顧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竄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渙疏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帝喜以夷簡爲忠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歎曰王公度量我不及也 十二月丙申帝謂輔臣曰朕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呂夷簡曰小事皆聽覽恐非所以養聖神帝曰朕承先帝之託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珍美衣服多以繒縑屢經澣濯宮人或以爲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因稱盛德帝曰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近名耳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 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 丁未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於帝前帝曰祖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戊申出宮人二百帝時

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誠美事。然出宮人。恐有失所者。帝因曰。曩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今已悉還其家矣。　己酉。遼禁夏國使沿途私市金鐵。　初郭皇后之立。非帝意。浸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希得進。及莊獻崩。帝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妒。屢與忿爭。尚氏嘗於帝前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頸。帝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帝出爪痕示執政近臣。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接。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義當廢。夷簡贊其言。帝意未決。外人藉藉。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疏。己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為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疏皆不得入。仲淹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伏閤爭之。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手撫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諫入言。尋詔中書。道輔等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眾譁然爭進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夷簡不能荅。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祖德。北海人。偕。坊州人。少連。開封人。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絳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考異〕李燾曰。正史實錄並云范諷權御史中丞。案廢后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今沒其官而不書。庶不相抵捂。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無世閥。不可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案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廢郭后同時。今不取。）將作監丞簽判河陽富弼上疏曰。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柰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眾心。陛下乃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陛下以萬乘之尊。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大。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己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為天子。且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廢黜后氏。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仲淹以忠

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擢用之。既居諫列。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爲戒。必不信矣。願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斯社稷之慶也。疏入。不報。

時仍歲蝗旱。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改明年元曰景祐。（攷異）歸田錄云。明道以犯契丹諱。故遽改。此說誤也。遼景宗小字明扆。故遼史稱李德明爲李德昭。然不能行之於宋。即使宋人爲遼避諱。不應至二年始改也。長編云。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爲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太后也。後改明道。於文爲日月竝。與天聖義同。故又改焉。蓋得其實。 禁邊臣增置堡砦。

參知政事王隨言。淮南積鹽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以資國用。遂詔宋綬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爲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畜。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邨。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竝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遼以北府宰相蕭孝先爲樞密使。孝先在樞密府。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朝多側目。

景祐元年（遼重熙三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 丁卯。侍御史充賀遼正旦使章頻卒於遼境。遼主詔有司賻贈。命近侍護喪以歸。（攷異）夢溪筆談云。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遼地。案遼史重熙三年正月丁卯。宋使章頻卒。時宋已改元景祐。筆談誤也。 戊辰。詔鑄景祐元寶錢。

丁丑。命翰林學士浦城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爲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 癸未。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者。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 甲申。以淮南歲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 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爲之。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帝問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處之。 辛卯。遼主如春水。 是月。趙元昊寇府州。 二月壬辰朔。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遼北院樞密使蕭朴出爲東京留守。自太后專制國事。一委弟蕭孝先。朴屢言仁德皇后之冤。太后嗛之。故外遷。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淑議也。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帝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

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辛丑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俟歲豐補之　戊申詔麟府州賑蕃漢饑民　三月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亙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魯史書螟螽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今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敝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以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者未之有也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戊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諸科八百八十三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　夏四月壬辰詔鎖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鎖廳舉人試不合格者並坐私罪至是始除之　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億爲禮部尚書謚曰文故事非常任二府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爲寇準草奏請太子親政爲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歿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準舊勳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考異〕李燾曰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稾及勸止寇準事當得實但云立太子廢劉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誅不附己者則誤矣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勖論列與別志不同今從別志　殿中侍御史龐籍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爲杖內侍切責美人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　江東轉運使蔣堂言竊見諸路武臣知州軍者多是素昧條教欲乞自今除扼束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州改差文資帝諭令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　五月庚申朔遼主清暑沿柳湖　乙丑以權知開封府程琳爲三司使先是三司幷合田賦沿納諸名品爲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爲一穀麥黍豆合爲一易於鉤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帝嘉納焉　丁卯禁民間織錦繡爲服　以祕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沔會稽人也　壬申出內藏庫緡錢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學爲國子監　壬午錄繫囚　遼太后既攝政慮遼主年長難制與樞密使蕭孝先謀廢立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

所謀白遼主。遼主用內侍趙安仁策。〔攷異〕契丹國志作遼主與耶律喜遜謀今從遼史作趙安仁勒衛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太后當廢狀。孝先震懾不能對。遂收太后符璽。遷於慶州。誅內侍數十族。釋孝先等不問。〔攷異〕遼史本紀云皇太后還政於上躬守慶陵宋史與遼紀略同東都事略云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扑箠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契丹國志與事略互有詳略大指相同今據遼史后妃傳宦者傳書之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三頃。 壬辰。廣東轉運司言交州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政撫存之。樞密副使蔡齊言蠻去暴歸德。請納之。給以荊湖閒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 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顏獻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獻。承顏欲以此媚上耳。乞付外毀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晉江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建安吳育。茂才異等宋城張方平。及武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三等。紳方平並第四等次。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 閏月戊午朔。賜杭州學田五頃。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幷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乙亥。毀天下無額寺院。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玳瑁龜筒。從度支判官謝絳言也。絳又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錯置。臣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遞攷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從知制誥宋郊言也。 乙酉。以前西京留守推官安福歐陽修為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敕。常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正以縱酒過度耳。衆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寇公之禍。以老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攷異〕李燾曰修洙得館職據會要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等乃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為留守度其至時修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秋七月戊子朔。遼主始親政。授趙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攷異〕契丹國志云命內庫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使臣僚據遼史宦官傳不言王繼恩與安仁並命今從趙安仁傳 以耶律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為崇德宮使。瑪陸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人物。故益為遼主所親狎。遼主嘗與護衛耶律仁先論政事。亟歎其才。仁先以為不世之遇。言無所隱。遼主善之。授為宿直將軍。 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衛人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 初。命同判司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書。成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以翰林侍讀學士范諷為給事中龍圖閣學

士知兗州諷性倜儻不拘細行雅善李迪常與張士遜議論不合爲中丞力擠士遜援呂夷簡入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己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僅半歲以疾免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將行復謂帝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何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黜　壬辰遼主如秋山召東京留守蕭朴爲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　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密切體訪毋得出榜召人告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卒特贈侍中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才能進嘗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誥於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常謂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常平倉舊領於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捄卹願自經制增爲二百萬它毋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豪姓蓄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蓋緣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縣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嵬逋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寇稱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　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帝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戒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奎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如志歸輒歎咤不食曰吾仰慚古人俯媿後世耳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壻也　壬戌有星孛於張翼　癸亥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曙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及貴顯深自抑損子益恭以蔭爲衛尉寺丞淡於榮利數解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既成益恭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曙不果去益恭終父喪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　甲子宰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漸乃上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

守則姦莫由移，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閑燕，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愛養王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之福也。 戊辰，帝不豫。 庚午，以王曾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時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曰：「主上即位十有三年，不好游畋，不近聲色，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乃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庭傳言，漸有失德。自七八月來，所聞又甚，倡優婦人，朋淫宮內，飲樂無時，聖體因常有不豫，斯不得不為慮也。今變異屢見，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災荐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戒警也。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樞府，社稷安危，皆繫於相公。當此之時，宜即以此為諫，諫止則已，諫不止則相公宜辭樞衡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聰聽，感動上心。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慾閑事，不欲極爭，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內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詔輔臣於延和殿閤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自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寢，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帝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莫侍帝，言之不已，帝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是詔。 甲戌，司天言孛星不見。殿中侍御史龐籍、左司諫滕宗諒並坐言宮禁事不實，乙酉，出籍為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 九月己丑，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表三上，乃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雙日不視朝，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雙日有合奏事，亦許便殿請對。 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常膳。

范仲淹知睦州，不半歲，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未就，又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 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復召對延和殿閤，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忽感疾卒，年八十四。詔罷一日朝，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迥樂易純固，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無一日廢學。不喜術數，嘗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尚、楊二美人出宮後，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帝欲立之為后。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帝曰：「宋綬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考異〕涑水記聞云：陳氏父號陳子城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嘗許以為后矣。至掖庭將進御，句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帝。帝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何為？」帝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帝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帝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愧公卿大夫耶？」帝遂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此與它書不同，今從李燾長編。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乙巳，命宰相李迪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

竝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壬子，詔名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竝以保慶皇太后爲稱。　冬十月己未，遼主駐中會川。　庚申，罷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使司。　改錢惟演謚曰思。先是太常博士同知禮院張瓌議：「惟演博學業文，此其所優；貪慕權要，釁生不足，此其所劣。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以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謚法追悔前過，改謚曰思。詔自今定謚須禮院集官衆議之。　乙丑，詔閤門祗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一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趙元昊自襲封，卽爲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旣逾月，人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攷異）宋史夏國傳云改廣民元年，今從長編。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攷異）宋史夏國傳云母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不云元昊酖其母。今從長編。米與衛慕姓氏不同，然米與慕聲本相近，蓋卽一人而譯語互異耳。詔起復以閤門祗候王用中爲致祭使，（攷異）用中，宋史作中庸，未審孰是。兵部員外郎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癸酉，以淨妃玉京沖妙仙師清悟爲金庭教主沖靜元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竝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　辛巳，賜舒州學田五頃。　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案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視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卽取鐘磬刻滌考擊，用律準案試，皆合。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己酉，詔親祠郊廟乃用御所制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撰之。　辛亥，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竝用登歌樂，令學士院撰樂章。　以東上閤門使曹琮爲衞州團練使。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者，願置於理。」時論稱之。尋出爲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帝欲用之，會丁母憂。或傳遼聚兵幽涿間，河北皆驚。十二月癸酉，命亢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遼人歲享金帛甚厚，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　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己卯，宣慶使、入內都知藍繼宗以老疾罷爲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　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竊見上封事

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瞽言下吏審問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寵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顏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自遠流傳爲議非美伏望貸以寬恩特免投竄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內媿之心後七日責沔知潭州衡山縣沔未有責命時復上書曰去秋以聖體愆和準雙日不坐之請是則一歲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於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伏願陛下因歲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己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掖庭之中斥去幽曠官寺之內抑損重任教敦於上民悅於下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起旃蒙大淵獻正月盡彊圉赤奮若七月凡二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景祐二年（遼重熙四年）春正月壬寅徙江東轉運使蔣堂
為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
百員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　以度支判官工部
郎中許申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十分其劑
銅居六分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此其大法也申在
三司乃建議以藥化鐵雜鑄銅居三分鐵居六分費
省而利厚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然大
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流澀
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
申自度言無效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於
江州朝廷又從之詔申就江州鑄百萬緡無漏其法
中外知其非是而執政主之以為可行然卒無成功
先是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而申欲以銅
鐵雜鑄朝廷下其議於三司程琳奏曰布請用大錢
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用此法訖不可
行申欲以銅鐵雜鑄理恐難成姑試之申詐得售蓋
琳亦主其議故也（〔攷異〕李燾曰琳傳載此事於天聖五年以前誤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為三司使時王子融云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程琳集官議子融時判度支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也事遂寢與琳傳異今不取）
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偽銅法所禁而官自為之是
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出知兗州　癸丑置邇英
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
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攷異〕宋史本紀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通鑑續編云詔蔡襄寫今從長編）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
讀唐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曲宴崇政殿　遼以奚
六部太尉耶律罕瑠（舊作韓留今改）為北面林牙罕瑠性不
苟合為樞密使蕭諧哩（舊作解里今改）所忌遼主初欲召用
諧哩言其目疾不能視遂止至是召見謂曰朕欲早
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罕瑠對曰臣昔有目疾才
數月耳然亦不至於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
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邪詔
進述懷詩遼主嘉歎方將大用卒　二月燕肅等上
攷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
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二律擊黃鍾
則為仲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
蓋五代樂壞王朴刱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鎛
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相傳以為
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
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
如鳳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
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
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
圖義二卷　帝未有儲嗣取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
入宮中皇后拊鞠之時生四年矣　丁卯知兗州范
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廣東轉運使龐籍降授太常
博士知臨江軍光祿寺丞館閣校勘宋城石延年落
職通判海州仍下詔以諷罪申飭中外先是籍為御

史數劾諷宰相李迪右諷弗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且言諷放縱不拘禮法苟釋不治則敗亂風俗會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遣淮南轉運使黃總提點河北刑獄張嵩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諷不待論報擅還兗州呂夷簡疾諷詭激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黜削延年嘗上書請莊獻太后還政諷任中丞欲引延年爲屬延年力辭之竟坐免人謂籍劾諷不置實夷簡陰教之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帝御延和殿召呂夷簡宋綬決范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惶恐還第翼日遂罷相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以樞密使王曾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參知政事王隨樞密副使李諮並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宋綬爲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王德用御史中丞韓億並同知樞密院事

己巳改李迪知相州庚午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使上

庚辰降李迪爲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遇知無不爲及呂夷簡繼入中書事頗專制心忌迪潛短之於帝迪不悟既坐范諷姻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帝遣知制誥胥偃度支副使張傳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迪慚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顧謂夷簡獨私荊王蓋迪偶忘之宅日語人曰吾自以爲宋璟而以夷簡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杜衍爲御史中丞衍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爲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末節細務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

先是遼主爲太子時納駙馬都尉蕭實哩（舊作匹里今改）之女爲妃及即位立爲后未幾以罪降爲貴妃秦王蕭孝穆有長女姿貌端麗自遼主初即位始入宮逾年生子洪基蕭氏性寬容遼主益重之三月乙酉朔冊爲皇后（〔考異〕遼史興宗紀景福元年奧隈蕭氏始入宮蓋即仁懿入宮之始重熙四年二月立皇后蕭氏即仁懿皇后也然遼史於景福元年重熙元年俱不載立后廢后之事蓋闕書也今從后妃傳并書之）

己丑以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緐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

以知蘇州左司諫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於夫在朝稱太繫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應加太字帝以夔不習故典詔本臺諭之

乙未賜亳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丁酉置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

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甲寅朔遼主如涼陘

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王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

河內縣取葭莩。從之。　己未。詔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天章閣待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元詳定刻漏。　始李照既鑄成編鐘一虡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鐘鑄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制律管。以爲十二管定法。　戊寅。命馮元、聶冠卿、宋祁同修樂書。冠卿。新安人。　錄曹修古之姪覲爲試將作監主簿。仍聽爲修古後。　五月甲申朔。詔曰。王者奉祖宗。尚功德。故禋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諦合食。則百世不遷。恭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太宗真宗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攷合典禮。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詳閱以聞。　庚寅。禁縷金爲婦人首飾。　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蟲。改爲龍井。自捌八音新器。又請別鑱石爲編磬。　辛卯。命內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治。以備獻享。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率。及潞州上秬黍。照擇大黍縱累之。檢攷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愈堅定。　甲午。廣南東西路並言蠻獠寇邊。高寶、雷化等州巡檢許政死之。遣左侍禁雍邱桑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懌部分軍士。盡禽諸盜還京師。樞密使求賂。爲改閤門祗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　庚子。從太常禮院議。太祖、太宗、真宗廟並萬世不遷。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　六月辛酉。以親郊並侑二聖。及真宗爲不遷之主。遣官告於太廟。　左司諫商水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聞其所爲。率多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神五靈二十四孝爲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帝欲究李照術之是非。故不聽。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簨。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爲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之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別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爲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

照獨見臣以爲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攷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丁卯出內藏庫紬絹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　己巳以都官員外郎曹修睦爲侍御史修睦修古弟用中丞杜衍薦也　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秋七月壬午朔遼主獵於黑嶺因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后墳冢荒穢又無影堂及灑埽人戸惻然而泣左右皆沾涕遂詔上京留守耶律贊寧鹽鐵使郎元化等於祖州陵園內選地改葬其影堂廊庫並同宣獻太后園陵（考異）遼史后妃傳仁德皇后附葬慶陵今從契丹國志　遼樞密使蕭朴進封魏王旋卒贈齊王　甲申詔特賜寇準謚曰忠愍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爲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案劾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　知杭州鄭回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幷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　己巳命李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宮朝饗太廟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甲戌幸安肅門礮場閱習戰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帝意也　初命朝臣爲江浙荊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其俸賜恩例並與提點刑獄同　九月乙未詔司天監製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　丁酉命李照爲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以造新樂成故也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竽琴瑟笛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竽二種而已照謂今篳篥乃豳詩所謂葦管也詩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且今篳篥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爲雅樂議者嗤之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隨卒擢待制未旬日也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及是帝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壬寅御崇政殿案新樂詔大臣與觀　賜鄭州學田五頃　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即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　遼主如長寧淀　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百一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奏令綬爲此既而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　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　壬子蔡州言左武衞大將軍分司西京石普卒普倜儻有膽略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鷙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癸亥復置羣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樞密院或副使兼領之　禮院言春秋何休范甯等註咸謂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數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

之舞奏可 己巳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五十
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 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五
頃 是月遼主如王子城 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
府書院爲府學仍給田十頃 壬午遼改南京總管
府爲元帥府 乙酉行柴冊禮於白嶺大赦 戊子廢
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帝直以一時之忿且爲閻文
應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華宮帝累遣勞
問又爲樂府詞以賜后和荅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
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嘉慶院數日遽不起中
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帝致齋南郊不即以
聞及聞深悼以后禮葬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堯臣請
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 癸巳朝饗景靈宮甲午饗
太廟及奉慈廟乙未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真
宗並配大赦 乙巳封宰臣呂夷簡爲申國公王曾
爲沂國公丁未加恩百官 十二月壬子加嘉勒斯
賚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 癸丑遼詔諸軍礮弩
弓箭手以時閱習 先是遼築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城以鎮
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遭寇掠党項部節度使耶律
唐古上疏曰自建哈屯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
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
不報唐古旋致仕乞勒其父烏珍功於石遼主命學
士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 昭宣使入內
都知閻文應罷爲秦州鈐轄尋改鄆州其子句當御
藥院士良罷爲內殿崇班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
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后
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

是命文應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乃亟去文應專
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
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帝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攷異）竄閻
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此據富弼所作墓誌案閻文應景祐二年十二
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後兩日
改鄆州鈐轄景祐四年四月乙丑徙潞州鈐轄寶元二年九月癸卯
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
及死於道事迹不知弼何據
也長編仍從弼墓誌書之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
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
率衆攻氂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
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嘉勒斯賚部
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晝夜戰二百餘日
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嘉
勒斯賚並臨河湟嘉勒斯賚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
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識其淺
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
視旗渡溺死十八九所擄獲甚衆嘉勒斯賚來獻捷
朝廷議加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爲二酋皆藩
臣今不能諭令解讎不當因捷加賞遂寢 以范仲
淹爲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
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仲淹
曰論思正侍臣職也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
撓以煩劇使不暇它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
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甲子以左侍禁桑懌爲閤
門祗候賞平蠻獠功也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己
上者不許或譏懌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 許孟州立學仍給田

五頃。辛未，詔以北海縣尉孔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先是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之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介之才不止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今斥介它舉，必亦擇賢。夫賢者固好辯，若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卒不能用。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帝是其言，記適姓名禁中，尋召爲審刑院詳議官。適，顥之子也。

遼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遼主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它。」罕嘉努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主大笑，命與樞密直學士耶律庶成作四時逸樂賦，稱旨。制詔問治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猶彊，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其傭僦，人倍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更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橫，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皆謂徙之非便，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鈔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其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它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猝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比年以來，羣黎凋敝，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亡命山澤。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自安教化而重犯法矣。今宜徙哈屯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等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並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樓櫓，浚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

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
三年（遼重熙五年）春正月甲申遼主如魚兒濼樞密使蕭
孝先（考異遼史本紀作蕭延寧延寧即孝先之字）請改國舅乙室小功帳敞史
爲將軍從之 戊子命李諮蔡齊程琳杜衍丁度同
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
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
復類乾興以前蠧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
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爲止用
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
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
庭教主沖靜元師郭氏爲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
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祔
廟 丁酉葬於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
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俟乘輿出右正言王堯
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游幸同知禮院王
拱辰亦以爲言帝爲罷葬日張燈 己酉許洪州密
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先是帝以三司胥吏猥多
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等與本司差擇
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三
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年等百人輒相率詣宰相呂
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
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明日
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二月乙卯正
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年等二十二人決配遠州軍牢
城其爲從者皆勒停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
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
海陵胡瑗較定舊鐘律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
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封扈偁言京師天下之本而
士民僭侈無法一襲衣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 壬戌
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三月復入中見
錢算請官茶法凡商賈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
芻糧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 乙未御崇政殿召
輔臣觀所定鐘律丙申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等上秬
黍新尺別爲鐘磬各一架 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
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
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正監刺史閤門使以上
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權
判戶部句院葉清臣上疏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
郭鄉邨人戶其略曰議者謂榷費賣有定率征稅無
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案管氏鹽鐵法計口受
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
獲善利又去嚴刑日出數錢人不猒取比於官自榷
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所
相度以聞皆以爲不可行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
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
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保任幷三
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
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
價之錢又言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
祐二年以前茶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茶商
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幷言

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𧀼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遼以潞王查噶（舊作查葛，今改。）爲南府宰相，崇德宮使耶律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爲特里衮。（舊作惕隱，今改。）　甲子，遼主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攷異〕遼后爲蕭孝穆女，孝穆二子阿剌、撒八，無名無曲者，或遼史闕書，或書其漢字也。）　丁卯，遼頒新定條制。己巳，遼主與大臣分朋擊鞠。　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閒，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夷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攷異〕李燾曰：據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云景祐二年五月初請修西京，今附見朔日。）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惡之。時呂夷簡執政，仕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閒君臣。仲淹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出。侍御史韓縝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肎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詘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希文，仲淹字也。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毀之，更立狄仁傑、李愬像祠之。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閒，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疏；漢皇、吳主兩用無猜。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嘗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言臣亦被其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鎭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爲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遵奉敕榜，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

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敢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貶。不報。而襄事亦寢。　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願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今國家班設爵位。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可常守隆平。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攷異〕宋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今附見月末。案景祐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蒙城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纔一年後耳。冒喪論事。前賢固不以爲譏。何哉。　丁未。遼主如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避暑。　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戌。遼命修南京宮闕府署。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　壬申。虔吉州水溢。賜溺家錢有差。

秋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侍御史以爲言。帝謂輔臣曰。此太后奩中物耳。諫官御史欲邀名邪。參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但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　戊子。馮元、聶冠卿、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己丑。元等並進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沖上所撰五代紀七十卷。降詔褒荅。　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攷異〕李燾曰。本志云景祐二年置大宗正司。會要云慶曆時置大宗正司。並誤也。　己亥。命丁度、高若訥、韓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還盧多遜家懷州所沒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電。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舍數百楹。朝廷始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請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辛丑。遼主錄囚。有耶律札巴〔舊作把八。今改〕者。誣其弟罕格〔舊作韓哥。今改〕謀殺己。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

一兄乞貸其死遼主閔而許之遼有司獲盜八人皆棄市既而獲真盜八家訴寃中書令張儉再三申理遼主勃然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歿矣遼主從之 八月己酉班民閑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對齊宣王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麤攷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人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晩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宮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詔淮南轉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阮逸爲鎭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丁度等詳定言案之與古多不合帝猶推恩而遣之

乙未以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道國子監說書楊中和並爲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甲寅新作朝集院成 遼主自秋末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是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爲右補闕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遼御試進士自此始丞相張儉等又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莫而罷 遼主甚重張儉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遼主見其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遼主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遼主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有弟五人遼主欲俱賜進士第儉固辭 十一月戊寅保慶太后楊氏崩始帝起居飲食后必與俱擁祐勤備性慈讓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倘小官可也乃並命爲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帝奉㦲稱臣后固辭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帝不從帝未有嗣后從容勸帝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齠齔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敕知樞密院事王隨爲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爲后服緦麻帝改用唐武宗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

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巾幞淺黃袍黑革帶侯虞主祔奉慈廟始服常服內出緡錢千萬佐園陵費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十二月戊申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故有是詔 丙寅戶部侍郎知樞密院李諮卒帝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在樞密府務革濫賞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帝前號為稱職 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楊億嘗稱為公輔器或問之荅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二年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攷異〕沈括云元昊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卽改元大慶二年元昊遂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今以用蕃書附見改元大慶時 折惟中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 初遼醫人鮮知切脈審藥遼主命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

四年遼重熙六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詔均諸州解額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貸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二月己酉祔葬莊惠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己未祔莊惠太后神主於奉慈廟 乙丑置赤帝像於宮中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置天章閣侍講以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為之 追復盧多遜為工部尚書以其子察援赦自陳也 戊寅詔禮部貢舉 遼以秦王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徙封吳王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故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然遼自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為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大體孝穆乃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晉王蕭孝先出為南京留守蕭孝先失太后之援居恆鬱鬱不樂 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邸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莊惠御容故也 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 夏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 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甲子宰臣呂夷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王曾罷為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參知

政事宋綬罷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蔡齊罷爲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爲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爲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爲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迪罷卽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爲達意於夷簡夷簡卽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交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曾爲首相帝不可乃爲亞相孝先曾字復古迪字也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匄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夷簡乞置對而曾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閒附曾故幷綬齊皆罷 以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爲平章事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以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韓億及三司使程琳翰林學士承旨石中立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王鬷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 遼主獵野狐嶺 閏月遼主獵龍門縣西山 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岱嶽幷至景靈宮祝聖算禱皇嗣帝謂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閒利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爲政邪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以宰相陳堯佐之壻引故事避嫌戊寅改爲龍圖閣待制舉正化基子也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帛米麥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峽州吏事如素習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故有是賜 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五月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與孫奭齊名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 己酉遼主清暑炭山以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爲北院大王罕班爲政尚寬仁部族安之 甲寅遼主入因以南院大王耶律信寧故匿重囚及侍婢贓汚命撻以劍脊而奪其官都監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論死詔貸之丙辰以信寧爲西南路招討使庚申遼主出飛龍廄馬賜皇太弟重元及北南面侍臣有差 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翼日儒臣並爲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爲重於政教之閒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爲念 六月壬申朔遼主宴羣臣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府宰相蕭巴薩皆屬和 甲戌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德

中嘗即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庳陋。會古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更命新殿曰章武。　乙亥，杭州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隄千餘丈，遣中使致祭。

己卯，遼主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洪古命，遼主親製誥辭，幷賜詩以寵之。［考異］遼史列傳，耶律洪古字胡篤堇，聖宗紀或書宏古，或書胡覩堇，興宗紀或書洪古，或書胡覩袞，今統作洪古。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略賜河北、河南、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帝於是作神武秘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封彌謄錄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請也。　詔頒行禮部韻略。　秋，七月，辛丑朔，遼以南北樞密院獄空，賞賚有差。壬寅，遼主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遼主如秋山。　丁未，詔河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一（起彊圉赤奮若八月。盡屠維單閼八月。凡二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景祐四年（遼重熙六年。）八月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越州水。賜被溺民家錢有差。甲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九月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碌。可烹煉爲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竝闕銅鑄錢。請遣遜與本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丁卯。御邇英閣讀唐書。以後讀眞宗所撰正說。及進講春秋。俱於邇英閣。冬十月癸巳。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若谷下。詔從淑請。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疏屬。實無藝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爲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是月遼主駐石寶岡。十一月己亥朔。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貢於遼。辛亥。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惠爲南院樞密使。己未。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庚申。遼封皇子洪基爲梁王。癸亥。罷登萊買金場。給眞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鎮乃許立學。宅州勿聽。十二月甲申。忻代幷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厭人畜。忻州尤甚。吏民死者萬九千七百餘人。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幷忻州體量安撫。左司諫韓琦上疏曰。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開祖殿。不逾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此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也。又震在北。或者上天孜孜遣告。俾思邊塞之爲患乎。望自今嚴厲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廩實以增儲侍之具。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各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是未達寅畏之深旨也。臣竊以爲祈禱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以求讜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爲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道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竝於別所安置。給徐州學田五頃。庚寅。以龍圖閣學士張逸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漑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

知潤州，監錡州稅余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爲光化縣令，帝諭執政令移近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仲淹、余靖等以言事被黜，天下齚舌，不敢議朝政，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而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帝開說，帝意解，乃已。　遼以楊佶爲忠順軍節度使。

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即舊堡鎮僞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是歲，始大補僞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臣典文書，成逋、克成賞、都臥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韋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僞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刱十六司於興州，以總衆務。

寶元元年（遼重熙七年）春正月辛丑，遼主如混同江。　癸卯，趙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居，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鉶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歲。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逾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祝，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閉，未得爲計也。伏望陛下普詔百執，各貢所懷，留神省閱。」　甲辰，雷，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　丙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限半月內實封進納。　庚戌，命翰林學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歷旬不止，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爲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霈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日閒頗有言事者，其閒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行，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竊見綱紀墮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閒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燕樂逾節，賜予過度。燕樂逾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眞宗末年不豫，始閒日視朝。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

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今處之近輔物望甚輕人情所忽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且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柔懦無剛直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置欲其緘默不敢舉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爲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攷異）舜欽本傳稱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上疏蓋誤也康定中則王隨等罷久矣今據舜欽集見之此年正月十八日

丙辰以災異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案所部吏以聞

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丙寅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韓琦與三司別議之戡陽翟人

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逾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大臣平日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可以隨才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先知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厲此無它講求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雷者天之號令今方春而雷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恐陛下未悟也更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爲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陛下臨朝淵默垂拱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私皆如蕭曹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今有一人進擢則曰宰相某之親舊也一人罷黜則曰宰相某之嫌隙也由是天下囂然不曰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彼正而專猶且震況專而不正安得不潰陰陽之氣而致天地之變乎此地震之所由至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太祖之英武肅果太宗之神睿聰察先皇帝之精勤明哲然後官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遷善如唐文皇若此何懼後患之不消福慶之不臻哉

校書郎張方平上七事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

信命令。七曰示戒懼。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攷異〕李燾曰。實錄本紀正月竝無求直言詔。案張觀傳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亦云星流地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又韓琦家傳論宰輔疏亦云陛下引咎詢求讜言。而葉清臣傳又云清臣疏論地震。會詔求直言。復上疏。是月必有詔也。實錄本紀偶脫之。　除并代忻州厭死民家去年秋糧。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解頭入見。時舉人羣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侯化隆高惟志者。又輒闌入殿庭。獻封事。故有是詔。〔攷異〕宋史作壬申日。今從長編。　庚午。詔自今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右司諫韓琦上疏。言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材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疚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問道之際。曾未入見而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彊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敘。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必愈任威福。公行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誠非所長。況復仍歲以來。災異閒作。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使陛下引咎求言。繼日臨朝。偏責刺牧長吏。各修其職。獨政府之臣。皆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於臯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已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之弱明矣。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以塞羣議。帝嘉納之。　乙亥。遼主自春州駐東川。　丁丑。高麗遣使貢於遼。　壬午。遼主幸五坊閱鷹鶻。　遼以翰林都林牙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罕嘉努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　甲午。安化蠻寇宜融州。　三月戊戌朔。宰臣王隨罷爲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陳堯佐罷爲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韓億罷爲戶部侍郎。石中立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覬它日帝或見思而復相己。及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翻爲養病坊之語。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攷異〕李燾曰。王巖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爲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辨上前。迫於正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岐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人失望。公曰。事固不可知。人意亦不能必也。案巖叟此錄中誤。宋庠參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讒止。更一年餘。卒用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

開封纔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獨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嚴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攷遽筆之於書耳又汪藻書陳堯佐舊事云文惠陳公相仁宗每內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卽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日公之曾孫直祕閣充始錄以示人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閒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宗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案文惠以景祐四年四月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遷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詇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藻所見恐文惠之孫飾說非事實也今不取

以判河南府張士遜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同知樞密院事王鬷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參知政事權三司使王博文知永興軍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帝未卽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帝惟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帝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以知應天府夏竦爲三司使知制誥宋郊爲翰林學士帝初欲用郊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左右知帝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帝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攷異〕東都事略宋庠傳李淑言於仁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今從長編及宋史　帝弗爲意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　遼主幸皇太弟重元行帳　己亥發邵澧潭三州駐泊兵討安化蠻　壬寅遼主如蒲河淀

辛亥夏國遣使貢於遼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辰特奏名旋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其特奏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是帝以開封所解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密詔博古及韓億子孫四人幷兩家門下士范鎮試卷皆勿攷鎮成都眉山人攷官奏鎮靜實有文非附兩家之勢而得者乃聽攷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爲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申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衆以是稱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　遼主錄囚　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爲三司使言於帝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帝憐之後數日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卒至趣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希莊獻旨縱羅崇勳傳致其罪議者少之　乙亥以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帝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蓋譖者之說已行也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己卯遼主獵白馬堝　甲申射兔新淀井旋獵於金山　壬辰除宜融州夏稅　乙未詔自

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請也　五月乙巳錄囚　六月乙亥遼主御清涼殿試進士賜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　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爲憂甲申詔天下諸州每旬上雨雪狀著爲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攷異〕張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以正旦日食此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爲然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或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荅天變攷宋史程琳傳不載此事疑未可信　秋七月甲辰遼主錄囚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戊申遼主如黑嶺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帝不許羣臣五上表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彊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士遜請不已乃詔削英睿二字而受之　右司諫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今親祀南郊不可以薦請復用太常舊樂詔宋綬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攷據願如琦請詔從之　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信都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丹陽邵亢況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攷異〕長編引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合格今從亢本傳王珪銘亢墓亦云范仲淹薦亢應賢良方正科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乃密言亢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遜娶馮氏又娶邵氏邵偶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辨亢亦無言而去　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祿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遵勗醞藉力學王旦器之天聖末嘗奏事殿中帝起更衣莊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有何言遵勗唯唯太后固問遵勗曰臣無它聞但議者謂天子既冠太后宜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多尚恐未能制之耳遵勗尋卒贈中書令謚和文　九月乙未出左藏庫錦綺綾羅一百萬下陝西路市糴軍儲　丁未遼主駐平淀　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河陽李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送元昊集騎射而殺之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卒今改已數年矣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丁巳進封齊國永壽保聖夫人許氏爲魏國夫人　冬十月甲子朔遼主渡遼河旋駐白馬淀　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逾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爲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范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帝然其言。 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爲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 辛未。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左領軍衞將軍。 壬申。遼錄囚。 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爲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攷異〕宋史夏國傳謂祥符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此最謬誤。德明本未僭號。安得私尊其父爲帝。且既云太祖。卽是廟號。安得又有武宗之稱。就如其言。則繼遷在德明時已有十四字之謚。何又云元昊追謚神武耶。今皆削而不取。但元昊追尊繼遷德明。史亦闕其年月。茲因書僭號而附及之。 十一月甲辰。詔廣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爲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帝命洛苑使馮伸己知桂州。兼廣西鈐轄。伸己道江陵。未至。於是遣中使諭伸己速行。伸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己臨軍。單騎出陳。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衆蠻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太中祥符末。及天聖閒。伸己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衆降軍門。廣西遂安。伸己。拯從子也。 乙巳。詔宜融州民嘗從軍役者免今夏稅。運糧者免其半。 戊申。朝饗景靈宮。己酉。饗太廟奉慈廟。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 鄆州言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謚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干以私。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帝爲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篆。自曾始。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爲鄧國公。加恩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遼召善擊鞠者數十人於東京。令與近臣角勝。遼主臨觀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巴八舊作撒八今改仍兼知東京留守事。命宰臣張儉守司空。宰臣韓紹芳加侍中。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爲北院宣徽使。以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爲南府宰相。 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劉平爲鄜延路副都部署。癸酉。命三司使夏竦爲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知河南府范雍爲振武節度使。知延州。〔攷異〕宋史云乙卯。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兼涇原秦鳳路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安撫使。豈一日中復有此授耶。附見於此。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孔道輔爲御史中丞。 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 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乙酉。詔三司歲給嘉勒斯賚綾絹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 丁亥。遼主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南面侍御壯古哩舊作壯骨里今改詐取女直貢物。罪應死。以其有吏能。黥而流之。 加嘉勒斯賚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往往歸嘉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嘉勒斯賚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彊。朝

廷欲使背孽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焉。

二年（遼重熙八年）春正月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　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轄兼知鄜州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敵情也。元昊使者將行，不肎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　丁巳，遼禁朔州鬻羊於宋。

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丙子，遼主駐長春河。　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先是帝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秏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作正說，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度，則版圖衰減。五季生齒彫秏，太祖受命，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討以聞。至是上之。　丙午，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右正言吳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宜度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至是育復上奏，言：「宜堅壁清野，挫剽急之鋒，徐觀其勢而爲之策。」俱不報。（攷異）宋史據龍川別志稱吳舍人，薛氏通鑑從之，誤也。李燾云：育時以右正言諫院供職，明年五月乃知制誥，又明年六月乃爲起居舍人。

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爲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壽保聖夫人許氏卒，輟視朝三日，追號肅成賢穆夫人，帝爲制服發哀。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先時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　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閒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封嘉勒斯賚妻爲夫人，二子俱爲團練使，各賜衣帶、器幣及茶絹。時嘉勒斯賚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　乙丑，放宮人二百七十人。（攷異）長編作二百七人，今從宋史。帝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省掖禁浮費。」近復有邀駕獻雙生二女子，朕卻而不受。士遜曰：「誠盛德事也，然天聖末，士

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彈云　壬申免昭州運糧死蠻寇者家徭二年賦租一年　辛巳潁州言戶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己齊終不往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爲名臣　丁亥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　右司諫韓琦上言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出宸衷自太后垂簾之日始有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但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爲害至深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己分事方許內中奏陳自餘戚里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竝令進狀更不許內中奏陳犯者重貶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五月己亥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　癸卯詔李若谷任中師韓琦與三司詳定減省浮費從賈昌朝之請也　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其居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言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爲武寧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攷異〕德用傳及紳傳竝稱紳論德用時任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密時紳但爲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卽日獻其第恐未必如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云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識者以爲名言　以鎮海節度使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守贇時爲真定府路都部署召用之既入見問西事守贇言平州小塞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鬭邪宜幷小塞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深然之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幷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其臣僚賜予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有司必不備具若俟取索齊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攷今日調度實浮費者卽可蠲省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秏費縣官衣糧有妨征役在京者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舊日文書校邪詔從之　癸丑罷羣牧制置使尋復之　六月壬戌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故降是詔　丙寅以左侍禁魯經爲閤門祗候經使嘉勒斯賚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嘉勒斯賚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西涼有備嘉勒斯賚知不可攻捕殺游邏數十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賂嘉勒斯賚使擊元昊因以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彼得地是生一元昊不若用閒使二羌勢不合卽中國之利也　戊辰詔諸致仕官嘗犯贓者毋得推恩子孫　辛未以殿前都虞候石元孫爲鄜延路副都部署元孫守信孫　壬申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宮中出

還第（考異：長編引英宗實錄云豫王生英宗乃還第案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錄蓋不審也）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党項遺種太平興國中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不能撲滅真宗卽位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此實真宗之遠圖也然自靈武陷没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久相繼襲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芻豢過飽猖獗遽彰議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自昔兵家皆謀先勝而後戰卽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自齎糧糗不能久須載芻粟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奇伏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爲無策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嘉勒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㪷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壬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揭榜於邊募人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考異：呂氏家塾記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以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寶元元年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卽絕沿邊互市令詔但削奪官爵設賞格耳本傳幷言絕互市蓋誤也）

甲申徙監秦州酒稅務余靖知英州監郢州酒稅尹洙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修權武成軍判官

丙戌詔京東安撫司移文告於遼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沿邊益兵之意

秋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帝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閑燕以輔養聖神帝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帝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帝訖不從

先是遼主幽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臣多勸遼主復迎可得南朝歲聘之利不從會遼主召僧聽講報恩經感悟丁巳遼主謁慶陵致奠於望仙殿遂躬迎太后至顯州謁園陵還京太后見趙安仁責之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閒我母子邪安仁無以荅（考異：遼史興宗迎還太后在重熙八年七月徐氏後編繫於康定元年四月則爲重熙九年蓋誤附於下年也薛氏宋元通鑑繫於寶元二年與遼史同又契丹國志云帝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並日相見據遼史趙安仁傳遼主親馭奉迎非遣使也）

戊午以知永興軍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沿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

延環慶路沿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

八月己巳，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皇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西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饑。庚辰，命韓琦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王從益副之；蔣堂爲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夏元正副之。初，帝用禮官議，祀高禖於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象於宮門中，以祈皇子。已而皇子生。辛巳，命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祠高禖，帝數舉皇子，後皆不育。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二（起屠維單閼九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寶元二年（遼重熙八年） 九月乙未以知府州折繼宣苛虐掊克失種落心貶爲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知府州事 丙申以殿中丞張宗古通判萊州時御史中丞孔道輔再執憲權貴憚其鯁直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于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即詔道輔宅徙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司第舍請勿令避帝曰若此豈重宗廟乎坐是宗古外謫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宗古宗彝弟也 乙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饑民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變起倉卒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常勸德明勿事中朝杜絕朝貢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邪此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豈顧宗盟此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此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此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倚爲謀主此反狀有素者五也元昊援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爲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此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爲備此兩府大臣之罪也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彊辯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我若察其叛謀於始至之日盡斬都市即時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召之都下恣其貨易重幣遣還豈非冀其回心易慮復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豈茲姑息遂可悛移總緣執事者選懦自居殺之恐其急擊因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假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卻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成其不辱君命之賢大國之謀悉爲小戎所料謀國若此取侮之道也鄜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爲蕃兵所得及擄去軍民甚衆西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都部署劉平奏乞酬奬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既衄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禽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主帥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

樞密使夏守贇早緣攀附，漸致顯榮，一旦擢居衆賢之上，人心不允，況復元昊作梗，西陲用兵，所宜遴選才能，而遽用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西鄙用兵以來，數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求見者，必於邊事有所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待以從容，加之善誘，使盡意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向之邪正，可者則獎激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立功，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哉。　冬十月甲子，罷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爲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禮不稱，輟朝故罷之。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　癸酉，降益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受賕，鎬失案舉也。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邪。」　是月，遼主駐東京。　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帝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閒，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簾都堂中閒，而施帷幕兩邊，令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竝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得附近簾前。御試考校竝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點抹於卷後通計之，若塗注脫誤四十字以上爲不謹，亦依禮部格少字數退黜之。　甲午，遼主諭近臣曰：「有以北院處事失宜擊鐘及邀駕者，悉以奏聞。」　丁酉，知樞密院事盛度罷爲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罷爲光祿卿、知潁州，御史中丞孔道輔出知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并逐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十餘人。士遜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特貶焉。於是度坐令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坐令士元市女口，皆黜罷，而士元流海島。頊之，帝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如聞頗愜輿論。」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宸斷無以肅清朋邪。」　戊戌，遼命皇子梁王召僧論佛法。遼主重佛教，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攷異〕遼史作詔皇太子召僧論佛法，然其時梁王未立爲太子也，今改正。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寅，以參知政事王鬷知樞密院，翰林學士、知制誥宋庠參知政事。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道場齋醮，無日不有，皆以祝帝壽、祈民福爲名，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故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宅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生蠹齊民，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取公用以濟私家，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

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采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

戊申遼以太后行再生禮大赦己酉遼城長春

是月夏人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懃等擊走之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　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賓客　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以盧守懃為左騏驥使都巡檢司指使散直西河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閤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閤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以本朝宮殿視之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它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為今之殿閤與舊制不同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為都官員外郎知鄂州初孔道輔與素連姻舉素為臺官道輔既貶故并素出之壬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宜如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舉初中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道輔舉素帝以為比周故降是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饑罷皇子降生進奉從韓琦請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悉為輕減蠲除之逐貪吏罷冗役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明道中饑州勸誘納粟復糶之為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　孔道輔既貶鄆州始知為張士遜所賣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閏月己酉以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

是歲直史館蘇紳陳便宜八事曰重爵賞遴選擇明薦舉異章服適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備豫除史館修撰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為入討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　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言元昊侵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舊作唃廝囉今改）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

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自定。或授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窮寇耳。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契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竝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攷異〕李燾曰。本傳云平奏此疏未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由土門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被執。平被執乃明年正月二十二日。則此疏必是年冬末所奏也。　初。夏竦請增置士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爲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所駁而止。

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疑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放兄子也。

康定元年遼重熙九年　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參知政事宋庠以爲不可。遂仍舉宴樂。〔攷異〕長編載富弼之言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案遼史興宗紀云。正月丙辰朔。上進酒于皇太后宮。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思來賀。蓋遼以里差不見日食。故司天不奏。初未嘗罷宴也。長編係傳聞之譌。

壬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

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之懼甚。請濟師。元昊詐遣其衙校賀真來言。願改過歸命。雍遽聞於朝。厚禮真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自土門路入。癸酉。攻金明寨。都監李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爲陳。官軍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莫。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陳後。見軍卻。率麾下軍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驅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柰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遁。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

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陳東偏，賊衝陳分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是夕大雪，賊解去。〔攷異〕劉平石元孫被執，宋史仁宗紀不詳其日。李燾引實錄稱是月十九日，又據司馬光記聞及趙珣聚米圖經，繫於己卯，實二十四日也，今從之。　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　黃德和誣奏劉平石元孫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贇辨其枉，自請將兵擊賊。二月，丁亥，以守贇爲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攷異〕守贇出使，宰輔編年錄作二月丙午，長編及宋史宰輔表皆作二月丁亥，今從之。　參知政事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諫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邪！」　己丑，以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轄。富弼言：「唐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都鈐轄，與監軍何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以鄜延鈐轄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許便宜從事。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賊騎將至，人心惴恐。宗誨乃嚴斥候，力爲守禦計，賊亦引去。宗誨，齊賢子也。〔攷異〕李燾云：德和正月二十五日到鄜州。張宗誨附傳及正傳云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因尹洙所爲宗誨墓誌。案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遁至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誣奏劉平等，又與宗誨同問王信以劉平所在，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誨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人自稱力戰得脫，宗誨何緣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墓誌所云，蓋飾說耳，今削去宗誨拘德和事迹。且德和見劉平等戰稍卻，即先遁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日莫陷，安肯卻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范雍已劾其罪，因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爲宗誨所拘，其理勢亦當然也。　庚寅，詔嘉勒斯賚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爲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匹。嘉勒斯賚雖被詔，卒不能行。　壬辰，命夏守贇兼沿邊招討使。　宰相張士遜等言禁兵戍邊久，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帝特出內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爲陝西安撫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帝謂琦曰：「西戎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以通判鎮戎軍田京僉署陝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贇請也。京，亳州人。　乙未，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敢輒隱者重置之法，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者官給。韓琦言陝西科

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此一路以安衆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竝與宰相參議知諫院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帝取其言而降是詔張士遜章得象等以詔納帝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　時西蕃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嘉勒斯賚界各稱爲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庚子以乞砂山乞竝爲左千牛衞將軍各賜帛茶使還本族捍賊　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懌季與四世孫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屢膺薦辟及召命俱固辭帝嘉其守特賜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田五百畝其後文彥博又言懌高行可厲風俗復賜第一區

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塞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賊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衆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丙午赦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賊所劫掠地蠲其夏稅軍民及內屬蕃部爲賊所害者量賜其家緡錢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帝嘉納焉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悉具數以聞當加優恤將佐懦怯者竝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何得自效詔皆徙邊任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爲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以環慶副部署雄州趙振爲鄜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爲環慶副都部署兼知環州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雍責命衆憂駭訴于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乞且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麤勇俾爲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必當易則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三月乙卯朔贈万俟政子天益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與西賊戰歿也　遼主駐魚兒濼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元昊侵邊不已言者追咎郭勸李渭不當拒絕山遇庚申命再降其官　癸亥詔陝西城池委都轉運使張存與安撫使韓琦相度且治邊要之處餘令以漸興功毋致傷農　詔沿邊各置烽候先是但走人偵報韓琦以爲請乃從之　辛未詔延州錄戰歿軍士子孫　遼以應聖節大赦　壬申以宮苑使高志寧爲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章數十上不報徙知貝州至是思其言

卽召至闕問今宜爲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陳法教之既成帝臨試之復下禁衞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肎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遼通宜爲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　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僉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從涇原路副部署葛懷敏辟也懷敏霸之子〔攷異〕李燾曰洙先從葛懷敏辟但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爲陝西路經略安撫判官實錄於此卽云陝西誤也太子中允阮逸上鍾律制議幷圖三卷詔送祕閣　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陳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羂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遵開封人也　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異氣長數丈見東南　丁丑罷大宴申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下無言者故也　戊寅知樞密院事王鬷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竝罷鬷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元昊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于是三人同日罷　以三司使晏殊知河南府宋綬竝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陳圖授諸將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宅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于是復召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貽永溥之孫也

召知永興軍杜衍權知開封府關中民苦調發衍爲之區處計畫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省幾半及爲開封于民政尤盡力權近莫敢干以事者

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言也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舉部內才任將帥者以名聞從富弼言也

黃德和之誣劉平以降賊也引敗卒之言爲證已而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妄言平與賊約和德和患其異詞潛給以銀釵使亡去而鄜延已使人拘信信求濟于平之子且曰太尉與賊約和今乃云降賊信當以死明之鄜延路走馬承受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盡忠於國而范雍誣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懃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爲我營護之守懃得書又以聞乃命殿中侍御史介休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爲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

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帝命撤圍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攷異〕李燾曰賜平等家錢布乃二月二十二日此時河中獄雖未決德和誣奏亦稍辨矣故朝廷有是賜始朝廷信德和誣奏即發兵圍平等家及有是賜則圍必撤矣不待斬德和後也本傳皆云斬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疏略又云御史案得實狀延州吏民即詣闕訴平等戰沒此又不然方遣使置獄時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爲守懃游說既改除守懃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聞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即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語今守懃恐倉卒之言爲人所發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頃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結附中人熒惑聖聽者望詔彥博鞫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置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亦言盧守懃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子昭序方句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始延州民詣闕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疾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　己卯以直史館吳遵路爲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遵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幷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爲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從晏殊請也　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遂置廳於院南　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宅人也　是月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丙戌省陝西沿邊堡砦　丁亥以太常博士梁適爲右正言諫院供職適初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不可拒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嘗與知院事燕肅同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問適家世擢提點京東刑獄既對謂宰相曰梁適可留俟諫官有闕命之適因進居安謹治箴改開封府推官不半歲卒踐諫職　以知諫院富弼爲鹽鐵判官　命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爲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爲兵故也延年又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盪諸戎去年授嘉勒斯賚節制令助討元昊宜募願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又回鶻在嘉

勒斯賚西亦可兼誘之使掎角與師以分賊勢戊子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嘉勒斯賚者以名聞始用延年議也 庚寅以鹽鐵副使蔣堂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癸巳詔諸戍邊軍月遣內侍存問其家病致醫藥死爲斂葬之

甲午遣使籍陝西彊壯軍 乙未遼太后復遣使來賀乾元節 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十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留中奏可 乙巳錄閤門祗候孟方三子官以方戰歿於延州特卹之 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寵籍言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戰而歿子孫宜賞卹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被執猶詈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卹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德和於河中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坐誣告其主亦杖殺 丁未贈劉平爲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爲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錄其子弟 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孟方鄜延路指使高守忠張達以戰歿竝贈官 出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 辛亥降鄜延鈐轄盧守懃爲湖北都監安撫都監李康伯爲均州都監通判延州計用章除名配雷州然議者以守懃之責猶薄云 發陝西近裏諸州役兵築延州金明栲栳寨始議修復帥臣擁兵不卽進轉運使明鎬止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士一月而城之 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棟戩（舊作董氈今改）爲會州刺史棟戩方九歲其父爲請之隨母喬氏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 壬子揀諸路牢城及彊盜惡賊配軍年未四十壯健者隸禁軍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爲陝西都轉運使以刑部員外郎高若訥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實爲諫官嘗詆仲淹謀事疏闊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臣帝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安得以舊事爲嫌尋留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五月甲寅朔（攷異遼史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蓋遼人置朔與宋異見朔攷）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餘對後殿命太官賜食 乙卯贈金明都監李士彬爲宿州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士紹爲金明城都監又贈其子懷寶爲右千牛衛將軍錄其子懷義懷矩竝爲左侍禁 丁巳復太常博士知楚州孫沔爲監察御史沔坐言事貶黜逾六年復召尋遷右正言 先是詔御輦院揀部下輦官年四十以下爲禁軍輦官千餘人攜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己未御史中丞真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鞫以聞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復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士遜乞免朔望從之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攷異李燾云士遜新傳云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案士遜致仕琦已知制誥矣琦家傳及它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今不取） 以鎮安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李迪爲彰信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守將或爲它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卽使迪代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壬申詔諸路轉運司體量部下諸州軍有年老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具事以聞癸酉詔夏守贇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駐河中踰三月矣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聞邊城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寇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乙亥元昊陷安遠寨戊寅罷陝西都部署夏守贇都鈐轄王守忠並赴闕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附自河中徙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徙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爲龍圖閣直學士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帝以夷簡爲長者既而仲淹入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于夷簡何憾也以知同州龐籍爲陝西都轉運使籍嘗上言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竊謂凡乘輿所用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官藥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專厲戰功寇不足平也以國子監直講林瑀王洙並爲天章閣侍講景祐末災異數起帝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帝喜欲遷其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止賜章服帝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進諂諛之詞緣飾以陰陽帝大好之于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呂夷簡欲探帝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不容並進二人惟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帝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帝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帝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以內降除職請治其罪帝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壬午斬輦官曹榮陳吉于都市從者皆配遠惡州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六月權僉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其一請鬻爵爲士兵葺營及所給物費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言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行之浸久今更爲煩細箕斂民財書揭徼塞使西戎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丁亥以宣徽南院使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贇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乃罷甲午以鄜延副都部署開封任福爲環慶副都部署兼知慶州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

勒兵境上案亭堡謹斥候因經略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善之聽便宜從事 乙未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卽舊基葺齋殿每醮則設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于宮側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爲鄉弓手彊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彊壯自咸平以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于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幷及諸路焉 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爲館閣校勘始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辟修掌書記修以親爲辭且曰今豪傑之士往往已蒙收擇尙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忼慨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假不休務翰林學士丁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休務如故無使外國窺朝廷淺深壬子詔自今遇旬假聽休務如舊帝嘗遣使問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是月遼射柳祈雨 秋七月癸亥鄜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攷異）案宋史張亢傳部署作總管此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當時本稱今從長編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𠡠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爲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爲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青旂後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鎭戎軍最近賊境每探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肎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同修起居注祥符郭稹等使遼告以用兵西邊議者謂元昊潛結遼人恐益爲邊患故特遣稹等諭意遼主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遼主遺以所乘馬及它物甚厚 己巳降鄜延副都部署趙振爲白州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寨遂陷都轉運使龐籍劾奏振畏懦故坐貶（攷異）涑水記聞言振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云可守則守不可守

宜拔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半載振卒不救乃率衆棄城虜據險邀之輿衆俱沒李氏長編頗采之然長編於五月甲子作書元昊陷塞門寨執延德不言棄城宋史趙振傳亦不載移書事記聞之言恐未可信今不取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陳　丁丑遼主如秋山　八月乙酉以太常丞田況爲陝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爲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況從夏竦瑗從范仲淹所辟也　乙未以史館修撰富弼爲遼主正旦使　戊戌罷天下寺觀用金箔飾佛像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嘉勒斯賚出兵助討西賊嘉勒斯賚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也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夏守贇罷爲天平節度使判澶州〔攷異〕東都事略作戊午夏守贇罷非也八月無戊午日守贇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徙知廣州段少連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蜑猺雜四方游手喜乘亂爲寇敚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火不有官乎作樂如故須臾火息民不喪一簪衆服其持重范仲淹經略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未至而少連卒　庚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初存自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卽行既至乃云素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已前弓箭手給地居之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績爲試校書郎績數上疏言事丁度楊偕薦其才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延州都監靈武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數萬薄金明陳于延州城北美領衆三千力戰會莫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其帳二十復故城堡甚衆　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九月戊午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　以知樞密院事宋綬爲兵部尚書起復翰林學士晁宗慤爲右諫議大夫竝參知政事　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鄭戩爲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句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己未以知制誥葉清臣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特用之清臣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廚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　以都官員外郎晉州景泰爲左藏庫使知寧州泰嘗通判慶州言元昊包藏禍心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臣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于是有薦泰知兵者召對

稱旨遂換武秩云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虢州池性朴易剸劇非所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及稽留德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

癸亥知絳州趙振降責潭州安置坐觀望逗撓致陷塞門也

詔自今都部署司及諸路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並須畫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彊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卽遣歸農或遇非時句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以籍上兵部案舉不如法者

丙寅夏人寇三川寨鎭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歿者五千餘人

戊辰以知樞密院事晏殊爲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並爲樞密副使

庚午以僉署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爲內殿承制知青澗城世衡在青澗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閑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羌事來告者卽予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爲用無定河番部鈔邊率屬羌討擊前後斬首數百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夏白豹城克之軍還賊遣百騎襲其後守神林北路都巡檢開封范全設伏崖險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

壬午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李緯等倉卒出戰遂致退衄望特免推鞫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軍血戰身被重創尙求益兵出鬭雖失亡數多望貸其罪從之

冬十月癸未朔遼主駐中會川

以御侍清河郡君張氏爲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擢進士第補石州推官未行卒京師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時八歲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浸長得幸于帝性巧慧能探測人主意帝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

戊子詔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

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勤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言牌下有司製之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晉陵胡宿請修火祀以閼伯配祭大火禮官議因興王之地商邱之

舊作爲壇兆籩豆牲幣，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留司長吏奉祀。詔從之。　十一月，丙辰，以御撰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並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　甲子，女直侵遼邊界，遼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　丙寅，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長沙狄棐知鄭州。有中貴人過河中，言將援棐于上前，棐答以宅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邪？」　丁卯，以鄜延部署司指使狄青爲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爲經略判官，與青談兵，善之，薦于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爲深州防禦使。　丙子，以河東都轉運使楊偕爲樞密直學士、知幷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軍政肅然。　是月，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虐，鄰等積怨忿，遂作亂。〔攷異〕李燾曰：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此據富弼奏議。稽古錄載其事于九月，不知何據，今從弼奏議及司馬光記聞。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至是以兵食不足，始降是詔。　辛卯，遼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　遼詔諸犯法者不得爲官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沈酣廢事，有治民安邊之略者悉具以聞。　甲午，建神御庫于宗正寺西，藏祖宗時神御法物于其中，從直祕閣趙希言、判太常寺宋祁請也。　乙未，徙知隨州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承宗等敗，帝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帝。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于清議。」辭不拜。　癸卯，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卒，帝臨奠，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賊。帝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爲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大臣有欲以沮軍罪衍者，遂求罷，亦不聽。始，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略判官田京曰：「驅不習之師，攖銳鋒，深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有議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　戊申，以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于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

度曰，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閒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乎。（考異）李燾曰：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案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是歲，仍詔商人入芻粟陝西竝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三（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元年（遼重熙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以太子中舍壽光任顓爲三司句當公事。

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今鄜延路城壘兵甲糧草士馬攻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請俟春暖出師。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攜蕃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未行。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閒。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亦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宜先修復城寨。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詔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它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己未。加嘉勒斯賚（舊作唃廝囉今改）河西節度使。

壬申。詔歲以春分祀高禖。遣兩制官攝事。

是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肎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爲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死。令終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君之誓書。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

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大王建議之初必謂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驅馬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邊地頻年于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大王果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舉徒由衆請以此謝罪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之稱于本國語言爲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爵命案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于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時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它日雖請于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王擇焉〔攷異〕李燾曰西夏傳云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于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案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僞也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用攻策由涇原鄜延兩路進討降下出師月日今范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若兩路協力分擘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大挫其鋒若止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卻以牽制爲名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賊遣蕃官骨披等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爲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

甲申遼北樞密院言南北二大王府洎諸部節度侍衛祗候郎君皆出族帳既免與民戍邊其祗候事請亦得以部曲代行遼主從之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謀者言元昊謀寇渭州己丑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略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親至城外重戒之翼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莫

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陳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陳動衆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爲軍斷後是日與觀英會兵于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陳于觀軍西屢出略陳陳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津珪傳皆死之惟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莫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荅英歎曰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琦卽奏之尹洙爲作憫忠辨誣二篇英太原人傳河南人（攷異）任福好水川之敗宋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二月辛卯據尹洙河南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歿凡歷三日也長編引實錄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于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卽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事略作辛卯者誤也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深悼焉丁酉贈任福爲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津武英桑懌等竝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戊戌夏人再寇劉璠堡　己亥皇子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薨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謚悼穆　始朝廷既從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詔京東西等九路增募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軍崇儀使朱觀爲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留任以責後效也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卽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勇于戰鬬賊

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弁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它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閑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耳于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卽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請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于是召對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

是月詔止郡國舉人勿以邊機爲名希求恩澤

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爲右司諫知秦州任福軍敗琦卽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利輕進帝知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權

癸未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舊作兀卒今改）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禀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略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因言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本志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書爲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陳執中爲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以副之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掎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鎭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

乙巳下德音降陝西因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緡錢賑撫邊民被鈔略者親屬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爲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帝召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學易通流衍卦氣法又精明

樂理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邊境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于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陛下無深慮也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西羌之變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它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命爲大理評事以疾辭乃賜處士號　是月遼罷修鴨綠江浮梁及漢兵屯戍之役又以東京留守蕭薩巴（舊作撒八今改）言弛東京擊鞠之禁　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陳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氈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轄戩（舊作瞎氈今改）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綈錦轄戩聽命　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文資並許奏蔭子孫弟姪略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爲萬世法沔累奏皆與大臣牾又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甲子沔罷爲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　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　乙丑追封皇長子爲褒王賜名昉　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副使鄭戩並罷庠守本官知揚州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議范仲淹通書元昊事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遽請斬仲淹已而夷簡以杜衍之言爲是庠遂倉皇失錯論者皆咎庠不知爲夷簡所賣也于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　以翰林學士王舉正參知政事既入謝帝曰卿恬于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並爲樞密副使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

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爲給食。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爲漢用。　僉署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用田況言也。　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幷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覆。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族職名補選。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聶冠卿。知制誥郭稹。看定三館祕閣書籍。　丙午。知幷州楊偕獻龍虎八陳圖及所製軍器。帝閱于崇政殿。降詔奬諭。其後言者以爲器重大。緩急難用云。　秋七月己酉。帝謂輔臣曰。鄜延都鈐轄張亢與本路部署許懷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諭。若故爲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略謂將不知兵。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又賊至一處。諸路援兵各踰十程。千里遠鬭。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不戰而自敝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以臣言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不報。　壬戌。置萬勝軍二十指揮。　遼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論。　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毋得請加上尊號。　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者。多在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給閑田以處之。奏可。亦從田況議也。

是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攷異〕東都事略作八月。宋史作七月。與長編同。今從宋史。　折繼閔敗之。　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　甲申。河北置場括市戰馬。緣邊七州軍免括。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復有貢獻。　罷天下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彌封謄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爲可罷。詔從之。　戊子。命集賢校理曾公亮直史館梁適考試鎖廳舉人。舉人有試官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鎖廳舉人自此始。　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砦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

爲城最爲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案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汚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汚堞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乏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團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陲用兵將士上功于朝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近戚坐受恩寵方技雜類恩澤過當宜爲條約禁止詔竝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乙未元昊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始王沿在幷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歲州果陷（攷異）豐州之陷宋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戊子今從長編作乙未　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坐翫寇敵蹙國損威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　九月戊申詔鎖廳舉人自今文臣許應三舉武臣兩舉　庚戌以鄜延都鈐轄張亢爲幷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啓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

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衞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鬭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郄閒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於步駝溝捍寇路　以鄜延都監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案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　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於都市坐於內降度僧敕內僞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止案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付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弼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從德之妻遂國夫人者嘗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帝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庚申遼太后射獲熊遼主進酒爲壽未幾遼主獵於馬孟山以草木蒙密恐獵者誤射傷人命耶律迪古各書姓名於矢以志之復以石硬

寨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其官。辛酉，知秦州韓琦復爲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爲戶部郎中。仲淹上疏曰：國家長久之策，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陳，并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彊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義，漸可驅使。既不能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閒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二三年閒，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彊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全斌曾孫也，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鬬，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岊護糧道於青眉浪，賊大至，與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鬬不解，至萛，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癸酉，降并代副部署王元、鈐轄康德輿、楊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宅則朝廷不悉聞也。冬十月戊寅，修河北諸州城，凡二十二州，以備遼也。〔攷異〕宋史載河北修城之事，書月不書日，今從長編作戊寅。長編又云時聞遼人將南下也。案是時遼人未嘗議出兵，宋人無戎而城，示人以弱，故啓遼人取十縣之謀，今刪正。知并州楊偕言：豐州、寧遠寨已爲賊所破，惟麟州孤壘，距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寧遠界二州之閒，可以爲策應兵馬宿屯之地，然其中無水泉可守，若議修復，徒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河津黃河東岸裴家山，其地四面絕險，有水泉。且曰：靈、夏二州皆漢古郡，一旦棄之，麟州復何足惜！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爲界也。其諭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援麟州。

丙戌，遼命東京留守蕭孝忠察官吏有廉幹清彊者，具以名聞。庚寅，遼以女直太師達雅爾（舊作臺押，今改）爲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都大王。辛卯，遼皇子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生，遼主第二子也。北府宰相駙馬蕭薩巴迎遼主幸其第飲宴，遼主命衛士與漢人角觝爲樂。壬辰，復飲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是夕，復引公主駙馬及內族大臣入寢殿劇飲。遼主好微行，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等皆因遇于微行，後至顯官。樞密使馬保忠嘗言：臣下無勳勞，宜以序進，

遼主咈然曰君不得專邪　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
知永興軍陳執中知陝州竦任西事依違顧避久之
無功又與執中論議多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諫
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執中又言兵尙神密千里
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與方平議論
略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爲四路以
管句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句涇原路
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兼
知慶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
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遼主如中京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遭喪者並
如兩制例起復時鹽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
姚仲孫請特起復之遂爲故事　己亥罷諸路銅符
木契　辛丑詔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
費　壬寅知諫院張方平疏言臣嘗就西邊來者詢
賊中事多云元昊爲寇三年雖連陷城寨未能有我
尺寸之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
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然業與大國爲仇儻
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無
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大禮宜推曠恩以示綏懷之
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或擇邊臣有名望者單
使以諭上旨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
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大久矣向者求請但欲自稱烏
珠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吝此虛名遂成實禍陛下
若徇其前請加以歲賜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
生靈計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　十

一月丁未朔以四方館使高繼宣知幷州兼河東路
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嘗列六事於朝
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宂
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
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　詔江饒
池三州鑄錢兼鑄小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務
〔攷異〕文獻通攷作江池饒儀虢州鑄小鐵錢宋史載此事不書日今從長編　壬子置涇原路彊
壯弓箭手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
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
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僞官持私書知
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回
鶻遣使貢於遼　甲子朝饗景靈宮乙丑饗太廟奉
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蠲陝西來年夏
租十之二麟府今年夏秋租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
年秋租盡蠲之詔元昊背惠以來屢求歸附然其欲
緩我師專爲譎詐是以拒而弗受況河西士民素被
王化朕爲之父母豈不閔傷自今仰邊臣但謹守封
疆精練軍伍非因戰鬭毋得枉殺老幼及爇燒族帳
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扞邊勳名者委中書門下求訪
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
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令
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是月梁適使陝西還知慶州
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其議攻曰臣竊見延安之西
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
後橋三寨爲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
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

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先布信令，大爲城寨以據其地。城寨堅完，當留土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巡檢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嚴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阨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又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卻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莫還，此稍爲便穩。其守議曰：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守愈久而備愈充，雖賊時爲患，不能困我，此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崇天萬年歷。

戊寅，詔陝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兼營田。

癸未，鑄慶歷元寶錢。

甲申，命丁度、梁適同三司放天下欠負。

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閒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甲午，韓琦言：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概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亡歿主將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許親隨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竝斬。從之。

丙申，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實爲右羽林衛大將軍。以才人張氏爲修媛。

遼主聞宋討元昊屢敗，欲與師南伐，復取關南十縣，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齊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楚王蕭孝穆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彊，然勳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無故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遼主不聽。丁酉，以伐宋詔諭諸道，會師於南京，以惠與太弟重元將之。孝穆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攷異〕遼史興宗紀云：上聞宋設關河，治壕塹，恐爲邊患，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據蕭孝穆傳及蕭惠傳，則孝穆力諫南伐，未嘗與謀，本紀誤也。孝穆以六年封吳國王，九年已徙王楚，而紀仍書吳國王。又遼主所與謀伐宋者，蕭惠耳，紀作蕭貫寧，疑惠一名貫寧也。惠於六年封趙王，至是已徙封齊，紀仍作趙王。又遼以宋人設關河治壕塹爲舉兵之詞，非實畏宋人先舉也，今不取。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四（起元黓敦牂正月盡九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二年（遼重熙十一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及宣徽院宣頭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淑奏請先策次論次賦次貼經墨義而敕有司幷試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姦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爲姦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閒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宗傑雍子也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副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帝悅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請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有鄰孫也 壬戌詔以京西閑田處內附蕃族無親屬者 遣使河北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癸亥詔磨勘院考提點刑獄功罪爲三等以待黜陟 辛未秦州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言州東西居民及軍營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禦請築外城凡十里至是成之 遼主謀親帥師南伐意未決乃幸舊相張儉第使尚食先往具饌儉卻之進葵羹乾飯遼主食之而甘徐問以南伐之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遼主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是月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舊作特末今改〔攷異〕宋史富弼傳及涑水記聞皆作蕭英蓋一人而兩名也）翰林學士劉六符來使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攷異〕劉六符使宋遼史旣書於重熙十年十一月復書於十一年正月蓋先有此議至正月始遣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皆中朝人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增歲幣案遼主挪南伐之謀自因宋人畏師於夏乘釁而動耳其時蕭惠承順上旨雖以蕭孝穆之力諫而不見聽旣而因張儉之言始不親率師南伐而命六符使宋索地非六符首建此策而自請出使也老學菴筆記恐屬傳聞之誤） 二月丁丑詔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

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知保州王果先購得遼
人南伐諭稾以聞且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將必渝
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出入之路預爲控守詔
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果饒陽人也　舊制諸
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廊知制誥富弼
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上端
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
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
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
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
皆以爲祖宗故事不可遽廢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丙戌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
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
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御
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及是瑀又言帝
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願陛下頻
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帝駭其言昌朝即劾奏瑀
邪說罔上不宜在經筵乃黜瑀而命崇文院檢討臨
淄趙師民爲崇政殿說書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
雄軍澶州各備兵馬芻糧及器甲又詔河北路州軍
城隍應修者悉修之又詔河北諸州彊壯自二月後
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彊勁者刺手背爲義勇軍
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於是彊壯寢
廢詔始下人情訩訩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
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昭述宗諤子也　辛丑保
靜軍節度使新知澶州王德用入見流涕言臣前被

大罪陛下幸赦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
警藉卿威名鎮撫耳賜手詔遣之　壬寅遼主如鴛
鴦濼　三月甲辰朔詔殿前指揮使兩省都知舉將
才　丁巳命杜衍宣撫河東　辛酉參知政事晁宗
慤以疾罷　賜禮部奏名進士合肥楊置等及諸科
及第出身同出身八百三十九人置察弟也　己巳
遼使蕭特默劉六符至京師致遼主書略曰粵自世
修歡契時遣使軺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
柴氏與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
不延至於貴國肇邠基業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
宗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
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
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
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
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
略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
嫌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
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
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
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
達悃悰先是邊吏言遼使且至帝爲之旰食歷選可
使遼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富弼入
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爲動色壬
申命弼爲接伴使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
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特默稱足疾不拜弼
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

不起此何禮也特默矍然起遂使人披而拜及特默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廷議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初遼太弟重元者挾太后勢嘗自通書幣帝欲因今使荅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卽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臣職也柰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賊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鎭撫之有牛客族努額（舊作奴訛今改）者崛彊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至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額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努額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精於射賊不敢復近環州

夏四月甲戌朔遼主頒南征賞罰之令欲使宋邊臣告急於朝也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議裁減浮費

庚辰詔以右正言富弼爲回謝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彌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烽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急謀狂僭俶擾邊陲鄉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憫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諒惟聰達應切感思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遼人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一時莫知所荅拱辰獨請閒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遼人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荅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爲者哉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戎騎也帝深然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於遼館伴杜防彊沆以酒沆

霑醉拂袖起因罵之曰我不能飲何彊我至是遼使來以爲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使遼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語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與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幾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爲敵出入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卻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賊所據故地築清水等十一堡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爲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將以備北邊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物情未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助之知諫院張方平亦言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奐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莫若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遼兵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己亥以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爲涇州觀察使知延州龐籍爲鄜州觀察使知慶州范仲淹爲邠州觀察使　五月癸卯朔徙幷代鈐轄張亢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敕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兎毛川亢自以大陳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彊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耎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耳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彊議未下而朝廷慮遼將渝盟乃徙亢高陽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爲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　壬子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開封張茂實爲回謝國信副使以符惟忠道病卒從富弼請也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攷異〕李燾云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爲五月七日敕案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釋河北諸州軍繫囚嚴飭行宮增制倉廒營舍並給賞錢毋得科率初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遼人將渝盟言事者請從

仲淹之請呂夷簡謂遼人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反長彼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遼人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

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慶州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鄜州觀察使龐籍並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考異〕長編載知諫院張方平言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就或遷拜乃懷大慊朝廷一切含容若命益成輕削蓋爲仲淹籍而發李仁甫謂方平實夷簡黨人私作好惡幾壞國事其言甚當今不取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掎拾羨餘則俗吏能之矣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帝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遼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枹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其國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閒無一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

以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

丁卯徙知成德軍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遼與元昊爲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等爲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置法

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匹給邊費

壬午遼主御含涼殿放進士王寔等六十四人

遼禁鬻氈銀於宋

癸未徙知杭州鄭戩知幷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杭州有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滯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丙戌建定州北平寨爲北平軍

戊子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以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佐之

乙未以天章閣待制明鎬知幷州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

憂其誤軍事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
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會有忿
爭殺倡婦者鎬不問倡婦聞之皆散去　是月侍御
史雍邱魚周詢劾判河陽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
邸養病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　秋七月壬寅朔
知諫院張方平疏請廢樞密院并其職事於中書不
報　丙午樞密副使任布罷知河陽布任樞密數與
宰相呂夷簡忤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
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且斥布不才布
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
帝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
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布布遂
罷去遜尚留京師望除諫官夷簡尋以宅事黜之
戊午以右僕射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戶部侍
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樞密使晏殊同平章
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
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
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
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使如故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遼人
惟所擇弼等至遼特默已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劉
六符爲行宮副部署遼主命六符爲館伴六符言北
朝皇帝堅欲割地弼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
朝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堅執事安得濟弼曰
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
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遼主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

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朕以
爲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弼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
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
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
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
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
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
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
主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攷異〕東坡集載富弼神道碑載弼對遼主之言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云云東都事略及宋史大率據神道碑然澶淵之役宋人以歲幣請和今乃云縱其歸以爲德恐不足以服遼人長編引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錄亦無此語也然遼史不載弼應對之詞猶云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交兵則利在臣下上感其言和好始定是遼人實屈於弼之正論今合兩史書之弼又
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遼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
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
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
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遼主無言徐
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
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
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
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

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遼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邪？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翼日，遼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遼主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既退，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弼曰：「結昏易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遼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遼人結昏之意緩，且諭弼還。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遼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

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荅遼人書幷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遼人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幷副追及弼於武彊，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遼人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疏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翼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爲此，直恐誤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八月，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修之。帝令刱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廨舍，亦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以太常博士陽翟孫甫爲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初，衍守京兆，辟甫知府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

曰吾辟屬乃得益友初命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右正言田況復以爲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改兼樞密使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畫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請選擇近臣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即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費芻茭今方北備契丹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遼翼日引弼等見遼主遼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暌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固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邪遼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靈故致幣帛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遼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遼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遼主曰納字自古有之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更有此禮遼主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議之於是遼主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壬寅遣耶律仁先劉六符來議獻納字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復許乙丑遼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考異〕宋史仁宗紀作乙丑遼遣耶律仁起疑傳寫之譌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作仁先與遼史同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入見以誓書來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案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隄堰水口逐時決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務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仍議文書稱貢論者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議論相持不決朝廷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考異〕遼史興宗紀及耶律仁先劉六符傳俱云宋歲增銀幣十萬兩匹而宋史富弼傳弼爭貢字甚力朝廷卒以納字與之日知錄已疑二史抵牾嚴道甫力主遼史謂宋人畏遼外爲大言以自飾耳余案遼史敘宋事亦多夸張本國之詞其時宋尚能立國且富弼詞直未必遽稱貢也今參二史互用之閏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弼數論事忤呂夷簡因薦弼使遼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

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壬午以太子中允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詞甚切直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歿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卽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竢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須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毁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帥蕃兵鬭於河西不勝衆潰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陳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陳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大圍城四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陳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陳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旦懷敏東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考異〕宋史云諸將死者十四人今從長編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于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沿邊安撫司今遼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五（起元默敦牂十月，盡昭陽協洽八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二年（遼重熙十一年。）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帝曰：增金幣與遼和，非臣本志，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　遼使之還也，遼主命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劉六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歲幣至，命六符為三司使以受之。　己酉，以鄜延鈐轄王信為本路部署，鄜延都監狄青為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攷異：宋史十一月辛巳，復都部署兼招討等使，而長編引實錄云辛亥，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百官表又在壬子，前後互異，今從長編。）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詔琦詳度以聞。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雇人應名，更相為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士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等皆遷官。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並贈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剛愎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帝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彥博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於遼。　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　庚申，詔卹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丙寅，遼遣林牙蕭偕來報撤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原州屬羌敏珠爾（舊作明珠，今改。）密藏（舊作滅藏，今改。）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鄰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卽并兵北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

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辛巳徙知渭州文彥博爲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涇州滕宗諒爲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瀛州張亢爲涇原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懷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歿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丁亥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智仁孝皇帝冊皇后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大赦梁王洪基進封燕國王又進封齊王蕭惠爲韓王以首議南伐得增歲幣也。己丑降向進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郝從政趙瑜等官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句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切者悉宜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戩治之頗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十二月壬寅置武學教授。甲辰遼封皇太弟重元子呢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爲安定郡王呢嚕古性陰很遼主嘗曰此子目有反相然恩禮如初己酉遼主以宣獻皇后忌日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閔忠三學三寺。辛亥遼命獨預備伐宋諸部租稅一年。壬子遼以吐渾党項多鬻馬於夏國命謹邊防己未遼主以宋賀使在邸微服往觀之。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先是知慶州滕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故有是詔。丁卯遼禁喪葬殺牛馬及藏珍寶。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帝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侯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朝見誤忘一拜外閒讙言呂相失儀漢州張紘曰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歲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時元昊使李文貴在青澗城籍乃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

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贐遣之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言大喜使文貴復持旺榮等書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爲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彼之官名稱之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絕其請

三年（遼重熙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遼遣使諭夏國與宋和　壬申遼以北面林牙蕭革爲北院樞密副使革善諛悅與近習相比昵由是名達於上嘗侍宴遼主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惟竭愚衷安敢怠　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爲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攔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營築爲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候鎮戎遂爲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緐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戊子詔錄將校死王事而無子孫者親屬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又建渭州籠竿城（攷異）宋史地理志作隴干城九域志作隴竿城爲德順軍皆用王堯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壬辰錄唐狄仁傑後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勖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荅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勖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尼鼎定國烏珠（舊作兀卒今改）郎霄（攷異）宋史作曩霄今從長編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勖又致遼使人諭令

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烏珠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從勗因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至京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辭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匃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臆度訖不得其要領　丙申王堯臣又言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諸路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沿邊安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數求罷帝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言祖宗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而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己〔考異〕堯佐宋史孫沔傳薛應旂宋元通鑑俱作堯叟案堯叟卒於真宗朝代夷簡爲相者堯佐非堯叟也今改正蓋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累以敗聞契丹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疾于朕躬四方傳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契丹復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士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使之在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聞此恨遲十年人亦服其量云

二月壬寅遼禁關南漢民弓矢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　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勗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如不改僭號則不可許如卑詞厚禮從烏珠之稱亦宜防其後患集賢校理余靖亦言必不可許

辛酉國子監請立四門學以士庶人子弟爲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壬申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杌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戊子罷相守司徒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考異〕長編引附傳云夷簡再辭位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宋史不載今從史傳　以晏殊爲平章事兼樞密使判蔡州夏竦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爲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使勞故俱擢用弼辭不拜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弋陽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

今邊圉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 辛卯，遼主如南京。 癸巳，以侍御史魚周詢爲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爲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歐陽修爲太常丞，並知諫院。周詢固辭，又以集賢校理余靖爲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帝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置諫官，首命素等爲之。（考異）宋史歐陽修傳云：呂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而修首在選中。案修除諫官，韓、范、富俱未入也。據晏殊傳，修乃殊所薦，宋史誤矣。 甲午，改樞密副使富弼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若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帝察其意堅，特改命焉。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 癸卯，以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爲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並授樞密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 乙巳，以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肎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常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肎引爲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引帝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 己酉，以館閣校勘蔡襄爲祕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帝，尋有是命。 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禱嶽瀆。 己未，以翰

林學士王堯臣爲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帝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帝納其言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庚申以鹽鐵判官呂紹寧爲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劾所上錢弃治紹寧欺罔之罪以戒姦吏刻剝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受事於夷簡之門夷簡爲相首尾二十餘年功業無聞今以病歸尙貪權勢不能力辭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是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介篤學尙志樂善疾惡喜聲名會呂夷簡罷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竝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庚午錄繫囚 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爲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宣城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癸酉命王拱辰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地大震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姓毋弛邊備 鹽鐵副使林濰出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帝言因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濰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濰以河北轉運使張昷之爲鹽鐵副使議乃定 戊寅以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鎬之子度肅之子也 庚辰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癸未置御史官六員罷推直官從御史臺請也 乙酉以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攷異〕李燾云慶歷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爲侍御史本傳稱平對奏鄙俚又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張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攷異〕張唐英政要以爲議出吳育且云育爲參知政事李燾云此時育但爲翰林學士唐英誤也育傳亦不見武學議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溼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尙冀稾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帝曰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乙未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淹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乞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盡陳西邊事

宜合如何處置。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自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竝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遼詔復定禮制。遼主如山西。是月，忻州地震，虎翼卒王倫叛于沂州。（攷異）王倫本沂州軍卒，沂州屬京東路，故亦有京東軍賊之稱。宋史作忻州，恐是傳寫之譌。蓋因上文有忻州地震事而誤，不知地震與王倫叛本是兩事，一爲河東之忻州，一爲京東之沂州，初不相涉也。六月丙午，遼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爲節度使之家許葬用銀器，仍禁殺牲以祭。庚戌，遼詔漢人宮分戶絕，恆產以親族繼之。辛亥，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遣其弟朝於遼。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謂心腹之大憂。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竝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日則許敘之。甲子，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爲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乞朝廷嚴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竝從之。初，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以諫南伐言不用，徙南院，以其弟孝忠爲北院樞密使。未幾，孝忠疾，仍以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徙封齊國王。秋七月丙寅朔，孝忠卒。遼主特釋繫囚。遼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再爲北院大王，入朝，遼主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賑貧乏，以報朕。罕班既受命，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爲多。戊辰，以翰林學士蘇紳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等爲諫官，數言事，紳惡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紳意蓋指諫官也。時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即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蘇紳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紳由是黜，端尋亦出外。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至亳州，上書自辨，凡萬餘言。詔付學士批答。孫抃爲之辭略曰：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實行。竦得之恨甚。御史中丞王拱辰請用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講時政得失。帝曰：執政之臣，朕早莫所與圖事者，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別有所陳，或朕非時留對者，不限時刻。丙子，參知政事王舉正罷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請以范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丁丑，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爲樞密副使。（攷異）仲淹、弼除拜，宋史宰相表及宰輔編年錄皆在八月丁丑，今從長編。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誥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帝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壬午，罷陝西管內營田。甲申，以

樞密副使任中師爲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爲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帝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中師嘗守并州帝卽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先是歐陽修言賊使此來意極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今若便於禮數之閒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閒何由屈折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至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待元昊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閒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彊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先爲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鎭重爲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彊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然不能從　以著作佐郎邵良佐爲著作郎仍賜五品服賞使夏州之勞也　先是元昊書至旣未肯稱臣及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猒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爲不可屢請對於帝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獨異帝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帝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退復上章言屈意與和恐有後患望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

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爲請及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考異〕案兀卒當作烏珠前已改正宋人不明譯音故疑爲吾祖此條不改以存其舊不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時歐陽修余靖亦以爲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多不忠無識之人而陝西之民亦欲急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小人之論望絕而不聽

庚寅元昊遣使上表於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時國富刑措而賈誼上書以爲可痛哭太息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邊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邀獻納之名其輕視中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甚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旣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晝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淸政本宜詔

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纔午即出，怱遽僉署，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倣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戸，殆盡麟府形勢孤絶，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遽議興築，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庚帝嘉納之。是月，獲王倫。八月，丙申，遼主謁慶陵。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己亥，出內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辛丑，遼燕國王洪基加尚書令，知北南院樞密使事，進封燕趙國王。丁未，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入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又使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壻，引嫌求罷相，又求解樞密，俱不許。修媛張氏寵冠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資薄寵厚，所以召災，願貶秩爲美人。帝許之。戊申，以修媛張氏爲美人。癸丑，以樞密副使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于帝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爲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奭，齊賢孫也。戊午，罷武學。庚申，遼裕悅耶律洪古卒，遼主聞之曰：惜哉善人，親臨奠焉。【考異】遼史耶律洪古傳卒於重熙十三年，今從本紀。甲子，準布貢於遼。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六（起昭陽協洽九月，盡閼逢涒灘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三年（遼重熙十二年）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禦邊大略，久之乃罷。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獨請設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 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夷簡爲宰相，紀綱大壞，今筋力已衰，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乞賜止絕。於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夷簡罷相爲司徒，猶帶監修，及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乙亥，樞密副使任中師罷。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李淑爲翰林學士。諫官歐陽修奏事延和殿，面論淑姦邪，退又上言：淑朋附呂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望早與一外任差遣。尋令淑知壽州，既仍不行。修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冒爲陛下除去，望特出聖旨處分，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言也。議者以爲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謀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諫官所宜言也。 是日，羣盜長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知州王茂先將直兵二十四人禦之，不敵，遂走。羣盜恣行掠奪，日莫乃出城去。茂先具以聞。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物力窮困，朝廷不能存撫，遂使爲盜。今張海郭邈山等驚擾州縣，殺傷吏民，巡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倔彊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府庫，劫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千餘里，所在瘡痍，諸郡無兵，各不自保。臣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人塡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勃海盜起，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朝歌盜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自破滅之驗也。 壬午，遼主謁懷陵。 丙戌，

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編修祖宗故實先是富弼請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文字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帝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弼總領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種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諒坐是徙范仲淹言梁堅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宗諒起遣人戶彊壯數千人入城防守時直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酒食薪柴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句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壬辰翰林學士李淑罷知鄭州以權知開封府吳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　是月桂陽洞蠻寇邊湖南提刑募兵討平之　冬十月乙未朔徙知江寧府劉沆知潭州經制蠻事　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皆怨憤員僚邵興率衆盜庫兵欲殺綱戊戌綱踰城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趨蜀道美自縊死綱億長子也　己亥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廉謹有禮法爲政寬簡時稱爲國寶臣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謚曰貞其弟西北路招討使孝友以葬兄還京師拜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　壬寅以玉清昭應宮田二十二頃賜國子監　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閒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無所告訴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轉運既得人卽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卽委逐州自擇知縣其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帝納其言於是昷之等首被兹選素入辭帝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丁未以右正言余靖爲遼太后正旦使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卽以諮攝令并遣祕書丞孫琳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萬流民乃復而王素爲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卽言諮與琳方田法簡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

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
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諮趙州人也〔考異〕涑水記聞以爲執政不然其議沮罷之諮宋史本傳以爲遭母喪去今從食貨志 戊申詔二府同選
諸路提刑 遼參知政事韓紹芳三司使劉六符與
參知政事杜防不協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辛
亥紹芳出爲廣德軍節度使六符爲長寧軍節度使
防愈見親任 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
高嘉努舊作高家奴今改讓之 甲寅復置諸路轉運判官仍
詔中書樞密院同選用〔考異〕李燾云天聖七年初置益廣東西運判其後闕不除故此云復置
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提舉集賢校
理曾公亮等爲檢閱官 己未范仲淹言臣竊見京
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過犯或
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
揮內有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
院流內銓別有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
爲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爲送殺以此
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乞特降
聖旨今後凡進狀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
合施行者卽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
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
告諭本人始委庶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
煩聖聽從之 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
于舊 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
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考異〕慶曆所築之水洛城今在甘肅靜寧州西南宋時屬秦鳳路元豐所築之永樂城今在陝西米脂縣南宋屬鄜延路兩城相距甚遙地名亦異涑水記聞幷爲一地皆作永洛誤甚蓋校書者不諳地理妄有改易溫公不當有此失也王介甫撰孫抗墓碑亦誤以水洛作永洛其地

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
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尋
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
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
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 諫官歐陽修言近
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句追囚繫滿獄人
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竝皆解體乞告諭邊臣以
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
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修又言臣風聞
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干
連甚衆亦聞狄青曾隨亢入界見已句追照對臣伏
見兵興以來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
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
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意偷謾不過失於
點檢乞特與免勘知渭州尹洙亦言青於公用錢物
無豪分私用不可以細微詿誤令其畏懼望特旨諭
青庶安心專慮邊事 遼以北府宰相蕭惠爲北院
樞密使 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宮地爲
禁軍營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
行凡四人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癸酉
以太常博士趙人李京殿中丞合肥包拯竝爲監察
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嘗知魏縣奉法嚴
正吏不便之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
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矣京賴以免
拯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
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服。(考異)案宋史穆衍傳云：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具服。與包拯事正同，蓋一事而傳聞異詞耳，今從拯傳。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考異)拯傳不載知端州年月，錢竹汀游肇慶七星巖得拯題名，乃慶曆二年二月所刻，其時拯方知端州，蓋自端州召還，遂有御史之命也，其知天長縣又在慶曆之前，茲因拯除官而并敘之。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趨蜀道，遇提舉捉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校趙明以衆降，乃自州北循山而東。捉賊使臣陳曙等領兵追擊興於堉水，及其黨皆就禽。壬午，詔並凌遲處死。曙，若拙子也。(考異)李燾曰：韓琦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

諫官歐陽修言：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己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國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正己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此由權要之臣多方營救，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厲羣下。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

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釋然從之。(考異)龍川別志載晁仲約事，以爲盜張海，考慶曆閒盜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海嘗過淮南，今闕其名，以示存疑之意。長編載仲淹告弼云：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閒同心者有幾，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攷宋史仲淹弼傳皆不載此語，蓋出小說家傳會，今不取。

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類。

丁亥，詔更蔭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稍殺矣。

遼以上京歲儉，復其民租稅。

庚寅，詔陝西安撫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諫官歐陽修言議和未決，乞仍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和議之決。

辛卯，同修起居注歐陽修請自今後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錄聖語。從之。

壬辰，詔限職田。

詔詳定國朝勳臣名次，本家見無人食祿者，錄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十二月乙巳，桂陽監猺賊復寇邊。

戊申，以祕書丞張子奭爲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正倫爲左侍禁閤門祗候，並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遼改政事省爲中書省。

己酉，詔轉運

使郭輔之等攻討蠻猺弃就便招撫之 戊午以南京府學爲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修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方今元昊叛逆契丹驕傲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無一處無事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以臣視之實未見太平之象臣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勿示臣僚仍速詔天下凡有奇獸異禽草木之類竝不得進獻從之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請省後宮浮費以消災譴帝嘉納之 韓琦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等爲之渠率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司榜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相繼殲衄禽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宅州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

四年（遼重熙十三年）春正月戊辰遼主如混同江 辛未降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知虢州職如故弃代副部署張亢爲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邠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諒所用錢數分明竝無侵欺入己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𨚫公用銀𨚫留錢物準還皆無欺隱之情宗諒及亢由是得免重劾 壬申西蕃摩氈（舊作磨氈角今改）入貢 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性謹約寡欲喜儒學好文詞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及病帝親至臥內手調藥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 丙戌詔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薦恩澤及所授命爲親屬乞賜科名及轉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親屬嘗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澤牽復若因累而爲別更名奏蔭者重坐之 辛卯太常禮院上新修太常新禮慶歷祀儀賜提舉編修官器幣有差 二月丙申遣內侍齎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 壬寅知光化軍韓綱除名英州編管兵馬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坐棄城也 廣西宜州蠻區希範作亂希範思恩人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其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謀爲亂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正辭爲奉天開運建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前月丙子率衆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成軍癸卯事聞詔轉運

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乙巳，以上清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戊申，遣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人，入洞捕擊蠻賊。徙知號州滕宗諒知岳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庚戌，遼主如魚兒濼。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議也。〔攷異〕都部署，宋史作都總管，蓋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本稱也。自後諸路安撫使帶本路兵馬都部署，故有帥臣之稱。以鄭戩爲永興軍都部署，兼知永興軍。初命戩知永興軍，仍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足敗事。且大事戩既不專，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戩，戩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欲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攷異〕李燾云：鄭戩罷四路部署，實錄、正史皆云韓琦所議，據歐陽修諫疏，則初移戩知永興，尚兼四路，後乃改命，必緣修此疏，但實錄、正史都不詳耳。丙辰，遼以參知政事杜防爲南府宰相。防生子，遼主幸其第，賜其子名旺滿努。舊作王門奴，今改。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絲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丁卯，以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並賜三品服。帝以二人久侍經筵，行義淳質，因褒擢之。己巳，以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于楊尚，不可不監。」帝曰：「朕豈以女謁進人，亦因臣僚論薦而後用。」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以一郡。帝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甲戌，命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戩罷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攷異〕士廉，涑水記聞作士漣，今從長編。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還遷，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止滬、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它變，日增版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收積聚，殺吏民爲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劉滬、董士廉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二人擅興，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累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與將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理。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等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

邠州拘管聽候朝旨　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八人合奏曰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攷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選于吏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於家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俛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申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於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觀宜許倣唐體使馳騁於其閒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爲通五通爲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優者爲上等

庚辰錄唐郭子儀後　壬午以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時韓琦乞召試介詔特除之　甲申免衡道州桂陽監民經猺賊劫掠者賦役一年　丙戌丁度等上荅邇英聖問一卷帝指其中事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　丁亥遼以宣政殿學士楊佶參知政事　高麗貢於遼　詔權停貢舉　先是遼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太弟重元請五京各置警巡使從之　夏四月乙未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丹築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沿邊生戸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絶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爲賊聲援其畜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修河北沿邊故滿城陰城再盟之後尋卽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丙申詔湖南民誤爲征猺軍所殺者賜帛存撫其家　丁酉以宜州蠻區希範叛命京西轉運案察使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案察使兼安撫使　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爲善于國家何害也

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

天下治矣。于是爲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人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帝不信。 己亥。帝以上封者言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于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歲課益虧。弃下修計度之。 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絢爲京西轉運案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竝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絢。邛州人。 己酉。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今國子監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葺講殿。備臨幸。以潞王宮爲錫慶院。從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劉滬築水洛城。滬尤爲艱勤。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爲朝廷作事。且滬若不在水洛。恐它人不能綏撫。苟別致生事。則蕃部更難招緝。望聖意斷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指揮。諭魚周詢。如所築新城實利。卽應留滬等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誡敕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 命集賢校理歷城張掞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 是月。遼南院大王果實(舊作高十。今改。)奏党項等部叛降夏國。未幾。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努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吉里(舊作屈烈。今改。)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田天德軍。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竝對于崇政殿。陳攻守之策。數刻乃罷。 遼都監羅漢努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元昊遣兵助叛黨。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祥袞(舊作詳穩。今改。)張佛努(舊作佛奴。今改。)歿於陳。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西邊。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詳。遂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魚周詢鄭戩等。而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惟女牆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戊辰。遼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 己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議也。 庚午。錄繫囚。 壬申。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廟。又幸玉津園觀種稻。宴從臣。尋召復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 癸酉。撫州上金谿縣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帝令藏于龍圖閣瑞物庫。(攷異。宋史獻金山在乙亥日。今從長編。) 乙亥。衛尉寺丞邱濬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濬坐作詩訕謗執政。欲重

誅之帝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模哭市其斯
人之徒歟乃薄其罪 丁丑歐陽修言臣親至河外
相度移廢麟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
險移廢二說未見其可乞減寨卒以紓民力委土豪
以資捍禦 戊寅詔募人納粟振淮南饑 丙戌元
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竝
爲鎮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鄜
延經略司言西賊冦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
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 六月辛卯朔
輔臣列奏荅手詔所問五條韓琦范仲淹又奏陝西
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仲淹又
奏西賊議和變詐難信願早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
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
署職任 元昊遣使乞援於準布準布執其使以聞
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將
伐元昊來告 丙申遼命翰林都林牙蕭罕嘉努耶
律庶成編集上世以來事迹 癸卯改知渭州孫沔
復知慶州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
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
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
邊臣制禦不任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
於人假如賊人圖守鎮戎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
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
拒卻從閑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以臣觀
之渭州必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句當方免朝廷

深憂又言青武人麤暴不可兼知渭州章三上詔徙
青權幷代部署 丙午高麗貢於遼 丁未遼錄囚
開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塔爲天火所燒五行
之占本是災變乞更不營造時盛暑面奏靖素不修
飾帝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其優
容諫臣如此 庚戌以天章閣待制王素知渭州
壬子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始
仲淹放逐數年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
護邊及召還執政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感激眷
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
規模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
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
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
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
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
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
案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
西河東 樞密副使富弼言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
昊討岱爾（舊作呆兒今改）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詐宅時
雖欲背盟自逞必冦河北第以河東爲掎角之地而
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且相度河東未宜調發時
仲淹疑遼敗盟欲大發兵爲備杜衍謂遼必不來兵
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
行事衍衍初不爲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
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

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且言臣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以至稽求載籍質證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　秋七月戊寅封宗室德文東平郡王允讓汝南郡王允弼北海郡王允良華原郡王從藹潁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祁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宗望清源郡公〔攷異〕宋史仁宗紀但云封宗室十人爲郡王國公未列其名文獻通攷引會要脱去允弼一人又建安恩平清源皆郡公而誤作郡王今從長編及玉海訂正帝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事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竝列本班之上少前　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清井監官兵擊走之　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并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七（起閼逢涒灘八月，盡旃蒙作噩九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四年（遼重熙十三年。）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剏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竝從輔臣予奪；其事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

甲午，以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帝曰：契丹主受禮雲州，將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河北平坦，河東險阻，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契丹必不捨河北而襲河東。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乞守要郡，自行其事，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恥，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欲出避讒謗也。

保州巡檢司雲翼卒擁都監韋貴據城叛，知州劉繼宗渡城濠溺水死，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之。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兵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戊戌，以右正言余靖為回謝使，使於遼。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

以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帝諭修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帝曰：事苟宣聞，不可以中外為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修，不許。以余靖知制誥，仍知諫院，以知諫院蔡襄直史館、同修起居注。

詔入內供奉官劉保信往視保州兵亂。

庚子，命右正言田況度視保州，仍聽便宜行事。

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軍，仍詔知雄州王德基牒報北界，恐緣邊人戶驚擾也。

甲寅，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敕榜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齎敕入城；若遂開門，即一切撫存；如尚拒命，則益兵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登陴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洛陽郭逵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朝廷知亂不由

汝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
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何疑。賊皆相顧動色曰：
果如此乎。乃更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
下城降者一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
二十九人，況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
殺之。〔攷異〕東都事略郭逵傳云雲翼軍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爲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逵逵故與臻同事仲淹徑至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卽再拜曰願君入城相見逵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逵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刭與此異今從長編又李昭亮傳云昭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爲曉譬禍福賊遂降長編引會要云遣郭逵入城諭賊是諭賊者乃郭逵而非昭亮也　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
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修相遇
於內黃，夜半，屛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爲
變不細。弼悟，乃止。〔攷異〕宋史附傳或以富弼爲夏竦今從蘇轍所作歐陽修傳　乙卯，帝
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
部官吏細過，務爲苛刻，可降敕約束之。先是監察御
史劉湜言：轉運使掎摭州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
材。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體
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欲乞於郊禋赦書內特行約
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於是降
敕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
曰：自差諸路按察，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
風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
沮其事。乞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
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
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
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先
是夏遣使朝於遼，遼主怒其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
復遣使來，遼主詢以事宜，又不實對，遼主笞之。　戊
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徙知滄州劉渙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又謀反，渙
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九月，辛酉，田
況奏保州平。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
官爲殯斂，戰歿兵官並優卹，民田蹂踐者蠲其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張昷之落職，知虢
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敏嘗領兵至保州，特免罰。初，昷
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分攻城，使人
謂懷敏曰：不卽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又以兵
自衞。昷之斥去之，故懷敏深恨昷之，嘗密奏殺昷之
則賊降矣。富弼力爲昷之辨，帝意解，猶坐前事落職。
戊辰，壽州言太尉致仕申國公呂夷簡卒。帝涕下曰：
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夷
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
斥士旋復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
食廟庭。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
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
簡，書懷忠碑三字以賜之。〔攷異〕呂氏家塾記云皇祐初王沂公家始乞御篆碑額仁宗同日自制二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各三字王子融乞上爲沂公親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春明退朝錄云懷忠雖沂公而賜誤也李燾引實錄云書懷忠之碑四字東都事略云書懷忠碑二字今從事略
庚午，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罷爲工部尚書、知
潁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既而苦其數論
事，或面折之。及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修，
不許。孫甫、蔡襄遂言莊懿誕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

被詔誌莊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餅舍以規利殊坐是黜然殊以莊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謂非殊之罪云（考異）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竝記莊懿誌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事罪之殊免深譴祁力也李燾云元儼以此年正月薨殊以九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歲有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折者竝奏聽裁卽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以聞從之　遼主親征元昊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　丙子以荊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旣衰息乃徙廣東　丁丑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　甲申以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以參知政事賈昌朝充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先是傳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帝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未幾帝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召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不可任以政帝命中使齎敕告卽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丁亥宴宗室太清樓射於苑中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爲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中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改更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冬十月庚寅賜誓詔諭國人藏書祖廟（考異）宋史云賜曩霄誓詔歲賜銀絹茶采凡二十五萬五千本誓表所列銀絹各數并之正合然銀以兩計絹以匹計茶以斤計以非一類宋史并而數之文雖省而事未覈也　辛卯太子太師致仕陳堯佐卒謚文惠　甲午詔河北沿邊安撫司械送遼駙馬都尉劉三嘏至涿州三嘏六符之兄也尚同昌公主與公主不諧逃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覘其國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違盟誓納叛亡其曲在我且三嘏舍近親而遁逃謀身若此惡足與謀國帝從衍言遼人得三嘏殺之（考異）儒林公議云三嘏攜孿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公主凶很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上詩云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朝廷以誓約既久納之生釁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逃至定州定帥遣人拘送北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送三嘏以其昆弟

(方委任貸二报死監錮之與遼史異洪稚存曰儒林公議傳聞之訛耳長編以爲二报惡其妻淫亂故逃此敵國誣毀之詞遼史云二报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當得其實)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己酉授
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
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遼未還
也　范仲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
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爲西賊所掠今尚有三千餘人
散處黃河東涯自來所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
其四面別無城寨防守邊戶至今不敢復業糧草踴
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姓又苦饋運今二州
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
用自可辦事況折氏彊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
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招輯蕃漢人戶從而安
居彊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卻減屯漢兵茲誠守禦之
長計也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
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
可得經略牒而止邪督役愈急卒事乃上章自劾朝
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案堡寨處多北漢名將楊業
所度者益知亢有遠略云　遼主之西征夏也元昊
上表謝罪繼遣使奏欲收叛黨以獻辛亥進方物遼
主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遼軍於河曲革
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遼主命革詰其納叛背盟
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遼主欲還蕭惠曰元
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
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遼主從之督數路
兵掩襲夏人已有備詰旦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

以立惠擊敗之夏師退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師
千餘人突出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蕭孝友一軍先亂
夏人乘之遼師大潰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駙馬蕭
呼敦(舊作胡覩今改)爲所執遼主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元昊命
勿追　桂陽蠻降授蠻酋三人奉職　直集賢院兼
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多
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　元昊遣使如遼以
先被執者來歸遼主命所留夏使亦歸其國　十一
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辛酉遼主第將校
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　壬戌以西界內附
香布爲團練使　甲子監進奏院劉巽集賢校理蘇
舜欽並除名勒停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
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
州江休復監蔡州稅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
太常博士周延雋爲祕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
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
讓監宿州稅館閣校勘宋敏求簽署集慶軍節度判
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益柔曙之子敏
求綬之子也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
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
便其所爲而舜欽乃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舜欽年
少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例
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
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
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除名洙等同時斥逐拱
辰等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

言于帝曰。昨聞宦者操文書逮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帝悔見於色。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旣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對。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也。帝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帝陳其實。同列尤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攷異〕六一居士集蘇長史墓誌銘云。范文正公與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乃以事中君。所指小人。乃拱辰等也。李燾云。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幷出其姓名於魚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爲知雜。九月爲吏外。十月爲省副。不屬御史臺矣。宋祁張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淸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蘇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爲作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詩。案舜欽等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但借此以傾杜衍爾。李定無聞。今不取。　丁卯。遼改雲州爲西京。

己巳。詔曰。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悉爲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横。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爲能。以行怪爲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知潞州尹洙上疏言。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甚慶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疏。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也。惟聖明裁察。　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　己卯。改上莊穆皇后謚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肅。莊懿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先是禮官言。舊制后謚皆冠以帝謚。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唯眞宗諸后不然。請改莊爲章。至是始用其議。　庚辰。朝饗景靈宮。時雨雪連日。至是大霽。辛巳。饗太廟奉慈廟。壬午。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刼處。第蠲其租。　十二月己丑。遼主如西京。

壬辰。加恩百官。左千牛衛大將軍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宗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　乙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末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告。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與。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易。燕坐朶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子奭旣行。尋有詔卽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天下共知事由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則是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冊。詞或不

順又不可卻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舉動坐爲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爲元昊所薄矣伏乞斷自宸衷速令子奭行封冊之典　己亥高麗遣使貢於遼　環原之間屬羌有敏珠爾（舊作明珠今改）密藏（舊作滅臧今改）康諾（舊作康奴今改）三族最大素號彊梗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主其事世衡時臥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羌人果不來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亡外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仲淹復檄蔣偕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爲敏珠爾密藏伺閒邀擊偕輒從閒道遁歸伏經略使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　戊申夏釋蕭呼敦歸於遼時遼都監耶律哈哩濟（舊作合里只今改）方以賀生辰來使館於白溝驛及設宴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哈哩濟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與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後遼主聞之曰優伶失詞何爲傷兩家交好鞭哈哩濟二百免其官　辛亥置保安鎮戎軍榷場

五年（遼重熙十四年）春正月庚申遼以侍中蕭虛烈爲南院統軍使封遼西郡王　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北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爲錫慶院如故別擇地建太學　庚午遼主如鴛鴦濼　甲戌以祕閣校理孫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聽數請補外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所言蓋自求大用請屬吏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遼寢其奏度深銜之且指甫爲衍門人及甫自遼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對曰卜筮聖人之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也　罷河東陝西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爲之　丙子遼遣使來告討夏人回　遼主之歸自伐夏也留耶律仁先鎮邊未幾召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仁先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從之時夏人乞款遼主以其前後反覆命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迪里（舊作滴冽今改）往覘誠否迪里因爲夏主陳述禍福聽命乃還　賜潤州草澤邵餗號沖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餗守道邱園素有節行故也餗上表固辭許之　甲申夏遣使進鶻於遼　乙酉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富弼爲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帝頗惑讒言仲淹愈不自安因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一請遽罷恐天下謂輕黜

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帝從之仲淹果表謝帝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紛擾凡所推薦多挾朋黨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張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弁鎖學士院草制罷衍而衍不知也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而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帝頷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焚劄子以滅迹帝入其言丙戌衍罷爲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辭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學士承旨丁度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貽永爲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宋庠參知政事帝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龐籍竝爲樞密副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獨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望酌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邸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爲己任以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扇爲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譁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黜故元瑜亟奏罷之〔攷異〕李燾云國史元瑜傳言其與靖等相失然不載相失事大抵元瑜姦邪欲希合求進爾與靖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修靖深惡之由是論者以爲姦邪元瑜姦邪著矣豈必修靖惡之然後論者以爲姦邪邪

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竝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竝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欲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其親子孫則限以年幼不得陳乞乃旁廕疏遠房從年長之人是舍親用疏遺近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廕其

親子孫旁奏疏屬於理不便乞特降指揮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從之

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爲常

戊戌講詩起鷄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曰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闕自及始

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樞密副使吳育言也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來告西伐將命者不絶蠹耗財用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設或攜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庚子遼主駐撒剌濼

乙巳以馬軍都虞侯公廨爲太學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武聖略出陳圖數本幷陝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官

癸丑桂陽監言唐和等復內寇

三月戊午御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彊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在外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戒孰肯爲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此恩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甲子廣西轉運使杜杞言宜州蠻賊區希範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蒙趕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絶後患乃擊牛馬爲蔓陀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發禽誅七十餘人取五藏畫爲圖釋尪病被脅與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谿洞

（攷異）李燾云初區希範入保荔波峒閒出與官軍鬬及杞至環州使攝官區曄進士曾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羅酒中旣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廡下比莫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禽殺之後三日得蒙趕區希範區丕積等十數人剖其腹繪爲五藏圖仍醢之以賜諸谿峒此實錄所書也今從杞本傳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歷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爲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爲定額。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竝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爲學。詔書所謂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涖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甲申，詔：「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艮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爲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竝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入粟授官，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艮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竝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

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邊防無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百官稱賀。是日，御崇政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疏決。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戒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然臣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十年未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八月收聲，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捍禦，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尙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

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常。

戊申，章得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方陝西用兵，帝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帝不得已，乃許之。【攷異】東都事略云：得象以老辭位，不言其被論也。李燾云：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在韓琦等去後。事略云：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爲，仲淹、弼去位，得象爲相如故。蓋未詳攷也。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以樞密副使吳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爲樞密副使。

辛亥，高麗遣使貢於遼。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士任中師知曹州。中師自言：「臣家本曹人，今老矣，願得守曹，營歸休之計。」帝憐而許焉。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恩澤並追奪。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遼，益習外國語，嘗對遼主效其國語。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

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詞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留後李昭亮爲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時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本將家子。習軍事。既統宿衞。一切尚嚴。萬勝龍猛軍蒱博爭勝。徹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諸軍股栗。及帝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衞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　丙午。夏國主曩霄遣使謝冊命。　壬子。詔三后猒代多歷年所。令禮官稽攷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爲邊備。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聞邊事。從之。　遼主清暑於永安山。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羲叟爲試大理評事。羲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灾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　遼主謁慶陵。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謹案唐肅明皇后。本中闈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太宗廟。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章懿皇太后。誕生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真宗廟。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朝遺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況太廟諸室皇后並無四字之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劉氏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楊氏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及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　己卯。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大王率諸酋長朝于遼。庚辰。夏遣使貢於遼。　秋七月辛丑。貶知潞州尹洙爲崇信節度副使。坐前在渭州貸公使錢用也。　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禮官議改上章獻皇后章惠皇后謚。揆諸禮意。竊所未安。蓋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祏。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章惠皇太后。仍舊饗於奉慈廟。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請如禮官及學士等所議。奉章獻章懿升配真宗廟室。其尊謚如故。章惠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乙巳。詔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于章穆

皇后之次。　戊申，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無朞親者，以其所犯聞。　廣州地震。〔攷異〕東都事略作甲子地震，乙卯荆南岳州地震，今從宋史。　遼主駐中會川。　八月，知秦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敦諭，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帝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自真宗封禪之後，不復校獵，校獵廢，五坊之職，直集賢院李東之上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壬戌，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　甲子，以監察御史包拯爲賀正使，使於遼。館伴者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北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議遂折。及拯使還，具奏：「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剏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幷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爲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矣。」　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　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　甲戌，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知滁州，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監泰州鹽稅，出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安世等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皆及於責。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修者必欲傾修，而安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鄜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肎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壬午，監察御史李京言：「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不如意，則譁言動衆。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邊垠遠近不安。嘗觀唐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濟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邊主兵之臣，既不遴擇，及軍士作過，一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姑息，守臣避禍，但務因循，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宜下兩府，案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紈子弟，一切罷之。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所貴驕卒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非特張紀

律之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首免，蓋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同責，遂著爲令。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樓，遂射苑中。詔近臣攷先朝正史實錄，爲景德禦戎圖。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嘗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從子，爲億後，其爲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八 起旃蒙作噩十月盡彊圉大淵獻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五年 遼重熙十四年 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爲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訐，有傷風化，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邪！」帝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己巳，詔送伴遼使劉湜北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　己巳，詔送伴遼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帝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邨，宴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攷異］李燾曰：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抗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案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邨，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之東韓邨，七年十二月卯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郯奏議可攷，恐安石誤也，今不取。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國初以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今西夏來庭，邊防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壬午朔，回鶻遣使貢於遼。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　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羈管介妻子於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呂居簡，居簡令無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攷異］李燾曰：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先往登萊結金坑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敘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劄子。案下詔京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耳，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劄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時亦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高苑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邪！願以合族保其必死。」衍愀然探懷中奏稾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

量哉　國子監直講孫復責監虔州稅孔直温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攷異〕李燾曰孔直温反實錄不記案體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爲直温家有介書也然則直温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貶官事歐陽修墓誌云復貶在七年恐誤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漸衰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初翰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爲邊帥既而不行至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壬寅以殿中侍御史劉湜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甲辰遼以同知北院宣徽事蕭阿剌爲北府宰相　十二月癸丑以知潞州郭承祐爲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及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邊帥宜精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必敗事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　遼主觀漢軍習礮射擊刺癸亥遼主決滯獄

六年遼重熙十五年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禁遼人以奴婢鬻與漢人　戊子王堯臣罷三司使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案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帝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帝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帝之左右往往有讒其短者帝一切不問而堯臣爲之自若已而言于帝曰臣母老願解煩劇既罷帝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耳　禮部尚書知河南府范雍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好謀而少成頗知人喜薦士狄青初爲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卒爲名將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　丙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語曰艸頭木脚陷人倒卓〔攷異〕李燾曰正傳云紳陰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案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此時紳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矣宅貌二語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于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邪執政未喻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案林瑀以慶曆二年二月逐蘇紳二年七月始自內翰換大龍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乙卯遼主如長春河　癸亥荊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給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撫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戊寅青州地震　詔陝西經略安撫

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使龐籍言也。　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寖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贍。踰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閒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條陳它事。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為限。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考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長編。　乙酉。遼以太后應聖節。減死罪釋徒以下。　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丁酉。遼主詔諸道歲具獄訟以聞。高麗貢於遼。　壬寅。賜進士穰人賈黯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癸卯。賜諸科及第并出身。甲辰。賜特奏名諸科同出身及諸州長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辛亥朔。遼禁五京吏民擊鞠。　壬子。降河東轉運使李昭遘知澤州。坐使遼時。其從者嘗盜遼之銀

杯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銀杯送還遼。遼議者謂已正法。送杯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　戊午。遼罷遙輦帳戍軍。壬戌。遼以北女直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蕭杲陸舊作高大。今改。為奚六部大王。甲子。遼主清暑永安山。甲戌。蒲盧毛朶曷懶河百八十戶附於遼。　遼主以左中丞蕭惟信為燕趙國王傅。遼主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使居王邸者。具以名聞。惟信性好學。長於辯論。及為王傅。能輔導以禮。　丙子。徙知定州王德基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闢城居民甚衆。而故堞墮壞。久莫敢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遼歲遣使貽果餌。前皆改服以見。德基接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是以指使代焉。　己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夫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如其事出僥倖。縱緜日月。曷猒羣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援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甲申。雨雹地震。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原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前後不可悉數。　丙申。詔陝西市

蕃部馬。丁酉。京東人劉巹劉沔胡信謀反伏誅。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詔夏竦與河北監司。察帥臣長吏之不職者。　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爲御史。未至。毋喪服除。育方參政事。而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育數爲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考異〕長編謂方平留詢。且謂育世以爲承昌朝意。案方平與范仲淹議論多不合。然挺直不阿。未必盲附昌朝。宋史亦不載此事。今不取。　癸丑。遼以西京留守耶律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參知政事楊佶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時武定亢旱。苗稼將槁。佶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頌之。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沒。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譴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飭。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戊辰。遼主御清涼殿。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時稱得人。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彰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逐州共屯軍馬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爲六。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罷秘閣之試。疏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帝是育言。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帝因謂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今乃知其欺妄也。育又奏陰邪沮事。正當明辯。願出姓名案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帝數稱其賢。以爲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勖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大抵希昌朝意。且欲報怨。帝訖不聽。　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幷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從拱辰言也。　遼豳王遂格〔舊作遂哥。今改。〕卒。　庚寅。河東經略司言雨壞忻代等州城壁。　乙未。遼以前南府宰相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爲東北路詳袞。〔舊作詳穩。今改。〕丙申。以知吉州余靖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爲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案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

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括其
罪無所得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赦停任而靖
受笞後乃改名取解宅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遼籍諸道軍丁酉遼主如秋山辛丑遼禁扈從踐
民田 遼翰林都林牙並修國史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
見遼主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於秋山熊虎傷死
數十人罕嘉努書於冊遼主見而命去之罕嘉努既
出復書宅日遼主見之曰史筆當如是遼主嘗問罕
嘉努曰我國家刱業以來孰爲賢主罕嘉努以穆宗
對遼主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
何以謂之賢罕嘉努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
其生終穆之世未有過近日秋山傷死者衆臣故以
穆宗爲賢遼主默然 壬寅帝謂宰臣曰前日除李
用和子璋爲閤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爲通事舍人朕
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
弟補遷如己所欲朕何以待諸勳舊乎賈昌朝對曰
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
冐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亦保全外戚之福也
癸卯以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爲靜安軍留後言
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妄
援體例僥倖陳乞墮紊軍制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
環衞或除一郡帝不聽 乙巳戸部副使夏安期等
言與鄜延經略使沈邈已減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
八月詔臣僚子孫恃廕無賴嘗被刑者如再犯私
罪更毋得以贖論時邵武軍言故祕書監致仕龔曙
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廕免帝特命加真刑而更著

此條 癸丑高麗國王欽卒子徽嗣 壬戌詔陜西
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譎難信恐
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
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 癸亥策試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
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錢氏父
子兄弟並以制策登科當時以爲盛事 癸酉以參
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
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
立譖己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宰相賈昌
朝頗營助之得輕比育遂爭論帝前殿中皆失色育
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
職乃與度易位度爲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籍女嫁
參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固言於帝以親嫌不可共事
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帝欲俱罷二人御史中
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己當以方平代
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爲致於我哉既對極論
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考異）陳桱通鑑續編云帝亦以昌朝故徙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
育剛正可用第疾惡太過耳今從長編世皆以方平實爲昌朝地也（考異）李燾曰方平
墓誌謂育卒罷而高若訥代之蓋此年三月事非此時也又若訥代育實爲樞密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爲方平諱今不取 甲
戌以監察御史唐詢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
九月庚寅以戸部副使夏安期爲陜西都轉運使安
期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邊事凡奏省官員及汰邊
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時數有災異戸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
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

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攷異〕李燾云本傳以摯言災異爲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也案災異皆此年事今因摯遷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漕是月卽眞摯言亦必在是月也　癸卯登州地震帝曰山東連歲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武備　甲辰遼禁以罝網捕狐兔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所侵耕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卽以橫陽河爲界初夏國既獻臥貴龐吳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　己酉遼主駐中會川　辛未詔發兵討湖南猺賊　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奭道病故也以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言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乞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攷異〕李燾曰河北初議榷鹽價實錄不載余靖諫草獨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時靖黜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爲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別議增算拱辰更立榷法未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疏略今參取靖諫草及食貨志方平墓誌修入　及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悉榷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爲不可〔攷異〕李燾云志以爲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竦無緣卻爲都轉運使據何郯奏議爲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叟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爲夏竦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敕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見帝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彼獲利也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費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皆知宜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且刊詔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攷異〕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須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方平事蓋疏略也　癸未湖南猺賊寇英韶州界丁亥遼以南院樞密使蕭孝友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爲南院大王以北府宰相蕭革同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事耶

律信先爲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革席寵擅權。南院宣徽使耶律義先疾之。因侍讌言於遼主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遼主不納。它日侍宴。遼主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革佯言曰。公相謔不既甚乎。遼主亦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遼主大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翼日。遼主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其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咈人望。遼主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革之矯情媚上多此類也。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後又於遼主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遼主遷然。義先。仁先之弟也。 辛丑。帝獵于城南之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案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帝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御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材勇也。免所過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

乙巳。遼賑南京貧民。 十二月壬申。遼曲赦徒以下罪。以是日爲聖宗在時生辰也。遼主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聖宗之風替矣。

七年（遼重熙十六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 己卯。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丁亥。詔河北所括馬死者。限二年償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杜衍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癸巳。以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時譏其亡補。 壬寅。詔減連州民被猺害者來年夏租。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粟。 丙辰。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棣州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翼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帝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然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上軍所給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終不能行也。 庚申。遼主如魚兒濼。 辛酉。禁羣臣遇宴樂奏請私事。 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先是樞密使馬保忠言於遼主曰。彊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遼主不聽。 三月癸

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詳其可行者輒行之　毁後苑龍船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毁之　丁亥以旱罷大宴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作失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災于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以爲未盡罪己之意令更爲此詔　遼主如黑水濼遣使審決雙州囚　乙未賈昌朝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罷爲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卽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攷異）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實錄幷書之今從本紀仍出其日仁宗本紀云乙未以夏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丁酉以夏竦爲樞密使　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文彥博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帝因李東之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駕而歸夜有雉殞于殿中諫者以爲不祥是月將復出諫者甚衆御史成都何郯言尤切直遂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　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彥博參知政事以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帝御邇英閣面賜之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誥　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參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爲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申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帝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卻蓋不御及還而雨霑足（攷異）宋史作辛丑今從長編　是日遼大雪　詔權停貢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九 起彊圉大淵獻四月盡著雍困敦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慶歷七年 遼重熙十六年 夏四月乙巳朔遼主聞太后不豫
馳往視疾丙午太后愈遼主復如黑水濼 己酉詔
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文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
思道爲耳目伺察州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
江東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
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待人之意紘既降知
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深州綽方居
喪俟服除日取旨自今毋皆復用爲部使者宗旦等
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益都人鼎沿子與紘三人
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
因講筵爲帝言三虎四瞪事故有是詔綽先爲刑部
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
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爲赦一定而例有出入
今廢赦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卒
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遼人誓書不
敢修綽以爲今但修之而已非有所增廣於誓書固
無害也既興役遼人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
及使反而役已畢遼亦不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
及喪除責通判萊州 庚戌以京東轉運使包拯爲
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賜
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
民輸賦稅已是太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
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
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
爲準每石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
石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
路之弊耳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
路轉運司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
有橫加收斂名爲出剩乞賜黜貶爲便帝覽之曰古
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是爲朕結怨於
民也亟下詔止絕之 遼以太后疾愈赦境內 己
巳詔諫官除朝參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 五月
丙子以東頭供奉官李瑋爲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
尚福康公主瑋用和次子帝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
無以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 知諫院王贄言臣僚
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動
經半年有餘未見結絕素無條約務在因循欲乞今
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限五日內
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即許別狀以聞
從之 戊寅詔武臣非歷知州軍無過者毋授同提
點刑獄 己丑補降猺唐和等爲峒主 以知青州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爲永
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帝初欲進
清臣官爲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此太優乞且令
兼龍圖閣學士帝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當有

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闕請對於帝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龍圖閣直學士不拜帝錫賚之亦不受然帝遇執中如故　水洛城都監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奬逋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　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　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以上同議之　六月戊申遼主清暑於永安山　丁巳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朝於遼獻方物　戊午遼詔士庶言事　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　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毋得過十日　先是夏竦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安堵竦譏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譏介說契丹弗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侍御史知雜事韓城張昪〔考異〕宋史本紀宰輔表作昪列傳作昇長編或作昪或作昇前後互異蓋昪昇字形相似易於譌混東都事略正作昪今從之及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此事造端全是夏竦意本不在石介緣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竦嘗有樞密使之命以羣議不從即行罷退竦疑仲淹等排擯以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致介惡以汙忠義之臣皆由曏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耳其石介存歿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帝不聽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柰何且喪葬

非一家所能辦必有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帝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它州事既辨明乃得還　秋七月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真宗諡　壬午以戶部副使張堯佐爲河東都轉運使　辛卯遼主如慶州　辛丑禁貢餘物饋近臣　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旼粟帛旼孔子四十六代孫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旼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閒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其家　丙辰加真宗諡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同真宗諡用宋庠議也　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部署〔考異〕文獻通考慶歷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即其事也案宋初大將領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治平以後避英宗諱始改部署爲總管此四路置都總管乃史臣追稱今改正之四路者大名真定定州瀛州也　九月甲戌降知渭州張亢知磁州時三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黜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知壽州　自七月至於是月遼主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　冬十月壬寅朔以集賢殿修撰

范陽張揆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著太元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有是命　辛亥遼主如中京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旣歸濮州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羸疾辭壬子迪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鄄城之鄉曰遺直鄉　丙辰遼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乙丑河陽許州地震　庚午鐵驪仙門朝於遼遼主以其始入貢加其使爲右監門衞大將軍十一月戊寅遼主祀木葉山己丑如中京朝太后壬辰遼禁漏泄宮中事　丙申朝饗景靈宮丁酉饗太廟奉慈廟戊戌冬至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鬬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東鹿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因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鑾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考異）陳桱通鑑續編作安楊今從長編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廏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考異）宋史紀事本末作德勝玉海亦云王則改元得聖亦作德勝今從長編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五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眞定府豫設守備毋致奔逸　壬寅遣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衞之　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傅城下甲辰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戊申加恩百官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章得象郇國公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旦爲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受是歲郊恩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安撫使　辛亥遼主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　癸丑遼主問太后安　甲寅徙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齎敕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州不討後且啓亂階爲遼人笑不聽　乙卯遼以太后疾愈命

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庚申，遼南府宰相杜防、韓紹榮奏事有誤，各以大杖決之，出防爲武定軍節度使。　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衞、清邊、蕃落等指揮，幷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歷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宂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爲出所致耳。方今急務，莫先食貨，食貨不足，何以爲國！伏望令中書、樞密院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爲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　壬戌，高麗貢於遼。

八年遼重熙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僞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曩霄凡七娶：〔考異〕宋史夏國傳，元昊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喙氏，五曰索氏，與長編所載不同，今從長編。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五曰雅爾舊作野利，今改。氏，裕勒且舊作遇乞，今改。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格，舊作甯令哥，今改。〔考異〕宋史：諒祚小字甯令哥，國語謂歡嘉爲甯令，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據長編，則寧令格與諒祚自是兩人，今從長編。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瑪伊克舊作沒移，今改。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雅爾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瑪伊克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裕勒且兄弟謀以寧令格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裕勒且、剛哩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雅爾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裕勒且妻閣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雅爾氏覺之，乃出之爲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瑪伊克氏，初欲納爲寧令格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寧令格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鄂特彭舊作訛龐，今改。家，爲鄂特彭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考異〕元昊之死，宋、遼二史俱不言爲其子所戕，蓋夏人紀事皆用本國書，國亡之後，罕有習其文字者，故事迹散落不備，唯長編敘次頗詳，今酌取之。年四十六。密藏氏初爲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酋諾伊尙都等與密藏鄂特彭議所立，密藏，大族也，鄂特彭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鄂特彭獨弗許，曰：「委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鄂特彭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密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密藏尼爲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考異〕宋史載諒祚以慶歷七年二月六日生，八年正月期歲即位，與長編異，今從長編。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密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裕勒且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鄂特彭所族。　乙亥，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謀築距闉，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

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闉將成，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縋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以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自往討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爲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遼使，明鎬諜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　是日，江寧府火。初，南唐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爲祕書監，直令致仕。宥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　乙酉，降空名告敕、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文彥博至貝州城。　丁亥，遼主如春水。　乙未，日赤無光。　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火牛，官軍稍卻，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闔門祗候張絪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邨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眞盜，當覆視之，詔以檻車送則京師。　王則之以貝州反也，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於外邑，而陰爲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兇兇謀劫囚。鼎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於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升冀州爲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爲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爲恩州。　丁未，以祕閣校理張瓌爲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退靜，故用之。　戊申，以文彥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明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王信爲威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轉及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爲宮苑使。遂，開封人，以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使持榜入城招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

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帝歎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癸丑，遼主射虎於侯里吉。

乙卯，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討之乃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逵、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爲變，殺軍校，刦兵仗，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寢殿。時皇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閤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紿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翦其髮以爲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爲證。」故宦者爭盡死力。倉猝處置，一出於后。顏秀等三人尋爲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於帝，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帝卒從竦議。

甲子，降內侍楊景宗、鄧保吉、楊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職如故，竦庇之也。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昪、御史何郯等言：「殿廷所置宿衛，本爲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所爲凶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賊餘黨，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所以容衆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嚴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禽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伏乞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景宗等既外遷，郯等又再具奏乞黜懷敏，帝令中書召郯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郯等又言：「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爲大臣者宜深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百職。景宗等罰既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伏望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

帝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舍皇后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而罷。（攷異）李燾曰：張美人此時未爲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

之命司農卿林濰代李宥濰固辭不行乃降濰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張奎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逾時復完　丙寅磔王則於都市

以知洪州直集賢院李絢爲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谿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案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它州悉治守備　丁卯誅張得一其兄弟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卻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草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則屈乎於是坐棄市得一耆之子也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內中最爲廝劇祖宗任爲耳目之司句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不選擇乞今後只差四員選有心力沈厚之人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並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爲左藏庫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言也何郯擊懷敏尤力帝諭郯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對曰古者帝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帝忻納之（考異）李燾曰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案此時諫官惟吳鼎臣王贄又鼎臣正月已出使贄亦邪必不敢觸懷敏實錄必誤今削去諫官二字　頒慶歷善救方帝始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爲一編詔丁度爲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爲工部侍郎致仕召見宴勞賜不拜及卒遺奏上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蔡襄等劾奏偕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偕盍言於朝荅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邪　夏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爲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如夏慰奠　戊寅改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衆遮使者請留仲淹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壬午貶三司戶部判官韓綜知滑州綜前使遼遼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使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相繼奉使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遼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爲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　乙未以侍御史宋禧爲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鞫衛士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爲牒稱無敢漏泄已而乞偏於宮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

叔言禧爲制使辱命請置於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

是月遼命士庶言國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　三月甲辰詔禮部貢舉以京西轉運使任顓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遣呂你如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顓押伴一切責以大義詞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榷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顓所陳者曩霄既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爲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顓適奏計京師帝留顓館伴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擬顓知鳳翔府帝曰任顓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顓者因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幸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閑者西垂備禦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加以承平寖久進仕多門人浮政濫員多缺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鮮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臻不能勸厲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情靡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調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爲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望嚴令天下禁止召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案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若雖係禁軍而羸弱願退就廂軍亦聽從便令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雖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議益循寬大故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略其細故不輕

有移易。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不數年徑列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它。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僕。覬時得逞。敢於犯上。捌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危恐。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帝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攷異〕方平墓誌銘蘇軾所撰也。載此疏僅存大槩。東都事略祇據墓誌銘。則更簡矣。今攷樂全集所載二疏摘取其要。墓誌銘又云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李燾曰。方平與李淑梁適蘇紳。好傾陷人。志銘恐飾說也。案方平好傾陷人。亦無確據。今並刪去。

壬戌。以霖雨。錄繫囚。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上對殿中。侍御史何郯既對詔所問。又言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本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人。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抑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浸成波靡。向有職在營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外國。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它所列利害甚衆。〔攷異〕李燾曰。王逵正月戊戌爲河東漕司。案曾鞏銘逵墓。及包拯彈逵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正。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 起著雍困敦四月。盡屠維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曆八年 遼重熙十七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爲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顓等爲冊禮使。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分弱其勢。冀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德。不如因而撫之。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帝納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機會。〔攷異〕李燾曰。程琳本傳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鄜曰。夷狄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案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遽圍慶陽。本傳必誤。案附傳及歐陽修墓銘神道碑。亦不載此事。

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郯又言度列在三事。於茲累年。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辛未。度罷爲紫宸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攷異〕案宋史仁宗紀。壬申。丁度罷。今從宰執表及李燾長編。以端明殿學士權三司使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度罷而鎬代之。以知永興軍葉清臣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彌謄錄。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彌封謄錄以前。多采虛譽。即試官別無請託。亦止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彌封以後。攷官不見姓名。須實攷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攷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爲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宅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鈔撮其要。浮僞滋甚。若爲攷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爲攷試。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詞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爲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爲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爲工。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將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攷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竝如舊制。故降是詔。〔攷異〕李燾曰。五年三月。詔貢院所試詩賦經義竝如舊制。本志以爲楊察建議。八年四月又下詔。乃其貢院申請。案察本傳。察權判貢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案方平以六年二月知舉。本志誤矣。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攷。尋罷之。蓋慮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

遼復以武定軍節度使杜防爲南府宰相。

丙子。高麗貢於遼。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初賈

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至是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並兼本路安撫使。　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爲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乙卯，知諫院宋禧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己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爲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郯言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學非而博，行僞而堅，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聚斂貨殖，以逞貪婪，比周權倖，以圖進取，近者衛兵爲亂，突入宮掖，凡在職守，失於防察，宜置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掩藏，但欲私相爲恩，未嘗公議其罪，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黜而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伏望與衆永棄，示人不私。辛酉，竦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帝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帝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郯又言：「聞竦乞一殿學士職名，不顧廉恥，冒有陳請，陛下豈宜許其自便，留在朝廷？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　是日，參知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壬戌，以樞密副使龐籍參知政事。（考異：籍自樞密副使除參政，據宋史紀表，亦在辛酉日，今從長編。）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材堪將帥者。　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　庚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獻馬駝二萬於遼。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耆爲人重密有智數，太后預政，寵遇最厚，安佚富盛逾四十年，所歷藩鎮，人苦其擾。　癸巳，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親臨視，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爲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運、提點刑獄差遣。　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　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河東都轉運使張奎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鐵錢既行，而盜鑄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契丹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亦如之，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饑民爲軍。　甲寅，遼錄囚，減雜犯死罪。　八月，丁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昇，並落職，察知信州，昇知濠州。察爲御史

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察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故坐與昪俱黜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昪宜在朝廷帝曰吾非不知昪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帝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柰何以一婦人壞之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帝曰昪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茍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昪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深罪也　知陝州吳育上言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驚駭及聞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茍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丙戌遼復南京貧戶租稅戊子遼以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爲行軍都部署以中順軍夏行美副之伐富努里　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今歲災異爲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荅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爲壅蔽陰盛侵陽所致況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咨盈耳如傳式不才累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式至三司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爲三司判官此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案告孔宜溫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憤降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挾情高下豈是至公其它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伏望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己未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爲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錄攷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仍精加攷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爲永通監　冬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爲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

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而陰爲美人地。御史何郯入見，帝以贄所言諭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帝悟，乃止。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　甲申，遼南院大王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卒，年五十五。罕班平居不屑細務，喜怒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死之日，筐無舊儲，椸無新衣。遼主聞之悼惜，遣使祭弔，給葬具。　丁亥，以屯田員外郎邠州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先是祥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程戡共議，而戡與祥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竝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竝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爲便云。

庚寅，翰林學士知制誥宋祁落職知許州。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疑進告爲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耶？」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甲午，遼主駐獨盧金。

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耶律多珍舊作鐸軫，今改。相地，及造戰艦。多珍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戊戌，景福殿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宅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閤門從之。侍御史何郯言：「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初，西上閤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然竟爲奏定坐圖。及郯又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己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真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　乙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爲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密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贄捧冊，中書言攝侍

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贊職　以殿中侍御史何郯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知雜闕執政欲進其黨帝特用郯且諭郯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傭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遼封皇子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爲越王阿倫（舊作阿璉今改）爲許王賜太弟重元金券重元子尼嚕古（舊作涅魯今改）由安定郡王進封楚王遼主嘗與重元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居民城邑遼主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恃寵多過朝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伶人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遼主始悟不復戲　壬戌以畿內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雨潦害稼壞隄防兩河閉尤甚十二月乙丑朔頒德音改明年元曰皇祐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爲舍止之所齎物無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收作四說之法每以一百貫爲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用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請復行三說之言而加以末鹽爲四說也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言自九河盡滅獨存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卽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旁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壠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閼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閒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城抵乾寧軍南達於海今橫壠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游河皆已堙塞惟出壅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契丹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秏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師外限戎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至有可涉之處欲救其弊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案橫壠以東至鄆濮閒隄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謹繪漯川橫壠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學士郭勸入內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遼主姊秦晉國長公主始嫁蕭特布（舊作啜不今改）改適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又適蕭呼敦（舊作胡覩今改）俱以不諧離昏是年乃適韓國王蕭惠

皇祐元年（遼重熙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遼將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己亥遣使以伐夏來告　辛丑命翰林學士虞城趙槩權知貢舉　丙午遼主如鴛鴦濼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輟翼日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　丙辰遼主獵於霸特山行軍都部署耶律義先遣人奏富努里之捷　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　辛酉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殿中侍御史餘杭張禬言不當禁御史諫官風聞言事不報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詔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僚極言當世切務（攷異）李燾曰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星出惟天文志有之本紀及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載此詔其詔文云逾歲於茲上天譴見艮由時事乖舛政化堙鬱果測天心遽垂星變案二年冬無星變雖十二月嘗以愆亢減膳十九日得雪卽復常膳攷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也會要誤以元年爲二年二月爲十二月初四日爲二十四日耳　以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爲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集英殿修撰　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藥　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崇安劉夔爲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爲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以知青州資政殿學士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

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遣人以酒肉飯糗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攷異）杜大圭名臣集載富弼墓志神道碑云弼先以救災加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攷其事迹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二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救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流當夏秋間若春時河北固未嘗有大水也今從長編　詔發京師禁軍十指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京師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己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詐以五百戶驅牛羊叩邊請降言遼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遼至彼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先諜知之閉壁倒旗

戒諸將勿動。賊以爲有備。遂引去。遼耶律義先之討富努里也。多所招降。乙酉。俘其酋長託德勒（舊作陶得里。今改。）以歸。遼主手詔褒獎。以功封武昌郡王。改南京統軍使。旋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及期而軍器完整。民得休息。

自遼人以伐夏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西北二邊。頻歲爲患。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以致此乎。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不能折衝樽俎。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匱膏血以奉外敵。此有識之士所爲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西戎爲名。即有邀求。何以荅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遼人豈有豪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干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清井蠻寇邊。

三月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辛丑。命戶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舉計置糧草。

乙巳。高昌國貢於遼。先是燕趙國王洪基有疾。遼主親詣其帳視之。壬子。以洪基疾愈。赦雜犯死罪以下。

癸丑。賜進士江夏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十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於觀文殿。（攷異）案宋史本紀。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今從長編。

詔徙河北闕糧處土兵及戍兵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言也。廣平二監馬牧共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

丁巳。烏庫（舊作烏古。今改。）遣使送款於遼。五國節度使耶律珊圖（舊作仙童。今改。）所招徠也。

庚申。以遼人告伐夏。遣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等報聘。且致賵禮。（攷異）遼史作錢逸。蓋遼人避諱。故止稱一字。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澶州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等器八種。

庚午。命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使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癸酉。遼以南府宰相杲錫（舊作高卜。今改。）爲南京統軍使。

癸未。梓州轉運司言清井監夷人平。

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官。舉清彊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終農隙。轉運司攷較而賞罰之。帝嘉納焉。（攷異）李燾曰。據政要云。仁宗覽疏曰。堯舜二代。皆以爲治天下之本。其令依此必行賞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今但云嘉納焉。

五月丁酉。以祠部員外郎任顓爲河東轉運使。帝以河北嘗賜內庫金帛。今亦以五十萬濟河東闕乏。顓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不可。帝善之。

甲辰。五國酋長各率所部附於遼。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事之不易也。

執政龐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特遷直祕閣。戊午，遼五國節度使耶律珊圖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六月壬戌朔，遼以韓國王蕭惠爲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副之。時遼師分三道，惠等所將者爲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達和克（舊作敵魯古，今改。）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甲子，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詔爲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詔嘗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又出九經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已上，叔詔不當得，獨賜及之。叔詔，德恭之曾孫也。宗室召試，自叔詔始。遼錄囚。丙寅，遼行十二神纛禮。甲戌，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毋得除。戊寅，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通賓客。庚辰，準布貢馬駝珍玩於遼。辛巳，夏貢於遼，遼人留其使不遣。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爲刊修官。乙酉，同知諫院臨穎李兌、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津要。慶歷中嘗有詔旨，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兩大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寢不用。望申明前敕，嚴爲科禁，澂汰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閑燕延備訪問，於治體不爲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遼主行再生禮。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爲例。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所捕官吏受贓失覺察者降黜。秋七月丙申，定州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於天地山川，宜獲嘉澤。尋遣祕閣校理張子思持密詞禱於北嶽，至是以雨足聞。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講書禁中，帝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帝改容曰：卿言甚嘉，恨用卿晚。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爲前鋒。辛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卒，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贈工部侍郎。戊申，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八月辛酉朔，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遼主所御戰艦，即耶律多珍所造之樓船也，遼主喜甚。其後嘗親賜卮酒，問其所欲，多珍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多珍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攷異〕遼史耶律多珍傳云：西征，詔多珍由別道會於河濱，敵兵阻河而）

陳帝御戰艦絶河擊之大捷而歸據本紀云辛酉渡河夏人遁乃還是當時未嘗大捷也今不取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爲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以樞密使宋庠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參知政事龐籍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樞密副使高若訥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士梁適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大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嘗爲廣信軍判官晝則治事夜輒讀書不寐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爲果力辯得免慶歷中宿衞之變懷敏當番直而得罪輕奎時監京東排岸司上疏曰臣聞句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留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且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帝深器之

衞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置刃衣篋中從句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爲閽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酉責景宗均州安置景宗乞盡納官爵留居京師御史何郯極言其不可既逾月乃自均州徙鄧州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好諧謔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歿其家至不能辦喪

九月乙未以權三司使張堯佐爲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不宜使制國用不聽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司使遼舉兵討夏人其邊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邊兵趙分有憂故也

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原也峭絶深阻產黃金丹沙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酋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爲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擄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三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邪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於是

始入寇。遼蕭惠之伐夏也戰艦糧艘綿亙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遼主既還惠猶進師丁未營栅未立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能脫士卒死傷不可勝計。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攷異李燾曰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後大理寺丞馮繼思奏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皇祐中罷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育議立武學非武舉也恐本志誤]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爲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爲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刑禁頗煩官私俱不爲利經久何以施行臣謂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包拯與陝西轉運使議鹽法。丁丑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逾一尺梳長無得逾四寸仍無得以角爲之犯者重致於法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逾尺御史劉元瑜以爲服妖請禁止之故有是詔婦人多被刑責大爲識者所嗤都下作歌詞以嘲之。壬午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腳遞五百里。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

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歲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卻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樞密使龐籍獨以其言爲是省兵之議實郯發之。是月遼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和克率準布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都監蕭慈氏努歿於陳。十一月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爲成州團練使先是世衡長子古[攷異涑水記聞古作詁案世衡諸子名皆從言旁記聞似可信然長編宋史皆作古今始從之]詣闕自言父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雅爾[舊作野利今改]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爲書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覺被誅非因嵩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招懷之功文書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及籍罷古復辯理下御史攷實以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徙官便郡。詔河北被災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貧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辛丑詔民有寃貧不能詣闕者聽訴於監司

以聞。戊午，楊懷敏罷內侍副都知，爲三陵副使。初，懷敏自高陽關鈐轄入奏事，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以宿衞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規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得不窮治誅死，已爲幸矣，豈宜復在左右邪！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帝疑宿職不當言，翼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帝意解。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宅舍人爲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逾半月，卒罷之。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靈所在，大姦豈能逃乎！」無幾何，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爲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悲涕恨不得俱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衆議紛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相聚爲盜賊。」帝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它，正由養兵太多耳。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爲盜賊，臣請以死當之。」帝意乃決。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頸曲膕，詐爲短小，以欺官司。籍曰：「兵苟不樂歸農，何爲欺詐若此乎！」帝深然之。〔攷異〕李燾曰：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錄。放歸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聞。記聞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案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爲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二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揀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癃爲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係化外若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剩員處之。記聞惟不載剩員，然減衣糧之半，卽剩員居其閒矣。今悉用記聞，稍刪潤之。

甲子，遣入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戊寅，遼慶陵林木災。己卯，遼錄囚，有弟從兄爲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是歲，夏改元延嗣寧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一（起上章攝提格正月盡重光單閼五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二年（遼重熙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遼僧惠鑑加檢校太尉 庚子遼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達和克（舊作敵魯古今改）爲漆水郡王其所屬將校及準布等部長各進爵有差以蕭惠子慈氏努（舊作慈氏奴今改）戰歿釋惠喪師之罪贈慈氏努平章事 辛丑遼遣使問罪於夏 壬寅遼主如魚兒濼 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 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竝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即止及慶歷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竝邊芻粟皆有虛數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畜賈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竝邊入中元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二月甲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丁亥夏將攻遼金肅城遼南面林牙杲嘉努（舊作高家奴今改）等擊破之斬首萬餘級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祀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先是宋庠議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于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於郊壝寓祭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 甲午遣官祈雨 戊戌詔羣臣毋得上尊號 遼殿前都點檢蕭迪里特（舊作迭里得今改）與夏人戰於三角川敗之 己亥詔祀明堂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 癸卯遼遣西南招討使蕭蒲努等帥師伐夏甲辰遣同知北院樞密使蕭革案軍邊城以爲聲援 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爲給食初詔五歲始給食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以翰林學士趙槩爲遼國信使遼主駐息雞淀嘗因會獵令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侑以玉杯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享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 知

府州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　夏四月甲子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温等來貢玉　乙丑內出手詔言明堂之禮前代竝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爲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合祭天地祖宗竝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宜合祭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竝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翼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圜丘之位陟降爲勞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遼主如魚兒濼　戊辰降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生青都市聚觀明逸捕得青入府叱明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既而以爲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外將惑衆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當誅即詔槩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蓋其母王氏嘗執役禁中出嫁民冷緒始生女後生青青漂泊廬山數爲人言己實帝子浮屠全大道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獄具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威望故及於責絳億之子也〔攷異〕李燾曰實錄云青與其黨高繼安皆處死據明逸傳乃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案何郯包拯奏議竝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鼎州尋卻入京託病放停專以幻術結交權貴恐繼安卽全大道也　五月己丑遼主如涼陘　癸巳遼蕭蒲努等入夏境不見敵縱掠而還　甲申高麗貢於遼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兗州尼邱山神曰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臣自與遼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沿路州軍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頓置什物竝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衆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或以二十一爲一虡或以十六爲一虡或以二十四爲一虡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聲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至宅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閒之自

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抑意求法且當如舊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遼主謁慶陵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庚午遼主謁大安殿壬申遼以將策進士命醫卜屠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應舉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攷異〕李燾云實錄作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案陳吳此時實爲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自任用以來萬口交譏陛下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咈人情而稔成危機乎實爲陛下痛之拯又言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況不才者乎伏見祖宗以來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豈可專任此人伏望特出宸斷授以宅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 辛巳以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帝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遼主策進士於金鑾殿 是月帝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閑之地者今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舉行耳太宗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于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富于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今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戶才有田三十五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則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爲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帝納其言乃詔京西轉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 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爲婉儀 壬辰遼主駐括里蒲盌癸巳遼以皇子燕趙國王洪基領北南樞密院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入見於臥內擢其次子珣爲閤門使以所居第賜之并日給官舍僦錢五千用和緣帝舅起民閒位將相而能闔門謝客推遠權勢帝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寵外家逾等及卒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 戊戌遼錄囚 戊申遼以左伊達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唐括舊作唐古今改爲北院樞密副使 壬子遼主獵於侯里吉 八月己未以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爲直龍圖閣知漢州郯以母老請外故也將行上疏言三司使張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它故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踰年若大享訖事眾議謂陛下以酬勞爲名必當進用兩府果如眾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 乙丑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進建昌軍草澤李覯所撰明堂圖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覯嘗舉茂材異

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嘗數十百人。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帝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罷祭神州地祇。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帛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少傅致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並遣中使齎賜醫藥。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詔祀畢藏於宗正寺。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耶律達和克遣六院軍將諧里（舊作海里，今改。）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於遼，始議通使。〔考異〕遼史夏國傳不載此事，今從本紀。時積雨彌旬，帝請禱禁中。甲辰，齋於文德殿，天霽。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者並特與轉資，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不為永例。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為手詔，與赦同降。先是屯田員外郎知常州廬陵彭思永入為侍御史，極論內降之弊，以為斜封非盛世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知政事缺員，堯佐覬莫待命，而守忠亦求為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俟命出。」思永曰：「寧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奏：「陛下覃此繆恩，豈為孤寒？獨以堯佐、守忠故取悅眾人耳。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也。」疏入，帝震怒，詔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朝廷當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何必窮究主名？」中丞郭勸亦言思永不宜深罪。帝悟，不復致詰。思永尋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考異〕長編引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齋次率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傳乃云思永獨奏。或是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論羣臣不當加官也。今兩存之。入內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為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孔子謂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欲寵秩其人，適足增其罪累耳。」光，池之子也。冬十月丙辰，宰相文彥博以下進官有差，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啓之，何也？」彥博不聽。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庚午，遼主還上京。辛未，詔文彥博、宋庠、高若訥、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于遼，乞依舊稱藩。

遼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壬申．遼釋臨潢府徒役．甲戌．遼主如中會川． 乙亥．宴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于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爲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位號． 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赴闕．〔考異〕案長編是年十二月．即有賜念書童子曾天麟等四人出身事．蓋天麟等四人先已申奏赴闕．故仍賜出身．此後更不得申奏也．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言者以爲鏄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知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帝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去．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戊戌．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爲翰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衆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又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老求解臺任．許之． 召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益州守臣．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輒弃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愛之．以比張詠． 庚戌．遼錄囚．壬子．遼以南府宰相韓知白．樞密副使楊續．擅給進士堂帖．出知白爲武定軍節度使．續爲長寧軍節度使．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閏月．乙卯．遼漢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爲中京留守． 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沿邊尤被其害．帝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初爲祕書郎．其父居業．從事坊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觀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人．既練而卒． 己未．以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以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王舉正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權三司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庚申．又加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衞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考異〕宋史作丙寅．今從長編． 癸亥．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卽位廑三十年．未有失德．乃五六年間．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宮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伏望斷以大義．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初．執政希上旨．

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或逡巡退避，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近者臺諫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不報。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帥殿中侍御史㑹都、張擇行、江陵唐介及諫官包拯、陳旭、吳奎于帝前極言，且于殿廡切責宰相。帝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考異〕長編引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二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兌實爲知雜御史，而兌本傳不載兌嘗有言，當攷。又張耒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麤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初曾爲之，恐非麤官。上竦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案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爲中丞，唐介實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而張堯臣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閒，耒所志差誤，今不取。）己巳，詔：近者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又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官爵，于體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于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竝先申中書取旨。時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仍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考異〕李燾曰：中書取戒厲，據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適墓誌，今正史竝改作誡諭，雖稍文，然恐失事實，今特存本語。）

辛未，遼以同知北院樞密使蕭革爲南院樞密使，以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北院樞密使事，封宋王。

十二月甲申朔，詔班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請令諸臣建立家廟，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署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寢祭，祭竝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買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告訐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敕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錫，真州人也。

丁亥，遼北府宰相

趙王蕭孝友出爲東京留守。　庚戌，遼韓國王蕭惠請老，詔賜肩輿入朝，策杖上殿，再辭，乃許之，徙封魏王，詔冬夏赴行在，參決疑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遼主嘗使其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遼主以爲然，故爲將雖數敗，無不之罪也。

壬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上表於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　是歲，準布數貢於遼。　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遼重熙二十年）春，正月，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爲兩路，揚州爲東路，廬州爲西路。　戊戌，遼主如混同江。（〔考異〕李銳云：是月癸丑朔，不當有戊戌日，恐遼史有誤，因無它書可證，姑仍之。）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　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西夏，索党項叛戶。　丙戌，文彥博等進明堂大享記二十卷，紀要二卷，帝爲之序，鏤版以賜近臣。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閒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遼主如蒼耳濼。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甲辰，吐蕃貢於遼。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爲手陳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閱，技藝精彊，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陳法，乃降詔獎諭。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箭，僞告敕，事敗，繫開封府獄，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蓋累月，執政白以爲罪，黜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初，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爲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爲言，帝問之，沆對：「胡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卿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耳。」帝然其言。左正言賈黯自以少年遭遇，果于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恐自此貴幸近習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迹既疏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采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廣開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員隨入。」時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帝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三月，壬子朔，遼主如黑水。　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爲集英殿修撰。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又言庠

聞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既再上。乃不待荅。復入視事。庚申。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劉沆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卻之。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宗第八女。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主獨無所取。太宗尤所鍾愛。下嫁李遵勗。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以爲壽。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太后命以珠錯羅巾縚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它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猶以髮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居遵勗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宴禁中。帝親爲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宅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視。禳禬無不至。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向。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痛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柰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澹自若。嘗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易服奠哭。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詔乾元節罷樂。宰臣固請乃已。御製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民流相屬。吏不加卹。而乃飭廚傳交賂使客。以取虛名。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近日光祿卿向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竝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竝令御史臺以時案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　辛丑。以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夷簡子也。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蠲宂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帝以爲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干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帝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攷異〕李燾云上以公弼爲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案皇祐二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二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一年餘爾　以刑部郎中知制誥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公亮自爲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句三班。三班吏叢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

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以為法 五月庚戌朔以恩冀等州旱詔長吏決繫獄 癸丑遼蕭友括自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閒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擬其退靜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好古嗜學安于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瓌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劉湜判官邵飾領之 丙戌遼以所獲夏國主嫡母及前後所俘獲夏人安置薊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二

起重光單閼六月盡元黓執徐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三年遼重熙二十年六月丁亥無爲軍獻芝艸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艸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 丁酉諫官包拯言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擯棄不用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竝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戊戌徙知越州楊紘爲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知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贓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所避時盜販茶鹽者衆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爲言鼎不爲變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爲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爲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之子也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從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議雅樂名大安 乙丑帝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夫長吏者民之性命所繫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慚謝而退於是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鄞人沈起擅去官罪起因父疾請解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除之 己巳知制誥宋城王洙直集賢院鄢城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誌五十卷 乙亥知秦州呂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采木不以貧富皆科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數爲準凡歲減十餘萬石 是月遼主如秋山 八月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爲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爲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信竝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陳指授偏

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　丙戌遣使安撫京東淮南兩浙荆湖江南饑民　辛卯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判河陽中丞王舉正言此授非當有損聖德不報　乙未以知制誥王洙爲遼太后生辰使至韡淀遼使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陛下濫賞堯佐乞卽黜臣不報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沸騰望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帝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絶流　九月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新喻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可也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更謚文莊〔攷異〕六一居士集王洙墓誌祇言竦初謚文獻更謚文莊而於改謚文正事則略之今從長編又老學菴筆記引宋子京祭竦文有云天與其正此偏私之議論不足爲据也

竦爲郡喜作條教立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治軍尤嚴敢誅殺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聚剽刼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幷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閉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過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工于詩大臣屢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溥謚文獻爲文康司空致仕章得象謚文憲爲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爲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死安得忠乃謚文康　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于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因有是詔遂爲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倉門乃國家糧儲出入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是月遼更定條制遼主駐中會川　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詳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爲是故有是詔　遼括諸道軍籍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

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于饑耳遂貸之又曰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乙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言宜奪禁職以戒懷姦隱慝之臣故有是命　丁酉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爲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于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閒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臣見彥博自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出于己使人不敢議其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帝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它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面質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帝令送御史臺劾介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卽殿廬草制而責之時帝怒不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帝亦中悔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無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聞專差中使押之貶所竊尋鄉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制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將使朝廷負謗于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于貶所亦不可著爲後法伏望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卽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帝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介直聲聞天下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攷異〕長編云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令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帝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帝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爲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帝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翼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事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然事之有無卒莫

得而辨也案長編所言皆采碧雲騢之說恐未確今不取邵氏見聞錄云仁宗嘗幸貴妃閤見定州紅甆器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之妃愧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貶彥博亦出守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今據宋史書之

以樞密使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參知政事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以樞
密副使給事中梁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
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斥以中
奎誣惑天聽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
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
忠直淳厚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獘籍既承
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帝語載敕中 十
一月辛亥詔以漳泉州興化軍自五代以來計丁出
米甚重或貧不能輸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
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
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減五
斗八升八合爲定制初龐籍爲福建轉運使請罷漳
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及籍爲宰相遂行之
甲子遼命東京留守司總領戶部內省事丁卯遼罷
中丞記錄職官過犯令承旨總之 乙亥帝謂輔臣
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數額爲
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
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
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
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
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留

中不出 乙酉遼以太后行再生禮肆赦 戊子中
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
心欲籍其名目以輕重爲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
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
命育兼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便郡帝謂近
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
使賜以禁中良藥不半歲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請
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令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
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
任祥使專其事己亥以祥爲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
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
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于國有惠于民當加賞者
勿拘 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
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
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
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
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
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鍾也且漢志一爲
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
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
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
范鎭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
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
而空徑三分四氂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
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

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攷，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于修制所依庶說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于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于史，以爲後世惑乎！易曉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執政不聽。

四年（遼重熙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爲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遼主如混同江。　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校慶歷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所出亡餘。爲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

　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祝紳持兄服。紳幼亡父母，養于兄嫂，已嘗爲嫂服；至是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可聽之。仍俟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詔昨爲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阻，尋與除遷。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　二月戊寅，帝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蠲歲漕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耳。宜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科率。　庚辰，以兵部郎中考城傅求爲戶部副使。（〔攷異〕長編作傅永，今從宋史。）慶歷末，求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時關中用當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求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貸以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求急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者衆，而盜鑄亦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于邊而受錢于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求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畀之。帝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稅輸于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賞賜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于是擢副三司。（〔攷異〕李燾曰：傅求傳云：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二，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案變法在慶歷八年六月，乃用三司議，或因求獻策，亦不可知。若謂求遂下令以一折三，則是求自擅作法，困民，初非朝廷變法也。朝廷變法適與求貸民大鐵錢相先後，蓋求益貸民大鐵錢，大錢雖折小錢，而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有餘，即鄭戩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求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一折當十六錢一，其名似以優貸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　癸未，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冗費。　是月，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丁未，以知諫院包拯爲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居數月，徙爲高陽關路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　丙辰，蠲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帝謂輔臣曰：頃江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寢閣，而轉運司督索不已。比聞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達。其

蠲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費　丙寅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陳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用詔弓弩院如樣置之尋以諮爲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車　以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稅唐介爲祕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宮禁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所闕者勿得市初帝謂輔臣曰國朝鑒唐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擾人甚矣故降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寮聚會　先是內出欹器一陳于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宮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　丙戌遼遣使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于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荅遼書仍舊稱大契丹大宋其後遼復有書亦自稱大契丹如故初知制誥韓綜爲館伴北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北使慚遂不復言其後北使來朝廷擇館伴者時綜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阯爲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紿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中儂智忠等〔攷異〕建中或作建侯智忠或作志中或又作知忠皆傳聞互異予嘗見石刻平蠻三將題名以儂智高爲知高蓋蠻酋無定字也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日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張日新邕州都巡檢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陳珙通判王乾祐廣西都監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章不獲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屈逾月得其尸如生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及智高破橫山寨宗旦即載其親詣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智高既得邕州即僭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師宓以

下皆稱中國官名。（考異）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宋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詣桂州。李燾曰，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隆平集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誤，今改之。

丙午，以太常丞致仕導江代淵為祠部員外郎。淵事親孝，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以為。即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至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為之。時侍御史梁蒨言近日薦楊忱為學官，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降是詔。忱，偕之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丙辰，入貴州。（考異）長編作費州，案宋史地理志，廣南西路無費州，蓋轉寫之誤，今改正。　庚申，入龔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封州曹觀死之。時嶺南州縣無備，守將多棄城走。封州士卒才百人，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避賊，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賊至，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以女妻汝。觀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閒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不絕。　壬戌，儂智高入康州，知州趙師旦、監押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索，得諜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莫，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智高怒，并貴害之。　癸亥，入端州，知州丁寶臣棄城走。（考異）六一居士集、王臨川集撰丁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斬捕，卒不勝乃去，蓋止据其家狀也，今從長編。　甲子，知潁州、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行至徐州而卒。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邪。及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江都仲簡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

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命知韶州〔攷異〕宋史作知桂林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爲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緝農兵完葺保障共爲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畋被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帝賜以所服御巾入對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甲申徙知廣州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　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逵爲荆湖南路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朝廷降詔奬諭由是諸路盡爲掊克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約之　丁亥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爲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遼使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　以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爲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贄亦以爲言皆不聽青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面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壬辰以祕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爲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　庚子以知宿州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完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人不堪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爲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糧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帝從其言故有是命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莫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于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爲賊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郡民皆旁緣爲盜緘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詿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令新喻蕭注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彊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烟焰燭天大破之即日發縣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而轉運使成都王

罕亦自外募民兵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死。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合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歿。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邨，扼賊歸路。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爾曹勉之。」于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于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逵、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州巡檢馮岳、西路捉賊王興、萇用和皆歿。〔考異〕李燾〔云〕實錄稱偕歿于路田，本紀亦〔云〕，案本傳及智高傳則太平場也，實錄、本紀並誤，今改之。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謚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謚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舒謚曰恭肅，贈戶部尚書錢若水謚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湜謚曰恭質，右屯衛上將軍王嗣宗謚曰景莊，威塞節度使馮守信謚曰勤威。自齊賢而下，皆祖宗舊臣也，已葬而未謚，至是其家始請之。　八月，丁丑，以監新淦縣稅邱濬簽署滁州判官事。濬坐作詩刺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帝曰：「濬無雅行，惟以口舌動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臣言：「濬所坐已更赦，宜使自新。」故內徙之。

楊畋既趨廣南，又奏請刪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法官。己卯，詔諭畋曰：「智高乘颶，銳竊發，二廣之民日徯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殲賊爲期，臨機趨變，安用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邪？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及海壖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淹滯可也。」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官，監信州酒稅。初，罕往潮州議鹽事，聞儂智高圍廣州，即領兵還入城爲守禦備，城得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知州蕭勃留之，乃具奏，召罕至雄州計事，罕輒不至。諫官李兌遂劾罕怯懦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罕奏不時達，故及于責。　丙戌，贈張忠爲感德節度使，錄其父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　丁亥，以蕭注爲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子，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尚書知汝州吳育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以育固稱疾，求居散地故也。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訟久不決者，多詣育，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鄜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都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在者，于是聚謀爲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乃武帥不知變之故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衆徑入，拜庭下，泣謝，境內以安。向，顏之孫也。

辛卯，改知秦州孫沔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考異〕宋史作全斌，今從長編。副之。沔初入見，帝以秦州事

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沔行。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為賊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謂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乃欲示鎮靜邪。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知英州祕書丞蘇緘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不及清野。故賊得肆略。後緘知賊將走。分兵扼其歸路。布槎木巨石凡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乃繞出數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甚衆。緘盡得賊所略去物。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三 起玄黓執徐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四年遼重熙二十一年。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奉職唐峴皆歿。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仲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畋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楊畋知鄂州，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曹修為荊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蔣偕為潭州都監。初，畋與修聞儂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棄英州，焚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丌贇、岑宗閔，閤門祗候開封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并責之。時偕死已九日矣。

馬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卒，駕臨奠，輟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謚忠毅。自陝西用兵，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衆。在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麾下，有餘悉以饗勞之。及卒，家無餘貲。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覲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於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人哭祭於路，數百里不絕。康州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為覲立廟封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鬭於館門驛，死之。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以太常博士韓絳為右正言。帝面諭曰：卿朕所選用，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令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掇為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鹽運，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貪暴不法，收以付獄，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行之。

楊畋、曹修經制蠻事，師久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為憂，或言儂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翼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

使判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諫官李兌言唐以宦官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是月，遼主謁懷陵，追上嗣聖皇帝、天順皇帝尊謚，更謚彰德皇后曰靖安，謚齊天皇后曰仁德。旋謁祖陵，增太祖謚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謚貞烈皇后曰淳欽，恭順皇帝曰章肅，后蕭氏曰和敬。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鬭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陳東美棄城。　戊寅，遼主駐中會川。　己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既行，帝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劫者，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蹂踐之後，不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為獲盜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帖，以為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夏主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主即遣蕭友恬往諭之。　戊子，遼主如顯、懿二州。　庚寅，帝謂輔臣曰：比日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失呵止者，其貸之。帝初幸景靈宮，既登輦，因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　遼以南院大王潞王札拉（舊作查葛，今改）為南院樞密使，進封越國王；遼興軍節度使蕭虛烈封鄭王。　戊戌，遼主射虎於南撒葛柏。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失書，今從長編及宋史。）　遼增謚文獻皇帝為文獻欽義皇帝；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復更謚世宗孝烈皇后為懷節。　丁未，增孝成皇帝謚曰孝成康靖皇帝，更謚聖神宣獻皇后為睿智。　先是，以知制誥長社何中立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非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

矣。願守汝州。不報。會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宅怨也。鞭告者竄之。或謂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以都官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爲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巡。有欲脅聚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帝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稅十之三。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中書以爲無例。帝特賜之。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閑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心亦忠朴。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

諫官韓贄言發運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乞今每歲更不許赴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甲子。遼主次中會川。回鶻遣使貢名馬文豹於遼。 丙寅。遼錄囚。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噩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爲先鋒。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爲盜。歲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龐籍曰。朕擇重臣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治城甚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人。咸服青有遠略云。 先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屏閒。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令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乙未。錄顏真卿後。 戊戌。遼以鄭王虛烈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義先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 釋役徒限年者。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下柄不下移。事當簡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處分。所慮未中於理。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遺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

五年(遼重熙二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乙巳。遼主如混同江。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

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駕臨奠，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純質，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爲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也。　丙辰，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攷異〕宋史仁宗紀繫此事於庚戌日，長編作丙辰，案是月壬寅朔，庚戌乃月之九日，丙辰則十五日也，今從長編。　丁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　狄青既戮陳曙，乃案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翼日，遂進軍，青將前陳，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歸仁鋪爲陳。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之。〔攷異〕李燾云：武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逵傳稱右將孫節，而狄青傳乃稱前鋒孫節，蓋爲前軍之右將，當軍鋒最前耳。張玉實將先鋒，實錄卽稱節爲先鋒，恐誤，玉傳可攷也。今於此刪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爲，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忠幷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案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爲青所破，果如其謠。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易衄，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陳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麾蕃

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逵
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
琦爲武康節度使知幷州徙判幷州李昭亮判成德
軍知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幷州首罷昭亮所興
不急之役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旣誣奏昭亮
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命知制誥
王洙修纂地理書　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
士緡錢　二月庚辰遼主如春水　癸未以宣徽南
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
前宣徽南院使初廣西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
曰青破賊卿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
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
給槥櫝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
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免解至禮部不預奏
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以孫沔余靖並爲給事中仍
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
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其保聚退守
巢穴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
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禽耳
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幄中晝則惟青治事附賊者
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命軍中制長
刀巨斧人謂刀斧非所用及戰賊皆翳大盾翼兩標
置陳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陳乃
破衆皆歎服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
內押班石全彬及閤門祗候狄諮右侍禁狄詠並進
官諮詠皆青子也賜青敦教坊第一區　丙戌詔廣

西都監蕭注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下德音減江西
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需
者減夏稅之半仍免科徭一年　戊子詔文武官遇
南郊得奏蔭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
從知諫院李兌請也　論廣西棄城罪貸知邕州宋
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谿洞都巡檢劉莊除
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
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竝除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
永不錄用　乙未詔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
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驗慮其專
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荊湖北路都監孫節爲
忠武軍留後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
終喪　三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悈上擬試詩賦
論十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亦朝廷
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旣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臣屢欲城
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狃於功
利權領州事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
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
人　辛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壬
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
廣南特奏名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遼主如黑水
濼　夏四月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
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唐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
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轉運使須城李參制置解
鹽代范祥也時參爲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

諸路經略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參權慶州。鉤孜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攷異〕瞿中溶云。今偃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仙鶴觀碑。云郭下安中來舍施地基一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是青苗之名其來已久。亦不始於李參也。　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榷罷入中。比參之法行。省榷貸錢以二千萬計。　壬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辰。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陳。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陳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御服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戊子。遼主獵於鶴淀。　庚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帝復欲用狄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凶醜。誠可褒賞。然比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已極。萬一宅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爲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柰何以此解其樞密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陛下既已赦之。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擢爲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青立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前世有之。無傷也。帝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遠矣。是時適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己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頌其功。極言青與孫沔

褒賞太薄帝既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其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遷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只於殿門閤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奏皆如聖旨復入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蒨數言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時三司常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爲對卒不能奪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竝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得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有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第宅帝閔利用死非辜既賜謚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壬申遼主駐胡呂山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衞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寧子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

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　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物，毋得抑配人戶，仍停改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與發運使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升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剝，民不堪命。帝聞之，特降是詔。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爲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乙未，詔河北荐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徠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虛心納用。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才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慝，而亟請湔洗；或職任疏遠，而推授過重。攷其心迹，非衒鬻崇私，何以臻此！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置於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論薦。」　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大王率諸部長獻馬駝於遼。　庚戌，帝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太常定謚毋溢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開封趙滋權并代鈐轄。初，滋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眞將相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遼主如黑嶺。　閏月戊辰朔，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　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歲催科，及蠲其徭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載不還，聽它人占佃。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罹荼毒，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徧行州縣。　庚午，烏庫（舊作烏古，今改。）貢於遼。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攷異：宋史彥博傳不載知青州與秦州事，殆以其未到任故略之也。）知秦州張昪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昪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它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罷，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紿爲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也。　以判大名府陳執中爲吏部尚書、平章事，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吏部侍郎、平章事。　甲戌，贈祕書監致仕胡旦爲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爲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羣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

以彊盜尋曰此迫於饑耳其情與彊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庚辰秦鳳路言部署劉渙等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爲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詞潤色發明之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且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爲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爲麤不識本義或連引它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絕者爲不通並以四通爲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註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別頭　己丑詔古渭塞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支藺氈爲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厭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藺氈世居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藺氈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藺氈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藺氈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爲它族所據青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百匹藺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傳求制置糧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爲秦州患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彊國威案藺氈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爲州以應誓詔耳即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爲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衆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藺氈以爵秩　癸巳遼於長春州置錢帛司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四（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閼逢敦牂十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五年（遼重熙二十二年）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為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傳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己酉，命知青州張昪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齎敕告賜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帝能優容言事之臣，近代所希。 辛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彥若所對策疏闊，下有司攷不中等，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抑之也。 壬戌，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 九月庚午，以東上閤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黍累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戶部員外郎，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句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夏主遣使進降表於遼。甲午，遼使南面林牙高嘉努（舊作家奴，今改。）等奉詔撫諭夏國。（攷異：遼史西夏傳作七月諒祚進降表，本紀作九月，蓋七月遣使，九月始至耳，今從本紀。）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怒廄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為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子，作鎮國神寶。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為鎮潼軍。 十一

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遼命諸職事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歲申樞密院。　十二月丙申朔，遼以契丹人充回鶻部副使。

丁酉，廣西安撫使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約三千餘人，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幷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己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遼以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　癸丑，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澂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爲本路多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庚申，以太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薦也。中復嘗知犍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即奏爲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郎邪。〔攷異〕李燾曰：張唐英政要以爲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　辛酉，遼賀正旦使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退。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幷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即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贄爲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賈黯建言：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孰，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即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兌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賊盜，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遼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遼主如混同江。　辛未，京師大寒，詔有司卹民之凍死者。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病。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

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妃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薨帝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賁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帝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爲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翼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慰上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爲監護使全彬及句當御藥院劉保信爲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考異〕李燾曰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爲當問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於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爲之案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爲可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攘取以爲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不自拱辰也拱辰特俯從石全彬者耳

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上裁乃增置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冊貴妃張氏爲皇后賜謚溫成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謚溫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

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帝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輴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轝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冊孫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溫成追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帝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戊子夏遣使貢方物於遼

壬辰遼主如春水

詔待制以下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百日猶起復其罷之

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爲武信留後宅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真爲留後者守忠介東宮恩數求之帝欲從其請時高

若訥爲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不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使乎！」帝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爲留後。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浮屠法集僧於其家，凡四十九日，爲之禬禳。既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遼主先獵於雙子淀，甲午，復獵於盤直坡。先是牌印郎君耶律陳嘉努（舊作陳家奴，今改。）逐鹿圍內，鞭之二百。會耶律仁先薦陳嘉努健捷比海東青鶻，授御盞郎君。　二月丁酉，詔禮院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溫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爲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治河隄民有疫死者，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　戊申，太常博士、史館檢討鄄人張芻落職監潭州稅。詔立溫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茲議，它人皆不得已從之耳。」芻父太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爲外官，若舍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既惡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掞爲戶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衆。　以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爲樞密副使。　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三月己巳，罷爲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爲聲伎之樂。舊制，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歸第則杜門謝客，人稱其謙靜。慶曆閒，貽永位冠兩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爲與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云云，獨貽永怒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謂穩便？」懷敏縮頸而退，昌朝大慚。龐籍、吳育時爲樞密副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怒，大是佳事。」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爲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挺爲之。　乙亥，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癸未，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丁亥，遼主幸皇太弟重元帳。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丙申，宰相以日食不及算分，率百官表賀。（考異：契丹國志云：日食正陽，宋著作佐郎劉羲叟曰：「遼主其死乎！」文年果驗。案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國志所載蓋附會之詞，今不取。）　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考異：宋史紀志俱失載，今從長編。）　辛丑，御正殿。

復常膳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胡宿言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屬禮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未逾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臣愚欲望今後南郊且依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不報〔攷異〕李燾曰案胡宗愈作宿行狀云宿因旱災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宿章禮官以郊廟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二聖並侑蓋用楊畋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　癸卯高麗遣使貢於遼　癸丑遼主獵於合只忽里　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於遼遼主命歲貢之　乙亥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爲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既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實方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爲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府用蓋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帝察其無它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配竇州牢城　己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　庚寅遼主如永安山　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爲備禦時

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丙申遼主如慶州　己亥謁慶陵　辛亥吐蕃遣使貢於遼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帝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爲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帝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顧知人亦未易耳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丁卯以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掞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廷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中丞孫抃亦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非罷適無以慰清議帝不得已乃罷之　己巳夏遣使求昏於遼　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呂景初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

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馬遵等彈適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始遵等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遽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黜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它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執狀降敕虞卿昌齡子也〔攷異〕李燾曰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騢它書並無之然適嘗使石全彬訴狄青等賞薄而青遂爲樞密使則適因交結中官者也碧雲騢所載或亦過當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相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以下並議譴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字帝王之權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聲沸騰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之後朝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警策權臣致令放縱私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奪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又言臣前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陛下亦優容不罪今止言梁適遽有此行遣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言宰相之事者其過重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臺官不得言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伏望念祖宗大業而謹重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剛猛御史自古難得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爲之不采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亦不報

以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弼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帝每念呂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帝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知羣牧使甲戌以知滑州張方平爲戶部郎中知益州

遼主如秋山己卯詔八房族皆加巾幘

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帝惻然憐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僞爲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令爲姦利者宦官忿怨陰求所以中修者會選人張俅胡宗堯例改京官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讒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人主權修坐是出修在銓曹未浹旬也

八月癸巳以判吏部南曹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馮京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陽修辨不報

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內供奉官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鈔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紬絹商人以算清久未能得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量

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爲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筭鈔而令內藏庫乘錢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爲甚帝是鎮言遽罷之 甲午以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樂於因循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應格當遷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肎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爲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八品以下其祖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所犯非凶惡亦聽贖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 以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爲蕃部所擾及益兵拒守而宅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默羅多尼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爲寇(攷異)李燾曰碧雲騢言適除觀文殿大學士由內降案舊相爲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騢所載或毀適過甚今不取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爲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疑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言之至再帝意乃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戊申命修刊修唐書 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夕命劉沆爲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卽紀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還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從知制誥韓絳言也 九月辛酉朔以權三司使翰林學士楊察爲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於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內衣庫積尺羅帛及建水遞鋪非便內藏庫不當買交鈔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外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臣竊爲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不可不審陛下以察之所陳是邪非邪以爲是則宜使察主大計以塞姦倖之路以爲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日色不光天氣沈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

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西安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改任，乞追還新命。不報。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王鼎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永德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滑，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鼎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爲姦；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肎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以殿中丞王安石爲羣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館閣校勘沈康詣宰相陳執中，求爲羣牧判官，執中曰：「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當以德讓爲先，而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慚沮而退。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爲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爲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遷。帝不聽，曰：「此豈計筭日月邪？」謝日，帝面諭：「以外閒事不便有聞，當一一語朕也。」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抑僥倖，於是有鏤匿名書布京城以搖軍情者，帝不信。　丁卯，詔開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卹，餓莩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先是遼主欲見帝容像，以耶律防善畫，因其來使，竊畫帝容以歸，然以爲未得其真。上年，遼主諭其大臣曰：「朕與宋皇帝約爲兄弟，歡故，欲見其畫像，可告來使。」至是遼使蕭德、吳湛以爲請，又乞進本國酒饌，不許。〔攷異〕遼史耶律褭履傳云：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是竊寫宋帝之容者，乃褭履也。傳又云：清寧閒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是竊寫非一次矣。長編引趙抃孫抃議慮，今不取。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因並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帝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以三司使王拱辰爲回謝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使於遼。　癸未，禮院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園陵，從之。乙酉，溫成皇后啓殯，帝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

尉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旣爲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攷異〕長編云臺官諫宰相護喪實錄止載孫抃及侍御史范鎭案趙抃時爲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實錄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矣 庚寅遼主出獵遇三虎縱犬獲之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人同居親爲昏違者離之 丁酉葬溫成皇后帝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輓歌詞宰相率百官進名奉慰知諫院范鎭言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溫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是矣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寖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鎭又請葬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舒國用從之 遼主如中京 戊戌幸新建祕書省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內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 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本非承平侍從之臣所當行又非班行宂下之職所當預習俗旣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心爲悲其不肖者則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原自此始不可不慮竊謂惟在軍中者可從權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卽日絕其俸祿亦爲太薄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乎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匄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爲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爲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至仁至惠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以爲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別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 遼有事於太廟 癸丑遼以開泰寺鑄銀佛像曲赦在京囚

丙辰以太常少卿穰人周湛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帝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於京師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也 戊午幸城北礮場觀發礮宴從臣賜衞士緡錢 是月夏進誓表於遼〔攷異〕遼史興宗紀繫於丙子日攷是月辛卯朔不得有丙子今闕其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五（起閼逢敦牂十一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至和元年（遼重熙二十三年。）十一月辛酉，以同知太常禮院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常須爲印狀，列署衆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溫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無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應如宅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案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案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執政以爲充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葬所，訴於內臣云：欲送開封府案罪者，充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官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甲子，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成皇后樂章，肄於太常。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官言吳充、鞠真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帝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要族，立權巨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己巳，秦鳳經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壬申，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大赦，內外官進秩有差。先是太后生辰，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耶律陳嘉努（舊作陳家奴，今改。）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采二百段。辛巳，詔宰相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溫成皇后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瑾請之。壬午，以入內押班石全彬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不敢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內副都知。癸未，遼錄因。甲申，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聖神仁孝皇帝，后蕭氏曰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知制誥劉敞言臣昨

聞吳充出外，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及延和殿奏事，面奏宣詔，充乃是盡職，京意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今陛下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卽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鎭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十二月，丙申，遼主如中會川。

庚子，翰林學士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繪圖。

知幷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遣，帝立命內侍押士明往視之。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丁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祕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溫成治喪皇儀殿，宰相既導諛，惟吉爭不能得，至頓首泣下。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爲阿張所殺，自當禽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公爲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以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執中亦自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爲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錄，降敕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帝終不以爲罪。述，小谿人也。〔考異〕李燾曰：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卽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融州大邱洞蠻楊光朝內附。

二年遼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後爲清寧元年。春，正月，癸亥，遼主如混同江。

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之。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帝特行此禮，因欲致奠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爲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帝從之，不復至溫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卽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已而卒。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

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爲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鎭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邛部川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月壬辰以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爲衛尉寺丞知幷州韓琦言固嘗造車陳法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爲前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旣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它日復得敍官可不重其罰邪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敍用　遼主如長春河　給事中崔嶧受詔案治陳執中嬖妾妾殺婢事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頗左右執中甲午授嶧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顚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籍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負陛下耳目澂察之任又得憲臺鰥寡失職之罪臣不忍爲也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體又翰林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疏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煙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旣罷而給事中不奪故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元李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爲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邵必知常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旣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劾入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卻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重而斷罪反輕邵必所犯輕而斷罪反重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旣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將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門

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絶其飲食，遂致斃踣。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逼脅，既而自縊。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執中帷薄醜穢，門閫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豪賑卹。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願陛下爲社稷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俟修注有闕，吳中復俟臺官有闕，並牽復。

甲辰，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公議，立大法，則天下幸甚。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竊謂爲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舍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卹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臣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杖，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有司亦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及爲一婢子，因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衆議未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勢去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乞以臣章下御史臺，榜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爲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爲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爲敵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陳執中外雖彊項，內實姦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宴資

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一曰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三曰敘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未幾復故　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乙卯流內銓引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琪雖無它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龐籍女壻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邪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癸亥遼主以皇太弟重元生日曲赦行在及長春鎮北二州徒以下罪　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御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閤記事帝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揚休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焉　丙子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案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竝封以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

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翰林學士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邇英閣王洙講周官典瑞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帝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其罪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往年河決商胡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虛費民財爲國斂怨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未充

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莫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閒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與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臣陳執中初爲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爲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絳襄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更著淮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乙卯詔三司出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率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干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

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今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不知陛下以臣言爲是邪，爲非邪？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執中爲非，即乞罷免相位，以從公議；若以臣言爲非，亦乞竄臣遠方，以誡後來。」不報。

五月，己未，錄囚。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祗紹駿謨，厲精庶政，吁惟近歲，薦至煩言。以爲參顧問者閑怵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涖官無匪懈之恪，專覬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爰申戒告，以厲淩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輪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旋命孫抃、郭申錫、趙抃以次入對，皆以罷執中爲請。

是月，遼主駐南崖。

六月，己丑，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荊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此由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以爲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皇恐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拒言事者耳。夫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希合上意，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它人。陛下樂聞斯言，不復察其邪佞，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言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臣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

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法成湯改過之思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罷其政事別用賢才以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黯皆補外殿中侍御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秦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它蓋不能曲奉權要日虞中傷皆欲效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萬一有緩急事陛下何從而詢訪何從而質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劉敞亦以爲言修黯遂復留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於是執中卒罷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帝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幷以爲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帝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爲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幷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卒不報鎮由

是與趙抃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幷州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昪權御史中丞帝嘗諭執政以昪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爲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龐籍爲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幷州籍過京師入對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毀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帝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　以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爲戶部侍郎知邕州蕭注爲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

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深界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爲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攷異〕李燾曰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二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

秋七月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師道長洲人

戊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察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於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之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帥〔攷異〕李燾曰育正傳二云爲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攷之又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鞏父素爲鞏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御牀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爲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鞏所云差誤

己巳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司言御箭翎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爲之今監錮市人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傳黑白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減罷尋準敕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棟宇堅固未必損動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損一十三柱廣張工料以圖酬獎恩澤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停

壬午遼主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有疾八月丁亥病甚召皇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己丑遼主殂年四十諡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攷異〕興宗之年東都事略作四十二李燾長編作四十一興宗之諡契丹國志及事略長編並作文成皇帝今俱從遼史

興宗初立受制於生母欽哀太后致嫡母無罪被弒論者譏其虧王者之孝其後還欽哀而復迎奉頗盡孝養而欽哀以不得干預朝政意常不懌臨興宗之喪無戚容見皇后悲泣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痛乃爾其很戾如此與

宗多酒失然能感富弼之言罷南伐之師用兵西夏旋許乞盟邊鄙不聳遼人安之皇子燕趙國王洪基奉遺詔卽位柩前哀慟不聽政羣臣上表固請許之遼主詔曰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爲愆卿等其體朕意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竝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爲令　壬辰遼以皇太弟重元爲皇太叔免漢拜不名　癸巳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閒也猾胥姦盜同爲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胥吏得以立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甲午遼遣皇太叔重元安撫南京軍民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今陛下雖喜聞諫諍然攷其施行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今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戊戌遼主以遺詔命西北路招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喇爲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虛烈爲武定

軍節度使　辛丑改元清寧大赦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預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敎忠厚也朕尙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耆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乙卯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高若訥卒車駕臨奠贈右僕射謚文莊　九月戊午遼告哀使至帝爲發哀成服於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卽位　遼主詔所幸圍場外毋禁庚申詔除護衞士餘不得佩刀入宮非勳戚後及承應諸執事人不得冠巾　癸亥詔學士舍人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乙丑遼賜內外臣僚爵賞有差　庚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丙子尊皇后爲皇太后宴菆塗殿以上京留守宿國王陳留爲南京留守　冬十月丁亥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安節從之以吳王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　己丑詔京畿毋領輔郡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內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客員外郞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裏行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宮觀所以爲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爲邪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爲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昪等言希孟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前年內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得爲例又中書劄子下

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尚蒙矜恕，豈爲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冐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爲過犯，此皆姦邪迹狀明白。後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不逾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咸謂公明，今卻自府判復除言事臺官，伏乞別與一差遣。壬寅，改希孟爲祠部員外郎、荊湖南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攷異〕李燾曰：御史臺記云：蒨欲結交富弼，上言乞舉班迎故事，朝議哂之。又希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賓客。蒨性諂諛，所言大抵類此。案實錄十月癸卯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馮潔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然賈黯明年自知制誥出知許州，猶以客禁爲言，則蒨所請初亦未從也。

乙巳，禮部貢院上刪定貢舉條制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歐陽修言：自武宗以下，竝無實錄，以傳記別說攷正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 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羲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羲，相繼爲刺史者五世矣。至是仕羲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長州，訴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幷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長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羲遁入地洞，不可得，俘其孥，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幷州市糴軍儲。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十萬緡，得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減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公事。己未，以向爲之，行竝邊見錢和糴法。 甲子，遼葬興宗於慶陵，名其山曰定興。丙寅，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蕭阿喇進封韓王。 己巳，交趾來告其王李德政卒。〔攷異〕宋史仁宗紀載此事於乙卯日，今據長編安南告喪實在己巳日。但宋初沿唐制，授以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初未有安南王之稱。長編稱爲安南王，則失之不攷矣。贈官在癸酉日。封日尊在乙亥日，今幷及之。 詔贈侍中南越王，以其子日尊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壬申，遼主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 十二月丙戌，遼主詔內外百官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丁亥，修六塔河。先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垂子也。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復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

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　戊子遼以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臣命婦冊妃蕭氏爲皇后后樞密使惠之女也進封皇弟和囉噶爲魯國王阿璉爲陳國王辛卯遼詔部署院事有機密卽奏其投謗訕書輒受及讀者竝棄市　甲午遼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吳湛爲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爲上京留守　知制誥劉敞使於遼素習知山川道徑遼人道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原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攷異〕宋史閻詢傳使契丹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蔥嶺而迂枉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與敞傳所載略同敞奉使在至和二年而詢使在嘉祐五年卽使詢有此言亦是襲取敞意況蔥嶺在西域與遼之上京遠不相涉蓋傳聞附會之說殊不足信今因敞事而辨正之　丁酉詔武臣有贓濫者毋得轉橫行其立戰功者許之　戊戌遼主命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庚子遼遣使致興宗遺留物及謝弔祭　遼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庚戌太白晝見　遼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卽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是歲遼主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六（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圉作噩七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元年（遼清寧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暴感風眩冠冕攲側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禮而罷 丙辰遼主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令瘐死獄中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彊盜得實者聽即決之 戊午宴遼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帝顧曰不樂邪彥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己未遼使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作扶入禁中彥博以上旨諭遼使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等問帝起居志聰等對以禁中事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惟汝曹得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自當下鎖志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宮人扶侍者皆隨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帝既不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欲留宿禁中而無名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于殿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遣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于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小閒暫御崇政殿以安眾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康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帝神思漸清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己巳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欲收捕治狀彥博曰如此則張皇矣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㝎謹可保彥博曰此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為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揑其卻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考異）蘇頌作孫抃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不得進見但通名于內東門候起居抃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抃言乃叩閤入禁中李燾曰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東都事略載富弼切責史志聰蓋據范純仁行狀今附載 壬午大雨雪木冰 遼主如魚兒濼

二月乙酉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瑪嚕（舊作謨魯今改）知西南面招討都監事 甲午詔兩制以上間候于

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巳。詔禮部貢舉。　遼以應聖節曲赦百里內囚。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己卯。遼主製放鷹賦。賜羣臣。示委任臣僚之意。先是興宗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爲護衛太保。伊遜本寠人子。嘗牧羊。自言夢中食日。啗日方半而寤。頗以自負。比長。美風儀。外和內狡。初爲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之。遼主即位。以伊遜先朝所任。使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伊遜被委任。自此始。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使王堯臣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詔閤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爲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爲學士時。進不由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諡文簡。　遼自聖宗時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法演迆域中。開泰中。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己亥。始行東京所鑄錢。　乙巳。遼南京獄空。進留守以下官。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　丙辰。召知鄭州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它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爲曾開門。　甲子。遼主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己卯。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禮。　初。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宮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及帝得疾不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早立嗣。帝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既具藁。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事中輟。（〔攷異〕李燾曰。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爲得實。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僞也。蓋當日羣臣預爲此奏。可即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耳。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彥博同爲宰相。則誤。）　知諫院范鎮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　戊戌。遼主謁慶陵。甲辰。有事於興宗廟。　丙午。以龍圖閣直學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命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袤延六里。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丁巳。遼命宰相舉才能之士。戊午。

遼命有司籍軍補邊戍　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疏
曰今上有謫見之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以皇
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丁寧警戒欲陛下深思遠圖
亟有所為而然也願陛下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
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
維城根本深固惟陛下以至公而裁擇焉　辛酉準
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朝於遼貢方物　癸亥中丞張昇等
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聞已降付中
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
對故為沮遏伏望陛下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上殿
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詔許中丞
上殿　丁卯高麗遣使貢於遼　庚午集賢校理通
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
定則眾心未安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
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
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
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倘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
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
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繼之又
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
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益力　遼舊制史官得與聞
朝議辛未遼主命罷之俾史官問宰相而後書　時
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
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栰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
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
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
封府王素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
柰何障門以惑眾且使後來者不入邪知諫院范鎮
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
輒壞其為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
起之因及所謂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
言得失躬親裁擇以塞天變　乙亥遼南京蝗蝻為
災　丁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趙王扎拉（舊作查葛今改）為上
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吳王耶律仁先為南院樞
密使秦王蕭孝友為北府宰相遼主親製誥詞褒賜
孝友　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
曰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
恭事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于
號令必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蓋曉諭陛下以
簡宗廟也宗廟以承祧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
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
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
政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
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以臣前一章降
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
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帝
不豫惟兩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乙酉詔京
東西荊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
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于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
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遼遣使分
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　丙戌賜河北路

諸州軍因水災而徙宅處者，米一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文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兩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既可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三四年間，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留中不出。〔攷異〕李燾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所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樞密副使後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云富、范，蓋誤以文爲范也，今改之。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爲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宅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彊，有磐石之安，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于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景初又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文彥博以青素忠謹，外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大臣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庫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于吏職，癰方作，猶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

癸卯，以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爲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被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今從之。

司馬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位，不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乞包拯、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諫院范鎮言：「近日彗出東方，孛於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宜與大臣相敕警，以求消復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爲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與執政書，言：「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願諸公攜鎮之書，言于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歸田，或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鎮又兩上疏，言早定大計。庚申，以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州。青在西

府四年。京城小民推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至壅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言及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 以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爲樞密使。召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張方平爲三司使。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御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欲施行。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 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于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既不如志。因求外官。于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 是夕。彗星滅。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曰。小失不足以白上。宿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

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乎。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喪平生節。爲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則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乞下執政大臣參議。且用祖宗舊樂。以竢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招撫彭仕羲。 是月。遼主如秋山。后從行。至殺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而成。遼主大喜。出示羣臣。次日行獵。有虎突出。遼主一發殪之。謂羣臣曰。力能伏虎。不媿皇后詩矣。 遼魏國王蕭忠卒。年七十四。后之父也。遺命家人薄葬。訃聞。遼主輟朝三日。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

其或攜謙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彊則茂基壯則安今日公卿至庶人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而莫敢進言向以水災親下明詔勤求得失臣安敢舍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時范鎮亦屢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皇后廟程戡于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百官　庚子遼主如中京祭聖宗興宗於會安殿　癸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抃嘗攻沆之短至是抃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未以草澤雙流宋堂爲國子四門助教堂著書頗究時務數爲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概又言其所著書特錄之　丙子遼主如中會川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天下幸甚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殿鎮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己丑鎮復爲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庚寅錄潭州進士楊謂爲郊社齋郎先是蠻猺數寇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遂以說干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爲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巳以草澤建安黃晞爲大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著聱隅書十卷慶曆中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戊戌遼以知左伊勒希巴事耶律囉勒（舊作劃里今改）爲伊勒希巴以北院大王耶律仙通（舊作仙童今改）知黃龍府事都監耶律哈里齊（舊作合里只今改）先以使宋失辭免官至是起爲懷化軍節度使　遼主之爲燕趙國王也興宗以左中丞蕭惟信資性沈毅篤志好學徙爲燕趙王傅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臣之義有不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後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至是復爲樞密副使　甲辰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遼主以皇太叔重元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扎拉爲魏國王吳王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進封楚國王百官進遷有差　遼主謂南府宰相杜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防旋卒遼主歎

悼，賵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謚元肅。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于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狀白執政，彥博召二人詰之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書，今後雖遇辰牌，當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遼以韓王蕭阿喇（舊作阿剌，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喇爭之不得，遽告歸。遼主由是惡之，旋除東京留守。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用舍進退，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纍。俗謂鬻棺者爲纍，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削陛下爪牙，將有不測之憂。」而昇等亦辨論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尋詔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忠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之感動。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爲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爲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于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甲寅，遼上太后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乙卯，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瑗教人隨材高下，衣服容止有度，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于是擢爲經筵，治太學如故。（〔考異〕實錄稱瑗以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案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今從長編。）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密藏（舊作沒藏，今改）氏卒。初，密藏氏通于李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憤怒，于是殺吃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舊作訛龐，今改）乃族殺守貴，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遼清寧三年）春正月庚辰，遼主如鴨子河。癸未，翰

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榜出，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或爲祭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丙戌，遼置倒塌嶺節度使。乙未，五國部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論，著唐史記，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閒。詔藏其書祕閣。

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邨夷人寇淯井監。

庚戌，遣使錄三京輔郡繫囚。

己未，遼主如大魚濼。

壬戌，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年，性不植產，第室卑漏，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履，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乎。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及病，帝遣中使賜藥，挾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薄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寇，發兵擊走之。

癸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卒。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外國，雖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是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辛巳，遼以楚國王尼嚕古爲武定軍節度使。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己丑，賜諸科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補諸州長史、文學。〔攷異〕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今從長編。

乙未，遼遣林牙耶律防等來請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遼與宗致其畫像及聖宗畫像凡二軸，請易真宗及帝御容。既許之，會興宗晏駕，遂寢。至是遣使再請，故命昇等傳命，令更持新主畫像來，卽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不與，則傷信矣。不從。昇等至遼，遼主欲先得聖容，昇曰：昔興宗，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遼人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雖敵卒犯之，無一人敢先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以爲青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丙辰，遼主清暑永安山。

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爲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己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昇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遼地圖及雜記十卷。

癸酉，以彭仕羲未降，遣官安撫湖北。

甲戌，司天監言：據崇天歷，己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爲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儂宗旦聚衆入寇。〔攷異〕宋史仁宗紀書於是月己巳，今從長編繫於甲戌日。宗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

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爲宗旦保山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可必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招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爲忠武將軍日新爲三班奉職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開封郭恩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寧府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衆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寇諲銀絹五十兩匹諲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禖壇于圜丘東南 己亥遼主如慶陵獻酎於金殿同天殿 六月壬子以汝州龍山孔旼爲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爲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二人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邪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孫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行不如所學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戊辰以淑妃苗氏爲貴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舊時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于是翰林學士胡宿疏論之不從 辛未遼以魏國王扎拉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部署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 甲申遼南京地震赦其境內（〔攷異〕長編載四月丙寅契丹幽州地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與遼史所載日月前後不同今從遼史） 乙酉遼主如秋山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昪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故以命昪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 壬辰知麟州武勘除名江州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七（起彊圉作噩八月盡屠維大淵獻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二年（遼清寧三年）八月乙巳朔知襄州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黯降知鄧州黯請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爲御史吳中復所劾故降　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使程戡提舉從樞密使韓琦言也丁未琦又言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宰臣富弼等及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兗國公主出降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讌于禁中　辛亥遼主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亦屬和並進於太后　丁卯建廣惠倉初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閤門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陛下向未有皇嗣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亦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室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以慰聖情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病踰月帝遣使問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謚乃止　庚辰詔內臣爲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攷異〕李燾曰李復圭記聞云嘉祐以前每路管兵內臣或至三四員循法者少復圭奏請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爲定制復圭自記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案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是從復圭所請否）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爲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毋得施行從之　庚子遼主幸中會川遣樞密使蕭扈等來請御容　冬十月己酉以翰林學士胡宿爲回謝使使於遼禮賓使李瑗副之且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攷異〕李燾曰張唐英云遣張昇送御容遼主具儀仗拜謁驚歎案昇非送御容者今不取）　遼主謁祖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辛酉奠酎於玉殿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謚曰壯武（〔攷異〕長編作壯愍今從宋史本傳）　初三司言商旅于榷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南荊湖制置司句當運鹽公事一員　丙子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瑪嚕爲行宮都部署　丁丑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言時政得失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己卯以河北提舉使糴糧草薛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爲北人不便食秔且漕路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　丙申詔三司使副體量在

省判官才否以聞從知諫院陳旭言也戊戌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幷州龐籍爲觀文殿大學士戸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檄麟州如光議及郭恩等敗歿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爲御史劾奏罷節度使光不自安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己亥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著聞於時旣疾韓琦言請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家錄之書藏祕閣特官其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庚子高麗貢於遼先是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閒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閒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又別置明經科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戸它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庚戌遼禁職官於部內假貸貿易辛亥立內降闕白二府法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俟在官員數稍少卽選文行爲衆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從知諫院陳旭言也戊辰遼以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內囚己巳太皇太后殂謚欽哀欽哀自聽政弑其嫡后爲國人所不服旣廢而復迎以不得顓政猜忌興宗然猶干預政事郡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家奴濟哩節(舊作彌里吉今改)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掠烏庫德哷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都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迪嚕(舊作敵魯今改)之女彊爲妻亦因欽哀言僅杖而奪其官興宗末年政刑廢弛亦多由欽哀使然時欽哀諸弟唯孝友尚存先以柴冊恩遙授洛京留守致仕至是進封豐國王是歲夏改元轄都

三年(遼淸寧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遼主如鴨子河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爲安州司戸參軍烈篤於孝友從學者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初里中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張欲與爲亂張大罵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褒異之丁亥遼知易州事耶律普德(舊作頗德今改)秩滿部民請留許之二月癸卯遼遣林牙蕭福延來告喪帝爲發哀于內東門幄殿輟視朝七日先是太常博士吳及旣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復上疏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旣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聽養一子爲嗣幷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絶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帝嘉納之丙午遼詔伊勒希巴諸路鞫死罪

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冤然後決之稱冤者即
具奏庚戌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學
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以侍讀多冗員固辭不拜
　甲戌詔禮部貢舉　戊寅遼募天德鎮武東勝諸
處之勇健者籍之爲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范鎮知
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爲言及知
制誥正謝又面論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
計　甲午遼肆赦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
從樞密使韓琦請也　夏四月甲辰遼主謁慶陵
甲子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初從歐陽修言也
五月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
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今其書雖存而無考校之
法請自今歲終案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
三司使張方平　遼葬欽哀太后於慶陵　初鹽鐵
副使郭申錫受詔視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
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高守忠齎河圖屬宰相文彥博
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
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
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降申錫知滁州
尋改知濠州　遼主如永安山清暑　六月丙午吏
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
亦不自安數求退帝許之　以樞密使工部尚書韓
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
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爲鎮東節度使右僕

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
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
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
罷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
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以觀文
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
並爲樞密使帝初欲用王堯臣爲樞密使當制學士
胡宿固抑之乃止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
昪爲樞密副使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羣臣數有言者
未審聖意何久不決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爲宗廟
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
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近年
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惟陛下裁抑又言累年以
來制敕纔下未踰月而輒更奏語方行又隨時而追
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欲乞今後
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
頒行不可數有更易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
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
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　以翰林學
士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
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各有短長不能舍所
長彊所短也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初以來所撰
制誥從歐陽修請也　乙丑遼以北院樞密使蕭革
爲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以南院樞密使吳王耶律
仁先爲北院樞密使革先以姦佞得幸於興宗旋奉

遺詔立遼主。遼主寵禮不衰。仁先嘗爲東京留守。通山開道。控制女直。以安邊民。甚有威望。遼主待之不如革。　丁卯。交趾貢異獸二物。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知虔州杜植奏廣州嘗有番商辨之曰。此乃山犀也。謹案符瑞圖。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趾所獻。不類麕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請宣諭交趾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是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司勳員外郎潘夙權本路轉運使。時蠻反邵州。殺隊將及其部兵。故委夙經制蠻事。夙駐兵貲木寨。親督兵援。所遣將破團峒九十餘。夙。美之從曾孫也。〔攷異〕范祖禹撰郭逵墓誌云。邵州武岡楊昌透反。詔以逵爲湖南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帀。昌透登柵大呼。逵命焚柵。斬其將。諭昌透令降。是以平邵州蠻爲郭逵事也。長編據潘夙傳作潘夙事。今從之。　秋七月癸酉。以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薦也。往時閩人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以經術傳授。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先。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治喪尚浮屠。務豐侈。往往破家。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閩俗以變。　辛巳。遼制諸掌內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　壬午。遼主獵於黑嶺。先是伊實部人蕭巖壽剛直尚氣。重熙末始仕。無所知名。及遼主卽位。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遼主出獵。命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於心。遼主益重之。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賑恤被水害者。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張方平包拯言也。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昪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昪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近依諫官陳旭所請。倖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其罪。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十次承準內降。本府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失書。今從長編及宋史。　甲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壻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師比歲旱。屢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以度支副使周湛爲遼太后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鹽鐵副使王鼎代往。　己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文安。　庚申。下溪蠻彭仕羲率衆降。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弩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益甚。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爲榮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　知鄆州劉敞言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慈幼。人遂其性。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聖心自有

常節而議者謂其太頻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忌於政事有游觀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願陛下玩心神明養以清淨聽止於中聲毋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物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九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之

丙子以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爲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爲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宅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便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檝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晚節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

冬十月乙巳出內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軍儲

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甲子以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天下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困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考異）大事記曰安石上書於嘉祐亦謂方今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爲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爲蓋指慶曆而言而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安石更變之說與仲淹同而更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十一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閑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　是日遼主行再生禮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方陂先是遼主將行大冊禮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黃川三司使劉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遼主從六符議戊寅御清風殿受大冊禮大赦吳王耶律仁先徙封隋王出爲南京副元帥以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譖之也壬午遼主謁太祖及諸帝宮丙戌祠木葉山禁造玉器　己丑詔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句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并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閒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宅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遼三司使劉六符卒六符有志操能文章遼人重之　十二月乙巳（考異）宋史仁宗紀作己巳案是歲閏十二月丁卯朔則是月不得有己巳今從長編　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贏以聞　遼弛士庶畜鷹之禁辛亥南院樞密使楚王蕭革復爲北院樞密使

翰林院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宅官判省名不相稱宜更定其制依周禮唐六典爲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敞等條列刊正裁損申明十事後不果行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爲所屬體量若衡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閏月丁卯朔詔嘗爲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技術官職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己巳遼賜皇太叔重元金券會皇子濬生重元妻入賀以豔冶自矜皇后素端重見之弗喜戒曰爲大家婦何必如此重元妻歸詈重元曰汝是聖宗兒乃使人以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加我汝若有志當笞此婢重元子尼嚕古素有異志故婦言如此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

下裁之丁丑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署兩使幕職官事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幕職官鎖廳人視此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考異）宋史紀載此詔於庚辰今從長編知制誥劉敞言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寖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乞詳求舊典折衷於禮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請也 是歲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之子也

四年（遼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遣官祭社帝避殿不視朝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之失陛下淵默臨朝陰邪未能盡屏左右親倖驕縱亡節將帥非其人爲外所輕此其失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寵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與堡寨屈野之衄爲國深恥沔卒坐廢 丁酉羣臣表請御殿復常膳三請乃許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寒死道路甚衆詔遣官分行京城賑恤知開封府歐陽修請罷上元放燈從之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因賑恤而兼及於諸軍也 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三卷賜名曰嘉祐驛令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三司言宜約至和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

二月己巳下詔弛茶禁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之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丁丑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

文史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之兄頌紳之子繹開封人也初祕閣校理吳及言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宅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交趾寇欽州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閒科率以聞

己亥以三司使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卽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方平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端明殿學士宋祁爲三司使

丁未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考異〕案宋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三十九人今從長編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論之不已庠因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爲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堅讓以避嫌疑而數日之閒拯已受命是可惜也拯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嫌疑之迹常人皆知拯豈獨不思哉拯在臺日嘗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方平由此罷去以宋祁代之又聞拯彈祁過失祁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謂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卽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爲弟子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尼僧大以爲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寺弟子不復更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爲道場以荅上恩〔考異〕李燾曰此當在三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案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唯日記稱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案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緣南郊且至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正

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事則集于戰陳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於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卽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

傍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議下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贄等上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戸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但當無事時便分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閒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本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弃闕數聞

是春遼主如春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八（起屠維大淵獻四月盡上章困敦五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嘉祐四年（遼清寧五年）夏四月戊辰詔諸路提點刑獄朝
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
請也　壬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
右丞淑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然喜傾
詖故屢爲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
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
禮院議唐世數已遠周室子孫宜授官爵專奉廟享
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推最長一人奉周祀於是
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
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陵廟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
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
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
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
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禮
官韓維議其謚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
以葬祭之禮執中爲上相不能攷正儀典如治喪皇
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
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案謚法寵祿光大
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
請謚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謚恭襄詔謚曰
恭維累疏論列以爲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
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帝又爲執中篆
其墓碑曰褒忠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旋晉
董氏爲貴人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疏決在京
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
故施慶澤恐非令典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
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
人喑啞前世論之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
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
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
之費無名之賞無甚於此非所以軌物訓儉也望陛
下深執恭儉以荅天貺不宜行姑息之恩出浮沈之
費以墮儉德（〔攷異〕長編云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又引江氏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有金銀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權修注得之四待制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郯不與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官懼臺諫也蓋以劉敞所言爲周氏生女而發也案宋史周貴妃生兩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嫁錢景臻者即慶壽公主乃仁宗第十女也適郭獻卿者即寶壽公主乃仁宗第十三女也此時賞賜之濫自因董氏生第九女非周氏生女也長編誤）　五月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而過設禁防非朕意也舊制臣
僚不許詣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始
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內侍省內臣員多權罷
進養子入內用吳及議也（〔攷異〕宋會要以爲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今從長編）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
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上章辭至八
九猶累辭乃拜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
種藝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十上章求
去丙辰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提舉景靈宮。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生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備賜予，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爲府尹時廨舍也。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兗國公主出降時。六月甲子，遼主如納葛濼。【考異】遼史本紀作甲子朔。瞿中溶據朔考，是月宋曆乃是癸亥朔，較遼先一日。其時南北各置司天官，朔閏不無互異，而宋曆較遼爲密，今依宋朔爲準，故去朔字。

自溫成之歿，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溫成之妹皆與焉。周、董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溫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明哲之主然後能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夫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爲不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闕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請講求定儀，爲一代不刊之典。」下太常禮院議，又詔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爲便。」從之。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荅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弼等表五上，卒不許。【考異】曲洧舊聞以仁宗卻尊號爲四年孟冬事，又以受虛名而損實美爲宋景文語，今從長編。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從諫官吳及言也。戊寅，月食幾盡。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考異】東都事略作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宋史本紀繫於辛卯。書日互異。長編從日記作己卯，以爲應天變也，今仍之。己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蕭阿蘇舊作阿速，今改。爲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耶律伊遜爲南院樞密使，以特里袞扎拉爲遼興軍節度使，以魯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東京留守吳王特布爲西京留守。秋七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彊之，乃就職。【考異】李燾云：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慶曆三年十二月，李京、包拯又並爲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爲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爲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爲令，使後毋復然。案青罷樞密爲使相前此矣，今不取。丁酉，遼以烏庫德呼勒詳袞瑪嚕爲左伊勒希巴。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

壽州孫沔爲檢校工部尙書寧國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令使者案之得實故貶　丙午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爲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一後又坐罪削髮爲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爲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後數日有是命劉氏及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丁未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　甲寅以校書郞致仕孔旼爲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郞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鬭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僞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於刑獄至重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敞章下開封令著爲令　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禮官言影殿非古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況敢正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爲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爲之齊衰乎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爲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爲大臣夫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以求折衷於禮詔下學士院詳定〔攷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抃也又據汪藻所編詔旨有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曾肇作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郞簽

署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
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
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
旨而已弼不能荅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　庚
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
洞駁劉敞議曰郭氏正位中宮無大過惡陛下閔其
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
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
姜之惡所不忍道攷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
證本廟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
祔于姑則郭后之歿不得其所責當歸于朝廷死者
何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其既棄而復
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非有極惡又可棄之
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
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攷二史皆稱曰
母后況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㧑立別廟遇禘
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敞復奏曰臣前奏最要切
者以爲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
不以此爲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
起廢爲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典臣以爲非臣
子之義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洞復疏難敞說其
後學士院卒不上議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
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人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
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爲大姦不
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
闕自辯文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

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
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奬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
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
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閒惟睿宗二后蓋昭
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
未有本室遇祫饗卽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
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攷異〕殷盈孫唐時博士也宋人章疏避諱改殷爲商今仍其本文）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
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
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
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
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
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
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
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
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非無據也大中祥符五年
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
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
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宗廟之禮至尊
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臣等以
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
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
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

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饗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議者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言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數有後悔哉丁亥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攷異〕李燾曰劉攽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案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敞係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攽云爾以誣洞也今不取

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而滄州之民不以爲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本獨以爲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纔均數郡田而止〔攷異〕李燾曰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案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聞所書乙丑相合也

九月甲午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澶淵張田知蘄州田初爲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冢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監郢州稅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遼使過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灑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爲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以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丙午詔帶閤門祗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解官行服非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爲令

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兵甲乃奏曰交趾外奉朝供中

包禍心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此時不取宅日爲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爲國生事不省　甲寅以戶部郎中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溫成廟皆不報　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書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備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爲兵部員外郎以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必言周官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宜移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從之

　冬十月壬戌朔遼主如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

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昳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攷異〕長編引實錄云車駕入景靈宮雪驟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復云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揚然擡袖　癸酉大祫于太廟大赦以益州爲成都府幷州爲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幷州爲節鎮翰林學士胡宿以爲商爲宋星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又京師當宋分野而幷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幷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鎮幾八十年宜如舊制帝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爲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祫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醫診視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封殖與從子不相中家法頗衰　十一月乙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爲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母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處密室欲鑿牖爲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斸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賻白金三千兩王伏泣曰親喪受重賜是子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帝聞亟詔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病帝憂見于色敕醫診療日問疾增損既臨奠詔特屏桃茢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爲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　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號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號沖退處士以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嘗遊太學石介語諸生曰羣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嘗上書請復鄉里舉選而罷詩賦兩制詘其議遂歸不復舉進士詧雙流人長於

易太元嘗以薦授本州教授辭不拜遼禁民私獵
十二月壬戌朔遼以北院林牙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為右
伊勒希巴參知政事吳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籍為
民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
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為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
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老幼失業乞特行責降
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
吳及言湛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明年六
月湛卒于相州（攷異）長編引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王舉正為太子
少傅致仕宰相富弼自袷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
退帝不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
稱疾臥家帝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知制誥劉
敞言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
有品秩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
雖有出於至誠恬於勢利者然亦已逾典制若習俗
逐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為
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臣言似迂而慮
實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或
四五讓以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
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故敞有此疏是歲遼
放進士梁援等一百一十五人
五年遼清寧六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己亥錄劉
繼元後乙卯省御書院幷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
外所增員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
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
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
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幷五股河浚之
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
知諫院范師道言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宜擇將帥
訓練士卒詔天下預為備禦二月壬戌錄繫囚
丙寅禮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
一百三十五人從之戊辰以太常丞監察御史裏
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帝自服丹藥寡於言語
羣臣奏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皆稟受以
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決於中書樞密陛
下一無所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
擇宗子昭穆同者育之以同列志趨不合數請監靈
仙觀不許三月壬辰詔禮部貢舉癸巳觀文殿
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
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為改命
詞臣其家不敢請謚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
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
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乙未歲星晝
見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
注官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炎瘴之
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千五百初御史
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
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壬子下詔訓敕甲
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自詔弛茶禁論者復言不便知制誥劉敞翰林學

士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云朝廷變更茶法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大要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望朝廷因臣言求便國惠民之策修疏云臣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用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前令許人獻說詳定精當庶不失祖宗舊制不聽　遼主如鴛鴦濼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綖言刑部一歲中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劫盜九百七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爲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廟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命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　程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癸未乃罷戡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爲樞密副使　甲申降右司諫祕閣校理吳及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藁及與起輒增注興軍國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幷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

五月戊子朔京師民疫選醫給藥　遼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遼主所製詩賦命白爲序遼主好吟咏其後知制誥耶律良又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遼主命良詩爲嘉會集親製序賜之　己丑京師地震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閒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它道詔諮置弩諮又言頃因北使得觀幽燕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歷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刱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耳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

渤海達達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河於塘泊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二十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屬國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諸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乞贈父官一級。如其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省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上意方厚。柰何堅求欲去。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豈得為知足哉。遂歸臥於家。前後凡七上表。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寬卹民力司。　己亥。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鄉里故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居二十餘年。尤長於春秋。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己酉。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遼主駐納葛濼。

乙卯。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九 起上章困敦六月盡重光赤奮若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五年 遼清寧六年 六月戊午朔遼以東北路女直詳袞 舊作詳穩今改 杲嘉努 舊作高家奴今改 爲特里袞 舊作惕隱今改 壬戌遼遣使錄囚 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補朝廷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掞同詳定均稅 遼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弃親戚舉人竝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鄰路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寬卹民力事〔攷異〕張耒明道雜誌曰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卹民力爲名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本傳不載此事今不取 癸未遼以隋王耶律仁先復爲北院大王先是仁先嘗爲北院大王有惠政及是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母 甲申三司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爲定額從之 秋七月辛卯詔分京西爲二路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各置安撫使以許鄧二州守臣兼之其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癸巳邕州言交阯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甲午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荊南從介請也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郎劉羲叟爲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彊記多識尤長於星歷數術其言多驗 時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閒尚多曠土唐州閒田尤多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州爲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大三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丙午詔留再任〔攷異〕仁宗實錄及本傳治平元年正月尚寬再任今從長編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趨弗率朕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警衆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僞者加放黜焉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故降是詔 壬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

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馬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爲當有更革也　八月丁巳朔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旣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戚勳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思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以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旣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向至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當時便之　甲子以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才異等不中悉焚其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薦其行義修又言洵旣不肎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亦嘗分遣使者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竝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使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旣掌解鹽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竝委向保薦以聞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考之或陷沒蕃戎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閒荒山甚多及汾河之側艸地亦廣其閒艸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奉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艸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之閒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案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卽遣官二人案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值幷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三千給緣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詔從之　乙酉罷諸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

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爲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爲一任　九月丁亥朔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導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丙申命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十八州竝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爲知州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在經筵二十七年帝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庚戌降瑋爲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千斤留京師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今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竝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以爲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及升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兗國公主宅都監梁全一等竝置遠小處監當梁懷吉配西京洒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人在宅句當入位祗候竝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帝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更制　甲子遼主駐藕絲淀　十一月丁亥以均州防禦使李珣爲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爲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彊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鎭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法不報詔它舍人草制而范鎭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爲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許既而鎭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置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爲郊社齋郎子太廟室長褒侯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詳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故有是命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等論庠外寬內忌近者李瑋家事猥陳均州繆例欲陷瑋深罪阿公主意賴上明察不行其言且結交內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遙領團練使刺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隔過年限略不懲誡御前忠佐年當揀退乃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

禮部侍郎孫抃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爲樞密副使仍以槩爲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 辛亥以直祕閣判度支句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十二月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攷定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勳德既葬未嘗請謚者亦聽取旨詔可 戊寅以樞密直學士呂公弼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肎受曰寧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從劍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軍劉敞朝辭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又言均田擾民帝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即具奏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租稅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在處張榜告諭方得暫止又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俟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其後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歐陽修亦言均稅之事朝廷只於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衞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權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諠訴也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權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卻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 己卯蘇茂州蠻寇邕州 辛巳補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爲州助教 是歲置三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勘諸部公事

六年遼清寧七年 春正月乙未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爲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尙設科防臣愚以爲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戊申降鄆州防禦使宗懿爲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猒宗懿得罪守忠實爲之 庚戌遼主如春州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時駙馬都尉蕭呼敦舊作胡覩今改同知北樞密院以位在伊遜下意常怏怏蕭革之壻出蕭阿喇也時欲中傷之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哲今改阿喇之從父昆弟也爲阿喇所愛革嫉之珠澤當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蕭呼敦希革意發其事欲以傾阿喇遼主大怒決珠澤

以大杖免其官。呼敦亦阿喇之從父昆弟也。呼敦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于華。二人相愛過於兄弟。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方許轉官。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丙寅。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三月癸巳。賜禮部進士掖人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幷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罷大宴。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宴。以表優卹大臣之意。帝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直。許一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詔周六廟在西京者。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考異〕長編以是日詔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今不從。封柴氏後已見四年四月。夏四月辛酉。以權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閑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詔嶺南官吏死於儂賊而其家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庚午。以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帝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辛未。遼禁吏民畜海東青鶻。丙子。命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偏補也。庚辰。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出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昪於府舍。恣意請託。帝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汙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帝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帝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歐陽修請召還介等。以勸守節敢言之士。不報。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章禩荊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禩。詧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朞喪。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

試將作監主簿命之。遼主清暑永安山。丁酉，詔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請早建儲，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爲御史中丞，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爲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於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先是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言：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也。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久之，茂實乃罷。　丙午，遼主謁慶陵。　庚戌，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　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分命官錄三京繫囚。　辛亥，遼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剌。阿剌以例來朝，遼主訪羣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蕭革伺遼主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之心，無人臣之禮。」遼主大怒，命縊殺於殿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遼主乃優加賻贈，賜葬乾陵之赤山。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剌不死，後當無重元伊遜之禍。

（考異）蕭阿剌傳云：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蕭革傳云：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据本紀，則阿剌因遼主謁陵而來朝也，今從本紀。

蕭呼敦既自結於蕭革，藉以鸞權，其族弟迪里（舊作敵烈，今改），薦蕭呼都（舊作胡篤，今改）於呼敦，呼敦見其辯給壯勇，傾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終日。呼敦乘閒爲遼主言呼都及迪里可用。遼主以迪里爲旗鼓伊喇（舊作曳剌，今改）詳袞，以呼都爲宿直官。及革搆陷阿剌，呼都陰爲之助，時人醜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爲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方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閒，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祇畏奉天之意。恐今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至遠；雲之所蔽，至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宜賀也。」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庚申，賜草澤建安章友直銀絹。友直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因有是賜。友直，得象之族也，得象爲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身不仕。　甲子，遼以蕭瑪嚕（舊作讙魯，今改）爲順義軍節度使。　乙丑，太白晝見。　丁卯，遼主如

宏義永興崇德三宮致祭射柳賞賚有差　戊辰行再生禮復命羣臣分朋射柳　壬申歲星晝見　甲戌起復富弼爲禮部尙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帝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攷異〕李燾曰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弼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急曰又絮邪弼變色曰絮是何言與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數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閒云云案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積有隙恐未必然今不取　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入對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攷異〕李燾云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遼以楚王尼嚕古知南院樞密使事　戊寅以度支判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乃遷知制誥自是遂不復辭官矣時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据其事而廢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蠲稅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其閑求放歸田里者

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茍辭祿而請歸農者有之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請自今有如嚮所陳者竝許彈奏施行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儌之人挾己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望曉勵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臺諫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爲言而助之爾臣以爲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帝嘉納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攷異〕李燾曰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一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月撰進　壬辰命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竝無詞訴若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優

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無不盡力矣。

癸巳，詔曰：「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爲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黜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攷異〕李燾曰：王疇正傳云，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乃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案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爲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馮潔己御史臺記，又記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爲中丞，言事峭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垂四十年，而紀綱猶有虧缺，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於三德亦有所未盡歟？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以奮乾斷，俾善無不錄，惡無不誅。」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竊見國家所以御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其失在於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誠能博選在位之士，量能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者，未之有也。」其三論揀軍曰：「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其中外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近切之憂爲萬一之慮也。伏乞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

八月己未，馬軍頭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陳，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

庚申，詔三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寨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時加修築。」從之。

司馬光言：「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三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使愿慤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行於

盛暑之際，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有所戒懼。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署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切直，其略曰，自朔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失其宜矣，臣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女寵害之，內則伐性傷和，外則蠹國敗政，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諫官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帝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肎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乃爲之詞，已而諫官楊畋見帝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介，衢州人，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今歲災異屢臻，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亂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柰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伏望悉罷燕飲，後宮妃嬪進見有時，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帝嘉納之。〔攷異〕李燾曰，司馬光行狀云，既取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案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楊畋龔鼎臣及光凡三人耳，恐行狀誤。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并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帝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考績之次序，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怛惻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　戊寅詔曰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　庚子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昪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帝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辛丑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謹靜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丁未諫官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會三上章乞早定繼嗣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誅伏望陛下少加省察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帝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肎而已及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起重光赤奮若九月盡元黓攝提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六年（遼清寧七年）九月癸丑詔三司以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光復奏請早定繼嗣曰臣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願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病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攷異〕李燾引御史臺記云洙飲藥死案仁宗容納諫臣洙不當有飲藥之事今不取）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廷對大臣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之最大者不可不察也（〔攷異〕李燾曰案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幷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計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此本不知何也誨之孫謹嘗爲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掇取附見）

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爲例故有是奏詔從之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閒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丙戌詔京西淮浙荊湖增置都同巡檢　壬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攷異〕宋史作前右衛大將軍長編作左衛大將軍今從宋史仁英兩本紀）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

久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等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帝曰決無疑矣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喜曰甚善琦又曰事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帝自至和末得疾廷臣多請早立嗣帝悉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嘗獨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因屬大事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閒即言宜早立嗣帝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攷異〕李燾曰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案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詔為開封拯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時嘉祐三年六月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 癸巳以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長垣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

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騏驥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于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南安呂璹獨窮竟之志聰卒坐此黜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搆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請罷其役不許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許康州刺史李樞以己官封贈父母 是月遼以知黃龍事阿里質〔舊作阿里只今改〕為南院大王〔攷異〕遼道宗紀繫於十一月壬午攷是月庚戌朔不得有壬午日壬午乃十二月三日也今闕其日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庚寅命諸路總管集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以周敦頤為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敦頤為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至是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

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歷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攷異〕李燾曰：慶歷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午朔。不受朝會。要錄稱慶歷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卽詔減數歲。懷德自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承平。保寵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兩制合三館祕閣官。卽崇文院賜宴。以獎其勤。仍詔兩制看詳所獻遺書。擇可取者。令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

七年〔遼清寧八年。〕春正月癸丑。遼主如鴨子河。　壬戌。帝御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辛未。復命皇姪宗實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自皇祐五年詔書。以三聖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廟四時祭奠。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于講求。昔高宗遭變。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于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己卯朔。更江西鹽法。初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由是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江淮閒雖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往往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鬭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朝廷以爲患。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合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二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爲官鹽。易盜賊爲商旅。廷議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糴六十餘萬斤。　辛巳。以知蘄州張田提舉荊湖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監司。尋改知湖州。　癸卯。詔兗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使駙

馬都尉李瑋知衞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句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祗應人皆散遣之。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或縱火欲焚第，以邀帝必召懷吉等還。帝不得已，亦爲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諫，帝弗聽。然公主意終惡瑋，不肯復入中閤，狀若狂易，欲自盡。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句駙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帝，帝不荅。頃之，帝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太后，故瑋得尚主，今柰何欲爲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之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閑老弱病患技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技巧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遼主駐納葛濼。　三月戊申朔，遼樞密使楚王蕭革致仕。革以謟佞結主知，怙權黷貨，戕害忠直，遼主漸悟其姦，寵遇日衰，故罷。然猶進封鄭國王。〔攷異〕遼史於蕭革罷官不載其實事。長編云皇太叔宗元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所謂相某者，當指革而言，當時南北傳聞不得其實，以重元爲宗元，亦傳聞之異也。今從遼史。　辛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兗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爲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帝將許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帝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　癸丑，大宗正司言右衞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敕，不許。　乙卯，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時樞密使張昪請老，朝議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材，雖無顯過，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以爲言，抃遂稱疾求免，許之。　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奎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召爲鹽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遷故。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爲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號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時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補外，帝曰：大夫行有日，且講徹一編。于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以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命參知政事歐陽

修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凡十餘頃民皆取食帝遣內侍竇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麪民將饑也旣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麪民取食之 夏四月壬午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為續附令敕凡五卷詔頒行 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荅以昔嘗賜姓不許 壬辰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它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效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曩時節度使之權不過如是而已又謂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而令轉運使不得問哉自景祐以來國家怠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于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姦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遂至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或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繇宂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訕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于上矣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于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于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于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廢法違道以取悅于下歸怨于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雖勤而下用命矣又曰食貨者天下之急務願復置總計使之臣使宰相

領之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資，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遣使特賜置其柩所。　己未，以知荆南府李參爲羣牧使。執政初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益困斃矣。」乃不果用。　庚申，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事敕告，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人以其笑爲黃河清。知開封府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雖甚疾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有干請，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布衣時。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遼主駐圖庫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癸未，以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知代州。遼人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敵人伐木境中而不治，它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遼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賊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言。　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于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秘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秘閣初爲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宣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句內臣檢所闕書，錄上于門下省補寫，至是上之。賜判秘閣范鎮及管句補寫官銀絹有差。　辛丑，遼以右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瑪陸爲奚六部大王。是月，遼主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壬子，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攷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畫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因典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

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竝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西轉運使李師中轉運判官劉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爲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而師中與牧坐擅除稅不以聞。故蒙罰。　甲子。以知虔州趙抃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厥後寖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流言或罪宗實。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爲辭讓。或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臣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惜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閒隙矣。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以惑聖聽。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帝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帝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議。　八月乙亥朔。內出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肄于太常。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敕。帝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召之。稱疾不入。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帝曰。勿更爲宅名。便可立爲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昪至。帝面諭之。昪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始可矣。昪卽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輔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歎曰。真學士也。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其以爲皇子。　辛巳。帝悉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內內侍省皇城司。卽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　邈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唃厮囉。今改。）既老。國事皆委其子棟戩（舊作董氈。今改。）知秦州張方平嘗誘棟戩入貢。許奏爲防禦使。棟戩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

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狄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遼以女妻棟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棟戩屯于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彥博悉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至是乃發之關西震聳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昪言于帝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西戎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帝從其言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棟戩矣諒祚尋復爲棟戩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謫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乃言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顧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方平知應天府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柷敔用翰林學士王珪言也　辛卯以司封郎中江南李受爲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爲皇子位說書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爲皇子位乃命入內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內帝既下己卯詔書皇子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見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遜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帝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閑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也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虢國公宗諤敦勸皇子仍與濮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若稱疾卽乘肩輿己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邪我非不能爲衆人執汝彊置汝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也每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于朝方當厚賞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儌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奏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櫥而已　甲辰皇子見帝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

饗明堂大赦令天下係帳存留寺觀及四京管內雖不係帳而舍屋百間以上者皆特賜名額諫官司馬光言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著令有𢽾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發赦以勸之于後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施行。初帝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即死願勿亟聞以恩上精意后泫然從之壬子帝臨奠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資爲內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冊禮于葬日仍給鹵簿司馬光言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伏望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需悉從減損帝嘉納之。己未內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戊辰改壽星觀爲崇先觀。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甲午命知制誥王安石同句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府案其人罪當死安石駮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彊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毆之是捕盜也雖當死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舊制放罪者皆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肎謝御史臺舉奏之釋不問。以祕閣校理蔡抗爲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采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給又從而誅之是罔民也因命銅入即給其直民皆樂輸私鑄遂絕番禺歲運鹽給英韶二州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舟爲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爲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爲駙馬都尉

十二月皇城司邏卒吳清等密奏富人張文政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願得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遣御史傅堯俞言陛下惜清恐自是不復聞外事矣不若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賞罰之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亦極言其害詔清等決杖配下軍。遼知樞密北院事蕭圖固哩（舊作圖古哩今改）辨敏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旨太后嘗曰有大事非圖固哩不能決由是眷遇日隆庚辰授北院樞密使許

便宜從事。圖固哩好聚斂專愎，變更法度。時皇太叔重元有異志，圖固哩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重元之黨，其姦佞如此。　癸未，遼主如西京。　戊子，遼以太后行再生禮，曲赦西京囚。　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　庚子，再召羣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巵，從臣霑醉，至莫而罷。

是歲，冬無冰，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一 起昭陽單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嘉祐八年遼清寧九年 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
舉 辛亥遼主如鴛鴦濼立皇子濬爲梁王濬爲皇
后所生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遼主嘗曰此子聰慧殆
天授與時年六歲封爲王 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
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
遵用誓詔無得僭擬 丙寅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審
官院韓贄兼判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
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贄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秦州永寧寨舊以鈔市馬自修
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
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
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 己巳以充
儀兪氏爲昭儀婕妤楊氏爲修儀周氏爲婉容 辛
未遼禁民鬻銅 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降天下囚
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保致仕田況卒
贈太子太保諡宣簡況明敏有文武才其論天下事
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
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
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
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入中青鹽
請戮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
也始遼侵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
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
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
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
福寧殿之西閤見帝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弊久
而不易帝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
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辰詔前鄆
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戶參軍單驤診御脈帝初
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驤皆以醫
術知名特召之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龐籍卒時帝不豫廢朝臨奠皆
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兼侍中諡莊敏籍長
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刳磔或累
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爲相議者
以爲聲望減於治郡時云 甲寅昭德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諡良僖昭亮爲人和易
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故數更藩鎮
無它過 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驤爲中都令仍令
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宋安道
等皆降官 癸亥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殿
賜進士閩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
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
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辛
未晦帝崩于福寧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

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廚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爲某不敢爲因反走輔臣共持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爲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昳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皇子卽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考異〕李燾曰蔡氏直筆云仁宗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祕不發喪密召英宗入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卻問候曉開內東門乃啓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由垂拱殿入宰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卻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仙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它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簾時英宗已卽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邪于是宣班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乃扣殿階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覆以帽子質徐搢笏拂開髮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案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略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肎遺恐出于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爲馬軍帥直筆蓋誤今並不取邵氏聞見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卽召英宗入翼日大臣方入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錄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卽位不云先召皇子入也　癸酉大赦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時禁衛或相告乾興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衆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諠者斬衆乃定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涖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涖日始遂著爲令端質之弟也　遣使告哀於遼及夏國　三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帝初卽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爲孫兆單驤地者言于帝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帝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帝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知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部署曰總管　命韓琦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次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有司請改日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帝及太后帝令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斂帝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帝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處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于內東門從之〔考異〕李燾曰韓琦

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國史並無。

辛巳，命遼賀乾元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穀等進書與梓宮，見帝于東階。令閤門以書幣入。始，遼使至德靖，廷臣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未決。太常丞、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帝，以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館伴遼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柩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帝以方衰絰，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然帝亦卒見穀等。朝廷未知遼主之年，沆乘閒雜它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既而悔之，相顧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閣，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是帝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

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知諫院司馬光言：「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埽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棰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衞國公。〔考異〕李燾曰：琦本傳稱進封衞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昪，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為政之道，莫若至公。願殿下孰察羣臣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聖善之德，冠絕前古，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發諸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

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衞將軍仲鍼為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即命珪草還政書，既而不行。

熒惑自去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于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

當以永定爲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吴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棐相繼上言。請遵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它猶一用定陵制度。〔考異〕李燾曰。盧士宗傳云。士宗爲少府監與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錄云。省乾興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陵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說。今不取。　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于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　帝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少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過禮。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舉措云爲。不可不審。爲政之要。在于用人。賞善罰惡而已。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于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于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衞太子史皇孫。光武起于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于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絶此議。勿復聽也。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帝同育于禁中。仁宗常謂太后。它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歷七年。歸于濮邸。封京兆郡君。于是正位。　五月癸卯。以太常少卿李受爲左司郎中。屯田員外郎王獵爲刑部員外郎。竝充天章閣待制。受兼侍讀。獵

兼侍講昭宣使端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

遼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蕭呼敦舊作胡覩今改謀逆日甚呼敦欲速發尼嚕古說其父重元可詐稱疾欲俟遼主臨問即圖弒逆既而忌耶律仁先在朝謀不果發尼嚕古呼敦合言於遼主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遼主將從之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諫曰仁先先帝舊臣德冠一時不可遽離朝廷遼主悟丙午以仁先爲南院樞密使徙封許王

庚戌封長女爲德寧公主第二女爲寶安公主第三女爲壽康公主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損也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于永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

以右司諫王陶爲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官教授與帝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帝故識顧先得待制由是觖望固辭說書不拜

丁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案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于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帝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于皇太后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攷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謹案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爲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攷異）唐無恭宗恭宗卽敬宗也宋人章疏避翼祖諱改稱今仍其本文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一室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于

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
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
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
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
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
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
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
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
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
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
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
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
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
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
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于是復上
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
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
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
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三代之禮未嘗有此漢魏及唐
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僖
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
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蔡襄爲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
請廣廟室竝夾室爲十八閒從之　帝自感疾即猒
服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卻之藥汚
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
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
丁亥詔今歲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商等十七人權
罷將來到場便赴祕閣就試商安仁人（攷異）商一本作高高邛州依政人與商籍貫不同蓋別一人也　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
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必
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
之荅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數求罷
執政以爲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上
太后及帝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
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
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
明而它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
非也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
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于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
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帝初以
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
悅者乃共爲讒閒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
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
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
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
不大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閒有傳帝在禁中過失

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考異）李燾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錄與十一月末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存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 帝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四方之人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于玆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既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顧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呂誨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辛亥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表至京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爲言且曰昔真宗初即位有事于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真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勳階真宗已嘗革濫賞于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于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于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

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皆不御至祔廟始如故 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冐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竊以陛下繼統之初蕃戎皆欲瞻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敢爾桀黠今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識陛下神武之姿必能鎮服四海 丁巳遼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使者言及大行輒出涕後數日遼使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遼皇太叔重元與其子尼嚕古久萌逆志會遼主獵于灤河之太子山扈從諸官多重元之黨尼嚕古遂欲因此竊發戊午雍睦宮使耶律良聞其謀以遼主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于太后太后託疾召遼主告之且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遼主詰良曰汝欲閒我骨肉邪良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遼主從其言旋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告之仁先曰此曹凶很臣固疑之久矣遼主命仁先察捕之仁先出還顧曰陛下宜謹爲之備尼嚕古見使者來召知事泄羈使者於帳中欲害之使者以佩刀斷帟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遼主始信尼嚕古與蕭呼敦遽招集其徒黨得四百人奉重元將發帳前雨赤如血遂前趨帷宮遼主倉卒欲往北

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豈可往乎仁先子託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曰聖意不可違仁先怒擊其首會宣徽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聞變馳至執轡固諫如仁先言遼主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仁先亟令環車爲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陳柢枑外賊勢甚銳太后亦親督衛士禦之及戰南府宰相蕭德（〔攷異〕本紀作蕭唐古今從傳）身先搏賊摧其鋒賊衆披靡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詳袞（舊作詳穩今改）阿蘇（舊作阿厮今改）射殺之重元衆稍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舊作塔刺今改）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

先是尼嚕古廣結徒黨而一時不能遽集殿前都點檢耶律薩喇圖（舊作撒剌竹今改）適在圍場聞亂刼奚人獵夫來援既至聞尼嚕古已死大慟謂重元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滅亡今行宮無備乘夜刼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攜貳邪一失機會悔將奚及蕭呼敦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呼敦計令四面巡警是夜呼敦率同黨擁立重元僭位號呼敦自爲樞密使及旦重元與呼敦薩喇圖暨其黨統軍使蕭特里德（舊作迭里得今改）與聖宮太保古迪（舊作古迭今改）陳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等率奚人二千直犯行宮會蕭塔喇以援兵至北面林牙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亦赴援耶律仁先曰賊勢不能久當竢其氣沮攻之乃令耶律伊遜蕭德蕭罕嘉努蕭惟信耶律良等分領宿衛及援師背營而陳乘閒奮擊賊稍卻罕嘉努諭諸獵夫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獵夫皆投仗首服賊黨大潰重元率數騎走仁先等追殺二十餘里陳斬薩喇圖禽特里德古迪殺之呼敦單騎遁至十七濼投水死遼主握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

己未遼主命捕誅逆黨以蕭呼敦首助亂誅其五子詞連其父陳王孝友併誅之前樞密使蕭革以子爲重元婿預逆謀凌遲死革得倖兩朝恣爲姦惡至是始正典刑聞者快之尼嚕古所交結多不逞之徒蕭特里德少不羈好射獵以詳袞從伐夏失利還旋獲罪決大杖削爵爲民及復用遂附尼嚕古古迪好戲狎不修繩檢膂力過人善擊鞠薩喇圖尤凶暴尼嚕古所與謀者皆此類故速敗

庚申重元北走大漠度不能免嘆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自殺

辛酉遼主論定亂功許王耶律仁先進封宋王加尚父爲北院樞密使遼主親製文以褒之復命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趙王耶律伊遜進封魏王爲南院樞密使以蕭罕嘉努爲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蕭惟信加太子太傅竝賜功臣號蕭德封漢王耶律迪里遙授臨海軍節度使宿衛官耶律託卜嘉等竝加上將軍諸護衛及士卒庖夫弩手等四百餘人各授官有差以耶律良首告變命籍橫帳擢漢人行宮都部署

遼北府宰相姚景行方以疾告歸中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偕南府宰相楊績勤王比至賊已平遼主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

癸亥遼特布訢爲重元所脅命削爵流鎮州（〔攷異〕契丹國志載重元事略同遼史長編云宗元子楚王洪孝性陰很興宗嘗言其目有反相至是以其黨四百人直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太師某拔其主使乘己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與洪孝戰射殺之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案洪孝當即尼嚕古之

漢名遼史闕書或創而不書也遼主未嘗傷臂當時平亂諸臣亦無蕭福美之名疑長編係傳聞之誤也今從遼史又長編云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遂禽斬明先所遣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去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所載之事俱不見遼史然其時南京未嘗有變重元北走大漠非南趨幽州也今以遼史爲据餘悉不取。

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也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于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閑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天下幸甚。癸巳以生日爲壽聖節。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爲興慶宮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

辛亥以皇子仲鍼爲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仲糾爲明州觀察使祈國公賜名顥仲恪爲耀州觀察使鄆國公賜名顓。戊午上仁宗謚冊于福寧殿。遼蕭革既獲罪論者追思耶律義先之言己未追封義先爲許王。壬戌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爲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爲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閤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屬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于事體即無不順。帝既視朝前後殿而于聽事猶持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也。冬十月戊辰朔遼主如興王寺庚午以六部太保耶律哈穆舊作合木今改知南院大王事。遼主如藕絲淀。甲午葬仁宗于永照陵。乙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錄其功也。十一月己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筤不鳴鞭侍衞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禮帝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爲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翼日親虞既而帝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奏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彊

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帝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甲辰帝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于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己酉減東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租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辛亥遼遣蕭素等來賀即位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帝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爲例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食未效竊聞屬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閒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閒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閒但宜深戒左右謹于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憒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陛下齠齔爲太后所鞠育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謂宜昏定晨省親奉甘旨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于是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肎變更蓋屬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譌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伏望疾愈之後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修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使大孝之美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呂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于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隙伏願殿下循修以爲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閑言不可不察幷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早建東宮以固本根杜絕闚覦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啓之則帝所寫歌詞幷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

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閒，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攷異〕李燾曰：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悉不然。別錄稱琦在中書，今略加刪潤，其它則據蘇轍龍川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議，既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爲太后言此，今輒改爲左右讒間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案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于太后，語意略同，今改爲琦等共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爲學者帝王首務，不宜因寒暑廢。帝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論語，不知不慍曰：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　乙亥，淮陽王頊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　是歲，遼復以蕭珠澤（舊作尤哲，今改。）爲西北路招討使。珠澤前爲呼敦所陷，呼敦既死，時議稱其先爲招討，威行諸部，故復任。珠澤既涖官，訓士卒，增器械，省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　夏改元拱化。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二 起閼逢執徐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帝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復戲于空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爲皇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遼清寧十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晝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攷異〕宋史庠傳：英宗卽位，移鎮武軍。軍蓋寧之譌，今依長編改正。帝初卽位，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晚愛信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而別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遼人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卽逐出；若有劫略，捕送本國；如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善諭遣之。」

遼南府宰相楊績出知興中府。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寬再任歲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寬在唐州前後凡五年，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卽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無故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卽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夫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元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

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
眞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眞宗仁宗俱不得配於
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請依王珪等議
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
父之禮奉還眞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
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
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竝侑對越昊穹厚澤
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
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
誨議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
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
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
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
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
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
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
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
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
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又以
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獨違禮
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
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
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蓋祖考竝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
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

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
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
爲無說仁宗繼體保成致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
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
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攷公論敢
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攷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竝不載今于疇傳內掇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
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
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
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
船犯邊禁者用剖船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
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禖罷用弓
矢弓韣進酒脯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
也　是月遼禁南京民決水種粳稻　三月丁酉朔
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
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
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句當公事張徽作仁
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
眞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于殿壁繪像自此始京
師賦麴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破產以
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
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
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子也
己酉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
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豈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
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

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協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閒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閒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它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卽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二事若不能行雖日待丹扆有何所益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皆嗣君沖幼親爲輔翊並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閒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邪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厲如此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

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　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閒宂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事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宮人百三十五人〔考異〕長編作二百三十五人今從宋史本紀　甲申御邇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爲常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閒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廟自愛不可不謹帝爲之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至今車駕未出臣愚以爲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伏望斷自聖心於一兩日閒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　五月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閒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嘗一日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于是琦詣東殿覆奏帝所裁

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當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攷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其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庚戌。帝始日御前後殿。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陛下南向負扆以臨羣臣。原其本始。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衞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帝從之。卽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帝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寬爲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它儀衞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申狀。皆覆奏。卽施行。

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使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帝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帝固請乃許。

學士院奏詳定改律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尊禮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竊聞道路之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閒。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閒諜。遂使兩宮之閒。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閒。願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斥其人。勿置左右。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則殿下坐享孝養。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名譽光美。其與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者。得失相去遠矣。

閏月癸酉。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遼人憚之。遼大饑。舊制。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于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

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厲精求理爲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祿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爲然　己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帝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帝問輔臣曰京曷爲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耳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不可不察　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爲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大宗正教授有不職者輒舉以聞　癸卯貢院奏準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案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潁王下詔荅不允　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衞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帝在藩邸知其賢故擢用焉謝曰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閒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大赦繫位皇子頊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唃廝囉今改）年賜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徙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七人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續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戡必以后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潁王府翊善賜金紫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時淮陽郡王進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帝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它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

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勿有所預也。」

辛酉，太白晝見。

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眞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南唐、閩、漢、南漢、楚、西楚、吳越、蜀、後蜀也。

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壬申，遼決諸道囚。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州團練使棟戩（舊作董氈，今改）爲順州防禦使。

辛巳，遼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誘取財物。

八月，壬寅，遼主如懷州，謁太宗、穆宗廟。

丙辰，以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爲保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初，帝爲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肎行。及帝卽位，不豫，遂交搆兩宮閒，于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眾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不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明示四方，斬于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翼日，遂黜守忠。（考異）李燾曰：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誨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鬬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爲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協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邪？」上韙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邵氏見聞錄：治平初，英宗卽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閒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句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歐陽公言：「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案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見聞錄譽琦又過當，今並不取。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準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爲祫祭。案春秋，閔公卽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內，案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閒，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諡，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諡，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帝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每燕見諸學士，必問敞疾少閒否。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東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

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翼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帝甚悅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戾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訴於押伴張覲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庚寅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宜罪不報　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詐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御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　壬辰〔攷異〕遼道宗紀本書十月壬辰朔李銳據朔攷知此月宋遼異朔宋以癸巳爲十月朔則壬辰乃九月晦也宋歷較遼爲密今以宋朔爲定故附於九月末遼主幸中京皇子梁王濬從遼主獵矢連發三中遼主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遼主喜爲設宴　冬十月庚子帝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授有差　辛丑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諭閤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濮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于本位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戊午遼禁民閒私刊印文字先是遼書禁甚嚴有以書傳入宋地者罪至死至是復行此禁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它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可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以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遼定吏民衣服之制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為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穫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必大驚擾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閒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歷閒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矣

丁丑遼以乾文閣經籍多闕下詔求書命儒臣校讎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帝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士豪曲成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乃始效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詣麾下閱簡士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滋益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為江東轉運判官初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為著作林及徙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庚辰遼禁南京私造御用采緞私自貨鐵及非時飲酒命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十二月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為樞密副使帝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耳一日晚帝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帝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

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帝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帝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

以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管句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權管句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彊壯，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寄重，實均安撫使之權乎！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瞻，盩厔人也。

王昭明等既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者，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耳。今昭明等徒能呼首領，慰恤以言，犒以羊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攷異〕李燾曰：程戡正傳云從其奏，誤矣。

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衆爲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省。乃止坐爲首者，餘釋不問。蜀人大悅。它日，帝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是歲，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潁、曹、濮、濟、單、濠、泗、廬、壽、楚、杭、宣、洪、鄂、施、渝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視，疏治賑恤，蠲其賦租。

遼南京、西京大有年。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哲，今改。召入朝，封柳城郡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三（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二年（遼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咸雍大赦冊梁王濬爲皇太子百官賜級有差甲子遼主如魚兒濼 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夏國主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辭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其侵擾諒祚終弗聽 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廣淵直集賢院帝在藩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爲文及書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閒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閒堂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爲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洫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狂漸違誓約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唯戸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閒曾以罪廢然棄瑕收使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爲難知也邊鄙之臣無宅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或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輭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眞國器也 庚寅遼命羣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爲皇

子中外無閒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宦官宮妾爭相熒惑并謂近臣中亦有異議者外人遂云襄嘗有論議然莫知虛實帝聞而疑之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緐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帝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救解繼知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帝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爲謗議一人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眞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稿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亦賴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眞僞況無迹狀邪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謗者因何不及宅人遂命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弼爲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丙午降陝西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案問多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錄囚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肎

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攷異）李燾曰：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英宗云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齎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奉錢之半，固辭不受。

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術爲密，乃賜名明天歷，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與共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爲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誡厲，竊謂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修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益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

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宂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爲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彊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緐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眞才實廉未免慁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爲樞密副使呂誨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沈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爲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卽問抗安在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留語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閒朕何望焉夫緘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閤門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爲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苟無大過願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

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紀賞罰未猒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退夷狄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任亦不許竊以爲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爲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於是侍衞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幷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泗州

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鬭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命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衞真縣主簿王回皆爲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侔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侔等皆以文行知名爲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侔秩皆辭不赴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卽敕吏以光手稿爲案其議曰謹案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中書又奏案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鎭時判太常寺卿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列具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

爲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爲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啓其閑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爲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攷異〕李燾曰誨前奏以六月二十九日丁卯上後一奏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末 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刱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晝見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賈昌朝卒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以結宮人宦官數爲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庚辰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爲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見帝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

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昪罷爲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昪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遣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昪去位帝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貿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爲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結直以平物價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以知制誥沈遘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爲稍弛所刺卒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遘召還真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遘善人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遽卒〔考異〕李燾曰遘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卒在四年九月今并書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班屋皆摧沒　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　乙未下詔求直言　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圮廬舍覆沒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閒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閒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

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閒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爲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愚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肎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肎以己所行爲非以它人所言爲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虛心從善而皆行以至誠則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矣呂誨言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許潁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涂進用皆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績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呂大防言雨水爲患此陰乘陽之沴因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邊寇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遼以客星犯天廟命諸路備盜賊嚴火禁

初議崇濮安懿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爲人後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帝亦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守前說以對大臣不便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爲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爲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故事請上尊號陛下深自抑損以承天譴慰衆心望自今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既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

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

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爲祕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則人心失天意睽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國爲之立長以爲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爲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眚何用禳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爲似蘇軾試祕閣攷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清臣不第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閒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藕絲淀

丙子以權御史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二三執政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壬午太白犯南斗

以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臺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撓朝政此何可啓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小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朝政可回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閭山

庚寅以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午復以王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命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閒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宅職傳堯俞出使

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爲聖朝羞之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讀中書編排文字孫固爲諸王府侍講潁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刻背六經之旨願無留意王曰錄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謂曰朕素知卿忠純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之法無數更變　甲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鞾袍觀之　以翰林學士馮京爲南郊儀仗使閱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恃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抑之爲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爲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卹孤惸禁姦慝邊境晏然議者謂自裕悅（舊作于越今改）休格（舊作休哥今改）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客軍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陳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僞者並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

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爲改正，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　辛亥，遼以南京留守蕭惟信爲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南府宰相蕭德以老告歸，優詔不許，北府宰相姚景行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艮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四（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三年（遼咸雍二年）春正月丁巳遼主如鴨子河壬
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
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
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帝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
位則謳歌訟獄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
令自請外而有自命（攷異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閒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
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
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
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
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
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
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含容以全近臣體貌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今又黜鎮而衆莫
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
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
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
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初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
卑薄嘗爲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
大增築之後以爲利橫山酋豪怨諒祚欲以屬叛取
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
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乘此聽
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
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終弗
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
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邪還至鄧
城卒贈太尉謚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
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帝謂執政學士獨王珪
能爲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
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爲不聞其
挾邪趙槩又以爲無迹故卒命之（攷異長編載御史呂大防論趙槩舉張方平錢明逸援引非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意乞下槩問狀以懲不恪攷宋史大防方平明逸槩傳俱不載此事今亦不取）帝嘗
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帝不覺前席曰
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今多不
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
撰仁宗實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
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爲不便罷之
然議者不以罷之爲便也　癸未遼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
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
事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
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
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
以劄子自辯帝意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
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

爲后皇帝稱親又令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示非帝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閣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爲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寶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卽納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帝以御寶封告敕遣內侍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帝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卽降敕稱準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並稱后又降敕稱帝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樸候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主奉濮王祀事庚辰呂誨等又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啓邪議詿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累具彈奏乞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桓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爲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跼蹐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哉帝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濮安懿王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帝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卽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於是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范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不肎草制及封駁敕命遂徑以敕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敕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

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于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閒腹非竊歎者多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並從責降聞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卽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帝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它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久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爲然適足累之也帝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甲午遼驛召武定軍節度使姚景行入見遼主問以治道奏對稱旨復拜南院樞密使又召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遼主嘗有意南伐問景行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景行曰自聖宗與宋人和好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遼主以爲然遂止（考異）宋治平間無啓邊釁之事遼史乃云宋人好生事恐遼主借以爲詞或疆埸小故宋史不盡載耳今從遼史書之

乙巳潁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潁王天質早茂婣媾及期方陛下卽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采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於壁長七尺許（考異）李燾日本紀在庚申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使遼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帝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游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

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此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耳伏望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欣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同責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時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遣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又奏乞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　甲子以都官員外郎黃炤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炤中選帝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爲是深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炤竝命之奇入對帝面諭曰朕嚮覽卿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遺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興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潁王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配記室韓維奏宜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媛攷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帝嘉納之

戊辰帝親錄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帝對樞臣以彗爲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祇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竝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致封還誥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傳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倡和旣撓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士民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綬

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爲沴，今星躔生變，咎證昭灼，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永惟四海之內，獄訟煩冤，調役頻冗，與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巳，彗星見於昴，如太白，長丈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攷異〕遼史作壬午彗星見于西方，此從宋史。　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於道，贈兵部尚書，謚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然喜燕遊，好色，故中閒坐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邪？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爲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匹。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陸詵爲兵部郎中、鄜延路都總管、

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帝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潁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帝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以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緐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爲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筠州人君錫良規之子攽敞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正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爲輓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甓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陽邈子爲府屬所惡欲治之以法庠獨不肎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以河東轉運使吳充爲鹽鐵副使帝雅知充數問充所在會充入覲帝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東纔半歲卽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仕庚戌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逵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于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以進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留誥敕與執政熟議弗聽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考異）李燾曰或云上本意欲用張方平韓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　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壬子司天監奏彗星浸微

羣臣詣閤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表乃許之　是月遼境霖雨　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陝西戰兵四十五萬幷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爲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沒　戊辰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緐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于南廳　吏部流內銓進編修銓曹格敕十四卷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孫也　乙亥遼主駐特古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丁丑以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爲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帝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人及選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幷其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墨硯賜之　辛巳遼以戶部使劉詵爲樞密副使詵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故有是擢　六月乙酉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酒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丙戌回鶻貢於遼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鄜延最當邊境故選用

卿。令將何先。詵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在
安靜。或欲示威也。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爲務。昨
王素爲朕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
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言是也。陛下能
責任將帥。令疆埸無事。卽天下幸甚。　辛卯。以太常
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
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
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
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
官。既從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
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
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
弔。洵獨不往。　甲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貢于遼。　己酉。御
崇政殿疏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召
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
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
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
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
殿。謂廣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
柄。尤爲善論。朕遇臣下。常失之柔。是以特書此言。置
之坐右。以爲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癸
丑朔。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者。今改。）爲北府宰
相。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惟信爲南院樞密使。以
同知南院樞密事耶律白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　甲寅。
以屯田員外郎吳申爲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
代。帝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傳卞議
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丙辰。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致仕。庚申。遼錄囚。辛
酉。景行復爲南院樞密使。　乙丑。以奉國留後號國
公宗諤爲保靜節度使。于是濮王子孫及魯王孫各
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帝之爲皇子。辭疾不肎入
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是勸行。及帝卽位。
宗諤上十餘章論功。帝不得已。特遷奉國留後中書
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深也。宗諤
在藩。素嫉帝。宗諤有庖夫善羊膾。帝使之爲膾兩盤。
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肉。
笞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鴆殺之。　丁
卯。遼主如薦絲淀。以歲旱遣使賑山後貧民。　八月
己亥。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
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于天下。又請追還
呂誨等。皆不從。卽稱疾求補外官。帝曰。學士朕所重。
豈得輕去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遣內侍楊安道
卽家敦諭。且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
太迫也。又數令其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
復上章請出。故有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爲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帝謂抗曰。第行。且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
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兵感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
于園。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王
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立帝爲皇子。珪請
對而後草詔。後有閒珪者。是日。御蘂珠殿召珪。設紫

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卽命卿矣翼日又賜盤龍金盆一珪惶恐以謝帝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讒語朕今釋然無疑矣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至此

癸亥詔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爲定員有闕卽檢勘至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日月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卽不在此例　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犯銷金幷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無行多結交富貲舉人不可爲開封試官又言趙及所壞倉米十八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幷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默除御史時攽有戲言默用此怒故妄彈奏攽默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帝以爲疏繆故黜之御史劉庠奏乞留默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爲言者帝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託以親戚濫及高貲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邨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卽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銀甲氈帽以督戰挺先選彊弩八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己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卽止其歲賜銀帛牒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縣君任氏墳域爲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詵言西戎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詔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彼多姦詐或疑朝廷畏己則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以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閒矣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帝已不豫然近臣尚未知也于是皇子潁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　丁亥詔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于未

行閑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以同簽書樞密院郭逵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帝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以重使權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閒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彊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乃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謂此八員者宜仍舊它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爲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于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棁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應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以慶州蕃官都巡檢司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于大順城有功也于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及皇子潁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馬光奏曰今歲彗星彰見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西戎內侮邊鄙未安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于此伏望止羣臣所上章表卻尊號而弗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天時豐穰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臣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順帝問兩府策將

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止歲賜遣使齎詔往問樞密使
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元康定之喪
師以動帝意（攷異）宋史韓琦傳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然則引寶元康定事者非彥博也當時在樞府者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所言今從長編 琦曰兵家須料彼此
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
也詰之必服帝竟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
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
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輔
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祚服罪否帝力疾
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
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
專遣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
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
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
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
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
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
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
韓琦等問起居退潁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柰
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
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
事皆筆于紙 十二月壬午遼以知樞密院事楊績
為南院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丁酉以
西京留守哈珠（舊作合朮今改）為南院大王旋出蕭珠澤為
武定軍節度使 遼主以楊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
今治亂人臣邪正遼主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
詵而已然詵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
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邪正陟
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嘗諭詵曰卿勿憚宰相時
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勢焰方熾詵奏曰臣于伊遜
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詆未幾出詵
為保靜軍節度使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
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
以安眾心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
王為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
批于後曰潁王頊琦曰欲乞即今晚宣學士降麻帝
復頷之琦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
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退而草制壬寅立
皇子潁王頊為皇太子帝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
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
此雖父子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柰何
皇子始聞命辭于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
官子為父後者勳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
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禮儀使翰林
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是年遼放進士張臻等百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五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冊于大慶殿。太尉奉冊授閤門使轉授內常侍由垂拱殿以進。是日大風霾。 辛亥。遼主如鴨子河。 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太子即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見上于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爲異。帝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太上皇。愈促之。帝始爲皇子。被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然。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爲山陵使。 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爲之竭。請給百官素食。禮官以爲然。執政不從。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詔遼母后書當何稱。欲自稱重姪。稱彼爲大母。判太常寺李東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爲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藏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近奉赦書。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舊事施行。此乃先朝體例。非自今日裁損。所營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確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費爲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太子右庶子韓維言。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伏思承平日久。公私匱乏。又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優賞士卒。所費不貲。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恐爲損不少。若以爲奉承先志理不可罷。則望閱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奏入。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遺制。 初議山陵。帝以手詔賜執政曰。國家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內出遺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帝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難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

分之二。甲子，遼主御安流殿釣魚。丙寅，始御迎陽門幄殿聽政，見百官。三司乞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戊寅，以王陶爲羣牧使。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羣臣，退御延和殿視事。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簡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並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帝嘉納焉。立安國夫人向氏爲皇后。丙戌，御垂拱殿。辛卯，白虹貫日。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乎！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令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三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帝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仁宗實錄。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爲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帝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事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聞之，閑以語其僚屬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爲御史，方患衆論指以爲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帝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稾示思永，挽思永自助，思永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帝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辨。帝初欲誅修，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帝悟，復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于風聞，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臣忝列政府，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于是帝復批付中書，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思永與瑾同鄉，力爲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

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二人同降黜。帝手詔賜修，令起視事。它日，帝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攷異〕李燾曰：墨史孫思恭傳云：歐陽修爲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宋史以爲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删之。案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爲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命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代其任。愷入見，問府界事，皆不能知，帝不悅。及見汝義，問之，應荅詳敏。翼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義，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爲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帝從之。知制誥邵必言：「陛下新卽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 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案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居則衰麻，以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爲異。」從之。 丙寅，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學士。先是御史蔣之奇言明逸傾險儉薄，在仁宗朝，附賈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術乖疏，豈可冒居禁苑！而同知諫院傅卞亦有言。執政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司于上供年額權住起發五十萬石，于穀價貴處減和糴之數，變市金銀絹，輸權貨務封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需。」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事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視朝，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 癸酉，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帝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日，進治說三篇。帝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于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帝言：「此爲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亦失衆心，臣數爲琦所

薦。天下公論。不敢于君前有所隱。宅日。奎進言。陛下宜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它事也。帝王之職。所難在判別忠邪。其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荒。但不可使居要近耳。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近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祧遷。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于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乙亥。尚書令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卒。贈太師。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初。蔣之奇劾歐陽修。帝怒曰。先帝大漸。邵亢建垂簾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扶人閨門之私乎。之奇以告吳申。申卽劾亢。事下中書。帝徐知其妄。中書亦寢申所奏。亢時同知貢舉。及出。上殿自辨曰。先帝不豫。以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願陛下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得不問。願下獄考實。帝曰。朕不疑卿。吳申所奏。已不行矣。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答之曰。苟封奏所敍。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兩。　己丑。以京西轉運使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于是蘇寀遷度支副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賜陶手詔賞歎。然亦竟用述。述。湖州人也。　御史吳申言竊見先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羲亦預。漸至冗濫。兼所試止于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于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辛卯。遼主駐春州北淀。　庚子。詔內外文武羣臣。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直言無隱。言若適用。當從甄擢。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詔別舉臺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爲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意欲逼己。不悅。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令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帝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召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肎入謝。意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肎入朝。公亮曰。安石眞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癸

卯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卽起視事則是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肎爲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者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議者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不知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唯陛下斷而行之已而詔到安石卽詣府視事不復辭也　學士院言屯田員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詔以倚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惇爲著作佐郎　甲辰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可依慶歷故事中書樞密院參議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並爲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不許帝面諭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爲四六何邪光趨出帝遣內侍至閤門彊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趣光入謝光入至庭中猶固辭詔以告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帝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爲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丙午以屯田員外郎劉攽著作佐郎王存爲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丞李常爲祕閣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爲集賢校理並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攽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又員外郎例不爲校勘而攽素與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故纔得館閣校勘

夏四月以殿中丞唐淑問爲監察御史裏行帝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尙抉剔細故以爲能論事必務大體乃爲稱職淑問介子也　庚戌請大行皇帝謚于南郊　召還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御史中丞王陶言韓琦引逵二府至用太祖出師故事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聽願罷逵爲渭州帝不可曰逵先帝所用今遽罷之是章先帝任人之失也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近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赴竊慮此編敕儀制別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乙卯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謂琦跋扈引霍光梁冀專恣事爲喩甲子琦公亮上表待罪帝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而陶連奏不已帝以問知制誥滕甫甫曰宰相固有罪然指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丙寅帝徙陶爲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兩易其任丁卯光入謝言自頃宰相權重今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許之時光中丞告已進入而王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吳奎趙槩面對堅請黜陶於外帝不許復請授羣牧使許之旣而直批送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琦方在告不出奎卽具奏言昔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

延齡等爲腹心天下稱爲闇主今陶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向來相承非由二臣始廢今若又行內批除陶翰林學士則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己巳奎遂稱疾求罷帝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下六罪侍御史吳申吳景奏乞留陶依舊供職幷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帝以手札賜知制誥邵亢趣進入陶學士告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帝由是有逐奎意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陶言是宰相安得無罪陶言非則安得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庚午帝批付中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陶出知陳州吳申吳景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爲內批三日不下其罷知青州帝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且言韓琦久在告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爲陶罷奎恐大臣皆不自安紛紛引去于四方觀聽非宜辛未公亮入對亦請留奎帝許之壬申召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爲言帝手札諭亢曰此無它欲起坐臥者耳蓋指琦也初王陶事琦甚謹琦深器之東宮始建英宗命以蔡抗爲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帝卽位頗不悅大臣之專陶料必多所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撻陶既至陳州謝表詆宰相不已中書擬再貶光言陶誠有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愛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止　罷諸州歲貢飲食果藥　癸酉詔陝西河東經略轉運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聞　司馬光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是月錄京師繫囚遣使巡行陝西河北京東西路體量安撫　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　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爲歲已久卽非今始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臣奏事祥符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行之不久漸復墮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文德押班則機務常有妨滯乞下太常禮院詳定司馬光言舊制當押班不須詳定癸未詔自今晝刻辰正垂拱奏事未畢聽宰相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退未及辰正並依祥符敕令永爲定制　壬辰遼主駐納葛濼　甲辰以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從翰林學士王珪薦之也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歲畦

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買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于其中聞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珪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乙巳寶文閣成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奉英宗御書藏於閣　六月戊申遼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遼主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獨流其首惡餘釋之　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便糴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以臣愚見莫若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使賑濟土著之民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復有流民哉于是詔河北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　己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趙抃知諫院入謝帝謂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事邪故事近臣自蜀還者必登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上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事多見納用

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併于同等見存之戶望令中外臣庶條其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有樂業之心帝納其言故有是詔役法之議始此　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諤

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儆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帝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召向入凡向所陳計策帝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　壬申遼以度支使趙徽參知政事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汩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　詔察富民與妃嬪家婚姻贅緣得官者　己丑命戶部郎中趙抃刑部郎中陳薦詳定中外封事先是帝命張方平司馬光至是

復令抃等同之。辛卯，告大行皇帝謚于天地宗廟社稷。壬辰，上寶冊于福寧殿。帝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內職，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于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闥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爲不孝。」帝從之。癸巳，居簡罷爲供備庫使。

乙未，以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遂舉館職。惠卿，晉江人也。辛丑，熒惑晝見，凡三十五日。〔攷異〕宋史神宗紀天文志皆無，今據遼史道宗紀書之。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之邵，緜竹人，爲曲水令，轉運使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配賣，之邵言縣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轉運使怒。會帝即位求言，乃上書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日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榪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太平可拱而俟也。」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未四十也。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辛亥，司馬光言：「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省、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處九重，詢于近習，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戊午，復夏人和市。張方平、司馬光奏所詳定內外封事，帝令中書參議。光對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帝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己巳，京師地震。帝問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帝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帝不懌。癸酉，葬憲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廟號英宗。是月，判河陽軍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使一小人參用于其閒，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所得必多，其閒當防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際，不可不早辨也。」九月丁丑，詔減諸路逃田稅額。

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廟。樂曰大英之舞。　戊子。減兩京畿內鄭孟州囚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蠲其賦。　辛卯。徙封昌王顥爲岐王。樂安郡王頵爲高密郡王。　遣孫思恭等報謝于遼。　壬辰。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爲三班奉職。　甲午。遼遣使來賀即位。　戊戌。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　遼主命給諸路囚糧。　辛丑。韓琦吳奎陳升之並罷。琦歷相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欲以間琦。琦稱疾求去。帝不許。以詔書慰撫。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于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帝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奎知青州。及方平趙抃參知政事制。賜雙燭歸舍。入院。外廷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中書。升之初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行。帝始擢任楊定。升之屢諫不宜生邊事。由是忤旨。以母老乞便郡。遂出知越州。　以樞密副使呂公弼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知諫院趙抃並參知政事。三司使韓絳。知開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　先是薛向奏蕃部嵬名山有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與邊事。帝曰。此外人妄傳耳。光曰。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帝曰。固非端方士也。徒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也。又言張方平姦邪貪猥。帝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帝作色曰。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美事。光曰。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帝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帝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覰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　潮州地震。　癸卯。同僉書樞密郭逵罷爲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從張紀唐淑問趙抃言也。逵至鄆七日。徙帥延州。　權御史中丞司馬光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滕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政不協衆望。其言既不足采。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帝手詔諭光曰。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邇英之席。欲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換卿禁林。復兼勸講。非爲前日論奏張方平也。呂公著封還。蓋不知此意耳。于是取誥敕直付閤門。趣光等受職。公著又言。誥敕不由本司。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帝手批其奏曰。俟開邇英。當諭朕意。　韓琦既出判相州。入對。帝泣下。琦亦垂涕稱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又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祕書丞忠彥爲祕閣校理。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默然。　是月。遼主如南京。　冬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　丁未。富弼罷判河陽。　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　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講退。獨留呂公著語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當也。公著力請解職。許

之宅日又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者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命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舊制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下至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副以采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悉書中等無高下帝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中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獎厲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參知政事張方平以父憂罷。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癸丑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舉材堪御史者各二人。甲寅翰林學士司馬光初進讀通志于邇英閣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以賜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序略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癸酉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夏將嵬名山部落在綏其弟夷山降于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陸詵言以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招納乃共畫三策令幕佐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鬭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于其地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虜衆四萬人坌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遂城綏州初諤言名山約降帝將令邊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及諤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攷異〕東都事略种諤傳云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說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遂築綏州城案此文與宋史种諤傳小異而宋史較爲詳確今從之种諤既取綏州夏人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朝廷謀西討邵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且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于是欲棄綏州知延州郭逵言賊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嵬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之帝不聽。十一月丁丑詔近臣各舉才行可任使者一人。文彥博言于帝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擇人久任又言兩

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爲二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乎　戊寅詔求直言　詔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　丙戌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請謁干譽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　改命韓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搆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與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

丁亥詔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戊子分命宰臣祈雪　置馬監于河東交城縣　庚寅詔近臣以舉官不當經三劾者中書別奏取旨　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于遼　乙未詔內外文武官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先是以向傳範知澶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傳範敏中之子也知諫院楊繪言后族不當領安撫使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有政聲非由外戚帝曰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宅日妄求者己亥命改知鄆州宅日繪又言曾公亮不當用其子孝寬判鼓院帝謂滕甫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于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甫言于帝帝詔甫諭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　十二月丁未遼參知政事劉詵仍爲樞密副使以樞密直學士張孝傑參知政事己酉以孝傑同知樞密院事孝傑附耶律伊遜故累遷　遼主行再生禮赦死罪以下　辛酉詔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正殿減常膳罷朝賀　壬戌詔起居日增轉對官二人　丙寅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爲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嵬名山郭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是月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

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考異〕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萬斯同趙駮列紀元彙攷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違異蓋攷之未審矣

是月韓琦至永興初薛向郭逵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

此變故尤非棄綏之時文彥博呂公弼恥于中變督促棄綏如初琦條陳不已帝遣中使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言綏不可棄乃詔如琦議　是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胡宿卒宿內剛外和臨事慎重不輒發發即不可回尤顧惜大體其篤行自厲至于貴達常如布衣時　遼南京旱蝗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六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屠維作噩六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八月，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帝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是年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潁王。十二月壬寅，立為皇太子。〔攷異〕宋諸帝謚皆十有六字，獨神宗謚多至二十字，幾欲駕太祖、太宗而上之，此政和君臣豐昵妄作之失，貽笑千古者也。然史家之例，謚號當書最後加者。攷神宗之謚，初上止英文烈武聖孝六字，紹聖增至十六字，崇寧改去紹天法古運德建功八字，易以體元顯道帝德王功，政和又加法古立憲四字。東都事略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宋史本紀稱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雖各有據，今用政和所上，庶合史例。

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丙子，遼主如鴛鴦濼。丁丑，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辛巳，遼改易州兵馬使為安撫使。丁亥，命宰臣極言闕失。遼主獵于炭山。庚寅，御殿復膳。辛卯，遼遣使賑西京饑民。壬辰，帝幸寺觀祈雨。參知政事趙槩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為常。丁酉，詔修英宗實錄。壬寅，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蓋百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甲辰朔，遼命元帥府募軍。辛亥，令諸路每季以雨雪聞。乙卯，以孔宗愿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初，言者交論种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諤秩四等，安置隨州。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帝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縱橫之術，無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帝曰：「聞卿進讀，終日忘倦。」帝謂文彥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丁卯，遼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耳。數十年閒，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庚辰，夏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李崇貴至，即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夏亦遣使告哀于遼，遼遣人

弔祭 甲申遼賑應州饑民 先是遼禁南京種稻
民病之乙酉命除軍行之地竝許民種稻 丙戌詔
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慶壽宮皇太后寶慈宮
庚寅遼賑朔州饑民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
賑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
汝州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爲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紹隆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
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知帝銳于有爲對曰人君
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
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
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
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爲治
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留
之弼力辭赴郡 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
對安石素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相友善帝在藩邸
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
及爲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
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
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
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
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
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
矣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
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
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

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
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政止虐刑廢彊橫之藩鎮
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
之閒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
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
年而天下無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
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
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
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
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閒有所
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
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
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
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
轉徙之亟旣難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
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
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
民壞于差役而未嘗特見救卹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
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
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
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
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彊
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
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
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

日明日帝謂安石曰昨閱卿奏書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翰林學士呂公著言五月會朝始于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陛下方追復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戊午回鶻貢於遼　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攽曰侍臣講論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攽議曰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敞學問淵博寢食坐臥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荅之筆不停手修輒歎服慶歷以前學者守注疏之說至敞爲七經小傳始與諸儒異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孫覺爲右正言同知諫院帝與覺言欲革積獘覺曰獘固不可以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彥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秏祖宗積儲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帝曰王旦爲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真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爲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丙戌遼主駐特古里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隄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壬子遼西北路雨穀三十里　乙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戶萬一千有奇闢田三萬餘頃歲益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遼置烏庫德哷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都統軍司　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案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爲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由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爲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筆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丙子遼主獵于黑嶺　丁丑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帝大悅手詔荅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遂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爲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帝以覺爲希旨收恩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媿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詔司天更造新歷　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其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　京師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茇舍甫至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隄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復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郯因上書言陰盛臣彊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爲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詔事無所不至及爲中

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爲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遼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諫院孫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爲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乃出覺通判越州　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吳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乙卯降空名誥敕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刱業垂統實自太祖甲子詔中書門下攷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　乙丑復行崇天歷　以鹽鐵副使呂誨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用司馬光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從之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初韓琦自永興入覲言於帝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之旨　丁亥減后妃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　己亥

遼主駐藕絲淀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爲然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丙午帝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案知州知州案縣令何憂民不富也辛亥遼曲赦南京徒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並遭水災復一歲租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戊辰禁銷金服飾遼遣使冊李秉常爲夏國王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丙戌朝饗太廟遂齋于郊宮丁亥祀天地于圜丘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四州刱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

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彊抹岸衝奪故道雖刱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經邊界直入大海其流深闊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至是詔光及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辛亥錄唐段秀實後夏遣使貢於遼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閒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諸種既失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以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矣

今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諸族數款塞，而願爲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耳，而邊臣以棟戩（舊作董氈，今改。）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棟戩得市利而邀功於我，非制勝之利也。瑪爾戩諸族皆喃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瑪爾戩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瑪爾戩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瑪爾戩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習用漢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韶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甚悉，故爲是書以奏。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句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攷異〕宋史王韶傳，管句作管幹，此史臣避高宗嫌名追改也。神哲徽欽四朝史成於南宋時，故於管句改爲管幹，句當改爲幹當，宋史亦因而不改，今竝改從當時本稱。）夏改元乾道。

二年（遼咸雍五年）春正月丁亥，帝謂輔臣曰：「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它人莫能曉也，皆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珍珠鬻于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唯知謹扃鑰，塗窗牖，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靈宮英德殿。

是月，司馬光視河還，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

二月，詔：今後謀殺人自首，竝奏聽敕裁。帝初從王安石議，凡謀殺已傷而自首，減二等科罪，衆論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于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久之不決，故有是詔。

己亥，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汝州富弼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以問曾公亮，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恐多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諸公當自知之。」帝又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以爲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但
後世所謂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爲經術不可
施于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
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命翰林學
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 乙巳以災變避正殿減膳
徹樂 丙午司馬光入對乞郡帝不許曰卿名聞外
國柰何出外先是呂公著使遼時光初解臺職遼人
因問光何不爲中丞公著歸告帝故知之 甲子設
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
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
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
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爲條例司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
章奏皆惠卿筆也時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
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
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
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
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 王安石既用事嘗
因爭變法怒目謂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折
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
然 是月遣劉航等冊李秉常爲夏國王 三月富
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由小人
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閒有
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
燭其然毋令後悔帝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可
謂金石之言 癸未以蘇轍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
詳文字先是轍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
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
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帝批付中書因召對而
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
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
事壞風俗爲甚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帝曰大臣固
當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乙酉詔令
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
州許之 壬辰帝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
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必使能天下
但見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
以理財爲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
由此而壞將不勝其敝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
急帝頷之 乙未以旱慮囚 遼晉王耶律仁先前
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之譖出之於外至是準布(舊作阻卜今改)
叛遼主復思仁先乃命爲西北路招討使率禁軍進
討仁先入見遼主親諭之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
恐失機會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省內外土木
工 初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富弼
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遼使當上
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外國乞
并罷上壽從之 帝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政府
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
輩同心以濟知諫院錢公輔對曰朝廷所爲是天下

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爲喜，常以累年災變爲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有損，其災應豈復緩邪？」帝親書苔詔曰：「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帝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于諫官御史時。初，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于翰林學士！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彊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卒。疾亟，帝臨問流涕；既卒，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蓋介爲諫官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時安石銳意變更，而帝信任益專，介既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以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繼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罷去。至是淮南轉運使張靖被詔究陝西鹽馬得失，指向欺隱狀，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當黜，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向乃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本，官自鬻而罷通商，從之。 知開封府滕甫罷。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言無文飾，帝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之，甫隨事解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新法行，天下洶洶，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鄆州。 戊申，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詔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爲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 丁巳，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陳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從條例司請也。 甲子，御殿，復膳。 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稅。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樂。 己卯，賜河北役兵

特支錢。　癸未，翰林學士鄭獬罷，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罷，知應天府，知諫院錢公輔罷，知江寧府。拱辰自北京還朝，言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語輔臣，王安石曰，此未足為姦邪，謂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獬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冐用案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安石雅與公輔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知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罷，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獨安石在中書，擅出獬等，弼以此不平，多稱疾臥家，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帝出誨奏示輔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盡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辭位，帝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邊者，並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于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將來處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略。　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皆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詩賦明經諸科悉罷，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時議者多欲變舊法，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獨以為不必變，議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閒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無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事何異，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

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獎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任者也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議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軾退言於同列安石滋不悅帝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别試以事可也乃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六月己亥遼主駐特古里丙午吐蕃貢於遼　丁巳御史中丞呂誨罷王安石執政多變更祖宗法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閒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舉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迄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爲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邇英乃欲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案問首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罹中傷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宰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衆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閒之罪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雖名商榷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且安石初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文言以飾非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無安靜之理辟光邪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

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頌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宅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司馬光自邇英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謂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未有顯迹盍待它日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顧可緩邪章上誨被黜而安石益横光於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皆以彈奏大臣而罷天下推其鯁直　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史中丞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著爲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　太白入井壬戌晝見　遼以南院樞密使蕭惟信知北院樞密使事命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加守太師四方有軍旅許伊遜便宜從事由是伊遜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逐竄遼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攷異〕

文獻通攷云洪基嬖幸其臣耶律英弼累封魏王北人諺云云案英弼即伊遜之訛也伊遜終於混同郡王通攷據當時諺語以爲魏王耳今刪附於此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七（起屠維作噩七月，盡上章閹茂六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二年（遼咸雍五年。）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神宗紀云：日當食，雲陰不見。東都事略遂不載是年日食。然遼史具書日食，是事略削而不書者非也。長編云：司天奏辰巳間有陰霧，日所食不及元奏分數，羣臣表賀，蓋當時於里差之法尚未密也。今從遼史書之。

戊辰，夏主遣使詣遼謝封冊。

初，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皆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勸諭百姓立義倉，以備水旱。」因條上措置事。義倉自慶歷中罷，帝善其法，將復之。會王安石主青苗，己巳，言於帝曰：「民有餘粟，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午，詔御史中丞舉可爲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於是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諸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同，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苟非其人，將受權臣屬托，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媒孽中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參知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

甲戌，大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東平郡王允弼卒，帝臨哭之慟。允弼，元偓之子也，性端重謹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爲宗屬推敬。（攷異）强至撰韓忠獻遺事云：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及仁宗崩，宣親王皆入，後殿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宜賀。允弼問皇子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階上。公叱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皆至，遂賀。案李氏長編、宋史允弼傳俱不載此事，恐傳聞之詞，未足爲據，今不取。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土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議者多言不便，帝弗聽。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壬午，賑恤被水州軍，仍蠲竹木稅及酒課。

癸未，帝謂輔臣曰：「人君不可怠於政，朕非好勞苦，蓋思少壯精神，欲乘時有爲，以濟生靈。至于兵，乃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詔自今文臣換右職，須實有謀勇，曾著績效，即得取旨。

遼禁皇族恃勢侵漁細民。

甲申，帝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

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之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謂如何則可文彥博奏以爲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呂公弼曰朝廷能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則無不濟矣 己丑韓琦等上仁宗實錄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錄 八月侍御史劉琦監察御史裏行錢顗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財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帝方惑于王安石言皆不行乃進向天章閣待制以手詔賜向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監察御史裏行錢顗貶監衢州鹽稅先是王安石爭謀殺自首之律踰年不決詔臨時奏聽敕裁安石又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時文彥博以下皆主司馬光議唐介與安石爭論于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率同列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者再安石白帝令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琦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專肆胷臆輕易憲度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妄議案問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士心歸向陛下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于此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曾公亮陰自結援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貶琦顗司馬光言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乞還其本資不報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素附安石顗將出臺於衆中責昌齡曰君昔官金陵奴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昌齡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乙巳貶昌齡通判蘄州顗後自衢徙秀家貧母老至匄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宦之色 丙午同知諫院范純仁罷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

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它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均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院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又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斥公論爲流俗合意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以荅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退惟務雷同趙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退有後言帝皆弗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政府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戊申河徙東行張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司馬光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命光與張茂則往視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鞏等亦奏大河東徙北流已閉詔獎諭之已而河自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果如光言　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范純仁前後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於是在位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帝優詔荅之富弼自此不復出視事安石乞重貶純仁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己酉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無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未至徙慶州　庚戌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轍與呂惠卿論事動皆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別除一差遣帝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帝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詔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顥太原王子韶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

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
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不飾辭辯務
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
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顥問所
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
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
居職數月章疏屢上又論時務十事大略以爲聖人
剙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理物聖人之所必爲者行之
有先後用之有緩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
　開封獄具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
皆誣伏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獨謂朝廷不
當劾言事官三問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與
范純仁爭之乃止壬戌貶述知江州諷通判復州師
元監安州稅　是月遼主謁慶陵　九月甲子朔交
州來貢　丁卯立常平給斂法　戊辰初開經筵
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　初陝西轉運使
李參以部內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貸
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行之數年廩有餘糧至
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斂散未得其宜
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
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前斛就使轉
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
者給之令隨稅輸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
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

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
既受貸則兼幷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
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
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令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
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兼幷者不
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焉是亦先
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
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
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
之諸路其廣惠倉儲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
常平轉移法從之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
蘇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
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踰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
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
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
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晏之所言漢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誠
有意于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
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
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幷之家得以
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
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
用召至京師與之議廣淵請施之河北安石遂決意

行之次第及於諸路〔考異〕宋史食貨志云安石因蘇轍之言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略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廣廉案宋史王廣淵傳廣廉乃廣淵之弟熙寧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廉其一也不聞爲河北轉運且陝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散錢于陝西蓋廣廉欲行青苗援李參之事以請後遂訛爲行之陝西耳安石嘗言廣淵方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廣淵也非廣廉也今悉從廣淵傳　辛卯廢奉慈殿　壬辰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從王安石薦也　王安石獨奏事帝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人如是而猶以爲不可豈爲知權乎　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仁先奉命討準布嚴斥候扼敵衝諸屬國竝懷柔服從諸事整飭準布來寇仁先逆擊之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來救者見仁先屢勝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王安石專權自恣弼度不能爭常移病不入中書久之遂辭位章數十上許之問曰卿既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詣闕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帝意不樂故也　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拜者學士王珪當制以爲言升之於是躐遷尚書升之資歷高于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石勸帝先用之　詔城綏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砦還

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使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且遣剛明鄂特舊作罔萌訛今改來言欲先得綏州逵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剛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剛明鄂特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司馬光入對帝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邊事光曰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然爲人太彊光曰琦實忠於國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帝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賜姓趙名懷順

己亥遼主駐藕絲淀　丙辰詔御史請對竝許直由閤門上殿時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臺諫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況往復俟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仍許越次上殿帝從其言故有是詔戩長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來謝封冊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陳升之深狡多數為小官時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務變更舊制患同列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與升之共事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極力贊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條例司不肎關預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茲事當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於是始判帝謂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以制置條例并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詞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故恥任此職陛下置司本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絳安石每奏事絳必曰安石所陳皆至當安石恃以為助　帝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譖之乃罷軾不用用蔡延慶孫覺

丁卯遼詔四方館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為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初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罷諸路提點刑獄武臣帝以武臣罕習吏文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復用文臣時皆以為便　頒農田水利約束　丁丑五國諸部叛遼遼主命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蘇拉(舊作素颯今改)往討之　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壬午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月令季冬飾國典以待來歲之宜周禮始和布法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唐虞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一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見司馬光以為漢初之治皆守蕭何之法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帝召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

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茍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以它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固不彊。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矣。帝曰。陝西行之已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未見其利。帝問坐倉糴米何如。聽講者皆曰不便。惠卿獨曰。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誠至論也。初。帝用儀鸞司官孫思道言。行坐倉糴米法。王安石以爲善。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光以爲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非通財利民之道。故因問極言其害。（攷異）王應麟玉海云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紀是月壬午書御邇英聽講而庚辰之講不書按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者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者乃壬午也宋史司馬光傳混而爲一今分繫之。賜汴口役兵錢。

己丑。減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閏月庚子。詔調鎮趙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御河。以寒食後入役。從劉彝程昉言也。 壬寅。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後與程顥兄弟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傍求。至是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帝悅。遂有是擢。它日見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載。戩之兄也。 戊申。夏國主秉常遣使詣遼乞賜印綬。 壬子。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從條例司請也。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管句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廣惠之法。遂變爲青苗矣。

詔置交子務于潞州。條例司言交子之法。行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今河東官私苦運鐵錢勞費。請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復減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甲子。遼以太子行再生禮。減諸路徒以下罪一等。 乙丑。遼詔百官廷議國政。 癸酉。增失入死罪法。 甲戌。五國降於遼。仍獻方物。遼主嘉蕭蘇拉功。徙北面林牙。尋改南院副部署。 帝以卿監監司知州有老不任職者。當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使不限員。 是月。知通進銀臺司祖無擇以事下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故事。詞臣許受人饋謂之潤筆。時有饋安石者。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

石聞而惡之及得政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裏行王子韶出按其獄迎安石意發無擇知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張戩亦救之皆不聽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少從孫復學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過鍛鍊放棄終身士論惜之

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陛下留心經術動法堯舜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兩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軾因上書極論時政凡七千餘言其略曰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刱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陛下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彊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王安石見而深惡之　遼武安州觀

察使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遷長寧宮使檢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

三年遼咸雍六年春正月甲午遼主如千鵝濼 癸丑錄唐李氏周柴氏後 乙卯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遏者亦如之先是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之世所爲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淵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閧喧然不以爲便而廣淵入奏稱民閧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戊午判尚書都省張方平出知陳州初方平爲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尋以父憂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有是命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壬戌朔〔攷異〕瞿中溶云遼史天象志以癸亥爲宋二月朔則壬戌乃正月晦日與長編差一日今從長編河北安撫使韓琦言臣準青苗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時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決有行刑督責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癸亥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彊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傅堯俞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還君堯俞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欺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王安石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爲批荅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辯帝封還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詔中二語失于詳閱今覽之甚愧且命呂惠卿諭旨安石固請罷帝固留之 甲戌以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爲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帝欲大用司馬光訪之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政是爲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爲

樞密副使光上疏力辭且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壬午王安石出視事詔以韓琦奏付條例司疏駁安石之在告也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

司馬光力辭樞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王安石出視事遂詔收還敕誥

是月命張茂則張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開諭苦切猶冀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光意蓋指呂惠卿也書凡三往反安石荅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條例司疏駁韓琦所言王安石令曾布爲之琦再辯列不報文彥博亦言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閒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先是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國子直講奉符姜潛在舉中帝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所以致之者如何耳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于縣門已而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入令會條例司劾祥符不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

己亥御集英殿策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帝遣劉方有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帝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帝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俵配如開封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諭再三光再拜固辭

戊申知通進銀臺司范鎮罷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帝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帝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至于坊市細民莫不歡慶今一旦追還誥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帝不聽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鎮言臣不才使陛

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攷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居下劉攽覆攷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爲第一祖洽邵武人佃山陰人也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進士策一篇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帝謂王安石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采納人言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變也今議者以爲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矣 乙卯詔諸路毋有留獄 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 右正言知審官院孫覺貶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通州召還知諫院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以問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特以爲利之故屈身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幷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因遣覺行視虛實覺受命辭行且言入陳留一縣前後榜令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 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伏望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戊辰御史中丞呂公著罷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

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言：「惠卿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會韓琦論青苗之害，帝語輔臣，以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用此爲公著罪，罷知潁州。公著實無此言，蓋孫覺常爲帝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帝誤記以爲公著也。

己卯，參知政事趙抃罷。抃上疏曰：「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遂出知杭州。

以樞密副使韓絳兼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不報。

以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定，揚州人也，少受學於王安石，孫覺薦之朝。初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定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具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

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呂大臨言：「定不由銓攷，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敏求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職，乃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攷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四月壬午，貶李常、張戩；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案東都事略張戩傳，戩疏言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則定擢職在前，戩貶官在後，今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王安石之說既行，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閒，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凡十餘事。以言不用求去，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乃出顥爲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上疏言：「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乃改僉書鎮寧軍節

度判官。壬午，右正言知諫院李常罷。初王安石與常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取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爲非諫官體，遂落職通判滑州。 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王子韶知上元縣。戩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戩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顧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戩尋被貶，後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子韶初附安石，案苗振之獄，陷祖無擇於罪，至是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故與戩同貶。初，戩兄載出案振獄，及還朝，會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意學問。 癸未，侍御史知雜事陳襄罷爲同修起居注。襄論青苗法不便，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會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 以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爲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屏異己者，數月之閒，臺諫一空。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帝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帝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光又讀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主信用其言，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薩沙（舊作趙三，今改。）討蕃部之違命者，是月，以準布部長至行在，蕃使中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儇捷稱，相詑薩沙問左

右曰誰能此禁軍蕭和克（舊作忽古今改）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藩使大駭薩沙以女妻之遼主聞之召爲護衞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軍毋給青苗錢　太白晝見　壬寅命司馬光詳定轉對封事　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條例司帝謂彥博曰俟羣臣稍息當罷之蓋恐傷安石意也　遼主清暑特古里　壬子詔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爲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甲寅遼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丁巳詔樞輔不當親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爲東院別置西院專領閤門祗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是月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陳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瘐死獄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

六月癸亥以前知廣德軍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天長人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但付審官院授通判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爲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又嘗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惡之初紫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惟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閤門內不當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爲不遵新制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輒妄劾閤門官吏當罪評帝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可專罪評也安石遂留身乞東南一郡帝不許安石惡評必欲去之丁卯入對辯其上壽新儀不可用且具言評欺罔之狀乞推鞫帝令送宣徽院取勘亦不遽罪評己巳安石謁告請解機務帝怪安石求去曰得非爲李評事乎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爲君臣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欲退帝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閤門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乃奉詔　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戊寅詔修武成王廟　乙酉遼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白爲中京留守　丙戌知諫院胡宗愈罷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

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貶通判眞州宗愈宿之子也　是月遼主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彥睦等百三十八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八（起上章閹茂七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三年（遼咸雍六年）秋七月辛卯 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罷宣徽南院使 知蔡州 先是修以病辭官 至五六 因論青苗法不便 又移書責王安石 安石不荅 而奏從其請

壬辰 樞密副使呂公弼罷 以御史中丞馮京爲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 數勸其務安靜 安石不悅 公弼具疏將論之 從孫嘉問竊其稾以示安石 安石先白之 帝怒 遂出公弼知太原府 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京嘗言薛向總利權無效 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 于侍從爲最親 非向所堪處 帝不悅 以語安石 安石請改用京 帝許之 至是以爲樞密副使

罷潞州交子務 轉運司以其法行 則鹽礬不售 有害入中糧草 遂奏罷之（〔攷異〕宋史神宗紀 二年閏十一月壬子 置潞州交子務 是年七月壬辰 置交子務 案二年所置 卽潞州之交子務也 是年置當爲罷 蓋字之誤 今據食貨志改正）

秘書省正字唐坰以父任得官 上書云 秦二世制于趙高 乃失之弱 非失之彊 帝悅其言 又云 青苗法不行 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 王安石喜而薦之 故得召對 癸巳 賜進士出身 爲崇文院校書

戊戌 雨雹

辛亥 遼主獵於哈噜額特（舊作合魯轟特 今改）

甲寅 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戊午朔 罷看詳銀臺文字所

乙丑 司馬光因入對 乞外 帝曰 王安石素與卿善 何自疑 光曰 臣素與安石善 但自其執政 違迕甚多 今迕安石者 如蘇軾輩 皆肆行詆毀 中以危法 臣不敢避削黜 但欲苟全素履 臣善安石 豈如呂公著 安石初舉公著 後復毀之 彼一人之身 前是而後非 必有不信者矣 帝曰 青苗有顯效 光曰 茲事天下知其非 獨安石之黨以爲是耳 帝又曰 蘇軾非佳士 鮮于侁在遠 軾以奏稾傳之 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 乃販鹽及蘇木甆器 光曰 凡人當察其情 軾販鬻之利 豈能及所贈之銀乎 安石惡軾 以姻家謝景温爲鷹犬 使力攻之 臣豈能自保 不可不去也 且軾雖不佳 豈不賢于李定 定不服母喪 禽獸之不如 安石喜之 乃欲用爲臺臣 何獨惡於軾也

丙寅 以旱慮囚 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杖笞者釋之

以衞州旱 令轉運司賑恤 仍蠲租賦

丙子 遼中京留守耶律白卒 追封遼西郡王（〔攷異〕遼史耶律良傳 咸雍六年八月 薨 追封遼西郡王 良與白蓋一人而兩名也）

戊寅 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官 令轉運司立格就注 具爲令

己卯 夏人大舉入環慶 攻大順城 柔遠砦 荔原堡 懷安鎮 東谷西谷二砦 業落鎮 兵多者號二十萬 少者不下一二萬 屯榆林 距慶州四十里 游騎至城下 九日乃退 鈐轄郭慶 都監高敏 魏慶宗 秦勃等死之（〔攷異〕宋史神宗紀 是年八月己卯 夏人犯大順城 知慶州李復圭以方略授環慶路鈐轄李信 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 監押种詠出戰 兵少取敗 復圭誣信等違其節制 斬信及甫 詠死于獄 又云 是月 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于荔原堡 鈐轄郭慶 都監高敏死之 案夏國傳 復圭遣信等出戰 乃五月閒事 紀并書在八月 誤也 東都事略 九月 夏人寇慶州 亦誤 今不從）

九月戊子朔 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 從之

韓絳以夏人犯塞 請行邊 王安石亦請往 絳曰 朝廷方賴安石 臣宜行 乙未 以絳爲陝西宣撫使

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 至是應舉

入京師王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閒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知開封府劉庠不肎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語庠庠曰彼自執政以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事陛下不敢附大臣

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同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奏改助役爲免役惠卿大恨之　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試法官法官之試自此始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閒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以守司空兼侍中領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五日一奉朝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辛丑以樞密副使馮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三司使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乃更大用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其悉以文陳朕亦不憚于有爲焉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閒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沮喪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立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文仲試卷曰意尚流俗毀薄時政恐不足收錄以惑天下于是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之累帝不聽文仲竟被黜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譽著江西時號三孔　庚戌遼主如藕絲淀　壬子太白晝見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甲寅遼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和川令劉恕博聞彊記於史學尤精光修資治通鑑奏請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

安石不能用及呂誨得罪去恕往見安石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遂與之絶至是光出永興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詔即官修書後光還書局于洛陽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書未成卒

詔環慶陳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之　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　通判寧州鄧綰條上時政數十事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書及頌極其妄諛安石薦於帝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帝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帝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陳升之馮京以綰陳邊事值安石致齋日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訟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爲之綰雙流人也　甲子雨木冰　丁卯五國部長朝於遼

壬申朝謁神御殿　丙子貶知慶州李復圭爲保靜軍節度副使復圭興兵敗績誣裨將李信劉甫种詠以死御史劾之故有是貶　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而去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管句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乙酉詔罷諸場務內侍監當　翰林學士范鎮罷先是鎮舉蘇軾諫官又舉孔文仲制科軾被劾文仲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又有樂京劉蒙亦皆以役法廢黜京知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因自列求去坐奪官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肎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京荆南人蒙瀛海人也　陝西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知永興軍司馬光上疏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十一月戊子朔賑河北饑民徙京西者　壬辰蠲陝西蕃部貸糧　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丁未客星出婁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因出使得奏事帝問卿爲監司久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甚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出爲陝西轉運副使　乙卯以韓絳兼河東宣撫使凡機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梓州路轉運使汲人韓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於是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薄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璹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詔褒璹入爲鹽鐵副使　遼禁鬻生熟鐵於回鶻準布等界　十二月己未遼以坤寧節赦徒罪以下　辛酉禁漢人捕獵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主戶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來巡警遇有盜晝時聲鼓大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彊盜殺人彊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及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彊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它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縣詔行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苦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

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
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參知政事絳開幕
府於延安詔卽軍中拜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
入帝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因出御批示珪曰已
除卿參知政事翼日命果下珪典內外制十八年嘗
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庚
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戊寅行免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
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
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
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
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
定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
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
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
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降等第帝知之以詰安石
安石力言外閒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
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
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
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卽規規淺近
之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
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戶從
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
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
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

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
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
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賜西蕃棟戩（舊作董氈）
（今改）詔幷衣帶鞍馬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
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
仕州縣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矣投劾何益邪　是歲賑河北陝西旱饑除民租
交趾入貢　廣源下溪州蠻來附　夏改元天賜禮
盛國慶

四年（遼咸雍七年）春正月戊子遼主如鴨子河　己丑韓
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
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諤爲鄜延鈐轄知
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衆皆怨望絳與
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
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撓軍事召還
之諤尋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
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
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
辰王安石請鬻天下廣德倉田爲河北東西陝西京
東四路常平倉本從之　乙未渝州部夷梁承秀等
叛命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討平之承秀與其黨李光
吉王兗導生獠入寇巡檢李宗敏等戰死轉運判官
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
安行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
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閒道夜

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兗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構博平人也丁酉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先是括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掌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案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賦民以收芻粟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至是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爲州廂軍丁未立京東河北賊盜重法庚戌罷永興軍買鹽鈔場辛亥以著作佐郎朱明之爲崇文院校書明之王安石妹婿也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先是議更貢舉法帝以蘇軾言爲是它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學術不一異論紛然此蓋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必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以不變趙抃亦是軾議安石曰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它路其閒不容無賢以爲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帝以爲然已而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於是罷明經及諸科進士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

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置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路學官使之教導辛酉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甲子以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卽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蓋指馮京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爲俟敕出令押字耳乙丑女直進馬于遼丙寅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出知興中府事戊辰詔賑河北民乏食者賻恤西界戰死軍人壬申進封高密郡王頵爲嘉王癸酉詔審官院所定人赴中書察堪任者引見甲戌賜討渝州夷賊兵特支錢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歿者千餘人果不出郭逵所料云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言杜安行等討夷賊斥地七百里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王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其才可用耳公誠與

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慶州廣銳卒叛轉運司以聞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深以用兵爲憂樞密使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不當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帝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詔討慶州叛卒平之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四十頃以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癸卯減河東陝西路因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民緣軍事科役者蠲其租賦　丙午种諤坐陷撫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別駕丁未韓絳坐興師敗衄罷以本官知鄧州　己酉遼主如黑水論討五國功晉秩有差　都水監丞宋昌言從內侍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癸亥罷陝西交子法　丁卯以鄧綰爲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

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綰言判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僉判管句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弼上奏乞獨坐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爲害臣來本州不散錢斛願當嚴譴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吏望聖慈特與矜貸　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御史臺先是光任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爲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無似不敢爲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亦安石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絕口不論事　遼主如納葛濼　甲戌詔司農寺月進諸路所上雨雪狀　以前大理評事常秩爲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句國子監秩屢徵不起詔郡以禮敦遣至是始詣闕對垂拱殿問今何道免民于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

既來安得不少留遂有是命尋還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秩名重一時世以爲無宦情及安石更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即起任諫職列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秩長於春秋及安石廢春秋秩遂盡廢其學時論薄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出通判杭州初軾直史館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大怒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　乙亥遼禁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　丙子遣使案視宿亳等州災傷乃令修飭武備　壬午定進士攷轉官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致仕呂誨卒（攷異）宋史誨傳不言誨爲右諫議大夫蓋自元豐改官制以後史家於寄祿官多不書也誨卒於熙寧朝不應略而不載今從長編及司馬光撰墓誌　誨初求致仕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非祇憚跰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蹷然而起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攷異）誨墓誌不載臨殁語蓋誌出温公之手不欲自衒耳今從長編及本傳

壬寅詔許富弼養疾西京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黄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復與中國通朝貢相繼　辛亥詔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並解官行服　壬子詔恩冀等州災傷遣使賑恤蠲其稅　御史中丞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餘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戸等卻以見管戸口量第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爲知雜一爲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爲不然遂置而弗問　初保甲法行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言之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足怪爲天下主者如止任民情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建官置吏也保甲法不特除盜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

六月丁巳河北饑民爲盜者減死刺配　戊午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

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爲聚斂其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閒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漢唐之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收過與不及之論使歸於大中之道摯初除御史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怨嗟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即上是疏安石不悅　庚申羣臣三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帝不許　甲子知青州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汙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善附流俗以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時賢士多引去楊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皆未老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何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苗落使相以左僕射徙判汝州王安石曰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攷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善安石云　己卯吐蕃貢于遼　秋七月己丑遼遣使案問五京囚　辛卯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甲午賑恤兩浙水災　丁酉貶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御史中丞楊繪罷爲翰林侍讀學士摯上疏論率錢助役有十害會繪亦言其不便前後凡四奏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它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王安石意旨而陷無辜於法也摯亦言子幾捃摭賈蕃欲箝天下之口乞案其罪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判司農寺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分析以聞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不報明日復上疏曰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已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

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小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斥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稱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但謫監倉繪尋出知鄭州璪亦落職璪洎之孫也　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庚子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遼主如鴛絲淀　丁未詔唐鄧給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閒利害　甲寅詔郡縣保甲與賊鬭死傷者給錢有差　庚申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王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世而孫覺經解已出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至目爲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取士楊繪嘗言當復安石不許至是帝特命復之　癸酉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領其事初議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任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案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己卯以前旌德縣尉王雱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爲人剽悍陰刻無所顧忌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初舉進士調旌德尉著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與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鏤板鬻於市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而有是命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　辛巳遼置佛骨於招山浮圖罷獵禁屠殺　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渙俟於河橋顥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即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輩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或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　九月丙戌河決鄆州　辛卯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內外官進秩有差　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前已降詔更不令交塞門安遠二砦綏州亦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畢别進誓表日頒誓詔恩賜如舊　癸卯增選人奉鸞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其利一歲得錢六百九十八萬餘緡穀帛九

十七萬石匹有奇 冬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法 乙卯遼主如醫巫閭山 丙辰置樞密院檢詳官 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助役法行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素惡王安石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可憂可歎其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累增太學內舍生至九百人至是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閒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齋舍直廬略具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初不限員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攷試其業優等以次升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於中書奏除官初蘇頌子嘉在太學國子監直講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擢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倡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璪曰君以諫官判監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竟不彈劾遂以告王安石安石大怒盡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與選季長安石妹婿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設三舍蓋亦欲引用其黨也 遼主謁乾陵 壬申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王安國爲崇文院校書安國官滿至京師帝以其兄安石故賜對帝曰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定變俄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今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帝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

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　丙子
詔罪人配流遇冬者至仲春乃遣　庚辰遼詔百官
廷議軍國事　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
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餘石錢十一萬七千餘緡
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丁亥作中太一宮從司天冬
官正周琮言也　戊子遼免南京流民租己丑賑饒
州饑民　壬寅開洪澤湖達於淮　十二月辛亥朔
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　壬子遼以契丹行營都
部署耶律呼敦（舊作胡覩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北院
樞密使事蕭惟信爲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宮都部署
丁巳遼主命漢人行宮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
劉霖樞密副使王觀都承旨楊興功俱賜國姓（攷異）（遼史
耶律儼傳父仲禧咸雍六年賜國姓與本紀異王觀傳作咸雍七年賜國姓與本紀同今從本紀書之）　戊午歸夏
俘　己未安定郡王從式卒　丙寅省諸路廂軍
乙亥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納襲封　戊寅回鶻貢
於遼　先是河溢衞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
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
遣使經營議者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
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
之湍淺而逆之又存清水鎭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
回決者可塞帝然之是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
河上流幷修塞第五埽決口鎭寧河淸卒於法不它
役程昉爲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
顥以法拒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
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將入城州官畏昉欲弗納顥
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卽親
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
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於衆曰澶卒之
變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
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九（起元黓困敦正月，盡昭陽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春二月，遼北部叛。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耶律巢率師進討。癸未，遣使奏捷。遼主以戰多殺人，飯僧於南京、中京。甲申，遼主如魚兒濼。　己丑，詔聽降羌歸國。　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辛丑，司天監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帝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謁告。詔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遼境自壬寅後昏霧連日。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仍募民興水利。　丙辰，遼北南樞密院言無事可陳。時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用事，羣臣俱畏之，莫敢言其短，唯后族與之抗，伊遜居常怏怏。　壬戌，遼主論討北部功，以烏庫德呼勒部詳袞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以都監蕭阿嚕岱（舊作阿魯帶，今改。）爲烏庫德呼勒部詳袞，加左監門衛上將軍。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爲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爲樞密副使。挺在渭州，籍禁兵悉過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輪諸將五日一教閱，隊伍金鼓之法甚備。儲勁卒于行閒，遇用奇則別爲一隊，出戰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時士兵有闕，詔募三千人，挺奏士兵不必補，當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士兵，省費多矣。從之，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挺又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養馬。鎮戎軍壕外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覘賊往來，開膏腴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耕守，賜名熙寧砦。諜告夏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爲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進龍圖閣直學士。挺自以有勞，久留邊，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帝聞而閔之，故有是拜。　戊辰，遼以歲饑，免武安州租稅，賑恩、蔚、順、惠等州民。　三月甲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幼，母黎氏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主國事。訃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以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癸卯，遼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爲僧尼受具足戒，許之。遼主崇佛教，僧有拜司徒、司空者，故一時習尚如此。（［考異］遼史道宗紀，咸雍二年十二月，僧守志加守司徒；六年十二月，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今京師歸義寺有遼碑，言清寧七年始建寺，碑陰有守司徒沙門守臻、檢校司空沙門智清，是遼僧多有受顯秩者，遼史不能盡書也。又續高僧傳

云法鈞至金臺遼主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繼其遺者曰裕窺賜榮祿大夫檢校太尉蓋當時重釋教如此今約書之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賒請相度立限歲出息二分納還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三十條其一云兼幷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帝削去此條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聖政之闕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攷異〕陳瓘論王安石日錄所載熙寧中奏帝語多不實其言曰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爲過也日錄但爲顯揚呂嘉問故不以御批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幷不能爲害又擬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李燾曰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按帝既滅去較固之條豈更欲設法相傾其誣帝明甚若紙鋪孫家之語凌悖褻慢無復人臣禮削而不錄可也

戊申羣牧使李肅之知永興軍帝戒令撫綏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帝不悅

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

壬子遼賑義饒二州饑民

丁巳遼主駐塔里舍

己未括閑田

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蕃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幷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邨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丈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攷異〕宋史作丁卯塞北京決口今從長編連書之

己卯遼主清暑特古里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爲通遠軍〔攷異〕宋史作安遠軍据元豐九域志則安遠軍置於天禧時非熙寧中所置也今從長編作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

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壬午遼晉王耶律仁先卒遺命家人薄葬仁先自受知興宗卽著功績人望翕然歸之遼主初以定難故甚德之卒爲耶律伊遜所閒出之於外不竟其用時論惜之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包順爲西頭供奉官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帝與安石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衞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帝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帝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壬辰以趙尙寬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以勸天下

丙午太白晝見

行保馬法王安石始建此議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于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

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馬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六月壬子。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永興軍曾公亮以太傅致仕。　甲寅。遼賑易州貧民。以次及於中京及興中府。皆賑之。〔攷異〕遼史作乙未賑中京。甲子賑興中府。今并書之。又監本遼史誤作中興府。今改正。　癸亥。詔分經義論策爲四場以試進士。　丙寅。作京城門銅魚符。　甲戌。遼以樞密副使耶律觀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時北府宰相楊績累表告歸。遼主不許。封爲趙王。　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乙亥。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　丁丑。高麗遣使貢于遼。　是月。河溢北京夏津。　秋七月己卯。遼以慶州靳文高八世同居。命賜爵。　壬午。詔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　辛卯。詔在京商稅院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　丙申。遼賑饒州饑民。　丁酉。遼主如黑嶺。　壬寅。以曾孝寬爲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寬始。　編修三司敕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曰。陛下固以師臣待王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亟拜。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諭也。又曰。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當廢樞密府。并歸中書。今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密而不預。臣恐陛下所以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帝甚不悅。它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問何以知之。帝曰。見所上書。并欲歸樞密院。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丁未。遼主以手書華嚴五頌出示羣臣。　閏月庚戌。遣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惇察訪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刱城砦。比之內地矣。　辛亥。帝因河溢語輔臣曰。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以爲然。　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知南川縣新津張商英負氣倜儻。豪視一世。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惇。檄至夔與惇相見。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薦諸王安石。得召對。除光祿寺丞。尋加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商英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

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爲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禪諶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算終莫見其成也　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爲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凡蝗蝻爲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夫蝗蝻幾徧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必俟其撲盡方許上聞陛下即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荅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御批進奏院徧指揮諸路轉運安撫司今後有災傷令所在畫時奏聞王安石曰諸路安撫司有無限合經制事又何暇管句奏災傷狀乎帝笑而不荅先是內批付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但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帝曰必有事實乞宣示帝曰聞權貨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又聞立賞錢捕人不來市易司買賣者安石曰果爾則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也臣素行陛下所知何緣有此事帝曰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耳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別有聞奏　辛未遼主射熊於羖羊山彰國軍節度使耶律普錫（舊作頗的今改）謁於行宮遼主問邊事普錫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淸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堠內移似非所宜遼主然之拜普錫爲北面林牙　甲戌徙知青州趙抃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時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選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故以命抃召見之抃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去旣至蜀治益尙寬密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它日兵民晏然劍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法吏以意決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不問

八月甲申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太常初謚曰文以配韓愈常秩方兼太常與修相失乃言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字實抑之也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逐至於再三志氣自若治郡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奬引後進如恐不及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屛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爲文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至是一變而復於古修歿後數日詔求其所撰五代史記後與官修五代史並行　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初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陳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踰竹牛嶺壓賊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使皆下馬

少息賊乘高下鬭軍小卻詔麾帳下兵擊之羌潰走焚其廬帳洮西大震會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渡洮來援餘黨復集詔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爾戩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始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自是詔進討輒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壬辰以武勝城爲鎮洮軍 乙未詔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己亥詔京西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爲南路西京許孟陳汝蔡潁七州信陽軍爲北路 辛丑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唐坰爲潮州別駕初王安石喜坰令鄧綰舉爲御史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帝令諭以它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已再拜而退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 甲辰王韶破瑪爾戩於鞏令城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有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癸丑許宗室試換文資 癸亥始御便殿句校諸軍武技 甲子遼主如藕絲淀 丁卯詔淮南分東西兩路揚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爲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黃八州無爲軍爲西路 權發遣延州趙禼奏根括地萬五千九百餘頃招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餘人騎團作八指揮 壬申詔以禼爲吏部員外郎錫銀

絹三百匹兩冬十月戊寅知華州呂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詔賜陷沒之家錢有差己丑遼參知政事耶律觀坐矯制營私第降爲庶人(考異王觀賜國姓故稱耶律觀而列傳仍作王觀豈削職後復其本姓耶今從本紀)癸巳回鶻貢於遼戊戌升鎮洮軍州以爲熙河洮岷四州及通遠軍置熙河路除王韶龍圖閣直學士爲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然河洮岷猶未能復也減秦鳳囚罪一等十一月庚戌遼免祖州賦稅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丙辰遼地大雪許民樵采禁地丁卯貶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監荆南稅(考異宋史本紀作張英蓋有脫字今從長編)時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駮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耳目之官無爲兩府所脅帝爲停其獄商英遂言樞密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任遠犯法十二事於是文彥博吳充蔡挺並上印求去帝難之爲謫商英壬申分陝西爲永興秦鳳兩路仍置六路經略司章惇招降梅山峒蠻蠻姓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灃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陝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十二月戊辰遼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仲禧爲樞密副使封韓國公以樞密副使柴德滋參知政事出參知政事趙徽爲武定軍節度使擢漢人行宮副部署大悲努爲都部署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事以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張孝傑爲北府宰相封陳國公遼主稱孝傑勤幹數問以事漢人中貴幸無與比者丙子赦亡命荆南溪峒者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遼以清寧節大赦戊寅改溫成廟爲祠壬午陳升之起復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癸未雨土乙未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是歲河北大蝗帝嘗言祖宗皆愛惜天地不肎橫費漢文帝云朕爲天下守財耳王安石曰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其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厲風俗

六年(遼咸雍九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如鴛鴦濼辛亥詔奉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先是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元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其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數既不可復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請以始祖爲僖祖之廟庶合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言太祖皇帝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靖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

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禘祫之日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以伸其尊由太祖而下親近迭毀之主皆藏諸僖祖室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禖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嚳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以安石論爲然詔依絳等議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丙申永昌陵上宮東門火

王韶復河州獲瑪爾戩妻子　壬寅韓絳自許州徙知大名府　三月己酉詔增熙河死事將田瓊禮賓使錄其子三人孫一人　庚戌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命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乃止　辛亥試明經諸科　丙辰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九分詔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己未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奏名進士明經諸科余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賜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中常州人也〔攷異〕文獻通攷作余忠今從宋史及咸淳毗陵志　丁卯宰相上表請復膳不許　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員從呂惠卿請也　庚午封李乾德爲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雲陰不見宰臣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契丹國志作四月朔日食今從宋史　乙亥以朝集院爲律學置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戊寅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止申經略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自王安石用事銳意開邊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久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可計日以取詔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時起爲度支判官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貳　乙酉熙河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帝士氣自此益振帝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壬辰遼主如旺國崖　甲午定齊徐等州保甲　戊戌裁定在京吏祿　己亥文彥博罷市易司既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岳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先是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又置審官西院以奪其權彥博內不平堅求補外帝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至是求去益力遂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是月始置疏濬

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見水師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償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可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衞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癸卯朔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

戊申詔興水利凡捌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攷異〕宋本紀繫八月戊申今從長編

乙丑詔京東路察士人有行義者以聞

以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察訪司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爲上界句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爲李璋指使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帝歎曰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于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被貶清臣圖自全多毀絳故帝薄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衞朴別造歷與舊歷比校疏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製造司天別測驗以聞

己丑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爲州縣約此以爲貲升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遂以其法下諸路每歲二月終點檢栽及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者有罰

王雱言今天下甲胄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從之己亥置軍器監以呂惠卿判監事

是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不獨以得罪爲憂而且以汙穢善政爲恥累遷至廣東轉運判官病作遂求知南康以歸至是

卒敦頤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黃庭堅稱其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使二子顥頤往與之遊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秋七月甲辰遼主獵於大熊山 乙巳南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荊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荊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爲額 戊申遼烏庫德埒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統軍言部殺其節度使以叛己酉遼主命分部諸軍討之 甲寅以旱錄在京囚死罪以下降一等杖罪釋之 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戮之

乙丑分河北爲東西路大名開德河間三府滄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清恩十一州德清保順永靜保安保定五軍爲東路真定中山信德慶源四府相濬懷衞洺深磁祁保九州天威北平安肅永寧廣信順安六軍爲西路(〔攷異〕九域志云熙寧二年分恐是傳寫之誤今從長編) 丙寅夜西北有聲如礧 遼南京奏歸義淶水兩縣蝗飛入宋境餘爲蜂所食 八月命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浙水利帝謂王安石等曰此事必可行否安石曰括乃士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妄舉帝曰事當審計無如郟亶妄作中道而止爲害不細也丁丑括奏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利從之 甲申罷饒州歲貢綿紬 甲午賜熙河涇原軍士特支錢 丙申遼以樞密副使耶律仲禧爲南院樞密使 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 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 癸卯遼主駐獨盧金 戊申詔興水利 辛亥御崇政殿策武舉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荅策者荅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軍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試焉 戊午岷州首領摩琳沁(舊作本令征今改)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以其閼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疊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覆沒及奏捷帝大喜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戊辰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數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襍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遂行之 冬十月遼主如陰山遂如西京旋命行幸之地免其租稅 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等各以其地歸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資褊宕無謀褻慢夷獠爲懿州蠻所殺惇遂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遂平 駙馬都尉張敦禮

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帝謂王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彼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通也。

辛巳，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安石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疏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旨而已，不敢獨當此賜。帝又諭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乃受賜。　甲申，朝獻景靈宮。

丙戌，賑兩浙江淮饑。　壬辰，行折二錢。　丁酉，遣使瘞熙河戰骨。　是月，開直河。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也。　知定州滕甫入覲，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之狀。甫在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遼師入寇邊，民有逃者，將吏大駭，請卽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彼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於遼，楊興公勞迎，問甫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帝喜，進甫禮部侍郎，使再任。甫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　十一月癸丑，太一宮成。乙卯，親祀太一宮。　甲子，遼南院大王耶律哈哩濟（舊作合里只，今改）致仕。哈哩濟嘗爲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袞，明達勤恪，懷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哈哩濟發之，未幾卒。　丙寅，詔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　十二月辛未，遼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宜新爲中京留守，以南院宣徽使耶律薩喇（舊作撒剌，今改）爲南院大王。　壬辰，高麗、夏並遣使貢於遼。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起閼逢攝提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
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七年（遼咸雍十年）春正月辛亥賞復岷洮等州功西
京左藏庫使桑湜等遷官有差　壬子幸中太一宮
宴從臣　乙卯封皇子俊爲永國公　遼主如鴛鴦
濼　甲子熊本奏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本嘗通
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邨豪爲鄉導
耳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
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
義軍彊弩遣大將王宣等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
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
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
夷皆求内附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
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
撰同判司農寺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辛未發常
平米賑河陽饑民　癸未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
入之數以聞　遼以平州民初復業蠲其租賦　戊子
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貢於遼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
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詔以鄆州左司理參軍葉
濤等二十三人爲諸路教授國子監言濤等所業堪
充教授故也　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果莊
（舊作鬼章今改）戰於踏白城敗死賊遂圍河州　廢遼州

三月壬寅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寇岷州時王韶入朝景思
立既敗死瑪爾戩勢復熾遂圍岷州總管高遵裕遣
包順等擊走之　癸卯以旱避正殿減膳　乙巳詔
役錢每千納頭子五文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
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
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閒
者謂之圓融汙吏乘之以爲姦至是始悉禁焉　丙
午遣使奉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庚戌詔熙河死
事者家給錢有差　令諸路監司察留獄　兩浙察
訪沈括言兩浙上供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閒賠累甚
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貨爲名增兩浙預買紬絹
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從之　詔聞定州民有折
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
實以聞　癸丑帝問王安石納免行錢如何或云提
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
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無愧於堯舜至于
難壬人疾讒說卽與堯舜實異帝曰士大夫言不便
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
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帝
又患置官多費安石曰剏置官司所以省費也帝曰
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
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欲足用必先理財理財卽須
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帝
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
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
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

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　丙辰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其雄州外羅城修已十三年並非刱築且非近事北朝既不欲更不令續修白溝館驛亦須遣官檢視如有刱置樓櫓箭窗等並令毀拆屯戍兵亦令撤回國書云倘事由夙昔固難徇情誠界有侵踰何恡改正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祕書丞呂大忠如遼　甲子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減直出糶　遼主如特古里（舊作拖古今改）以耶律巢爲北院大王　翰林學士韓維對延和殿帝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閉帝感悟卽命維草詔行之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闇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訟獄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久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攷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詔出人情大悅

夏四月辛未遼以奚人達嚕三世同居賜官旌之

自去歲秋七月不雨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福清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人以爲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負販者免征商之重者日損其七宅皆無所行至是大旱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麵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爲圖具疏詣閤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

司其略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知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案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于千萬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閒讙叫相賀是日果雨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且責之皆再拜謝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河州之被圍也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也乃直趨定羌城乙亥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瑪爾戩知有援拔柵去初景思立覆軍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議者欲棄河湟帝數遣中使戒韶持重勿出及是捷聞乃大喜賜詔嘉之　丙子御殿復膳求言詔下判西京御史臺司馬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曰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練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它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知青州滕甫言新法之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己卯以高遵裕爲岷州團練使　甲申詔邊兵死事無子孫者廩其親屬終身　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帳斬首七十餘級瑪爾戩窮蹙乙酉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是日雨雹　丙戌王安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韓絳復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呂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秉政五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一日侍太后至太

皇太后宮。太皇太后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求去位。帝再四慰留。欲處以師傅之官。安石不可。願得便郡。乃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以南江蠻懿州地置沅州。　己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爲法令。已行之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爲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而深治之。時呂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白帝降此詔申明之。　壬辰。帝與執政論免行錢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使百姓出錢輕于往日。即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爲言者。此實除去牙前陪費深弊。且天下貢物所以奉一人者。朕已悉罷。羣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爲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愛民。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剏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以進。　丁酉。詔王韶發瑪爾戩及其家赴闕。進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初韶入朝。加資政殿學士。至是又加觀文殿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　遼遣樞密副使蕭素等議疆界于代州境上。初劉忱呂大忠既奉使。而大忠遭父喪。有詔起復知代州。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遼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遼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至是與素等會於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卻之。乃移次于長城北。改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攷異〕契丹國志云。是年九月。遼使蕭素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共議于代州。忱行視分水嶺在此時。案宋史神宗紀。是年二月。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命劉忱議之。四月。遼使蕭禧議疆界于代州境上。東都事略附錄及呂大忠傳。是年遼使再來。皆蕭禧。無蕭素。素乃以四月與忱大忠議于代州境上。未嘗來聘也。事略神宗紀云。四月。遼遣蕭素梁穎來。而不言議疆界于境上。契丹國志載境上之議。又不在夏而在秋。蓋以四月蕭素之議與九月蕭禧之聘錯認爲一人一事也。宋史于神宗紀九月不書蕭禧復來。偶失之耳。觀下文十一月詔韓琦等條代北事宜。而事略附錄載是詔亦在蕭禧再來之後。則來在九月從可知也。又案宋史呂大忠傳。蕭禧復來。神宗但召執政于劉忱及大忠議。而無遣往代北之事。東都事略亦同。是知忱行視分水嶺當在四五月閒。契丹國志以爲九月。非也。故附見于此。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旱既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應天之實。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爲富國彊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式。欲爲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

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帝以師中敢肆誕謾
輒求大用責授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師中素爲
王安石所惡至是呂惠卿附安石意請出師中疏付
外因摘其語激帝怒遂廢斥之　壬寅雨雹癸卯又
雨雹　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
言於帝曰進士已罷詩賦所試事業即與制科無異
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已而祕閣考試所言應制科
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至是呂惠
卿執政復言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丙辰以館閣校勘呂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
爲崇政殿說書升卿惠卿弟也素無學術每進講多
舍經而談財穀利害帝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
目季長從旁代對帝問難甚苦季長辭屢詘帝問從
誰受此義曰受之王安石帝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
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爲以爲
必累安石雱等甚惡之故不甚進用　壬戌國子監
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朝集院爲律學外屋
尚百餘閒乞盡充學舍從之爲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乙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　丙寅遼主以久旱
命錄囚　是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並
罷初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
語王安石安石力辨至詆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
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辨
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
名令嘉問條析以奏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
薛向出其上及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
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
兼幷之事帝將委布攷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
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
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持不可帝
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
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
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
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閒架除陌之事矣如
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
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
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惠卿執政遂治
前獄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
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幷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
聞帝方慮歲費寖廣令布送中書至是詔章惇曾孝
寬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
異而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
差未幾並落職布出知饒州嘉問出知常州　六月
戊辰遼主親出題試進士旋放進士劉霄等如額壬
申遼主命臣庶皆得直言得失丙子遼主御永安殿
策賢良　丁亥廣州鳳凰見　以瑪爾戩爲榮州團
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辛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
浮漏於翰林天文院安置初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
圖器一無所知乃以太子中允沈括提舉司天監始
製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士太
史占書襍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至是渾儀浮漏成
括與秋官正皇甫愈等各賜銀絹有差　詔監安上

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始朝廷以俠爲狂置而不問及呂惠卿執政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踰寸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疏極陳時政得失民閒疾苦凡五千言且曰安石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爲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惠卿大怒白帝重責之　帝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弁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度支及傔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秋七月癸卯羣臣五上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丙辰遼主如秋山遼俗君臣尙獵而遼主尤善騎射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蕭后素慕唐徐賢妃之爲人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居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遼主雖嘉納而心頗厭遠以後遂稀得見　遼有女子耶律常格（舊作常哥今改）太師迪嚕（舊作敵魯今改）之妹也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嘗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尙德欲彊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勿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其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邦彊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所言多切時弊遼主雖善之而不能用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方攬權聞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回文伊遜知其諷己銜之　癸亥以米十五萬石賑河北西路災傷　是日遼主謁慶陵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司農寺言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剏手實法請行之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初惠卿剏是法猶令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由是益困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

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人未喻朝廷意。相擾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對曰。知之。帝曰。何如。括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偏箱鹿角。以禽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便捷。今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輓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賣。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閒夷界小井尤多。不知遼鹽又何如。止絕若更須列候加警。則恐得不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君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敢以爲非也。括自太子中允擢知制誥。纔三月。至是察訪河西路。所陳凡三十一事。詔皆可之。　癸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閤門儀注。　九月。有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今分爲兩路。必至闕事。于是詔兩浙仍合爲一路。　庚戌。遼主如東京。謁二儀五鑾殿。　壬子。三司火。自巳至戌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遣使賷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角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迪奪官。絳罷。以章惇代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癸丑。置三十七將。京畿七。河北十七。京東十。京西三。從蔡挺請也。　知大名府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邨戶。至萬七千。少者九邨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于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以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種耕。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　代北疆議逾時不決。遼復遣蕭禧來言。甲寅。詔樞密院議邊防。　癸亥。遼主祠木葉山。　冬十月。丁卯。遼主駐藕絲淀。　壬申。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通好北敵。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必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

今農怒于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遼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彼籍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公亮言：「嘉祐閒，夏國妄認同家堡爲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遼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毋令倒持。」帝召劉忱、呂大忠與執政議之，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不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　丁丑，遼命有司頒行史記、漢書。　遼以知薊州事耶律庶箴善屬文，遷都林牙。庶箴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剏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遼主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攷異〕遼史外戚表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糯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二族皆爲蕭姓。又志部族云：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韋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葛朮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是遼雖祗分兩姓，而各有部族可攷。元許衡遺書謂遼主姓劉，遼史、契丹國志俱不載。

戊寅，詔浙西路提舉司出米賑常、潤州饑。　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庚辰，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范純仁自和州徙知邢州，未至，詔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純仁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卿隨侍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說誤帝者，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法。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策疲駑，不敢辭；若使開拓封疆，侵攘邊境，非臣所長，願別擇才帥。」帝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肎爲朕悉心耳。」遂行。　十一月戊午，高麗貢於遼。　己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　呂惠卿得君怙權，慮王安石復進，乃援郊祀赦例，薦安石爲節度使。方進劄，帝察知其情，遽問曰：「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　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　丁卯，文武官加恩。　以知慶州王韶爲樞密副使。　辛巳，遼詔改明年元曰太康，大赦。　往時高麗入貢，皆自登州

是歲遣其臣金良鑑來言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

湑井長寧夷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阿庫納（舊作烏古納今改）卒女直本女真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生烏魯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生石魯石魯生阿庫納阿庫納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佛寧（舊作蒲聶今改）部節度使巴哩美（舊作拔乙門今改）叛遼將致討阿庫納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先走險非歲月可平從之阿庫納因襲而禽之以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肎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胄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勒（舊作謝野勃堇今改）復叛遼阿庫納伐之舍音敗走阿庫納將見邊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疾作而死於是和里布（舊作劾里鉢今改）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一（起旃蒙單閼正月盡柔兆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
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八年（遼太康元年）春正月乙未遼主如混同江庚
子蔡挺罷挺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爲
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是日馮京亦罷
初鄭俠劾呂惠卿姦邪且薦馮京可用并言禁中有
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
知制誥鄧潤甫治之坐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
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
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
此爲正人助京與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
安國素與俠善惠卿欲并中之乘閒白帝曰俠書言
青苗助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禁中有人被
甲登殿詬罵俠安從知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
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已而帝問京曰卿識鄭俠乎
對曰臣素未之識帝頗疑之御史知雜事張琥（攷異長編作張號琥本名號非兩人也）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
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槀觀之而有獎成
之言意在非毀其兄詔付御史獄時俠已行至太康
還對獄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
時集賢校理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
時遇安國于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獨立
不懼俠曰不意丞相爲小人所誤一旦至此安國曰
非也吾兄自以爲人臣不當避怨四海九州之怨悉
歸于己而後可爲盡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
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獄成俠改送英州
編管無至及忠信皆編管湖外京以右諫議大夫出
知亳州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舍人錢藻草京制有
大臣進退係時安危持正不回一節不撓等語鄧綰
懼京再入且希惠卿旨言藻撰詞失當於是藻亦落
職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惡其憸巧數面折之
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
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知其
以佞人目己深銜之至是因俠獄陷安國俠赴汀州
方在道惠卿令奉禮郎舒亶往捕搜其篋得所錄名
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札悉按姓名治之惠
卿欲致俠於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
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
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
焉（攷異宋史王安國傳云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案如此則復書所謂佞人豈必是惠卿唯當時獨惠卿在坐安國覿面譏諷故惠卿恨之深耳今從東都事略庶得其實）壬寅
遼賑雲州饑　丙午分京東爲東西兩路青淄濰萊
登密沂徐八州淮陽軍爲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七
州南京爲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
軍　丁未御宣德門觀燈　乙卯詔出使廷臣所至
采吏治能否以聞　雨木冰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
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
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鐵冶所收

極廣，茍郎治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爲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帝批委公弼總制營辦。

戊午，詔所在流民歸業者，州縣資遣之。　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爲粥以食羌戶饑者。　二月甲子，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增陝西錢監，改鑄大錢，從皮公弼請也。　丙寅，封皇子傭爲景國公。　丁卯，遼以祥州火災，遣使恤之。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驟至執政，既得志，遂叛安石，忌其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爲。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帝遣中使齎詔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等行視寬廣處，闢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陳法。　乙酉，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邨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令施行。」從之，戶馬法始於此。　丙戌，詔停京畿士功七年。　遼主駐大魚濼。丁亥，以鷹坊使耶律陽陸獲頭鵝，加工部尚書。　三月丁酉，賑潤州饑。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從之。

庚子，遼復遣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縝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肎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樞密副使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遵勗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它日復問，亦如之。遵勗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乙巳，遼主命太子寫佛書。　癸丑，復賑常潤饑民。　戊午，太白晝見。　張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出知青州，未行，帝問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閒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并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

略如此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夏四月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　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爲太廟始祖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爲定禮乙亥詔恭依　丙子遼賑平州饑　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　壬午湖南江水溢　乙酉遼主如犢山　閏月樞密使陳升之以足疾請外乙未罷爲檢校太尉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譏之號爲筌相　廣源州蠻劉紀寇邕州歸化州儂智會敗之　壬寅沈括上奉元歷行之　癸卯宣徽北院使知青州張方平改判永興軍分秦鳳兵爲四將　丙午遼賑平灤二州饑　庚戌遼皇孫延禧生太子濬之子也遼主喜甚旋命太子妃之親及東京僚屬賜爵有差　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連宗室右羽林大將軍世居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裏行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初蜀人李士寧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以此出入貴家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謂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罪當死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帝命御史知雜樞密承旨參治執政主禧議士寧但

決杖配永州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監宿州稅百祿鎮兄子也惠卿始興此獄連坐者甚衆欲引士寧以傾安石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也　甲寅錄趙普後　乙卯詔西南蕃五姓蠻五年一入貢　五月辛酉朔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甲子分環慶兵爲四將　丁丑雨土及黃毛　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頓理謀叛伏誅　己丑遣使賑鄜延環慶饑　六月癸巳遼以興聖宮使奚人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遼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司使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或俚俗不經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館閣校勘曾肇光祿丞李德芻刪定既而言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九域志　癸卯遼遣使案問諸路囚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大悲努爲始平府節度使出參知政事柴德滋爲武定軍節度使　丙午釃汴水入河以通漕從都水監丞侯叔獻請也渠成而舟不可行尋廢　己酉王安石進所撰詩書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安石新義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晚歲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

天下爭傳習之而先儒之傳注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乙卯吐蕃貢於遼　丙辰遼詔皇太子濬兼北南樞密院事總領朝政仍戒諭之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爲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楊遵勗參知政事　遼主爲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耶律寅吉（舊作引吉今改）秉直好義命爲輔導樞密使耶律伊遜謀搖太子惡寅吉在側旋奏出爲羣牧林牙　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師魏國公判相州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帝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琦識量英偉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一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子忠彥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如此琦天姿朴忠家無留貲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韓云　秋七月辛酉朔遼主獵平地松林　甲子處州江水溢　丙寅遼賑南京貧民　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分涇原兵爲五將　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主以侵地之議起於耶律普錫命普錫往正疆界力爭不已帝問于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依黃嵬山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縝往盡舉與之東西棄地七百里監察御史裏行分寧黃廉歎曰分水畫境失中國險矣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遼主擢普錫爲南院宣徽使　秋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作日當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巳募民捕蝗易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丙申減官戶役錢之半　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供米每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扶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未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稱疾求罷以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發河北京東兵及監牧卒修都城　丁巳大閱　九月庚申朔立武舉絕倫法凡武舉人射兩石弓馬射九斗謂之絕倫雖程文不合格並賜第　乙亥遼主駐藕絲淀己卯遼以南京饑免租稅一年仍出錢粟賑之　冬十月己丑朔以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庚寅呂惠卿罷先是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等爲御史蔡承禧所劾惠卿乃謁告帝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王安石又親詣惠卿道帝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帝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帝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帝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前此安石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託疾不

事事與昔日異不知欲以遺之何人帝曰安石何以
至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
臣使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帝曰終不令卿去
且俱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帝復遣
中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初蔡承禧奏惠卿
弄權自恣朋比欺國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死
黨曾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爲奔走此姦
惡之尤大者而中丞鄧綰亦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
媚安石王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
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
事置獄鞫之帝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尋
詔惠卿守本官知陳州　乙未彗出軫　己亥詔以
災異數見避殿減膳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于民
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
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
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
變無窮上下傳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
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
火而驗復請以寶玉禳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
誕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譌繆尤
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
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
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
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

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庚子權三司使章惇罷中丞鄧綰言呂惠卿執政踰
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惇今惠
卿雖已斥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
治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尚存穢之半也乃出惇知湖
州　壬寅赦天下　罷手實法中丞鄧綰言凡民養
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
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
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書
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
怯者守死忍困而已遂詔罷手實法　王安禮應詔
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
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
道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
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
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
非所以應天變也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
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障蔽今以一指蔽
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
益自信　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
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
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賢不肖
素定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至賢而後日逐之以
爲至不肖其于人才既反覆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
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
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

於此，然與人之誦，亦未有異于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沒凡十二日。丙辰，御殿復膳。

丁巳，張方平應詔上疏曰：「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荐作。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

十一月辛酉，遼皇后蕭氏被誣賜死。時耶律伊遜擅政，深惡后族及太子總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乃謀陷后以搆太子。先是重元家婢單登沒爲宮婢，后善音樂，伶人趙惟一得侍左右，單登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而不勝。遼主嘗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親近御前。」出遣外直，登深怨之。登有妹爲教坊朱頂鶴妻，而頂鶴爲伊遜所暱，登與頂鶴誣后與惟一私，因伊遜以聞。遼主下伊遜及張孝傑窮治之，加惟一以釘灼諸酷刑，詞連教坊高長命，皆誣服。樞密副使蕭惟信聞之，馳語伊遜、孝傑曰：「皇后賢明端重，誕育儲君，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不聽。獄詞上，遼主猶未決，孝傑復鍛煉證實之，遼主怒甚，即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勒后自盡。太子及公主皆披髮流涕，乞代母死，不許。后賦絕命詞自縊死，尸還母家。太子投地大呼曰：「殺吾母者耶律伊遜也。」聞者莫不咋舌。（考異）王鼎焚椒錄敘文猥鄙，然情事與遼史符合，王士禎疑其僞託者非也。蕭惟信所語不見於遼史，然遼史蕭惟信傳，惟信嘗白太子之寃，則其辨后之誣亦當時實事也。惟信時爲樞密副使，而作樞密使，蓋傳聞之誤，今酌用之。

知桂州沈起規取交阯，妄言受密旨，遣官入谿峒，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人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知邕州蘇緘遺起書，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朝廷以起生事，乃罷起，命劉彝代之。彝至，不改起之所爲，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大治戈船，遏絕互市。交人疑懼，至是分三道入寇。戊寅，陷欽州。

壬午，立陝西蕃丁法。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知制誥，陳襄爲樞密直學士。（考異）續綱目及薛氏通鑑俱於是月書罷直學士院陳襄，此大誤也。攷襄直學士院在熙寧四年七月，其出知陳州即在是年九月，嗣後由陳徙杭，又徙應天府，乃復召知制誥，至是遷樞密直學士，非直學士院也。嗣後亦無再知陳州之事。明人疏於攷證，其書年月前後乖舛，今特爲辨正之。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帝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對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下至鄭俠，凡三十三人，且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用。（考異）陳襄經筵薦士章藁石刻今在蘇州府學，首題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臣陳襄上進，而不著年月。錢竹汀據呂公著、蘇軾二人結銜定爲熙寧九年冬所進，其說甚確，今因襄除官而并敘之。

甲申，交阯陷廉州。

王安石稱疾不出，帝遣使慰勉之。丙戌，安石出視事。其黨爲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閒隙者矣。」安石從之。帝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詔渝州置南平軍。先是渝州南川獠木斗叛，命秦鳳都轉運使熊本往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聚落，諭以盛德。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至是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以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帝數稱

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本因上疏曰天下之治
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陛下改制之始安常
習故之徒交譁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
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
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交譁之衆有
以窺其閒其意蓋專媚王安石也　十二月己丑遼
以南京統軍使耶律瑞弩（舊作蘂奴今改）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以
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霂爲樞密副使以同知東京
留守事蕭多喇（舊作鐸剌今改）爲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庚寅遼
主賜張孝傑國姓孝傑既與耶律伊遜共陷皇后伊
遜深德之遼主不悟其姦眷注彌厚壬辰遼以西京
留守蕭延陸（舊作燕六今改）爲左伊勒希巴　壬寅以翰林
學士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兼樞密都承旨
曾孝寬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
事王安石而安石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其子孝寬
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辛亥以天章閣待
制趙卨爲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
討交阯張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
後皆如其言　王安石復撰詩關雎解義以進初安
石撰詩序稱頌帝德以文王爲比帝曰以朕比文王
恐爲天下後世笑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詩序
以進至是詔前後所上並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
丑詔曰安南世受王爵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
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命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
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
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阯所破城邑即爲
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
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怒故自草此詔　是歲夏
改元大安
九年（遼太康二年）春正月己未遼主如春水　乙丑雨木
冰　戊辰交阯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
至城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廨闔門命其
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
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
萬八千餘口　己卯下谿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使
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
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
晏遂降詔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官其下六十有
四人　辛巳贈蘇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以其子
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賜對便殿帝曰昔唐
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
也初邕州將陷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彝又坐視不救
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列二人罪狀榜于市冀
達朝廷至是治起彝開釁之罪貶起團練使安置郢
州彝團練副使安置隨州　遼耶律伊遜既誣陷皇
后又欲害太子乘間言于遼主曰帝與后如天地並
位中宮豈可曠也因盛稱駙馬都尉蕭錫默（舊作霞抹今改）
之妹美而賢遼主信之納于掖庭錫默黨于伊遜故
伊遜欲引爲助　二月戊子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爲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趙卨副之召李憲還憲久在
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憲既

而禼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禼孰可代憲，禼言逵老于邊事，願爲裨贊，帝從之，仍詔占城、真臘合擊交趾。遼賑黃龍府饑。己丑，宗噶爾(舊作宗哥今改)首領果莊(舊作鬼章今改)寇五年谷，蕃官藺氈訥支等邀擊，大破之。己亥，以出師罷春宴。癸丑，遼以南京路饑，免租稅一年。乙卯，雨雹。三月丙辰朔，恤欽、廉、邕三州死事家，瘞戰亡士，賊所蹂踐除其田征。辛酉，遼太后蕭氏殂，謚曰仁懿太后。太后慈惠端淑，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初在灤河，親督衛士平重元之亂，後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栗。」卽命屋之。其慈閔類此。丁卯，遼大赦。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徐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帝以許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丁丑，以廣西進士徐伯祥爲右侍禁、欽廉白州巡檢。己卯，宗噶爾首領果莊復寇五年谷，熙河鈐轄韓存寶敗之。庚辰，復种諤禮賓副使、知岷州，韓絳再相，嘗訟其前功故也。夏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癸卯，詔廣南亡沒士卒及百姓爲賊殘破者，轉運、安撫司具實并議賑恤以聞。甲辰，降空名告身付安南行營，以招降賞功；詔諸路募武勇赴廣西；贈廣西死事將士官有差。辛亥，茂州夷寇邊，知成都府蔡延慶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帝遣內副押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甲寅，遼遣耶律孝純以太后喪來告，帝發哀成服，輟視朝七日。五月丙辰朔，詔邕州沿邊州峒首領來降者，周惠之。丙寅，復分兩浙爲東西路，明年又合爲一，以財賦不可分故也。丁卯，城茂州。壬申，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者，所至護治。庚辰，靜州下首領董整白等來降。六月己丑，綿州都監王慶、崔昭用、劉珪、左侍禁張義援茂州，戰死。辛卯，詔濱海富民得養蜑戶，毋致爲外夷所誘。甲午，遼葬仁懿太后於慶陵。己亥，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己亥，遼主駐特古里。

遼護衛蕭和克(舊作忽古今改)憤耶律伊遜恣行不法，嘗伏於橋下，伺伊遜過，欲殺之，會暴雨橋壞，不果；又欲殺之於獵所，爲親友所阻而止。廷臣側目，莫敢言其姦者。北面林牙蕭嚴壽密言於遼主曰：「伊遜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張孝傑相附會，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不可使居要地。」遼主悟。壬寅，出伊遜爲中京留守。一時稱遼主能納忠言，同知南院宣徽使諧里、都林牙耶律庶箴及耶律孟簡各以表賀。(攷異)(耶律伊遜傳出爲中京留守，耶律庶箴、耶律孟簡、耶律薩喇傳並同，惟蕭嚴壽傳作上京留守，今從本紀作中京。)

遼仁懿太后山陵事未畢，耶律伊遜之黨見伊遜外遷，恐遼主意移，亟勸立后，遼主從之。丁未，冊蕭氏爲皇后，遂封后父祗候郎君迪里喇(舊作敵里剌今改)爲趙王，后叔西北路招討使伊哩額(舊作余里也今改)爲遼西郡王，后兄漢人行宮都部署錫默爲柳城郡王。(攷異)(蕭錫默係新立后之兄，遼本紀誤書爲叔。徐氏後編書冊后于前，而伊遜外遷在後，云本諸姦臣傳，殊不攷姦臣傳所云尋冊爲皇后，特緣言其事耳，非謂事在伊遜外遷之前也，今從本紀。)

伊遜旣外遷，以參知政事楊遵勗知南院樞密使事，以北院樞密副使蕭錫薩(舊作速撒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漢人行宮副部署劉詵參知政事。己酉，南府宰相趙徽致仕。秋七月丙辰，朱崖軍黎賊黃嬰入寇。

詔廣南西路嚴兵備之。 壬戌，城下谿州，賜名會谿城，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 癸亥，靜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之以徇。 戊辰，遼主如秋山，一日射鹿三十，宴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命北府宰相耶律孝傑坐御榻旁。遼主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遼主大悅。癸酉，遼柳城郡王蕭錫默卒。 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逵遣鈐轄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東入，諸軍自廣西入。 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寺令天下祠廟許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應天府閼伯微子廟亦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者也。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存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疏上，帝震怒，批付司農曰：慢神辱國，莫此為甚，可速止之。于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庚寅，遼主出獵，遇麛失其母，閔之，不射。 丁酉，禁北邊民闌出穀粟。九月戊午，濬汴河。 遼以南京蝗，免明年租稅。 丙寅，詔罷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 詔恤嶺南死事家，表將士墓。 己卯，遼主駐藕絲淀。 冬十月乙酉，太白晝見。 戊子，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罷為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貶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為漳州軍事判官。（攷異）涑水記聞作潭州軍事判官，誤，今從長編。 初，王安石與呂惠卿互相傾陷，遣徐禧、王古等案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蹇周輔案之，獄久不決。安石子雱切責亨甫與呂嘉問，二人乃共謀取綰所列惠卿事，雜它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惡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閒，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時雱已病疽，彌年坐此益忿恚，疽潰而卒。安石悲傷，求去愈切。綰慮安石去而己失勢，乃力勸帝留安石，其言甚無顧忌。帝再三詰綰，綰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為臣言。帝令吳充以己意問安石，安石大駭，即上奏曰：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營官，及薦臣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京師。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卻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綰所為若此，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故有是命。綰始以附安石得居言職，及惠卿之黨欲傾安石，綰皆竭力奏劾之。亨甫亦由諂事雱以進，至是乃因安石言，相繼罷斥。 乙未，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遼耶律伊遜之出為中京留守也，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讒見出。其黨以其言聞於遼主，遼主悔之。會伊遜生日，遼主遣近臣耶

律白斯本賜物爲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遼主賜伊遜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蕭巖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薩喇曰蕭巖壽言伊遜有罪不可爲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同知南院宣徽使諧里亦言不可復召薩喇進謁者三左右爲之震悚遼主卒不聽戊戌召伊遜復爲北院樞密使　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疾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帝亦猒安石所爲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雱死時年三十三　樞密使檢校太傅吳充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珪並守前官同平章事充子安持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安石再相惠卿出知陳州悉發安石前後私書奏之其一云無使齊年知又其一云無使上知帝以安石爲欺而京不阿故復用京　十一月乙卯給廣南東路空名告敕募入錢助軍　辛酉錄魏徵後　甲戌遼主欲觀起居注修注郎布延（舊作不攧今改）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　耶律伊遜既復用勢益張見耶律薩喇讓之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薩喇正色曰此社稷事何憾之有耶律庶箴私見伊遜而泣曰前者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伊遜憐而釋之出諧里爲廣利軍節度使謫耶律孟簡巡磁窯關未幾流蕭巖壽于烏隗部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　乙亥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疫遣同知太常禮院王存禱南嶽遣中使建祈福道場　己卯洮東安撫司奏包順等破果莊兵于多移谷　壬午果莊寇岷州种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敗之　是月遼南京地震民舍多壞　十二月丙戌郭逵拔廣源州僞觀察使劉紀降　己丑子傭生（攷異）（己丑宋史神宗紀作庚寅哲宗紀云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今從之）　棟戩（舊作董氈今改）使果莊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　甲午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古不聞有中人爲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勗爲招討使唐之禍萌于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敗事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章再上弗聽　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託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南院統軍使　耶律伊遜以北面林牙耶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爲耳目延格狡佞而敏凡有聞見必舉以告伊遜愛而薦之遼主亦以爲賢拜左伊勒希巴　丁酉詔岷州界經果莊兵燹者賜錢脅從來歸者釋其罪　癸卯郭逵敗交趾于富良江獲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人奉表詣軍門降初趙卨舉逵以自代及逵至輒與卨異卨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

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墮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卨又欲使人齎榜入賊中招納逵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卨以爲廣源閒道距交州十二驛趨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船數百官軍不得濟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艦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獲洪真賊窮蹙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大軍距交州裁三十里隔一水不得進逵怍於玩寇移疾先還遂班師

泠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庚戌詔有得泠雞朴首者賞之瑪爾戩請自效衆以爲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瑪爾戩盛裝以出諸羌聳視無鬭志憲師乘之殺獲萬計斬泠雞朴棟戩懼卽遣使奉贄效順加憲宣州觀察使入內副承旨置威戎軍

遼耶律伊遜請賜牧地羣牧林牙耶律寅吉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遼主乃止伊遜由是益嫉寅吉除懷德軍節度使旋貶漠北馬羣太保未幾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二（起彊圉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十年（遼太康三年）春正月癸丑遼主如混同江乙卯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庚申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近廢荆門軍爲長林縣屯兵減少不足以控制要會聞自廢軍以來鹽酒課息每歲虧數過於所存役錢乞復建軍詔荆湖北路監司相度以聞既而不行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己巳白虹貫日庚辰詔開封府判官吳幾復劾東頭供奉官王永年以永年詣宰相訟宗室叔皮等易衣私出求卜也永年妻叔皮女弟永年自江南罷官押錢綱赴京師盜用數千緡冀妻家爲償之叔皮不爲償三司督錢甚急永年知叔皮嘗於上元夜微服游閭里乃夜叩東府告變云叔皮兄弟私訪卜者爲己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物已具故命幾復鞫之幾復案驗皆無狀永年既伏罪會病死獄中侍御史周尹言近制太廟大祠並差宗室使相以上攝太尉行事所以重宗廟尊祖考親皇族訓子孫也去冬臘享及期中書方欲出敕有宗室遽在告既別差官翼日即奉朝請亦有受誓戒後復辭疾者竊惟宗室親賢蒙九聖積累之烈已極尊崇顯寵矣所宜春秋致力以舉禮今乃以一日奉祠爲憚則是悖德棄本莫甚於此宜申約束自今宗室使相合赴太廟行事者毋得臨時以疾苟免如謂宗室使相以上員數不多祠事頻數即差節度使以上通攝從之二月壬午朔遼東北路統軍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加尚父封吳王甲申命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之選其異母諸弟世預伊勒希巴之選戊子以果莊（舊作鬼章今改）敗种諤等賞官有差己丑遼主如魚兒濼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遼以中京饑罷巡幸乙未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聞昭陵木已翦伐無遺熙寧令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其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不可爲況所獲至淺鮮哉乞下所屬依舊禁止樵采耕墾并黜責刱議之人詔唐諸陵除立定令條禁止頃畝外其餘民已請射地許依舊耕佃爲守陵戶餘並禁止丁酉詔諸州歲以十月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給米豆各一升小兒半之三日一給自十一月朔始止明年三月晦己亥樞密副使王韶罷韶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肎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

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　丙午以復廣源蘇茂等州羣臣表賀曲赦廣南西路諸州軍安南道經略招討都總管荆湖南路宣撫司竝罷行營軍馬除量留防守外盡放歸本路經賊坊郭鄉邨戶及避賊失業者并被殺士丁之家去年已放稅者更放今年并二稅役錢已免兩料者更免兩料應經賊殺戮之家見存丁口孤貧不能自存者所在州軍日給口食米以廣源州爲順州　賜李乾德詔許依舊入貢送還所掠省地人口是役也帝令中書樞密院具行營兵馬數兵四萬九千五百六人馬四千六百九十四匹除病及事故見存二萬三千四百人馬三千一百七十四匹〔考異〕此中書樞密所奏兵馬數也據河南程氏遺書稱是役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者十一萬餘得生還二萬八千人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殺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今兩府所奏僅損失二萬六千餘人蓋兵家失利諱匿而不上聞者多矣此張方平所以有好兵猶好色之戒也　以郭逵判潭州趙卨知桂州以征交趾移疾先還逵既坐貶卨亦以不即平賊降直龍圖閣知桂州　戊申三司言奉詔同制置解鹽使皮公弼詳議中外所論陝西解鹽鈔法利害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鈔溢額故鈔價賤鈔價賤故糧草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州縣權賣官故商旅不行如此鹽法不得不改官賣不得不罷今欲更張前弊必先收舊鈔點印舊鹽行貼納之法然後自變法日爲始盡買舊鈔入官其已請出鹽立限許人自陳準新價貼納錢印鹽席給公據令條具所施行事東南舊法鹽鈔一席毋過三千五百西鹽鈔一席毋過二千五百盡買入官先令商人以鈔赴解州榷鹽院并池場照對批鑿方許中賣已請出鹽立限告賞許商人自陳東南鹽一席貼納錢二千五百西鹽一席貼納三千與換公據立限出賣罷兩處禁榷官賣其提舉司出賣鹽竝依客人貼納價錢充買舊鈔支用取客人情願對行算請從省司降篆書鹽席木印樣委逐州軍雕造付所差官檢點印記給與新引將京西南北秦鳳河東路在京開封府界應通商地分各舉官一員其全席鹽限十日內經官自陳點印貼納委所差官點數用印號毀抹舊引給與新引其貼納錢許供通抵當如商人願舊鈔依定價折會貼納鹽錢者聽從便於隨處送納抹訖封印送制置司若私鹽衰息官鹽自可通行民閒請出兩路鹽無慮三十五萬席比候民閒變轉約須期年慮緣邊未入新法鹽錢糧草有闕乞權於去年折納欠負穀粟計物價借充軍糧候入到鹽錢依數撥還通商州軍縣鎮歲終委轉運提點司各以管下民戶多少同者將繳納商人注賣鹽引多少爲準比較增虧依編敕江淮等路賣鹽酒比較賞罰詔除提舉出賣解鹽司官賣地分別降指揮外及市易司已買鹽亦依客人例貼納價錢餘依所定　三月辛酉分命輔臣祈雨於郊廟社稷仍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各訪名山靈祠委長吏請禱　丙寅三司言相度及再體問商人自來出產小鹽及鄰接京東河北末鹽地分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必爲外

來及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及開封府界陳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原咸平新鄭十一縣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交引對比官賣課利不相遠即立爲定法若相遠或趁辦年額不敷即依舊官賣從之先是張景温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肎買則課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賞民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民閒騷怨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爲不便詔與三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雖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幷南京孟陝同華衛六州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官賣鹽不可不罷於是詔許孟陝同華解河中六州府陳留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壬申詔州縣捕蝗

夏四月辛巳復置憲州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薛向爲工部侍郎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故事前執政辭官乃降詔兩省降詔自向始也初遼使求地者久留邸舍數出不遜語邊奏雲應集兵治涿易道謂北人渝盟有端累詔向察其實向還奏遼人欲速成地界議故多張虛勢以動中國使者懼朝廷不如其請故爲嫚言徼幸取成且兵來不除道也後卒如向言

癸未中書門下言新科明法及第出身人當年秋以本業試中明法至有循兩資者推恩太優今欲應明法及第入試中明法除入第一等合差充刑法官與依例推恩外餘只免試更不推恩從之

乙酉遼主泛舟黑龍江

丁亥于闐國入貢

丁酉詔禮部進士依舊試策五道又祖宗袒免親已授官者聽鎖應及非袒免親許應舉國子監及禮部別爲一甲試兩場五分爲額發解所取不得過五十人殿試與正奏名進士試策別作一項攷校累舉不中年四十者申中書奏裁量材錄用

癸卯三司言近奉朝旨將舊法東南鹽鈔委官於在京等七處置場每席三貫四百權於內藏庫借見錢二十萬貫應副收買候貼納到鹽錢逐旋撥還尋令市易務依此收買本務申客人擁幷赴務投下文鈔據所買計用錢五十九萬三千餘貫省司全闕見錢深慮有妨鈔法欲將在京客人所乞中賣文鈔除單合用鈔別無收附對勘卻退令於向西州軍官場就近勘合中賣外其餘鈔數盡行收買價錢內三分支還見錢餘七分依沿邊入中鈔價細算合支價錢目給與新引所有合貼新鈔候降下指揮從省司牒三班院差使臣一員赴制置解鹽司取撥合銷新鈔赴市易務下界契勘書填給付客人令於解地請領鹽貨所貴買盡民閒舊鈔兼客人換得新引請鹽趁時變賣從之其新鈔仍在熙寧十年合出鈔額

甲辰河東經略使韓絳言嵐州合河津竝無地與夏國接界乞減寨主量留廂軍五人及廢上下津十七鋪又上平關雖當把截津要亦阻黃河之險欲上留監押一員軍士

三百人從之。五月庚戌朔，監兩京抽稅竹木務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等言顥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命宰臣吳充提舉，以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爲修史，集賢院學士蘇頌同修史，集賢校理王存、黃履、林希並爲編修官。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先是淮浙饑，詔出本界上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飢民。發運副使盧秉言價雖賤，貧者終不得米，請償糴本，盡以其餘賑卹流民，詔可。是歲奏計，帝問曰：「如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曰：「有之，民飢甚，死者相枕籍。」帝慘然曰：「獨趙抃爲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帝嘉納之。丙寅，詔鄭州長史柴衮令流內銓與注遠處主簿或尉，衮，周世宗之姪元孫，受命已十年，乞注一官故也。庚午，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知諫院黃履定奪衛州運河及疏濬黃河利害異同，理曲不實之人，劾罪以聞，如合就案驗，輟官一員及取旨遣內侍同往。初，熊本既受命，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使陳知儉共案問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濬川杷未至閉已增三尺，杷至又增一尺，且從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水落，實非杷所至。本等乃集臨清、冠氏縣十五人責狀，及據埽上水歷，卽南岸以杷試驗，雖小有增深寸數，翼朝再測，已與未濬時無異。又訪議者，皆以運河之興，有費無利，且爲官私之患，遂以文彥博所陳爲是，奏乞廢濬川司。時范子淵在京師，先聞之，據上殿言：「熊本、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杷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案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杷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蠭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帝頗惑其言，詔以本等奏送都水監及外監丞司。子淵遂訟本等以七月中北岸水歷定五月中南岸河流漲落，又不皆至河所視其利害，及大名府已嘗保明用杷浚二股功利，牒轉運司，兼本等專取索濬河司事總四千七百餘紙，卽未嘗取索大名府安撫司、轉運司事相參照；而確亦劾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定奪是非，故就委確及履，仍卽御史臺置獄推究。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公事蒲宗閔言：「本司般賣解鹽，已蒙改法依舊通商，外有茶法事亦相關，須至更改。每年欲起發茶四萬馱赴秦州、熙河路，依市價賣，仍認定稅息錢應副博馬、糴買糧草，并川峽路民閒食茶，許逐場依市價添減收買，每貫收息錢一分，出賣仍沿貫納長引錢。鳳州、鳳翔、永興軍、環慶路州軍亦依舊爲商地分，許客人於川中茶場算請興販。」知彭州呂陶亦言官場買茶，虧損園戶，有致詞訴及生喧鬧，旋

詔川中茶場免收息三分。丙辰遼玉田安次縣有蝝傷稼。己巳遼主駐犢山宴羣臣遼主曰先帝用仁先華噶以賢智也朕有仁傑伊遜不在仁先華噶下歡飲至夜乃罷。甲戌太白晝見。遼太子自母后之變憂見顏色而耶律伊遜之黨以皇后廢立皆由其謀欣躍相慶肆騰讒言謗忠良之士斥逐殆盡。護衛太保蕭錫沙（舊作十三今改）辨黠善揣摩人意數出入伊遜家見朝臣不附者輒擿使去之錫沙得遷殿前副檢點會護衛蕭和克（舊作忽古今改）謀殺伊遜事覺伊遜械繫之考劾不服流於邊錫沙謂伊遜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它日太子立大王置身何地宜孰計之伊遜曰吾憂此久矣夜召其黨蕭德哩特（舊作得里特今改）謀所以搆太子者乙亥伊遜使其黨護衛太保耶律扎喇（舊作查剌又作木剌今改）等告都部署耶律薩喇（舊作撒剌今改）樞密使蕭蘇薩（舊作速撒今改）等謀立太子遼主命案問之無迹乃出薩喇爲始平軍節度使蘇薩爲上京留守鞭護衛六人其餘各徙於邊。丙子遼以西北路招討使遼西郡王蕭呼哩額（舊作余里也今改）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呼哩額孝穆之孫便佞滑稽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初與耶律伊遜不協出爲寧遠軍節度使自後呼哩額揣知伊遜意傾心事之伊遜欲引爲助故有是擢。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八通爲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並爲合格中書取旨。戊寅遼詔告謀逆者加重賞耶律伊遜之謀也時有耶律啫嚕（舊作合魯今改）與其弟烏頁（舊作吾也今改）皆黨於伊遜時號二賊。六月己卯朔遼耶律伊遜使其黨牌印郎君蕭額都温（舊作訛都斡今改）仲父房之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上急變曰昨（攷異一同時有兩耶律托卜嘉其出季父房者官北院宣徽使忠於太子者也出仲父房者伊遜黨也）者耶律扎喇所告薩喇等其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伊遜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遼主信之杖太子幽之別室命伊遜及耶律孝傑耶律仲禧蕭呼哩額楊遵勖耶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蕭錫沙等鞫治太子具陳枉狀謂延格曰上惟我一子今爲儲副尚何所求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上蕭錫沙聞之謂延格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款伏延格入如錫沙言奏之遼主大怒中外知其寃無敢言者惟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廷爭之遼主弗聽伊遜等窮治太子之黨逮北院宣徽使耶律托卜嘉漢人行宮都部署蕭托卜嘉等下獄不勝榜掠皆誣伏伊遜恐遼主猶有所疑引托卜嘉等庭詰之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諸人不堪其酷唯求速死伊遜乃入奏曰別無異辭遂殺蕭托卜嘉耶律托卜嘉與其弟陳留及東宮宿直官遣使殺始平軍節度使耶律薩喇上京留守蕭蘇薩及其諸子執蕭巖壽蕭和克至京殺之時牽連被殺者衆盛夏尸不得瘞地爲之臭流耶律孟簡於保州。壬午注輦國遣使朝貢。癸未詔南京鄆兗等州及邢州之鉅鹿洺州之雞澤平恩肥鄉縣盜賊並用重法。丙戌遼廢太子濬爲庶人因之上京太子將出曰吾何罪而至是蕭錫沙叱令登車遣衛士闔其車門而去蕭德哩特監送太子時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

加陵侮至則築堵環因之西南面招討使吳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上書言太子寃不報　丙申知制誥孫洙言熙寧四年中建言者患制誥過爲溢美以謂磨勘遷官非有績效不當專爲訓詞遂著令磨勘皆爲一定之辭文臣待制武臣閤門使以上方特命草制其餘悉用四句定辭遂至羣臣雖前後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者雖姓名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內除官者各數人文武雖別而并爲一體至於致仕贈官薦舉敘復宗室賜名宗婦封邑齋文疏語之類雖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歲歲遵用非所以訓百官詔後世也前世典章本朝故事未嘗有此陛下天縱神聖言成典謨而典誥之臣乃苟簡如此豈稱明詔所以垂立一代制度之意哉伏望皆令隨事撰述但不得過爲溢美以失事實詔舍人院撰詞少卿監以下奏薦敘封每遇大禮一易恩澤舉人每科場一易封宗室婦女逐時草制文官轉官致仕并選人改京朝官知縣并隨等撰定其後舍人院又請百官封贈嘗任待制觀察使以上其子封贈並隨事別撰從之

辛丑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峒丁其人頗驍勇但訓練不至激勸無術欲委經略司選舉才武廉幹之人爲都司巡檢等提舉訓練每季分往案閱逐峒歲終具武藝精彊人數首領等第給奉提舉官以武藝精彊五分以上議酬獎仍令五人附近者結一保五保相附近者結一隊每案閱保隊各相依附至於戰鬭互相救助勇怯分爲三等有戰功或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才趫捷爲中等免科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遇提舉官案閱即聚一邨案試毋得豫集邊境有盜賊令首領相關報從之　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鐵錢十萬貫卻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　丁未置岷州鐵城堡

戊申遼遣使案五京諸道獄　秋七月辛亥遼賞告謀廢立者護衛太保札喇加鎮國大將軍預邊州節度使之選祗候郎君耶律托卜嘉加監門衛上將軍牌印郎君蕭額都溫爲始平軍節度使額都溫即蕭托卜嘉之弟也先是蕭托卜嘉尚趙國公主公主懿德皇后所生故蕭托卜嘉與太子善耶律伊遜嫉之卒及於難額都溫見其兄死遂欲逼尚公主遼主許之拜駙馬都尉公主以額都溫黨於伊遜惡之　遼徙太子餘黨於邊耶律努舊與耶律伊遜有隙亦在徙中其妻蕭意辛爲呼圖舊作胡獨今改公主之女遼主以公主故欲使意辛與努離昏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努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與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努俱行妾雖死無憾遼主從之意辛在流所親執役事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伊遜追憾女子常格舊作常哥今改嘗作詩譏己欲因太子事誣以罪案之無迹獲免會其兄耶律迪嚕舊作敵魯今改謫鎮州常格與之俱時朝臣屏息事伊遜太子之廢揚揚如平時常格在謫所恆布衣疏食問曰

何自苦如此。常格曰：皇嗣無罪遭廢，吾輩豈可美食安寢乎！聞者愧之。遼北院樞密副使蕭罕嘉（舊作韓家，今改。）經畫西南邊天池塹，立堡砦，正疆界，刻石而還。壬子，擢漢人行宮都部署。（考異：本紀作蕭罕嘉努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則與吳王蕭罕嘉努同名也；列傳作蕭罕嘉，無努字，疑本紀有衍字也，今從列傳。）癸丑，潁州團練推官邵雍卒。雍受易於李之才，探賾索隱，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在雒，雅敬雍，爲市園宅。雍名其居曰安樂窩。以薦授將作主簿，後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及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甲寅，禱雨。詔今後廣南西路係惡弱水土州郡，合差依官處，如額外祇候人願往者聽。乙卯，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常自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請於朝廷，不得已而反。西師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諫官吳育謂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使加歲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丁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沈括爲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括以白劄子詣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括爲侍從近臣，既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於執政處陰獻其說。兼括累奉使察訪，職在措置役法，是時但欲裁減下戶錢，未嘗言復差徭，今非其職，而遽請變法，前後反覆不同。朝廷新政規畫巨細，括莫不預，其於役法講之固，孰如輕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爲非，而今日不以爲是者，其意固不難曉。蓋自王安石罷相，括恐大臣於法令有所改易，故潛納此說，以窺伺其意，爲附納之資爾。且括自主計以來，一無所補，其馭下則取悅而已，其事上則觀望而已，中外之所共傳，聖明之所盡照，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欲變更役法一事，尤爲顯著。竊聞中書亦嘗以此劄子進呈，下司農寺相度，天慈兼容，既不加詰，而臣以彈邪繩姦爲職，安敢避默。伏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罷黜。詔劄與括知，括即上疏待罪。有詔令括就職。確又言：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非職事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陰言之於執事，括之意豈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巧爲身謀而已。伏望陛下斷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是命。（考異：李燾云：沈括自誌云：公嘗請事於相府，是時正肅吳公充當政，問翁免役之役，今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翁應之曰：以爲不便者，無過士大夫與邑居之民習於復除者耳，使之如邦人，其詆訾無足卹也。惟微戶素無力徭，今使之歲出金，此所當念也。括嘗奏議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微戶二十八萬餘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戶盡除其輸，雖小徭不足爲病也。公以爲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詆翁始但議減課，今乃陰易其說，使悉除之，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翁坐謫集賢學士、知宣州事。御史蓋未嘗思以一路言之爲減者，以戶言之蓋除也。今附見。）詔諸路歲上知縣、縣令攷課優等治狀，委主判官審校，取最優者上簿司農寺。主簿及提舉常平官有闕，選最優者充，即治狀尤異，或資任已高，須別加升擢者以聞。辛酉，羣臣五上尊號曰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辛未，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湖州鞠真卿爲太常博士、直祕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嘗陳請磨勘故也。帝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修國史宋敏求、編修官

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帝服韡袍內
侍進案敏求進讀帝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乙亥貶
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爲左衛將軍西京安
置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卨爲左正言直龍圖
閣依舊知桂州以御史知雜蔡確言逵經制南安移
疾先還卨措置糧草乖方及不卽平賊也〔考異〕范百祿爲趙卨墓誌云初議南征上憂糧運卨奏兵食當相須臣願任責庶大事可辦上大悅遂以卨兼都大提舉糧草至湖南閱調發之敘轉運判官唐義問曰軍期不敢緩當一運而足安撫使曾布曰人何以堪請爲二番以舒民力義問曰安撫建此欲謀就戮耳卨問廣西糧至幾何曰九十萬斛役夫幾何曰二百七十萬卨計見糧足以辦兵食烏用羨溢以病民謂義問曰役可省矣有如不給僕自任此因奏罷之湖南民得保生戴上之德而感卨不忘旣措置海運燕達等平廣源護糧萬斛幷州之民獻禾俱十日糧且負其餘以歸師還太平廉州積錢穀甚夥藤梧羨糧二十餘萬李燾云卨方以措置糧草乖方被責八月一日又責李平一蔡曄周沃等皆緣漕運不辦貶降不知百祿何故云爾今不取
是月河復溢衛州王拱及汲縣上下埽懷
州黃沁滑州韓邨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邨澶州北
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
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
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
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編 遼主如秋山謁慶
陵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爲京東路體
量安撫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貴不宜
使佐具瞻之地幷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爲後憂又
面論之甚切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馭之何如耳廉
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四凶在朝不
廢時雍彼皆才器桀然過人任使稱意爲後世慮故
放殛之耳帝曰且置此事河決曹邨京東尤被其害
今以累卿廉既受命前後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
濼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閒積潦皆
歸其壑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卽其
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
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
給之皆使有粟所灌縣郡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
征算使吏爲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
而遠徙故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貸
私牛而與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
募役之卒事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
而食又二萬七千人 戊子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安石再上表請以本官充集禧觀使詔不允仍
遣安石弟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齎詔往賜之 己
丑遣蘇頌等賀遼生辰頌至遼〔考異〕宋史言蘇頌賀遼主生辰在八月不載日今從長編作己丑遇冬至其國歷後宋歷一日北人問孰爲是
頌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
今夕若逾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
其歷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帝嘉曰朕嘗思之
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
彼講和日久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久
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
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慨然有收復意
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是觀之外國
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帝
以爲然 庚寅遼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罕嘉以從獵
墜馬卒 辛丑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三司近歲
以來財貨匱乏爲甚計月支給猶懼不足以承平百
餘年當陛下緝熙庶政之日國用如此可不深慮夫

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況無兼月之備乎此則有
司失職因循苟且之罪也唯深思邦計之重詔股肱
大臣謀所以理財經久之術詔三司使副同講求理
財經久之術具利害條畫以聞其後三司言在京官
司應支用係省錢物並令關由三司發運轉運提舉
鑄錢鹽事等司及州縣於三司所統者違慢不職許
行勘劾事理重者奏乞先行衝替若職事修辦乞行
奬擢諸路上供不足或年計不備許選官體量或因
朝廷差官出入許就委點檢錢穀公事並從之　遼
主復謁慶陵　是月河決鄭州滎澤埽　九月庚戌
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以知
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也宰相
吳充請於帝賜謚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
起士大夫高之（考異）雍子伯溫記雍卒後十年韓絳知河南府為雍請謚謚議則歐陽棐所作與宋史本傳不同今從長編　乙卯詔諸官司承準傳宣內降與奏請及
面得旨事無條式者申中書樞密院覆奏例不應申
而輒申者準直批聖旨敕科罪諸房失檢勘受而施
行者亦如之上殿進呈文書並批送中書樞密院不
得直批聖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連以聞即非
理干求恩澤及乞原減罪犯者中書樞密院劾之
癸亥以屯田郎中侍御史周尹提點荊湖北路刑獄
先是尹上言成都府路置場榷買諸州茶盡以入官
最爲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奪民利未甚多故
爲患稍淺及劉佐攘代其任增息錢至倍無宅方術
惟割剝於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
厭其斤兩支錢侵其價直在熙秦州則官價太高而
民閒犯法不可禁止又般運不逮靡費步乘推積日
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兼所至不通客旅
惟資無賴小民結連羣黨持伏私販虧失征稅茶司
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致數千里之害可爲
深慮臣頃在京師傳聞其事既未詳盡安敢輕議今
受命入蜀所至體問乃知買茶爲害甚鉅有知彭州
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
陳苛法即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攷今議者條其利
害悉皆明白未即采聽何勇於興利而怯於除害乎
願敕有司速究榷茶之弊俯徇衆論寬西南之慮又
曰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
馬年計茶最爲急耳但通商之後舊來諸路茶稅年
額錢總二十九萬餘緡先已復故即可委諸路轉運
司一面管認赴熙河路外有見今官茶所在州縣堆
積極多足支數年買馬自今商旅販秦州熙河路茶
必能有備臣體問廢罷改革事皆商旅所願望速下
本路逐處根究臣之所陳有實即乞罷榷茶之法許
通商買賣以安遠方尹還未至都而有是命　遼玉
田縣貢嘉禾　乙丑詔改名汴河上流北門曰宣澤
舊汴河下流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上流水門南
北皆曰大通故改今名五丈河下流水門曰善利而
上流水門舊無名賜名曰永順　戊辰涇原路經略
司言德順軍捕獲西界禹臧花麻使來賣馬蕃部撒
蟬等十四人詔經略司估直給錢安慰遣之或言撒
蟬等非賣馬實爲閒也蔡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
是成其疑也卒遣之　壬申遼修乾陵廟　詔近范

子淵奏用杷濬滎澤埽河北岸灘嘴解南岸急危圖狀可竝付定奪所照會帝既令蔡確等定奪熊本及子淵是非又令馮宗道監視子淵用杷濬汴宗道測量汴流有深於舊者有爲泥沙所淤更淺於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日具實以聞帝意稍寤治獄微緩會滎澤河隄將潰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充奏河欲決賴用濬川杷疏導得完子淵因圖狀自明於是治獄益急矣　癸酉立義倉　甲戌濮國公宗樸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　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丁執禮言今之縣邑往往故城尚存然摧圮斷缺不足爲固乞擇令之明者使勸誘城內中上戶出夫以助工役以漸治之詔諸路轉運司委知州知縣檢視計度合修城壁功料於豐歲勸誘五路除緣邊外擇居民緐庶及當衝要縣諸路即先自大郡修完初執禮自館閣校勘出爲提刑帝宣諭曰卿職刑獄盜賊然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冬十月戊寅朔濮陽郡王宗樸薨封定王謚僖穆　庚辰侍讀鄧潤甫陳襄邇英閣進讀因言司馬遷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可陳於君父之前者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帝曰類此者皆闕之勿讀侍講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請講何經帝曰先王禮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辛卯果莊棟戩遣人入貢聽寓止同文館　癸巳昭化軍節度使宗誼封濮國公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乙未知河陽翰林侍讀學士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至京師時將祀南郊特詔閤門以散齋日對延和殿勞問周至且曰不見

卿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回奏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然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攷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閒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宏初舉於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閒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攷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聖明之世無滯才之歎不勝幸甚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首言之　戊戌太子太師張昪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庚子永國公俊卒年五歲帝悲甚廢朝五日又不視事三日封兗王謚哀獻太常禮院言準禮爲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　辛丑遼主駐藕絲淀　乙巳復永靜軍阜城鎮爲縣　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領棟戩都首領青宜結果莊爲廓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　甲戌祀天地於圜丘　遼蕭錫沙還北院樞密副使復爲耶律伊遜陳陰害太子之計伊遜從之先是蕭達和克舊作達魯古今改以姦險附於伊遜遂見擬援稍遷至旂鼓蘇拉詳袞舊作拽剌詳穩今改伊遜欲害太子

以達和克凶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薩巴（舊作撒把今改）詰
上京同留守蕭達德（舊作撻得今改）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
有赦召太子殺之達德以病歿聞太子死時年二十
遼主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還伊遜復遣
人殺之太子之子延禧及女延壽俱養於蕭懷忠家
伊遜之黨互相慶賀聚飲數日 耶律伊遜數薦引
其黨耶律哈嚕擢至北院大王未幾其弟烏頁亦至
南院大王然其黨又互相猜忌蕭額都温既尚趙國
公主後與伊遜議不合伊遜銜之旋以車服僭擬人
主被誅額都温臨刑語人曰前誣告耶律薩喇事皆
伊遜教我伊遜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遼以蕭達
和克爲國舅詳衮耶律伊遜引之也達和克恐殺太
子事泄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然遼主昏闇
不省卒得無恙 前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家居
與諸生講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其
家昏喪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世稱橫渠
先生 十二月丁丑朔占城國獻馴象 壬午詔改
明年爲元豐 詳定一司敕所以刑部敕來上其朝
旨自中書頒降者皆曰敕自樞密院者皆曰宣凡九
門共六十三條從之 甲申手詔比楊琬高靖檢河
道回具所見條上可召審問參質利害庶被災之民
不致枉有勞役初河決曹邨命官塞之而故道已堙
高仰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
護舊河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邨埽直東築隄至龐
家莊古隄衮五十里二百步計用兵三百餘萬物料
三十餘萬而琬等以爲口塞水流則河道自成不必

開築以糜工役帝重其事故令審問仍詔侍御史知
雜事蔡確同相視以聞既而以確母病改命樞密都
承旨韓縝後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
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剏立生隄枉費功力
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久從之 丁亥封皇
子傭爲均國公 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條上
利害事內有可行者宜先行下庶於田事未興可及
時經畫以助邊費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度支供億
於是命入內都知李憲領經制財用司中書具憲所
條上可施行者凡十四事如所奏行之 癸巳韓縝
等上與遼人往復公移及相見語錄並地圖詔縝同
呂大忠以耶律榮等齎來文字館伴所語錄及劉忱
等案視疆埸與北人論議及朝廷前後指揮分門編
錄以聞 甲午知諫院黃履言近因陪侍郊祭竊觀
禮樂之用以今準古有未合者伏望命有司並羣祀
攷正其大略而歸之情文相稱詔履與禮院官講求
以聞 辛丑詔以諸路禁軍闕額數多遣大使臣七
員於開封府界京東西陝西荆湖路與長吏及當職
官招簡填補 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寶爲文
遼以北面宰相遼西郡王蕭呼哩額知北院樞密
使事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延格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耶律伊遜薦之也 初遼主從耶律伊遜之言納蕭
后居二年未有子后有妹嫁伊遜之子舒嘉（舊作綏也今改）
后言於遼主稱其宜子遂離昏納於宮中蕭呼哩勒
即以女姪妻舒嘉恃勢橫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
目 遼預行正旦禮 是歲遼南京大有年（攷異）遼以是年置

閏十二月宋以明年閏正月今從宋紀然遼所行歲末之事自在太康三年今仍書於是年之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三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春正月，〔攷異〕薛鑑書庚申朔日食。錢竹汀推是年正月實丁未朔，庚申乃月十四日，豈有日食之理。攷東都事略云：庚申，月有食之。本無朔字，乃月食非日食也。通鑑依春秋例，不書月食，今遵其例不載。薛氏改月爲日，又妄加朔字，殊足疑誤後學，故特辨之。庚戌，命河北轉運使令所在長吏分禱名山，旱故也。

乙卯，以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奉詔遣人送方物，乞賜還廣源、機榔等州縣。詔候進奉人到闕，別降疆事處分。

戊午，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太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閒情文譌舛，多戾于古。每有規模，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以爲禮式。」至五年四月十一日成書。

甲子，審官東院言：「廣南兩路員闕，願就之人少，欲乞水土惡劣處爲一等，稍難處爲一等，其餘並爲一等，令轉運司保明申奏。」從之。

乙丑，以太皇太后疾，驛召天下醫者。

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以來，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爲其衰遲，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句宮觀之職，優與俸祿，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閒貪祿，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職。條制既寬，初未釐革，今內外宮觀約百餘員，無纖芥職事，歲費廩食不下數萬緡。乞今後在京宮觀提舉、提點、句管官，其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所貴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別，不虛費國用。」詔：「自今陳請宮觀等差，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毋過兩次。」

閏月丙子朔，權發遣戶部副使、兵部郎中陳安石爲集賢殿修撰、河東都轉運使。尋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糴糧草。先是安石乘驛與知太原府韓絳同轉運司講求邊儲利害，絳乞改和糴之法，減於原數三分，罷官支錢布，但寬其支移之苦，則實惠已及於民。遇災傷十七，則又除之。而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以石計之，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之數凡八十二萬四千有餘，所以災傷舊不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地恃爲邊儲，理不可闕故也。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錢於市人，略不收半。公家支費實錢，而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支與緣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以封樁糧草充數，即不須如韓絳減數三分，及災傷除十七。」朝廷以爲然，乃命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悉推行之，又降是詔。〔攷異〕食貨志云：元豐元年閏正月，詔遣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詣太原府與絳及本路轉運司共議其事。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歷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乃給券于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鹽運于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平，商販通，于事簡便。朝廷行其說，即除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鹽入河東，犯人罪至流，所歷官不察者罪之。四年七月，安石自言元豐元年奉詔治鹽事，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鹹城、鐺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五年四月，詔安石前後奏請和糴鹽礬坑冶之

類施行已就緒，召爲戶部侍郎，其職事委莊公岳奉行之，與今詳略不同，今從長編。

戊寅，前知曹州劉攽言知濟陰縣羅適開導古浸河，決泄積水有功。御批可記適姓名，俟府界劇縣有闕與差，以考其能治之實。於是以適知陳留縣，仍詔適留舊任，候見任官成資日交替。

己卯，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並依未分路以前通管兩路，其錢穀並聽移用。除河北、陝西外，餘減判官一員。

庚辰，遼主如春水。〔攷異〕李銳曰：遼史書此事於正月，緣遼置閏在去年十二月也。

先是相州論決劫盜三人死罪，行堂後官周清駁之，謂其徒二人當減等，鞫獄者爲失入人死罪。事下大理，詳斷官竇苹〔攷異〕涑水記聞作竇平，今從宋史及長編。周孝恭自檢正劉奉世曰：其徒手殺人，非失入也。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開齎貨詣大理，行財枉法。初，殿中丞陳安民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彥博之子及甫，安民之姊子；吳充之壻也。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開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胥吏，問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與中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齎三千餘緡賂大理，事下開封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詔移其獄御史臺，從確請也。

辛巳，以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呂公著兼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

壬午，禮部言禘祫之外，親祠太廟，並以功臣配享。從之。

詔常平錢穀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常平倉錢穀，其在民者有常錢，春散之，斂從夏秋稅，有所謂緩急闕乏而貸者，皆定輸息二分；穀則歲豐量增價以糴，歲饑減時價糶之以賑饑；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糶，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壬辰，樞密直學士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言王安石不可爲相，及新法行，數議事不合，出補外，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知開封，遂大用之。

甲午，詔提舉司天監近校月食時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見新曆爲密，又前閏正月，歲在戊子，今復閏於戊午，恐理亦不謬，宜更不須攷究其所差，講究新曆官等並罷，衞朴給路費錢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寧初更造新曆，至十年，議者以爲占月食差，故再詔朴集議，至是罷之。

遼賑東京饑。

丁酉，廢提點熙河蕃部司。

御史臺閤門言：忌日，神御殿行香，自今令羣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上香跪罏，從之。

己亥，太傅兼侍中曾公亮卒，年八十，帝臨

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初諡忠獻。禮官劉摯駁曰。公亮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爲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爲獻。衆莫能奪。改諡宣靖。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性吝嗇。殖貨至巨萬。力薦王安石以間韓琦。持祿固寵。爲世所譏。　庚子。日中有黑子。　癸卯。以曾公亮配享英宗廟庭。　二月庚戌。濮國公宗誼薨。　辛亥。日本國通事僧仲回來貢方物。　知諫院蔡確同御史臺鞫相州失入死罪事下御史獄。旬餘。所案與開封無異。乃詔確與御史同鞫。確以擊搏進。吳充素惡其爲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帝從之。　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集賢校理蔡承禧言。陛下講義倉之法。使臣等奉行。今率以二碩而輸一斗。至爲輕矣。臣之領邑二十二。其九已行。歲解幾萬。請自今歲下稅之始。不煩中覆而舉行之。乃詔畿縣義倉事隸常平司。　甲寅。以邕州觀察使宗暉爲淮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　乙丑。遼主駐埽獲野。　三月癸未。廣南西路經略司乞教閱峒丁。從之。〔攷異〕宋史不著日。茲從長編。　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　丁酉。辰沅猺賊寇邊州。州兵擊走之。〔攷異〕丁酉日。宋史缺書。今從長編。　鄜延路經略呂惠卿言。昨準朝旨。令延州西路同都巡檢策應環慶路慶州東路巡檢策應鄜延路。遇賊大舉。聚入一路。更以主兵之官。引兵策應。若本路自有兵事。令經略臨宜相度。以別將應援。臣竊謂虜興師動數十萬。分犯二路。則所在皆賊。我安知其何出也。苟知我有策應之法。而欲攻鄜延。必見兵形于環慶。環慶告急。則鄜延起兵以應之。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延。鄜延告急。則環慶起兵以應之。少則不足以應敵。多則本路必見空虛。無備之處。如此。非特我兵趨疾疲曳。有墮賊掩伏之虞。彼又將分兵擣虛。以襲我矣。臣愚以爲諸路有兵事。其鄰路但當團集以爲聲援。或且依條相度牽制。不必更立互相策應之法。免致臨事拘文。以犯兵家之忌。詔鄜延路依奏。餘路別聽指揮。或又言昔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今宜罷鄰道援兵。環慶副總管林廣以爲諸道同力。乃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道。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劉平之敗。非援兵罪。於是互相策應之法。得不廢。　夏四月乙巳。知諫院蔡確既被旨同御史臺按潘開獄。遂收大理寺詳斷官竇苹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賂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苹孝恭等。其實宅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於前而問之。安民懼。即言嘗請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吳充也。確得其辭。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具奏充受請求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深探其獄。支蔓不已。竇苹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亦以爲言。帝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至殿門。帝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詔聞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頗失直。遣知諫院黃履。句當御藥院李舜舉。引問證驗。〔攷異〕長編云。實錄以此語繫之三月二十一日乙未。按御集乃四月二日下此詔。又按司馬光記聞云。竇苹等枷縛暴日中。凡五十七日。確自閏正月二十五日被旨赴臺。至三月凡十一日。才五十五日耳。恐實錄誤。又

按上官均所言黃履李舜舉初赴臺驗問見禁人初無黃廉姓名至四月三日改正李舜舉監勘乃別出黃廉姓名蓋履及舜舉先赴臺驗問後又與廉同勘鞫其實兩事手詔自當再下增差黃廉必須特降手詔而御集偶失編纂但得改正監勘手詔遂誤并兩事爲一事故日月差互若從實錄繫之三月二十一日則又似太早今但附見於此而不書月日庶不相抵牾記聞亦誤并兩事爲一事蓋不詳攷履舜舉初止是驗問添差黃廉則云勘鞫而潤甫等始獲罪其先後次序可推知今掇取刪修履舜舉至臺與潤甫確等坐廡下引囚於前讀示款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寃前此確屢問囚有變詞者輒笞掠及是囚不知其爲詔使也畏吏獄之酷不敢不承獨竇苹翻異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舜舉還奏帝頗不直潤甫等言詔確履及監察御史裏行黃廉就臺劾實仍遣舜舉監之〔攷異〕黃庭堅作黃廉行狀云差同結絕相州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温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温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且得温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温伯均朋黨爲邪與罪人爲地又任殘賊吏目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解寃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獄而囚以爲如前皆引服于是天子不疑確而温伯均皆得罪均猶獨上疏爭之然廉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廉嘗謂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上官御史也上官均後以此劾廉罷都承旨吳充言御史臺鞫相州獄連臣壻文及甫其事在中書有嫌乞免進呈或送樞密院詔免充進呈及簽書候案上中書樞密院同取旨乙卯知諫院蔡確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兼侍讀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落職知撫州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責授光祿寺丞知光澤縣先是帝別遣黃履黃廉及李舜舉赴御史臺鞫相州法司獄確知帝意不直潤甫等即具奏潤甫故造飛語以中傷臣及欲動搖獄情陰結執政乞早賜罷斥帝始亦疑相州獄濫及無辜遣使訊之乃不盡如潤甫等所言確從而攻之故皆坐貶確還中丞凡朝士繫獄者即令獄卒與之中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攷異〕東都事略載蔡確事今附見又上官均傳云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疑于審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苹等受賕知制誥蔡確猜險吏法官數十人窮訊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邵武軍光澤縣苹等卒無受賕之實天下服其持平舊紀書潤甫劾詔獄詐罔不實落翰林學士罷御史中丞知撫州與此稍異癸亥太白晝見乙丑封虢國公宗諤爲豫章郡王戊辰塞曹村決河名其埽曰靈平初熙寧十年河決鄭州滎澤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嘗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嗷嗷籲天上垂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徼訐也至是決口始塞初議塞河也故道湮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邨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無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于河身剏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經久詔可

五月甲戌朔御文德殿視朝是日曹邨決口新隄成河還北流自閏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功一百九十餘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隄長一百一十四里庚辰召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戌，遼主駐散水原。　辛丑，詔右武衛大將軍、象州刺史克頒貸死，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鎖外宅。坐病狂毆傷妻劉死故也。知宗正丞趙彥若言：「今宗正寺，待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職有未稱。謂宜具爲條流，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法，每遇秋賦，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於格令，俾其競勸。賢者獲升，不肖自抑，一切之恩，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知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事雖不行，時論是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瓜，裂於內階，聲如雷。〔考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契丹國志載日食星變，與宋史同。　甲寅，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進良馬於遼。　辛酉，殿中丞陳安民等降謫有差。安民坐官相州，與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宰相吳充也。初，蔡確勘是獄，欲鍛鍊以傾充，詞連充子安持。時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韓忠彥皆帝所厚，忠彥，琦子，而承之嘗爲都檢正，確皆令因引之。承之知之，數爲帝言確險陂之情，帝意稍解，趣使結正。於是獄成，忠彥猶坐贖銅十斤。充上表乞罷相，及閤門待罪者三四，帝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安持當獲重譴，帝曰：「子弟爲親識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已。　秋七月癸酉朔，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大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以致嚴潔。今既無滌宮繫養之法，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甲戌，遼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人。　辛巳，命西上閤門使、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州納溪夷。

丁酉，御史黃廉言：「前歲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如別試所治詩者十取四五，治書者纔及其一。乞自今於逐經內，各取人分數，所貴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並南京考試，詩、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又言：「國子監生員著述議論，盡得講官緒餘，將來逐官例差考試，竊恐去取之際，雖未必私徇，而於參校所長，多就己見，人情所不能免。如此則外方疏遠之人，偶不相合，遂致黜落，甚非朝廷兼收博采之意。乞將來止選近歲一科人爲試官，或差近郡教授。」詔候差官日取旨。　八月癸卯，遼命有司決滯獄。　壬子，集賢殿修撰俞充爲天章閣待制、知慶州。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充爲邊帥，使圖之，以迎合帝意。〔考異〕長編引見聞錄云：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爲充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爲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它。」確曰：「上厭公矣。」珪曰：「柰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充與琬善，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帝問珪曰：「張琬事，誰語琬？琬何故知？」珪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急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果建取靈武之策，未幾充暴卒，而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爲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本部兵先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兵。熙河李憲兵不至，鄜延副帥种諤獨先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凍餒沈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虜追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爲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則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按蔡確以二年五月參政，吳充三年三月乃罷相，此云充以罷相，王珪恐并被逐，引確參政，誤也。俞充罷都檢正在熙寧十年十二月五日，以集賢殿修撰都提舉市易司及在京諸司庫務，元豐元年四月四日，向宗儒實爲都檢正，俞充八月十一日方除待

制知慶州此時俞充已不爲都檢正吳充初未罷相又張琬以荊湖
北路提舉常平坐不當越職言荊南知張頡衝替實元豐元年正月
二十日此云吳充罷相俞充爲都檢正張琬爲江東漕皆誤也張琬
當是何琬按俞充本傳充屢請討伐西夏元豐四年五月又上章三
月充暴卒然則初除充帥慶州時未卽上征靈武之章也靈武之章
蓋後此三年見聞錄所載事要不可信或珪用充作帥其意固在迎
合上旨故實錄舊傳云充既死西師遂大舉實自充
發之但見聞錄所載因由悉差繆今特附見於此
戊午以韓
絳爲建雄軍節度使　九月癸酉交趾來貢癸未李
乾德表乞還廣源等州詔不許　乙酉以端明殿學
士呂公著樞密直學士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向善
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閉失實時
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
以是益得展奮其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
文俗吏得大用其事公著甚久公著亦稍親之議論
亦頗相左右　詔祀天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乙未
遼主駐蕩絲淀庚子五國部長貢於遼　冬十月癸
卯遼參知政事劉伸出爲保靜軍節度使先是伸以
戶部使受知於遼主遼主謂宰相楊績曰當今羣臣
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
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
下區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謂伸曰卿
勿憚宰相伸對曰臣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尚不畏何
宰相之畏伊遜聞而銜之相與誹詆遂外遷玦亦出
使於西北部以酒疾卒　丁未重修都城畢工周五
十里　己酉詔兗州常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　庚
戌定秋試諸軍賞格侍禁仵全死事錄其弟宣爲三
班借職　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等十有三囤
己未權發遣興州羅觀乞頒義倉法於川陝四路從
之　壬戌軍器監言昨賛善大夫呂温卿言五路州
軍近年增置壯城兵雖有教閱指揮而所習武藝全
無實用如大名府城圍四十餘里礮手止有四人其
宅掛搭施放火藥全火等人亦皆闕蓋舊無教閱格
又無專點檢之官今欲令諸州壯城兵除修葺城樓
外並輸上下兩番教習守禦以十分爲率內留礮手
三分餘並習掛搭施用拒守器械仍籍所習匠名每
季委本州比試升降嘗下五路安撫司而五路相度
異同本監今參酌欲乞五路州軍壯城兵遇無修城
池樓櫓功料卽令安撫司以十分爲率三分令習礮
餘并習掛搭拒守器械其廣備十一作工匠並均付
五路準備差使及指教施用三年一替熙河路州軍
亦依此從之又言温卿謂朝廷差官製造澶州浮梁
火义其爲防患不爲不預然恐萬一寇至以火筏火
船隨流而下順風火熾橋上容人不多難以守禦不
若別置戰艦以攻其後乞造戰船二十艘仍於澶州
置黃河巡檢一員擇河清兵五百以捕黃河賊盜爲
名習水戰以備不虞下大名府路安撫司相度本司
言澶州界黃河舊無巡檢當北使路若增刱戰船竊
慮張皇欲止選河清兵百人爲橋道水軍令習熟船
水河使緩急禦捍上流舟筏及裝駕戰艦本監欲依
安撫司所陳從之　癸亥于闐來貢　十一月壬申
詳定禮文所言郊祀壇域當依儀注設三壝撤去青
繩又言郊祀天地席當以稾秸配帝以蒲越撤去黃
褥緋褥又言享宗廟當用制幣及依儀注焫蕭又言
遇雨望祀當服祭服仍設樂又言分獻官不當先期
升壇當依儀注又言南郊式監祭監禮俱立於壇南

非是請分監祭立于壇之西北東向監禮立于東北西向又言景祐中裁定袞冕制度已與古合今少府監進樣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元純垂瑱以五采玉貫于五采藻爲旒以青赤白黃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其表裏皆用繒又言服裳皆前三幅後四幅今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又佩玉及綬弁服章皆不如古制當改正又言百官雖不執事以朝服侍祠非是當並服祭服如所攷制度修製五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又言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今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又言六冕弁用赤舄又言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坐黃道褥黃道褥設于郊廟非是詔道褥不設餘皆從之

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采飾單合皆不同今羣臣助祭服一以緋白羅爲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乞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丁亥遼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山龍之文

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敏求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頒行之

回鶻遣使貢於遼

庚寅遼以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爲廣德軍節度使以耶律伊遜薦其可任也仲禧借伊遜鞫太子之獄蔓引無辜未嘗雪正爲公論所不與伊遜既害太子因爲遼主言皇弟宋魏國王和囉嘎(舊作和魯斡今改)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及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託輝(舊作陶隗今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時太子之子延禧及女延壽久寄食於蕭懷忠家會宮中李氏進挾穀歌文遼主感悟召延禧及延壽鞠養於宮中

辛卯遼錦州民張寶四世同居命其諸子爲三班祗候

戊戌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蹟乞悉減罷知樞密院馮京等繼以爲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衛內帶功臣者並罷

十二月甲辰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爲肥沃也

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

丙辰詔青州民王贇貸死刺配鄰州牢城初贇父九思爲楊五兒毆迫自縊死贇纔七歲嘗欲復仇而以幼未能至是一十九歲以槍刺五兒斷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帝以贇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可矜故也

丁卯遼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霂知北院樞密使事

帝每憤遼人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御景福殿庫聚金帛爲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集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四（起屠維協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二年（遼太平五年。）春正月壬申，遼主如混同江。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薦耶律孝傑忠於社稷，遼主謂孝傑可方唐之狄仁傑，賜名仁傑，許放海東青鶻以寵異之。

遼主將出獵，耶律伊遜請留皇孫，遼主欲從之。宣徽使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奏曰：「聞駕出游，欲留皇孫，皇孫尚幼，苟保護非人，恐有它變。果留，願留臣左右以防不測。」遼主悟，命皇孫從行。如山榆淀。遼主由是始疑伊遜。

乙亥，罷岢嵐火山軍市馬。

先是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民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多，因繫督責，僅存虛數。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己卯，詔自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壬午，以容州管內觀察使楊遂爲寧遠軍節度使。

丁亥，詔宗室大將軍以下願試者，本經及論語、孟子大義共六道，論一首，大義以五通，論以辭理通爲合格。

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獻祝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竝準熙寧祀儀。

丙申，帝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買鹽鈔之法，本欲權鹽價，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陝西無止法，都內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救鈔法之弊。蓋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百，不變法。」帝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宏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二月甲辰，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初，知興州羅觀乞置義倉於川峽四路，許之。既而成都府路提舉司言威、茂、黎三州夷夏雜居，稅賦不多，舊不推行新法，歲計軍儲皆轉運司支移，彭、蜀州稅未就輸，及募人入中，恐不可置義倉，故有是命。

庚戌，計議措置邊防公事所言，以環慶路正兵、漢蕃弓箭手、彊人聯爲八將：第一將駐慶州，第二將環州，第三將大順城，第四將淮安鎮，第五將業樂鎮，第六將木波鎮，第七將水和寨，第八將邠州。從之。

辛亥，詔禮部下第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殿試，進士九舉、諸科十舉曾經禮部試年四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殿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曾經禮部試年五十以上者，聽就殿試。內三路人第減一舉。皇祐元年以前禮部進士兩舉、諸科三舉，準此。仍

不限年，其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以上者，特推恩。又詔開封府、國子監，別歲考場以前到禮部進士五舉、諸科六舉、年五十以上者，許就殿試。　甲寅，日中有黑子。　詔大理寺官屬，可依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乙卯，以瀘州夷乞弟犯邊，詔王光祖等討之。　三月庚午朔，棟戩遣使來貢。　辛未，詔河東定奪解板溝地界毋得張皇，或致生事，候究治得實，具奏聽旨。從管句緣邊安撫司王崇拯言也。　遼以宰相耶律仁傑從獵得頭鵝，加侍中。遼主將次黑山之平淀，見扈從官屬多隨耶律伊遜後，心惡之，漸知其姦。　庚辰，親試禮部進士。　辛巳，詔今歲特奏名明法改應新科明法人試大義三道。又詔京朝官選人班行所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三人，循一資，中等三十四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七十人，注官。丙戌，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劉庠進一官，知秦州。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知諫院徐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權發遣渭州。其計議措置邊防事如故。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戰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必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戰守，每五千人，隨屯置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帝頗采惠卿議，欲推其法於諸路，故遣禧往計議。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涇原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參錯，圖其狀，別爲法以奏，且環慶法不可改。帝與惠卿詔曰：徐禧論措置析將事，惻怛忼慨，謀國不顧己，令代延慶帥涇原，卿宜勉終之。　庚寅，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前差盧秉罷勿遣。初，去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河口歲歲閉塞，又修隄防勞費，一歲通漕才二百餘日，往時數有人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五丈至十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自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有七里，遠者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水入汴，爲萬世之利。知孟州河陰縣鄭佶亦以爲言。都水監丞范子淵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亦可引以入汴。合三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懼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隄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原私取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入於汴渠，總計用工三百五十七萬有奇。疏奏，帝重其事，以子淵計畫有未善者，乃命用臣經度，以楊琰往。至是，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邨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楗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原，注房家、黃家、孟王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步，屬於黃河，上下

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澾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之水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用工九十萬七千有餘又乞責子淵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詔如用臣策故有是命始營清汴主議者以爲不假河水而足用後歲旱洛水不足遂於汜水斗門以通木筏爲陰取河水以益之朝廷不知也

壬辰遼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出知南院大王事加裕悅（舊作于越今改）伊遜專政日久至是始外出以知北院樞密使耶律霖爲北院樞密使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德勒岱（舊作特里底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左伊勒希巴耶律世遷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癸巳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開封時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二人（〔攷異〕長編引鄧綰傳云綰知熙寧六年貢舉請進士第五甲依舊賜本科出身無以同學究恥之不從後元豐二年再言之卒從其請新錄辨曰熙寧六年有請不從元豐二年賜進士及第出身亦有同學究出身者云卒從綰請妄也舊紀書進士明經諸科賜及第授官者千三百八十人新紀同蓋并癸巳日所賜人數也）

甲午御集英殿賜特奏名進士明經諸科同學究出身試將作監主簿國子四門助教長史文學助教總七百七十八人

岐王顥之夫人馮氏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於王屏居後閣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服王泣訴於太后太后怒謂帝必斬之帝素知其不睦徐對曰俟案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鄭穆同鞫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翊善馮浩錄問帝乃以具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帝遣中使慰諭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與帝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詛詈岐王有諸對曰妾乘憤或有之帝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於瑤華宮不披戴舊奉月錢五十緡增倍之厚其資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復置熙州狄道縣

夏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巳陳升之以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鎮江軍節度使秀國公致仕己未升之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

王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爲相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

遼主如納葛濼

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元會受朝賀執鎮圭非是請不執上壽準此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又言御殿當設旂幟仍闢大慶殿門皇帝卽御座禮官引中書門下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劍不脫屨舃並從之

甲子知審刑院安燾言天下奏案視十年前增倍以上審刑院刑部詳議詳斷官視舊員數頗減乞復置詳議官一員又詳議官徧簽刑部斷案職事不

專乞分議官六員每案二員連簽若情狀可疑未麗
於法即議官通簽如此則疑難之獄得盡衆議明白
罪案不致留積詔增審刑院詳議詳斷官各一員罷
刑部簽法官一員餘如肅請　五月戊辰朔右神武
大將軍衢州團練使秦國公克瑜爲隰州團練使大
宗正言克瑜歲滿當遷遙郡帝以克瑜秦王後襲公
爵故特遷正任後以右武衛大將軍潮州刺史楚國
公世恩爲袁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魏國
公仲來爲筠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濱州防禦使陳
國公仲郃爲棣州團練使用克瑜例也　詳定正旦
御殿儀注所言正旦御殿合用黃麾仗案唐開元禮
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
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羣臣上尊號
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今獨修正
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定從
之　庚午詔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子順州蠻叛峒
州兵討平之　庚辰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並稱王
夫人祔濮園　辛巳太子少師致仕趙槩上所集諫
林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
有志愛君雖退居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於座右
時時省閱　甲申參知政事元絳數請老命其子耆
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
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
從之於是御史至第簿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
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
謝罪願得潁即以爲潁州〔考異〕甲申元絳罷知亳州辛卯始改潁州今據長編并書之宋史

誤作壬申今改正　丁亥遼主謁慶陵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
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爲南府宰相以北面林牙耶律永寧
爲伊勒希巴遼主以蕭烏納爲忠命同知南院樞密
使事復與駙馬都尉蕭酬斡並封蘭陵郡王〔考異〕遼紀作蕭托
卜嘉據傳則托卜嘉之小字也今從傳　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參知政事確
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
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爲得計吳充數爲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
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
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丙申詔諸路有彊劫盜
人數稍衆許於聽候差使及得替待闕官內選武勇
使臣捕逐給驛券從大名府文彥博請也　六月庚
子宰臣吳充以從子安國贓汙抵法奉表待罪詔趣
視事　甲辰廣西捕斬儂智春執其妻子以獻　辛
亥準布貢於遼　甲寅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
任邨沙口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
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
汴　丁巳遼以北府宰相遼西郡王蕭伊哩頞爲西
北路招討使　己未遼遣使錄囚　辛酉詔鎮寧軍
節度使魏國公宗懿追封舒王　左諫議大夫安燾
等上諸司敕式帝閱講筵式至開講申中書曰此非
政事何豫中書可刊之　是月遼放進士劉瓘等一
十三人　秋七月己巳三佛齊詹卑國使來貢方物
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本無學術偶中異
科初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軾怙終不悔狂
悖之語日聞軾讀史傳非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

而敢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試舉對即已有猒獘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政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並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及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帝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馬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疏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齎往　甲戌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　戊寅詳定朝會儀　己卯命中書句考四方詔獄　遼主獵於夾山　癸未詔諸路轉運司相度當置學官州軍以聞　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　丁亥詳定禮文所言請復四時薦新於廟之典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詔從其請如闕王鮪以魴鯉代　是月詔諸路教閱禁軍無過兩時　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丁酉詔春秋釋奠昭烈武成王廟令三班院選差使臣為讀祝奉幣分獻官　辛丑分涇原路兵馬十一將　壬寅復八作司為東西兩司各置監官文臣一員武臣二員　甲辰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唐貞觀初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於前史官隨之其後或修或廢蓋時君克己厲精政事則其職修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則其職廢皆理勢然也陛下臨朝旰昃裁決萬幾判別疑隱皆出羣臣意表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人職事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以授史官儻以為二府奏事自有時政記則乞自餘臣僚前後殿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庶幾謨訓之言不至墜失帝善其言卒不果行　丙午詔修起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宜於崇政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請也（考異）王安禮傳云安禮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毋得輒有所陳至是詔許直前奏事自安禮始蓋安禮與王存同修注其實存請之也　丁未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行慶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渡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詔釋之　戊申詔濬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真州十四節分二年用工從轉運司奏也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

［考異］長編作丁巳日，今從宋史作甲寅。　戊午，以潁州爲順昌軍節度。　庚申，遼主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於南京。　甲子，詳定朝會儀注所言：「隋唐冠服，皆以品爲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爲舛謬。槩舉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內常侍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有徒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莅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同品及差遣，定冠綬之制，則未爲允。伏請以官爲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準，仍乞分官爲七等，冠綬以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下樂暈錦綬，爲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爲胡蝶狀，今請改爲黃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花暈錦綬，爲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勝宜男錦綬，爲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爲第四等。左右散騎常侍至殿中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簇四彫錦綬，爲第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黃師子錦綬，爲第六等。皇城以下諸司使至諸衞率服之。內臣自內常侍以上及入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前班、東西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郎至諸寺監主簿，既豫朝會，亦宜以朝服從事。今參酌，自內常侍以上冠服從本寺，寄資者如本官。入內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爲第七等，皆二梁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衣，古者韠韍爲屨舄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爲宜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爲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其梁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廢慶州府城寨、前邨堡、平戎鎮、環州大拔寨。　九月癸酉，權發遣戶部判官李琮言：「奉詔根究逃絕稅役，有蘇州常熟縣天聖年簿管逃絕戶，倚閣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本縣據稅合管苗田九百一十九頃有奇，今止根究得一百九十五戶，共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其餘有苗米八千四百石，紬絹一千二百匹，錦一千九十兩，丁鹽錢九百文外，并無田產人戶，亦無請佃主名，蓋久失推究，姦猾因之失陷省稅，乞差著作佐郎劉拯知常熟縣，根究歸著。它縣有類此者，亦乞選官根究。」從之。拯，南陵人也。

［考異］李燾曰：食貨志：元豐三年九月，詔三司戶部判官李琮專究江南東西浙路逃絕戶虧陷稅役等錢。琮言蘇州常熟縣天聖中簿得久逃絕戶，倚閣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今止百九十五戶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餘田產人戶請佃主名皆亡，蓋久不推究，姦猾因之失陷正稅，請凡類此者皆選官根括。從之，乃詔轉運司提舉。琮所究江浙路一百二十七縣逃絕戶，計四十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爲書上之。三年正月丙戌，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復令究逃絕戶稅役。琮乃辟置官屬，更移令佐，大究治之。淮南東西兩路州軍縣共八十有八，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五戶，丁正稅役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貫石匹兩。琮又言虧陷稅役乃官司造簿舛誤已久，請隨夏稅附納，詔令簿失收稅役錢特蠲除之。

　己卯，遼命諸道毋禁僧徒開壇。　壬午，遼主禁扈從擾民。　壬辰，出馬步射格鬭法，頒諸軍。　西南諸蕃先後俱來貢。　冬十月丁酉，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日薦舉，臣今備位政府，

理實爲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是權御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舉。然取舍在陛下。不在所舉。夫舍公義而懷私恩。此小人事利者之所爲。今選爲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備耳目之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勿迴避。　戊戌。夏遣使貢於遼。己亥。遼主如獨盧金。　癸卯。置籍田令。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爲一甲。　戊申。交趾歸所掠民。詔以順州賜之。　己酉。太皇太后疾。帝不視事。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庚戌。罷朝謁景靈宮。命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減天下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壬子。詳定禮文所言今祭祀旣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劍。殊爲失禮。又從事郊廟。不當脫舃履。應改正。從之。　遼定王爵之制。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於是趙王楊績降封遼西郡王。魏王耶律伊遜。降封混同郡王。吳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降封蘭陵郡王致仕。　乙卯。太皇太后崩。年六十四。帝侍奉太皇太后。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倍至。或退朝稍晚。必自屏扆候矚。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帝至后所。后曰。吾聞民閒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吉凶悔吝生於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得。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后臥內緘封一匱。帝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舊寶。故藏之匱中。而人無知者。〔攷異〕長編云元祐六年二月監修國史呂大防奏稟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嘗嚴鐍置臥內人莫知其爲何等書也嘗因疾病以其匱送上所戒曰至大故乃啓之數日后瘳謂上曰前匱啓乎上曰不也后曰甚善即復收藏之上仙後上開后所藏匱則垂簾時事非世所得聞又一籍則后殿中物無大小皆書之案籍不差豪釐右史官得之傳聞未審虛實欲乞批降指揮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事此一事乃是仁宗舊合同寶一面因大內火災失去仁宗別鑄造合同寶一面乃今合同寶是也舊寶後因淘井得之后嘗藏收嚴密不欲使外人知之是也即非垂簾時事此史官得之未詳此並據呂大防家所收詔札及批降文字元豐三年十月聖慈光獻皇后上仙旣殯久之上親至慶壽宮閱視后遺物得一奩緘封甚密舉之頗重左右取以進上命啓封凡發緘數重復以牛革縷罩甚固破之出其函旣啓鑰得奏一通上取讀之乃英宗不豫時宰相韓琦奏請於太皇太后乞尊立帝爲太上皇之疏也上覽之意極不懌始知韓琦當日之謀賴后明聖不從其請緘祕其書以詔後人文潞公私記有此事其信否不可知當時史官奏稟必此事也今所修慈聖光獻傳已用批降指揮修立此事不復見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十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此據邵伯溫聞見錄第三卷與文彥博私記略相似旣有呂大防奏稟及批降指揮則當以實錄爲正今姑存之於此緣批降指揮獨大防家藏真本臣燾實親見亦已從成都轉運司繳進矣伯溫稱四年春誤也蓋是二年春。

戊午。詔易太皇太后園陵曰山陵。辛酉。以羣臣七上表。始聽政。　命王珪爲山陵使。　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殿。　遼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復租稅一年。　丁亥。雨土。　癸巳。詔開封府界教大保長充教頭。其提舉官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立東上閤門使滎州刺史狄諮爲之。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竊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者鄉里之選。蓋藝可以一日而校。行則非歷歲月不可攷。今酌周官書攷賓興之意。爲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幷學令。凡百四

十三條詔行之初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二重正祿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崇師業帝覽其言以爲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同立法至是上之

丙午復置御史六察　丁未御史舒亶言比聞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買器物其當職官承望風旨追呼督索無所不至遠方之民受弊良甚乞重立條約詔兩浙提點刑獄司體量實狀以聞　戊申廣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才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賸百姓貧乏非它路比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槩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可憫也詔下本路提舉官齊諶相度諶謂監司提舉司吏及通引官客司月給錢第減二千歲可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從之

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林顏言聞廣西緣邊稍已肄習武藝東路雖閑有槍手然保甲之教尚闕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旣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爲備詔下廣南東路經略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顏福州人也　乙卯遼主如西京戊午遼主行再生禮赦雜犯死罪以下

庚申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初御史臺旣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載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幷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聞軾言不以上報旣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罣議論而不自省懼尙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趨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鎭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詵等皆特責獄事起詵嘗屬轍密報軾而轍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鎭皆上書救之不報方平書曰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爲人其文學實天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覆地

載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讟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軾既下獄衆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帝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貰之旣而戒安禮曰第去勿泄言軾前賈怨於衆恐言者緣軾以害卿也始安禮在殿廬見李定問軾安否狀定曰軾與金陵丞相論事不合公幸毋營解人將以爲黨至是歸舍人院遇諫官張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蘇軾邪何爲詔趣其獄安禮不荅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　甲子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祔仁宗陵廟當去太字冊文初稱大行太皇太后所上尊謚卽稱慈聖光獻皇后謚寶宜以慈聖光獻皇后之寶爲文餘行移文字及奏報卽存太字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五（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殯，不視朝。癸酉，升許州爲潁昌府。（攷異）張舜民云：神宗自潁川郡王卽位，熙寧初升潁州爲潁昌軍，久之知其誤，遂升潁州爲潁昌府。李燾云：升潁州爲潁昌軍，乃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德音，非熙寧初也。神宗初爲忠武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忠武卽許州軍額，郡王則封淮陽，非潁川，舜民誤也。遼主如鴛鴦濼。癸未，審官東院言大理寺丞申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規不俟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百歲矣。己丑，高麗國遣使來貢。白虹貫日。辛卯，于闐來貢。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以改封王爵，赴闕入謝，遼主卽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二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章惇參知政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丁巳，命輔臣禱雨。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甲戌，命王珪提舉修兩朝國史。丙子，南丹州人入貢。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攷異）王存九域志在元豐二年，今從長編。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爲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稅課不便，兼攷趙城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它縣邑比，故復之。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主于太廟。己丑，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佾爲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餘親屬加恩有差。庚寅，遼主出皇姪淳於外，立皇孫延禧爲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時年六歲。以忠順軍節度使耶律頗德爲南院大王，以廣德軍節度使耶律仲禧爲南院樞密使，以戶部使陳毅參知政事。夏四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吳充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爲相，務安靜，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弗能勇退云。丁酉，封宗暉爲濮陽郡王，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乙巳，以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邊將討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等戰歿。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部、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甲寅，罷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監牧司。乙卯，遼主獵於炭山。五月甲子，翰林學士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臣竊謂陽生于十一月，陰生于五月，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爲當今萬乘儀衛，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相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

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速詳定以聞禮官請如瑑議設宮縣樂文武二舞改制樂章用竹冊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壝齋宮修定儀注上之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禮院曾肇言古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于攝事之中又分隆殺蓋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非親祀恐于天地父母之義有所未順瑑本以合祭非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于禮亦未見其可今夏至日逼即乞且依舊制其親祀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萬國觀法未易輕言今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製八變之音未及習齋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壝未及廣牲犢未嘗在滌竊慮有司速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更加詳酌御批張瑑之議在今固無以易可如清臣言逡巡以盡衆說遂詔禮院更加講求陸佃言竊觀張瑑所請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瑑議其冬至祀天之明日準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澤之神凡在圜丘壝陛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攝事竝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固當攷復至於祀地雖未有顯據而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祀則地祇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案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祖望有山川而無大祇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有社稷五祀而無大祇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皆從可知故也詳定所以佃所稱未有顯據難以施行

乙丑閤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于決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閤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即放朝參詔令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荊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徽誠等州鎮立成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使相度詔謝景温朱初平趙楊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其後建置如杞議

壬申遼以平州民初復業免其租稅一年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詵事詵母至孝中外稱賢主疾甚太后皇后臨問帝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親持粥食之主爲帝彊食翼日不起帝未朝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詵以侍主疾與婢姦落駙馬都尉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

甲申復命韓存寶經制瀘夷

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爲都提舉汴河隄岸司

庚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大慶殿之後門內東西設幄爲閤又於殿扆左右設帟於東西房以爲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遙舊設于西朶殿今宗室坐西朶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東西龍墀上竝從之

遼主以旱禱雨令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在慈聖光獻喪制之內案禮重喪未終遭輕喪自當易服

以示恩意。卒事則復常。真宗諒陰。爲乳母秦國夫人服緦禫未除。亦爲許國長公主成服。今爲慈聖光獻太后服。已在易月之外。宜爲越國長公主舉哀成服。從之。　是日。遼主駐納葛濼。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祕書監劉几赴詳定郊廟禮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仕范鎮嘗論雅樂。乞召鎮與几參攷得失。從之。初。鎮致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遇同天節。即乞隨散官班上壽。尋有詔鎮班見任翰林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鎮還居潁州。於是入對閤門。奏鎮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著爲令。　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時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皆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俟製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罷兵部句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一員。提舉義勇保甲。　戊申。遼以度支使王績參知政事。　庚戌。女直貢於遼。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　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汴記。以元豐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　己未。詳定禮文所言。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瘞於埳坎。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于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簠簋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功祫配享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官選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並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　秋七月戊辰。遼主觀市。

庚午。河決澶州。澶州孫邨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衞州王供埽案視。訖于海口。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儀注。設御位於中階下之東南西嚮。謹案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其臨祭就位于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于阼階之上。西嚮。太廟景靈宮亦如之。從之。　癸未。遼主爲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伊喇六人衞護之。　甲申。遼主獵於沙嶺。　丙戌。以彗星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　丁亥。詔中書曰。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禮。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圜丘祀天。則對越諸神。

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
遠邇之義而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
以先儒六天之說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
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
祀羣神悉罷　戊子太白晝見　戸部侍郎致仕范
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司量立賞
格求訪真黍以審音樂　己丑詳定禮文所言請自
今乘輅不執圭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
中爲石以藏主謂之宗祏請遷廟主藏于太祖太室
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禮記曰天子之席五
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禮請改用莞筵紛純加繅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王几祭祀皆繅次各加一重
並莞筵爲五重並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
界首領禹臧結逋藥蕃部巴鞫等以譯書來告夏國
集兵將築撒逋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
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
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爲備驅逐約闌
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
詳定禮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
今用四圭有邸請改用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
亦乞依大宗伯禮神之制陳玉各倣其方之色從之
戊戌詔兩制臺諫至總管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
士一人以名聞　庚子檢正中書戸房公事畢仲衍
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
其會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所謂會要者正今中書
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議此故有決
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擲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攟
摭故實僅就卷秩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件
爲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爲十卷詔中書門下各
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衍欲求
上覽以冀功賞帝以爲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
奏御故有是詔　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
以爵制祿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國家受命
百年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
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
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
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其應合行
事件中書條具以聞　祕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十
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
輕清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
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
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也今巢笙和
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
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攷古
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以諧八音又言今
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鏄鐘
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于衆樂中聲最煩數請鏄
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所貴八
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
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
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
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發

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攷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常鐘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所劉几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戊申祕書監致仕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几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卽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鐘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鐘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攷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卽銷變磨鑢況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卽更無舊器攷驗本寺每遇大禮見用王朴樂外自有李照胡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制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借王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磨鑢初劉几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斂者一縣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 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子監修正 戊午彗不見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十頃及守園戶 丙寅御殿復膳 庚午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並以其壻王溈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稅初亶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侗言陛下崇奉郊廟百神之祀攷求典禮尤爲嚴備惟五嶽四瀆之兆未設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于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于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

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于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于北郊每方嶽鎮則共爲一壇海瀆則共爲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當方嶽鎮海瀆之下別爲一壇一坎山共一壇川共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共爲一壇望祭餘依奏

乙亥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衛尉將作監丞爲宣議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又自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中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爲大中大夫帝以爲磨勘者古攷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于是下詔待制以下竝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繫大敕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戶竝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中書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餘檢校官并階散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內常侍以上內臣供奉官以下選人伎術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敕留官銜校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除去其僧官并溪峒蠻人知州鎮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揮從之其後遂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竝罷

辛巳大饗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孫固並爲樞密副使

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荊國公王拱辰落開府儀同三司竝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詔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辭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爲朕行〔攷異〕李燾曰劉摯拱辰行狀云時二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拱辰急論其弊爲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桑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獨裁下戶於是主者指拱辰沮法異論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案今年二月十八日令諸路坊郭物力戶養馬蓋因拱辰建議而摯不書獨書拱辰論保甲爲盜不知果有是否本傳但云三路初籍民兵拱

辰謂稍彊下戸，亦不知摯所書也，今附見此。丙戌，進封岐王顥爲雍王，嘉王頵爲曹王，並爲司空；文彥博爲太尉，封曹佾爲濟陽郡王，宗旦爲華陰郡王。馮京爲樞密使，薛向罷知潁州。〔攷異〕宰輔表失書此事，今依神宗紀及長編。會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丁亥，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公著與馮京、薛向、孫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屢於上前爭論，公著獨不言；及帝問之，乃徐爲開析可否，言簡而當，帝常納之，三人者亦不能違也。帝數與輔臣論天下事，一日謂公著曰：「民閒不知有役矣。」公著對曰：「上戸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戸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帝曰：「然則法亦當便也。」戊子，熙河路經略司言乞先團結蕃弓箭手，從之。是年詔凡弓箭手兵騎，各以五十人爲隊，置引戰、旂頭、左右傔旂，及以本屬酋首將校爲擁隊，並如正軍法。蕃捉生、彊人、山蕃敢勇、山河戸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彊人、山河戸，不以等樣，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負帶者。鄜延路新舊蕃捉生、環慶路彊人、諸路漢弓箭手，鄜延路歸明界保毅、蕃戸弓箭手，皆涅於背。

閏月辛卯，御史范鏜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貴寵祿之厚矣，所以致孝愛于慈聖之情至矣。佾雖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壬寅，遼主祠木葉山。己酉，遼主駐藕絲淀。乙卯，加文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遼耶律仁傑久在相位，貪貸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耶律伊遜既外出，遼主漸悟仁傑姦。丁卯，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庚午，遼參知政事劉詵致仕。癸酉，遼以陳毅爲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癸未，詔翰林學士並聽佩魚。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作日當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癸卯，遼主召羣臣議政，遼主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蕭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獨默然。遼主曰：「卿何不言？」托輝曰：「額特勒懦而敗事，阿蘇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禍基。」遼主曰：「托輝雖魏徵不能過也，但恨朕不能及唐太宗爾。」壬子，直龍圖閣句當三班院曾鞏上言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戸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戸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戸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郊

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閒，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于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資而加之精勤，以變因循苟且之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帝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遼以耶律德勤岱舊作特里底，今改。爲孟父房敞袞；乙丑，以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北府宰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庚午，遼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　甲戌，減民賦。　丁亥，遼豫行正旦禮。　戊子，遼主如混同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六（起重光作噩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 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代經制瀘夷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以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習閉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踴躍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戊申五國部長貢於遼 辛亥于闐來貢 馮京罷知河陽孫固知樞密院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 甲寅女直貢良馬於遼 二月甲子遼主如魚兒濼 己巳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殊疏此邊臣任閒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卿議論方略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閒於繩墨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俟舜卿不爲變卒以無事遼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人請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諜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鐍而大之數日以鑰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諜者因得罪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卯分東南團結諸路爲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惇罷知蔡州 甲辰以翰林學士張璪參知政事 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陳法于京城南 戊申大閱 丙辰棟戩遣使來貢 隨州言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夏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 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攝事 壬申御崇政殿疏決繫囚 乙酉河決澶州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月戊申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于絳州 壬子遼主如嶺西癸丑遼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 甲寅遼以北府宰相蕭托卜嘉（舊作揵不也，今改。）兼殿前都點檢以駙馬都尉蕭酬斡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 六月戊午河北諸郡蝗生 甲子遼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 丙寅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封貢於遼 丁卯遼以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政事北院宣徽使石篤爲漆水郡王 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己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口下至乾寧軍樸椿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樸椿口以下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胡盧滹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限

乞令都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限隔或不合黃河其三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流從之

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王韶卒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官其子六人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聲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鼾息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攷異）長編稱墨本韶新傳云韶性寬仁少誅殺士卒以此樂附焉與宋史正相反今不取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為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為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招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兵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貢為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賓副使梁用津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詔廣州悉準舊例無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先降詔諭之　癸未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諸縣捕蝗　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帝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為之士大夫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固數以大帥為言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戊子遼主如秋山　己丑太白晝見　壬辰前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每歲僥倖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蠲閣類多失實民披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編敕起離月日程限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房言熙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甲午鄜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　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

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韓永式、魏璋、董鉞罪謫有差。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無功，而永式照管軍馬，實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鞫存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酋走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宴州蠻人叛，以急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褒上下底行等邨蠻爲寇，因其句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爲從，案既具，于是刑部奏存寶逗遛不克，請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寶軍法，并置永式典刑。而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又鉞賀表稱存寶功效，誣罔尤甚，望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存寶意，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攷異〕長編云存寶伏誅在八月十一日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寶坐逗遛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甲辰，蓋七月十九日下詔，八月十二日乃伏法也。　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爲鉞所厚，先令敏行草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既罔上，公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它官草表。敏行，眉山人也。　丙午，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爲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

從之。　丁未，大軍進攻米脂砦。　戊申，命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　己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攷異〕田晝作王安禮行狀云：曾鞏以文學稱天下，在熙寧、元豐閒，鄰巖俾修文當代成一家言。上曰：公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足爲者。安禮曰：試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爲史官。李燾曰：安禮此時以內翰知開封，未執政，今不取。　己酉，泰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私屋數千閒，詔淮南轉運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于闐遣蕃部阿辛上表赴闕，朝見館遇甚厚，回日并賜敕書諭之。　八月乙卯朔，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丙辰，詔自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帝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丁巳，帝批：「諸路戰騎所繫甚大，況今軍興，尤爲要急，可督提舉陝西買馬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買馬場，以馬價畫一付景青宜黨支等，令使回入蕃告諭。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棟戩會兵伐之。　以金州刺史燕達爲武康軍節度使。〔攷異〕長編作己巳日。　壬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攷異〕長編引本傳云：諤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招紹賊遇境上，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出界遇敗，當卽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禦我，力戰破之，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書者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許一面施

行鄜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賚沈括以爲禁兵雖重而爲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丁卯遼主射鹿赤山加圍場使尼嚕爲靜江軍節度使　己巳復置滑州　庚午廣西經略司言交趾入貢百五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帝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闕後準此　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　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壬午詔升南京青登鄧鄆曹齊洛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真定府北寨勁勇環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佛泥國遣使入貢佛泥不入貢者九百餘年矣　九月乙酉棟戩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李憲復蘭州古城時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　遼主次懷州命皇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皇后謁祖陵　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間五六重

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遏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句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卽軍前權選委句當　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栰椽木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种諤如將及河造栰賊界屋並可毀折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帝坐制兵閑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　壬寅閱河北保甲于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甲辰詳定郊廟奉祀禮儀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年冬祫詔依前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祭從之　乙巳遼主駐藕絲淀　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弁嵬名部族諸部首領並許自歸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禡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卽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陳而進自綏德城出塞　丁未攻圍米脂寨　己酉河北都轉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

拁修遙隄候將來蘗山水下決王供埽使河直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　庚戌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疆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幷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夏兵救米脂砦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衆擊破之。　辛亥种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攷異〕李熹曰辛亥九月二十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舊紀于十月戊午書种諤敗夏人于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於此月辛亥。

冬十月乙卯集賢校理蔡卞爲崇政殿說書。

樞密院言定州牒報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歷中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昔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蓋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　丁巳米脂砦降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賊〔攷異〕長編云初四日丁巳受降十二日乙丑奏到高永能傳云初圍米脂城虜以衆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衆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陳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籍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諜理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擕其僞鈐轄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攷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官新紀于丁巳米脂寨降舊紀于甲子日書克米脂寨。

戊午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帝喜動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于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　己未拂菻國來貢。　詳定禮文所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又言祭社稷請以埋血爲始從之又言宗廟之有祼鬯焫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案隋志云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臣等攷之殊無依據今崇祀郊廟明堂器服牲幣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襲佟之之議如曰上香亦祼鬯焫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祼焫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又請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爲後從之。　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與夏人遇戰敗之。　癸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衆遁走移軍據之〔攷異〕李熹云丙子二十二日奏到新紀書癸亥入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東舊兼嵐隰自爲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二朝兩朝史地理志及武經邊防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走攷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實爲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

壽星並請以柏爲升煙以爲歆神之始從之又言春秋祈報大社大稷宜于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南郊太廟明堂祭前一日請以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省鑊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之　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攷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墓銘 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諜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娙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攷異）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人于磨移隘在己卯日舊紀書于丙子日今從長編及宋史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夏州（攷異）長編云二十六日己卯奏到舊紀于己巳日書入銀州新紀戊辰日入夏州己巳入銀州當攷入銀州實日又十二月戊午詔沈括勿守銀州當并攷舊紀及新紀並于戊寅再書种諤入夏州戊寅二十五日也夏州或作貢州蓋字誤耳　朝議既不用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發瀘州越四日江安以所招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隨軍

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故入生界免寇抄之患　己巳种諤入銀州　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復通遠軍（攷異）長編作清遠軍蓋轉寫之誤又舊紀係此事於戊寅日今依長編從新紀 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　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尋引去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還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丙子鄜延路鈐轄曲珍破夏人於蒲桃山　高遵裕次旱海先是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　戊寅林廣軍次土城山自發江安距今才十日始軍有二道可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壩回遠而平賊意必出江門盛兵距隘而廣實趨樂共賊不能支皆逃遁　己卯种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种諤所過招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

州。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黛黛。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爲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齎劉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間，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遂案甲。〔攷異〕李燾云：十一月一日涇原師次靈州城下。此張舜民誌劉昌祚墓所云，據實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乃言壬午趨靈州城下，先鋒獲捷，壬午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廢瀘州大硐寨。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攷異〕李燾曰：遵裕傳以爲南平濼，今從張舜民墓誌。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戰。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間道促涇原兵來接，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諜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衆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侯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其措置麟府路兵馬，司可自西界並邊取便路速往，及令趙卨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即鄜延路借給，委路昌衡照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鄜延糧草通融支用，既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走失人夫萬數不少，委趙卨遣官押送，就近裏州軍械係，令沈括選官鞫之。後公岳、咸自訴深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係，御批令在外承勘。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司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遛，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

潰歸。中正頗聞之，陽于衆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食。公岳等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帝怒，故令禼置獄劾公岳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復陰備八日糧，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帝徐悟非公岳等過，時卽隰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道阻節，見開路摺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帝從之，令种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卽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士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考異〕李燾曰：朱本云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爲數千人，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云民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新本復用墨本，今從之。墨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斬民夫。案亞之乃稷所辟舉，隨稷而已，今不載。

乙酉，遼主命歲出官錢以賑諸宮分及邊戍之貧戶。

丙戌，王中正奉詔引軍還延州，士卒死亡者幾二萬。

丁亥，遼主幸駙馬都尉蕭酬斡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于人臣之家。遼主卽還宮。

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于黑水。〔考異〕長編引新紀，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于黑水。案合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种諤敗夏人于黑水，獲首虜千七百級，級數與諤奏不同。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

己丑，李憲敗夏人于囉逋川。

辛卯，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權管句河東都轉運司措置麟府軍馬事趙禼，知相州。禼初領河東漕時，潞州已再籍夫械係坊郭民王概等責夫錢六萬三千餘緡，號訴于禼，禼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興期會，豈可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爲汝等，卽以官錢二萬餘緡代之，爲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种諤以河東兵食少，方討宥州，欲取糧于保安。于是令禼領空夫赴之。就借芻糧轉給，禼言：中正不更事，爲禼所欺，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訾虎一軍，夫足糧備，委之麟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指鄜延，恥于空還，姑以糧盡爲解，令稷奏請，窺測朝廷。況隨軍空夫，可使摺運，路昌衡在鄜延，饋餉足以應副，方河東興夫第三番，往往思變，羣聚剽劫，已散復集，必難如期。太原距保安，逾十五程，阻阪阻隘，艱于倍道，臣竊計士久暴露，水落草枯，人馬瘏勩，未可以前，況賊素悍，今伏而屢抄，必懷狡謀，不可不慮。朝廷再議入界，兼措置麟府軍馬，禼卽奏：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既閱月矣，雖捷獲不補

失亡今鋒銳銷軟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宅變或謂秉常因拘虜爲鄰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虜以上騎窺西夏者如決圖開拓即且城宥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建綏宥銀夏別爲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仲春出師乃困賊之策也于是坐不赴鄜延故有相州之責　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　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饋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萬人塵坌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爲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虜勢非術也時日南至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帥爲何人答曰在後括各令歸屯自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討括出案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攷異〕長編云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种諤自麻家平八日至白池據范育墓誌沈括誅劉歸仁據括自志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于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冬至也　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權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攷異〕李燾曰職官志稱五年誤也志二云定置知院一人時有知院事孫固有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逡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案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盡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　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

遼除絹帛尺度狹短之令　是月廢編修院入史館　內府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耶律仁傑坐私販廣濟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爲民後數年放歸旋死於鄉時以仁傑未正典刑謂遼主有逸罰云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

遼知興中府事耶律伊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之黨耶律延格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　遼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黨於伊遜至是以失勢而卒遼主不悟賜謚欽惠　乙亥慈聖光獻皇后禫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臣聞

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無以勵後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吉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糧皆衆智所不及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所遇輒克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彌歷累月餽輓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衝寒冒苦備極勤勞臣以爲國威既已震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今日正當勞徠將士安撫百姓案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　張方平上書言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讁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閒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于是王韶作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縣征

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已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它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爲也。帝頗爲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七（起元黓閹茂正月盡閼逢困敦六月凡二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五年（遼太康八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甲申遼主如混同江　丁酉鐵驪五國諸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白虹貫日　辛丑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劉昌祚永興軍鈐轄唯种諤以米脂砦功遷官　乙巳詳定渾儀官歐陽發進新造渾儀浮漏命集其說為元豐渾儀法要　辛亥以熙河經制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權安撫副使帝既釋憲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將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已而再議西討道賜憲銀帛四千以為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烏蠻乞弟遁去林廣乃率衆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進次歸來州天大寒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昞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昞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丙辰廣以衆還　戊午遼主如山榆淀辛酉遼詔北南院官凡給驛者必先奏聞貢新及奏獄訟方許馳驛餘皆禁之　癸亥華陰郡王宗旦薨　丁卯封武昌軍留後宗惠為江夏郡王

自納谿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谿堡西達淯井東道納谿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　進封常樂郡公棟戩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棟戩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棟戩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棟戩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摯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壬申遼以耶律頗德為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樞密使事以耶律延格為特里袞以蕭托卜嘉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上書言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伍保為民有積貸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閉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逋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盜賊其將柰何帝以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己亥以日當食避殿減膳赦天下降死罪一等流以下原之　詔杭州歲修吳越王墳廟　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

士明經諸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一千四百
二十八人裳南劍州人也〔考異〕案文獻通考宋登科紀總目元豐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二科共四百四十八人其數與宋史神宗紀多寡懸絕豈二科之外諸科尚多其人合之共得若干數乎今從神宗紀
庚戌黃龍府女直部長附於遼予官賜印綬 是月
遼行秬黍所定升斗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食不
見 甲寅御殿復膳 己未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
將兵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塞左右見聚羌落從之
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禮
文成三十卷以進 遼以耶律世遷為上京留守
乙丑以直龍圖閣徐禧知制誥兼御史中丞 癸酉
官制成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
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
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
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
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置令但以左右僕
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從之故確名為次相實專政
柄珪拱手而已凡除吏皆不與聞帝雖以次序相珪
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
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 甲戌以知定州章惇
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
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錄唐段秀實後復其家 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
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
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皆政事所自出禮宜均
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
國家已而正色問帝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才術
卓異有絕人者抑亦敘遷適在此位邪帝曰適在此
位耳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富
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弗聽 時李憲
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
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
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
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己有備彼
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
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
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
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
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
也 丁丑呂公著罷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
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帝封還其奏賜手詔曰
在廷之臣可為腹心之寄無逾卿者安得自暇自逸
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
諫帝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
代惇守邊章再上乃命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五
月辛巳朔行官制詔尚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
辛卯手詔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凡有
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皆
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如
舊中書發遣可也帝又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
官制蔡確等慮帝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
舊月省奉錢三萬餘貫帝意乃止 三省言九寺三

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帝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爲令。　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癸巳。作尚書省。　豐州卒張世矩等作亂。伏誅。其黨王安。以母老詔特原之。　戊戌。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二人。　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政府。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埽。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爲珪慚焉。　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斬其統軍二人。　遼主如納葛濼。　甲寅。監修國史王珪上兩朝正史一百二十卷。是書比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帝詔旨。時以爲譏。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竝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從王安禮言也。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帝曰。三省體均。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尚書爲三。各得取旨出命。紛然無統紀。至是帝一言乃定。　夏遣使貢於遼。丁巳。遼以耶律頗德爲北院樞密使。耶律巢爲南府宰相。劉筠爲南院樞密使。蕭托卜嘉兼知北院樞密使事。王績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遼主欲立皇孫延禧爲嗣。恐無以釋衆人之疑。乃出駙馬都尉蕭酬斡爲國舅詳袞。　戊午。詔編錄仁英兩朝寶訓。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乙丑。準布貢於遼。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帝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也。　帝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曰。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爲一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帝善其言。　丙子。遼以耶律慎思知右伊勒希巴事。是月。河溢北京內黃埽。　秋七月辛巳。廣南西路經略司言知宜州王奇與賊戰。敗績。　壬午。詔罷大理官赴中書省讞案。　戊子。詔御史中丞舒亶舉任言事或察官十人。　种諤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

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埭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心腹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埭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府竝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甲午遼主如秋山 己酉始建雩壇於南郊之左祀上帝以太宗配 是月決大吳埽隄以舒靈平下埽危急 遼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歸義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縣傷稼 八月進封皇子均國公傭爲延安郡王以昭容朱氏爲賢妃 庚申帝有疾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降鳳州團練使种諤爲文州刺史以言者論諤前迂路出綏德老師費財故也种諤自入對還極言城永樂非計徐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違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 戊寅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詒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幷力築隄修閉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示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横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夏人即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邊人馳告者十數禧乃挾李舜舉等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丙戌禧舜舉復入永樂城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丁亥夏人漸逼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乃以萬人陳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陳於小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人縱鐵騎渡水或曰此號鐵鷂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時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逼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 己丑帝以疾愈降京畿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庚寅遼主謁慶陵壬辰遼遣使行視畿縣民被水患者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

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考異〕宋史神宗紀云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皆不言李憲今從夏國傳

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鬭沈括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游騎所隔种諤怨徐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因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孫昌裔勸永能從閒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爲亂兵所害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於米脂城下乃還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耳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州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陳進取之策禧更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至於覆沒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至是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

庚子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丁未遼主駐藕絲淀大風雪牛馬多死賜扈從官以下衣馬有差

是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

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种諤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爲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禼嘗言用兵非好事耳初帝之除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此也自熙寧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深悔用兵無意西伐矣

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牌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爲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

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以城陷敗走降授皇城使

乙卯遼主命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傳導梁王延禧加金吾衛大將軍

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忠愍李稷工部侍郎高永能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爲忠州刺史入內高品張禹勤皇城使各推恩賜贈有差

壬申詔戶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路榷酤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免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積贏羨司農寺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

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加大學士，入見，將使仍鎭鄜延。惠卿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癸酉，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　种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己，而爲徐禧、沈括所外。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爲名，觀望不救，永樂遂陷。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　丙子，遼主謁乾陵。　十一月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官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爲令。　景靈宮成。辛巳，百官班於集英殿門，帝詣蘂珠、凝華等殿行告遷禮。壬午，奉安神御於十一殿。癸未，初行朝獻禮。乙酉，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與享大臣子若孫一人。庚寅，宴侍祠官於紫宸殿。　十二月丁巳，新樂成。　庚申，遼主降皇后蕭氏爲惠妃，出居乾陵，還其妹於母家。　辛酉，原武決河口塞。　甲子，濬京師城外四壁之壕。　丙子，錄永樂死事將皇城使寇偉、東上閤門副使景思誼等，贈卹有差。〔攷異〕長編作乙亥，今從宋史本紀作丙子。

六年遼太康九年。　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用新樂。先是帝以朝會儀物敝，當改爲，詔閤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儀鸞司幕屋壞，毀玉輅。　辛巳，遼主如春水。　乙未，詔修周、漢以來陵廟。　乙巳，御崇政殿閱武士。　丙午，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　二月丁未朔，夏人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　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李憲爲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爲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蘭州。　甲子，三省言：「御史臺六察案官以二年爲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爲殿最，歲終條具取旨升黜，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　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　己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眞卿流部。　夏四月丙午朔，遼境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之六七。　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种諤卒。諤善馭將士，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之，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終致永樂之敗，每恨爲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　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攷異〕長編作巴義谷，今從宋史神宗紀。　辛未，雨土。　是月，中書舍人曾鞏卒。鞏爲文自成一家。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帝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用。」　五月庚寅，以旱慮囚。

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

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　是月遼主如黑嶺　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遇有寇邊止令裨將以兵捍逐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各置御史一員　癸丑以禮部尚書黃履爲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大臣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庶政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邪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　先是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意必傳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上下帝知其才尚書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後不來矣議者或引唐日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從之　己未遼主駐散水原甲子以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以耶律愼思爲北院樞密副使　庚午遼主命諸路檢校脫戶罪至死者原之

閏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是困敝其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荅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使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迫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閙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儻垂開納別效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彊敢行廢辱朕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愼守先盟戊寅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唯乞還侵疆不許　遼主知庶人濬之冤悔恨無及追謚爲昭懷太子以禮改葬玉峯山　丙戌汴水溢　丁亥準布貢於遼己丑遼以知興中府事邢熙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爲南院樞密副使　丙申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韓國公富弼卒謚文忠弼年八十懷不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亂者不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以致亂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閒亦仰知時政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居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邪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帝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咎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

待上問手封以付其子紹庭及卒紹庭上之其略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獘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尙不知警懼改悔挒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治之際聽受失宜自謂能拒絶衆人不使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姦人自謀利於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己志遂誤陛下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言杜絶諂諛日聞去歲納邊臣妄議大舉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擧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爲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爲姦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邪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祿既過則驕怨易啓勢位相及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損國體爲上斂怨至若爲場以停民貸造舍而蔽舊屋權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也弼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弼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江淮等路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副使蔣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入覲帝問勞備至賜三品服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秋七月乙巳遼主獵於馬尾山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廟

丙辰孫固引疾求去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以同知樞密院韓縝知樞密院戶部尙書安燾同知樞密院

丁巳遼主謁慶陵

癸亥禁外官於部內貸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乙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中書省記姓名帝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辛卯蒲宗孟罷先是宰執同對帝有無人才之歎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帝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其辭樞密副使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它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帝作色曰揚雄劇秦美新不佳也罷朝王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爲公坐累至是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遂守本官知汝州

以尙書右丞王安禮爲尙書左丞吏部尙書李清臣爲尙書右丞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戊申起居郞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郞舍人分隸兩省所以

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己酉遼主射熊於白石山加圍場使尼噶（舊作涅葛今改）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辛未五國部長貢於遼　壬申遼主召北南樞密院官議政事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安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之然虜情無猒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可示以猒兵之意帝乃賜秉常詔言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俟地界了日依舊　丁丑遼主謁觀德殿己卯遼南院樞密使劉筠卒　戊子封孟軻爲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也　壬辰遼混同郡王耶律伊遜在萊州私藏兵甲且謀奔宋事覺遼主命縊殺之　癸巳會稽郡王世清薨　庚子尚書省成　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謚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英宗謚曰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甲辰朝獻景靈宮乙巳朝太廟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遼進封梁王延禧爲燕國王大赦以南院宣徽使蕭謨噶（舊作何葛今改）爲南府宰相以三司使王經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庚申幸尚書省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敕焉　是月遼定諸令史譯史遷敘等級　十二月丁亥遼以邢熙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先是高麗王徽殂遼命其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至是勳復殂　是年遼放進士李君裕等五十一人

七年（遼太康十年）春正月辛丑朔遼主如春水　丙午以洛州防禦使世準爲安定郡王　遼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癸丑夏人寇蘭州李憲等擊走之　甲寅進賢妃朱氏爲德妃　辛酉詔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汝州帝每憐軾才嘗語輔臣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輔臣有難色帝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帝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蔡確張璪受命王珪獨以爲不可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劄徙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上表謝且言有田在常州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　戊辰遼主如山榆淀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便吳雍言見管人糧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甲戌太師致仕文彥博入覲置酒垂拱殿　癸未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爲嗣濮王封宗晟爲高密郡王宗綽建安郡王宗隱安康郡王宗瑗漢東郡王宗愈華原郡王　三月辛丑賜文彥博宴於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　丁巳大宴羣臣於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侍立於御座之側王珪率百僚廷賀及升殿帝命珪等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遼主命知制誥王師儒牌印郎君耶律固傳導燕王延禧遼主追念蕭

烏納(舊作兀納今改)保護皇孫之功嘗謂師儒等曰烏納忠純雖狄仁傑之輔唐烏珍之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旋命烏納以殿前都點檢輔導燕王。

庚申御崇政殿大閱。壬戌詔以太學外舍生錢唐周邦彥爲試太學正邦彥獻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夏四月丁丑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女直貢良馬於遼。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真敗之。五月壬子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卞安石之壻也。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詔諸路帥臣監司等舉大使臣爲將領。遼主駐散水原乙丑準布貢於遼。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訖於嘉祐爲百卷嘉祐之後闕而不錄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丙子夏人寇順德軍巡檢王友死之。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園屋㧾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保寧禪院爲額安石自子雱死晚年痛悼不已遂捨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云(攷異)宰輔編年錄引丁未錄云一夕安石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汙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李燾曰可見安石晚年益謬也案安石信道不篤捨宅割田爲其子薦福理則有之若所言雱死後見形頗近稗官之說通鑑不語怪謹遵其例不敢錄也。辛卯江夏郡王宗惠卒。壬辰遼禁毀銅錢爲器。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八 起閼逢困敦七月盡旃蒙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七年 遼太康十年 秋七月甲辰伊洛溢河決元城知大名府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稾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鹽運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稾所不及者如所請丙午遣使賑恤賜溺死者家錢 遼主如黑嶺 甲寅王安禮罷先是侍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以爲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帝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面奏乞治汝賢罪帝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修身治家且言在湖潤與倡女共政帝以其章付三省謂安禮曰汝賢奏彈不當固有罪其所言姦汙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百官帝雖黜汝賢安禮亦不自安因奏往以兄安石疾病嘗乞知江寧願申前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 八月庚午詔知瀘州王光祖遣人招諭乞弟許出降免罪補官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閒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許以自新未幾乞弟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酋長及新取生界兩江夷族請依諸姓團結皆爲義軍從之瀘夷震慴不復爲邊患 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計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立焚香以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吏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虔典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帝每詔二郡守必舉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知越州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價乃更賤人無饑者 九月癸亥遼主如藕絲淀 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乙亥以給事中韓忠彦爲禮部尚書忠彦入謝帝諭曰先令公之勳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 夏人寇熙河 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睿思殿賜五經出身自寶元初罷童子科至是始置前後賜出身者五人 戊子詔分畫交趾界以六縣二峒賜之先是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典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至是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三峒予乾德 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十一月丁酉朔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乙卯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校書郎前知瀧水縣范祖禹爲祕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自治平開局光

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便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參攷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攷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降詔獎諭賜銀帛衣帶鞍馬帝謂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遷光及祖禹官時劉恕已卒劉攽坐廢黜故不及後光病目錄太簡更爲舉要歷八十卷而未成又別著歷年二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 庚寅詔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 遼詔改明年元曰大安赦雜犯死罪以下改慶州大安軍曰興平 河東饑河北水壞洛州廬舍竝蠲其稅 是歲秋宴帝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攷異〕李燾曰呂大防所爲呂公著墓碑止稱公著不及光今據邵伯溫說） 陽武邢恕少儁邁喜功名論古今成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光公著門公著薦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恕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聞之怒斥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閒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帝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謂恕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帝弗顧確有機巧知帝將擢恕退即除職方員外郎自是恕爲確黨矣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及光爲資政殿學士確知其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恕曰上以君實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和叔恕字也恕但與光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遼太安元年） 春正月丁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戌帝不豫甲辰赦天下 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自帝不豫後三省樞密院日詣寢閤問疾至是疾小瘳手書諭王珪等自今可閒日入問 是月遼以王績知南院樞密使事邢熙年爲中京留守以樞密直學士杜公謂參知政事公謂防之子也 五國部長貢良馬於遼 二月辛未遼主如山榆淀 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 癸巳帝大漸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問見帝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早建東宮凡三奏帝三顧微首肎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帝亦顧視首肎珪等乃出先是蔡確慮帝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己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帝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邀二人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既見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枉一觀入中庭則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沖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二人復驚曰此何

言君欲禍我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造誣謗棫開封人常從高遵裕掌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閤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因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餘人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幸即小持異即首誅之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異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曹二王於殿前惇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柰何雍王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確等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貽後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等皇子清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政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考異〕李燾曰元豐末年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本實矣第恨其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哲宗新錄宣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今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卒踐阼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芥疑形惇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門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枉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沖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爲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己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新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恕謫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左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病時恕但爲職方員外郎公繪公紀還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爲刺史耳新錄稍似牴牾今改之趙子崧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璜叔夏謫監潯州鹽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韓乃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爲然約集議于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副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已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閤此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議也別有何疑張璪推筆硯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珪將所書紙鋪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時神宗風眩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皆久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王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孩兒便好這孩兒直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爲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裹帽子著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它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立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案子崧所書與伯溫辨誣所載並同

乙未赦天下遣官告於天地宗廟社

稷諸陵。丁酉。皇太后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爲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有八。宰臣王珪讀遺制。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豪之閒。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爲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沖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厲精圖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王安石遂以富彊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並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寤。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　己亥。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遣使告哀於遼。　白虹貫日。　庚子。命宰臣王珪爲山陵使。　甲寅。以羣臣固請。始同太皇太后聽政。帝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僕御莫敢窺其喜慍。　己未。賜叔雍王顥曹王頵贊拜不名。令中外避太皇太后父遵甫名。　詔邊事稍重者。樞密院與三省同議以進。　庚申。進封尚書左僕射郇國公王珪爲岐國公。雍王顥爲揚王。曹王頵爲荊王。並加太保。進封弟寧國公佶爲遂寧郡王。儀國公佖爲大寧郡王。成國公俁爲咸寧郡王。和國公似爲普寧郡王。以高密郡王宗晟。漢東郡王宗瑗。華原郡王宗愈。安康郡王宗隱。建安郡王宗綽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師潞國公文彥博爲司徒。濟陽郡王曹佾爲太保。特進王安石爲司空。餘進秩有差。祕書省正字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服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小祥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不可復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于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且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司馬光入臨。衞士見光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旣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閒疾苦者竝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責取副本彊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　辛未詔寬保甲養馬蠲元豐六年以前逋賦　壬申罷免役錢　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繇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爲坤成節　丁丑諭樞密中書通議事都堂　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特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以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辛巳遣使以先帝遺留物遺遼及告卽位　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郎蔡確欲因恕以結司馬光呂公著故驟遷都司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從之　丁亥復蠲舊年逋賦　辛卯遼主西幸　五月乙未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欲者于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顧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詔知陳州司馬光過闕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竝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鄂乞依令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拄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丁酉羣臣請以十二月八日爲興龍節帝本以七日生避僖祖忌辰故移其節於次日（攷異）宋史哲宗紀云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蓋據帝生日而言不知因避忌日改期也今從長編　戊戌詔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己亥詔呂公著乘傳赴闕　庚子以程顥爲宗正寺丞　甲辰作受命寶　丙午京師地震起酉時卽止　復置遼州　詔開封府界三路弓兵竝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贈太師謚文恭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旣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又與蔡確比

以沮司馬光而與西師之役爲清議所抑改命蔡確爲山陵使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焦蹈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四百六十一人　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遣中使迎勞手書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邏卒止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閒保戶馬罷所買物貨場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戊午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示光光言詔書始末之言固已盡善中閒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或於羣臣有所襃貶則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不便當改則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閒愁苦可憫則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刪去中閒一節使人盡所懷不憂黜罰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至是拜門下侍郎光辭二劄竝進其一請釐革新法曰先帝厲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搢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賖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需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臣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閒疾苦無不聞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緐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以行之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時方遣中使召光受告光復辭太皇太后賜以手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邪且使梁惟簡宣旨曰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

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算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帝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衆議乃息　六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戊辰遼主駐拖古烈　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絹米積三歲父歿每旦哭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流涕事母盡孝朝夕冠帶定省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監司上其行以爲郡教授久之致仕歸山陽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　遼主念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之忠欲使尚越國公主公主遼主第三女先下嫁蕭酬斡時酬斡以罪離婚故欲使烏納尚之烏納固辭壬申改王績爲南府宰相即命烏納兼知南院樞密使事〔攷異〕遼史本紀作蕭托卜嘉據列傳蕭烏納一名托卜嘉實一人也今從列傳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　丙子以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人富矣常以愛民爲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請陛下深察盜賊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爲保甲保馬發也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兵民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至是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　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攷異〕薛王二鑑皆載顥言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自愧當時不能以誠感上心致成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案安石揫行新法顥既以異議而罷言職於出處之際得其當矣安石之執拗豈口舌所能回神宗之偏聽豈誠意所能格乃不深咎安石轉謂異議者激成之譬之其兄關弓而射人乃謂其弟之垂涕泣而道者激成之此豈近於人情乎蓋當時傳會紹述者託爲顥說以譏司馬光呂公著等其言未足深信宋史本傳不載此語今亦不取　顥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頤論學遂猒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以奉議郎知安喜縣事清平王巖叟爲監察御史初神宗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至是用劉摯薦入臺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又上奏言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員數甚備宜選骨鯁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職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爲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伏乞盡罷察案止

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竝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紕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詔戶部拘催市易息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丁亥詔曰朕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祇畏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竝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閒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以置聞朕將親覽以攷求其中而施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爲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免稅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校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又上奏言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巖叟竝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于國家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光又奏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傅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彊禦唐淑問行己有恥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爲衆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名姓各隨器能臨時任使至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攷異同無所遺逸〔攷異〕李燾云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竝罷　戊戌以

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中書樞密院兩班昨先帝修定官制中書門下尚書省各爲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維新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 甲辰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句狀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 時臣僚民庶應詔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司馬光奏乞降付三省委執政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籤出再進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丙午遼遣使來弔祭 丙辰吏部侍郎熊本奏歸化儂智會異同坐罰金罷沅州增修堡砦〔攷異〕東都事略熊本傳本爲吏部侍郎以疾乞外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峒爲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宋史熊本傳同皆不言儂智會事蠻夷傳廣源州下亦不載今據宋史哲宗紀及長編 戊午遼主獵於赤山 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 丁卯遼主如慶州戊辰謁慶陵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于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牧馬監並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罷 己丑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狀

王嚞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以籤帖進入竊惟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坐問以民閒疾苦勞之以帛太宗興於側微民閒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聽哉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倣屋粟里布爲之罰至是楚邱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與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己酉以祕書少監劉摯爲侍御史摯上疏曰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爲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官司尚存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之弊略示更張以應陛下聖意願令講究而力除之 冬十月癸亥遼主如好草淀 甲子夏國遣

使進助山陵馬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
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
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初中
旨除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
庭爲左正言蘇轍爲右司諫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三
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
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宰執進擬今除
目由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
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
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
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
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
臺諫者皆徙它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
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路
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它日有
姦臣執政援此爲例純仁祖禹請除它官仍令兩制
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
改純仁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　詔監察
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用呂公著及劉摯
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
卯詔均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河決大名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
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發孫邨金隄置約復故
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于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
河勢于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
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

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
諸路亦望推擇資任較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
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敏給應務而不失
之淺薄　癸未以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朝請
郎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劉摯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
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伏見兼侍講陸佃蔡卞皆新
進少年欲望於兩制以上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
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佃卞皆罷以彥
若堯俞代之　甲申遼以蕭烏納爲南院樞密使烏
納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　乙酉葬神宗英
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丙戌詔罷方田　丁
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
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　己丑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于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
語涉輕侮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
也乞行顯黜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準敕前一
日五夜三省執政官宿于幕次宰臣蔡確獨不入宿
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奏入皆不報左正言朱光庭
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
十里之遠以自便爲臣不恭莫大于此又言章惇欺
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
癸巳詔按問彊盜欲舉自首者毋減　遼耶律儼爲
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
播郡人刻石頌德儼仲禧之子也乙未遼主詔曰比
者外官因譽進秩久而不調民被其害今後皆以資
級遷轉　丁酉祧翼祖祔神宗主于太廟第八室廟

樂曰大明之舞以主管西京御史臺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獘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考異）按侁前後兩爲京東轉運使續通鑑者或以光此語竄入元豐二年今據宋史鮮于侁傳改正子駿侁字也侁自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辛丑減兩京河陽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己酉遼遣使來賀即位

辛亥遼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先是耶律孟簡自保州放還上表於遼主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遼主乃命置局編修孟簡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蔚宗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丙辰遼遣使高麗冊封三韓國公王勳之子運爲高麗國王

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爲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用司馬光呂公著韓絳之薦也

己未遼禁僧尼不得無故赴闕

十二月壬戌詔今月十五日開經筵講論語讀三朝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于闐進獅子詔卻之

丙寅劉摯言宰臣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從王巖叟請也

夏人以其母遺留物馬白駝來獻

甲戌罷後苑西作院

以天章閣待制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爲給事中王巖叟言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于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言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確制有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乃偃然受之又確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故確內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彊悍陵侮沮害中外以爲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乙亥帝初御邇英閣講論語

丙子朱光庭奏言蔡確章惇韓縝宜令解機務司馬光范純仁宜進之宰輔韓維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于內以贊萬幾太平之風自茲始矣

戊寅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遼牛溫舒知三司使國民兼足遼主以爲能加戶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於宮中赤光照室初名傭授檢校太尉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爲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爲皇太子

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改元 辛卯遼主如混同江 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嘗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朱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言者又論恕游歷權貴不自檢慎甲午謫恕以本官權發遣隨州時恕已除中書舍人於是罷其新命并黜之於外〔攷異〕李燾曰邢恕教公繪上書據邢伯溫辯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爲皇太妃自山陵巨御藥吳靖方窺伺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爲戲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縝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爲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閒議漸不可長公繪矍然遂密奏疏以爲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之訝公繪太訐知公繪與公素厚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爲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詰卽根治公繪迫急卽吐實云入疏時邢某不知臣自爲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摯縝客也乃入札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爲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溫公卽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光居政府不能爲和叔別白負愧誠深蓋以中京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爲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兩月溫公檢叔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爲不至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溫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溫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爲言官初日事溫公欲爲省郎未及自用希薦於韓乃爲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聞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日亦不爲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方盛且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爲公也繹所載如此蓋多妄言今不取 甲辰王巖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爲災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茶鹽之法流毒數路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欺狠戾陛下乃容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賢校理黃廉爲戶部郎中先是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司馬光閒居往來河洛間聞其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之遂有是除 詔回賜高麗王鞍馬服帶器幣有加 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增置官局 己酉五國諸部長貢於遼 辛亥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惇明目張膽肆爲辨說力行醜詆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爲自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不報 癸丑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禧觀祈雨 遼主召權翰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等講五經大義 丙辰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旣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采搢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卽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國寺祈雨 時新法多所釐革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以

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書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力贊成又手書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苗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聽　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食者衆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乙丑命蔡確提舉修神宗實錄以鄧温伯陸佃並爲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爲檢討官　詔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　先是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爲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特降明詔褒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鎮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爲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爲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爲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武威郡王棟戩舊作董氊今改卒以其養子阿里骨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阿里骨嚴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爲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擬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及耄期猒事丁謂乘閒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

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丙子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爲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舉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閒不無疏略惇言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奏聞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爲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悅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而謝之范純仁與光素厚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歎曰以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衛尉丞畢仲游遺光書曰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舉蓋散青苗置市

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蓋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埽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獘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數十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獘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是月遼主駐山榆淀　閏月己丑朔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張璪皆南人恐害於國帝曰爲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帝曰近日頗旱巖叟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　庚寅尚書左僕射蔡確罷山陵使事畢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轍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確浸不自安遂連表乞解機務表詞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彊鄰之窺覦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厲公平之大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高自矜伐如此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疏曰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灼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此志不遂奄棄萬國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小臣既經罷黜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云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刱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誰能行此確不自引咎反以爲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也時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遽斥至是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尋改亳州　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帝遣閤門副使齎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

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惶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作相矣悵然久之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聞從呂公著言也 壬辰以尙書左丞呂公著爲門下侍郎 命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實錄 丙申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丁酉王巖叟入對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姦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而去留之若賢者留不賢亦留則賢者恥而不樂爲用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無不須憂也 己亥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爲宜有法以斂制之凡保甲之技藝彊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案取優等願爲兵者刺以爲本州禁軍自餘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耆壯戶長之役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爲剽劫近歲刱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於保甲中招其彊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上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爲社稷消患於未萌 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之復乃三省同樞密進呈惇果有所見當即敷陳講畫今敕命宣布始退而橫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不忍負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尙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爲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蓋指布輩也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唯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丙午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爲校書郎用王巖叟薦也 庚戌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尙書吏部先咨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知樞密院事章惇罷司馬光呂公著改更獘事惇與蔡確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謔侮困光臺諫交章疏其罪未報已而惇復與光簾前爭論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喫劍太皇太后怒於是劉摯奏言惇佻薄險悍詔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石補外又傾附呂惠卿贅緣至於執政以彊市兩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爲言路所擊而先帝益薄其爲人黜之未幾復爲蔡確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尙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橫議害政彊愎慢上之罪王巖叟奏言惇廉隅不修無大臣體每爲俳諧俚語侵侮同列諫官孫覺嘗論

邊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於人云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脅諫官者陛下詔求直言而惇斥上書人爲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也陛下登用老臣舊德而惇亦指爲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復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陵上侮下敗羣亂衆蓋見陛下用司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罷以正議大夫知汝州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爲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事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權給事中王巖叟言安燾資材闒茸器識暗昧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顓兵柄所有畫黃謹繳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蘇轍孫覺劉摯亦相繼論燾不當驟遷 罷諸州常平管句官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敕黃付王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 詔放免內外市易錢幷坊場淨利錢又詔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 三月己未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臣兩次論駁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旣重改成命則願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劉摯言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隳典憲使人何所守乎不報 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

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王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 壬戌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爲今日計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稿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且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諸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納之 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爲相而使韓縝以屠沽之行與之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北使入朝見縝在位相顧反臂微笑縝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聞契丹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彼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掊克之患庶幾少息矣 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爲給事中起居舍人蘇軾爲中書舍人 軍器

監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得君於是謫監永城縣倉。詔毋以堂差衝在選已注官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命太學官試司業博士主之如春秋補試法。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攷異〕宋史哲宗紀宰輔表皆失書此事則六年六月除燾知樞密院事一條爲重出矣今依長編

癸酉置開封府界提點刑獄一員。女直貢良馬於遼。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己卯復廣濟河輦運。辛巳詔民間疾苦當議寬卹者監司具聞。以校書郎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從司馬光言也頤進三劄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及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凭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悅。御史呂陶言司農少卿范子淵在元豐時提舉河工縻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峽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罷先是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報太皇太后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劉摯等攻之益急縝遂乞出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內批縝自以恐妨賢路故乞出外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爲得進退之體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范純仁亦以彥博老成勸帝召致之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奏彥博官爲太師年八十一臣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庚寅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更未爲晚也。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體

量鄉邨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
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夏
秋成熟令隨稅送納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
民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否則取勘聞奏從之辛卯詔
諸路旱傷蠲其租　壬辰以旱慮囚　癸巳特進荊
國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攷異〕宋史及柯氏新編皆作六十八案吳曾漫錄謂介甫以
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楊萬里揮麈錄云荊公年六十六自天禧辛酉至元祐丙寅恰是六十六歲今從之　安石性彊
忮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
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
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
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安石著日錄七十卷如
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
一時之賢者皆重爲詆毀晚居金陵於鍾山書室多
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呂惠卿所誤也及卒司馬光
於病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頗多過
人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
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爲朝廷特宜
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
遼主北幸遣使加統軍使及靜化軍節度使爵秩仍
賜賚諸軍士　辛丑詔執政大臣各舉可充館閣者
三人　壬寅詔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以
門下侍郎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攷異〕彥博
公著除官長編書於五月丁巳朔今從宋史紀表　太皇太后欲用彥博爲右相劉
摯王覿竝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朱光庭
亦三上章以爲彥博師臣不宜煩以吏事若右相則
呂公著韓維范純仁皆可爲之帝問司馬光光對曰
若令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
言宜爲右相者莫如呂公著帝皆聽之又詔彥博一
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輔臣議事如
遇有軍國機要即不限時日竝令入預參決先是執
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書歷諸廳白之
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蔡確欲
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
聚都堂長貳竝得議事遂爲定制　乙巳詔戶部裁
冗費著爲令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劉摯言宦者李
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夏之役首違師期
乃頓兵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
逗遛違詔精卒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
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
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莫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顧以
目者殆十年此四人者權勢烽熖張灼中外幸而先
帝神武足以鎮厭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
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竝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
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文彥博入對命其子
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揚王顥荊王頵
竝特授太尉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
文武各舉所知以勉厲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
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於是
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
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知誠州周士隆
撫納谿峒民一千三百餘戶賜士隆銀帛　癸丑三

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閑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爲三十五員又言常平奏春秋斂散以陳易新及歲饑賑貸主司竝依法推行降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并納者止出息一分竝從之

五月丁巳朔以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爲門下侍郎 罷諸路重祿復熙寧前舊制 遼自馬羣太保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括羣牧實數以定籍厥後東冊國歲貢千匹女直諸國及鐵驪諸部歲貢良馬仍禁朔州路鬻羊馬於南朝吐渾党項鬻馬於西夏以故牧馬蕃息多至百有餘萬遼主賞羣牧官以次進階

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 壬戌詔侍從臺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 丁卯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甚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 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修立太學條制 己巳幸揚王荊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蘇轍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爲心腹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戶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獨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故不得窮極其惡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戎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恣行欺罔立石紀功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擾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至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朝廷遣蹇周輔推鞫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

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發安石私書其一曰
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
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
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閒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隨相抉擿不遺餘力此犬彘
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惠卿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
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乞陛下斷自聖意
略正典刑追削官職投畀四裔　詔特贈呂誨通議
大夫子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以劉摯呂大防范純
仁言其觸忤時宰譴死外藩故也　遼主駐納葛濼
戊寅遼宰相梁穎出知興平府事　壬午詔文彥博
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
密院奏事並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監察御史上
官均言今之議者必以爲往時之散青苗出於抑配
故有前日之弊今則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
司又不以多散爲功在民必以爲便臣以爲不然今
天下民十室之中貲用匱乏者六七誘以青苗之利
無知之民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曰
不彊抑配然而散斂追呼督促之煩道途往來之費
輕用妄費賤售穀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願行
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法復常平昔年平糴之
法玆萬世之通利也　是月遼放進士張轂等二十
六人　六月丁亥朔遼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坦爲特
里袞知樞密院事耶律額特勒兼知伊勒希巴事
戊戌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

癸卯遼遣使案諸道獄時景州刺史耶律儼入爲
御史中丞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擢同知宣徽院事
提點大理寺　甲辰置春秋博士　資政殿大學士
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爲中散
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蘇轍劉摯王巖叟
相繼論惠卿罪惡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韓川言市
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貸交以取利又
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晝日更不收買從
之　右正言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
穀貴減市價出糶成熟時增市價收糴務在平穀價
而已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爲利故於青
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
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遼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耶律諾音（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
勒希巴事　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遼主命燕國王
延禧相結爲友　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言
呂惠卿責授分司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豈不知
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在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
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制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請以富弼配神宗廟庭詔
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
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　遼以契丹行宮都部
署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兼知北院大王事　庚戌太白
晝見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從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
制詞有曰先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

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閒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久乃知獘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整飭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始鄧綰謫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爲宜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復置通利軍

乙卯程頤上疏曰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古人齋戒而告君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頤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文彥博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輒相與歎曰眞侍講也彥博對帝恭甚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是月夏主遣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卽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者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時異議者衆唯文彥博與光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欲幷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起柔兆攝提格七月盡著雍執徐六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
皇帝
元祐元年（遼太安二年．）秋七月丙辰朔．詔罷試補學官法．
令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
國子司業各舉二人． 丁巳．遼惠妃之母燕國夫人
先以入朝擅取驛馬．奪其封號．復爲巫蠱術厭魅皇
孫延禧．事覺．伏誅．妃弟蕭酬斡隸興聖宮籍．流烏爾
古德埒勒部． 戊午．遼主獵沙嶺． 辛酉．立十科舉
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
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
吏愈難．神宗乃革去內外舉官法．但用吏部審官院
選格．及帝即位．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
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
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
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
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官舉法．司馬
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
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
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
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
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
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
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
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
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
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
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
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
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科．（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
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帶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
待制．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
籍記之．異時有事需材．即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
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
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
坐以繆舉之罪．庶幾人人重慎．所舉得才．詔從之．
甲子．遼賜興聖積慶二宮貧民錢． 乙丑．夏國主秉
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私謚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
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
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
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弊．竝用舊制施行．曾
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
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反
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從．且改之易之．誠是邪．君
子猶以爲反令．況改易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
則曷若謹之于始乎． 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乙酉遼出粟賑遼州貧民八月戊子遼主以雪罷獵　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初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斂散出息之法朝廷用其言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言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竝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蘇軾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許人情願是爲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始大悟力疾入朝于簾前奏曰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太皇太后從之即詔常平依舊法青苗錢更不支倂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光曰朝廷既令臣僚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止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直信舉者之言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曰資格亦不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邪　壬辰封弟偲爲祁國公　丁酉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九月癸卯以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　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年六十六太皇太后哭之慟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卒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歸葬陝州四方來會者數萬人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于學無所不通唯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以爲篤論　己未朝獻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　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光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遂成嫌隙　丁卯以中書舍人蘇軾爲翰林學士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

覲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皆全放仍自元祐二年始　庚午遼主還上京　壬申發粟賑上京中京貧民　丙子遼主謁二儀五鑾二殿　己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　張璪罷爲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交章論璪凡十數太皇太后宣諭王巖叟曰明堂大禮後璪必退至是乃引疾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孫升奏祖宗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于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治行近世輔相未有其比王安石爲一代文宗進居大任施設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辛巳遼主召南府宰相議國政　冬十月乙酉朔遼以南院樞密副使竇景庸知樞密院事景庸初爲祕書校書郎聰敏好學至是始見用封陳國公　丙戌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然兼領它官不在故郡于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它職增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置教授一員以訓其子弟　五國長貢于遼　丁亥遼遣使詔夏國王秉常子乾順知國事

庚寅太白晝見　壬辰夏人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所陷人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楙往弔祭　乙巳賜范鎮詔落致仕

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即赴闕　己酉宗正寺丞王鞏奏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慶歷八年張方平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更立法玉牒二年一具草繳進類譜亦如之候及十年類聚修纂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案據舊條攷其乖戾太甚者刪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乞罷修學制所止責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摯言慕古變常蓋指程頤也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攷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鞫文以專委任厲繩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輒爲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　十一月乙卯朔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節例改牋爲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　戊午以尚書右丞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爲尚書右丞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帝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執政緣未作尚書恐無此例欲且除尚書公著奏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昇趙槩馮京等甚多帝從其言摯遂自中丞入輔以傅堯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甲戌遼爲燕國王延禧行再生禮曲赦上京囚　先是河決大名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往丙子問奏

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幷簽河分引水勢入孫邨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于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戊寅以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王巖叟言肇資望甚卑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錄凡八上章皆不聽　朝廷起范鎮欲授以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復出也遂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命提舉崇福宮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帝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當極言之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從之　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呂陶請也　庚辰蠲鹽井官溪錢　癸未遼出粟賑乾顯成懿四州貧民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　辛卯遼以蘭陵郡王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爲南院樞密使烏納奏請掾史以歲月遷敘從之　戊戌華州鄭縣小敷谷山崩　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又稱漢

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爲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爲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學士院攷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爲議論乞正攷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軾特放罪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荅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訕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戊申詔以冬溫無雪決繫囚　遼崇義軍節度使致仕劉伸卒伸初爲大理正因奏獄遼主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遼主大驚異累遷大理少卿民無冤抑後復以三司副使提點大理寺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甚衆遼主欲大用之爲耶律伊遜所阻伊遜既敗其黨猶盛伸不復仕適燕薊民饑伸家居與致仕官趙徽韓造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至是卒遼主震悼賻贈加等　是歲河北及楚海諸州水

二年遼大安三年　春正月乙卯遼主如魚兒濼　壬戌王覿言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辨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深然之時議者以光庭因軾與其師程頤有隙而發而陶與軾皆蜀人

遂起洛蜀二黨之說故覲有是疏 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封乾順爲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竝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己見勿引申韓釋氏書攷試官以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莊子出題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堯俞巖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光庭彈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 甲戌遼出錢粟賑南京貧民仍復其租賦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卽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于檢會劄付學士院知令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蓋從呂公著議也

辛巳詔蘇轍劉攽編次神宗御製 二月丙戌遼發粟賑中京饑 丁亥遣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措置賑濟 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爲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施黔戎瀘等州保甲監司免歲閱 己丑知澶州王令圖相度河北水事張問奏乞如前議分河水入孫邨口置約使復歸東流故道從之 己亥命吏部選人改官歲以百人爲額 甲辰遼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戶徵償法 辛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坐弟軍器少監碩貸用官錢事落職徙知安州 是月代州地震 三月乙卯高麗遣使貢于遼 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 己未遼免錦州貧民租

壬戌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皇帝幼沖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戊辰詔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堪知州者一人呂陶言任官之獘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故有是詔 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者夏國遣使來謝封冊 癸酉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宮宣光殿 甲戌遼免上京貧民租遼主如錦州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百人爲定額

女直貢良馬於遼 是月神宗大祥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開樂當置宴祖禹以爲如此則似因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從之 程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耳臣不暇遠引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

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王令圖卒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時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之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道雖屢變移而仍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益北若復不止則南岸遂爲遼境彼必作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卻顧可爲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變于設險非計也文彥博議與燾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謂呂公著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曰當與公籌之然回河之役遂興　夏四月丁亥果莊使其子寇洮東　戊子遼賜中京貧民帛及免諸路貢輸之半　己丑以文彥博累章乞致仕詔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　辛卯詔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以梁燾奏春夏大旱故也　丙申遼賜烏庫部貧民帛　丁酉以四方牒訴上尚書省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用范純仁之言也　己亥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冊禮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五日而雨　庚子遼主如涼陘　甲辰張舜民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彊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幸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加奉世者爲是過舉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王巖叟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王覿皆以爲言不報

遼南府宰相王績卒　乙巳以布衣彭城陳師道爲徐州教授師道受業于曾鞏博學善爲文熙寧中王氏經義盛行師道心非其說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至南京見蘇軾改潁州教授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　呂公著請復制科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始　遼主命出戶部司粟賑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　戊申御殿復膳　李清臣罷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以爲不可于是傅堯俞王巖叟言清臣竊位日久有患失之心無自立之志乞早賜罷黜上官均梁燾亦相繼論之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壬子朔王巖叟傅堯俞等言臣等累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癸丑夏人圍南川砦　庚申遼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　丁卯以尚書右丞劉摯爲尚書左丞兵部尚書王存爲尚書右丞　戊辰貶右諫議大夫梁燾知潞州侍御史孫升知濟州先是燾乞還張舜民臺

職章十上不聽又于省中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因詰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升亦劾問引肅不知羞恥等語坐朋附同貶　癸酉以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對便殿帝問朋黨之說宗愈曰君子謂小人爲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甲申以京西路提點刑獄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辛丑以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事　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阿里骨逼果莊率衆竊據洮州殺掠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丙午授結藥三班奉職　戊申以丁騭爲右正言騭自行新法郎不肎爲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　以祕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爲監察御史挺之始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庭堅分寧人也　秋七月辛亥詔戶部修會計錄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以司空致仕

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　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復課利場務虧額科罰　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出提點河東刑獄初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嘗移書蘇軾求入臺有老僧欲任烏寺呵佛罵祖之語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　丙辰罷諸州數外歲貢　遼主獵于黑嶺　丁巳出雜帛賜興聖宮貧民　戊午以遼使賀坤成節曲宴垂拱殿始用樂　庚申進封李乾德爲南平王　辛酉改誠州爲渠陽軍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爲不正輔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守本官分司南京呂公著上疏言自來大臣造膝密論未嘗須具章疏維素有人望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呂大防亦以爲言　甲子詔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中書舍人曾肇封還詞頭具狀曰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必具案牘爲事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爲有無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不報已而公著復于便殿乞改維詞頭乃詔中書省以均勞逸意命舍人蘇轍爲之維尋以病改汝州　乙丑以左司諫呂陶爲京西轉運副使侍御史上官均爲禮部員外郎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緣張舜民罷職事劾陶均面欺同列不肎論救陶自請補外上疏言杜純乃韓維之客以此媚維賈易乃程頤之死黨爲頤報怨必欲臣廢逐而後已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劾陶謂詭譎姦人託朋附以自安故陶均皆罷言職而陶獨外補　庚午遼主以大雨罷獵　丁丑遼秦越國王阿輦卒尋追封秦魏國王　八月辛巳右司諫賈易罷知懷州

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幷逐二人，又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爾，乃止罷易諫職，出外。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預使人主輕言者。」衆皆嘆服。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是頤赴講會，帝瘡疹不御邇英已累日，頤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翼日，呂公著等始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多不悅，故黜之。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時呂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號。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閒隙，而諸臣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　乙酉，命呂大防爲西京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　丁亥，孔文仲、丁騭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爲國，勿爲朋比。」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彊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氈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呧龊入寇故也。　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

丁未，熙河路言知岷州种誼復洮州，擒果莊青宜結。戊申，宰臣率百官表賀。果莊桀黠有智謀，所部精銳，數爲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爲援，築洮州居之。誼率衆破其城，擒果莊，檻送京師。誼，諤之弟也。時二邊少靖，而西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閒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來修貢，悉如燾言。　九月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于大慶殿。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冊寶于文德殿。　己未，夏人寇鎮戎軍。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使軾不遽及于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爲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義所共惡者以實其言，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榜朝堂，明示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丁卯，禁私造金箔。　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輔臣及講官宴，內出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于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于尚書

論語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庶便于省覽宅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皇帝取卿所進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于學問與詩篇不同也 乙亥遼主駐匣魯金 冬十月庚辰遼以參知政事王經爲三司使 甲申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謝表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又言蘇轍特密以告人轍上疏自辨于是御史交章論易詔事程頤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乞早賜降黜詔以易已罷言職不合于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辛卯減西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辰遼罷節度使以下官進珍玩 庚子論復洮州功种誼等遷秩賜銀絹有差 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不撓願召入備任使以慰公議 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于邇英閣復張挂仁宗時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十一月甲寅遼以特里袞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 丙辰復置漣水軍 庚申獻果莊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莊服從赦之以爲陪戎校尉遣居泰州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三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 乙亥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其無親屬者官瘞之 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 十二月己卯朔遼以樞密直學士呂嗣立參知政事 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又令開封府閱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丙戌興龍節初上壽于紫宸殿 己丑以大寒罷集英殿宴 壬辰兀征聲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遣使廩食之仍諭聲延勿失河北地 壬寅頒元祐敕令式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爲矣（〔攷異〕東都事略趙挺之傳挺之劾奏蘇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宋史同未審即此奏中語否） 是冬始閉汴口 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

三年（遼大安四年） 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從侍講范祖禹言也 遼主如混同江 甲寅太白晝見 己未朝獻景靈宮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穀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 王覿奏蘇軾長于辭華而暗於理義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爲輕浮躁競之戒 辛酉詔廣南西路朱崖軍開示恩信許生黎悔過自新 壬戌罷上元遊幸 甲子五國部長貢於遼 庚午遼免上京逋逃及貧戶稅賦 壬申阿里骨奉表謝罪詔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 甲戌遼以上京南京饑許良人自鬻 丁丑遼曲赦西京役徒

二月甲申罷修金明池橋殿 乙酉時久陰不解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加

貶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歿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呂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又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民窮無告致傷陰陽之和今來所言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作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民　丙戌詔河東苦寒量度存恤戍兵　己丑以左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揚王顥荊王頵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爲近屬奢侈官吏奏旨宜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矣不數日稷罷言職

癸巳詔殿試經義詩賦人竝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甲午遼曲赦春州役徒終身者皆五歲免己亥遼主如春州赦泰州役徒　乙巳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百餘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遂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也今特升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它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殘民敗官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於是詔定特奏名考取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後遂著爲令　以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既沒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三月丙辰司空致仕康國公韓絳卒諡獻肅絳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然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清議少之　乙丑遼免高麗歲貢　己巳賜進士李常寧等并諸科及第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遼賑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　甲戌增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爲期集費　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四月戊寅令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聞　己卯遼賑蘇吉復淥鐵五州貧民并免其租稅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以年老數辭位辛巳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出省毋拘以時別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就議恩數如其父

夷簡世以爲榮　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范純仁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皆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急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曰臣雖無狀不敢自它途以進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泣帝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閑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壬午以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孫固爲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劉摯爲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爲尚書右丞戶部侍郎趙瞻爲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對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耳　遼賑慶州貧民乙酉減諸路常供服御物　丁酉遼立入粟補官法癸卯遼主西幸時耶律儼爲樞密直學士召使講尚書洪範儼儀觀秀整遼主數對羣臣稱其才俊　五月丁未中書舍人曾肇言昨奉使契丹還至河北竊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邨口減水河欲爲回河之計詢之道路皆云見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黃河退背地分恐難成功當河北累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伏望聖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不至枉費民力更招後悔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其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禍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安民邛州人也　諫議大夫王覿疏言胡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爲比朋內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翼日呂公著言覿若止爲論列宗愈

便行責降必不協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呂大防范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以臣愚見朝臣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爲朋黨昔慶歷時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所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趙挺之楊康國亦言不當因論人而逐諫官乞追寢罷覿之命不聽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辛亥遼主命燕國王延禧寫尚書五子之歌　時以炎暑權罷講癸丑侍講范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乙卯遼賑祖州貧民丁巳詔免徒役終身者五歲免之己未賑春州貧民　癸亥漢東郡王宗瑗卒　丙寅遼禁挾私引水犯田　六月丙子朔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戶身役不願投募者速召人替　庚辰遼主駐散水原　癸未詔司諫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做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資序歷一年者爲之　丁亥遼命燕國王延禧知中丞司事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聶里知右伊勒希巴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耶律鄂嘉同知南院樞密使庚寅北院樞密使耶律頗德致仕　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期于必成范純仁乞寢前命以杜希合尚書王存等亦言孝先初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且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遣使覆案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契丹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入汴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亦未必便衝過北界也太皇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　辛丑夏人寇塞門砦　劉安世言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一（起著雍執徐七月盡上章敦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秋七月戊申荆王頵卒諡端獻遼曲赦奉聖州役徒 癸丑太皇太后詔有司褒崇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 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王 庚申遼主如秋山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校試遂貼職名帝以爲然故有是詔安世又奏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爲更張弊原尚在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幾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不聽 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存赤氣中有白氣經天 己巳遼禁民出境 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八月己卯進封揚王顥爲徐王 庚辰遼有司奏宛平永清蝗爲飛鳥所食 辛巳復置荆門軍 丙戌罷吏試斷刑法 庚寅遼主謁慶陵 丁酉渠陽蠻入寇 辛丑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來盡廢列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偏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謹並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爲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庚申禁宗室聯姻內臣家 乙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丁卯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祗爲抵以受爲授昔唐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置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十月丁丑遼主獵於遼水之濱 己卯駐藕絲淀 癸未免百姓所貸官粟 丙戌罷新椒諸堡砦 趙瞻乞廢渠陽軍以舒荆湖之力從之 己丑遼知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封漆水郡王 癸巳以伊實（舊作乙室今改）大王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知西北路招討使事以權知西北路招討事蕭休格（舊作朽哥今改）知伊實大王事 戊戌復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繁簡多寡無以異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爲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爲六七願朝廷參攷古制以救今弊 壬寅遼命諸部長官親鞫獄訟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庚申遼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以身代遼主皆免之 丁卯詔歲以十月給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爲捷徑容使躁求人

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二月癸未。遼以耶律愼思爲中京留守。

劉安世言鄆州學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穜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穜教授歸吏部。　壬寅。白虹貫日。

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邨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今建議者乃謂河徙無常。萬一自遼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遼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無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梢發兵指揮。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朔。頒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遼預行正旦禮。　甲辰。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鎭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幷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鎭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謚忠文。鎭清白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故當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鎭字也。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服。奏入。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竝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　丙午。遼主如混同江。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澂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無愛于髮膚。

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識此情各忘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遼太安五年春正月癸未范百祿等使還入對復言修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塡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遼主如魚兒濼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左司諫韓川罷爲集賢校理權發遣穎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甲午高麗貢于遼 是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攷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每帝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邇英閣詔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問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康對曰皐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彊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巖叟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它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 三月癸酉遼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遼自清寧後五京諸州各建孔子廟頒五經傳疏至是復下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

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邇英要覽爲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爲名其後翰林學士許將等請即象爲儀并爲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鎭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

之趙挺之王覿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北急流至濁沒乙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夏四月甲辰遼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噶(舊作涅葛今改)爲本部大王乙巳呂大防等以久旱求罷不允丁未少保司徒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佾卒佾性和易美儀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戊申罷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卽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爲確所沮處厚由是恨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由此畏惡處厚云遼主獵於北山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神宗尊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上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是日尚書省又言大河東流爲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尾將直注北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幷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深走下湍激奔騰只有闊深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不

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爲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皆坐不論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又封還詞頭卽謁告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戌梁燾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卽以丁謂孫沔呂惠卿故事條上 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彼必不

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并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衞州初議竄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六七十年矣柰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閒道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宅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詣闕奏之會吳處厚訐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爲異日悔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

析康乃悔之　初梁燾之論蔡確也密具確及王安
石之親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
門相繼秉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深根固蔕謹以兩
人親黨開具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
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
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
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
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
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
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
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即上疏言
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
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
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
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弗問乃上言自乾興貶
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無
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
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
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遼主駐赤勒嶺　己丑遼以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瑪古蘇（舊作磨古
斯今改）爲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
改）薦之也自蕭迪嚕（舊作敵祿今改）爲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
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
防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啟後來邊患　癸巳回
鶻貢良馬于遼　己亥遼以同知樞密院使事耶律
鄂嘉（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詳
袞耶律尼哩（舊作涅里今改）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純
仁王存罷時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
仁亦求出外吳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
當罷存不可獨留遂詔純仁依前官爲觀文殿學士
知潁昌府存爲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
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彥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
將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爲
同知樞密院事　丁未以戶部侍郎蘇轍爲吏部侍
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夏遣使來貢　甲寅夏遣使
如遼謝封冊　壬戌遼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爲樞密
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
庚午遼主獵於沙嶺　乙亥安燾以母憂去位（〔攷異〕乙亥
宋史哲宗紀作庚辰今從長編及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
縣量增錢廣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范祖禹請也
壬辰遼主駐藕絲淀　丙申都水監言宗城決溢
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奪且爲二股分行以紓
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
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爲長利詔有司
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壬寅敕郡守貳以四善三最
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
士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
丈以來而見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
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其地二丈河身
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開河
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
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

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隄防壞決之處，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辛酉，太皇太后詔今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稱賀。乙丑，都水監句當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邨口故道，水勢順快，朝廷當極力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閒，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爲名。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賜賚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罷修河司，中外無不以爲當，今纔歷三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人彊擾之，伏望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限之財力，塡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救護，不報。初，遼主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耶律伊遜等更定條制，時校定官卽重熙舊制，删其重複者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剏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閒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條，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姦。冬十月乙巳，遼主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使民可避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戊申，翰林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癸丑，御邇英閣，進讀三朝寶訓。十一月丁卯朔，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族屬進爵有差。癸未，以門下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劉摯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傅堯俞爲中書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以進，燾、安世乃以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俞遂大用。乙酉，有星色赤黃，尾跡燭地。己丑，太皇太后卻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壬辰，改發運轉運提刑預支樂宴會徒二年法。甲午，知杭州蘇軾言浙西艱食已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深恐來年必有饑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乞補塡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溉田且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潮水游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浚，爲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

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曰蘇公隄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始除喪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梁燾等劾奏惇用賤價奪民田詔候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更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減鄜延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省兩省各舉二人　初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媼之說外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筵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臣前月末聞權罷經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閒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下浸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帝德宅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閤內寢處安得有此

五年（遼大安六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獻景靈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若召以經筵之職物論必以爲愜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聞彊識詳練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忠義許國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實錄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己亥詔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沒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仍約以委官畫定疆界知潁昌府范純仁聞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卻聞復興斯役望聖恩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欲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令出上下皆以爲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人不親執役者以爲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掊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於此　遼主如雙山　壬寅御邇英閣講尚書無逸篇畢詔詳錄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即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

之時，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壬子，彥博乞免冊禮，從之。甲子，宴餞彥博於玉津園。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謚懿簡。　丁卯，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　辛未，女直貢於遼。　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爲尚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望令就職，從之。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王巖叟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甫，時避高魯王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楊畏爲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不報。　壬辰，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丁酉，遼東北路統軍司設掌法官。　甲辰，呂大防等以旱乞罷，詔荅不允。　甲辰，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聲泣，輟視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邇英閣。　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遼主駐散水原。　乙亥，雨。己卯，御殿復膳。〔攷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雨，乙亥書御殿復膳，與宋史本紀異，今從史。　庚寅，以梁燾爲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留對，言慶歷元年，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閱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甲寅，遼遣使決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能決。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即面斥其非，退復上疏曰：臣頃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若冰炭，同

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尚賴二聖仁慈育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復有噬臍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麤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猶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搠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厭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存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秋七月遼主如黑嶺

乙酉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亦體此

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繇莫過於此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

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爲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爲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別將詳定任永壽本諸司吏也爲人精悍而滑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剏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過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邪即白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吏額事行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吏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永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轍方爲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

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閒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癸巳朔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呂大防辭位亦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釁蓋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編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閒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梁燾爲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

崇福宮。時劉摯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聽。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　丁亥。以孫迥知北外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　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言也。　詔導河水入汴。　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貢於遼。己巳。遼以南府宰相竇景庸爲武定軍節度使。景庸審決寃滯。輕重得宜。旋以獄空聞。　蘇轍累言許將過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以將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爲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恨。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楪匹帛。罷轉資。　是歲。京北旱。浙西水災。　遼放進士文充等七十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二（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昭陽作噩七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春正月壬戌，遼主如混同江。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而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地，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隄岸，釃爲二渠，臣覩其指意，雖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述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二月辛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癸巳，以御史中丞蘇轍爲尚書右丞。（攷異）宰輔編年錄謂轍與劉摯、王巖叟同日除，今從長編及宋史。命既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信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己亥，遼主如魚兒濼。壬寅，遼主命給渭州貧民耕牛布絹。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置坐隅，從之。癸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壬午，賜禮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丙戌，遼主駐黑龍江。夏四月辛卯，罷幸金明池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爲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衆皆竦服。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諭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乙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丙申，詔恤刑。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

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　壬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趣。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稟旨。太皇太后曰。俟及三年。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攷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六月壬辰。錄囚。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己亥。倒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爲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于遼。癸卯。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

端拱殿門災。　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主不納。命厚贈遣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己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攷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幷。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早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奏既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等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申羣小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廬州。　庚寅。遼主以霖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既爲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爲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

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遣姓名及所往。壬寅。遼主幸慶州。謁慶陵。乙巳。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法敘復。于是更詔候一期取旨。己酉。修神宗寶訓。癸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降官等。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氈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及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獨爲吟詩謗讟。緣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爲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甲寅。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閑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帝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歷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閑居北門。始識琦。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閑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歎久之。宅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巖叟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帝頷之。乙卯。夏人寇懷遠砦。閏月壬戌。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恐公議不協。既而奏可。巖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蒲宗孟爲兵部尚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員。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柰何。即朝廷亦無可柰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爲吏部尚書。清臣知成德軍。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

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邊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癸巳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 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 丙申遼主還上京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 甲辰幸上清儲祥宮壬子宮成議將肆赦王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于聖治也乃止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 癸酉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雖贓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勔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鞏爲姻家轍以嘗薦鞏皆自劾詔荅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然鼎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即時降黜鼎

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是日轍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摯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叟言方今勠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示遐棄安知其閒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爲它日計初邢恕謫永州舟行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荅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閤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宅日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閒與之接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遼命燕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爲一劉摯爲陛下惜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姦邪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

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爲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摯有功大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天下惜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至是歷成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爲名 庚子遼主如鴛絲淀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堯俞金玉人也惜不至宰相帝輟朝臨奠謚憲簡初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猛是爲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以武定軍節度使竇景庸爲中京留守〔攷異〕李銳曰是月乙酉朔無甲子日疑史誤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閒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壬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遼大安八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山榆淀 乙巳張誠一以穿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甲申朔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曰臣當陳鈔法本末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自鈔法行始令商賈于沿邊入中錢糧草卻于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於官私爲便帝甚善之 丁亥以程頤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肎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復召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此所以爲仁也願陛下深留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語史魚蘧伯玉一章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帝然之 己亥錄囚 遼主駐達里舍淀 丁未遼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惟不以愛憎牽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爲己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賢者不肎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議立后歷選庶家

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己未，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子，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察縣令課績法：以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爲四善；又分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字之最爲三最；仍通取善最分爲三等。〔攷異〕李燾云：實錄于四年八月五日壬寅載吏部言考課法，又於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重載，蓋至七年四月始行也。今定作甲戌。　丁丑，遼主獵于西山。　己卯，范祖禹言：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又言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皆可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龍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冊孟氏爲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家有事，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對。　甲辰，遼主駐赤勒嶺。　楊畏、黃慶基言王巖叟父子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章再上。丙午，罷，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從陝西轉運使穆衍請也。〔攷異〕穆衍墓誌云：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控要害。明年，築李諾平，賜名定遠，用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李燾云：衍于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其請築諾平蓋六年事，至七年二月始築，不一月而城成也。墓誌以爲五年，誤矣。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和哩布舊作劾里鉢，今改。卒。和哩布生十一子，其著者長曰烏雅舒舊作吳雅束，今改。次曰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曰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曰棟摩，曰扎喇。舊作查剌，今改。和哩布病篤，呼弟英格舊作盈哥，今改。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淑舊作頗剌淑，今改。襲爲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長皆稱貝勒。舊作勃極烈，今改。頗拉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竝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尚書

左丞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蘇轍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爲尚書右丞韓宗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卿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天儀象成 秋七月丁亥遼主獵於沙嶺 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之祖禹時爲翰林學士因叔百祿在中書改是官 癸卯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爲兵部尚書（〔攷異〕王宗沐續鑑於是年九月書蘇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據長編則除兵部在七月兼侍讀在八月均非九月事今從之）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邊諸路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蘇佐等十七人自拔來歸 癸酉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蘇軾兼侍讀 時朋黨之論寖熾吏部尚書王存爲帝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己卯詔存出知大名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范百祿亦言圜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 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恐亦未安蘇頌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 戊戌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閒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祇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竝祀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丙辰遼賑西北路饑 時邊部有侵遼者西北路招討使阿嚕薩古（舊作阿魯掃古今改）召準布部長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使攻之俘獲甚衆阿嚕薩古以功加左僕射復整軍進討誤擊瑪古蘇由是準布諸部俱不服 丁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充守陵戶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咸平來之邵復爲監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三品服北平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寧居楶策其必報諜知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

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邊壘乃銜枚由閑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閑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豬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可適等潛屯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躪躒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又飲牛圈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攷異〕宋史作丁卯夏人寇環州據長編于辛酉日書西夏入寇環州丁卯環慶路言西賊入寇是入寇實在辛酉日丁卯則樞密報日也今從長編作辛酉 準布部長瑪古蘇叛殺遼金吾圖古斯舊作吐古斯今改遼主命奚六部呼哩舊作禿里今改發諸番兵討之 壬申遼南府宰相王經卒 戊寅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尼哩舊作涅里今改爲彰聖軍節度使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詔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許各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民戶願以田宅供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稅籍 戊子遼以樞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樞密院事以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 辛卯朝獻景靈宮 壬辰享太廟 癸巳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羣臣中外加恩罷南京權酒民有親喪者以差等與免徭〔攷異〕陳師道談叢云故事常赦官典贓入己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按是年始合祭天地故所赦較廣而宋志不言其詳今附見師道說於此 丁酉遼以通州水潦害稼遣使賑之 辛丑賜徐王顥劍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戊申遼北院大王哈魯舊作合魯今改卒 十二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是歲遼放進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八年遼大安九年春正月庚辰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爲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壬辰幸中太一宮 庚子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于天下 丁未范百祿言自元祐四年正月降敕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

不肎已然大河亦終不可回吳安持等方日生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端致大河漸有填淤之害寖壞禹迹之舊豈不深可惜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買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言宜卻其請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肎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詔書籍曾經買者聽　壬子詔刑部不得分禁繫人數瘐死數多者申尚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　乙卯依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軾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破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河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邺方漲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既而不拜　瑪古蘇侵遼三月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嚕薩古（舊作阿撒古今改）追之都監蕭章糺（舊作張九今改）遇賊與戰不利二室韋與六院部羣牧官等軍俱陷于敵阿嚕薩古不以實聞遼主知之削其官決以大杖　壬午尚書右僕射蘇頌罷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深戒邊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昔在御史名敢言爲監司矣今乃作郡則是因赦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稽留詔命頌上章辭位罷爲集禧觀使梁燾言頌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疏遠遂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留京師（〔考異〕李燾曰邵伯溫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蘇轍朝廷乃以蘇頌爲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賈易詔命不下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爲姻家偶在病告畏入臥內見之純曰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爲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畏等私意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實錄不載之純有言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子容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爲非而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有爲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畏反覆攻擊爲蘇轍地乎當攷）　庚寅范祖禹言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逼人惟陛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罷蘇頌既罷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祿五罪又言洛黨雖衰川黨復盛請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百祿遂力求去許之初罷百祿不除職梁燾以爲言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面陳本末尋蒙宣諭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

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歎近高麗買書黄河軟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尋以軾轍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彊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語其情犯又非蘇頌范百禄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乙卯遼與中府甘露降遼主遣使祠佛飯僧　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罷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　癸酉遼主獵於西山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己卯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姚勔論其不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黄慶基竝罷敦逸四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蘇軾謂軾昔爲中書舍人所行制詞指斥先帝而轍相與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制詞謗毁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時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易之以寛厚天下悦服未有以爲謗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毁謗先帝者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毁先帝爲辭非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爲患蘇轍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豈謗毁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變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咎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當深知於是斥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轉運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内呂惠卿告詞事涉先朝不無所忌臣愚意以爲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此風始于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于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掊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昔東漢孔融才疏意廣是以遭路粹

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是以遇鍾會之禍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邨上下約東狹河門趙偁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氾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邨北出闞邨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幅員數百里漂盧舍敗冢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隄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丁未朔遼主駐散水原　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戊午尚書左丞梁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屢上帝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摯罷相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對曰如所宣示實允羣議遂遣內侍李倬齎詔書召純仁赴闕己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爲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闇很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故復自外召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對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辛卯遼主如黑嶺　遼樞密使阿蘇(舊作阿思今改)以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嘗言其短深銜之會西圉不寧阿蘇奏曰邊隅重大可擇重臣鎮撫遼主曰托輝何如阿蘇曰誠如聖旨遂以托輝爲西南面招討使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三 起昭陽作噩八月盡閼逢閹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八年 遼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視事。壬戌，遣使按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諸路水災。戊辰，赦天下。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諭曰：今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又曰：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當思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己卯，詔以太皇太后園陵為山陵，命呂大防為山陵使。庚辰，遣使告哀于遼。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出知定州。〔攷異〕李燾曰：政目於六月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于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所書或誤，今去前而從後。冬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為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毀謗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臣又聞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親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者，仁宗降詔，應明肅垂簾時事，更不得輒有上言。聖德廣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為害，上疏曰：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先太皇太后性嚴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為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太皇太后過者，此離閒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變而

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順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共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遠佞人有以姦言惑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蘇轍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于至正則天下幸甚　呂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沈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爲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復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三謂向來遷謫者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呂陶亦以爲言皆不報　遼阿嚕薩古之敗于瑪古蘇也遼主以耶律托卜嘉代爲西北路招討使托卜嘉自以嘗薦瑪古蘇有舊恩遣人招致之瑪古蘇聲言約降托卜嘉遽信之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閒禁士卒無得妄動已而瑪古蘇率師驟至裨將耶律綰徐盛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贈侍中謚貞愍　瑪古蘇既勝準布諸部皆應之寇倒塌嶺壬子遼遣使籍諸路癸丑命烏庫節度使愼嘉努率兵援倒塌嶺　甲寅遼主駐藕絲淀乙卯命以馬三千給烏庫部丙辰遼有司奏準布掠西路羣牧丁巳遼振西北路貧民　己未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屬竝進級　壬戌遼以樞密直學士趙延睦參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己巳遼主命廣積貯以備水災　十一月庚午復內侍樂士宣等六人蘇轍奏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爲非後數日復出內批以劉惟簡梁從政等四人竝除入內內侍省職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帝曰止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爲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帝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

范祖禹請追改內侍除命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剏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

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閒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統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侍十餘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惟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丙子御垂拱殿

遼樞密使阿蘇使人誣奏蕃部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招討使蕭托輝不急追捕罪當死遼主命免其官托輝負氣怒則鬚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爲阿蘇所陷時人惜之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爲職事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上負國恩又況蒙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陳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公父仲淹在章獻垂簾時唯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泣謝曰敢不盡忠至是羣小力排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甚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　甲寅倣唐六典修官制

丁巳遼遣使來弔祭　出錢粟十萬賑流民　遼中京留守竇景庸卒謚肅憲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范純仁之將入也楊畏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

助己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及大防充山陵使甫出國門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乞追回除命皆不聽 先是水官鋭意回河請曰河流淺狹權堰斷使水勢入孫邨口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河北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轉運副使趙偁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騷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回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流徙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閼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廢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闞邨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 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 趙偁又上言先帝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𢷎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水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知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闞邨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水官又請權堰梁邨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偁議以爲東流闊處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約去歲嘗聞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于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復罷 是月遼主如春水準布別部侵遼四捷軍都監特默（舊作特抹今改）死之 二月丁未以戸部尚書李清臣爲中書侍郎以兵部尚書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時進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范純仁乃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己未祔神主於太廟 甲子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罷避高遵惠諱 是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遺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

之。癸酉，以知陳州蔡卞爲中書舍人。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考異〕長編稱帝春秋既長，大防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編年錄亦采之。此崇學史官采御史周秩誣謗之詞。哲宗年十歲即位，至宣仁上仙之時纔十八歲，性識未定，豈當咎其不早復辟邪！秩本章惇之黨，造爲斯言，仁甫因而書之，殊非其實，今不取。乙酉，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詞也。戊子，徙封徐王顥爲冀王。癸巳，詔賑京東、河北流民，貸以穀麥種，諭使還業，蠲今年租稅。

丁酉，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考官取進士，答策者多主元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爲第一。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是日，蘇轍罷。先是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拊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以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奏入，不報。轍又具劄子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帝固不說。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論，帝益怒，遂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乎？」帝聲甚厲。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鄧溫伯越

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退舉笏謝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爲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終是愛君之語帝怒命別撰詞轍止散官知汝州安詩尋亦罷爲起居舍人從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黜元祐之政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夏四月甲辰命中書舍人蔡卞同修國史以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召淮南轉運副使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積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遺餘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見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爲姦邪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　遼主駐春州北平淀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利害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令戶部議之　阿里骨遣使來獻獅子　丙午以旱詔恤刑　庚戌以知江寧府曾布爲翰林學士布自瀛州徙江寧詔許入覲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　以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臺臣共言蘇軾行呂惠卿制詞譏訕先帝壬子詔軾落職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時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　遼自準布侵邊諸屬國多從之叛邊臣閉有斬獲諸部亦有降者而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猖獗太甚遼主乃以耶律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爲都統耶律圖多舊作禿朶今改爲副都統耶律圖魯爲都監往討之　癸丑詔改元紹聖　白虹貫日　以侍講學士范祖禹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蘇轍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壻也于喪次闌訴父冤甲寅詔復確右正議大夫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以吏部尚書胡宗愈爲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資政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
赴召沙縣陳瓘隨衆道謁惇素聞其名獨邀與同載
訪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
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行可矣惇默然瓘復曰天
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
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
置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輔母后獨
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
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
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惇極論熙
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
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
遽所以紛紛至今爲今日計唯當消朋黨持中道庶
可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瓘辭
辨忼慨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收元
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 范純仁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潁昌府帝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事純仁數
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請降詔以禁約言者帝
不從純仁連章求罷許之陛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
渥帝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今雖在外凡時政
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無事形迹純仁頓首受
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罷五路經傳通禮
科 丁卯詔諸路使免役法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
施行 鄧温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
舊名從之 戊辰同修國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
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

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迷惑詔從之以
卞兼國史修撰 己巳遂除玉田密雲流民租賦一
年 是月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徙知袁州
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
反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
老姦蓋陰斥宣仁也希典書命自司馬光呂大防公
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
于地曰壞盡名節矣 閏月壬申以陸師閔等二十
三人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癸酉罷十科舉士法從
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
聞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應姦人誣
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歷時
政記與今實錄參對從之 甲申以觀文殿學士安
燾爲門下侍郎 以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
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書李之純爲寶文閣待
制知單州御史劉拯言其爲中丞時阿附蘇軾故也
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
升自來年爲始專充賑濟從之 貶通判杭州秦觀
監處州茶鹽酒稅以劉拯言其影附蘇軾增損實錄
也 丁亥詔神宗隨龍人趙世長等遷秩賜賚有差
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俟朝廷覆奏
以行 癸巳命知蘇州呂惠卿改知江寧府 乙未
章惇入見遂就職命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戊戌
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後曰
壽昌 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嘗爲中丞與
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

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帝之初卽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韓宗師問朝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它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 庚子遼賜西北路貧民錢 五月壬寅罷修官制局 甲辰罷進士習試詩賦專治二經 遼主駐赤勒嶺 己酉詔以王安石日錄參定神宗實錄正史初安石將死悔其所作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宅書代至是蔡卞卽防家取以上之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元祐所修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爲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癸丑詔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舍生入官者並罷 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闢地進攘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离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

孫覺王存輩皆闇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于趙离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姦罔上夫妄議者猶可恕挾姦者不可不深治帝以爲然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以右正言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尋以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戊午遼有司言德哷勒（舊作敵烈今改）諸部侵邊統軍使出戰不利招討使以兵擊破之敦睦宮太師耶律安努（舊作愛奴今改）及其子歿於陳 己未以禮部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既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幷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闢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遷吏部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卒潤甫首陳紹述遂登政府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暉卒 是月高麗國王運殂遣使告于遼遼遣蕭遵列等賻贈 六月知永興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以臺諫交章論列故也 來之邵等言知英州蘇軾詆斥先朝甲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爲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說之禁，從之。　詔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成德軍劉安世改知南安軍，管句西京崇福宮吳安詩監光州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並落職降官，從左司諫翟思言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盧州王欽臣傅會呂大防，以致進用，豈可以侍從職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詔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守本官，知懷州，以劉拯言公著父子世濟姦邪故也。　丙戌，詔蔡確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戊子，詔翰林學士兼侍講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監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事，呂大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嘗有言。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趨操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罷秩知廣德軍。　己亥，遼禁邊民與蕃部為婚。　秋七月庚子朔，遼主獵於赤山。　丙辰，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帝曰：去冬以宮中缺人使令，因召舊人十數輩，此何繫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為人所使。帝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皇后族人遷官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詔落希純職，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毀訕先帝，變亂法度，純仁復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譴純仁，帝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帝勉從惇請。　是日，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等官，詔諭天下。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及公著卒，呂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載神宗語，帝又親題其額。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禍，先于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語。又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帝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會黃履、張商英、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謚，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郢州居住，摯蘄州，轍筠州。曾布密疏請罷毀碑事，不報。蘇頌方執政時，見帝年幼，諸臣太紛更，常曰：君長誰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由是頌獲免，而燾與外祠。　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

相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淸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然之戊午詔曰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今後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砦人自別依赦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役錢法　是月準布諸部侵遼之倒塌嶺盡掠西路羣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實埒（舊作石柳今改）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　遼太子洗馬劉輝上書言西邊諸蕃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四（起閼逢閹茂八月盡柔兆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
皇帝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八月辛未詔范純粹降一官為直
龍圖閣知延安府以元祐間嘗獻議棄地也　壬申
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無罪狀進呈當再敘
章惇曰惠卿所坐極無名帝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
學士　九月癸卯遣御史劉拯按河北水災賑饑民
　甲辰以黃慶基董敦逸並為監察御史　丙午策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
儔陳暘三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
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罷廣惠倉　甲寅知廣州唐
義問坐棄渠陽砦責授舒州團練副使　己未遼以
南院大王特默（舊作特末今改）為南院樞密使　庚申太白
晝見　甲子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長降於遼遼主命釋
其罪　丁卯詔京東西河北賑恤流民　戊辰流星
出紫微垣　是月遼都統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進討準布（舊作阻卜今改）
乘天大雪擊敗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之衆并其四
別部斬首千餘級　冬十月己巳朔以知江寧府呂
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曾布韓忠彥
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帝曰只令知
北京豈可留也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茸
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
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
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
周秩譏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
惠卿復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除以是上
下畏之獨臣與韓忠彥稍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
者否其意蓋欲傾惇帝曰此固當開陳也　丙子遼
主駐藕絲淀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
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乞差人就其家繕寫
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學校舉
子之文靡然從之其獘自原始　庚寅以常安民為
監察御史先是安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
寧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
之政為非而熙寧元豐為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
並觀無問新舊惟歸於當帝謂輔臣曰安民議論公
正無所阿附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北流已閉
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
此成績詔宗望具析部役官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
東流隄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
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賑濟
十一月己亥朔復八路差官法　壬子蔡確追復觀
文殿大學士　甲寅開封男子呂安斥乘輿當斬貸
之　十二月辛未申嚴銅錢出外界法　甲戌遼以
參知政事趙廷睦兼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
師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遼主命錄西
北路有功將士及戰歿者贈官　乙酉遼改明年元
曰壽昌減雜犯死罪以下仍除貧民租賦（考異）遼史紀表志傳俱

作壽隆余在京師游陶然亭見遼碑以壽昌紀年歸攷東都事略文
獻通攷俱云遼改元壽昌復徧攷遼碑無不作壽昌者嘗以語錢辛
楣辛楣云遼人謹於避諱光祿之改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真爲女
直避興宗諱也追稱重熙爲重和避天祚嫌名也聖宗名隆緒道宗
爲聖宗之孫而以壽隆改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又洪遵泉
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北
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案今壽昌元
寶錢猶有存者證以諸石刻知遼史爲誤今定作壽昌　丙戌滑
州浮橋火　己丑漳河決溢浸洺磁等州令計置堙
塞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錄院
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
乞重行罷黜帝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須各與安
置詔范祖禹安置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初
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
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攷閱
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
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遼南
府宰相王棠卒棠博古善屬文鄉貢禮部廷試皆第
一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人許其不
愧科名云　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　河北
水發京東粟賑之
二年遼壽昌元年　春正月己亥遼主如混同江　丙午立
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既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
赦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
者若悉不習試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別置
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乞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
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
德軍畏既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
議復陰附安李而惇亦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乙
卯遼賑奉聖州貧民饑　乙丑殿前司奏獄空詔賜
緡錢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宋史作雲陰不見今仍從宋史書之　戊辰遼賜左右二皮室錢　癸酉高麗遣
使貢於遼　甲戌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
學士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帝曰已
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又問惠卿已行否曾布
韓忠彥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
其人可知矣帝哂之初監察御史常安民面奏新除
北都留守呂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爲執政及
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
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
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爲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
不荅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乙亥詔追奪呂大
防兩官徙居安州先是中丞黃履言趙彥若等修纂
先帝實錄厚加誣毀皆已竄逐唯監修呂大防幸免
故有是命　遼主駐魚兒濼　辛巳出內庫錢帛二
十萬助河北賑饑　乙未左司諫張商英除左司員
外郎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
來之邵坐謫監江寧府稅　三月己亥嗣濮王宗晟
卒諡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
國子監書治平初將郊而雨或議改卜英宗訪諸宗
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
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英宗數被疾
密請早建儲貳以繫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甲辰國
子司業龔原等言王安石嘗進其子雱所撰論語孟
子義乞下本監雕印頒行　丙午遼賜東京貧民絹

己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循一資夏四月丁卯遼都統奏討準布別部之捷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爲直祕閣集賢校理爲祕閣校理壬申封華容郡王宗愈爲嗣濮王御史郭知章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令兩制及臺諫官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乙亥女直遣使貢於遼丁亥詔依元豐條制置律學博士二員庚寅遼錄西北路有功將士是月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邢恕入覲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得復見陛下淚濺御袍帝不樂遂令赴郡五月乙未朔遼以南京宣徽使耶律特默爲北院大王癸卯贈陳亡者官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乙卯上皇太妃宮曰聖瑞丁巳遼主駐特禮嶺六月己巳遼以權參知政事趙孝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圍場都管薩巴（舊作撒八今改）以討準布功加鎮國大將軍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下奉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竝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幷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秋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奏乞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以示天下癸卯遼主獵於沙嶺甲寅遼都統額特勒奏破瑪古蘇之捷丙辰詔大理寺復置右治獄仍依元豐例增置官屬八月壬申封彰信軍節度使宗景爲濟陰郡王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

赦恩敘復時將大饗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故有是詔嗣濮王宗愈卒謚恭憲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爲閤門祗候九月甲午以安定郡王宗綽爲嗣濮王壬寅告遷神宗神御於景靈宮顯承殿知陳州范純仁聞呂大防竄居遠州終身勿徙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乃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帝始亦有意從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幷責之戊申加上神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甲寅遼主祠木葉山丙辰遼命西京礮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以準布未平故也章惇專權擅命監察御史常安民力折其姦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林希權禮部尚書安民言希爲惇謀客惇肆橫彊很皆希教之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

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動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傎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它日悔將安及。是時京之惡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皆借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爲諫官。則上疏毁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閒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文正。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剖棺鞭屍。是豈士君子之所爲哉。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開慰而已。及祀明堂。劉美人侍帝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以爲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己。於上前屢稱安民。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布乘閒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乞公著消滅先朝姦黨。援引其類。百世承續。一日帝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攷試。所拆號。安民對敦逸稱二蘇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訐安民前語。謂安民乃蘇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由是得罪。壬戌。謫安民監滁州鹽酒務。帝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帝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乃知帝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是月。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竝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冬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行遣。安燾等爭論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欲爲自安計。私語惇曰。用白帖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

遼主駐藕絲淀。

己巳。翰林學士錢勰落職知池州。仍放辭謝。坐批荅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等語也。元祐初。章惇罷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毁勰於帝前。帝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荅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爲。履與翟思劉拯相繼論列。言臣等忝任風憲。而勰指爲羣邪。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詔。以扇惑朝廷。故雍既罷而勰亦貶。勰在熙寧時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再知開封府。臨事精敏。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荅詩筒。近所未見也。

癸酉。告遷宣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徽音殿。

以吏部尚書許將

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爲尚書右丞。甲戌遼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努爲右伊勒希巴大悲努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丙子以戶部尚書蔡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辛巳進封冀王顥爲楚王。癸未遼以參知政事王師儒爲樞密副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參知政事。辛卯河南府地震。壬辰遼錄討準布有功將士。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善及同省執政惇憚燾且惡之所以排陷者無不至遂有是命。丙申太白晝見。女直遣使進馬於遼。戊戌范諤以轉運使入對自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己亥遼以都統額特勒爲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甲寅內侍梁惟簡除名全州安置惟簡坐黨附與張士良梁知新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以爲宣仁后親信故也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言蔡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卹數丙辰贈確爲太師諡忠懷遣中使護其葬。戊午知大名府呂惠卿入對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良久上有惓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言及惠卿帝曰惠卿極凶橫升卿亦然布曰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數月乃辭去。庚申遼以高麗王昱有疾命其子顒權知國事先是遼欲過鴨綠江爲界高麗上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我疆我理又云歸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忭舞昌辰其參知政事朴寅亮之詞也遼主善之遂寢其議。十二月癸亥朔遼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蘇爲北院樞密使。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壬申白虹貫日。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戊子詔如元豐例孟月朝獻景靈宮。是歲蘇州地震。遼放進士陳衡有等百三十人。

三年（遼壽昌二年）春正月甲午遼主如春水。庚子知樞密事韓忠彥罷忠彥屢請外帝問曾布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姦險對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失宜帝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尋移定州。甲辰酌獻景靈宮徧詣諸殿如元豐禮。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敕榜除已行責降人外一切不問議者亦不復言近者竊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敕榜所云殆成虛語將何以取信天下伏望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才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聞差官編排元祐閒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采之輿議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攷其一

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庚戌。引見蕃官包順包誠等。賜賚有差。詔鞫獄非本意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壬子。知熙州范純粹改知鄧州。乙卯。詔戶部尚書勿領右曹。元祐初。司馬光乞尚書兼領左右曹。使周知其數。則利權歸一。從之。至是復使侍郎專領。尚書不得與焉。右正言孫諤言知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移知虢州。戊午。詔罷合祭。閒因大禮之歲。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辛酉。遼市牛以給烏古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之貧民。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糴邊儲。癸酉。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癸未。詔封濮安懿王子未王者三人。宗楚爲南陽郡王。宗祐爲景城郡王。宗漢爲東陽郡王。乙酉。嗣濮王宗綽卒。謚孝靖。丙戌。詔三歲一取旨。遣郎官御史按察監司職事。丁亥。夏人寇義合砦。是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三月辛卯朔。尚書省火。壬辰。詔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癸巳。夏人圍塞門砦。丁酉。尚書省火。戊戌。劍南東川地震。己亥。封南陽郡王宗楚爲嗣濮王。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爲申王。遂寧郡王佶爲端王。壬子。帝諭二府以元祐減

賞功格不當。令修定。何未上。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元豐賞格。俟邊事息。別議增損。帝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丁巳。幸申王端王府。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己卯。遼賑西北邊饑。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以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監當。仍各委本路轉運使奏舉。從之。丙戌。三省同奏事。曾布曰。司馬光之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文彥博教光云。須盡易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蘇軾蘇轍朱光庭王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鞏。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它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帝忻然聽納。五月壬子。太白晝見。丙辰。錄囚。是月。左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錢者易。民之出錢者易。故法可久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閒。要以便百姓無不均平之患而止。蔡京言諤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諤罷言職。知廣德軍。給事中

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爲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序辰周輔之子也

六月辛酉遼主駐蕯里納 癸亥令真定立趙普廟 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奉議郎趙沖監道州茶鹽酒稅沖立門人也初蔡卞請以立爲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肩布欲輕之乘閒爲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沖所撰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荊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言立狂悖不遜自當行法又三省對帝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帝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其必敗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惇卞皆錯愕謝罪帝卽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惇由是始悟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帝令與立宮觀沖別取旨中書舍人葉祖洽繳錄黃請立貶太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言立諂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帝亦切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因言常立希合權臣詆誣先帝而大臣援進唯恐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於是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不報 乙酉立北郊齋宮於瑞聖園 秋七月壬辰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樞密院言據知邢州張赴稱體究得民閒願得牧地養馬但與蠲其租課仍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令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從之 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以元祐中堅持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帝問大防安否且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卿有書當令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俟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逾力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丙午遼主獵於赤山 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 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 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止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 八月辛酉夏人寇寧順砦 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幷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主管洪州玉龍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並分司南京仍各於本處居住 己卯復置檢法官 帝嘗語章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禁中覓乳母事爲根二人

重得罪庚辰責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說故多爲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嘿不啓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己亥邈川首領檢校太保阿里骨卒庚子詔姚兕永不磨勘以給事中蹇序辰言其詆訕先帝務欲遏絶紹述之意故也丙午遼徙烏爾古德哷勒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己酉滁沂二州地震壬子太師淮南荆南節度使楚王顥卒顥天姿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傅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帝即位尊禮尤隆詔書不名及卒謚曰榮陪葬永厚陵婕妤劉氏明豔冠後庭且多才藝有盛寵見皇后不循列妾禮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婕妤背立如故閤中皆忿冬至會朝隆祐宮俟見於它所后坐朱髹金飾婕妤在它座意象頗愠其從行者知之爲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座遂頓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方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座終當爲婕妤有耳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醫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乃持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后驚曰姊寧不知宮中禁嚴與外舍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猒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己乃以奏牘上乙卯詔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廢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爲宣仁所立欲廢之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與郝隨搆成是獄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不可處極典曾布諭法官但當守法且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不報其後董敦逸亦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

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壞我名節

冬十月丁巳朔以楚榮王喪未成服罷文德殿視朝

以監江寧府稅張商英權知洪州

以正字鄧洵武爲神宗正史編修官洵武綰之子也

壬戌夏人大入鄜延戊辰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備

遼主駐藕絲淀

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爲安西城

庚辰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府

是月夏兵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國主乾順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皆盡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埸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攷異〕宋史哲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

知延安府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爲代者吾屬危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挹邪十一月癸巳進呈帝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來理遂詔止之曰如有所陳條畫聞奏

丁未章惇上重修神宗寶錄〔攷異〕丁未玉海作戊辰今從宋史哲宗紀

十二月己未遼招討使額特勒討準布別部破之

辛酉濟陽郡王宗景坐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司事

壬戌遼南府宰相圖嚕幹舊作鐸魯斡今改致仕

癸亥以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北府宰相以耶律大悲努爲殿前都點檢

甲戌蔡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

乙亥夏國遣使獻金明之俘於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舊作盈哥今改節度使頗拉淑舊作頗剌淑今改之母弟也頗拉淑沒英格嗣以兄和哩卓舊作劾者今改子薩哈舊作撒改今改爲國相是歲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阿蘇舊作阿疏今改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爲難英格自往伐之阿蘇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薩哈守阿蘇城而還會阿閤版等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閤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揉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者數人歸之英格兄子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善射有大志遼大國舅帳蕭諧里舊作解里今改嘯聚爲盜有衆數千奔女直結英格爲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諧里遣阿古達獻首級於遼餘悉留不遣遼人無如何乃進英格及阿古達官以慰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五(起彊圉赤奮若正月盡著雍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紹聖四年(遼壽昌三年)春正月丙戌朔班內外學制丁亥遼主如春水庚寅以阿里骨子轄戩(舊作轄征今改)襲河西軍節度使邈川首領轄戩即溪邦彪籛也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壬寅遼烏庫節度使耶律慎嘉努(舊作陳家奴今改)以功加尚書右僕射

癸卯遼主駐雙山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任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並罷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二月丙辰朔(〔考異〕遼史道宗紀作甲辰朔誤今改正)遼南京水遣使賑之丙午準布部長請舊地貢方物遼主許之丁巳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禧觀王存表乞致仕詔許之薄其廕補恩例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故也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亡沒之後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至于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於是下制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爲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官追韓維子孫親屬所得廕補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各與恩例兩人餘悉追奪(〔考異〕編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初議再貶光公著時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姦人施于仇怨則吾輩子孫皆爲人所害矣惇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姑置之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衆不合而去恐亦無它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唯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壬戌罷夔州路提舉常平張競辰以御史蔡蹈言其詔事呂大防蘇軾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壻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最惡競辰亟罷之

丙寅夏人寇綏德城己卯復元豐榷茶法庚辰追奪趙瞻傅堯俞謚告詔罷春秋科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罪未嘗略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臣子萬世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懲癸未制呂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責

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汾王欽臣張耒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晁補之賈易程頤錢勰楊畏朱光庭孫覺趙离李之純杜純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貶官奪恩。或居住安置。輕重有差。其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考異〕李燾曰曾布日錄云庚辰晚乃聞再貶大防摯轍燾等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今按宋史本紀亦係癸未與實錄同當從之。

甲申。太師致仕文彥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閏月丙戌朔。詔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帝以張天說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先帝。送開封府取勘。開封府言天說上書詆訕情不可恕。詔特處死。

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以中書舍人蹇序辰論其忘恩附姦。毀訕先帝故也。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使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詔通州居住王覿改送袁州。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亦各追貶。

鄭雍落資政殿學士。安燾落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用蹇序辰之言也。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爲尙書左丞。吏部尙書黃履爲尙書右丞。翰林學士林希同知樞密院事。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故事。樞密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林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居其位。

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

甲辰。詔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安置。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昌化故儋耳地。軾初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若將終身焉。

三月辛酉。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遷妃父之官。仍賜官屬錢。

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

癸亥。賜禮部奏名進士新淦何昌言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啓封。讀程文至第四人。纔讀數百字。曾布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恐不須讀。啓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帝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亦當隨宜損益。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帝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但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帝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爲第七。及啓封。則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得不損益。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況卽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經修改。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非損益。帝曰。但不失大意可矣。布曰。今在朝之人。設此網罟。以爲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政事。便以爲非毀先朝。因此斥逐者不一。願陛下更加審察。希所陳略如布指。帝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子弟當禁錮。資產當籍沒。此姦人附會

之言不足取帝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
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故爲此言帝頷之天若興化
人也 丁卯詔瀘南安撫司南平軍毋擅誘楊光榮
獻納播州疆土 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
張構等擊走之 甲戌幸金明池 丙子尅湖山新
砦成賜名羌砦 辛巳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
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 壬午中書
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罪惡
實狀具明乞選官將姦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
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
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主其
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是春高麗王昱殂
　夏四月甲午以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曾布林希
言瓘登高科不宜補外帝曰章惇亦云瓘當作館閣
但議論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訾
蔡卞爾它無所聞希曰瓘嘗爲越州簽判與下論事
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正
在陛下願少留聖意帝欣然納之初瓘爲太常博士
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
製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熙河築金城關
　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己亥舒州
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大防赴循（攷異）薛鑑一云大防將赴
舒州案大防以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舒爲內地循則嶺外瘴鄉大防赴謫所乃循州非舒州也今從長編校正至虔州
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其兄大忠請歸葬許之
大防身長七尺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
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
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論道攷禮冠昏喪祭
一本於古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 庚子知保安軍
李沂伐夏國破洪州 辛丑追貶呂公著昌化軍司
戶參軍司馬光朱崖軍司戶參軍先是邢恕爲章惇
言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
京赴召司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
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
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誣宣仁有廢
立意又僞造光此言以信己讒然祖禹以七年冬末
赴召雖惇亦知其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耳
惇嘗稱司馬光邨夫子無能爲呂公著素有家風凡
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故亦累加追貶 壬寅詔范
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並給還王巖叟依
例追奪又詔趙卨歷任職名及贈官亦行追奪更有
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慶鈐轄
張存入鹽州俘戮甚衆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失亡
　知渭州章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
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部
之師陽繕理它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
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
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追擊敗之二旬有二日城
成甲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守要害以進拓境土凡
五十餘所 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榷 丁
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

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彼家事。外庭不當與知。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以槐位處珪。以鼎餗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何以懲勸天下。至三月初。履又言臣論王珪議儲之事。果合於義。珪不可以無罪。不然則臣亦當有責。伏望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右正言劉拯言王珪持二心爲姦。其卒也恩禮甚厚。蔡確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而擠死投竄之地。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伏望究珪之罪。録確之功。又今年二月。西京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先臣大怒曰。國家自有正統。何決于我。因叱罵士充曰。敢再往。卽杖汝死。有此忠義。不獲伸訴。乞詳酌優賜褒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違豫。臣適在朝廷。親聞士論籍籍罪珪。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於是詔珪遺表恩例竝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追貶珪萬安軍司戶參軍。帝之嗣位。邢恕與蔡確陰有異意。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日夜圖報復。黄履舊與恕相得。恕誣謗宣仁。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爲之。非當日所奏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嘗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謂士京曰。公知元祐閒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否。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者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棫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　己酉。復文德殿侍從轉對。　遼南府宰相趙廷睦知興中府。參知政事牛温舒兼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丁巳。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閒。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辛酉。以皇太妃服藥及亢旱。決四京囚。　壬戌。詔陝西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　癸亥。遼西北路招討使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討準布破之。　己巳。遼主駐薩里納（舊作撒里乃今改）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裒擢爲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其或怙終。必罰無赦。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蹇序辰謀共作詔榜。慮惇不

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吳居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云 太子少保致仕韓縝卒贈司空謚莊敏縝出入將相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丁丑三省言韓維朋附司馬光最爲盡力詔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鈞州居住時年八十一諸子乞盡納己官贖父里居且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光議論多不合故得旨免行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長編 甲申遼主命罷諸路馳驛貢新 丙戌遼主命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毋役其民 戊子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丙申詔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各舉監察御史二人 丁酉環慶路安疆砦成 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工畢詔賜人役及防拓軍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 乙巳保寧軍觀察留後宗漢爲開府儀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 己酉太原地震 庚戌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鄂嘉舊作吾也今改爲南院大王 秋七月太白晝見 遼主獵於黑嶺 八月乙酉封世開爲安定郡王世開燕懿王德昭曾孫也 丙戌鄜延將王愍復宥州 丁酉詔以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又前朝奉郎碩特與敘換內殿崇班確子少府監主簿渭奏臣叔父碩囊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權吏部侍郎安惇卽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同爲館職相善其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云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而韓嘉彥尚主故指其兄忠彥爲粉昆朋類錯立謂王巖叟梁燾也及甫除都司爲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致仕及甫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請補外肆爲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渭使訴其事及置對及甫爲京惇所脅卽妄自解釋唯以昭比摯如舊而眇躬乃以爲指上粉昆指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也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確母明氏常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爲施行至是渭以告章惇惇遂檢明氏狀進呈并付京惇追問詢依違以荅亦無證驗 戊戌築威戎城 己酉彗出西方〔攷異〕遼史作乙巳今從宋史及長編 九月壬子以星變避殿減膳罷秋宴詔求直言 乙卯赦天下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糴 丙寅詔蹇序辰及入內內侍省使臣一員同審問文及甫事從蔡京請也 戊辰彗滅 壬申遼主駐藕絲淀 丙子御殿復膳 丁丑遼以武定軍節度使梁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戊寅遼招討使額特勒奏討默埒濟舊作梅里急今改之捷 己卯封婉儀劉氏爲賢妃 五國部長貢於遼 冬十月乙酉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永不

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從三省言也　壬寅以權吏
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爲御史中丞　庚戌遼以西北
路招討使額特勒爲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卯富勒
摩多部貢於遼　戊午遼以安車召醫巫閭山僧志
達遼主好佛法能自誦其書每夏季輒令諸京僧徒
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僧徒
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　己未遼以中
京留守韓資讓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藥師
努知右伊勒希巴　丁卯詔諫議大夫以上各舉監
察御史一人　癸酉詔中大夫郴州安置劉奉世責
授隰州團練副使弟知常州當時差監南嶽廟以邢
恕言其陰合劉摯傾害蔡確故也　丁丑詔程頤涪
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李清臣尹洛即日
迫遣之先是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頤妄自尊
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雖
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遂有涪州之命頤編管蓋林
希力希意邢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與希曰便斬
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是日雷州別駕化州
安置梁燾卒燾自立朝一以拔引人物爲意在鄂作
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位至執政
八年之閒所薦用之不盡賢媿多矣　十二月癸未
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
治文及甫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帝諭曰朕遵祖
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釋勿治然京惇極
力鍛鍊不少置而燾先卒後七日摯亦卒衆皆疑兩
人不得其死摯教子弟先行實而後文藝每曰士當
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考異）長編載曾布日錄是年九月辛酉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初貶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還敘指揮今皆在嶺南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徙善地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更在陛下裁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地爲兩等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類似亦未爲過上極難之按此事不見它書唯見于布所自錄又係獨奏無同時佐證布姦邪恐屬虛妄今不取　乙
酉侍御史董敦逸坐奏事不實貶秩知興國軍　乙
未詔鄭佑李伸各遷一官賞回河功也又詔首建言
及主議回河者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遷一官王令
圖贈左中散大夫　丁酉詔祕閣校理劉唐老落職
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甲辰
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避部使者親嫌也　是歲
兩浙旱饑詔行荒政移粟賑貸　播州夷楊光榮等
內附

元符元年遼壽昌四年　春正月壬子遼主如魚兒濼　戊
午以右諫議大夫安惇權國子祭酒　丙寅咸陽縣
民段義于河南鄉劉銀邨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
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　己巳遼徙準布
貧民于山前　甲戌幸瑞聖園觀北郊齋宮　二月
丙戌白虹貫日　壬辰復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
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湖南路常
平等事董必並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
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殺元
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
人並罷　丁酉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　戊
申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於塞外　築興平城　三
月壬子命三省樞密使三歲一試刑法　丙辰米脂

砦成。丁巳。五王外第成。賜名懿親宅。戊午。三省言究治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自予奪。頒降。未嘗以聞。閒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顧卻慮。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誅衍於崖州。徙士良羈管白州。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櫱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帝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有言。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乙丑。詔蔡京等辨驗段義所獻玉印。京目爲秦璽。遂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戊辰。吏部郎中方澤等坐私謁后族宴聚。罰金補外。庚午。遼主如春州。帝幸申王府。辛未。幸端王府。甲戌。進封咸寧郡王俁爲莘王。普寧郡王似爲簡王。祁國公偲爲永寧郡王。丙子。築熙河通會關。夏四月庚辰。安定郡王世開卒。甲申。幸睿成宮。及莘王簡王府。丙戌。章惇等進神宗帝紀。詔梁燾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壬辰。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知亳州。御史中丞邢恕罷知汝州。希既叛章惇。至是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丙申。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丁酉。詔權禮部尚書蹇序辰兼侍讀。庚子。幸睿成宮。辛丑。遼主以雨罷獵。

壬寅。學士院上寶璽靈光翔鶴樂章。癸卯。詔學官增習兩經。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己酉。班德音于天下。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蔡京治同文獄。畢。言劉摯等有司馬昭之心。爲同時之人所發。乞正典刑。以及其子孫。三省進呈。辛亥。詔劉摯梁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語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仍各令于元指定處居住。以給事中徐鐸爲吏部侍郎。癸丑。以受寶恭謝景靈宮。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匹。癸酉。遼烏爾古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統軍使諾延舊作那也今改奏北邊之捷。諾延爲統軍。邊境以寧。其後部民乞留。遼主許再任。甲戌。遼主駐薩里納。六月戊寅朔。詔改

元夏遣使求援于遼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丁亥遼以遼興軍節度使尼哩（舊作涅里今改）爲特里衮以前知特里衮事耶律廓沙（舊作郭三今改）爲南京統軍使甲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敕令格式遼以參知政事牛温舒攝中京留守既而部民詣闕請眞授從之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猒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啓之秋七月庚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梅州安置王巖叟朱光庭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遼主如黑嶺壬申京師地震時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右正言晉陵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任經術之義乃止八月丙子朔熙河蘭岷路復爲熙河蘭會路丁亥詔侍從中書舍人以上各舉所知二人權侍郎以上舉一人仍指言所堪職任九月丁未以霖雨罷秋宴己酉吏部尚書葉祖洽言王珪罪惡比劉摯等最爲暴著今罪罰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珪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庚戌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丙辰朝奉大夫充祕閣校理孔平仲特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也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

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經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昔眞宗踐阼有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眞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言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眞宗欣然從之蓋人心不可失也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右正言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幷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壬戌看詳訴理所言鄭俠上書謗訕朝政幷王安國非毁安石等罪名元祐初除雪不當又王斻王斿進狀內言父安國寃抑未除詔鄭俠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斻罷京東轉運判官差監衡州鹽酒稅王斿監江寧府糧料院冬十月乙亥朔遼主駐藕絲淀己卯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以傅導燕國王延禧先是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其後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額特勒奏請如舊制遼主從之甲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獻納尤多嘗進唐鑑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乙未詔武官試換文資丁酉以河北京東河溢遣官賑恤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瀛

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官勒停永不收敘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惇惡之具言元豐末爽及衍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舊作嵬名阿埋今改）西壽監軍穆爾塔布（舊作妹勒都逋今改）斬俘甚衆捷至帝爲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愞楶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困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剏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復振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初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時首蒙擢右司員外郎職爲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謂千載之一時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所上書白帝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故特責之　癸卯駙馬都尉張敦禮坐元祐初上疏譽司馬光奪留後授環衛官　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欲盡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保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辛酉夏復遣使求援于遼　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知淮陽軍葉濤改管句崇禧觀以給事中范鏜言其訴理之狀辭情不遜侵黷先朝故也　丁丑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張商英爲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壬辰遼爲燕國王延禧行再生禮曲赦三百里囚　遼國舅祥袞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屬縣有蝗方議捕除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時議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六（起屠維單閼正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符二年（遼壽昌五年。）春正月，遼主如魚兒濼。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辛未，詔張舜民、畢仲游、孫樸、趙叡、梅灝、陳察、李昭玘並罷館職。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己卯，詔許高麗國王遣士賓貢。辛巳，詔自今應被旨舉官所舉不當，具舉主姓名以聞。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卻其使。戊子，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乙未，詔吏部守令課績從御史臺考察，黜其不實者。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爲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無敢違者。帝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爲之屈也。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頷之。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冤飲恨之語也。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三月丙辰，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緩師，仍獻玉帶。

築環慶路定邊城。丁巳，秦鳳經略司言吳名革率部族孳畜歸順，詔名革補內殿承旨，首領李㗊補右侍禁，及賜錢帛有差。夏四月庚辰，幸莘王府。丙戌，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辛卯，詔鞫獄徒以上須結案及審錄審奏，然後斷遣，不如令者坐之。癸巳，封永嘉郡王偲爲睦王。遣中書舍人郭知章報聘于遼。甲午，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張商英爲權工部侍郎。丁酉，築威羌城。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五月甲辰，太白晝見。庚戌，築鄜延路金湯城。癸亥，奉還真宗神御於萬壽觀延聖殿。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是日，遼主謁乾陵。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黃履皆二等。戊辰，詔朕閱陳次升任御史日章奏，觀其微意，附會權臣，詆毀先帝，朕含容其過，委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覬望言事，久居其位，殊無小補，可罷職與遠小監當，乃責監全州鹽酒稅。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兼西北路招討使禁軍都統。己巳，遼主駐沿柳湖。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甲申，遼以知右伊勒希巴蕭藥師努爲南而林牙，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甲午，賜環慶路之字平曰清平關。乙未，五國部長朝于遼。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閤門使張存等轉官，賜金帛有差。準布貢于遼。己亥，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遼以興聖宮使耶律薩嘉努爲右伊勒希巴。秋七月壬寅朔，惕德部長貢于遼。

庚戌河北河漲沒民田廬遣官賑之　辛亥遼主如太牢古山　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爲水官不主東流故特遣之邈川首領轄戩（舊作瞎征今改）性嗜殺部族攜貳大酋森摩沁展（舊作心牟欽氈今改）等有異志以轄戩季父索諾木丹津（舊作蘇南黨征今改）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巵酋沁羅結（舊作錢羅結今改）得逃以董戩疏族實巴袞（舊作谿巴溫今改）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實巴袞之子巴勒藏（舊作杓拶今改）據薩格（舊作谿哥今改）城轄戩攻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說洮西安撫使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贍引兵趨邈川丙寅欽彪阿成以城降贍留屯之　先是蹇序辰言請將六曹諸司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譏訕者盡數檢閱隨事編數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李積中亦以爲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至是乃復檢舉降詔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知河南府盛陶改知和州以言者論其元祐中詆誣先烈排毀舊弼也　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于帝前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甲戌太原地震　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北流隄岸　戊寅皇子生賢妃劉氏產也　乙酉賜熙河路緡錢百萬撫綏部族　丁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　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詣河州降于王贍詔胡宗回爲熙河經

略使以節制之　癸巳太白晝見　甲午建葭蘆砦爲晉寧軍　九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　左司諫王祖道言全河北流渰沒人戶田苗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癸卯命御史檢點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甲辰幸儲祥宮　乙巳幸醴泉觀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孟后既廢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帝大喜遂立之　乙卯通判潭州畢漸言應元祐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請悉令碎毀從之　己未青唐酋隆贊（舊作隴拶今改）以城降　壬戌雨罷秋宴　甲子右正言鄒浩除名新州羈管時章惇獨相用事浩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嬪妃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爲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氏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

聞陛下臨朝嘅歎以爲國家不幸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天意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明日章惇入對極詆浩狂妄遂有此責章留中不下〔攷異〕留中不下依東都事略鄒浩傳宋史浩傳一云付外恐非使此疏果下三省爲人所共見則蔡京它日亦不得僞爲浩奏以誣之矣尚書右丞黃履言浩犯顏納忠不宜遽斥之死地坐罷知亳州〔攷異〕據宰輔編年錄履罷在閏九月辛巳在浩貶後十有七日今併見於此初楊翟田晝議論忼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浩除正言晝適監廣利門往見浩問曰平日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里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志完浩字也浩得罪晝迎諸途二人流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仙遊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爲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

丙寅御文德殿冊皇后

閏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授保靜軍司馬邵州安置以在元祐中任臺諫羽翼權臣誣謗先猷故也

癸酉置律學博士員

詔詳議廟制

轄戩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青唐大酋森摩沁展迎實巴袞入城立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之子隆贊爲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贊及森摩沁展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青唐爲鄯州隴右節度邈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並隸隴右命王贍知鄯州王厚知湟州

丙子遼主駐獨盧金

戊寅以廓州爲寧砦城

丙戌梁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識曰魯公作文王尊彝

甲午熒惑犯太微垣左執法

乙未皇子莀追賜名茂贈越王謚曰沖獻

遼招討使額特勒討西北邊部之爲寇者俘獲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

冬十月庚戌集賢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均州依呂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

壬子詔河北大名二十二州軍置馬步軍指揮以廣威保捷爲名

丁巳遼額特勒奏西北邊之

捷。丙寅，遼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戊辰，遼賑遼州饑，仍免租賦。十一月甲戌，遼賑南北二紇。丁亥，詔以綏德城爲綏德軍。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年。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悉如太學三舍法，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威明結(舊作嵬名濟今改)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垂民少安。壬戌，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蘇邨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此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導河，使之北行，以遂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爲便。」從之。甲子，遼以參知政事趙孝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人行宮都部署梁援爲遼興軍節度使，以樞密直學士耶律儼參知政事。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遼壽昌六年)春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癸酉，遼南院大王耶律鄂嘉卒。丁丑，奉安太宗御容于景靈宮大定殿。戊寅，大赦天下，蠲民租。己卯，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惇又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羣臣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秩一等，賞諸軍，遣宋淵告哀于遼。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癸未，追尊母貴儀陳氏爲皇太妃。甲申，命章惇爲山陵使。丁亥，遼主如春水。戊子，以章惇爲特進，封申國公。己丑，罷增八廂邏卒。以權工部侍郎張商英爲中書舍人。辛卯，遼招討使額特勒執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以獻。自準布諸部不靖，瑪古蘇尤爲邊患，至是始就擒，加額特勒太保。丙申，遼主下詔問民疾苦。二月己亥，始聽政。尊先帝妃朱氏爲聖瑞皇太妃。丁未，立順國夫人王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遼以烏庫部節度使愼嘉努爲南院大王。己酉，遼磔瑪古蘇于市。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癸丑，初御紫宸殿。遼出絹賜五京貧民。戊午，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爲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人言遂移樞府，今乃除門下侍郎，使它日援以爲例，恐政府將爲戚愛外戚之地矣。」帝不從。以知亳州黃履爲尚書右丞。辛酉，名懿德宅潛邸曰懿德宮。壬戌，詔陝西轉運副使馬城等提舉開修解鹽池。甲子，毀承極殿。三月戊辰朔，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臺諫者。辛未，以給事中范鏜爲龍圖閣

待制知瀛州甲戌召權發遣衞州陳瓘爲左正言
監袁州酒稅鄒浩爲右正言知洛州龔夬爲殿中侍
御史韓忠彥曾布薦之也甲申以中書舍人張商
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先是
曾布論劉拯當逐帝曰張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商英
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
是命蓋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考異）李燾曰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
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兌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待制河北漕案商英自中書舍人出
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詞今不取　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
衆攜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
中羌積級如山初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
臂無應者沁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
聚數千人圍邈川夏人十萬衆助之城中危甚苗履
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實巴
袞與其子希斯羅斯（舊作谿賒羅撒今改）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
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隆贊乃瑪
爾戩之子遂命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
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斡（舊作邦辟勿丁哌今改）曰懷義爲
廓州團練使知湟州加轄戩懷遠節度使而貶贍于
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落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
縊死　遼弛朔州山林之禁　乙酉以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蔡
卞言于帝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
但云爲宰相所逐帝不荅翼日曾布對帝謂布曰蔡
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有章惇劉拯王祖道未去
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己丑以日

當食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
寅錄趙普後　辛卯以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
雍邱崔鶠應詔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
暇悉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出于草萊不
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
者必邪人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
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
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
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
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
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
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
排逐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謂之
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
名隨之無其實而與之名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爲狸
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信直諒聞于華夷而謂
之姦是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
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
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
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
不服故賤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
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
蝮蠍其殘忍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
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
之心跋扈不臣之變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
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頃鄒

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乙未卻永興民王懷所獻玉器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戊戌詔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劉拯罷知濠州以其論事觀望也是日曾布入對帝諭布曰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布力陳京卞懷姦害政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此必有姦人造作言語熒惑聖聽帝曰無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于易人耳　癸卯遼主如炭山

甲辰以門下侍郎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部尚書李清臣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攷異）編年錄清臣之奇並以癸丑日除授今從宋史表　丁未以帝生日爲天寧節　己酉皇長子亶生時帝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禮越三日大赦授亶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　癸丑賞應詔上書可采者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呂彥祖凡五人　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官宮觀蘇軾等徙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純仁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攷異）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丁亥今并見於此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　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　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　御史中丞安惇附會權姦屢

興大獄天下疾怨爲二惇二蔡之謠及召鄒浩爲諫官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註惑主聽規眄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惇知潤州 五月丁卯朔罷理官失出之罰 皇太后將復瑤華之位會太學上舍生何大正上書言之癸酉遂降詔曰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尚書右丞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夬言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章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閒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蔡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相繼論死乙酉卞罷知江寧府比部員外郎董必出知興國軍知無爲軍舒亶監潭州南嶽廟皆卞黨也 遼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卒 丙戌遼主駐納葛濼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辛卯還司馬光等致仕遺表恩 癸巳河北河東陝西饑詔帥臣計度振恤 乙未遼以東京留守阿嚕薩古舊作阿魯埽古今改爲特里袞以南院宣徽使蕭常格舊作常哥今改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月丙申朔遼遣使來弔祭 辛丑遼以有司案牘書宋主嗣位爲登寶位奪宰相鄭顓以下官出顓知興中府事韓資讓爲崇義軍節度使御史中丞韓君義爲廣順軍節度使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龍圖閣待制知荊南邢恕昨以北齊宣訓語誣司馬光而光及范祖禹等貶竄以文及甫私書證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矜恤之恩徧及存歿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恕反覆詭詐得罪先朝公議不容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原情定罪以協公議丁未詔恕以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戊午遼遣使決五京滯獄 己未遼以遼興軍節度使梁援爲樞密副使遼主召參知政事耶律儼至內殿詔以政事遼主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遼主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儼妻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 庚午遼主如沙嶺 八月乙未朔以祕書少監鄧洵武爲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庚子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于其西 辛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壬寅葬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 庚戌詔以仁宗神宗廟永世不祧 癸亥祔哲宗神主于太廟

左正言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靈轝陷濘不前露宿于野願速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遼西北諸部寇邊招討使額特勒以兵擊敗之是月使來獻捷　九月甲子朔詔修哲宗實錄　尚書左僕射章惇五上表乞罷政事詔荅不允惇徑出居僧舍帝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體貌不爲不至矣惇乞越州當與之初臺諫豐稷陳師錫陳瓘屢劾惇有以定策時異議爲言者至是帝將罷惇謂輔臣曰朕不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罷之餘事俟有人論及別議行遣　丙寅遼遣使來賀即位　丁卯減兩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己巳幸龍德宮　辛未章惇罷爲特進知越州仍放辭謝　丁丑詔修神宗正史　己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爲萬幾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猶與也庚辰御批瓘言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帝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翼日見上閤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論景靈西京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覬大用京好大喜功銳于改作若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墮矣辛巳稷登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張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卞竊弄威權陷哲宗于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于瑤華宮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癸未遼主望祀木葉山　甲申詔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知成都路昌衡知鄆州呂嘉問並分司南京光州居住坐尹京時附會惇卞殺戮無辜也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知瀛州范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亦坐惇卞黨故責　是日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至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喻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盛德不爲無累臣愚計謂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能含宏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　丁亥詔瓘改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即于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所進劄子請正蔡京之罪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若以臣言爲非則重加貶竄乃得允當所有知無爲軍敕不敢

祇受詔不許辭免 戊子遼主駐蕩絲淀 己丑復均給職田 冬十月丙申以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諭傅致語言指爲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丁酉以尚書右僕射韓忠彥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壬寅以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卯五國諸部長貢于遼 辛亥詔知荆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甲寅遼以平州饑復其租賦一年 乙卯升端州爲興慶軍節度 詔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職依舊知洪州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職知湖州從中丞豐稷言也 戊午改知南康軍龔原知壽州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辛酉罷平準務 十一月癸亥朔改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 左正言陳祐言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至于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啓之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伏望重行降黜投之閑散以申公憲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大中大夫知揚州 丙寅遼以天德軍民田世榮三世同居詔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祇候 丁卯詔修六朝寶

訓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帝納其言庚午詔改明年元曰建中靖國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徐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邪與正若不攷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 詔知江寧府蔡京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從侍御史陳次升言也京既貶輔臣謂蔡卞責輕于是竝責卞爲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府居住次升又言卞之爲害不在章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于近地分司何名爲謫壬申詔卞降一官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丙子遼主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戊寅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知樞密院事 庚辰尚書右丞黃履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乙酉置春秋博士 辛卯以禮部尚書范純禮爲尚書左丞 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釁近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特正典刑以謝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皇太后不豫禱于宮觀祠廟嶽瀆 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出廩粟減價以濟民 己亥遼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薩嘉努爲北面林牙 辛丑慮囚 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戊申降德音于諸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辛亥遼主命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 是歲遼封高麗王顒爲三韓國公放進士康秉儉等八十七人

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降于女直。時阿蘇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英格使烏凌阿實嚕(舊作烏林荅石魯今改)往佐和卓，戒之曰：「遼使來，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使遼使知之。遼使可以計卻，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英格使呼嚕(舊作胡魯今改)、穆沁(舊作邈遜今改)二人與俱至阿蘇城，和卓見遼使，詭謂此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乃援槍刺殺呼嚕、穆沁之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迪舒保殺之。阿蘇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伊哩(舊作乙烈今改)來。英格至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見之，伊哩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曰：「若償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和納(舊作主隈今改)、圖塔(舊作禿荅今改)兩水之民陽為阻絕鷹路，復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英格謀也，信之，命英格討絕鷹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聲言平鷹路，畋于圖袞(舊作土溫今改)水，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富嘉努以遼賜物給和納、圖塔之民，且修鷹路而還。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七（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玄黓敦牂閏六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宮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五年加司空改昭德彰信軍節度使）

建中靖國元年（遼壽昌七年二月改乾統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亙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莫夜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漸衡西正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大略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又辯明宣仁誣謗曰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又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者也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之坐隅 遼主自去臘有疾正旦力疾御殿受賀是日如混同江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於慈寧殿遺詔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后 是日遼主殂於行宮年七十廟號道宗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北面樞密使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同受顧命道宗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桑興學校救災卹患粲然可觀及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進賊及骨肉諸部浸叛用兵無寧歲唯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國卹遼亡徵見矣延禧即位柩前遼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 丁丑易大行皇太后園爲山陵命曾布爲山陵使 己卯令河陝募人入粟免試注官 二月壬辰朔遼改元乾統大赦詔爲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 丙申雨雹 己亥汰秦鳳二路兵 甲辰始聽政 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 遼主之爲燕國王也道宗以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有保護功命其輔導烏納數以直言忤旨遼主初即位即出烏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 甲寅詔貶知揚州林希知舒州降知隨州張商英爲朝奉大夫右司諫陳祐論其責輕請重行降黜故也 丁巳

詔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疏曰：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敵國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有是貶。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無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也。惇無以對。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猒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甲子，始御紫宸殿。乙丑，遼使來告哀，遣謝文瓘、上官均往弔祭，黃寔賀卽位。丁卯，遼主命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甲戌，遼主召僧法頤放戒於內庭。戊寅，以知無爲軍陳瓘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壬午，以日當食，避殿減膳，減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遼殿直達爾旺哈（舊作小底王華，今改）知遼主惡直言，心嗛蕭烏納，乃誣告烏納私借內府犀角。遼主命鞫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遼主愈怒，奪其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自是遼廷諸臣益務爲柔佞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不見。〔攷異〕遼史不書。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謚曰欽聖憲肅。乙未，追上欽聖皇太后曰欽慈。丁酉，御殿復膳。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任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自去，小人猶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是月，遼地旱。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詔三省減吏員，節冗費。丙寅，葬欽聖憲肅皇后及欽慈皇后於永裕陵。庚辰，太子太保、趙郡公蘇頌卒，年八十二，詔贈司空。頌器局閎遠，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

明於典故朝廷有製作必就而正焉丙戌祔二后神主於太廟朝請郎梁寬言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唯朝士革面迎合雖田舍書生亦懷覬望捭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欲附會時流以規上第其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所損不細又如方天若對策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爲恨以不汲元祐公相家貲爲惜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者卞之門人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司每遇廷試戒應舉人立爲法無得狂妄不荅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所流所貴少厚風俗遼主初立即罷圍場之禁宋魏國王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請曰天子巡幸爲大事雖在諒闇不可廢也遼主以爲然復命有司從備巡幸六月庚寅朔遼主如慶州戊戌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兼南院樞密使庚子遼上道宗尊謚曰仁聖大孝文皇帝追謚懿德皇后爲宣懿皇后壬寅遼以宋魏國王和囉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甲辰責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外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三不當先與屬官推恩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不赴朝參而有是命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佑帝不省而右司諫江公望復言之帝曰祐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如此何可容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宅意哉先是布甚惡清臣不附己數使人謂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乙巳遼以北平郡王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阿蘇加裕悅戊申封向宗回爲永陽郡王向宗良爲永嘉郡王遼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阿嚕薩古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知潁昌府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黜之己未班鬭殺情理輕重格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而爭興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帝以拄杖逐之終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會蔡王似府史相告有不遜語連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罷知淮陽軍秋七月壬戌

帝謂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進又問張商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爲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爲其懷私挾怨互相仇害也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天下無事帝頷之而已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異趨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皆嘗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日彼必首引惇卞以爲固位計曾氏之禍其可逃邪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思之可爲寒心布不以爲然答肇書曰布自熙寧立朝至今時事屢變唯其不雷同熙豐故免元祐之貶斥唯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其自處亦麤有義理恐未至詒家族之禍也　癸未準布鐵驪貢於遼　丁卯以著作郎陳瓘爲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　丙戌知樞密院事安燾罷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子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領它職所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帝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燾亦爭之以老避位遂出知河南府將行上疏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　丁亥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陸佃爲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章楶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寅以右司員外郎陳瓘知泰州先是瓘進言曰神宗有爲之序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秏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予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事之乖謬無大於此者臣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曾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而閣下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指問於閣下將何辭以對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畢爭辨移時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

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又以日錄辨國用須知納布而出明日瓘即以此二篇及所上布書具狀申三省御史臺乞敷奏彈劾三省進呈帝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者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而王安石有日錄皆君臣對面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乃章惇蔡卞今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謂臣尊私史厭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帝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不可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帝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言誠過當曾布卻能容瓘乃出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遺丞相汝爲我書之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且持入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有海陵之命中書舍人鄒浩右諫議大夫陳次升皆乞留瓘不從　遼主謁慶陵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當裁損者議詳以聞　壬申遼主謁懷陵乙亥遼主如藕絲淀　冬十月壬辰遼主謁乾陵　癸巳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攷異〕編年錄宋史表皆作乙未　甲辰遼主上其考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旋追贈蕭嚴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耶律薩喇舊作撒刺今改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系出季父房並追封漆水郡王蕭蘇薩舊作速撒今改蕭托卜嘉並追封蘭陵郡王五人皆繪像宜福殿又追贈蕭和克舊作忽古今改龍虎衛上將軍先是耶律實坶舊作石柳今改以附太子流鎮州至是召爲御史中丞　遼主雖追尊順宗究莫知其瘞所遼主亦不亟於求之後遂不建陵寢　十一月庚申以陸佃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温益爲尚書右丞〔攷異〕編年錄作丙子今從宋史表益初知潭州鄒浩南遷過潭莫投宿郵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它逐臣在其境內者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壬戌以西蕃錫羅薩勒爲西平軍節度使邈川首領　辛未出御製南郊親祀樂章　庚辰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改彰信軍爲興仁軍昭德軍爲隆德軍改明年元曰崇寧以曾布主紹述從其請也　壬午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温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閒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

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攷異〕李燾曰曾布子緈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今不取 十二月戊子遼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遼知樞密院使越國公耶律儼徙封秦國公儼以諛佞得信任於道宗及遼主即位元妃之兄蕭奉先爲遼主所眷注儼舊與奉先相結益務爲逢迎取媚遼主又寵任之嘗與牛溫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儼恃奉先爲內主溫舒不能勝 庚寅以知洪州葉祖洽爲寶文閣待制代呂希純知瀛州呂希純改知潁州帝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爲請也布初擬召祖洽爲侍郎帝許之韓忠彥以爲不可乃止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唯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帝封援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弁奏疏一通所陳十事其四言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收用類皆狂妄語是日呈援書帝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與徙廣南近裏一州帝許之又以誕所陳事目進呈帝曰須與勒停編管既而韓忠彥見之怒請除名送湖南從之惇亦不復內徙 左僕射韓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忠彥累乞罷相不許甲午遂出居東府有詔押入 戊戌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供奉官童貫開封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使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言語論奏於帝

所由是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之遂起京知定州 辛丑以知陳州張商英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知滁州范鏜復職知澶州少府少監邢恕光祿少卿呂嘉問司農少卿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放歸田里人安惇蹇序辰並散官予祠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尋又詔蔡卞復官予祠 乙巳遼主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時方治耶律伊遜之黨其黨多賂權貴以求寬免遼主不悟而下此詔 丙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西宮丁未詣宮行禮 己酉降德音於西京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秘書省正字陳師道性孤介與趙挺之爲友壻而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天寒甚衣無緜其妻就假於挺之家師道問所從得卻去不肎服遂中寒疾乙卯卒〔攷異〕薛鑑於元祐二年十月書召師道爲秘書省正字弁載預郊祀以寒疾卒攷其年月甚爲舛謬據魏衍撰彭城先生集記則除正字在元符三年其卒在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當從之 是歲以修奉景靈西宮下蘇湖二州采太湖石四千六百枚〔攷異〕修景靈西宮采太湖石宋史薛王二鑑皆不書程俱北山小集具載其事東南花石綱實昉於此 河東地震京畿蝗兩浙湖南福建旱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 春正月丁丑河東太原等郡地震詔死者家賜錢有差 遼主如鴨子河 二月丙戌朔以聖瑞皇太妃疾慮囚 辛卯遼主如春州 甲午皇太子亶改名烜 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丙

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奏言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十一郡地震至今未止人民震死動以千數自古災異未有如此臣不避死亡妄舉輔弼之失以究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并以其所上宰相曾布書隨進書曰今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爲山陵使辟燾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爲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燾肎言乎言之則忘恩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燾也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壻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旁招俊乂陶治天下肱之所論止及燾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若百職可以略而不論也相公以門人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剝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冊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肱竊疑之伏唯相公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來直言肱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肱烏程人禮部侍郎服之從弟也 戊戌詔士有懷抱道德久沈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厲風俗者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奉議郎趙睿謀反伏誅 辛丑以知定州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蔡卞改知揚州先是大名闕帥曾布白帝前兩府唯有劉奉世帝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熙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故有是命 聖瑞皇太妃朱氏薨追尊爲皇太后上謚曰欽成 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三月丁巳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寶慶殿戊午詣宮行禮 辛酉以兵部侍郎鄒浩爲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以浩乞補外也尋改知杭州 甲戌以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是月遼地大寒冰復合

夏四月丙戌詔權吏部侍郎張商英落權字 遼主命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同知北院樞密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治伊遜之黨有司泄泄莫以爲意久之始具獄辛亥命誅伊遜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張孝傑蕭德哩特（舊作得里特今改） 蕭錫沙（舊作十三今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時阿蘇納賄多出姦黨之罪德勒岱不能制亦附會之蕭達和克（舊作達魯古今改）親害太子亦得以賄免御史中丞耶律實埒上書曰臣前爲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伏見耶律伊遜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帝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德哩特實

伊遜之黨耶律哈嚕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罪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伊遜爲功臣陛下豈得立邪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寃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爲沴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姦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伊遜等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　五月丁巳熒惑入斗庚申尚書右僕射韓忠彥罷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希布意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大名府　臣僚上言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人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倡迭和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已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一旦牽復不以其漸內外相應寖以滋蔓爲害彌甚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倡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伏望早賜施行　乙丑詔知河南府梁燾知潤州王壽知越州豐稷知潁昌府陳次升並奪職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幷例外所得恩例　吏部侍郎張商英改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尋又兼侍讀　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閒亦有干連牽挂偏執愚見情非姦詭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考異〕李燾謂上言者必鄒餘然無明證今仍闕之　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禼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隱張保汪衍余爽湯馘鄭俠常立程頤張巽等四十人行遣輕重有差唯孫固爲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夬並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外蘇

翰苑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後苑欲增葺殿宇內侍有請以金箔爲飾者計用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詔黜之 丙子詔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己卯尚書左丞陸佃罷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平安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朝議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窮治或言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出知定州 庚辰以許將爲門下侍郎溫益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趙挺之爲尚書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詒天下憂及是京謂鼛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爲中丞與曾布比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己丑祔欽成皇后神主於太廟 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目爲青錢學士乞罷其史官左正言吳材言史官王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兼無出身當罷是日曾布獨對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壻近日以安持追削職名皆挾私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帝曰彼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但以臣門下士爲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搖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不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臣一身與衆人爲敵是時助臣者唯此三數人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逐此等是爲元祐人報怨耳帝矍然布因言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濱之乃其壻議論之際多與惇爲比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趨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 壬辰減西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遼主以雨罷獵駐散水原 癸卯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丁未遼南院大王慎嘉努致仕己酉太白晝見 壬子改渝州爲恭州 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 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閏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殿曰重光 己未以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尋改揚州 庚申遼策試賢良禮部郎中劉輝對策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輝善屬文疏簡有遠略時稱得人未幾卒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列要塗陰擠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挈提姻婭驟致美官汲引儇浮盜竊名器愛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搢紳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鉤致齊人之簽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輕改垂世之典刑爲臣不忠莫大於此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

所召，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連上章乞罷。壬戌，詔布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帝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已爲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爲私，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壻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暨登相位，復與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己，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指，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又力引王古爲戶部尚書，王覿爲御史中丞。二人者，元祐之黨也，而用以掌開闔斂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於是更詔布落職，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

以刑部侍郎張商英爲翰林學士。

甲子，詔諸路州縣官有治績最著者，命兩司帥臣各舉一人。

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改知越州。

辛未，詔曰：「朕仰唯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非，謂非后出。比閱諸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攷詳，咸有顯證。且朕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緣何外人得入宮禁，私行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鄒浩可重行黜貶，以戒爲臣之不忠者。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攷異〕長編載鄒浩劄子曰：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繇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游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柰何陛下遽忘其槩乎！臣觀陛下之所爲，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罪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二王之行，不識寢飯安乎？頃年彗孛出於西方，災譴爲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盛德。」又聞江西累年饑饉，陛下召惇責以宰相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爲解。」惇爲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以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盛大之世；不然，祖宗有百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諸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願歸田里，力農圃，爲亂世之民，願膽臣心肝以獻，上斬惇首以謝天下。案此劄蓋章惇、蔡京之黨所爲，其述仁宗謂宰相寇準之語，尤爲謬妄，寇準何嘗事仁宗哉！今附辨以見作僞之不可掩。若元符后訴章及謝徽宗表，皆出僞手，長編雖曾附載，今並削去。

初，浩以諫立后被譴，章留中不下。元符末還朝，入見，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忌浩，欲擠之，果使其黨僞爲浩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且多狂妄指斥語，復僞爲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流布中外。帝見之，大怒，遂下詔治浩之罪，貶衡州別駕、永州安置。京又使其黨爲元符皇后撰謝表以上，詔並送史官。浩初除諫職，入白其母張，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詒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顧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攷異〕李燾曰：新錄辨誣二云：鄒浩復召用，蔡京忌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使其黨作僞疏，繼而京執政，故有是責。要之此段皆非實事。鄒浩疏、元符皇后上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京爲之也。丁未錄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稾，浩奏以元疏稾不存。陳瓘聞而歎曰：「若後或有撰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已而章惇果僞撰浩疏，袖以進。案惇元符三年九月已罷相，僞撰鄒浩疏者乃京也。今案宋史鄒浩傳，徽宗卽位，浩還朝，帝首及

諫立后事，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而丁未錄云：上欲再貶浩，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稾，浩奏以元稾不存。二說互異，一係元符，一係崇寧，今從宋史。蓋焚稾之語，京久已聞之，時向太后已崩，而朱太妃尚在，京猶未敢爲此也。及是年二月朱太妃薨，京特以此時入對，故既撰浩僞疏，又撰元符皇后僞訴章，以無太后、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僞疏僞表，一時一手所作，大抵在是年四月後也。元符皇后固甘心於浩者，自當與京合謀，而京素交結內侍，俾以此僞疏表置諸帝前，亦甚易也。所可疑者，浩既自焚其稾，京求浩奏亦不可得，而徽宗實錄鄒浩傳及東都事略、宋史鄒浩傳，俱載浩元奏，與僞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宮中所留元奏，羣小一時難檢，不及焚毀，若有神物爲之護持，而其後出者與。

壬申，遼降惠妃蕭氏爲庶人，幽於宜州，諸弟沒入興聖宮。遼方治耶律伊遜之黨，其首惡既以賄免，而蔓引轉及無辜。御史知雜事左企弓爲辨析其冤。警巡使馬人望奉命推究，處以平心，所活甚衆。

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壬午，追貶李清臣爲武安軍節度副使。

癸未，詔監司帥臣於本路小使臣以上及親民官內，有智謀勇略可備將帥者，各舉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八（起玄默敦牂七月盡閼逢涒灘四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
皇帝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秋七月甲申朔建長生宮以祠熒
惑　丙戌詔省臺寺監及監司郡守並以三年成任
　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
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剏法立制先帝繼之兩
遭變更國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
頓首謝曰敢不盡死制辭極其褒美翰林學士張商
英所草也　己丑焚元祐法　甲午詔于都省置講
議司蔡京既得志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
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
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
室宂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
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詔杭
州明州置市舶司　庚子同知樞密院事章楶罷以
老故也詔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謚莊
簡（［考異］姑蘇志章楶謚莊敏今從宋史及宰輔編年錄）　甲辰以雨水壞民廬舍
詔開封府振卹壓溺者　庚戌臣僚上言管句明道
宮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亡出己俸於薦福禪院爲
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事件許中外臣庶
具所見利害聞奏　復罷春秋博士　是月遼主獵
于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承興宮太師蕭呼圖（舊作胡篤
今改）見遼主好遊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遼主悅
而從之國政墮廢自此始　準布侵遼遼招討使額
特勒戰敗之　八月乙卯皇子烜改名桓　臣僚上
言陛下即位之始淵默不言嘗開獻書之路而以書
獻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
武弁而寄寺監丞簿之祿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論列
爲何等語言往往懷疑迄今不釋欲望出其所上封
事布之四方果其言有補國是則至公之議帖然自
猒脫或志在覬望僥倖名器無忠嘉一定之論有姦
憸兩可之語附下罔上累先烈而害初政則於此時
豈可以置而不問如以臣言可采乞早賜施行　乙
丑詔除鄭敦義江緷外鹿敏求追所授承事郎降充
簿尉高士育追所授官何大正追所賜出身及所授
官並不得應舉　辛未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
令諸州縣並置　甲戌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于
國南蔡京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置
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
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
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
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
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
公私試者復其身如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若行能
尤異爲鄉里所推者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及
教授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京又請外
學以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

建外圓內方，爲屋千百七十二楹，是爲辟雍，太學專處上舍生、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卽貢入辟雍。長吏集闔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限歲終卽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續其路食，以學錢給之。奏入，詔悉如其法施行。　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馘、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竝毋得官京師。　己卯，以趙挺之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張商英爲尚書右丞。　九月戊子，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　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　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元符皇后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幷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等八人，（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楊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攷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二日，魯君貺、劉昱、李當、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卽己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須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更須博攷。）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爲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爲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至是第爲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　壬寅，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冬十月乙卯，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遼，劫乾州武庫器甲。遼主命北面林牙薩嘉努捕之，蕭哈里亡入女直之克

展（舊作阿典，今改。）部。癸亥，知樞密院事蔣之奇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遼招討使額特勒乞致仕，遼主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丙寅，封混同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太子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號，以參知政事牛温舒知南院樞密使事。己巳，以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爲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蔡京、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力主錢遹等說，請廢孟后，帝不得已從之。甲戌，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丙子，臣僚上言：「元祐黨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爲元祐者，伏望詳酌施行。」於是詔周常、龔原、劉奉世、呂希純、王覿、王古、謝文瓘、陳師錫、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陳郛、朱光裔、蘇嘉、余卞、鄭俠、胡田竝罷祠祿，各于外州軍居住，仍依陳乞宮觀新格，不得同在一州。戊寅，以資政殿學士蔡卞知樞密院事。（考異：據辛輔編年錄，當在癸亥日，今從宋史表。）詔河南府草澤裴筠上書語言狂悖，特送五百里外州軍編管，所有講議司許陳言利害指揮勿行。

十一月乙酉，邵州言知溪洞徽州楊光銜內附。戊子，以婉儀鄭氏爲賢妃。辛卯，置河北安濟坊。癸巳，置西南西京宗正司及敦宗院。乙未，遼薩嘉努以不獲蕭哈里免官。戊戌，置顯謨閣學士待制官。壬寅，遼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爲北院樞密副使。劇賊趙鍾格犯遼上京，掠宮女御物，副留守馬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承旨。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興節。己酉，立卿監郎官三歲黜陟法。

十二月癸丑，中丞錢遹言：「哲宗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略。權臣欺朝廷，盡委而棄之，更以宅罪戮及瞻身，若不追正其罪，無以伸往者之寃，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韓忠彥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仍舊衡州安置，安燾爲寧國軍節度副使，范純禮爲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庚申，臣僚上言范純仁謚忠宣未當，詔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其神道碑令潁昌府毀磨。鑄當五錢。丙寅，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常覺察，不得放出城。丁丑，詔諸邪說詖行非先聖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戊寅，蔡京等上州縣學勅令格式，乞鏤板頒降，從之。是歲，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興化軍旱。辰、沅州猺入寇。遼蕭哈里之亡入女直，克展部也，遣其族人額特勒結和于英格，曰：「願與太師爲友，同往伐遼。」英格執額特勒，會遼命英格捕討哈里，遂送額特勒于遼，募兵得甲千餘。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喜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蓋前此女直甲兵之數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追哈里兵數千，攻之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阿古達策馬突戰，哈里中流矢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矣。夏改元貞觀。

二年（遼乾統三年。）春正月辛巳朔，遼主如混同江。女直函

蕭哈里之首來獻遼主大喜賜予加等蕭哈嚕言于遼主請修邊備樞密使耶律阿蘇力沮之時譏其以金賣國云 乙酉貶竄元符末臺諫官于遠州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馬涓澧州陳祐歸州李深復州張庭堅鼎州並除名勒停編管江公望責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已上並永不得收敘王覿臨江軍居住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亦皆除名勒停蔡京蔡卞怨任伯雨等之論己檢會其章疏以進故有是貶京之帥蜀也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除名編管 知荆南府舒亶平辰沅猺賊復誠徽二州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曲赦荆湖兩路 己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奏災福無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帝禮信之 壬辰中書侍郎溫益卒益仕宦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會蓋天性也 丁未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厚少從父韶兵閑暢習羌事元祐棄河湟厚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蔡京既治元祐棄地之罪仍欲開邊故有是命 戊申遼主如春州 二月辛亥安化蠻人寇廣西經略使程節敗之 壬子遣官相度湖南北猺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 甲寅尊元符皇后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辛酉置殿中監 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幷夾錫錢召募私鑄人赴官充鑄錢工匠從蔡京奏也 遼以武清縣大

水弛其陂澤之禁 癸酉奉安哲宗御容于西京會聖宮及應天院 丙子置諸路茶場自嘉祐通商至熙寧中李稷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及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仍舊禁榷官買即產茶州軍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商人買茶貯于籠篰官爲抽盤第敘收息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自此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戊寅王厚言熙寧閒神宗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韶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依熙寧故事並附本路經略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又詔入內供奉官童貫往來句當仰本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三月乙酉詔黨人親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辛卯管句王龍觀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編管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碑語涉謗訕也 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句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事 夏四月甲寅詔侍

從官各舉所知二人。丁卯，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景靈西宮繪像。己巳，童貫至熙州，傳語勞軍。庚午，詔國子監印書賜諸州縣學。甲戌，王厚奏：「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隆贊（舊作隴拶今改）爭國之故，人心不寧，諸族酋豪互有猜忌，遂更相侵掠殺戮，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起侯發別具奏聞。」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為尚書左丞，戶部尚書吳居厚為尚書右丞，兵部尚書安惇同知樞密院事。詔追奪王珪贈謚，王仲端、王仲嶷並放罷，遺表恩例減半，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神宗大漸，王珪不早清建儲，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又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為事。」故有是詔。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月辛巳，以賢妃鄭氏為淑妃。丙戌，曾布以妻魏氏及子紆、繰等交通請求受賂，狼籍，責授廉州司戶參軍，仍舊衡州安置，紆永州編管，繰除名。戊子，遼以獵人多亡，嚴以科禁。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謗訕，節文降責有差。乙巳，遼主清暑赤勒嶺。

丙午，謁慶陵。遼西北招討使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自恃后族，慢侮僚吏，戍長耶律棠古不為屈，乃罷之。棠古訟於朝，不省。棠古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彊棠古。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拶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它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癸亥，厚次河州。甲子，次安鄉關，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次曰阿蒙，率眾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馳還，幾為所敗，會兩各收軍而止。翼日乙丑，賊以大眾背城而陳，埤閒建旗鳴鼓，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厚乘高列大帥旂幟，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肯降，語益不遜，遂

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
陳前督彊弩射之賊稍卻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
閒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
令結厮鐸麻令於陳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
巴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遂克其
城遠近爭降附厚誅彊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
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　丙寅厚進軍次瓦吹舊
名寧洮寨永年等進據把拶宗城阿蒙道遇其父多
羅巴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
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
而去至乩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復懼見
禽踰城奔青唐然餘黨猶盛王厚慮其或掎我軍後
丁卯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
餘人趨乩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命
忠等率衆守之厚卽日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
城城舊名安隴寨　己巳進至湟州會高永年等軍
於城東坂上諸將各率所部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
領丹波秃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童
貫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諸將各
守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益張
日莫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已疲請暫
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
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擁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
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
欲自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
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

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
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
擊破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閒築城宗水
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
撟槍擊賊引衆踰入城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
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
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城中不能支大首領蘇南
抹令呧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
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
鼓譟而進丹波秃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辛未
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
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七百五十人
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
谿賒羅撒率衆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駐宗哥
城以丹波秃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欲席
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
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尙彊未有望風束
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
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將
未可與築若不暴師勞費別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
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
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乩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
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
漢世謂之隍陿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
阻若不城之異日出兵賊必乘閒斷我歸路其三曰
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

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況此三城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其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閒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知招撫降衆必多此支解羌虜之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耳遑它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灑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尚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阿昆等五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辭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鬬志使不爲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　是月中太一宮火　秋七月己卯以收復湟州百官入賀　辛巳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　壬午白虹貫日　詔以王厚爲威州團練使知熙州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句當公事賞復湟州功也　甲申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曾肇責授濮州團練副使　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　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　庚子賜茅山道士劉混康號葆真觀妙先生　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鄢陵縣尉郎係在京府界差遣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是月遼中京雨雹傷稼

八月丁未朔再論棄湟州罪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外韓忠彥安燾范純禮蔣之奇各貶官龔夬化州張庭堅象州編管陳次升循州姚雄光州居住錢景祥秦希甫並勒停李清臣身死其子祉當時用事送英州編管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屢陳堅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余深奏尚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爲河東守臣李昭敘作嘉禾篇謂成王沖幼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逮元符之末起鄒浩於新州商英草詞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乎詔張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復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落職知亳州（攷異）李燾曰蔡絛國史後補鹺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榷貨務申入納見錢已積二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首有爾許邪張丞商英時爲中書侍郎忽儳進曰啓陛下皆虛錢魯公愕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點檢字號分明皆在庫也翼日奏聞張大慙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素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翼魯公將爲相商英頗爲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閒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庭事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以它事黜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　臣僚因言商英作爲謗書肆行誣詆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　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改知蘄州尋罷職提舉靈仙觀　湟州既平王厚奏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爲若

不先事撫存據其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于熙河州界出沒爲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亭在湟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屬羌人甲子大軍由來賓城濟河南出來羌拔當標城又進至分水嶺平一公城達南宗癸酉厚引軍赴米川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明日厚修橋欲濟賊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爲流矢所傷乙亥來賀城陷賊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九月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　庚寅詔尚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序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爲縣令　壬辰置醫學　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　辛丑改吏部選人七階曰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將仕郎從刑部尚書鄧洵武言也舊制以職爲階官而以差遣爲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此猶未正故更名以革其弊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攷異〕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陽中立吳儔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　冬十月甲辰遼主如中京〔攷異〕李銳曰攷是月丁未朔無甲辰日恐史誤　王厚奉詔班師甲寅還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年杓摋遵廝雞及酋長溫彪赴闕　己未吐蕃貢于遼　己巳遼有事於觀德殿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等城洮西安撫李忠統兵往救之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子烏雅舒襲節度使初諸部各有信牌馳驛訊事英格用阿古達議擅置信牌者罪之由是號令始一兵力益彊〔攷異〕長編於建中靖國元年女直楊割死阿古達立注云此據金盟本末及直筆北遼事亡遼錄增入今按楊割即英格金史世紀英格癸未歲卒實宋之崇寧二年而長編以爲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一誤也是歲烏雅舒嗣英格襲節度使在位十一年乃卒而長編以爲英格死阿古達立竟脫卻烏雅舒一代二誤也蓋沿金盟本末諸書之謬而未加攷證耳　十一月庚辰詔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句宮觀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嶽廟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　乙酉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知亳州孫載並放罷臣僚論其嘗附元祐姦黨故也　洮西安撫李忠行至骨廷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且辛叔詹辛叔獻皆爲賊所傷卻奔懷羌城是夕忠死　丙申遼羣臣加上遼主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爲太叔皇子梁王達嚕舊作撻魯今改進封燕國王以鄭王淳爲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各進一階　丁酉以特里袞阿嚕薩古爲南院大王　戊戌以受尊號告廟　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廟號肅祖曾祖廟號懿祖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

十二月戊申，遼主如藕絲淀。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

癸亥，祧宣祖皇帝、昭憲皇后。丙寅，詔六曹長貳歲考郎官治狀，分三等以聞。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措置邊事司，王厚措置邊事，童貫同措置，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副興發。遼以蕭烏納爲臨海軍節度使。烏納上書曰：「自蕭哈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初，遼主幸耶律達噶（舊作撻葛，今改。）第，見國舅大父房之女蕭氏，小字瑟瑟，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囉噶勸遼主以禮選納，至是立爲文妃。是歲，諸路蝗。纂府蠻楊晟銅、融州楊晟天、邵州黃聰內附。遼放進士馬恭回等百三人。

三年（遼乾統四年）春正月己卯，安化蠻降。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戊子，鑄當十大錢。遼主幸魚兒濼。壬辰，增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甲午，賜蔡攸進士出身。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攸，心善之。及卽位，遂有寵，至是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爲大司樂，付以樂政。壬寅，遼主獵于木嶺。癸卯，太白晝見。遼燕國王達嚕卒。達嚕，蕭德妃所生也，妃以哀戚卒。甲辰，劉昺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言：「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爲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爲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爲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諸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之法，遂至差誤。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疇及後周王朴，竝用水尺之法。本朝爲王朴樂聲太高，令竇儼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然非古法。今欲請帝三指爲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鑄九鼎。二月丙午，以淑妃鄭氏爲貴妃。以刊定元豐役法不當，黜錢遹以下九人。丁未，置漏澤園。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

祐黨 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 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辛未雨雹 是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三月辛巳置文繡院 丁亥作圜土以居彊盜貸死者 甲午躋欽成皇后神主於欽慈皇后之上 辛丑大內災

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元豐中太學生休假日引諸武學射廳習射紹聖嘗著爲令乞頒其法於諸路州學從之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還一官以黜檢學生費乂韋直方龐汝翼荅策詆訕元豐政事故也三人並送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 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是日厚貫帥大軍發熙州出篩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爲統制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誡爲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疆寨通往來道路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 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因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以進凡一百四十四人

乙巳以火災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 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奇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姦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閒勝負未可知也於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誡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爲然先趨綏遠用馮瓘統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綏遠翼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賒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誡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還報以爲我軍不甚衆初不知分而進也谿賒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衆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湯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鵪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口 壬子厚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之後張誡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衆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陳張疑兵于北山下其勢甚銳厚命馮瓘統選鋒五將與賊對陳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陳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諜者言谿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衆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

頃刻閒君爲前軍將久此何邪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未動谿賒羅撒以精兵數千騎自衞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衆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遽揮選鋒突陳賊少卻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取谿賒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聲震地會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谿賒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莫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僞公主瞎叱牟蘭氈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取兵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翼日勝宗首領欽厮雞率衆來降甲寅厚貫入安兒城乙卯引大軍至鄯州僞龜茲公主青宜結牟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等開門出降鄯州平初谿賒羅撒敗于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肎從之者翼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厚遣馮瓘統輕銳萬騎由州南青唐谷入賊復覺之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　丙辰下林金城西去青海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入廓州界大首領洛施軍令結率其衆降辛酉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大軍駐于城西河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禍福之因戒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皆唯諾聽命　乙丑罷講議司　詔王厚童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其以厚爲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貫爲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依舊句當內東門司　丁卯羣臣以盡復青唐故地賀　己巳曲赦陜西　庚午王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于熙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九　起閼逢涒灘五月，盡柔兆閹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崇寧三年遼乾統四年。五月丁丑，以收復鄯廓，遣親王奏告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戊寅，罷開封權知府，置牧尹少尹，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爲序，增其員數，倣唐六典易胥吏之稱。己卯，以復鄯廓，推賞，進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庚辰，許將趙挺之吳居厚安惇蔡卞各轉三官。甲申，改鄯州爲西寧州，仍爲隴右節度。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修宮庭者。罷行水磨茶。六月壬寅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甲辰，遼主駐旺國崖。丙午，詔諸路州軍未曾立學者竝增置。戊申，詔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壬子，置書畫算學，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竝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勔、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六人。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張保源、孔平仲、湯馘、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綝、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鈞、袞公適、馮百藥、周誼、孫宗、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珣、封覺民、胡端修、李傑、趙令畤、郭執中、石芳、李賁、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拔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逢純熙、高遵裕、黃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鄒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蕭刓、趙越、滕友、江洵、方括、陳并、洪芻、周諤、許端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考異〕同時有兩王古，其一官戶部尚書，乃旦之曾孫，在曾任待制以上官；其一在餘官。蓋以元符上書列邪等得罪者，其爵里未詳。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王珫、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扆、竇鉞、趙約、王紳、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閻守勤、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爲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考異〕案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

軍卽此也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
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
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桱通鑑續
編於崇寧二年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
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
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舛謬極矣今據長編宋紀悉爲改正 癸
亥吐蕃遣使貢於遼 乙丑詔內外官毋得越職論
事 秋七月壬申朔詔應人籍人父竝不得任在京
差遣 癸酉以婉儀王氏爲德妃 戊寅降授中大
夫蔣之奇追復右正議大夫念其進對之際嘗陳紹
述之說也 庚辰詔自今大禮不受尊號羣臣毋上
表 是日遼主獵於南山 癸未遼以西北路招討使
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愼思竝知北
院樞密使事 辛卯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
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
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富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
貧者所存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
寧初神宗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
而推行之蓋以土色肥磽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
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賦
調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
收則吏無所措其姦邦財自此豐民賦自此省五路
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私以爲利遭元祐紛更美
意良法未徧於天下今檢會熙寧方田敕推廣神考
法意刪去重複取其應行者爲崇寧方田敕令格式
乞付三省頒降施行從之 遼以同知南院樞密使
事蕭迪里舊作敵里今改爲西北路招討使 八月壬寅朔
大雨壞民廬舍令收瘞死者 甲辰蔡京等上神宗
正史 丙午門下侍郞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
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
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遂以資政殿學士出
知河南諤蔡京之黨也 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元書
言澧州醴陵縣學生季邦彥試卷言涉謗訕 辛酉詔
邦彥特送五百里外編管其攷校長諭屏出學 九
月乙亥以趙挺之爲門下侍郞吳居厚爲中書侍郞
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尙書左丞刑部尙書鄧洵
武爲尙書右丞康國揚州人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
爲屬及京當國定元祐黨籍置看講議司編彙章牘
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
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登政府復以其兄康伯代
爲翰林學士 壬辰詔諸路州學別置齋舍以養材
武之士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
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
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
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
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
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
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
蔡京求羨財以供侈費乃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
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擢戶部侍郞自是繼者效
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
轉般之法壞矣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丁未賢
妃張氏薨 己酉鳳凰見於遼境之漷陰 初蔡京
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
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

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幣招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於遼朝議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州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且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寇涇原戊午圍平夏城河西節度使趙懷德等出降夏人又入鎮戎軍掠數萬口而去於是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泊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谿賒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責授郢州團練使　己未遼主如南京　己巳立九廟復祀翼祖宣祖　庚午貴妃邢氏薨　十一月甲戌幸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遂臨辟雍賜司業吳絪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　乙亥遼主御迎樓賜貧民錢　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尉並許差注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言丁亥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癸巳改上神宗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考異〕東都事略作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蓋誤以紹聖二年所上之謚移於是年耳今從宋史徽宗紀　加上哲宗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丙申祀圜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二月辛丑遼以戶部使張琳爲南府宰相　乙巳升通遠軍爲鞏州　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爲衍聖公　是歲諸路蝗　桂州黎洞蠻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務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誇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洞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洞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谿洞司主之　同知樞密院事安惇卒〔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陳桱通鑑續編增入　贈特進後二年惇長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坐指斥乘輿誅流其弟邦於涪州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

四年遼乾統五年　春正月庚午朔改熙河蘭會路爲熙河蘭湟路　丙戌築谿哥城　庚寅遼以遼興軍常格舊作長哥今改爲北府宰相　壬辰詔察諸路監司貪虐者論其罪　乙未尚書省言水磨茶場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欲並存留但罷官差人動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萬緡每月均納從之　丙申詔京畿路

改置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知樞密院事蔡卞罷。卞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立武學法。　丁酉，秦鳳蕃落獻邦潘疊二州。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二月癸卯，遼主微行視民疾苦。　乙巳，築御謀城。　丙午，遼主如鴛鴦濼。　己酉，中書省言：「周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爲衞，而士庶子者非王族則功臣之世，故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逮漢以郎執戟宿衞殿中，舉衣冠子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衞五府，其法詳密。今殿庭設仗，悉以禁旅，宜倣古立三衞郎一員，三衞中郎爲之貳，文武各一員，博士二員，主簿一員，親衞府郎二十員，中郎十員，勳衞府亦如之，翊衞府郎二十員，中郎二十員。親衞立於殿上兩旁，勳衞立於朶殿，翊衞立於兩階，衞士之前。三衞官竝以勳戚親兄弟子孫試充，直退皆入府誦書，各占一經，一月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藝者許赴武學。」從之。　甲寅，以尚書左丞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劉逵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何執中爲尚書左丞。　乙卯，班方田法。　庚申，詔西邊用兵，能招羌人者，與斬級同賞。　壬戌，升趙州爲慶源軍。　甲子，雨雹。　乙丑，改三衞郎爲三衞侍郎。　閏月壬申，復元豐銓試斷案法。　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夏屢遣使請昏於遼，至是遼封族女爲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　甲申，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監，鑄當二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故有是詔。　河西節度使趙懷德來降。　己丑，御端門，受之，授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壬辰，曲赦熙河蘭湟路。　詔知大名府呂惠卿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泰陵，闊略微文，用保全於蔡邸」，言者論其引諭失當，特責之。　三月壬寅，置青海馬監。　甲辰，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丙午，詔建古王砦爲懷遠軍。　庚戌，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爲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用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方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祠，祭饗用素饌，其樂舞帝鼐奏嘉安之曲，八鼎皆奏明安之曲。帝鼐銘御製，八鼎銘命京爲之。　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逾旬

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選耿彥端爲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遂遁去。〔攷異〕收復銀州，史最不詳，今據長編所載陶節夫家傳增修。事聞，節夫、彥端各遷一官。

乙丑，詔州縣屬鄉聚徒教授者，非經書子史毋習。

丁卯，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

是月，夏人攻塞門砦。

夏，四月，辛未，遼使樞密直學士高端禮來聘，爲夏人請罷兵也。〔攷異〕遼史天祚紀：乾統二年六月，李乾順爲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三年十月，夏國復遣使求援；四年二月，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五年正月，夏國遣李造福等求援，且乞伐宋。此夏國求援於遼之始末也。是年遼以族女嫁夏國主，始遣高端禮來請罷兵，其議未成，次年復使蕭德勤岱等來定議耳。宋史止書四年蕭艮來聘，於前後情事不備，今從遼史。

戊寅，夏人寇臨宗砦。

辛巳，詔諸路走馬承受毋得預軍政及邊事。

甲申，遼主射虎於炭山。

己丑，夏人寇順寧砦，鄜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復攻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壬子，遣王戩報聘於遼。

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張道陵三十代孫也。張氏自是相襲爲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爲道士。

癸丑，罷轉運司檢察鈞攷法。

辛酉，命官分部決獄。

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至是始開四千四百餘畦。

丁丑，慮囚。

辛巳，罷陝西河東力役。

甲申，曲赦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

戊子，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

秋，七月，丙申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

辛丑，置熒惑壇。

甲辰，大司樂劉昺轉一官，賜五品服；師授大樂局制造官魏漢津賜號沖顯寶應先生。以九鼎成推賞也。

甲寅，詔奪元祐姦惡呂大防等十九人所管墳寺，竝改賜敕額爲壽寧禪院，別召僧居之。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丁巳，蔡京等奏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建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馬步軍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百萬，從之。〔攷異〕宋史徽宗紀：七月辛丑，置四輔郡。今從長編。

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

戶部尚書曾孝廣坐錢帛皆闕，出知杭州。

是月，遼主謁慶陵。

八月，戊辰，以德妃王氏爲淑妃。

庚午，以王江古州歸順，置提舉谿洞官二員，改懷遠軍爲平州，從知桂州王祖道所請也。

丙子，改東輔輔州爲拱州。

癸未，太常少卿馮澥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澥知鳳翔府，上書曰：「竊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之地，在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秏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陳！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爲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今殘寇游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爲唇齒，窺伺閒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麾鉞，第其首領等級，命官嚴其誓約，結以恩

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折北虜之辭旁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至是詔以澥動搖國是疑阻新民可送吏部與遠小監當臣僚又言澥罪大責輕未當公議遂重責之 甲申奉安九鼎於九成宮乙酉詣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 丁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請卽國東丙己之地營建明堂繪圖式以獻詔依所定營建 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賜名曰大晟其舊樂勿用 壬辰詔應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責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賜魏漢津號嘉成侯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漢津尋死於京師年九十矣 己亥大赦天下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應嶺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被詔量移者凡五十七人鄒浩陳次升余爽范正平范柔中黃庭堅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龔夬李祉王道梁冊陳恂馬諗王履郭子旂趙希德王張民張林范純粹閻守懃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琮馬涓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安燾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覿豐稷張舜民謝文瓘龔原吳安遜馮說梁安國王箴曾龔裴彥臣朱紱李穆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望陳祐 乙巳詔京畿三路保甲竝於農隙時教閱 賜魏漢津宅一區田六十頃銀絹五百匹兩劉昺轉三官餘各推恩有差 丙午詔諸路方田更不專差官點檢令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委官 辛亥遼主如藕絲淀 乙卯賜上舍生三十五人及第 是日遼主謁乾陵 丙辰詔自今非宰臣毋得除特進 冬十月己巳詔明堂功力浩大須寬立期限營建俟過來年丙戌妨礙外取旨興功其見役工可權罷 庚午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判官李忱降兩官言者論忱前爲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與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忱尚云所產皆是硝鹻更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殊無忌憚故有是責 甲申以左右司所編紹聖元符以來申明斷例班天下刊名例班刑部 丁亥升武岡縣爲軍 壬辰日中有黑子 自七月雨不止至於是月 十一月戊戌遼禁商賈之家應進士 丙辰高麗國王容殂子俁遣其中書舍人金緣告哀於遼緣至遼賜宴將奏樂緣曰臣來時本國羣臣皆服衰絰今至上國獲蒙賜宴臣子之情不忍聞樂遼主義而從之 置諸路提舉學事官 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慮民間物重錢濫乞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路竝改作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運入東北宜以江爲界從之 己未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安置章惇卒惇四子連登科訖無顯者死之日羣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其一指 遼人之請罷伐夏之兵也信使往來迄無定議至是遣翰林學士林攄〔攷異〕遼史作林洙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作林攄聘遼攄本蔡京所引以言邊事受上知京密使攄激遼人怒啓邊釁以邀功及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逾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經嶺馬練川兩堡侵寇

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講和之意時遼主狃於宴安聞攄言雖怒不欲加責讓以啓邊釁但遣使來告而已攄自入境卽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卽辨詰遼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攄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卽無口耳王攄辭窘罵之及辭荅語復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絶煙火者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以京之力進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人以使人失禮來言始責知潁州　十二月癸酉升拱州爲保慶軍節度　乙亥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尚書省言諸路學校各已就緒其所貢人今來中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效已見於此士之在學月書季考苟有成材理當不俟歲月便合入貢今倣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意爲歲貢之制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庶使士益加勉詔大司成薛昂等看詳增損修立條約以聞　甲申分平州置允州格州　癸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　是歲蘇湖秀三州水賜乏食者粟泰州禾生穭　以朱勔領應奉局於蘇州初蔡京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沖不可沖勔之父也京卽召沖語之沖願獨任居數日沖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還朝遂挾勔與俱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局蘇州命勔總其事

五年遼乾統六年　春正月戊戌夕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畢　庚子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　甲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　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定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攷異〕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躐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桱通鑑續編采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略劉逵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今不取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　丙午尚書省言當十錢東南私鑄甚多民閒買賣阻滯其荊湖兩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揮並改作當五行使尚慮民閒盜鑄不已其當十錢並行罷鑄仰鑄小平錢從之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應合敘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敘應見貶責命官未量移者與量移應官員犯徒罪以下依條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因依聞奏未斷者並仰依令赦原減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

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權罷方田 戊申詔侍從官奏封事 己酉罷諸州歲貢供奉物 庚戌三省同奉旨敘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一等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二等黃履）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一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誼孫琮胡端修趙令時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寬沈千曹興宗王極陳師錫楊瓌寶陳弁黃安期高漸蕭刓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歐陽棐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夙輕第三等秦希甫都貺鍾正甫許端卿向級）選人呂諒卿等六十七人（輕第一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琳蘇昞葛茂宗劉渭柴衮洪羽趙天祐李新馮百藥趙珣李傑李貢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泂檀固何大受于肇黃遷万俟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膚宋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庠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洵王公彥方适鹿敏求葉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衡鈞衮公適王察） 辛亥御殿復膳

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廨舍軍營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罷圜土法 甲寅以致仕呂惠卿知青州 丁巳詔罷書畫算醫四學 戊午夕彗滅自始見至此凡二十日 二月甲子朔詔監司條奏民閒疾苦

丙寅尚書左僕射蔡京罷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以觀文殿大學士趙挺之爲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挺之與京交惡京恐其留京師伺察己所爲挺之亦懼京中傷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辦舟裝將入辭矣會彗見帝震恐責己深察京之姦罔由是旬日之閒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遣中使齎御筆手詔賜挺之曰可於某日來上挺之既對帝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挺之因奏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於京師沿汴河雍邱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今𠜂置四輔不唯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何以轉輸糧餉帝曰行且罷矣又奏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但依舊例又更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鬭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出戍小人之情唯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舊兵皆不爲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家安國獻言以爲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帝皆以爲然且曰天久旱今京且求去而雨可喜既罷京挺之遂相

庚午詔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自今竝除進士出身人 壬申省外內冗官罷醫官兼宮觀者 丁丑以前後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州縣不遵奉者監司按劾監司推行不盡者諸司互察之

遼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攷異〕德勒岱或作蕭艮蓋艮一名德勒岱遼史從其本俗書之耳或作蕭保先誤）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聘請歸侵地於夏也先是諜言遼人集兵甚急及使至人情洶洶張康國何執中等俱請設備趙挺之獨曰遼人書詞甚遜且遣二相臣爲使所以尊朝廷也況所求但云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而已帝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乃許遼人（〔攷異〕遼史牛溫舒傳云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德勒岱使宋方大燕優人爲道士裝索土泥藥鑪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案此時遼人爲夏請地非宋請地於遼也所云土少不能和及卷土收去之語俱非當日情事疑傳聞之譌今不取） 三月丙申

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辛丑，改威德軍爲石堡砦。丁未，罷諸州武學。乙卯，廢銀州爲銀川城。丙辰，蔡王似薨。己未，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蔡嶷等六百七十一人。監察御史沈畸言：「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非可行於無事之日。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勢不可遏。所在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人士大夫之家。曾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伏乞速賜寢罷。」夏四月丁丑，停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臣僚言：「知江寧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漳州陳次升、知福州朱紱，是四人者，皆元祐邪黨，今任以牧守，尚典方面，非所以明是非、示好惡也。」於是詔勣等各予祠。五月丁酉，左正言詹丕遠進對，論當十錢。帝曰：「當十竝行，本以便民，今反爲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欲改作當三，恐遠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驟鐫之，不無怨咨。」丕遠曰：「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帝慨然曰：「王安石佐神宗理財，未嘗行當十。在廷非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丕遠曰：「安石秉政多年，尚不及茶鹽榷取。蔡京引用匪人，詒害無窮，豈可比王安石？」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事君以利，只此可見也。」丁未，班紀元歷，劉昺所造也。乙卯，罷辟舉，盡復元豐選法。臣僚上言：「知鄂州張商英傾邪狂悖，方元祐附會邪朋，著爲文頌，詆及宗廟，逮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覬幸宰輔，朝廷灼見姦慝，投置閑散。近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輒因謝表，妄議時政，言涉謗訕，伏望嚴行降黜，以正國論。」詔商英提舉崇福宮。是月，遼主清暑於散水原。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罪之，仍令御史臺糾劾。改格州爲從州。甲子，詔求隱逸之士，令監司審覈保奏，其緣私者，御史察之。丁卯，詔輔臣條具東南守備策。壬申，慮囚。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小鈔換易，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必冒法私用，陷民深刑。可令限一季內納官，計銅價二分，以小鈔還之，如或隱藏不換，以私鑄法論。」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夏人奉表謝罪，詞極恭順，荅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寧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曰：「詔內難及北朝請解和語。」帝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卽疑中國不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悅，大哉王言，今見之矣。」乃詔夏國城堡俟誓表至則賜之。癸巳，準布貢於遼。甲午，遼主如黑嶺，旋獵於鹿角山。壬寅，改明年元曰大觀。甲寅，茅山道士劉混康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考異：遼本紀，是年十月，宋遣劉正符、曹穆來告。正符卽正夫，聲相近而誤也。宋史徽宗紀載於四年八月，則不應逾年之久始抵遼庭。今改書於今年八月，庶與遼紀不相抵牾。）正夫酬對敏博，與遼人議，皆如約，帝嘉之，遂有大用之意。九月己巳，詔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解額取一分充貢，無則貢文士。冬十月己卯，升澶州爲開德府。庚辰，降德音，減開德府罪囚，徒以

下釋之。遼以皇太叔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為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十一月乙未，遼以色家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為南院大王，以瑪努（舊作馬奴今改）為奚六部大王。丙申，遼主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囉噶為義和仁壽皇太叔（〔攷異〕遼史本紀作仁聖，今從表作仁壽），進封越國王淳為魏國王，封皇子額嚕溫（舊作敖盧斡今改）為晉王，寔納埒（舊作習泥烈今改）為趙王。己亥，遼主謁太廟。甲辰，祀木葉山。辛亥，幷乙巳立武士貢法，從大司成薛昂等言也。癸丑，臣僚上言：伏覩崇寧五年七月三日赦，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述，故略為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限。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則異趨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為防限。臣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赦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竝用不廢。從之。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表賀。（〔攷異〕是年七月、十二月，遼史俱不書日食，蓋本日官之失，而宋室諸臣借以貢諛也。）己未，中書侍郎劉逵罷。逵居政府，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澂正。趙挺之慮有後患，每建白，第開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頗自以為功。京乃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盡廢紹述良法，啓用邪黨，乃出知亳州。壬戌，詔臣僚休日請對，特御便殿。己巳，詔監司按事有懷姦挾情不盡實者，流竄不敘。遼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差。儼惡樞密都承旨馬人望不附己，遷南京諸宮提轄制置。是歲，廣西黎洞韋晏鬧等內附。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起彊圉大淵獻正月盡上章攝提格十二月凡四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
皇帝
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春正月戊子朔大赦天下　甲午
中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復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庚子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尚書省置局仍差
兩制二員詳議屬官五員檢討應緣禮制可具本末
議定取旨　甘露降於帝鼐中羣臣稱賀　壬寅尚
書左丞吳居厚以老避位罷爲東太一宮使　壬子
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爲尚書左丞戶部尚
書梁子美爲尚書右丞子美初爲河北都轉運使傾
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
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此珠出於女直子美市於
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
而子美用是顯　是月遼主鈞魚于鴨子河　二月
己未詔令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　壬戌向
宗回徙封安康郡王　甲子詔淮南兩浙應私鑄錢
限一季首納限滿不首竝依私錢法其納到私錢竝
許發赴京畿錢監改鑄御書當十錢　以黎洞納土
曲赦廣西　乙亥復醫學　己卯復行方田　丙戌
以平昌郡君韋氏爲才人　鳳翔府于仙姑授清真
沖妙先生尋遣李瓌齎御封香往鳳翔太平宮等處
道場因就宣于仙姑赴闕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

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帝誦大洞經舉首見有
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貓指而問京
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帝嘗問仙
姑致太平之期對曰當用賢人帝曰賢人謂誰曰范
純粹也帝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所使遂逐之于
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遼主駐大
魚濼　三月己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　丁
酉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罷爲佑神觀使以何執中爲
門下侍郎鄧洵武爲中書侍郎梁子美爲尚書左丞
吏部尚書朱諤爲尚書右丞諤出蔡京門善附會故
有是命　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甲辰詔
以八行取士（攷異東都事略作甲寅以八行取士今從宋史作甲辰）善父母爲孝善
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
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又制爲不忠不
孝不悌不和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刑諸犯八刑者
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不
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
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聽
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罪聽齒於諸生之列
　癸丑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趙挺之卒贈司徒
謚清憲　以葉夢得爲起居郎夢得附蔡京得爲祠
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
前政夢得入對因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帝
悅故有是命　夏四月乙丑以淑妃王氏爲貴妃

五月己丑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坐與妖人張懷
素謀反伏誅懷素獄起蔡京欲因以傅致呂惠卿之
罪下其子淵於獄搒笞數千下欲令招伏與懷素謀
反淵卒不服得免是日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
州安置坐上表自劾黨庇其子無責己之詞也　庚
寅中書侍郎鄧洵武罷張懷素獄朝士多株連者而
洵武妻吳氏侔之兄女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
　甲午詔班新樂于天下　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
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以安
化蠻犯邊益兵赴廣西討之　乙巳皇子構生才人
韋氏所產也尋進韋氏為婕妤　六月己未以梁子
美為中書侍郎　壬戌詔景靈宮建僖祖殿室　甲
子以黎人地為庭孚二州　庚午令諸州學以御製
八行八刑刻石從江東轉運副使家彬請也　癸酉
賜上舍生二十九人及第　乙亥尚書右丞朱諤卒
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初名紱以與黨籍人同姓名
故改名　是月以蔡嶷為給事中嶷以學錄試策揣
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
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
陛下兩下求賢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
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閑隙而投異
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
於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
解褐即除祕書正字不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遼主如散水原　遼耶律孟簡為六部院太保處事
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

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偽非聖
人致治之本也旋改高州觀察使　秋七月乙酉朔
伊洛溢　戊子詔括天下漏丁　壬寅班祭服于州
郡　乙巳賢妃武氏薨　丙午臣僚上言蘇州錢法
之壞始於蔡渭成於蹇序辰二人之罪惟均而小平
錢之害又出序辰渭已除名勒停送蔡州羈管而序
辰止降三官安居善郡罪同罰異士論咸疑詔蹇序
辰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崇寧更錢法以
一當十民嗜利犯法者紛紛或捕得以錢數大缶誣
為樞密章楶子綖所鑄綖劉逵之婦兄也蔡京怨逵
因而興獄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鞫之案上
綖不服再遣侍御史沈畸畸既至繫者數百人盡釋
之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
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別遣官鍛鍊綖竟竄
海島籍沒其家於是臣僚上言畸去春嘗上封事訾
毀朝廷法度意在迎合大臣懷姦異議詔貶畸監信
州酒稅未幾卒　遼主如黑嶺　遼主以漠南大風
傷草馬多死執馬羣太保蕭托斯和（舊作陶蘇斡今改）鞭之三
百免其官　八月乙卯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曾布
卒于潤州　丁巳封皇子構為蜀國公　庚申以戶
部尚書徐處仁為尚書右丞兵部尚書林攄同知樞
密院事張懷素妖事覺攄以開封尹與中丞余深雜
治得士民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
稱為長者不知蔡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為京地也
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連擢數官至是遂登樞府
己巳降德音於淮海吳楚二十六州減囚罪一等流

以下釋之。九月庚寅，建顯烈觀于陳橋。己酉，加上僖祖謚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朝獻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饗明堂，赦天下，升永興軍爲大都督府。章綖坐冒法竄海島，李景直等四人以上書觀望罪，竝編管嶺南。宣義郎致仕程頤卒，年七十五。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嘗言吾無功澤及人，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尹焞、楊時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冬十月己未，詔士有才武絕倫者，歲貢準文士上舍上等法。庚申，和賜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辛酉，蘇州地震。乙丑，提舉崇福宮張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以臣僚言其罪大責輕也。己巳，大雨雹。〔攷異〕東都事略作癸亥大雨雹，今從宋史作己巳。遼主謁乾陵，獵于醫巫閭山。閏月丙戌，以林攄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初，居中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攷異〕宋史后妃傳以居中爲妃從子，今從居中傳。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擢至翰林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再得政，居中之助爲多，厚責報於京，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閒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乙未，詔守令以戶口爲殿最。升桂州爲大都督府，建鎮州于黎母山心，賜軍額曰靖海，用知桂州王祖道策也。乙巳，升太原府、鄧州竝爲大都督府。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癸亥，詔以議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爲法，令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

乙丑，置內外符寶郎。宋初諸寶多階石爲之，元豐中，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有玉而未成，元符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疊篆而已，玉亦不甚良。至是得漢傳國璽，實秦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虫篆也，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帝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者，帝又以其文倣李斯魚虫作寶，大將五寸，皆爲螭紐，其篆則蔡京命其子脩以意斆之，名爲鎭國受命二寶，合先帝六璽，是爲八寶，命置官以掌之。尚書省言：今禁中已有常用之寶，所用至多，不可改移，欲鎭國受命寶皆寶而不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荅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劄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荅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餘皆用常用之寶。從之。己巳，升瀛州爲河閒府，瀛海軍節度。戊寅，尚書右丞徐處仁以母憂去位。〔攷異〕東都事略作十月徐處仁以母憂去位，今從宋史作十一月。南

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東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觀九州。　十二月庚寅，蔡京以功加太尉，進何執中以下官二等，而召祖道爲刑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西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癸巳，以江寧、荆南、杭、越、洪、福、潭、廣、桂並爲帥府。　丁酉，置開封府府學。　己亥，以婉容喬氏爲賢妃。　是歲，秦鳳旱，京東水，河溢，遣官振濟，貸被水戶租。　廬州雨豆。　乾寧軍言黃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涪州夷駱世葉等內附，以其地爲珍、承二州，知州龐恭孫誘之以來也。　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肎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使陛下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以安天下。」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遼放進士李石等百餘人。

二年遼乾統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大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蔡京表賀符瑞。　乙卯，以婉儀劉氏爲德妃。　己未，太尉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使，仍宣撫。〔攷異〕東都事略云：丙子，以內侍童貫爲武庫軍節度使。今從宋史作己未。　庚申，進封京兆郡王桓爲定王，蜀國公構爲廣平郡王。　戊寅，徙封向宗回爲漢東郡王，向宗良爲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趙懷德爲順義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總領，以河南蕃將緬什羅蒙爲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　河東、河北盜起。　遼主如春州。　二月甲申，置諸路曹掾官。　丙戌，歸州安置張商英移峽州居住。　甲午，詔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　以婕妤韋氏爲修容。　三月庚申，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戊寅，賜上舍生十三人及第。　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或志非誣謗，言有近似，或本緣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甄敘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敕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朱師服、錢勰、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周鼎、向綡、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章、李賁、鍾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易、姚勔、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伸、陳郭、朱光裔、蘇嘉、吳濤、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貺、鄧忠臣、廖正一、呂希哲、秦希甫、張耒、杜純。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郭之章、上官均、朱

紱种師極錢景祥詔並出籍〔攷異〕李燾曰初草王珪孫固出籍在四月十二日今不取 詔監司
歲舉所部郡守二人縣令四人赴三省審察 夏四
月辛巳手詔以追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募人給地
免租牧馬行之朞年熙河頗見就緒凡縣鎮寨關堡
官銜內並帶管句給地牧馬事佐官同管句庶使人
人各知任責 丙申遼封高麗國王俁爲三韓國公
〔攷異〕東國通鑑云二月遼遣崇祿卿張掞來命王落起復清安節度使蕭良益州觀察使李仁洽來冊王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賜冠冕等物今從遼史作四月 甲辰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
復洮州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辛亥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初神宗用唐故事以
玉帶賜王安石止繫三日及京受賜遂爲常服 提
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瑗言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比
諸路最爲褊小學舍乃至三千三百餘區教養生徒
三千三百餘人贍學田業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
貫石竊計諸路學舍生徒田業錢斛之數何翅數百
萬此曠古所未嘗有也乞詔有司總會諸路州軍縣
文武大小學生并學費所入所用實數具圖冊上之
御府副在辟廱仍宣付史館從之 壬子谿哥城王
子臧征撲哥降復積石軍臧征撲哥以兕詛扇蕃族
居谿哥空城邊吏謂既能動衆必爲邊患童貫欲實
其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知西寧州劉仲武出奇趨
谿哥城臧征撲哥迎降并女弱才二十八人初未嘗
有兵也洎就擒邊吏張大其功過爲緣飾以金紙糊
桶爲頭冠木椅爲胡牀淺紅絹爲織種種皆非羌物
捷聞蔡京率百官稱賀詔俘臧征撲哥至京師授正
任團練使鄧州鈐轄尋死于鄧州 甲寅復諸路歲

貢供奉物 丁巳以童貫爲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
使賞收洮州積石功也 初童貫議欲收積石軍積
石與西陵接境劉仲武詰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
必走夏國路由西寧當即掩捕欲降則招納之或深
入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未易辦若稟命待報
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臧征撲哥果欲降匄一子爲
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渡河挈
與歸獻捷宣撫司貫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
不自言後帝遣使持金醆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
者使者訪其實以醆授仲武且召對帝慰勞久之曰
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今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
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乃以錫爲右班殿直
閤門祗候餘悉補三班借職命仲武復知西寧州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爲洮州以收復功詔蔡京特許
奏補一子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 戊辰詔張康國
以下各進官一等 己卯以收復功命戶部侍郎洪
中孚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劉
混康卒特贈大中大夫 遼主清暑於散水原 六
月乙酉以涪夷地爲軫州 壬辰遼西北路招討使
蕭迪里舊作敵里今改率諸蕃來朝 甲午以平夏城爲懷
德軍 乙未以殿中六尚算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
皆隸六察 丙申遼射柳祈雨 戊戌門下中書後
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
籍韓維楊康國趙禼鮮于侁龔原董敦逸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葉濤唐義問余卞宋保國李深陳佑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曾紆黃隱馬諗王履任濬趙希德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玩吉思雄趙希夷王廷臣高士權李永王猷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滕友張溥梅君俞楊瓌寶林膚彭醇呂彥祖陳唐曹盥王守曹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鹿敏

求李賁高士育逢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千朱壽岳侯顧道趙越周鍔蕭刓高遵裕劉渭楊珠鄧允中董祥王交楊朏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風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袞公適李新許安修案此據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蓋脫去一姓名　丁未遼主如黑嶺　戊申三省檢會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敘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一復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　秋七月庚戌罷建僖祖殿室　乙卯以婉容王氏爲賢妃　戊辰遼主以雨罷獵　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民廬舍復被水者家　丙申中書侍郎梁子美罷知鄆州　己亥置保州敦宗院　九月辛亥以林攄爲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余深爲尚書左丞　壬戌以向宗回爲太子少保致仕　乙丑詔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今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置閣處賜名曰稽古〔攷異〕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九月乙未賜天下州學藏書閣名稽古今從長編　癸酉皇后王氏崩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宦寺希旨有誣后之過者驗之無跡后見帝未嘗語及帝轉憐之崩年二十五　削向宗回官爵　丙子曲赦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　冬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詔訪求古禮器　壬戌命討論臣庶祭禮　乙丑上大行皇后謚曰靖和　丙寅呂惠卿復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便居住　戊辰詔受命寶增鎮國二字　十二月己卯峽州居住張商英許任便居住商英有別業在宣都縣懇蔡京乞歸其地京從都省批狀依所申商英深德之　壬寅陪葬靖和皇后於永裕陵〔攷異〕東都事略作壬辰葬靖和皇后於永裕陵之次今從宋史作壬寅　是歲同州黃河清　夏人入貢　涪州夷任應舉湖南楊搖再光內附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餘戶二十六萬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表賀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地之半進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渝州蠻趙泰等內附以其地爲溱州　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廷　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行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

三年遼乾統九年　春正月丙午朔遼主如鴨子河　乙卯祔靖和皇后神主于別廟　己未減兩京河陽囚罪一等民緣園陵役者蠲其賦　丁卯以涪夷地爲承州　甲戌升湟州爲嚮德軍節度　二月丙子朔播州楊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　丁丑提舉崇福宮儀國公韓忠彥以宣奉大夫致仕　庚子臣僚上言知和州胡師文昨爲發運使獨銜建議將當二銅錢改鑄當十自古積山之利以銅鑄錢不聞以錢鑄錢當二錢法與小平錢輕重相等故私錢不禁而自止民閒便之此神宗良法也師文詔奉大臣妄亂變更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識者痛心詔師文提舉萬壽觀　遼主如春州　三月丙午立海商越界法　辛酉詔四川郡守竝選內地人任之　壬戌併黔南入廣西路　乙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賈安

宅等六百八十五人，小璫梁師成亦竄名進士籍中。[攷異]九朝編年備要作奏名進士七百餘人，今仍從宋史。 壬申，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密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狙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即劾京客劉昺、宋喬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退朝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死，或疑中毒云。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夏四月戊寅，中書侍郎林攄罷。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猶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壬午，五國部貢于遼。 癸巳，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師仁，龍泉人也。 癸卯，以余深爲中書侍郎，兵部尚書薛昂爲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劉正夫爲尚書右丞。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爲至久，至舉家爲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乙巳朔，孟翔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丙辰，令辟雍宴用雅樂。 丁巳，慮囚。 戊辰，大雨雹。 六月甲戌朔，詔修樂書。 同知樞密院事管師仁以疾罷，爲佑神觀使，尋卒。 乙亥，遼主清暑于特禮嶺。 遼馬羣太保蕭托斯和既免官，遼主念其謹愿，命爲天齊殿宿衛。 丁丑，尚書左僕射蔡京罷。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乃以京爲中太一宮使，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之。既免京政，復上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十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塗頗清。 辛巳，以何執中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瀘州夷王募弱內附，以其地置純、滋二州。 庚寅，冀州河水溢。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何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疏奏，不省。 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錄用。 甲

寅，復張商英提舉玉局觀。　是月，遼地隕霜傷稼。遼主以中京饑，命昭德軍節度使耶律孟簡偕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而孟簡卒。遼漕司督賦甚急，縣令多繫獄，寧遠令康公弼上書於朝，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寧遠人德之，爲立生祠。　八月，己丑，嗣濮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　丙申，升融州爲清遠軍節度。　丁酉，遼主以雪罷獵。　己亥，宣奉大夫致仕儀國公韓忠彥卒。　冬，十月，癸丑，〔考異〕是月壬申朔，無癸丑，此據宋史本紀，恐日誤。減六尚局供奉物。　癸酉，遼主望祀木葉山。丁丑，免今年租稅。　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黃帝爲先師，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己巳，蔡京進封楚國公，致仕，仍提舉編修哲宗實錄，朝朔望；長子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儵除直祕閣。〔考異〕蔡京致仕，據編年備要作十月，今從宋史作十一月。　十二月，甲申，高麗貢于遼，奏還女直九城。　戊子，以張商英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己亥，罷東南鑄夾錫錢。　中丞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侍御史洪彥章言：「京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侍御史毛注言：「孟翔以天文惑衆，嘗獻蔡京詩，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張懷素以地理惑衆，京熟與之游從，京妻葬地，卜日懷素主之，嘗同游淮左，題字刻石，後雖陰令人追毀以掩其迹，而衆所共知。以至尚書省事多不取旨，直行批下，以作陛下之威；重祿厚賞，下結人心，以作陛下之福。林攄跋扈之黨，而置之政本之地；宋喬年姦雄之親，而置之尹京之任。攷之以心，揆之以事，其志有不可量者。今盤旋輦轂，久而不去，其情狀已可見矣。」太學生陳朝老復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皆不報。　是歲，江淮、荊浙、福建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秦鳳、階成饑，發粟振之，蠲其賦。　峽州、同州黃河清。　遼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

四年（遼乾統十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竊聞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如親病割股，或對佛然頂，或刺臂出血寫青詞以禱，或不茹葷，嘗誦佛書，以此謂之孝；或嘗救其兄之溺，或與其弟同居十餘年，以此謂之悌；其女適人，貧不能自給，取而養之於家，爲善內親；又以婿窮窶，收而教之，爲善外親；此則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爲睦婣二行。嘗一遇歉歲，率豪民以粥食飢者，而謂之恤；夫粥食飢者，乃豪民自爲之而已，獨謂之恤可乎？又有嘗收養一遺棄小兒，嘗救一跛者之溺，而以爲恤。如此之類，不可遽數。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攷以道藝，別白是非，澂去冒濫，勿使妄進；申飭郡縣長吏及學事司，察驗行實，有其人則舉，無其人勿以妄貢，務在奉承詔旨，不失法意。」從之。

辛丑，遼主預行立春禮，如鴨子河。　癸卯，詔新置河東、河北、陝西諸監罷改鑄當十錢。　辛酉，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　丁卯，夏人入貢。　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毛注劾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章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　二月，庚午朔，遼主駐

大魚濼。辛未，以張商英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初，商英起知杭州，過闕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莫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戊寅，議禮局奏修成大觀禮書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制服圖一冊，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爲看詳十二卷，祭服看詳二冊，詔行之。庚辰，罷京西錢監。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張商英爲中書侍郎，戶部尚書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蒙，高密人也。壬辰，罷河東、河北、京東鑄夾錫錢。癸巳，詔方田之法，均賦惠民，訪聞近歲以來，有司推行怠惰，監司督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實，可嚴飭所部，仍仰監司覺察。三月庚子，募饑民補禁卒。詔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算入太史局，書入翰林書藝局，畫入翰林畫圖局，其學官等並罷。甲寅，敕所在振恤流民。癸亥，詔罷廢人稍加甄敍，能安分守者，不俟滿歲，各與敍進，以責來效。丙寅，賜上舍生十五人及第。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改官升任，並免檢舉。夏四月丙子，五國部長貢於遼。己卯，班樂尺於天下。癸未，蔡京上所修哲宗實錄。丙戌，遼主預行再生禮。癸巳，獵於北山。丙申，立感生帝壇。丁酉，詔修哲宗正史。五月壬寅，停僧牒三年。丁未，彗出奎、婁。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此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丙辰，詔以彗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戊午，赦天下。壬戌，改廣西黔南路爲廣南西路。癸亥，治廣西妄言拓地罪，追貶帥臣王祖道爲昭信軍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先是御史張克公奏論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震中外，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爲有餘，積皆出誕謾，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爲騷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及至若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辭，致侄俁之告變，而謬爲心疾，受孟翊之誣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竊伺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爲害之大者也。甲子，詔蔡京特降授太子少保，依舊致仕，在外任便居住。制略曰：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于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羣情，尚爲寬典。丙寅，門下侍郎余深罷。〔考異〕宰輔編年錄作戊午，今從宋史。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

上疏乞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六月庚午御殿復膳 甲戌遼主清暑于玉山 乙亥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癸未夏國貢於遼 壬辰復向宗回爲漢東郡王 甲午準布貢於遼 乙未慮囚 丙申門下侍郎薛昂罷爲佑神觀使（〔攷異〕宰輔編年錄云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宋史表亦同） 秋七月辛丑詔權罷方田 遼主謁慶陵 己未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商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故官私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傳於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文應于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僞濫害法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閑盡所有于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僞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榷貨通商鈔法 八月庚午張商英又言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詔捐棄帑藏數千萬緡錢寶改當十爲當三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舌然而姦邪之在內者密倡其說曰不久必復可畜以待也姦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中矣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姦邪愧服而消其凶悍不平之氣 乙亥以劉正夫爲中書侍郎侯蒙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爲尚書左丞 戊寅省內外宂官 庚辰以資政殿學士吳居厚爲門下侍郎 丁亥行內外學官選試法 閏月辛丑詔諸路事有不便于民者監司條奏之 辛亥遼主謁懷陵 己未謁祖陵 辛酉詔戒朋黨 以張閣知杭州閣思所以固寵乃因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自此應奉益繇矣 壬戌遼皇太叔和囉噶從獵于慶州道卒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攷異〕契丹國志所載與宋史同遼史不載） 甲戌遼主命免行重九節禮 冬十月丁酉立貴妃鄭氏爲皇后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爲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竟立爲后 蔡京之免知樞密院事鄭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戊戌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太白晝見 遼主駐藕絲淀 十一月丁卯祀圜丘大赦改明年元曰政和 甲戌罷拱州爲襄邑縣 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初瓘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幹至餘杭適聞蔡崇盛託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彙即日自陳於杭帥蔡薿薿方結京爲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預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酷吏也乃并下明州捕

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爲動既就獄顧其子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孝稱脅瓘使證正彙之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瓘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況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閒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所對失聲嘆息謂瓘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第依此置對獄具竟坐正彙以所言過實流竄海島而瓘亦有通州安置之命至此方許其自便　十二月己酉遼詔明年改元天慶　庚戌改謚靖和皇后爲惠恭　以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大名府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及六路上供錢鈔

是歲夔州江水溢海水清　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　南丹州內附　遼境內大饑惟保靜軍馬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遙授人望爲彰義軍節度使時穀價翔踊宿衞士多不給蕭托斯和出私廩周之旋召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一 起重光單閼正月盡閼逢敦牂十二月凡四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 春正月己巳。以賢妃王氏爲德妃。 辛未。詔諸路州軍學生不及八十人處。不置教授。若熙豐會置教授者。雖人少自合存留。 壬申。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 丙戌。廢白龔二州。 壬辰。詔百官厲名節。 陳瓘嘗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乃作尊堯集。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奏請下明州取其書。送編修政典局。 是月。遼主釣魚於鴨子河。 二月壬寅。冊皇后。 乙巳。詔陝西河東復鑄夾錫錢。丙午。以太子少師鄭紳爲開府儀同三司。 遼主如春州。 三月癸亥朔。御製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以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爲醴泉觀使。 己巳。詔監司督州縣長吏勸民增植桑柘。課其多寡爲賞罰。 癸酉。以吏部尚書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五國部長貢於遼。 夏四月乙卯。罷陝西河東鑄夾錫錢。 丙辰。慮囚。 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五月癸亥。詔四川羨餘錢物歸左藏庫。

戊辰。詔見在當十錢並作當三行使。以爲定制。

己卯。東南有星晝隕。 丁亥。解池生紅鹽。 是月。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 遼主清暑於散水原。 六月甲寅。復蔡京爲太子少師。 秋七月癸未。廢平從二州爲砦。 戊子。醴泉觀使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八月乙未。復蔡京爲太子太師。 丁巳。尚書右僕射張商英罷。中丞張克公論給事中劉嗣明以繳駁事降官。商英理屈故也。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幸。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又帝在潛邸。方伎郭天信言當履天位。及踐阼。頗睠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帝不悅。居中乃諷克公以嗣明事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 戊午。詔監司部內官吏。一歲中有犯罪至三人以上。雖不及三人而或有嘗薦舉者。罪及監司。 九月辛酉朔。詔張商英落觀文殿大學士。改知鄧州。 壬申。復降授大中大夫。仍知鄧州。校書郎李士觀。辟雍博士尹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劉嗣明奏商英擅便降敕。令天民士觀編類御前文字也。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王襄罷。知亳州。 辛巳。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合行毀棄。仍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行

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以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月之法每令廂巡起遣十日輒移一寺數月後朝廷起遷人石悈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悈既視事遣兵官約束毋得出入又置邏卒前後巡察鈔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尋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瓘至州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旨邪悈失措曰朝旨欲取尊堯集耳瓘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屢揖瓘退終不能害瓘何執中怒遂罷悈瓘由是得免 童貫既得志於夏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充賀生辰使而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遼人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童貫至遼遼君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遼主方縱肆貪得南方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漆之具以為饋遼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 冬十月庚寅朔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敏惠卿負恩排王安石衆皆薄之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辛卯以用事之臣多險躁朋比下詔申儆 辛亥知鄧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單州安置張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移新州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嘗令余負僧德洪彭几往來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 遼主駐藕絲淀 烏爾古德哷勒部叛遼遼主以耶律棠古為烏爾古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賑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大將軍 十一月壬戌詔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丙子臣僚言邇英講經其音釋意義當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為準從之 乙酉京畿提舉學事林震乞自今應以八行延入縣學者並以州學外舍生例給食從之 十二月己酉詔臺諫以直道覈是非毋憚大吏毋比近習 辛亥廢鎮州升瓊州為靖海軍 乙卯臣僚言陳瓘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之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其全文但瓘在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歷為不然昨來大臣領政典局知瓘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謀故下瓘家取索望特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並乞立限繳納仍下瓘家取索稾本一切焚毀詔依奏 遼以知黃龍府事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為東北路統軍使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壤觀其所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考異）繫年要錄云植得罪於其國閒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和五年植自雄州來奔改姓名曰李良嗣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東都事略則云貫回至盧溝河夜召見植擁之以歸兩說互異案植既以得罪於遼求見童貫貫納其言即當載與俱歸何又遲延二四年始來奔乎王偁所載似為近理今從之 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

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植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先發制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遼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遼主如鴨子河。　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丁丑，五國部長朝於遼。　癸未，詔釋教修設水陸及祈禳道場，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僧尼以違制論，主者知而不舉，與同罪，著爲令。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爲，降秩居外，洊歷歲時。況元豐侍從被遇神考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霈，理宜優異，可特復太師，仍爲楚國公，賜第京師。

丁酉，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部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臨軒，命諸部長次第起舞，獨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謂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古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詒後患。奉先曰，麤人不知禮義，無大故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古達之弟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遼主喜，輒加官爵。

庚子，以婉容崔氏爲賢妃。　三月乙亥，詔蔡京到闕朝見，引對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許依舊服玉帶，過六參日，趁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入。　己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莫儔等七百三十人。

夏四月己丑，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躬行阡陌，程督勤惰。　辛卯，復行方田。　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　甲午，燕蔡京等於太清樓，帝親爲之記。京又上記，備言宮室服玩之盛。　庚戌，以何執中爲司空。　壬子，詔衡州安置張商英許自便。蔡京言商英譴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臣與之同遇先帝，出入三朝，薄有情契，拳拳之私，敢以此請，故有是命。　五月己巳，蔡京落致仕，以太師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以尚書省令廳爲治所，仍押敕劄。　知永嘉縣虞防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日之私，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望特許與復，以便上下。詔虞防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　壬申，蔡京言，門下省乃覆駁之地，臣欲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紊官制，望許臣免書門下省文字。從之。舊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閒，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從陰中而爲之者。及蔡京專政，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私者，羣下皆莫敢言。自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云。　臣僚上言以科舉廢罷，縣學歲升之法非便。詔自今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其後降指揮更不施行。　六月己丑，以資政殿學士余深爲門下

侍郎。庚寅遼主清暑於南崖。甲午和州回鶻貢於遼。甲辰準布貢於遼。乙卯戶部尚書陳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貶顯知越州顯不復仕歸隱四明。秋七月乙丑遼主獵於南山。壬申訪天下遺書。九月己未遼主射獲熊宴羣臣遼主自御琵琶相娛樂。癸未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改制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衞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以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阿古達自混同江宴歸疑遼主知其異志遂稱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古達擄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袞司送北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古達竟稱疾不至。冬十月乙巳得玉圭於民閒宣示羣臣蔡京何執中等議以爲此即禹錫之元圭陛下纘禹之緒行堯之道故天授以至寶不勝大慶己酉奏請行授寶之禮詔不允自是三上表從之。遼主駐奉聖州。十一月乙卯遼主如南京。己未置知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事。丁卯遼主謁太祖廟。丁丑御筆言方田之法本以均稅有司奉行違戾貨賄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蠲賦役而移於下戶致使流徙常賦所入虧額致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指揮權罷方量有訴訟賦役不均者且依未方以前舊數其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誘歸業。戊寅日南至受元圭於大慶殿赦天下。辛巳蔡京進封魯國公以何執中爲太宰少傅兼門下侍郎（考異）宰輔編年錄執中以十一月受元圭除少傅二年正月改太宰兼門下侍郎今從宋史表。執政皆進秩。十二月乙酉以鄭居中爲特進。丙戌以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爲太尉。乙巳定命婦名爲九等。丙午宴輔臣於延福宮。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內中逼窄之狀貫等乃請於大內北拱宸門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帝自爲文以記之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癸丑始詔諸路給地牧馬又以諸路馬食儲積亦艱沿邊土曠乘春發生青艸茂盛諸城寨宜分番出牧就野飽青晚持艸歸以充夜秣則官芻可省詔陝西諸路相度措置奏聞。是歲高麗入貢。成都路夷人董舜諮董彥博內附置祺亭二州。遼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遼天慶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天錫元圭遣官冊告永裕永泰陵。丙寅遼賜南京貧民錢。丁卯遼主如大魚濼。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仲

春釋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文宣王廟甲
戌遼禁僧尼破戒丙子遼主獵於狗干山大寒獵
人多死丁丑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
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一時聚斂者推爲稱首至
是上章告老除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庚辰詔議
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爲名二
月甲申以德妃王氏爲淑妃庚寅罷文臣勳官
崇恩皇太后劉氏帝以哲宗故特加恩禮而后頗干
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辛卯后爲
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而崩年三十五甲午以遼
女直相持詔飭河北邊防丁酉詔百官奉祠祿者
並以三年爲任乙巳增定六朝勳臣一百十六人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戊辰升
永安縣爲永安軍癸酉賜上舍生十九人及第
復置算學甲戌左街道錄徐知常特授沖虛先生
辛巳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老志濮之臨
泉人隸東京轉運司爲書吏自言常遇鍾離眞人授
內丹要訣棄妻子結艸爲廬施病者藥喜與人言休
咎頗藉藉有聞故有是命女直阿古達一日率五
百騎突至遼咸州吏民大驚翼日赴詳袞司與趙三
等面折庭下阿古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
人訴於遼主謂詳袞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
復至夏四月甲申宣義郎黃冠言欲令天下士自
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升之州學通謂之選士其
自稱則曰外舍生才之向成升於內舍則謂之俊士
自稱內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廱然後謂之

貢士其自稱亦以是從之戊子作保和殿總爲屋
七十五閒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
墉無粉澤以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左實典謨訓誥
經史右藏三代彝器東序置古今書畫西序收琴阮
筆硯焉癸巳尚書右丞鄧洵仁罷知亳州以臣僚
論其締交黃經臣也乙巳以福寧殿東建玉清和
陽宮丙午升定州爲中山府己酉以資政殿學
士薛昂爲尚書右丞庚戌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
五禮新儀幷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二百
二十六卷辨儀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
詔令頒降閏月甲寅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從
奉議郎王愈奏請也丙辰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
宗姬縣主爲族姬於是民閒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
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云戊午復置醫學遼主
欲以嚴刑威衆會李洪以左道聚衆爲亂遂支解之
分示五京辛酉上崇恩皇太后謚曰昭懷五月
丙申升蘇州爲平江府庚子大盈倉火壬寅以
築溱播二州進執政官一等丙午葬昭懷皇后於
永泰陵丁未詔尚書內省分六司以掌外省六曹
所上之事置內宰副宰內史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
吏員己酉詔頒大晟樂於天下舊樂遂禁六月
丙辰夏國貢於遼丁巳詔武學州縣外舍生稱武
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庚申尚書省言縣學爲升貢
之本今天下令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
爲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廢法容姦漫不
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在學毆鬭爭訟至或殺人

蓋令佐不加訓治州學不切舉察提舉官失於提按以致敗壞如此今立法整飭乞賜指揮施行從之 癸亥祔昭懷皇后神主於太廟 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秋七月癸未升趙城縣爲慶祚軍 甲申還王珪孫固贈謚追復韓忠彥曾布安燾李清臣黃履等官職 己亥詔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崇寧以來稽古殿多聚三代禮器若鼎彝簠簋犧象尊罍登豆爵斝璉觶坫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見商周之舊始驗先儒所傳大謬至是既置禮制局乃請御府所藏悉加討論盡改以從古薦之郊廟煥然大備有萬壽玉尊者大猶四升器雕琢殊絕玉坫闊盈尺有二寸帝每祭祀歆福大朝會爵羣臣則用焉其它多稱是至其制作之精殆與古埒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中書舍人翟汝文奏乞編集新禮改正三禮圖以示後世卒不果行〔攷異〕李燾曰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己書此詔案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劉昺等爲禮制局詳議官然則置局當在三年七月實錄誤也蔡絛史補亦係之三年本紀因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丙子書置禮制局今不取 庚子貴妃劉氏薨 壬寅復置白州 遼主如秋山 八月甲戌以燕樂成進執政官一等 丙子以何執中爲少師 丁丑升潤州爲鎮江府 戊寅封四鎮山爲王 九月庚寅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奏獄空其推恩支賜竝罷 辛卯召王老志赴闕丁酉封爲洞微先生老志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至京師館蔡京賜第南園士大夫闐門數召對禁中帝手書觀妙明眞之號賜之 戊戌追冊貴妃劉氏爲皇后謚曰明達 遼主如蘤絲淀 冬十月戊申朔元觀法師程若清封寶籙先生 庚戌手詔曰朕荷天顧諟錫以元圭外赤內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祇天之休於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搢大圭執鎮圭庶格上帝之心敷佑於下民永爲定制 乙丑閱新樂器於崇政殿出器以示百官 戊辰詔冬祀大禮及朝景靈宮竝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 十一月辛巳朝獻景靈宮 壬午饗太廟加上神宗謚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攷異〕東都事略無法古立憲四字今從宋史徽宗紀 改上哲宗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於神宗加法古立憲四字哲宗改顯德定功曰世德揚功皆蔡京所爲以彰紹述之義也 癸未祀圜丘大赦天下 帝有事於南郊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閒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問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閒衣服眉目歷歷可識 乙酉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見記帝常夢被召如在藩邸時見老君坐殿上儀衛如王者諭帝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帝受命而出夢覺記其事及是冬祀王老志亦從帝在太廟小次中老志曰陛下昔夢尚記之乎時臣在帝旁也黎明出南薰門見天神降於空中議者謂老志所爲道教之盛自此始 己丑以賢妃崔氏爲德妃 壬辰築祥州 甲午遼以三司使虞

融知南院樞密使事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爲南府宰相知樞密使事耶律儼有疾遼主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　己亥詔有官人許舉八行　是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　十二月癸丑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　甲寅遼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人望有操守未嘗附麗求進至是人賀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愼如此

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言周官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乞詔諸路州郡每歲薦貢士於國學因講射禮從之　乙卯詔天下貢醫士　丙辰遼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卒贈尚父謚忠懿儼頗以廉潔聞顧不能以禮正家藉以固寵聞者鄙之北院樞密使蕭奉先素與儼相結儼死薦其姪李處温爲相儼本姓李也處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而貪汚尤甚凡所援引類多小人

辛酉太白晝見　癸亥高麗貢於遼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舒夢逐狠屢發不能中阿古達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烏雅舒卒阿古達襲位爲達貝勒(舊作都勃烈今改)　遼使阿勒博(舊作阿息保今改)往詰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而不弔而乃以爲罪乎它日阿勒博徑至烏雅舒殯所閲賵馬欲取之阿古達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宗雄本名摩囉歡(舊作謀良虎今改)烏雅舒之長子也　阿古達欲伐遼而未決乃之完顏部謂部古嚕納(舊作迪古乃今改)曰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陳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爲何如都古嚕納曰以公英武士卒樂爲用遼帝荒於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阿古達然之　是歲江東旱

四年(遼天慶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六字先生至額外鑒議品秩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並無請給人從及不許申乞恩例　甲申知秦州胡師文進中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　辛丑王老志加號觀妙明眞洞微先生　甲辰通判開德王景文轉奉直大夫與知州差遣仍赴召都堂以元圭得之其家也　是月遼主如春水　二月丁巳賜上舍生十七人及第　癸亥改淸井監爲長寧軍　癸酉皇長子桓冠　三月丙子朔以淑妃王氏爲貴妃　丁丑詔諸路應小學生及百人處並增差教諭一員

辛卯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道聲讚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　夏四月庚戌幸尚書省以手詔訓誡蔡京何執中各官遷秩吏賜帛有差　癸丑閲太學辟廱諸生雅樂　甲寅尚書省言水磨茶場歲收錢約四百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不係省錢别無支用尚循舊例只每季泛進未有月進之數今欲每月進五萬貫所收錢尚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奏仍自今月爲始　甲子改戎州爲敘州　五月丙戌初祭地祇於方澤以太祖配降德音於天下　遼主淸暑於散水原　六月戊午慮囚　庚午詔小學倣太學立三舍法　壬申以廣西谿洞地置隆兌二州　秋七月丁丑置保壽粹和館以養宮人有疾者　戊寅焚苑

東門所儲藥可以殺人者，仍禁勿得復貢。甲午，祔明達皇后神主於別廟。　遼主好畋獵，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猒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舊作阿疎，今改)爲辭，稍拒其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節度使，相繼遣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實古訥(舊作習古乃，今改)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實古訥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告以伐遼之故，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主使侍御阿勒博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勒博還，遼主始爲備，命統軍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調諸軍於寧江州。阿古達聞之，使布薩哈(舊作僕聒剌，今改)復索阿蘇，實觀其形勢。布薩哈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阿古達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呼實布(舊作胡沙保，今改)往，還言唯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阿古達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兵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先必發制之，無爲人制。衆皆曰：善。乃入見頗拉淑(舊作頗剌淑，今改)妻富察氏(舊作蒲察氏，今改)，告以伐遼事。富察氏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詒我憂，汝亦必不至是。阿古達奉觴爲壽，即奉富察氏率諸將出門，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蘇，并己用兵之意，禱於皇天后土。酹畢，富察氏命阿古達正坐，與僚屬會酒，號令諸部，使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徵伊蘭古嚕訥(舊作移懶路迪古乃，今改)之兵，執遼障鷹官。　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　辛亥，詔諸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上者，增一分之半。　癸亥，定武臣橫班以五十員爲額。　九月辛卯，詔以辟廱大成殿名頒諸路州學。　九月己亥，詔諸路兵應役京師者，並以十月朔遣歸。　是月，女直阿古達舉兵伐遼，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博勒和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得二千五百人。申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眡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師將至遼界，先使宗幹(本作幹布，舊名幹本)督士卒夷塹，既度，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舊作謀克，今改)，衆少卻，遼兵直抵中軍。杲(本名舍音，舊作斜也)出戰，哲垤先驅，阿古達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垤之馬，杲遂與遽還。遼兵從之，耶律色實(舊作謝十，今改)墜馬，遼人前救，阿古達射救者斃，并射色實，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胷。色實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僨而死。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阿古達救之，免冑戰，或自旁射之，矢拂於顙，阿古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舊作撒改，今改)在別路，不及會戰，阿古達使人以戰勝告薩哈。遣其子宗翰(本名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亦作粘罕)及完顏希尹(本名谷紳，舊作谷神)來賀，且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軍至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邀擊

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而已冬十月寧江州陷防禦使大藥師努（舊作大藥師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謁富察氏以所獲頒宗族耆老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舊作孛堇今改）行兵則稱曰明安（舊作猛安今改）穆昆（舊作謀克今改）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舊作陶蘇斡今改）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彊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厭之北院樞密使蕭德勒岱（舊作德里底今改）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屯出河店　乙巳復置拱州

十一月辛巳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老志乞歸留之不得尋卒賜金以葬　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於鴨子河北（〔攷異〕遼史天祚本紀作混同江今從金史太祖本紀）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鴨子河會夜阿古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人方壞陵道阿古達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逐至斡論濼殺獲不可勝計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樞密蕭奉先懼兄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見敵輒潰　壬辰遼都統蕭迪里（舊作敵里今改）等營於斡論濼又爲女直兵所襲死者甚衆迪里亦坐免官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己酉以禁中神御殿成減天下囚罪一等　癸丑定朝儀奉直大夫以八十員爲額　乙卯雪降賜宴於蔡京第　己未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犀角象齒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舊作訛𠹭今改）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凌（舊作哆唛今改）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勞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遂以其部萬餘人歸夏夏築臧河底城詔童貫爲陝西經略使以討之　遼賓咸詳三州及鐵驪部俱降於女直鐵州楊朴嘗仕遼爲秘書郎至是降於女直說阿古達曰大王剏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比者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援山塡海而不能革故鼎新冊帝號封諸蕃傳檄嚮應千里自是東接海隅南連宋西通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攷異〕金初用楊朴策見遼史而金史不載蓋金史之疏漏也契丹國志云楊朴本渤海大族降女直頗用事得其實矣但國志不載朴勸稱號之言茲從三朝北盟會編增載遼史以用楊朴策爲天慶七年事誤也）烏奇邁薩哈等並以朴言爲然率官屬勸進願以新歲元日上尊號阿

古達不許。普嘉努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尊號。無以繫天下心。阿古達曰。吾將思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二（起旃蒙協洽正月，盡彊圉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金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直阿古達稱皇帝，謂其下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離合懣，今改。）及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無忘稼穡之艱。金主敬而受之。旋以鄂蘭哈瑪爾為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

丙子，金主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

丙戌，瀘南晏州夷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晏州六縣水路十二郵及十州五郵團思峩洞諸熟夷，素黠勇善鬭。大中祥符元年，豐閑屢為邊患。瀘帥賈宗諒，武人也，喜生事，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之。至是又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杖脊黥配，諸夷憤怒。卜漏遂主盟，合從入寇，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堡。知寨高公老妻，族姬也。公老嘗攜族姬以金玉器與卜漏輩飲思峩洞，卜漏豔之，故來攻。公老遁去，遂略其妻及金玉，四出焚掠以歸。族姬，濮安懿王之曾孫，於帝服屬為近。事聞，帝甚駭。時蜀久安，人巽愞，不習兵，所至闕戰守備，遠近聞警騷動。梓州轉運使趙遹適案部次昌州，即馳至瀘，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遹恐賊逾瀘水益難禦，乃急督宗諒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近邊諸壘轉餉給軍，儲備無乏。若水摘比近巡尉兵，既至，又成都利夔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衆萬餘。逮賊再犯武寧樂共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大衄，裨將陳世基等死之。賊屢勝，愈猖獗，出沒無虛日，蜀土大震。

己丑，令諸州縣置醫學，立貢額。

甲午，改龍州為政州。

遼遣行軍都統耶律鄂爾多（舊作訛里朶，今改。）左副統蕭伊蘇（舊作乙薛，今改。）右副統耶律章努（舊作張奴，今改。）都監蕭色佛埒（舊作謝佛留，今改。）騎二十萬，步卒七十萬，戍邊。遼主率兵趨達嚕噶（舊作達魯古，今改。）城，次寧江州西。遼主下詔親征，遣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持書約和，斥金主舊名，且使為屬國。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剌，今改。）復書，若歸叛人阿蘇（舊作阿疎，今改。）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後議之。庚子，進師逼達嚕噶城。金主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陳。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右翼出其陳後，遼右軍皆力戰。洛索（舊作婁室，今改。）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衝其堅，凡九陷陳，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殪。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金并得其耕具以給諸軍。

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

二月，乙巳，立定王桓為皇太子。

甲寅，冊皇太子，赦天下。　庚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河西各置經略安撫使，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遼饒州渤海摩哩（舊作古欲，今改。）等反，自稱大王，遼主遣蕭色拂埒等討之。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金主獵於寥晦城。　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　梓州路轉運使趙遹密奏賈宗諒激變晏夷之罪，且曰：「瀘南邊事，轉運使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儌早得寧息。」然遹本意乃欲專事進討，兵端愈大矣。詔罷宗諒等，審度事宜，如晏夷尚敢猖獗，即仰前去掩殺；若已退散著業，或悔過歸降，即不得要求功賞，別生事端。代以康延魯，而聽遹節制。　甲申，追論至和、嘉祐定策功，封韓琦爲魏郡王，復文彥博官。　丁亥，詔以立皇太子，見責降文武臣僚竝與牽復甄敘，凡千五百人。　壬辰，升舒州爲德慶軍節度。　癸巳，賜禮部奏名進士出身何㮚等六百七十人。　夏四月甲辰，作葆真宮。　丙午，趙遹奏節次招到晏州夷賊千餘人及首領斗岡等二百四十七人，又說諭到賊首卜漏等十餘人，俱來梅賴邨壩，去君城十里，與所差使臣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比引問於聽事之所，先以疏其過惡，次以明勗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顙再拜以謝。臣即犒以酒食，錫以銀采，俾令著業。遂分兵修復梅嶺堡，兼㭊築諸城寨，以備不虞。　丁未，詣景靈宮，還幸祕書省，進館職官一等。　庚戌，改集英殿爲右文殿。　癸丑，遼蕭色佛埒等爲渤海摩哩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託斯和爲都統赴之，託斯和與摩哩戰，復敗績。　癸亥，置宣和殿學士。詔東宮講官罷讀史。　遼主使耶律章努等齎書使金，斥其主名，冀以速降。金主以爲書辭侮慢，留其五人，獨遣章努還，報書亦如之。　五月庚午朔，金主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自後每歲以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　六月己亥朔，遼章努復以國書致金主，猶斥其名，辭與前同。金主亦斥遼主名以報之，且諭之使降。　癸丑，以修三山河橋，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地形水勢迫東相直，曾不十餘里，且地勢卑，不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潬，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置提舉修繫永橋所，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工畢，詔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縣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御製橋銘，磨崖刻之。昌齡遷工部侍郎。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及通利軍，後遂注成巨濼云。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考異）遼、金二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金主以弟烏奇邁爲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以國相薩哈（舊作撒改，今改。）弟

杲竝爲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乙亥，升汝州爲陸海軍節度。丁丑，詔建明堂於寢之南。趙遹奏晏州夷賊渝盟作過，出沒剽掠，若置而不問，恐養成姦惡，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但事力未勝，不敢輕舉深入，乞就秦鳳、涇原、環慶路共調兵三萬前來攻討。詔永興路選兵二千人赴之。辛巳，又詔涇原發兵三千，環慶二千，押赴瀘南聽用。仍以趙遹爲瀘南招討統制使，王育、馬覺爲同統制，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羲叟、王良弼應副錢糧，竝聽遹節制。甲申，以昭慶軍節度使蔡卞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遼使薩喇（舊作辭剌今改）以國書致金主，金主留之不遣。八月戊戌朔，金主自將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己亥，都水監言大河已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閒，以就高仰，從之。己酉，詔祕書省移于宅所，以其地爲明堂。杭州觀察使陳彥言明堂基宜正臨丙方稍東，以據福德之地，故有是詔，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遂因事斥之。

辛亥，升通利軍爲濬州。嗣濮王仲增薨，弟仲御嗣。丙寅，陳瓘特敘承事郎，許任便居住，緣立太子赦也。瓘既寓通州，而盛章與石悈有隙，取密旨編置通州揚言爲瓘報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邪？因謀徙避，遂挈家至九江卜居焉。九月丁卯朔，遼黃龍府陷于金。金主遣遼使薩喇還，遂班師，至混同江，徑度如前。金宗翰及其弟宗弼（本名烏珠舊作兀朮）等遺書遼主，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親征，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征，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癸巳，金以古論貝勒薩哈爲古論呼圖貝勒（舊作國論忽魯勃極烈今改），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離合懣今改）爲古論伊實貝勒（舊作國論乙室貝勒今改）。

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罪，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努（舊作張奴今改）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遼主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實達爾伊遜（舊作小底乙信今改）持書馳報淳。時章努先遣淳妃親弟蕭迪里（舊作諦里今改）以所謀說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伊遜齎御札至，備言章努等謀廢立事。淳對伊遜號哭，立斬迪里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努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上順

國女直阿固齊(舊作阿鶻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竝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金章努詐爲使者亦欲奔金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　冬十月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爲沖隱處士仔昔豫章人自言遇許遜真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王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帝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蔡京第因有是命　己酉趙遹統兵發江安縣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寧軍路張思正由梅嶺堡水蘆氈中路期悉會于晏州輪縛大囤合陝西三路兵將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矛甲弓手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人　戊午夏人入貢　十一月癸酉錄昭憲杜皇后之裔　庚辰趙遹攻破晏州輪縛大囤夷賊卜漏遁去官軍追獲之降者相繼而至諸囤悉平初王育等既攻破上下落樣邨及思峩州所向若破竹無不卽下遹遂與馬覺張思正軍皆至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周四十餘里卜漏居之凡諸囤之奔亡者悉歸於此共保聚拒守賊自上施矢石直職官軍中者卽虀粉官軍以彊弓弩射之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計瀘州都巡檢使种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黔州巡檢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藥箭手輕趫習山險遹乃微服乘馬命友直祐恭從案視形勢見山隈崖壁尤陡絕賊以險故不設備遹乃悉移軍當賊而命二人率所部軍于下謂曰此處崖壁疑可以計登且山多猱思黔人善能捕取汝等急辦之信宿友直捕得生猱數千遹喜曰事濟矣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各備雲梯視山上火發卽以進是日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衆得二千餘紉麻爲長炬灌以膏蠟使羣猱背負之莫夜先以數輩登崖巔繫繩梯數十縋而下衆各銜枚挈羣猱次第挽繩梯而登雞方唱衆已悉登及柵乃然炬縱猱賊廬舍皆茅竹爲之羣猱所歷火輒發賊奔呼撲救不暇猱益驚跳火益熾爭前驅逐羣猱官軍已破柵鼓譟擊其後賊猶與官軍力鬭遹望火發令諸軍撾鼓俱以雲梯進賊蹂亂官軍內外相應遂斬關環城而登卜漏從諸酋突圍遁遹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五千追至山後擒卜漏及諸酋長遹自入酋境至破輪縛凡所平州二縣八諸囤三十餘城以其地之要害者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種植畫其疆畝募竝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箭社之制號曰勝兵　庚寅高麗遣子弟入學　是月遼主自將親軍七十萬馳至騈馬門蕭特默(舊作特末今改)林牙蕭薩喇(舊作察剌今改)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自將禦之　十二月己亥升遂州爲遂寧軍節度　乙巳遼都監章嘉努(舊作張家奴今改)叛(〔考異〕遼史本紀分章嘉努章努爲二人謀夏錄誤合爲一人今從本紀分書之)　丙午以趙遹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　金主行次約羅(舊作爻剌今改)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深溝高壘以待從之　丁未金主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耶律章嘉努叛西還二日矣諸將請追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爲勇邪衆皆悚

愧願自效。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餫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於呼卜圖（舊作護步荅，今改）岡。是役也，兵止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其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乃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潰，金師馳之，橫出其中，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宅寶、物、馬牛，不可勝計，金師乃還。

己未，遼錦州刺史耶律珠澤叛，應章嘉努，遣北面林牙耶律瑪格（舊作馬哥，今改）討之。

庚申，以平晏夷，曲赦四川。

癸亥，置瀘南沿邊安撫司，以孫羲叟為集賢殿修撰、知瀘州，充安撫使。

遼以北院宣徽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為漢人行宮都部署。

是歲，平江府、常、湖、秀三州水。

夏改元雍寧。

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春，正月，丙寅朔，遼東京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踰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遼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勢方彊，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閒，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稱國號大元，建元隆基。遼主遣蕭伊蘇（舊作乙薛，今改）、高興順招之，永昌拒命不從。

戊子，以瀘南獻捷，轉宰職一官。

以童貫為陝西、河北宣撫使。

是日，金主下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罪，仍官其酋長，且使從宜居處。

閏月，壬寅，升潁州為順昌府。

庚申，太府寺丞王鼎奏：五禮新儀既已成書，欲乞依倣新樂頒行之，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使之推行民閒，專以新儀從事。

辛酉，開封府尹王革奏乞下國子監，委學官將新儀內冠昏喪祭民閒所當通知者，別編類作一帙，鏤板付諸路學事司，勸諭學生務令通知節文之意，並從之。

遼貴德州守將耶律伊都（舊作余都，今改）以廣州渤海叛附高永昌，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討之。

二月，壬申，令道教改隸祕書省。

癸未，詔：訪聞棣州士人劉棟，蔬食葆神，虛心契道，人之隱奧，洞然照知，處方書符，每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於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券、遞馬，無令失所。

丁亥，詔增廣天下學舍。

庚寅，詔廣京城。

遼侍御司徒託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等討章嘉努，戰于祖州，敗績，復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默率諸將討之。章嘉努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等萬餘人攻陷高州。

三月，癸丑，賜上舍生十一人及第。

乙卯，賜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遼東面行軍副都統蕭酬斡等擒侯槩於川州。（〔攷異〕侯槩叛從章嘉努，見本紀，而遼史耶律章努傳又以侯槩從章努為亂，蓋不辨章努、章嘉努為兩人也，今從本紀。）

夏，四月，乙丑，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宮建于景龍門對晨暉門，密連禁署，用道士林靈素言也。靈素，永嘉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附會諸閹。時王仔昔寵稍衰，帝訪方士於知常，以靈素對。一見，帝視如舊

識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帝君之治又目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蔡攸爲園苑寶華吏鄭居中劉正夫盛章王革及諸巨閹皆有名位而貴妃劉氏方有寵則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帝心獨喜其說賜號通真先生作上清寶籙宮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辛未尚書右僕射何執中致仕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宅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遂以太傅榮國公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遼主親征章嘉努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罕嘉努張琳復爲賊餘黨所敗　丁丑詔天寧諸節及壬戌日杖以下罪聽贖　丙戌卻監司守臣進獻　蔡京三上章乞致仕帝不允庚寅詔京三日一造朝正公相位通治三省事　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珍言冀州棗彊縣黃河清詔許稱賀　五月甲午朔令蔡京遇朔望赴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押尋又詔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　丁酉廢錫錢　庚子以

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爲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壬寅以保大軍節度使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遼主以章嘉努既平將清暑散水原蕭託斯和（舊作陶蘇斡今改）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納　先是高永昌使託卜嘉求援于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舊作湖沙補今改）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舊作斡魯今改）帥諸軍攻永昌遇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之大懼使家奴嗒喇（舊作鐸剌今改）詣金師請去僭號稱藩斡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支解呼實布等率衆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大敗以五千騎奔長松島遼陽人執永昌妻子以城降託卜嘉亦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于金金主詔除遼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沃棱（舊作斡論今改）知東京事　六月乙丑遼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　丙寅班中書官制格　庚午慮囚　甲戌詔堂吏遷官至奉直大夫止　庚辰遼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以上京留守蕭託卜嘉爲契丹行宮部部署兼副元帥　癸未皇

太子立妃朱氏妃祥符人武泰軍節度使伯材女也丁亥遼知北院樞密使事蕭罕嘉努爲上京留守秋七月壬辰朔以震武城爲震武軍甲午以德妃崔氏爲貴妃辛亥宴州夷賊卜漏及沅州黄安俊定邊軍李吪嘰並伏誅詔函首于中庫壬子曲赦湖北戊午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冀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己未解池生紅鹽辛酉改走馬承受公事爲廉訪使者遼主獵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戸叛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八月壬戌朔戒北邊帥臣毋生事己巳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尚書左丞〔攷異〕侯薛二人除拜宋史徽宗紀在十一月戊申今從宰輔編年錄庚辰蔡京奏臣昨以年逮七十加之疾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三日一朝今臣病已痊筋力尚可勉彊伏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壬午詔天下監司郡主搜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丁亥詣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己丑升晉州爲平陽府壽州壽春府齊州濟南府是月金薩里罕舊作撒離喝今改陷遼保州保州本高麗地薩里罕攻之久不克請濟師高麗使謂金曰保州本吾壤土願以見還金主曰爾其自取之金主乃益薩里罕兵無合高麗至是拔之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詣玉清和陽宮上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仁體道昊天玉皇上帝丙申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癸卯詔定鼎閣於天章閣以方士王仔昔言九鼎神器宜納之禁中

不可處外也命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丙午遼主謁懷陵己未以童貫爲開府儀同三司金始製金牌冬十月乙丑太白晝見丁卯遼以張琳軍敗奪其官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烏庫部叛遼遼遣中丞耶律託卜嘉招之庚辰烏庫部降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赴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攷異〕李燾據王黼宣和殿降聖記云歲在丁酉皇帝乃悟本長生大帝君丁酉蓋政和七年也蔡絛史補亦云政和七年林靈素有神霄玉清王者之說則六年猶未有長生大帝君也因以此條爲誤書今案宋史六年四月書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則其時靈素已見幸宮已建而像已設黼絛所言乃降神之事耳非是建宮設像亦在七年也辛卯蔡京等言冀州三山河清乞拜表稱賀十一月甲午詔帝鼐改爲龍鼐正南彤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皛鼎爲蘊鼎西北魁鼎爲建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爲龢鼎正東倉鼎爲育鼎東南岡鼎爲潔鼎鼎閣爲圜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在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排列亦用王仔昔建議也己亥祀圜丘赦庚子以禮部尚書白時中爲尚書右丞戊申遼東面行軍副都統瑪格舊作馬哥今改攻金之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敗績遼主削其官夏人大舉兵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人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起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十二月庚申朔金安班貝勒烏奇邁及羣臣上其主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爲天輔元年己巳以婉儀劉氏爲賢妃乙亥遼封庶人蕭氏爲太皇太妃戊寅以熙河進築功成進執政一官乙酉尊九鼎于圜象徽調閣翼日復詣閣行香百官陪位特進少宰劉正夫罷正

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是歲茂州夷至永壽內附以其地置壽寧延寧軍

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春正月乙未令天下道士與免階墀迎接衙府宮觀科配借索騷擾郡官監司相見依長老法 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爲太尉 甲寅遼減廄馬粟分給諸局 是月金軍攻遼春州遼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于金貝勒杲復陷泰州 二月癸亥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 甲子詔通真先生林靈素于上清寶籙宮宣諭清華帝君降臨事初劉混康虞仙姑王老志王仔昔皆爲帝所禮然其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事歸之於帝而曰己獨佐之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爲大言是時帝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猷服羣下者靈素因希指造爲清華帝君夜降宣和殿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帝乃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俾靈素宣諭其事左街道錄傅希烈等皆作記上之 丁卯御右文殿策高麗進士 辛未詔天下天寧萬壽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 乙亥幸上清寶籙宮命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講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復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從之 遼淶水縣賊董龐兒聚衆萬餘西京留守蕭伊蘇南京統軍都監扎拉（舊作查剌今改）與戰于易水破之 三月庚寅賜高麗祭器高麗進士權適等四人賜上舍及第 乙未以童貫領樞密院 丙申升鼎州爲常德軍節度 壬子御製明堂上梁文 遼董龐兒之黨復聚蕭伊蘇復擊破之 夏四月庚申帝諷道錄院曰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大霄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焚指煉臂舍身以求正覺朕甚閔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大霄之府朕夙昔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羣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用于教門章疏而不施于政事也教主道君皇帝者即長生大帝君道教五宗之一所謂神化之道感降仙聖不係教法之內者也 辛酉升溫州爲應道軍節度爲林靈素也 丙子詔親祀明堂

五月戊子朔升慶州爲慶陽軍節度渭州爲平涼軍節度 己丑詣玉清和陽宮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彊爲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詣宮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辛卯命蔡攸提舉祕書省并左右街道錄院 乙未詔權罷宮室修造 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以監司州縣共爲姦贓令廉訪使者察奏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 癸卯改玉清和陽宮爲玉清神霄宮 乙巳遼主命圍場隙地許民樵采 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起發花石 金主命自

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爲婚者。杖而離之。六月戊午
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
詔官其親屬二人。己未。童貫加檢校少傅。梁師成
爲檢校少保。宣和殿學士蔡攸盛章開封尹。王革顯
謨閣待制。蔡翛蔡鯈各遷官有差。皆以明堂成推
賞也。乙亥。蔡京等上表請御明堂聽朝頒常視朔。
詔答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辛巳。遼以同知樞密院
事伊勒嘉（舊作余里也。今改。）爲北院大王。壬午。詔禁巫覡。
丙戌。貴妃宋氏薨。秋七月丁亥朔。令僧徒如有歸
心道門。願改作披戴爲道士者。許赴輔正亭陳訴。立
賜度牒紫衣。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庚子。詔
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寶爲首。癸卯。遼主獵
於秋山。自建隆初。女直嘗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
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至是金之蘇州漢兒高藥師
曹孝才及僧郎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
海。欲趨高麗避亂。是月。爲風漂達宋界駞基島。備言
女直既斬高永昌。渤海漢兒羣聚爲盜。契丹不能制。
女直攻契丹。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中
具奏其事。朝議固欲交金以圖遼。聞之甚喜。乃召蔡
京及童貫等共議。即共奏國初時女直常貢奉。而太
宗屢詔市馬女直。其後始絕。宜降詔遵故事。以市物
爲名。就令訪聞事體虛實。乃詔師中選差將校七人。
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齎市馬詔
泛海以往。（攷異）李燾曰。此據金盟本末。稍增以北征記。如蔡絛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作禮數否。今皆不取。絛私爲其父諱。獨歸其事於童貫耳。要京與貫皆始禍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簽細務。遂欲籍此欺世。固不信也。
政和初。蔡京被召。帝戲語京子攸。謂須進士宜遂得橄
欖一小株。雜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爲珍。其後又有使
臣王永從士人俞輖皆隸蔡攸。每花石至。動數十舟。
盛章守蘇州。及歸作開封尹。亦主進奉。然朱勔之綱
爲最。四年以後。東南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多主
蔡攸。至是則又有不待旨者。但進物至計會諸閹人。
閹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
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
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
萊淄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
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置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
以健步捷走。雖萬里。用四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蔡
京因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
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可即其浮濫而懲艾之。
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閹鄧文誥領焉。又詔監司郡
守等不許妄進。其係應奉者。獨令朱勔蔡攸王永從
俞輖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它悉罷之。由是稍戢。未
幾。天下復爭獻如故。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
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爲大患。八月
丙辰朔。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文子皆著
書以傳後世。今莊列之書已入國子學。而亢桑子文
子未聞頒行。乞取其書精加讎定。列于國子之籍。與
莊列並行。從之。癸亥。詔明堂幷祀五帝。少保太
宰鄭居中以母憂去位。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
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之壻。乃使蔡確子懋重理
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碑文。立石
墓前。而擢懋同知樞密院事。用居中諸子於朝。懋即

渭也 丙寅遼命都元帥秦晉王淳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 金之拔保州也高麗兵已在城中金人入守高麗王復使蒲馬如金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金主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地何可得也 九月戊子詔湖北民力未舒胡耳西道可罷進築 辛卯祀上帝於明堂以神宗配享赦天下 乙未特進少宰劉正夫卒 丙申以御史中丞王安中爲翰林學士安中之爲中丞也一日請對曰臣起諸生蒙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宗社倘陛下少留聽采幸甚帝悚然安中出袖中疏所論乃蔡京也帝曰誠如卿言安中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自量力輒論大臣京老姦多智必將爲所中害自此竄逐無復再望清光矣願拜辭帝曰勿如此當爲卿罷京時蔡攸日夜出入禁中盡率子弟見帝泣且拜帝曰中司文字如此奈何攸等固懇陛下儻全臣宗乞移安中一別差遣則事自已矣帝惻然許之安中方草第三疏翼日求對中夜有扣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矣安中歎曰吾禍其在此乎自是京之勢益盛 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見于紫宸殿 癸丑貴妃王氏薨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衞州蒺藜山 冬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運政治布告天下又頒來歲歲運歷數 遼主至中京 戊寅中書侍郎侯蒙罷蔡京惡之也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一日祗受受命寶時得于闐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乃製爲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受命寶帝甚重之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製也 十一月庚寅詔太師魯國公蔡京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恩禮寵數並如舊制 辛卯鄭居中起復爲太宰以余深爲特進少宰中書侍郎白時中爲中書侍郎 壬辰復置醴州 丙申太傅致仕何執中卒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正獻 升石泉縣爲軍 十二月甲寅朔有星如月 丁巳以薛昂爲門下侍郎 甲子金咸州都統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等敗遼秦晉國王淳兵于蒺藜山淳初遺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曰歸我行薩喇（舊作賽剌今改）及送阿蘇等則和議可成淳軍蒺藜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棱（舊作斡論今改）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來襲沃棱擊走之烏楞古遂與淳戰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錦（舊作阿里真今改）陂遂拔顯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于金遼主下詔自責遣伊勒希巴扎拉與大公鼎諸路募兵 戊辰詔天神降于坤寧殿刻石以紀之 庚午以童貫領樞密院 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皇山號曰萬歲周十餘里 辛未御筆改老子道德經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 丁丑遼以西京留守蕭伊蘇爲北府宰相 癸未以張商英爲觀文殿大學士 是歲大旱帝以爲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

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災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宅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　王仔昔倨傲而黷帝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僮奴又欲羣道士宗己林靈素忌之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三（起著雍閹茂正月，盡上章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春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　金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丁亥，遼遣耶律努克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弭兵故也。（〔考異〕案金史太祖紀不書遣使求封冊，蓋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修入之。）

己丑，大赦，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

庚戌，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祥符人，美風姿，有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因何執中薦擢校書郎，遷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己，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去執中，使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納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至是遂入政府。

遼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時東路諸州盜賊蠭起，至掠民自隨以充食。

二月戊辰，增諸路酒價。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直，講買馬舊好。初，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女直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蘇州界，女直不納，幾為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帝怒，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仍委童貫措置通好女直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以往。政，洮州人也，責官青州，寓家牟平。師中言政可使，遂用之。（〔考異〕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道使女直，約夾攻遼。金史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是初遣馬政，即欲夾攻，求故地也。李燾長編辨此為封氏編年之說，未可全信。云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始，前此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夾攻，則政子擴茅齋自序不應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當並削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良嗣所齎誤繫之馬政，且遣政在重和元年，乃金天輔二年也，元年十二月安得見政所致之國書？其為舛錯無疑矣。）

辛未，金貝勒（舊作孛堇，今改。）忠（本名都古嚕納，舊作迪古乃。）洛索（舊作婁室，今改。）自軍中入朝。金主以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皆杖之。

甲戌，升六安縣為六安軍。

丁丑，詔監司輒以禁錢買物為苞苴饋獻者，論以大不恭。

遼使耶律努克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遼和勒博（舊作刻里保，今改。）等言咸州都統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知遼主在中京而不進取，芻糧豐足而不以實聞，攻顯州時所獲生口財畜多自取。三月癸未朔，烏楞古降為穆昆（舊作謀克，今改）。

丙戌，詔監司郡守自今須滿三歲乃得代，仍毋得通理。

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楷，帝第二子也。

丁酉，知建昌陳并等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

庚子，金洛索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金主命合諸穆昆，以洛索為萬戶鎮之。

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

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昻爲榜首。遼復使耶律努克如金，申前議也。夏四月癸丑朔，築靖夏城、制戎城。乙卯，御筆以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錫予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虛日，以故國用益窘。帝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根因而進節用之說，權倖以其不利於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己，力謀所以中根者。于是言章交上，而帝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之費，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本路尚然，它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辛酉，遼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德勒岱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士無鬭志。癸亥，減捶刑。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如孟月朝獻禮，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真元節。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二教惡談毀詞，分爲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證驗。又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並從之。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攷異〕遼金二史不書，契丹國志所載與宋史同。）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丁亥，以林靈素爲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沖妙先生。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帝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帝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生辰爲元成節。戊戌，遼復遣耶律努克使金，要以酌中之議。金主遣呼圖克昆（舊作胡突衮，今改。）與努克持書報如前約。庚子，手敕兩浙漕司以權添酒錢盡給御前工作。遼主如納葛濼。土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瑪格（舊作馬哥，今改。）等斬生兒於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石相合。六月乙卯，以賢妃劉氏爲淑妃。壬申，門下侍郎薛昻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差驗閱文字官三員，從之。霍石陷遼之海北州，趙義州軍帥和勒博（舊作回離保，今改。）擊敗之。甲戌，遼通、祺、雙、遼四都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金主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鄭居中爲少傅，余深爲少保，鄧洵武爲特進，進執政官一等。癸未，詔蔡京、鄭居中、余深、童貫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鄧洵武、薛昻、白時中、王黼、蔡攸並兼充副使。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賑濟東南諸路水災。遼耶律努格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金乃遣呼圖克昆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遼于是遣努克及托實（舊作突迭，今改。）如金議冊禮，金留托實，遣努克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是月，遼主獵于秋山。八月甲寅，以童貫爲太保。戊午，知兗州王純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閒於其

中出論題。從之。庚午。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士。每歲試經撥放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為道徒。試中升貢。同稱貢士。到京入辟廱。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襴鞹就殿試。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仁奏。乞選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下。

壬申。詔執政非入謝及匄去。毋得獨留奏事。乙亥。升兗州為襲慶府。是月。掖廷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屋五千餘閒。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壬午。詔罷拘白地禁榷貨增方田添稅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水災彊糴等事。丙戌。詔太學辟廱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戊子。金主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己丑。以歲當戊月當壬為元命。降德音于天下。庚寅。門下侍郎薛昂罷為佑神觀使。以白時中為門下侍郎。王黼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馮熙載為尚書左丞。刑部尚書范致虛為尚書右丞。頒御注道德經。刻石神霄宮。壬辰。禁州郡遏糴。及邊將殺降。以倖功償者。癸巳。禁羣臣朋黨。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辛丑。鄭居中罷。乞持餘服。詔從之。壬寅。詔視中大夫林靈素視見奉大夫張虛白並特授本品真官。先是帝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火蛇虫魚金輪之鼎。至是始成。奉安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霍石降于金。閏月庚戌朔。金以石為千戶。既而蕭寶張應古李孝功皆率衆降。並以所部為千戶。

己未。以劉棟為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辭不受。庚申。詔江淮荊浙閩廣監司。督責州縣還集流民。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丙子。詔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壬辰。知陳州鄧洵仁奏本州學內舍生宋瑀係故翰林學士宋祁之孫。行藝清修。願換道學內舍生。舊有撰到道論十篇。及近撰神霄玉清萬壽宮雅。謹具繳奏呈。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己亥。升端州為肇慶府。仍改興慶軍額曰肇慶。〔攷異〕徽宗紀於元符三年書升端州為興慶軍。政和三年書升端州為興慶府。至是書改興慶軍為肇慶府。今據地理志。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是興慶乃軍額。初未升為興慶府也。茲刪去政和三年一條。而移升府於是年。前後庶不齟齬。癸卯。帝如上清寶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飯餐及襯施錢三百。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

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戊申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絛以罪勒停（攷異）長編載絛訴神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神霄秘籙獨臣不願受于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一日臣兄來宣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徽閣閶闔門跨城爲複道飛橋入賜第自此往來無閒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動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猶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昂盡搜索其篋笥然獨無有于是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始勸往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終不解臣父因賞橘內宴匃入中禁獨拜懇于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謫貶新州俄而置諸光州臣父以爲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勒停令侍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今按蔡絛之勒停史不著其所以據絛自言如此恐其閒有文過之辭然宋史蔡攸傳云攸以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則此事爲其兄所媒孽理或然也。十一月己酉朔詔改明年元曰宣和大赦天下。辛亥日中有黑子如李大。丙辰以婉儀王氏爲賢妃。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鞗鞗父京請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己巳升梓州爲潼川府。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栖筠奏字形書畫咸有不易之體學者略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月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一之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譌謬一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類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衆修定。遼副元帥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卒。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錢監。己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狂人指王仔昔也。馬政等還自金與其使者俱來是日至登州登州遣赴闕政與平海指揮使呼慶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月六日下海纔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而縛之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拉林河（舊作來流河今改）約三千餘里問海上遣使之由以實對金主與衆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遣索多（舊作撒覩今改）及李慶善等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政等來報使。甲申遼議定冊禮遣耶律努克使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于金金以爲千戶。己丑置裕民局。是歲江淮荊浙梓州水。遼放進士王翬等百三人。

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

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即住持之人爲知宮觀事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可竝爲德士司尋又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時林靈素欲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悉更其號故有是命。丁巳金使李善慶等入國門館于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女直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直之酋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牒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直爲東懷王且妄言女直

常祈修好詐以其表聞乃召馬政等勿行止差呼慶
持登州牒送李善慶等歸　戊午以余深爲太宰兼
門下侍郎王黼爲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攷異〕編年錄作丁巳今
從宋史表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于
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
圖燕會牒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
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
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
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
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
大喜取燕雲之計遂定　乙丑改湟州爲樂州　乙
亥帝耕籍田　罷裕民局　封占城楊卜麻疊爲占
城國王占城在中國西南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略
如州縣自上古未常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
朝貢不絕然北與交趾接壤互相侵擾及詔封爲王
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金使烏凌阿贊謨如遼迎封
冊也　二月庚辰改宣和殿爲保和殿　戊戌以鄧
洵武爲少保　遼主如鴛鴦濼章薩巴舊作張撒八今改誘中
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耶律伊都舊作余覩今改討擒之
三月丁未朔遼遣太傅蕭實埒訥舊作習泥列今改等冊金
主爲東懷國皇帝　庚戌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
鼎　己未以馮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虛爲尚書左
丞翰林學士張邦昌爲尚書右丞邦昌東光人也
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相見
童貫令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
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陣以當法前

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渴
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峗守兵
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
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
軍前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
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
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
自築後三歲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
城又將陷察克舊作察哥今改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數百人　甲子知
登州宗澤坐神霄宮不敬除名編管　辛未賜上舍
生四十五人及第　甲戌皇后親蠶　夏四月丙子
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金史與宋史同　庚寅童貫以鄜延環
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辛丑進輔臣官一等　五
月丙午朔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榜近視之
乃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
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
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陰氣太盛
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
必有感召之由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詔貶綱監沙縣
稅務　丁未詔德士許入道學依道士法　丙辰敗
夏人于靈武　壬戌金主諭咸州路都統司曰軍與
以前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諸部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亡
入于遼者本皆吾民遠在異境朕甚憫之今既議和
當今理索可明諭諸路千戶穆昆偏與詢其訪官稱
名氏地里具錄以上　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

朝元冠服圖。是月西北有赤氣亙天。遼準布部人叛。執招討使耶律鄂爾多。（舊作斡里朶。今改。）都監蕭色埒德（舊作斜里得。今改。）死之。六月戊寅。呼慶等至金主軍前。金主及宗翰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臣同行。欲得早到軍前。權令登州移文。非有它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卽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主不聽。遂拘留慶等。又以索多受宋團練使杖而奪之。（攷異）金史太祖紀天輔二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宏卽擴聲之譌也。案先是馬政已輟行。獨呼慶至耳。金史誤書。今不取。壬午。詔西邊武臣爲經略使者。改用文臣。甲申。詔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真君。仍用冊命配享混元皇帝。童貫因關右既困。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己亥。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琬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秋七月丙辰。詔以蔡絛向緣狂率。廢黜幾年。念其父京元老。勳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敘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遼主獵于南山。金復遣烏凌阿贊謨如遼。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又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遼楊洵卿羅子韋率衆降金。金主命各以所部爲穆昆。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竝令方量。均定租課。丙戌。御製御筆神霄玉清萬壽宮記。令京師神霄宮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摹勒立石。己丑。金頒女直字。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宗雄希尹等學之。宗雄因病兩月。竝通大小字。遂與宗幹等立法制定。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宗雄希尹主之。金主因命希尹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丁酉。尙書左丞范致虛以母憂去位。時朝廷欲用師於遼。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竟不起復。遼以皇子趙王實訥埒（舊作習泥烈。今改。）爲西京留守。遼主諸子。惟晉王額嚕温（舊作敖盧斡。今改。）最賢。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惡讀書。見之輒斥。額嚕嘗入寢殿。見近侍閱書。因取觀之。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宅人見之也。一時號稱長者。九月乙卯。曲宴蔡京于保和新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者。劉妃妝閣也。癸亥。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鑾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閒事。山卽坐黜。因作鳴鑾記以進。時京子攸儵翛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偉尙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于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殞首殺身。難以仰報。方京病篤。人謂其必死。獨晁沖之謂陸宰曰。未死也。彼敗壞國家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

已而果愈。丁卯，以蔡攸爲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閒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金主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遼乃令實埒訥等先持冊稿如金，而後遣使送烏陵阿贊謨持書以還。

遼耶律程古努（舊作陳國努，今改。）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

十一月，乙卯，祀圜丘，赦天下。

甲子，詔東南諸路水災，令監司、郡守悉心賑救。

戊辰，以張邦昌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中爲尚書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罷，爲帝所知，遂居政府。

淮甸旱饑，民失業，遣監察御史察訪。

太學生鄧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

壬申，放林靈素歸溫州。釋氏既廢，靈素益尊重，官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靈素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考異：長編載蔡絛云：久之，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伯氏大懼，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靈素下血死。案伯氏謂蔡攸也。詳絛此語，疑攸使端本殺之。）

十二月，甲戌，詔京東路盜賊竊發，令東西路提刑督捕之。

辛卯，大雨雹。

自政和以來，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爲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閒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祕書省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託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丙申，詔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將樂楊時，初登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學，以師禮見顥于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海內稱龜山先生。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今天

下多故，至此必敗，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翛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　呼慶留金凡六月，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金主與宗翰等議，乃遣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已獲遼人數路，其它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暨聞使日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尤為非禮，足見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命。且我嘗遣使求遼主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爾家來通好，而遼主冊吾為東懷國立我為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慶以是月戊戌離金主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指者。　是月，京西饑，淮東大旱，遣官賑濟。　嵐州黃河清。　升趙州為慶源府，均州為武當軍節度。

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春，正月，癸亥，追封蔡確為汝南郡王。

甲子，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二月，乙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環使金。先是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其事。貫時受密旨圖遼，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京舊地，第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於此。（〔考異〕馬擴茅齋自序云：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女直所居來流河，重和元年，父入國門，宣和元年正月，呼慶等齎到女直文字，因復遣趙良嗣。今攷之它書，其年並誤，蓋擴所稱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而所稱重和元年當作宣和元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宣和二年也。夾攻之約自二年始。）

唐恪罷。　戊子，令所在贍給淮南流民，諭還之。

甲午，詔別修哲宗正史。　金主使烏凌阿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兵于高麗。　遼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埒訥往議。金主怒，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兵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舊作斜葛，今改。）留兵一千鎮守棟摩（舊作闍母，今改。），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三月，壬寅，賜上舍生二十一人及第。　乙卯，改熙河蘭湟路為熙河蘭廓路。　遼復遣實埒訥以國書如金。　夏，四月，丙子，詔江西、廣東兩界羣盜嘯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都監各一員。　乙未，金主自將伐遼，分三路出師，趨上京。　遼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聞金師再舉，耶律拜薩巴（舊作白斯不，今改。）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　五月，庚子朔，以淑妃劉氏為貴妃。

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棗大。　趙良嗣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迎勞甚恭。會金主已出師，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翼日，良嗣等至，金主令良嗣與遼使實埒訥竝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命進攻，且謂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仍詔諭遼副都統耶律伊都。　丁巳，

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壬戌金兵次沃里河宗幹率羣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絕恐有後艱金主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遼耶律伊都襲棟摩於遼河金兵戰卻之 遼上京已破樞密使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於北樞密院然後奏知至是同平章事左企弓爲遼主言之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責邪企弓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全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辰詔宗室有文行才術者令大宗正司以聞六月癸酉詔開封府賑濟饑民 丁丑太白晝見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京屢上章乞致仕戊寅詔依所請守本官在京賜第居住仍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閧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毋有不適乎京曰無之京語其客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有致仕之命 辛巳詔自今衡改元豐法制論以大不恭 中牟縣民訴方田不均乙酉詔罷諸路方田

遼以北府宰相蕭伊蘇（舊作乙薛今改）爲上京留守 金人之攻陷上京也遼太祖天膳堂在祖州太宗崇元殿在懷州以及慶州之望仙望聖神儀三殿焚燒殆盡所司以聞蕭奉先抑而不奏後遼主知而問之奉先曰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寢已指揮有司修葺防護奉先迎合誕謾類此 丙戌詔三省樞密院額外吏職竝從裁汰及有妄言惑衆稽違詔令者重論之 詔諸司總轄提點之類非元豐法竝罷 丁亥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甲午罷禮制局幷修書五十八所 秋七月壬子罷文臣起復 己未罷醫算學 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 乙未詔監司所舉守令非其人或廢法不舉令廉訪使者劾之 是月趙良嗣於上京出御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尙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與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和許遂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金主又謂良嗣曰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遂以手札付之約以本國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北溝夾攻不如約卽地不可得金師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金主乃還遣驛追良嗣至易國書約來年同舉宗翰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所擄遼吳王妃歌舞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遣薩喇（舊作錫剌今改）哈嚕（舊作曷魯今改）等持其國書來報聘

九月壬寅金薩喇哈嚕等至詔衛尉少卿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於崇政殿帝臨軒薩喇哈嚕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 詔罷政和二年給地牧馬條法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竝如舊制 丙辰詔登州鈐轄馬政借武顯大夫使聘

于金是日薩喇哈嚕等入辭於崇政殿賜宴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環伴送政持國書及事目隨哈嚕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持示函書具聆啓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逖聞爲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爲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垂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絹銀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政遣政子擴從行初朝議止欲得燕京舊地及趙良嗣還朝言嘗問金主燕京一帶舊漢地并西京亦是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拏阿适西一臨爾事竟亦與汝家阿适遼主小字也又言平營本燕京地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議故事目并及山後寰應朔蔚媯儒新武諸州兩國之釁由此生矣　是秋遼主獵于沙嶺　蕭伊蘇守上京爲政寬猛得宜乘金兵殘破之後民多窮困輒加振恤衆咸愛之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己巳尚書省言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試補入學舉試其考選升補推恩并依大觀武學法從之　以內侍梁師成爲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河東節度使至是遂有此命時中外泰寧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閒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名士必招致於門下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多至數十百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之堨邨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緐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爲名遂作亂　馬政等達金拉林河留帳前月餘議論不決金主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唯唯而已金主又與其羣臣謀謂北朝所以雄盛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承其斃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與宋爲鄰時或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羣臣皆以爲然唯宗翰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未可輕之金主遂

將馬擴遠行射獵久之乃還令諸大臣具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遣哈嚕與政等來報聘書中大略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如約今若更欲西京請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冀爲報示〔攷異〕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等語出其所自撰奉使錄而金盟本末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燾因采入長編今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食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爲姦以罔上致事妄求爲國家之禍本也此說得之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以其月爲正月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不旬聚衆至數萬陷清溪縣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庚戌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于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

己未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方臘于息坑死之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州殺官兵千人于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爲賊據

甲申方臘陷休寧縣知縣事麴嗣復爲賊所執脅之使降嗣復罵賊不絕口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邑宰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朝廷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尋爲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未及行而卒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掾栗先守獄詬賊遇害於是婺源績溪祁門黟縣官吏皆逃去尋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凡賊兵所至得官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積怨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賊衆彊官軍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不至滋蔓帝得疏大驚乃罷北伐之議丁亥以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攷異〕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据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取

己丑以少傅鄭居中權領樞密院

庚寅詔訪兩浙民疾苦

是月方臘陷杭州知州趙霆遁〔攷異〕薛鑑作趙霆廷今從宋史廉訪使者趙約詬賊死之

是冬遼主至西京郡縣多陷沒而遼主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蕭氏作歌以諷諫遼主見而銜之

真臘遣人來朝詔封其主爲真臘國王

是歲夏改元元德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四（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二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宣和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日中有眚。旁有
青黑氣如水波旋轉。遼以改元肆赦。壬寅。鄧洵
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
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己未。詔淮南江南
福建各權添置武臣提刑一員。帝初以東南之事
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
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
作手詔罪己。罷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幷木石采
色等物。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
悅。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遼主有四子。長曰趙王實訥埒（舊作習泥烈。今改。）母趙昭容。
次晉王額嚕溫（舊作敖盧斡。今改。）母蕭文妃。次秦王定。許王寧。
皆元妃所生。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
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
妃姊適耶律達哈勒（舊作撻曷里。今改。）妹適耶律伊都。（舊作余覩。今改。）
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
蕭昱及達哈拉伊都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
皇。遼主信之。遂誅蕭昱達哈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
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入金。遼主使知奚王
府事蕭錫默。（舊作遐買。今改。）北府宰相蕭德恭。四軍太師蕭
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議曰。主上信
蕭奉先言。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
爲奉先下。若擒伊都。它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縱之。
還。卽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伊都之亡。恐後日諸
將校亦叛。遂勸遼主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以蕭錫默
爲奚王。以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
守事。蕭幹爲鎭國大將軍。二月甲戌。降詔招撫方
臘。乙酉。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官
事。癸巳。赦天下。方臘陷旌德縣及處州。步軍都
虞候王稟復杭州。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
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
言江才必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
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
夜使閒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
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
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
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遼主如鴛鴦濼。
先是鎭國上將軍唐古嘗爲遼主言蕭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之誤國。臣雖老。願爲國破敵。遼主不納。至是聽
其致仕。是月。金使哈嚕（舊作曷魯。今改。）等至登州。初。女直
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欲便舉兵
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
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京兵討賊。朝廷罷更
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金使不遣。哈嚕狷
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闕。
三月庚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何溴等六

百三十人 是月方臘再犯杭州步軍都虞候王稟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遂復睦州 金人聞耶律伊都之降夏四月乙丑朔宗翰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命諸路戒備軍事

丙寅貴妃劉氏薨妃本酒家保女父宗元以女貴爲興寧節度使初入宮頗被顧遇後以事因於宦者何訢家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由才人累遷至貴妃性穎悟能迎旨意又善裝飾衣冠塗飾一新世爭效之林靈素謂帝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置安妃位圖畫肖妃像始妃因何訢家訢不禮焉及得志遂陷訢以罪至是薨年三十三 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方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谿幫源洞貫等合兵擊之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以出世忠延安人也忠州防禦使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諸將幷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詔兩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 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權領樞密院事鄭居中落權字 金主射柳宴羣臣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金主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釂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溽暑乃止 己亥詔杭越江寧守臣並帶安撫使 甲辰追冊貴妃劉氏爲皇后謚曰明節 改睦州建德軍爲嚴州遂安軍歙州爲徽州 丙午哈嚕等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其使者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徐議之

癸亥詔三省覺察臺諫罔上背公者取旨譴責

初御史中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結交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黼深恨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遼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送款乞援接於桑林渡金主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是月伊都至咸州送上遼國宣誥及器甲旂幟先遣其將士韓福努等入謝上書俱言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湎荒於游畋不䘏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煩賦重民不聊生樞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又自言麤更軍事嘗進策於遼主爲德勒岱所抑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自去年與耶律愼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其事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收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百兩畜產數萬北軍都統以兵襲追遂棄輜重轉

戰至此，旋率其將吏入見。金主撫慰之，命之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金主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別當擬用。」自伊都降，金益知遼之虛實矣。

閏月，丙寅，減諸州曹掾官。

王黼言於帝曰：「方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甲戌，詔復應奉局，命黼及梁師成領之，而朱勔亦復得志矣。初，貫宣撫兩浙，令董耘作手詔罷花石以安人情，帝見其詞，大不悅。及復應奉，貫又對帝歎曰：「東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帝益怒，董耘由是得罪。

辛巳，金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薩哈（舊作撒改，今改）卒。金主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薩哈敦厚多智，長於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主兵伐遼，薩哈每以宗臣爲內外依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後追謚忠毅。

六月，庚子，金主命其弟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晟（卽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曰：「汝唯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凡軍事違者，閱實其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是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卯，振溫、處等八州。

庚午，令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節鎭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也。

庚辰，金主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

遼主獵於炭山。

初，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爲病。丁亥，詔廢純、茲、祥、亨、淇、溱、承、播、恩、隆、充、爭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是月，河南府畿內謠言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諠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衞，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甲辰，曲赦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

乙巳，以童貫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丁未，祔明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哈嚕等留闕下凡月餘，壬子，遣呼慶送歸，但付國書，不復遣使，用王黼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疆封之諭。維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竝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時帝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黼及梁師成又與童貫更相矛盾，故帝心甚闌，而浮沈其辭如此。

丙辰，方臘伏誅。

九月，丙寅，以王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宰。庚午，進執政官一等。

遼主至南京。

冬，十月，甲寅，詔：「自今贓吏獄具，論決勿貸。」

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

丙辰，御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籙及保仙祕籙。

十一月，癸亥，遼以西京留守趙王實訥埒爲特里袞。

甲子，御筆：「提舉道錄院見修道史，表不須設，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爲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爲十二篇，傳分十類。」又詔自漢至五代爲道史，本朝爲道典。

丁丑，中書侍郎馮熙載罷知亳州，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李邦彥爲尚書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

俚言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
薦譽之遂登政府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崇福
宮張商英卒贈少保陳瓘語人曰商英非粹德且復
才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人望絕矣近觀天時
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
殆難濟也　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如李大　金
宗翰復請伐遼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彊健宜乘
此時進南朝取中京辛丑金主命杲爲內外諸軍都
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悉師渡遼而西
用伊都爲前鋒趨遼中京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
共棄今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擇用善謀賞罰
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
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
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攷異〕金太祖紀辛丑甲辰戊申皆繫於十一月今案是年十一月壬戌朔無此三日十二月辛卯朔則辛丑爲月之十一日甲辰十四日戊申十八日也金史作十一月蓋轉寫之譌今改正
壬子進封廣平郡王構爲康王　是
歲諸路蝗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內侍楊戩少
給事掖庭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首建期
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節度使檢
校少保至太傅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
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
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
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
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
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
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很愎密與王黼
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閒美田使它人投牒
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
爲公田訴者輒加刑威致死者千萬田主既輸租其
舊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乃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
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
大抵類朱勔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
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閒如龍鱗
薜荔一本輦至之費逾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
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
以罪勒停前執政官冠帶操笏迎謁爲首彥處之自
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者
梁師成時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爲少保梁師成
爲開府儀同三司　癸酉金都統杲克遼之高恩回
紇二城乙亥陷遼中京〔攷異〕宋史徽宗紀作癸酉破中京今從遼金二史遂下澤
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伊都引洛索舊作婁室今改
奄至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遼亡
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
其罪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舊作撒八今改等謀立
晉王額嚕溫事覺遼主召樞密蕭德勒岱舊作德里底今改等
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勒
岱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額嚕溫亡額嚕溫曰
安能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
三日薩巴等皆伏誅額嚕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
無不流涕由是人人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

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西京，左企弓諫不聽，倉卒出走，遺傳國璽於桑乾河。（〔攷異〕金史本紀及宗望傳，宗望擊敗遼主，獲其子趙王及傳國璽，獻傳國璽於行在，太祖曰此羣臣之功也，遂置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案遼史戰於白水濼，趙王被執，在保大二年，即金天輔七年，而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在保大元年，即金天輔五年，是宗望所獲者，非即桑乾河所遺者也。二史傳聞互異，今從遼史。）遼主以深入爲憂，蕭奉先曰：女直雖能陷我中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金都統杲遣人獻捷，金主賜詔嘉之，且曰：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遼金二史書之。）己亥，金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遼奚王蕭錫默（舊作霞末，亦作遐買，今改。）先使人紿降，已而出師圍之，金兵去馬殊死戰，敗錫默兵，追殺至莫，遂取北安州。癸卯，雨雹。是月，管句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者，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了翁，瓘別號也，至是卒於楚州。三月辛酉，幸祕書省，遂幸太學，賜祕書少監翁彥深、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金宗翰駐兵北安，遣希尹略近地，獲遼護尉實訥埒，始知遼主殺其子晉王，眾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使人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卹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杲使還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宗翰知杲無意進取，即決策進兵，復報杲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以大軍會於何地，幸以見報。宗幹謂杲曰：再使來請，必非輕舉，且彼發兵不可中止。再三言之，杲乃許會師。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濼。宗望、宗弼率百騎先進。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宗翰、宗幹以精兵六千襲之，希尹爲前驅，一日三敗遼師。遼主至漠北，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夾山，遼主遂棄輜重，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於金。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並賜死。元妃蕭氏，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之姑也，謂德勒岱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爲！德勒岱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遂逐之，召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典禁衛。戊辰，遼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温與奉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温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眞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左企弓、虞仲文、曹易勇、康公弼集番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温守太

尉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
軍旅之事悉委達實遙降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
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
北兩都招討府諸番部族而已淳將降赦燕京父老
俱言內庫都點檢劉彥良以姦佞得幸於天祚專導
引爲失德之事其妻倡也出入禁中夫婦竝爲國害
乃梟彥良夫婦於市然後大赦達實太祖八世孫通
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故稱
達實林牙云　耶律淳請和於金都統杲責其不先
稟命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淳復
乞存宗祀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
不重曾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我國之兵不亦
難乎所任用者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下用者欲
恃此以成功計亦疏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
之若執迷不送期於殄滅而已淳乃遣使請於金主
賜以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
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　命童貫
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
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閒彼之
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
而不取燕雲女直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
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
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六百萬緡以充
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耶律
淳遣使告卽位且言免歲幣結前好朝議謂機不可
失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
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
肆言無忌帝弗責　初夾攻之約蔡京童貫主之熙
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
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
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
謂京曰公首台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
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見
漢世和戎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
時又有安堯臣者亦上書論燕雲之事曰宦寺專命
倡爲北伐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
皇綱不振今童貫深結蔡京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
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
彊敵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
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
務守舊好無使新起之敵乘閒以窺中國上以安宗
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由是議稍寢及遼勢日蹙貫
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
也不聽　遼耶律淳僭立患本俗兵少蕭幹建議籍
東西奚及嶺外南北大王諸部得萬餘戶戶選一人
爲軍謂之瘦軍散處涿易閒肆爲侵掠民甚苦之
蕭德勒岱之見逐也道爲金兵所執伺閒亡歸復爲
人執送耶律淳德勒岱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
竊之君不食數日死　夏四月辛卯遼西南面招討
使耶律佛頂及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竝降於金金獲
阿蘇（舊作阿疏今改）以歸金人之起兵也以不歸阿蘇爲詞
及既獲不過杖而釋之金人見阿蘇或問爲誰阿蘇

曰：我破遼鬼也。金師攻西京，遼耿守忠救之，宗翰、宗雄、宗幹等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西京遂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遼主遂遁於額蘇倫（舊作訛莎烈，今改。）唯北部瑪克實（舊作謨葛失，今改。）贐馬駝食羊焉。癸卯，白虹貫日。丙午，令郡縣訪遺書。金都統杲遣宗望入奏，請金主臨軍。五月辛酉，宗望至上京，奏捷，羣臣入賀，賜宴。宗望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山、天德之閒，而耶律淳自立於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京。金主許之。壬戌，以高俅爲開府儀同三司。甲戌，嗣濮王仲御薨，以其弟仲爰嗣。遼都統瑪格（舊作馬哥，今改。）收集散亡，會於漚里謹。遼主命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庚辰，以譚稹爲太尉。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趣范邨。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與蕭幹戰，亦敗於范邨。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新起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戊子朔，金主自將伐遼，發自上京，命安班貝勒晟監國。己丑，帝聞种師道等兵敗，懼甚，詔班師。壬寅，以王黼爲少師。遼耶律淳寢疾，聞天祚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大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唯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倚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乎？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德妃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蕭妃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妃納土；北通於金，謀爲內應。事覺，蕭妃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蕭妃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幷數其前後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閒所取也。遼主聞耶律淳死，下詔追奪所授官爵，封號妻蕭氏降爲庶人，改姓虺氏。瑪克實以兵援遼，金人敗之於洪灰水。夏人亦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斡魯洛索敗之於宜水，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攷異：燕雲奉使錄，夏人來援爲暴漲所溺在八月。）

（今從遼金史繫於六月）遼主之出奔也，耶律棠古謁於倒塌嶺，爲遼主流涕，遼主慰止之，復拜烏爾古部節度使。秋七月丁巳朔，德埒勒部叛遼，以五千人來犯，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未幾，棠古卒。 己未，廢貴妃崔氏爲庶人。 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

壬午，王黼以遼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遣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倡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取其贏餘，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己丑，金主次鴛鴦濼，聞遼主在大魚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昱、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戊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昱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德默諭將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宗望等遂以騎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即追之。」宗望追至鄂勒哲圖（舊作烏里質驛，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蕭德默被執。 庚子，賜新除太僕寺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安石孫故旌之。 九月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王安石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褒卹，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璹、珏竝轉宣義郎，孫女、曾孫女亦各加封號。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之民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名，編管廣南。 辛酉，大饗明堂。 乙丑，金通議使高慶裔等見於崇德殿，奉國書以進，帝特令引上殿奏事。先是金既襲破遼天祚行帳，仍占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金主與羣臣議，恐爽約，遂專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軍乘機措置。及慶裔等進國書，因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鄉，必不爽約。如聞貴朝又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趙良嗣荅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克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貴朝大兵起發，遂令童貫統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彼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帝待慶裔等甚厚，屢命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而肩肩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它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棉褐同，卻而不受。越四日，詔金使詣太宰王黼第計事，慶裔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而發回書。又明日，詔梁師成臨賜御筵，供具皆出禁中，仍以繡衣龍

鳳茶爲驢。初高麗之俗兄終弟及至是其王俁卒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已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捍女直之人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帝不悅　辛未遼知易州高鳳遣人來約降　甲戌詔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馬擴副之擴父政充伴送使是日高慶裔等入辭於崇政殿帝諭以早取燕京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官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衄宣撫司氣沮而退也在我固當守前約且云緣貴朝不報師期疑海道難測所以不俟的音即舉兵相應今仍趣宣撫司進兵克期下燕如此則既於夾攻元約不爽又絕日後輕侮之患柰何自布露腹心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幣藉女直取之何以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盡與大金退修邊備保吾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虞後患愛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不可易也遂出國門　金穆昆（舊作謀克今改）宗雄卒金主往視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陳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宗雄材武蹻健挽彊射遠幾二百步後封楚王謚威敏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攷異〕宋史作己卯遼將郭藥師等以涿易二州降蓋并高鳳事而連書之據北盟會編則高鳳以易約降在九月十五日辛未藥師之降在九月二十三日己卯非一日事今分載之東都事略作八月辛亥遼國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則月日俱誤矣九朝編年備要所載與北盟會編同）藥師本常勝軍帥爲涿州留守聞高鳳降意動會蕭幹自燕來涿藥師疑其圖己遂偕其偏將甄五臣等擁所部八千人來降童貫以聞詔授藥師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遼德埒勒部復叛都統耶律瑪格討平之時守令多棄城遁奉聖州人迎麴監李師夔主州事金都古嚕訥（舊作迪古乃今改）師至師夔與其友沈章密謀出降乃出城潛見耶律伊都約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伊都許諾遂降金主以師夔領節度以章佐之　冬十月丙戌朔金主至奉聖州詔曰朕屢飭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而愚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免其罪有率衆歸附者授之世官未幾蔚州降於金　庚寅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山後別名雲中府又賜涿州曰涿水郡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廣川郡景州曰灤川郡并燕山府爲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也尋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遼蕭妃聞常勝軍降懼甚遣蕭容韓昉奉表稱臣乞念前好昉等見童貫蔡攸於軍中言女直蠶食諸國若大遼不存必爲南朝憂脣亡齒寒不可不慮貫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在汝能欺國獨能欺天邪貫亦不以聞於朝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而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艮鄉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餇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陳於憫忠寺遣人諭蕭妃使速降蕭妃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兵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兵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

初朝議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幷得之金主不肎（攷異）以營平灤三州爲劉仁恭所賂此仍宋史元文據京東攷古錄云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不修邊備契丹芻牧於營平之閒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是遼以兵取之非賂也灤州乃平州分設遼史以灤爲石晉賂地亦有誤焉是月趙艮嗣等至奉聖州金主令宗望及富吉舊作蒲結今改等責艮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夾攻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又言南朝即自得平灤本朝兵馬亦借路平灤以歸艮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專聽富吉曰汝但知阻我借路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慶又敗於新城也又欲留艮嗣等艮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主曰吾方行師豈用例邪遂以國書示艮嗣等遣李靖王度喇充國信使副薩嚕謨舊作撒盧母今改充議計使艮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富吉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遂留馬擴獨遣艮嗣與使者偕行是月曲赦所復州縣

十一月丙辰朔行新璽庚午祀圜丘赦天下東南官吏緣寇盜貶責者竝次第移放上書邪等人特與磨勘

庚辰金使李靖王度喇薩嚕謨等入見言自燕京六州所管漢民外其女直渤海契丹奚及雜色人戶平灤營三州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及歲幣數目候到燕京續議畫定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詰王黼第黼論西京平灤當如約薩嚕謨曰元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黼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須大國莫降心相從否李靖曰平灤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亦不可知一槩言之徒往返也

十二月丁亥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縣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

戊子金使李靖等辭於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趙艮嗣爲國信使兼送伴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副之又領國書又御筆付艮嗣等云平灤頗

出桑麻金所欲得可與契丹歲幣數目外特加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曲盡交歡之意所有營平灤及西京地土本朝盡行收復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自將伐燕京宗望率七千先之實古訥（舊作書古乃今改）出得勝口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出居庸關洛索（舊作婁室今改）爲左翼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爲右翼遼蕭妃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厭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杲睦（舊作高六今改）等送款於金辛卯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洛索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竝釋之命守舊職器彥宗之才遷左僕射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馬擴歸告捷 甲辰金復遣李靖王度喇與趙良嗣等同來良嗣至金主軍前金主謂曰數年相約夾攻而汝國不出師復不遣報今將若何良嗣對曰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前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於永清擊走蕭幹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金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未嘗議及如何欲取若必欲取平灤幷燕京亦不與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詔趣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薩魯謨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租者可削去此事宗翰曰燕自我得之稅賦當歸我大國熟計之若不見與請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於是復以國書遣良嗣及靖等

丙辰貶劉延慶爲率府率安置筠州 遼主聞金取燕京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袞之家 黃龍府仍附於遼金宗輔討平之 是歲萬歲山成御製艮嶽記以紀其勝萬歲山始名鳳皇山後神霄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之句因改名艮嶽以山在國之艮位也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南山之外又爲小山名曰芙蓉城窮極窈眇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自天波門橋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橋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里屬之龍德宮帝潛邸也其後以金芝產於萬壽峯又更名壽嶽云山周十餘里運四方奇花異石置其中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時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其後金兵再至圍城日久拆屋爲薪鑿石爲礮伐竹爲篦籬唯大石基址存焉 戶部上今歲民數凡主客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春正月丁巳遼知北院樞密事奚王

和勒博（舊作回離保今改）即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 先是金主使完顏昂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亡歸遼遼主招集散亡稍得自振金主諭安班貝勒晟曰昂違命失衆當置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 戊午金使李靖等入對退見王黼黼謂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外求租賦類有閒諜害吾兩國之成者薩魯謨謝曰有之契丹日後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唯皇帝與宗翰洛索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殊遠欲以銀絹充之請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許之期日詔趙良嗣周武仲馬擴奉國書與靖等偕往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辛酉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加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契丹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它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它人因佯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

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新除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壬申金使招和勒博降不聽 甲申錄富弼後 遼平州人張瑴（攷異）（宋金二史並作覺今從遼史及長編）第進士建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瑴撫定亂者州民推瑴領州事耶律淳死瑴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瑴情狀於蕭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其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宗翰又欲先下平州擒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自往覘之遂見瑴瑴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見宗翰曰彼無足慮宗翰信之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瑴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事 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趙野爲尚書右丞 丙戌趙良嗣等自燕山還至雄州以金國書遞奏初良嗣以前月抵燕諸將列館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以氈帳爲館良嗣見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一百萬亦不爲多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以國書

歸報金主問來期何時良嗣以半月對金主曰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良嗣曰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金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我心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然南使過盧溝金人悉斷其北橋梁焚次舍蓋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其書略言貴朝兵今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使從之庚寅詔遣良嗣等自雄州再往許契丹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　遼德妃蕭氏見遼主於四部族遼主怒殺蕭氏蕭幹奔奚遼主責耶律達實曰我在何故立淳達實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庶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宅人邪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赦其罪

　趙良嗣等至燕京見金主金主得書大喜良嗣謂洛索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定奪庶人情無虧洛索笑曰此無宅皇帝意南朝犒賞諸軍耳馬擴荅以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洛索曰此亦須再遣使去於是遣尼楚赫等三人與良嗣俱來金主謂良嗣曰尼楚赫貴臣也可善待之三月乙卯尼楚赫等入見於崇政殿其國書誓書並無一語及西京者對罷詔王黼第黼欲令庭趨尼楚赫不可分庭而見尼楚赫乃言士卒取西京勞甚宜有犒勞黼皆許諾帝以其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預春宴宴日就辭於集英殿詔吏部侍郞盧益良嗣俱充國信使馬擴副之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　戊午金都統杲等言耶律伊都圖喇（舊作鐸剌今改）謀叛宜早圖之金主招伊都等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邪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爲我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朕不汝疑伊都等皆戰慄不能對命杖圖喇七十餘並釋之　盧益趙良嗣馬擴行至涿州金洛索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主上親御翰墨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兼求細故紛紛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張軫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去益擴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唯失燕人心且必見憾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敵亦難留何慮不交柰何隨所索卽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邪良嗣卒與薩魯謨赴宣撫司縛送溫訊等於金既至宗翰釋其縛而用之　壬午盧益等赴花宴時金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不及交燕事益力言之洛索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

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邪立誓前邪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荅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洛索曰皇帝有言山西地土幷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癸未復遣良嗣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楊璞以國書誓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斛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之期定以十七日於是及益擴等齎國書與楊璞俱來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納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良嗣與楊璞赴京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燕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動以聽約束因使趙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對舊制遼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程途多其里候次第爲之燕犒而至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金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反皆然又每至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金人因是益生心邀索不已黼勸帝曲從之而營平二州及山後之地終不可得姑欲得燕山以稍塞中外之議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遼人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五（起昭陽單閼四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九月後爲天會元年）夏四月丁亥金主遣宗望鄂囉襲遼主于陰山壬辰使楊樸齎誓書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攷異〕繫年要錄作檀順景薊四州案涿易二州宋人自取此云六州者金人夸大其詞意在多得歲幣耳）遼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壁龍門東金都統鄂囉遣洛索（舊作婁室今改）等攻之生擒達實耶律糾堅（舊作九斤今改）聚衆興中府亦爲金人所破糾堅自殺宗望鄂囉聞遼主留輜重于青塚以兵萬人圍之戊戌遼太保特默格（舊作特毋哥今改）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俱陷于金（〔攷異〕金史宗望傳作寧王雅里今從遼本紀作梁王）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因說宗翰不當與南朝全燕宗翰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異日汝等自圖之壬寅金宗望押燕山地圖至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而還　乙巳童貫奏撫定燕城丙午王黼等上表稱賀　戊申金使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至齎國書并誓書以進良嗣私語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金必渝盟而莫敢言　庚戌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時雲中路地尚未得也而赦乃先及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金人遣人招遼主歸附遼主荅書請和既而金人部送遼之族屬輜重東行遼主憤舉族見俘以兵五千餘決戰于白水濼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實訥埒（舊作習泥烈今改）及遼主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獻璽于行在（〔攷異〕金史本紀及宗望傳俱作傳國璽辨見前）　金主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遣人送龜紐金印僞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燕故事遼主遁入雲內徒御單弱特默格挾梁王雅里馳赴之從者千餘人遼主慮特默格爲變欲誅之責以不能盡救諸王將訊之杖劒召雅里問曰特默格教汝何爲雅里對曰無它言乃釋之　五月己未以收復燕雲賜王黼玉帶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進宰執官二等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國主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迪里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封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迪里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柰社稷何乃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歷以迪里爲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卽官之金宗望趨天德聞夏人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左企弓等爲金部燕人東徙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
平州遂入城言于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
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于遼免我遷者非公
而誰瑴遂召官屬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
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恢復先責左企弓
等叛國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
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
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曰
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
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
至灤河西數其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卽奉迎一也
勸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
天祚遣官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
湘之議五也不守燕而降六也臣事于金七也括燕
財以悅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先下
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企弓等無以對皆縊
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旋以榜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田宅爲
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
石改名安弼與三司使高履改名黨者詣燕說王安
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文武全才足以禦金人安
燕境幸速招致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
納之令安弼黨赴闕以聞帝以手札付詹度第令羈
縻之而度促瑴內附瑴乃遣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
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
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朝廷又聞遷民得歸

亟詔安中度加恤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
三年瑴聞之大喜遂決策納款焉〔考異〕張瑴以平州歸宋史在宣和五年卽遼之保大三年也遼史繫於保大四年又云瑴自稱保大三年則作四年者誤也金史與宋史同今從之　乙丑詔正
位三公立本班帶節鉞若領它職者仍舊班著爲令

癸酉祭地于方澤　和勒博舊作回離保今改南寇燕地敗
於景薊閒其衆奔潰耶律裕古澤舊作與古哲今改等殺之奚
人以次附屬於金金各置明安舊作猛安今改穆昆舊作謀克今改領
之　六月壬午朔金主次鴛鴦濼　丙戌張瑴遣人
詣安撫司納土金人聞瑴叛遣捒摩舊作闍母今改將騎二
千來討瑴率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
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瑴卽妄以大捷聞宣
撫司　乙未詔今後內外宗室竝不稱姓　丙申金
主有疾還上京命宗翰爲都統昱及斡魯副之駐兵
雲中以備邊旋召皇弟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晟前赴
行在　戊申領樞密院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

秋七月戊午以梁師成爲少保　童貫蔡攸歸自
燕山頗失帝意王黼梁師成遂薦譚稹爲宣撫是日
起復稹爲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令駐河
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之地己未詔童貫依前太師
神霄宮使致仕　己酉金主次牛山宗翰還于軍中

庚午王黼等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
皇帝不允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作日當食不見遼史不書今從金史

乙未郭藥師大敗蕭幹于峯山燕京既陷幹就
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
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
舜臣于石門鎮陷蘇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

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擊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生擒阿嚕，獲遼太宗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爲其部下巴爾達喀所殺，傳首河閒府，詹度上之。乙未，金主次渾河北，皇弟安班貝勒晟率宗室百官上謁。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壬寅，太白晝見。

戊申，金主殂于行宮，年五十六，後上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太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舉兵數年，算無遺策，遂成大業。〔考異〕宋史徽宗紀宣和五年五月金主阿古達殂，長編亦云，遼史天祚紀又竄入明年，皆誤也，今從金太祖太宗紀。九月癸丑，太祖喪至上京，葬宮城西南寧神殿。貝勒杲、鄆王昂及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安班貝勒晟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晟體，置璽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辛酉，大饗明堂。丙寅，金大赦中外，改天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癸酉，金主命發春州粟振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詔諸明安振內地匱乏。遼耶律達實既爲金人所擒，臨戰輒以繩繫其背，使爲前導。是月，達實復亡歸于遼。冬十月乙酉，雨木氷。壬辰，金主以空名宣頭百道給都統宗翰，許以便宜從事。己亥，金上京僧獻佛骨，金主卻之。

壬寅，罷諸路提舉常平之不職者。是月，京師地震。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瑴爲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李安弼、喬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瑴弟令面授之。遼雅里初自立，好取貞觀政要及林牙耶律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嘗命薄徵於民，曰：「民有即我有，否則民何以堪？」一時翕然稱之。統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等率衆來附，自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以特默格切諫而止。尋以出獵過勞病死，蕭迪里爲亂兵所殺，特默格附于金。十一月乙卯，以鄭紳爲太師。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沖虛至德真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丙寅，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過，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翼日猶不御殿，半日人心少安。諸路漕臣坐上供錢物不足貶秩者二十二人。丁卯，王安中、譚稹加檢校少傅，郭藥師爲太尉。壬申，王黼子弟親屬推恩有差。是月，金遣宗望督捸摩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命將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所賜詔旨，瑴挺身走，欲閒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瑴母及妻已爲金人所戮，并得瑴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瑴遁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瑴，宣撫司具奏，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恐啓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瑴二子送于金。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

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爲玉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張令徽等由是切齒，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辛巳，金蠲民閒貸息。詔以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甲午，金主詔曰：「比聞民閒乏食，至有自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者贖之。」是日，以古論貝勒杲爲安班貝勒，以宗幹爲古論貝勒，遣李靖來告哀。乙巳，金使高居慶、楊意來賀正旦。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復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鎭，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是歲，秦鳳旱，河北、京東、淮南饑，遣官賑濟。

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癸丑，遣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使歸國，尋兼祭奠弔慰使。甲寅，金主以空名宣頭五十、銀牌十給宗望。戊午，置書藝所。癸亥，藏蕭幹首于太社。金以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半。庚午，勒停人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癸酉，御內東門，爲金主晟成服。甲戌，夏國稱藩于金，金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實伊喇（舊作乙室耶剌，今改）、圖嚕濼（舊作吐祿濼，今改）西之地與之。丁丑，金始自其京師至南京，五十里置驛。遼主趨都統瑪格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瑪格被執。瑪克實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衞。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迪里部，以都點檢蕭伊蘇知北院樞密使事，封瑪克實爲神裕悅王。

二月，金詔護遼帝諸陵，有盜發者罪死。庚寅，給宗翰馬，命賑新附之民。己亥，躬耕籍田。丙午，詔自今非歷臺閣、寺監、監司、郡守、開封府曹官者，不得爲郎官、卿監，著爲令。尚書左丞李邦彥以父憂去位。金宗翰乞濟師，詔有司選精兵五千給之。丁未，金主諭宗望曰：「凡南京留守及諸闕員，可選勳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聞。」遼耶律約索（舊作遙設，今改）等十人謀叛，伏誅。

三月己酉朔，以錢景臻爲少師。金遣使詰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不易致，良嗣所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大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庚戌，金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潤來隰之民保山砦者，從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計，乞與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裁決之。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進誓表於金。

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辛巳，皇后親蠶。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諸山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帝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

夏四月己酉，賑上京路、西北路之降者及新徙嶺東之人。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丁巳，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戊午，金以所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

五月癸卯，金使來告嗣位。癸未，金主詔曰：「新降之民訴訟者衆，今方農時，或失田業，可俟農隙聽決。」

金人既建平州為南京未幾州人擁都統張敦固據城抗拒是月揀摩克南京殺敦固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六月壬子詔西京淮浙江湖四川閩廣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約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用王黼言也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斂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壬午金皇子宗峻卒太祖之嫡子也 丙戌金禁外方使介宂從多者 戊子遣著作佐郎許亢宗等如金賀嗣位 丁酉詔應係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甲辰詔置璣衡所以黼及梁師成領之 遼主既得耶律達實兵及居烏迪里部又得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達實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伊實及博勒果自立為王率鐵騎三百宵遁 遣校書郎衛膚敏如金賀生辰膚敏言金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彼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闕萬一金使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而俟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帝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遼主在夾山金人欲取之以力不能入夾山為恨遼主畏宗翰在西京扼其前久不敢出俄聞宗翰還上京洛索代領軍事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潼陽嶺取天德東勝軍寧邊雲內等州南下五州如履無人之境洛索忽以大兵扼其歸路急擊之遼衆大潰 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卽退聽金人怨朝廷納張瑴又以稹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臣陳翊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咎稹措置乖方童貫蔡攸又共排稹八月乙卯責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以童貫領樞密院代其任 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遼主許允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閒女樂三百人遼主大喜貫是行出太原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地土實以密約遼主來降自往迎之也遼主欲來奔慮南朝不足恃遂直趨山陰國舅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降于金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九月乙亥以白時中為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為少宰兼中書侍郎 辛巳大饗明堂 丁亥以趙野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宇文粹中為尚書左丞開封府尹蔡懋同知樞密院 庚子遣校書郎賀允中等如金賀正旦 庚寅金使布密古等來致遺留物 冬十月甲子金以泰州秋潦發寧江州粟以賑之丙寅命運米五萬石于廣寧以給南京潤州戍卒 庚午金使來賀正旦 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共帶職人並令封至朝官許蔭贖私罪為官戶

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癸酉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為任治績著聞者再任 遼主在陰山從者不過四千戸步騎纔萬

餘猶納圖魯卜（舊作突不呂今改）部人額格之妻，以額格爲本部節度使。

十一月丙子，太傅王黼致仕。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奏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命致仕，其黨胡松年等並免官。

太白晝見。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豪。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帝然其言。丙戌，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頗議裁省。

壬辰，詔監司擇縣令有治績者保奏，召赴都堂審察錄用，毋過三人。

童貫遣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宗翰軍。擴等至雲中府，會宗翰已歸國，留洛索權元帥，遣人來論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洛索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積以凡庸不知故常，爲朝廷所黜。」數往返辨論。最後洛索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詣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亦難以便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瑴之罪，本朝已斬首函送。其餘民戶，多隱山谷，聞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復縱軍馬攻取，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許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曰：「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瑴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遼主從行者舉兵亂，護衛太保蕭仲恭（本名蘇哲，舊作朮者）等擊敗之。仲恭性恭謹，能披甲超橐駝。其母梁宋國大長公主，道宗季女也，自青塚逃歸，至是以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勿以我爲念。」遼主傷之，命仲恭之弟仲宣留侍公主，仲恭從遼主西奔。公主尋爲金所獲。

十二月甲辰朔，詔太師致仕蔡京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僉書，毋致勤勞。

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

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王黼既罷，白時中、李邦彥作相，京黨閧然，以爲宰相望輕，朱勔因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凡四當國，年已八十，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凡京所判，皆季子絛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絛妻兄韓梠者，驟用爲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文書以從。遣使四出，誅求采訪，喜者令薦之，否則劾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絛復效之，刱置

宣和庫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封大觀庫及榷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爲天子私財時中邦彦等奉行文書而已 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監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並起爲盜山東有張萬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託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命內侍梁方平討之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特詔度爲道士

遼置二總管府

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爲盜者仍給復一年 戊子金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加尚書左僕射爲諸官都部署 癸巳詔罷諸路提舉常平官屬有罪當黜者以名聞仍令三省修已廢之法 遣禮部員外郎邵博送伴金使 党項舒和倫舊作小斛祿今改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攷異〕北征紀實云舒和倫者天德雲中間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舒和倫避正寢事之唯謹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尼雅滿自討之一舉殺舒和倫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擒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逸去不見宋天祚奔舒和倫時已無所謂后妃諸子宗屬矣今從遼史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仲恭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仲恭進麨與棗欲憩仲恭即跪坐倚之假寐仲恭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田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舒和倫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甲辰復置鑄錢監 詔御史察贓吏 己酉兩木冰 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 壬戌遼主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洛索所執遼亡〔攷異〕亡遼遺錄載天祚降書蓋被執後所上也北征紀實云金人於朔州武州境上分兵布三百里有一人馳駿馬手更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郎自白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左右顧叱曰爾敢縛天子邪尼雅因使拜阿古達像而送至金國案黑龍江有洛索碑具言擒遼天祚事是擒天祚者乃洛索而非尼雅滿也今參用遼金史 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數遣使誘之往來皆由雲中金人盡知其事及其走舒和倫帳中金人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而中國違約招徠今又藏匿不出我必欲得天祚也貫辭以無有又遣使迫促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搜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息 壬申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言招降羣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捕官犒賞有差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兄白達勒達詳袞崇烏魯舊作沭吉兒今改崇烏魯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城駐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刱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庶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必勒哈舊作畢勒哥今改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駝羊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

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財畜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舊作尋思干。今改。）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拉沙（舊作忽兒珊。今改。）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舊作斡里剌。今改。）耶律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蘇拉布（舊作剌阿不。今改。）耶律穆蘇（舊作木蘇。今改。）等將兵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舊作起兒曼。今改。）文武百官冊立達實爲帝。以是月五日即位。（［考異］西遼立國沙漠幾九十年。其傳授世次帝后年號僅於遼史天祚紀末附見其略。它書別無可參證。但史稱達實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以理揆之。必非其實。錢竹汀嘗辨之云。案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四年。七月。達實力諫不從。乃率所部西去。即甲辰歲也。其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又西至奇爾愛雅。而後有受冊即位之事。其所歷月日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今以史無明文。姑從薛鑑繫於此月。而兼采錢說。以俟後人論定焉。）改元延慶。號噶爾汗。（舊作葛兒罕。今改。）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遼。既而追謚其祖曰嗣元皇帝。祖母曰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

三月癸酉朔。雨雹。

丙子。金賑奚契丹新降之民。辛巳。金建乾元殿。賜完顏洛索鐵券。幹魯獻傳國寶。以瑪克實來降。請給印綬。

金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其議皆自宗幹發之。

甲申。知海州錢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

先是童貫嘗問馬擴。常勝軍且爲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罷之。且爲患。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爲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燕山。與藥師對。一駐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辛丑。貫自太原真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大名王育。令招逃卒游手人爲軍。從之。蓋用擴言也。

夏四月丙辰。降德音於京東河北路。

庚申。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蔡絛既擅權用事。其兄攸愈嫉之。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詔安置韓梠於黃州。罷絛侍讀提舉明道宮。尋又毀絛賜出身敕。時中等欲因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與攸同往取謝事表。京置酒飲貫。攸酒方行。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公。皆竊笑。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

復州縣免行錢。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名。虛而勿授。二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臣舉將校有才略者。監司舉守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乙未。遣奉議郎舒宸中如金賀生辰。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

六月辛丑朔。詔宗室復著姓。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丙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加蔡攸太保。

戊申。詔臣僚輒與內侍來往者論罪。辛亥。慮囚。

癸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毋得陳請改換。

乙丑。罷減

六尙歲貢物。是月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耳。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器之。安世字也。秋七月庚午朔。詔士庶毋以天王君聖爲名字。壬申。金禁內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金主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爲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杖一百。甲申。金括南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是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河東義勝軍叛。八月癸卯。金西南北都統鄂囉以遼主延禧至來流河。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見金主。遂降封爲海濱王。以蕭仲恭爲忠。甚加禮遇。壬子。金主命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南伐。時宗望言于金主曰。宋人不還戶口。且閫治軍燕山。苟不先之。恐爲後患。既而宗翰亦以爲言。故南伐之策。宗望實啓之。九月壬辰。金使李孝和等以天祚成擒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金將舉兵。先使來覘也。時河東奏宗翰至雲中。頗經營南下。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卽行。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既議交割雲中地。帝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乙未。詔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乘驛赴闕。時金人欲伐中原。其謀已深。懼我爲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爲好辭以紿我。然諜報已詳。于是預謀雲中守。蔡攸乃薦山。遂召之。是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初不知向者所爲。乃于獄中殺之。清化縣榷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刦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使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爲守禦之備。使銀牌馬入奏。兼關合屬去處。而大臣謂郊禮在近。匿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而已。冬十月己亥。賜金告慶使李孝和等宴。甲辰。金主詔諸將南伐。以安班貝勒杲兼領都元帥。貝勒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顏希尹爲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伊都爲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以六部路軍帥達蘭(舊作撻懶今改)爲六部路都統。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副之。宗望爲南路都統。揀摩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路。時金人部署已定。而舉朝不知。遣使往來。泄泄如平時。金建太祖廟于西京。辛亥。賜曾布謚曰文肅。戊午。罷京畿和糴。十一月乙亥。遣使如金回慶。童貫至太原。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宗翰軍。諭以得旨。且交蔚應飛狐靈邱。

餘悉還金仍覘其國有無南侵意擴等至軍前宗翰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禮畢首議山後事宗翰曰先帝與趙皇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胷中乞且交蔚應飛狐靈邱之地宗翰笑曰汝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復何論汝家州縣消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吾自遣人至宣撫司矣金人自擒天祚之後欲南下意尚猶豫會隆德府義勝軍二千人叛降于金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宗翰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南向心如張令徽劉舜臣之徒以張瑴故皆觖望由是劉彥宗耶律伊都輩力勸金人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用衆因糧就兵可也故宗翰決意南伐而有是言翼日館中供具艮厚薩里穆爾笑謂馬擴曰待使人止此回矣

金宗望請于金主曰揀摩於臣爲叔父請以揀摩爲都統臣監戰事金主從之以宗望監揀摩劉彥宗兩軍戰事　丙戌祀圜丘赦天下　庚寅以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爲河東河北路制置使　十二月戊戌金人破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宗翰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遽敢作如許事擴曰北人深憾本朝結納張瑴又爲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薊州朝廷以故事遣吏部員外郎傅察迎金賀正旦使於玉田縣時金已渝盟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宗望促之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曰我有死而已郲不可屈也遂殺之察堯俞從孫也倉卒殉義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　壬寅金使王介儒薩里穆爾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瑴渝盟等事其語倨甚童貫厚禮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薩里穆爾曰軍已興何用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敵邪薩里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則不長驅矣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遣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參謀宇文虛中等謀赴闕稟議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棄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乙巳遂逃歸京師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不

從常勝軍士橫暴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而知燕山府王安中但諂事之宰相亦曲狥其意所請無不從于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曲持以貿易于宅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慮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欲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它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北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宰相輒不省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宗望至三河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宗望至燕山藥師率軍郊迎之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以降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宗望既得藥師益知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納十萬餘人官給錢米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官軍又輒罵辱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侵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破代州及至忻州州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宗翰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南下是月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金宗望引兵向闕令所過州縣毋得擅行誅戮　乙卯宗望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丁巳皇太子除開封牧罷修蕃衍北宅令諸王子分居十位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之　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帝時已有內禪意矣　己未下詔罪己其略曰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權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詔宇文虛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師勤王募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竝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竝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侍從官以上月廩罷道官并宮觀撥賜田土及大晟府教樂所行幸局釆石所凡釐革弊端數十事詔草既進帝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初童貫得金茹越寒牒及開拆乃檄文言多指斥貫不敢奏至是詔草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進此以激聖心從之帝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內禪之意遂決

遣通直郎李鄴使金、告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帝遂抑小使之禮、令大臣見之於尚書省廳事、纔就位、遂大聲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荅、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絛說攸曰、此覘我耳、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而使彼罔測、不然、且因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與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鄴奉使、匄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十兩、命書藝局銷鎔爲金字牌子以授鄴、先是有旨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入對于玉華閣下、曰、願請閒、帝顧羣臣少卻立、敏曰、金人渝盟、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詔除戶部尚書李梲守建康、敏率給舍詣都堂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左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梲遂罷行、及太子除開封牧、帝去意益急、敏於是奏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帝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必破、帝曰、然、柰何、敏曰、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帝稍開納、敏曰、陛下能定計、事當不過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金人至無益也、時金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帝嘉許、敏遂以劄子薦太常少卿李綱、曰、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在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故薦之、帝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義、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翼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書曰、皇太子可卽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可呼吳敏來作詔、敏承命以詔草進、帝左書其尾曰、依此甚慰懷、以宇文虛中爲保和殿大學士、河北東路宣諭使、虛中初爲童貫參議官、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兵南下、虛中隨貫還朝、勸帝下罪己之詔、以感動人心、至是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衞京城、遂命虛中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道、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下詔內禪、皇太子卽位於福寧殿、

辛酉、如御崇政殿、太宰白時中率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

摩久之乃隱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是日金人攻慶源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　立妃朱氏爲皇后　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金兵漸逼故也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　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揤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是月金宗望破信德府宗翰圍太原府詔京東淮西募兵入衛燕山都監武漢英從宗望南伐見金得中國人皆不殺行將至眞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如某等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宗望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塞俾誘諭諸部漢英遂徑走闕下具以其情告于朝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耳今以宗翰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宗望一軍下燕山眞定直擣東都二軍相會而後逞其大欲未知何以禦之時方內禪而漢英適至大臣憒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西園上皇將出居龍德宰執率百官起居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吳敏曰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衆雜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宅稱乃有欲稱嗣君者仍密諭李邦彥曰師成也乃以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副之　詔改明年元曰靖康　太常少卿李綱上封事言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　乙丑召對于延和殿翼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帝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兵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遂告以舊約全歸燕雲故歲幣視遼增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舊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至堅勿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也幷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帝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六（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乙酉生於坤寧殿，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六月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定王，政和三年正月加太保，五年二月乙巳立為皇太子，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開封牧，庚申受內禪。）

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正月丁卯朔，受羣臣朝賀，退詣龍德宮，賀道君皇帝。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金監軍宗望使奏於金主曰：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請任以軍事。金主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

戊辰，金宗弼取湯陰，攻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兵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守兵在河南者無一人。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具言州縣無備。其後金人邀取金繒，暴掠宮禁事，皆藥師導之也。

己巳，下詔親征，令有司並依真宗幸澶淵故事。命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兵部侍郎李綱知開封府，聶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

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祖宗舊制，罷內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李棁同知樞密院事。是日，聞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車駕東幸，出通津門。

朱勔放歸田里，責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李彥死，仍籍其家貲。

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棁副之，聶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中，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也！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帝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刱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帝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候卿。綱詣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帝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壕河唯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為淺狹，然可以精兵彊弩據也。帝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富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軍，願以

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帝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帝即命除綱右丞時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賜袍帶幷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帝入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乃命綱梲爲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帝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帝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謂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梲同出宿於尚書省中夜帝復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衞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將升車綱厲聲謂禁衞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出與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六軍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始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上意已定敢復有言去者斬因出傳旨禁衞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帝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渝盟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厲之意俾閤門官宣諭六軍將士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朝議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罷以李邦彥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爲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王孝迪爲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爲尚書左丞

壬申金人渡河（考異）金史作己巳諸軍渡河今從宋史遣使督諸路勤王兵入援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㬇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癸酉金宗望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閒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

也自金騎叩河梁方平焚橋而遁金人不得遽渡取
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
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既據牟駝岡獲馬二萬匹
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
輩豈得渡哉是日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
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
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權木及運
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閒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
定自帝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
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氊幕安礮座設弩牀運甎石
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備四壁各以
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
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
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
軍居通津門外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
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占
樊家岡使金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
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麤畢而敵兵抵城下
矣　以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
夫高世則副之望之奉命即行少頃金亦遣吳孝民
來舉鞭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
之等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孝民亦至言欲割大河爲
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辯論久之孝民不荅遂與
望之俱來甲戌望之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孝民言
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議和帝顧宰執未有對者李
綱請行帝不許命李梲奉使望之副之宰執退
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帝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
對曰敵氣太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
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
危在此一舉李梲柔懦恐誤國事因言敵人貪婪無
厭又有燕人狡猾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
求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若朝
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
也綱既退梲與望之再對帝許增歲幣三五百萬兩
免割地次論及犒軍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金
一萬兩及酒果賜宗望使人至宗望南嚮坐見之遣
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
不攻者爲趙氏宗社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采各
以千萬計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
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閒三
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梲等不敢有言第曰有
皇帝賜到金萬兩及酒果宗望令吳孝民受之夜宿
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努等來言南朝多失信須一
親王爲質割地必以河爲界望之但許增歲幣三百
萬三寶努不悅而退是日金人移壁開遠門　以吏
部尚書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
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士捍禦
綱請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雲梯
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
者以手礮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
牀子弩坐礮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

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紛紛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敵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帝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庫酒銀椀采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閒殺獲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金游騎四出抄掠畿縣唯東明太康雍邱扶溝鄢陵僅存金人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鄰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鄭望之等在金營宗望約見之引李鄴沈琯於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衣緞百萬匹割太原中山河閒三鎮地并宰相親王爲質出玉帶玉篦刀名馬各一遣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來獻夜到驛梲望之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帝令與大臣言之是日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竝歸自敵營 丙子避正殿減常膳 詔括借私家金銀有敢隱庇轉藏者竝行軍法倡優則籍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閒已空 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閒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肎聽從之處卽將所毗州府令歸金國從之命降詔三鎮 時肅王樞及康王構居京師帝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敵必欲親王出質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卽以爲軍前計議使張邦昌高世則副之詔稱金國加大字命引康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梲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之財且不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閒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僖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深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此事當徐議之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它日付之何人陛下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帝不聽卽以誓書授李鄴往綱尙留三鎮詔書不遣冀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

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自午至夜分始達時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道君幸鎮江 以兵部尙書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

金人破陽武縣知縣蔣興祖死之興祖宜興人也

壬午大風走石竟日乃止 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兵未集金人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至是始懼游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稍奠居矣 甲申省廉訪使者官罷鈔旁定貼錢及諸州免行錢以諸路贍學戶絕田產歸常平司 丁亥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

至初師道被詔勤王聞命即行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雒陽聞宗望已屯京城下或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逕逼金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金人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李綱言於帝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師道平仲兩將聽臣節制帝不聽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矇可也於是別置宣撫使令師道爲之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帝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壹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行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邨爲盜所殺百姓遂謂之負國邨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先是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府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戕之民家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盜殺之議者以不正天討爲失刑云

癸亥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俅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聞俅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陛下何爲尚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然邪師成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第仍令備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商豪子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又捌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師成之惡如此而至今不去羣賊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胡可得哉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

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八角鎮賜死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道君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至是陳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死　帝以金人索金銀數至多欲取禁中珠玉以充折令聚置宣和殿是日李梲鄭望之入對命閱所列珠玉悉津至金營　二月丁酉朔李梲鄭望之至金營金人先遣梲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營以敗還（攷異）金史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宗望營敗之此夸大之辭耳趙甡之遺史作兵七千東都事略作步騎萬人今從事略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固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甚然後使人往諭金人以三鎮係國家邊要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其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肎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帝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受節鉞平仲議欲夜叩金營生擒宗望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金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攷異）靖康前錄云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謀二十八日已徧傳於都下至期出師將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爲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敵營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滿執挺以待之前軍殊死戰多溺於溝中西將陳開死之案前錄所述自相矛盾既云徧傳都下何以又云將士不知所往趙甡之遺史又云植三大旗於開寶寺旁書爲御前報捷疑皆過甚之辭蓋是役以謀泄而敗事後多歸咎也今不取金人以是責康王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貿明出景陽門與金人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攻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敵人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敵所殲無復存者帝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帝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宗望遣王汭來問舉兵之故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使王俅使金軍時虛中聞京師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軍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城帝欲遣使辯劫營非朝廷意且將加罪其人仍就迎康王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是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爲執政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

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後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退朝衆數其罪嫚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僞邪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衆猶莫肯去方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衆又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學術黨籍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昌即山也帝嘗以其有周昌抗節之義故改名昌

癸卯以著作佐郎沈晦從皇弟肅王樞使金軍　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乙巳康王及宇文虛中張邦昌還自金營宗望欲退師遣韓光裔來告辭帝遣虛中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初金人攻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又肅王爲質遂不俟金幣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考異）金史作乙亥師還東都事略作丁未金人退師今從宋史本紀种師道請乘金人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中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丙午以康王構爲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　省明堂班朔布政官

丁未日有兩珥

戊申赦天下詔諭士民自今庶事竝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遣王俅使金軍迎肅王

己酉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詔用祖宗故事擇武臣得軍心者爲同知僉書樞密院邊將有威望者爲三衙　以金人講和詔官民昔嘗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　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帝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竝進且戒諸將

度便利可擊即擊之將士受命踴躍以行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庚戌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爲少宰兼中書侍郎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爲尚書左丞李梲爲尚書右丞

辛亥詔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宇文粹中罷知江寧府　癸丑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志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道邀擊之帝亦不聽始帝使翰見師道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來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冒言師道乃曰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服之

癸丑澤州言金宗翰兵次高平初宗翰聞宗望議和亦遣人來索賂宰相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宗翰怒乃分兵破忻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判去攻破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破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錄張彥遹死之確邠州宜祿人初道君即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臣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及守隆德聞金人南下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書累上不報金兵至確乘城固守金人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乃戰而死金人次高平舉朝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爲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援中山河間諸郡　贈右正言陳瓘爲右諫議大夫　甲寅侍御史孫覿言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蓄積埽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爭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塗禁錮忠良悉爲朋黨閨門混濁父子喧爭廝役官爲横行媵妾封爲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凶熖益肆覆出爲惡怨氣充塞上干陰陽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又言方王師之伐北也童貫蔡攸爲宣撫提數十萬之師挫於殘遼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蕭后納款其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折衷欲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

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
口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
寸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
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
此追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攜金帛盡室遠
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
早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之戒詔責授京守祕書監
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貫左衛上將軍致仕池
州居住攸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丙辰有二
流星一出張宿入濁沒一出北河入軫　辛酉梁方
平坐棄河津伏誅　門下侍郎王孝迪罷命給事中
王雲等使金　乙丑御殿復膳　丙寅下哀痛之詔
於陝西河東　童貫等從道君南幸聞都城受圍乃
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
廷議遣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
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
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
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是月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金主命誅其首惡
餘悉杖之　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奉表
道君皇帝行宮　詔侍從言事　詔非三省樞密使
所奉旨諸司不許奉行罷川路歲所遣使　戊辰李
梲罷爲鴻慶宮使　己巳張邦昌罷爲中太一宮使
以徐處仁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爲中書侍郎
翰林學士何㮚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
密院事帝嘗問處仁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
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
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
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
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
姑可已矣它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
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
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
罷知青州以言者劾其議和之罪也　癸酉命趙野
爲道君皇帝行宮奉迎使　丙子改擷景園爲寧德
宮　錄司馬光後　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託
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
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
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宗
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及所過殘破
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
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
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唯祖宗之地尺
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
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
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种師中以
兵渡河上言宗翰在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宗望攻中山河間
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宗望遂北還
癸未遣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以徐處仁爲禮
儀使時用事者言道君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
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入直禁中內侍

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道君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道君意不可測綱曰此無它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詣行宮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道君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序具以實對道君曰敵退師方在河何不邀擊綱曰以肅邸在敵營故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論此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它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皇帝傳位之初適當彊敵來侵不得不小有變更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閒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言道君意帝始釋然 金使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圍太原宗翰還西京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 乙酉迎道君皇帝於宜春苑太后入居寧德宮 丙戌知中山府詹度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知河間府陳遘並爲資政殿學士知澤州高世由直龍圖閣賞城守之勞也 丁亥朝於寧德宮詔扈從行宮官吏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勿復用前事糾言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壬辰有流星出紫微垣 甲午以戶部侍郎錢蓋爲陝西制置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於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籍籍詔勔安置廣南籍沒其財產 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乙未詔金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 左司諫陳公輔奏乞竄逐蔡京以慰天下公議制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子攸前去省侍 夏四月戊戌夏人破鎮威城攝知城事朱昭闔門死之昭府谷人也初金宗翰遣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城遂破既而金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爲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己亥道君皇帝至自南京帝迎於都門道君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道君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帝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願以公輔事下吏因求去帝不允 壬寅朝於龍德宮 癸卯立長子諶爲皇太子（攷異）東都事略作丁酉朔立大寧郡王諶爲皇太子今從宋史 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 乙巳置春秋博士 戊申置詳議司於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度 己酉乾龍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 庚戌門下侍郎趙野罷 壬子知應天府杜充改知隆德府 金宗望遣賈

霆冉企弓與王球俱來、時球至中山望都縣、追及肅王、宗望以三鎭未下、復令王回、故遣霆等來議、 癸丑、詔開經筵、 封太師沂國公鄭紳爲樂平郡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然竄殛之刑、獨加於黼、而京貫止於善地安置、罪同罰異、乃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又言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詔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姪汝楫等並各州居住、 令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采、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种師道加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乙卯、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務、 丙辰、詔有告姦人妄言金人復至以恐動居民者賞之、 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种師道薦河南尹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戸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壬戌、詔親擢臺諫官、宰執勿得薦舉、著爲令、 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癸亥、詔蔡京童貫朱勔蔡攸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 甲子、令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已上、舉曾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者、人二員、 東兵正將古沆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 乙丑、詔三衙幷諸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幷豪俊奇傑衆所推服堪充制將領者、各五名、 五月丙寅朔、朝於龍德宮、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丁卯、詔天下有能以財穀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不作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安石自奉之說啓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遂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奏、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科第、忽聞時言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

時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辛未，監察御史余應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罷知衞州。　甲戌，曲赦河北路。　丁丑，制置副使种師中與金人戰於榆次縣，死之。時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宗翰之還西京也，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北走，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和尼（舊作活女，今改。）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宗翰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會。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贈師中少師。　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高俅卒，詔追削其官。　辛巳，損大官日進膳。　甲申，罷詳議司。　壬辰，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乙未，詔姚古援太原。　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羣臣朝賀。　高麗國王王楷稱藩於金。　詔諫官極論得失。右正言崔鶠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臣以爲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而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及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攷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前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尙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初，鶠以上書邪等屏去十餘載，及帝即位，起爲右正言。至是極論時政，忽得攣疾，不能行，固求去，乃予祠，命下而卒。　戊戌，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援太原。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八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勾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

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堅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言寇攘外患可除，小人在朝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爲感動。陛辭，又爲帝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太白犯歲星。　壬寅，詔：「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　癸卯，以鎭西軍承宣使王稟爲建武軍節度使，錄堅守太原之功也。　甲辰，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罷爲醴泉觀使。　乙巳，左司諫陳公輔責監合州酒務。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時宰益怒，故有是責。　庚戌，金宗望獻所獲三象。　壬子，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丙辰，太白、熒惑、歲、鎭四星聚於張。　庚申，金以宗望爲右副元帥，將士遷賞有差。　辛酉，熙河都統制焦安節坐不法，李綱斬之。　壬戌，姚古坐擁兵逗遛，貶爲節度副使，安置廣州。　是夕，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金人將衰，非中國之憂者。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　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金遣知制誥韓昉使高麗，責誓表。高麗人對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大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古者帝王巡狩，諸侯朝於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不能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約。昉還，具勒，宗幹大悅曰：「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七 起柔兆敦牂七月，盡彊圉協洽四月，凡十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宋昭先以上書諫攻遼，貶連州，庚午，詔赴都。 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攸移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甲申，蔡京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者，遇赦不許量移。京天資險譎，舞智以御人主，在人主前，左狙右伺，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道君雖富貴之，亦陰知其姦譎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慶夫、鄭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台司以柅之。京每聞將罷退，輒入宮求見，叩頭祈哀，無廉恥。燕山之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莫年即家爲府，干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綱紀法度，一切爲虛文。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多以不正典刑爲恨云。 丁亥，令侍從官改修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宅事，劭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償責。 初，趙良嗣以御史胡舜陟論其罪，已竄柳州，至是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壬辰，侍御史李光遠坐言事貶監當。 金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帝與耶律伊都 舊作余覩，今改。 蠟書自陳。先是仲恭來索所許金帛，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見留，乃紿館伴邢倞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宜結之使南向。宗翰、宗望可襲而取也。徐處仁、吳敏以伊都、仲恭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至是仲恭以書獻宗望，以聞金主，大怒，復議南伐矣。〔攷異〕靖康要盟錄載靖康元年四月，因金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百有餘年，邊境宴安，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稱兵，朔方拘縻，天祚在中國，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怨恫，致金人之彊暴，侵擾邊境，達於都城，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衆望所屬，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良用歎懷。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爲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案伊都仕遼爲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二年爲元帥右都監，書中所稱，蓋兼舉兩國之官也。蕭仲恭以蠟書自陳，見金史本紀及宗翰、宗望及仲恭事蹟並同，而沈良靖康遺錄作以書授蕭慶，繫年要錄作宰相徐處仁以蠟書授修職郎王倫，疑皆傳聞之譌。靖康遺錄又云蕭慶來催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封其戶，傳食以進，凡數日。今以當日情事覈之，宋人畏懼金人，何至折辱其使人如此。續通鑑又謂以肅王不歸，欲留其使人蕭仲恭，皆不足信也。今從金史。

八月甲午朔，錄陳瓘後。 李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

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減所起兵綱上疏言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敕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奏不報趨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洛索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丙申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欲合衆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以師道代之　庚子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官具民閒疾苦以聞　金人既得蕭仲恭所上蠟書會麟府帥折可求又言西遼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西遼由河東之麟府亦爲宗翰所得復以聞於是決計南伐丁未以宗翰爲左副元帥宗望爲右副元帥仍分兩道宗翰發雲中宗望發保州　戊申錄張庭堅後　戊午許翰罷知亳州己未徐處仁罷知東平府吳敏罷知揚州以唐恪爲少宰兼中書侍郎何㮚爲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陳過庭爲尚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時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議不合翰先罷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南仲與恪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知開封不數月拜同知樞密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節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隨吾網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宗望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宗翰則不言金銀專論三鎮庚申乃遣王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是日福州軍亂殺知州柳庭俊　九月丙寅金人破太原府時宗翰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孝純被執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稟死之稟與孝純同守太原宗翰屢遣人招諭不從至是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稟乃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宗翰又爲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巨木狀似屋形以生牛皮縵上裹以鐵葉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

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于其中。其填濠，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為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放燈於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燄亙天，焚之立盡。宗翰又為車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于城中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人眾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實、糠粃、草茭以充腹，既而人相食。城破，稟猶率羸卒巷戰，突圍出，金兵追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閣門祗候苗殉之。通判王逸自焚死，轉運判官王逵、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攷異〕靖康小雅以王稟為潰圍出投汾水死，張溟節要以為稟欲出西門，而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左右勸稟降，稟歎曰：稟豈惜死負朝廷哉！遂自盡。趙甡之遺史云：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匹練繫之於背，縋城投谿而死。皆傳聞之異也，今從靖康小雅。又宋史本紀作通判方岌死之，而靖康小錄以為通判王逸登閣縱火而死，今從小錄。　太原既破，知磁州宗澤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勇，為固守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也。」帝嘉之。初，澤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一縣獲免。　己巳，金復以南京為平州。　壬申，臣僚言：「蔡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行至嶺外，帝遣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絛及朱勔。　乙亥，詔編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筆手詔，參祖宗法及今所行者，刪修成書。　丁丑，以禮部尚書王寓為尚書左丞。　戊寅，命李綱出知揚州。中書舍人胡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足不及權門，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為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制，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方譖于帝，帝不荅。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少。」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綱遂出守，舍人劉玨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為綱游說，玨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壬午，梟童貫首於都市。　甲申，日有兩珥背氣。　丙戌，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　罷知揚州李綱提

舉洞霄宮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
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
諸軍勿前辛卯遣給事中黃鍔由海道使金議和
是月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朔御殿復膳
貶李綱爲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　丁酉有
流星如杯金人破真定府知府李邈兵馬都鈐轄劉
翊死之种師道及金宗望戰於井陘敗績宗望遂入
天威軍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破翊巷戰
麾下稍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戮乎因挺刃
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初聞敵至閒道走蠟書上聞
三十四奏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既破
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宗望脅之拜不屈以火燎
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然燕山府欲以邈知滄
州笑而不荅後命之易服邈憤大罵金人撾其口猶
吮血噀之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面再
拜端坐受戮後謚忠壯〔攷異〕金史作九月辛未宗望破宋种師閔于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殺其守李邈今從宋史作十月丁酉師道作師閔蓋傳聞之誤　戊戌金使楊天吉王汭
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命
王時雍曹矇館之時雍議以三鎮所入歲幣并祖宗
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日久
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以
行　時既遣使講和金人陽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
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
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羣勤王之師于畿邑以
衞京城疏入不省金人破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
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

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
子日有赤青黃戴氣　金人攻汾州知州張克戩畢
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
自引決一門死者八人兵馬都監賈亶亦死之　金
人攻平定軍　辛丑下哀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
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壬寅天寧節率羣臣詣
龍德宮上壽　甲辰詔用蔡京王黼童貫所薦人
丙午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召种師道還師道
行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
避其鋒大臣以爲怯故召還之　丁未以禮部尚書
馮澥知樞密院事　庚戌以范訥爲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代种師道也　遼故將小呼魯舊作小胡魯今改攻破麟
州知建寧砦楊震死之　王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
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但索五輅冠冕及上尊
號等事且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　壬子詔太常禮官
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構使宗望軍尚書左丞王寓
副之寓辭以馮澥行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充參議
官尋貶寓爲單州團練副使　乙卯雨木冰　丙辰
金人入平陽府初汾州既破議者謂汾之南有回牛
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議又遣劉琬
統衆駐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
守回牛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
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銳師攻嶺于山上仰望官
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柰何徘
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
去城遂破官吏皆縋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

破。庚申，日有兩珥及背氣。侍御史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种師道卒。

十一月甲子，康王構入辭，帝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初，經略使席貢牒銓知懷德軍，銓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亙數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顧肎降賊邪？我苟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籍譚稹家。

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卻，王遂不行。戊辰，王雲至自金軍，言事勢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為太子賓客。己巳，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財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予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宗翰軍，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何㮚初主不與，及退，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庚午，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辛未，有流星如杯。壬申，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宗翰自太原趨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癸酉，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時僉書樞密院事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敵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洛索（舊作婁室，今改）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河上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甲戌，金兵悉渡。知河陽燕英、西道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並降于金。宗望屯兵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宗望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名。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乙亥，命雲副康王構再使宗望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主為皇伯，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考異）續通鑑作尊金主為皇叔，據金史則當時用伯姪禮也。繫年要錄亦作皇伯，并上十八字尊號，今從之。

丙子，王及之同金使王汭來言：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欲畫河為界。陛對殊不遜，有蔑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洶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書敕，何㮚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㮚不肎書，因請罷。是日，金人由汜水關渡河，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士門清野，詔百官疾速上城，遣馮澥、李若水使宗翰軍。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

斬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丁丑何㮚罷爲開封尹以尚書左丞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帥而埽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浮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它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

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荅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敵不宜北去

戊寅進龍德宮婉容韋氏爲賢妃康王構爲安國安武軍節度使

是日康王構發長垣至滑州庚辰至相州壬午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金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王次磁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百姓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細也王出廟行人譟執雲殺之時宗望軍濟河游奕日至磁城下蹤迹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躬服櫜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令韓公裔訪得間道潛師夜發磁人無一知者遲明至相勞伯彥曰它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由是受知是役也議者以爲雲不死王必無復還之理〔攷異〕汪伯彥建炎中興日紀宗澤舊與王雲有隙及是磁人以細作誣雲澤略不彈壓遂遇害耿延禧中興記與伯彥所記略同蓋當時忌宗澤爲此誣謗之詞也據東都事略雲之死由犯衆怒其不由於澤明矣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鎭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金宗望遣楊天吉王汭等來議割地欲以黃河爲界帝許之汭又請報使須親信大臣帝命耿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淚太息而怒南仲昌固遣南仲使河北宗望軍昌使河北宗翰軍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與吳玕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執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輔僉書樞密院事

以京兆府路安撫使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

乙酉金宗望軍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初种師道聞眞

定太原皆破檄召西南兩道兵赴闕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和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遂散歸及金人傅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唯七萬人于是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友仲統之右軍屯上清宮從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幷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金邏兵所獲 丁亥大風發屋折木 僉書樞密院事李回罷 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其寨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時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領開封府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對亦言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荅 金宗望遣劉晏來要帝出盟 庚寅幸東壁勞軍 詔三省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領開封府何㮚爲門下侍郎

閏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友仲禦之

唐恪從帝巡城人欲擊之因求去罷爲中太一宮使以門下侍郎何㮚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巳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 都人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罷民乘城以代保甲 金宗翰軍自河陽來會至城下 甲午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 金人破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力盡城乃破將官王美投濠死宗翰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霍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肎降宗翰令引于東北鄉望其國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 馮澥至自金軍時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 丙申幸宣化門帝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

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召見授資政殿學士 東道總管胡直孺將兵入衞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遂破拱州 丁酉赤氣亙天 金人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爇之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者雖磑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金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河水遂涸 以馮澥爲尚書左丞 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率牙兵千餘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詔毀艮嶽爲礮石金復以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卒下城分布弩礮又於城上縛虛棚士衆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

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諸攻城之具。庚子。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金人攻宣化門。姚友仲禦之。是日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辛丑。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壬寅。詔河北守臣盡起軍民倍道入援。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金人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縋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金人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以飛火礮燔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即繕治。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罅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拄之。使不得進。近者以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卻。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射以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焚敵礮架鵝車洞子及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其礮架。遙見鐵騎。軍士不克陳而奔。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破亳州。遣閤使召諸道兵勤王。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丙午。雨木冰。丁未。始避正殿。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時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唯衛士三萬。然亦十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帝出城。請親王及何㮚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宗翰以兵來迓。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諦使金軍請和。既至。宗翰即遣還。不與一語。命康王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攷異〕宋史本紀作天下兵馬大元帥。東都事略作兵馬大元帥。今從要錄。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稾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大元帥。陳遘爲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使盡河北兵速入衛。辟官行事竝從便宜。仔先至相。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辛亥。金人復遣使來議和。要親王出盟。壬子。復遣曹輔馮澥及仲溫士諦使金營。癸丑。仲溫士諦還云。金人須親王并何㮚至軍前。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數尺。連日夜不止。乙卯。金人復使劉晏來趣親王宰相出盟。何㮚屢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丙辰。大風雪。京乃令守禦者悉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軍。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人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走。墮死于護龍河。城門急閉。京向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人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入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宦者黃經自赴火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

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
家欲冒重圍衞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
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屈服曰尚書眞知軍情麾
其徒退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
乃止戊午遣㮚及濟王栩使金軍以請成㮚懼不敢
行帝固遣之猶遲回艮久不決李若水𡟖罵曰致國
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
責㮚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出
朱雀門所執鞭三墮地既至宗翰宗望曰自古有南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
言金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
朕當親往㮚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
日　自乙卯雪大作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於
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
氣出太微垣　己未遣何㮚再往金軍詔曰大金堅
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
庶毋致驚疑　庚申日赤如火無光　辛酉車駕詣青
城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帝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
一小位中金人邀請乘馬入帝不聽與二帥相見宗
翰以未得金主之命以好語相慰藉宗望唯唯而已
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俟駕回　十
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宗翰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
朝廷動靜竝先關白　是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
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
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
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

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
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
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
皆信之宗澤獨曰敵人狡譎是欲款吾師耳君父之
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
圍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與帥府
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王從之　癸亥帝
至自青城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
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
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金價至五
十千銀至三千五百金又索京城騾馬括得七千餘
匹悉歸之　金主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策
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陳歿于王事者厚恤
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完顏㬎就軍中勞賜宗
翰宗望皆執其手以勞之宗翰等問㬎所欲㬎曰惟
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丙寅遣陳過庭折彥質往兩
河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
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
會羣臣議珣至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它日
取之直不戰而割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
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
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
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以焚死
辛未定京師米價勸糴以賑民　乙亥康王如北京
丙子尚書省火　庚辰雨雹　金主詔曰朕惟國
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

工雖備而祿秩未均方貢雖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桑　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初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陝西制置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赴援至潁昌聞汴京陷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洛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初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本國官號金主初立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復移置燕京及宗翰當國勸金主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是歲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天下諸司府寺詔諭中外

二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辛卯朔（攷異）李心傳繫年要錄於是歲首卽書建炎元年引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二年矣而孔子書元年春王三月爲例案心傳述中興事迹既以建炎標書名自不應更列靖康之號且汴都之陷實在去冬欽宗失地之君偷生辱國削其紀號亦足以垂戒後世但編年之史義取紀實一歲兩君而以後掩前雖溫公舊例後人頗有違言今依薛應旂續鑑之例四月以前仍屬欽宗紀庶幾名實相應　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金二帥二帥亦遣人入賀　高麗遣使如金賀正朔自後歲以爲常　壬辰金人復趣召康王遣中書舍人張澂齎詔以行以前此曹輔往迎不見王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金元帥宗翰宗望遣人奏捷并呈帝之降表　詔使出割兩河地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金人止得石州　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　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于濁沒　金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上表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聽　丁酉雨木冰　己亥陰曀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光如火　庚子帝復詣青城時金人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帝以問蕭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往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敵計㮚不聽　辛丑帝留青城鄆王楷何㮚馮澥曹輔吳幵莫儔孫覿譚世勣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餘並令先歸初帝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金人來索不已於是增侍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帝在青城舍於親王位供張蕭然饋餉不繼金人持兵守閤維以鐵繩夜則然薪擊柝傳呼達旦羣臣相顧失色帝每對之流涕　乙巳籍梁師成家　丙午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韐死于金營韐爲河東割地使金人令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

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不敢偷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徧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丁未，大霧四塞，金人下含輝門，剽掠焚五岳觀。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兩河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宗翰不遣。丙寅，金主詔廢帝及上皇爲庶人。〔攷異〕沈良靖康餘錄作二月六日宣金主詔，即丙寅也，何烈靖康草史作丁卯，誤。蕭慶促帝易服，從臣震懼，不知所爲，李若水獨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金人曳之去，若水大呼曰：「若輩不得無禮！」因加醜詆。金人擊之破面，氣結仆地，良久乃蘇。　是夜，金人塹南薰門，令吳幵、莫儔入城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先是宗翰欲留蕭慶守汴，又有推劉彥宗者，二人辭不敢當，遂有別擇之議。　丁卯，范瓊逼上皇及太后赴金營，上皇曰：「若以我爲質，得皇帝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御佩刀付從臣，乃御犢車出南薰門。上皇頓足輿中曰：「事變矣！」呼取佩刀，已被搜去。宗望令其禮部侍郎劉思來易服，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號哭，瓊立斬數人以徇。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皇子及後宮位號，盡取入軍。時肅王樞已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先從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楃等九人及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諸後宮、康王夫人邢氏與王夫人、帝姬暨上皇十四孫皆出，唯廣平郡王捷匿民閒，金人檄開封尹徐秉哲取之，迄不免。〔攷異〕徐氏通鑑後編作鄆王楷從上皇出郊，繫年要錄引欽宗實錄云上皇詣青城，鄆王楷以下三十餘人從。據北盟會編，則鄆王楷先從欽宗出郊，其從徽宗出者安康郡王據、相國公梃、瀛國公樾、嘉國公椅、溫國公棟、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樅九人，皆皇子之未出閤者。且徽宗之子亦無三十餘人，實錄誤也。靖康要盟錄載諸帝姬之名，今不備舉。　是日，孫傅率百僚申狀金二帥，請立皇太子爲君，金人不聽。　金人迫上皇令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譬衛士。辛未，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孫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至南薰門，守門人不許，傅遂宿門下以待命。李若水在金營旬日，罵不絕口，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臨死無怖色。副使相州觀察使王履亦死之。〔攷異〕宋史闕載王履事，據繫年要錄云履抗敵不回，卒與若水俱死，今補入。又東都事略及宋史載若水臨歿楚詞云：「搔首問天兮天不言，忠臣就死兮死亦何愆。」據北盟會編，楚詞乃履所作也。若水臨死賦七律一章，今附見忠愍集。　是日，留守王時雍召百官會議所立，衆欲舉在軍前者一人，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議遂定。時不書議狀者，唯孫傅、張叔夜。金人遂取二人往軍中。

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　癸酉王時雍梅執禮召百官士庶僧道軍民集議推戴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檜不荅有頃伸稾就首以呈檜檜猶豫伸率同僚合詞立請檜不得已始書名伸遣人馳達金軍幷論張邦昌當上皇時蠧國亂政以致傾危之罪吳幵莫儔持狀詣軍前明日齎金牒至言已據所由奏本國冊立張相爲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幷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㮚已下隨駕在軍前人幷取家屬　庚辰康王如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眞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自殺時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殺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既而漢軍都統劉彥宗言於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宗翰等頗納其言　丁亥知中山府陳遘爲部將沙振所害帳下卒執振殺之〔攷異〕趙甡之遺史上皇至中山呼遘與語提轄沙振殺遘自立案此時徽宗未離城下安得至中山遺史誤也　是日建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通直郎軍器監孟忠厚家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徙惟后以廢得存〔攷異〕秀水閒居錄云淵聖爲虜語與徐秉哲云趙氏註孟子可相度分付金人以后久廢故不復取案金取宗族皆據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以廢處外宮故金人不爲指取非欲取而又止也欽宗授意秉哲使留孟后語亦無所據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張邦昌由南薰門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張邦昌百官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惽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外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略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勿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傳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兵東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

後襲之殺百餘人執革脅以從逆革罵不絕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并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及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所行文書獨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但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

庚子金人復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凡三千餘人悉令押赴軍前衣袂連屬而往濟王夫人曹氏避難它出捕而拘之櫃中舁以出城開封府捉事使臣竇鑒曰生爲大宋之臣何忍以大宋宗族交與敵人自縊而死　乙巳張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且面議七事一乞不毀趙氏陵廟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留樓櫓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五乞五日班師六乞以帝爲號稱大楚帝七乞借金銀犒賞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祕書省官亦從之唯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澥等且令權止根括金帛　丁巳張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止者是日金帥宗望退師道君皇帝北遷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以牛車數百乘由滑州進發行皆生路無人迹至真定府乃入城（〔攷異〕燼餘錄南遷錄多不經之談蓋僞作也曹勛北狩見聞錄云徽宗皇帝北狩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百頭次顯肅皇后次廚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帝姬妃嬪閤分內人不限次序計車八百六十餘輛過河經濬州城外敵騎約攔百姓不許近前自過此州即行生路跋涉荒蕪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荊榛閒風雨不息河北泥深沒脛牛車屢傷壞不容補死斃其肉而去至暮下程以車前轅內向繞三四帀徽宗居中又斫枝梢繚爲鹿角持兵備外不容出入旋鑿井打柴分給造飯飯罷支給路糧徽宗皇帝供破一羊栗一斗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米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及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至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換牛乃行過此至中山府行稍緩日五六十里勛所言得諸親歷當不誣又靖康遺錄云二帝之北狩也分爲四處上皇與景肅諸王爲一處上與燕越二王及太子爲一處大長帝姬從鄭皇后爲一處帝姬諸王從朱皇后爲一處諸駙馬別爲一處當日傳聞之異如此）

戊午金兵下城盡逐南師分四壁屯守

張邦昌詣金營辭服赭袍張紅繖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金帥宗翰退師帝北遷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鄭州路進發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　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舊作孛堇今改）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至病則負罪亦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狩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遂不果　甲子張邦昌迎元

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邦昌曰是言何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弗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以爲然乃迎元祐皇后入延福宮尊爲宋太后其冊文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郭京自都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汴來者具說京欺罔事思正因京刺殺之 丙寅張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書於康王大略言臣封府庫以待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 監察御史馬伸上書請張邦昌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且曰如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邦昌讀其書氣沮戊辰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並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 元祐皇后遣尚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命移檄諸道帥臣具言張邦昌恭順之意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輒入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張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不許

甲戌太后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閉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 乙亥金人破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种廣死之統領軍馬劉逵戰死其屬朱弁孫旦悉遇害 丁丑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命以俟入京城躬謁宗廟時若鑾輿未返即撫定軍民權聽國事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至濟州先是金分兵侵

應天，勝非逃匿民閒。會宣總司前軍統制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將軍楊進擊破之，勝非復出視事。至是以軍赴帥府，衛王如南。〔考異〕朱勝非南都翊戴記云：敵攻應天，縱火逼城，爲効用邵暈射中敵帥之目，墜馬而死。余躬擐甲冑，敵不能犯。案勝非自言其功，不無文飾，今從中興姓氏錄。

庚辰，王發濟州，劉光世以所部來會。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奉迎進發。辛巳，次單州，趙子崧、何志同以兵來會。壬午，王至虞城。癸未，至南京，駐軍府治。甲午，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哭移時。乙酉，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撫慰之。

丙戌，金以六部路都統完顏昌爲元帥左監軍，以南京路都統棟摩（舊作闍母，今改）爲元帥左都監。

初，金人破晉、絳，將及同州，唐重度不能守，開門縱百姓出，自與殘兵數百居城中。敵疑有備，不復渡河。重聞王在濟，卽移檄川秦十郡帥臣，具啓奉迎，且招成都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計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八 起彊圉協洽五月，盡六月，凡兩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二年五月乙巳，生帝於大內，赤光照室。八月，賜名，除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三年，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好學，彊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欽宗立，改元靖康，人拆其字，謂十二月立康王也。金兵至汴京，奉使軍前，意氣閒暇。宗翰謂非親王，遂更請肅王爲質，帝始得還。八月，被命再使軍前議和，卒不赴，留相州。閏十一月，欽宗詔帝爲兵馬大元帥，開府相州。二年四月，欽宗北還，張邦昌奉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命帝嗣統。帝次南京，百官上表勸進，乃許。

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 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築壇天治門左，作册告天，撰文肆赦。適太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登壇受命，册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于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讀畢，帝南鄉慟哭久之。即位于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儀，張邦昌率百官稱賀。改元，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及歿于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亂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欠官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是日，元祐皇后東京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爲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可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翁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賜鈔鹽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宮室，以備巡幸。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略謂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今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宜罷功，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之兵合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澶淵之閒，一屯河中陝華之閒，一屯青鄆之閒，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萬一敵騎南渡，則並進深入，以擣燕山之虛，焚舟渡河，人自爲戰，功未必不成也。 壬辰，詔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以范訥爲京城留守，劉光世爲省視陵寢使，耿延禧、董耘、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留行在，延禧、耘仍兼侍讀。趙子崧爲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黃潛厚試戶部侍郎；范致虛知京兆府，充南道都總管；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

爲北道副總管。張深充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直徽
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
延安府。　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
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
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
北京。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
賦養兵自衞。且援鄰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
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
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酉。遙尊韋賢
妃爲宣和皇后。舊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
帝在行。特上尊號。　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考異〕趙甡之遺史。上即位。欲立後宮潘氏爲皇后。呂好問諫止。乃以爲賢妃。案高宗念邢氏。故久不立后。恐遺史誤也。今不取。　門下
侍郎耿南仲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帝
薄南仲爲人。因其告老。故有是命。〔考異〕耿延禧中興記。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素拙。遭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康行遺蔡氏。其徒實錄必不利臣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泣下。南仲誤國。天下共知。豈因行遺蔡氏被排之故。今不取。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功。擬
得相。帝恐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因與綱忤。
　直龍圖閣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
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楊維忠爲建武軍節度使。
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功也。　黃潛善汪伯彥議
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
以孔彥威爲東平府兵馬鈐轄。劉浩爲大名府兵馬
鈐轄。丁順爲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王善爲雷澤尉。
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
順善作亂于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帝大慟。羣臣
皆哭。先是太常卿劉觀在圍城中。與汪藻謀。夜以栗
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累朝寶冊
悉埋之太廟。至是觀導駕。因陳其事。帝嘉歎久之。
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　尚書右丞馮澥罷爲
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李回知洪州。呂好問守尚書
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手書來賀。帝勞之曰。宗廟獲
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
觀。言者論時雍留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之殆盡。及
取其壻太學博士熊產詩。則設計爲免。自以身兼將
相。請用二府轎蓋。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爲名。有
何面目復居都堂。遂有是命。自是受僞命諸臣。稍稍
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
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至太平州。聞帝登極。上
時事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
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
之君。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則非英哲
不足以當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
故所搖。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
閒。在昔人君。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
宗。克體此道。願陛下以爲法。　金宗翰既班師。留諸
帥分守河東北地。萬戶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屯太原。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屯河中。副都統素赫〔舊作韶合。今改。〕屯真定。蒙克〔舊作蒙哥。
今改。〕進據磁相。渤海萬戶大托卜嘉〔舊作撻不野。今改。〕圍河閒。是
日。命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馬忠。沂州觀察使張煥。
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閒以襲之。　丙申。呂好

問兼門下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直祕閣庾處仁感疾至是力疾入見而行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卒時前執政皆免輔獨留始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以待駕馭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秋防帝嘉納未幾以病卒謚忠達丁酉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初制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懈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因所部爲五軍以王淵爲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爲統制官又命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攷異〕建炎置御營司史不載其本末中興小紀略書其事乃係元年七月並命二相時又云除劉光世爲都統制並誤也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今據馬伸疏　詔翟與團結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遣統制官薛廣以三千人出內黃張瓊以二千人出開德共復磁州　邵溥爲京城副留守　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吳幵自陳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莫儔自陳久留敵營備遭困辱

乞置散地詔以述古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戊戌詔贈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　以路允迪耿延禧爲京城撫諭使王倫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爲修武郎副之又以傅雱假工部侍郎充通和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倫家貧無行以任俠往來京洛閒京城破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帝解所佩夏國寶劍賜之倫曰臣未有官豈能服衆帝亟取片紙書王倫除兵部侍郎倫與惡少數人傳旨撫定〔攷異〕揮麈錄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倫直造拜帝于堂下自言願隨相公一入禁中士美辭以退閤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庭議事不得已攜之入倫自陳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宣和中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直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臣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翼日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効死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兼以正道狂生恐滋它變請誅之賴孫仲益得閉出都正道倫字也攷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鄧州尋持餘服方城圍時未嘗召前宰議事明清蓋誤今據趙甡之遺史中興姓氏錄及倫本傳又賜劍事它書無之攷王銍有爲倫作御劍銘或有其事也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敵國問二聖起居既而議改雱爲祈請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爲副而倫弁哲不遣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乃命刑部不得謄赦文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乙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　己亥詔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傷工若羣臣狃以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主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時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陝西將官王德初隸劉光世爲右軍將官德

有威名，號王夜乂。以胡蠡爲高麗國信使，黄越副之。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殺掠如故。知溧陽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始受節制，然猶桀驁，欲乘閒逃去。綱次江寧，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磔于市，誅黨四十餘人，而令提舉常平王枋統其餘兵。旋改鮑貽遜宣教郎，楊邦乂就陞通判江寧府。庚子，詔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彦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責授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梲惠州，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竝安置。壬寅，封後宮潘氏。帝在康邸，宣和皇后爲納之，有寵。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得留，至是封賢妃。以梁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考異〕李心傳曰：趙甡之遺史，靖康初，軍事才興，宣和皇后使一小鬟背負被袱步行出內，欲歸韋家，過潘氏門，永思妻號郡君，適在門側，請入避風露，宣和皇后遂造其家，徐言是康王之母，韋氏郡君謹奉之，出潘氏侍左右。宣和皇后知潘氏笄而未嫁，因求歸康邸。上出使河北時，潘氏已妊，復因無名位不在北行之數。攷靖康元年正月金數攻京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城中未亂，宣和皇后不應徒步出宮；若城破，道君徒步入宮時，上出使已久；又妃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直翰林醫局，紹興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日歷有制詞，甡之並誤。）江淮發運使梁揚祖與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置司真州。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揚祖奏真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竝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故有是命。以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崧言京城人士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公取嬪御，捕繫宗室，盜竊禁中財物。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十人皆日夕締謀，冀以久假至僭號。時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廟諱，邦昌皇恐，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爲萬世人臣之戒。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度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問起居者，至代州，惟滕茂實迎謁于道。茂實以靖康初出使時兄裪通判代州，州已先降，宗翰素重茂實，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茂實聞淵聖將至，卽自爲哀詞，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授其友董銑翼曰：「淵聖及郊，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翰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竝請侍舊主俱行，不許。（〔考異〕汴都記：少帝出城時，茂實詣敵營上書，遂留下。或傳其爲尼瑪哈內相，與宋史不同，今不取。）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姚平仲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劫寨不利，傳者以爲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忠州刺史。帝思其才，命所在訪之，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令所在人賜錢三千。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卒。初，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水，至白溝，（〔考異〕李心傳云：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自鄭州而北，尼瑪哈東軍，不知何以至白溝，今仍從東都事略書之。）御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而起，仰天大呼，翼日扼吭死。年

六十三。遙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又何㮚至金國不食死。〔攷異〕繫年要錄云諸書言㮚在金國謀奉淵聖閉道士歸事泄金人纏以油布焚之今從實錄孫傅北遷。不知所終。丙午。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室南班官給告。餘竝尚書省出敕。知同州唐重上疏言今急務有三。大患有五。急務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次則建藩鎭封宗子。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再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掎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官吏因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奔潰。國用既竭。而利源又失。民心已離。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于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天下大計。無出于此。金人破河中府。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攷異〕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破在此月乙巳。攷張鈞續中興義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蓋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今從之。初金人攻河中。守臣温益遁。范致虛遣仲連節制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力戰。而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城破不屈。洛索使擊殺之。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攷異〕呂中大事記。吾觀元年金之內侵二道也。不惟監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驤。維州之韓浩。潁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承。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隷。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中孝。皆死于義。雖以通判如郭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續。趙叔皎。楊彭年。亦死于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數人耳。彼所以固守者。以朝廷不棄地。而有援兵也。比元年即位赦書。刑部指揮。已不賸報于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坐使義士忠臣守孤城以待盡。惜哉。丁未。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王襄領開封府職事。詔文武臣僚非篤疾廢疾。毋得陳乞致仕。以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也。是日。道君皇帝次燕山府。館于延壽寺。〔攷異〕竊憤錄載上皇事。殊不足信。趙子砥燕雲錄。道君五月十八日丁未到燕山。二太子邀看剪柳子打毬。領飲宴至暮。次日于延壽寺駐蹕。供奉甚厚。六月初一日。太子請道君聖眷打毬宴會。太子捧卮跪勸道君鄭后。今附見。上皇以烏凌噶色呼美有迎奉勞。遺以後宮曹氏。曹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時司馬朴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上皇。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庚戌。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祕閣知深州姚鵬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竝命。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紳。道君皇后父也。未幾薨。諡熹靖。〔攷異〕大金弔伐錄從行官有鄭紳。據靖康餘錄正月廿七日。上皇乘轎至尼瑪哈寨門。著紫道服。帶逍遙巾。趨入。至暮欠坐良久。上皇云。老夫得罪。當北遷。但鄭姬下降者。乞留荷大惠。尼瑪哈不荅。有頃。鄭皇后自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許之。紳因是得歸。當得其實。壬子。張邦昌以覃恩遷太傅。丙辰。張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略云。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爲此謀者。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闥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根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急于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爲。臣知此時還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便于南渡。不知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彊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爲今之計。允宜圖任將相。協謀其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爲戰。則彊敵可摧。士宇可保。京師可以奠枕而都矣。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

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諭留之乃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黄叔敖棄城去孝忠入城肆焚掠盡驅彊壯爲軍　丁巳范致虚爲觀文殿大學士兩浙路提點刑獄季質試太常少卿質邦昌子壻聞僭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至是擢用之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趙哲領達州刺史副之　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屯安邑執其弟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軍　是月管幹龍德宫贊舍人曹勛自燕中閒道南還先是上皇至邢趙閒燕王俁以絶食殂于慶源斂以馬槽猶露雙足至真定過河十餘日上皇密語勛曰我夢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臣民肎推戴康王否翼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卽真來救父母復諭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竝持韋賢妃信令勛閒行南還邢夫人亦脱金環使內侍付勛曰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瀕行復諭王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者不祥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先是范宗尹主議和乃言綱名浮于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會詔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昇潭兵于泗自詣南都途次顔岐遣人持劾副遺綱帝聞綱至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竝辭新命且言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言者謂臣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若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反

可爲相則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願乞身以歸田里帝曰朕知卿忠義靖康時嘗欲言于淵聖使遠人畏服非相卿不可綱頓首謝然猶未受命也　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濋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衞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宗澤自衞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入對帝將留澤而黄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略謂今日竝主和議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速其禍不知漢高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爲羽所得置之机上屢矣高祖之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之昔金人與契丹戰必割地厚賂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二十餘載卒滅契丹金又以此惑中國至于破都城隳宗祖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而後已也爲今之計專務自守建藩鎮于要害之地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三數年閒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而雪振古所無之恥一議巡幸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既成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于太弱二則不置定都敵人無所

窺伺。三則四方望幸。姦雄無所覬覦。至汴梁宗廟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卽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一議赦令。略謂惡逆不當赦。罪廢不當盡復。選人不當盡循資格。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一議僭逆。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戒。一議僞命。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一議守。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一議本政。略謂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唐至文宗。可謂衰弱。武宗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我朝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爲言。以至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一議責成。略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帝與潛善等謀之。翼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下。　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　金左副元帥宗翰還西京。金主詔曰。自河之北。今旣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遂相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于俘掠。輒肆蕩毀者。底于罰。　辛酉。名潛邸爲升暘宮。以徐秉哲假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秉哲不受命。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壬戌。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詔置檢鼓院于行宮便門外。以達四方章奏。　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以岐嘗論李綱故也。范宗尹亦求去。乃詔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　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銜奏事。竝不著姓。至是趙子崧以表謝上。黃潛善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　癸亥。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申尚書省。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議廢趙氏。脅迫二聖出郊。又受僞金爲執政。實爲罪魁。時徐秉哲已先竄。于是移時雍高州。吳幵永州。莫儔全州。竝安置。呂好問謂綱曰。王業艱難。正納汙含垢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不納。　贈徽猷閣待制知懷州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仗節死義。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恤。乃自安國及劉韐以下。次第褒錄。復詔諸路詢訪死節以聞。　初。賊祝

靖寇荆南安撫使鄧雍遁，賊乘勢欲渡江，知公安縣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之兵在邑者禦之，復遣人渡江焚舟毁栰，殺賊甚衆，李希忠繼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慤自鼎州復調本路弓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禪（後更令宬，燕懿王元孫孝穆公世岐子。）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謹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禪渡江存撫，黃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爲賊寇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郢州舒舜舉與荆南、德安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櫟、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秘閣閻孝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于帝，奪雍龍圖閣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櫟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秘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秘閣，千秋進二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禪直龍圖閣、知黃州。

甲子，詔犒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羣盜，案贓吏。綱又言靖康閒號開言路，遇有議論鯁峭者，輒加遠竄，其實所以塞之也。帝乃詔靖康敢言之士有竄逐者悉召還。

李綱以覃恩還正奉大夫，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考異〕綱奏議河東惟失太原、忻、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真定、懷、衛、濬四郡。李心傳云：去冬尼瑪哈破威勝軍及絳州，今春石州繼破，不但十一州也。或此時綱猶未盡知耳。）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才，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率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爲守，否則食盡援絶，必爲金人所用。帝許之。

復帝姬爲公主，于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國，淑慎長帝姬封吳國。（〔考異〕中興小紀書在八月壬寅，攷八月乃石端禮爲靖懿帝姬請復封，非始事也。）

始張邦昌既廢，范瓊不自安，朝議以其握兵，特詔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理當闊略，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此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

乙丑，馬忠爲河北經置使，張所直秘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以王淵代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詔自今以絹定罪，並以二千爲準。舊制以絹計贓，千三百爲一匹，有言絹直近高，乃改定。

丁卯，詔河東北郡縣，略謂：河東北國之屏蔽，靖康閒以金人憑陵，不得已以割地爲名，將以保全宗社。今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兩河之地，何割之有？方命帥遣師，以爲聲援，州縣守臣有能保一方及力戰破敵者，當即授以節鉞，應移用稅賦，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進職，餘次第錄之。

喻汝礪爲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見帝，復命爲郎。汝礪因對：近聞遷都之議，臣以爲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天下根本，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于敵矣。夫以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揭然一方，安足以當其彊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帝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奇之，尋以母老乞歸

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爲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酖毒之憂帝嘉納之 戊辰以宗澤知開封府澤聞黃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三路爲祖宗基命之地今聞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于兩河蒲解是欲裂前王一統之宏規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誰爲此謀不忠不孝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帝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建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李綱言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忠義之士加意撫綏非獨外憂且有內變帝乃徙澤知開封府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孝序帝許之 己巳俞向改知陝州向初除朝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代姚古也至是以孫昭遠代之朝廷先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陝州既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尚虎有衆萬餘昭遠破之至南都入見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兵三千人付張俊昭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 庚午尙書右司員外郎蘇遲直祕閣知高郵軍既至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留遮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汪藻言今以士瑗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在任以士瑗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賞罰如此臣竊惑之願斥士瑗以爲後來鄙夫之戒不從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旉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使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采者看詳官由尙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諸郡縣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都御司量才錄用始李綱言陛下卽位赦書不及河東北勤王之師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義之心至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荷戈擐甲冒犯雪霜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儻不加以恩卹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並示德音帝從之 唐重充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直祕閣劉岑自河東還行在帝問可守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驤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告之于成都府路判官趙開籍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請帝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驤亦疏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乞爲駐蹕之計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于北京河東衣絹于永興軍以待支取于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是日班軍制凡師行鹵掠違節制者死臨陳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它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乙亥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悉募士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

小縣百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案閱。未幾復增于閩廣荊湖等路。且令提刑按察應募者。免其身丁。　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兇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不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皆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命留守范訥械繫之。聞于朝。　戊寅。汪伯彥進知樞密院。張慤除戶部尚書。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太峻。未副人望。乞稍緩之。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于執政。臣固當與聞者。　傅雱還。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河東獨未有人。李綱言今日之事。內修外攘。使國勢日彊。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旦暮之忱可也。帝乃命綱草二帝表。致書宗翰。雱遂與其副馬識遠行。　己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以受功狀。三日不行。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右正言鄧肅請也。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授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攷異〕中興小紀作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沿江帥府六。治荊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九路。〔攷異〕小紀載綱此疏沿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京西西南北陝西凡九路。與建炎進退志異。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四十。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襲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路陝商虢華州淮東宿楚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江西虔吉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南衡州浙西鎮江平江府湖滄州浙東婺明州。次要郡三十六。濱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真海和舒蘄濠黃光饒信太平吉撫筠永道澧岳復秀溫處台衢州永靜軍。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悉委憲臣措置。　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鄧肅論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爲邊面。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置軍民效力。幾于百萬。日有捷音。訥乃呼爲邊面。且日思去計。嘗曰。留守之道。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即走耳。此語大播郡邑。非屬風聞。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比乎。〔攷異〕中興小紀李綱素與訥不協。故肅論之。攷訥爲大將擁重兵。當時並不勤王。高宗久謂

之爲庸人，非因與綱不協故也。能克議論，多不喜李綱，今不取。疏入，遂有是命。　金右副元帥宗望還自涼陘。庚辰，以寒疾卒。宗望首㓨南伐之謀，兵機神速，故所向克捷。旋封魏王，後改封宋王，謚桓肅。〔攷異〕繫年要錄作諡神武，蓋傳聞之誤也。今從金史。又燕雲錄云：七月二十日，太子在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涼淀，傷寒病亡。金史宗望之歿自在六月庚辰，非七月也。要錄又云擊毬冒暑，以水沃背，得寒疾死，疑亦傳聞之詞。時漢國王宗傑相繼卒，後謚孝悼。宗傑、宗望皆太祖子，宗傑聖穆皇后所生，宗望欽憲皇后所生也。〔攷異〕金史宗傑未嘗統師，其南伐者宗望也。繫年要錄誤以宗望爲宗傑，又誤以宗翰爲宗維，蓋由得之傳聞，故書名誤。要錄又云金主遣使諭宗維止南下之兵，不聽，蓋宗維久專權，金主不能令，唯守虛位而已。案宗翰爲金重臣，以功名終，寧有專權不奉命之事？此敵國傳聞虛誣之詞，不足信。要錄又云上皇至燕，淵聖尚留雲中，宗傑聞上中興，議歸上皇講好，宗維未之許，會其死遂中輟。案宗望首啓南伐之謀，豈肯遽歸徽、欽？宗皆傳聞之誤也。

詔以二聖未還，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馬濬、抵滄州分地以爲斥候。　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邊郡，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尺市竹槍、箭簳、弩樁輸行在。帝嘗問綱：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至，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即宗翰。兵失期不至；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中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即位之初，將士用命，其後刑賞失當，人盡解體，城中無任責之人，敵至造橋渡壕，全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歸左曹，以尚書總領。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盡數申尚書省。　以宗澤爲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抗疏請帝還京，不聽。　錢蓋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豪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唃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帝是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潁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璹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衆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猝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去而郡縣之吏亦得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　丙子，李綱上疏：一曰募兵，謂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爲今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兵西北。河北之人爲金人所擾，未有所歸；關西、京東西流爲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于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至其價，則須募民出財以助，多者償以

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及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仍令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鈐轄、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師。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騎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閒統制官張行中所剏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衞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衞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上皇北還，龍德器玩皆爲都監王求竊取，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帝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如論開封收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禮宜均一，帝皆嘉納。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爲三等，以常平封樁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爲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爲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俱以度牒取償。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諸軍團練，以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甲，甲有正；四甲爲隊，五隊爲部，皆有二將；五部爲軍，有正副統率。凡招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宅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于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解赴行在，皆用綱所請也。　諫議大夫宋齊愈疏論李綱，謂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東南之馬又不可用，至于兵數，郡增二千，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帝納之。　顯謨閣學士翟汝文奏：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矧經方寇焚劫，戶口凋耗，今乞將戶三等以上減半，四等以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有定制，其後折米而已，今悉爲帛，臣以爲宜納見直。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九 起彊圉協洽七月盡八月凡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
皇帝

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秋七月己丑朔詔諸路常平司見
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
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爲盜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瑾
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爲上言
今日盜賊當因其力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
徙之則致疑須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
委官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聽之又擇
其老弱者縱之其它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
統制官其首令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
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
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黎驛單州魚臺亦有潰
卒數千爲亂綱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庚寅
帝乃詔王淵討用劉光世討昱韓世忠張俊分討黎
驛魚臺潰卒時昱犯沂州守臣閉門以官妓遺之乃
去至滕縣掠民有董氏女色美欲妻之董氏罵昱而
死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斬
之既而用亦爲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嘗爲滄州兵
馬鈐轄王善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楊進以其
才爲淵所忌懼罪亡去號沒角牛兵尤衆又李孝忠
既破襄陽擾西郡綱以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
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
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
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　諫議
大夫宋齊愈罷職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
昌字以示議臣遂下臺獄　甲午右監門衛大將軍
貴州團練使士珸以義兵復洛州初士珸從上皇北
遷次洛州城東五里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
合士珸徒步抵武安縣縣官資以衣冠鞍馬少壯者
百餘人從至磁州乃召集義軍以解洛圍不旬日得
兵五千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知洛
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人至大名既以母老求去帝
遣之及金萬戶伊呼圍洛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
民怒并其家殺之獨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珸至邯
鄲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力戰破圍翼日入城部分
守禦金人復來攻士珸厲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復
以計獲其將領乃解圍去士珸濮安懿王曾孫也
金主賜左副元帥宗翰券書除反逆外咸赦勿論
乙未以范瓊爲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赴京
師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
案牘及甲器赴行在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去
歲閏月得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
即時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閒視之漠然閒有團結起
發類皆兒戲姑以避責唯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纍
成紀律今京城已失二帝播遷夫復何言然儻置賞
罰而不行臣恐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願詔大臣

案劾諸路監司不勤王者。與夫號爲勤王而潰裂者。悉加顯黜。以爲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　戊戌。朝請郎知海州魏醂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復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以備緩急。許之。　東都宣武卒杜林戍成都謀叛伏誅。　初。平陽府吏張昱坐法黜。旣而亡歸聚衆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迎昱權領州事。金人屢過其境。皆不攻。至是以昱爲閤門祗候知磁州。俄金人復來。磁無城不可守。昱率其衆以奔金人破磁州。　淵聖皇帝自雲中至燕山府。居愍忠寺。　辛丑。右正言鄧肅請竄斥張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帝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上。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諸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回是也。二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四事務官者。金人方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遂私訂十友爲事務官。講求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乞定爲上等。置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一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者。如馮澥曹輔李會洪芻黎確諸人是也。二以庶官而升擢者。三願爲奉使如黎確李健陳戩者。已上乞定爲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已先竄。乃詔吳幵移韶州。莫儔移惠州。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責衡鄂岳三州。竝安置。馮澥李會竝降三官。爲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工部侍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尙書虞部員外郎陳戩竝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朝散郎新知無爲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伸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議郎新知衢州姚舜明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佚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令留守司具姓名申尙書省。唐老舜明佚皆坐嘗爲臺官。伸嘗請邦昌復辟。而不自言。故例貶秩。　觀文殿學士耿南仲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坐父子主和。奪職奉祠。用鄧肅再疏也。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除祕閣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舜陟至。修治城池樓櫓戰棚。又增築東西水門。固濠壘以備衝擊。廬人始安。　癸卯。尙書右丞呂好問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好問與李綱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僞命臣僚其言事務官微及好問。帝札示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尙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者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實不爲難。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故忍恥含垢。逭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使齎書陛下。天佑神助。得覩今日中興之業。臣之志願畢矣。若不速爲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攷異〕呂好問家傳。罷政在七月乙酉。而日紀於六月癸未七月癸卯兩書之。李心傳曰。攷其前後。當是癸卯得之。而乙酉出告耳。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尙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帝。遂

用之 腰斬宋齊愈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縑囊授張浚曰齊愈不過遠貶宅時幸為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槀也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得實聞有文書在浚所遽發篋取之賓密諭會使自辨析而證齊愈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帝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命殺之〔考異〕宋齊愈之死當時皆謂李綱所為張浚劾綱疏所云以私意擅殺侍從者指此事也案齊愈首倡立張邦昌之議置之死地不為冤抑但綱於洪芻輩皆為申宥而獨置齊愈極刑齊愈實以言事忤綱者以形迹推之固難免上下其手之謗矣浚累疏攻綱皆偏黨誣陷之詞唯此事似為有因故附記之 甲辰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務尚書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計置糧草濟渡舟船 乙巳詔幸東南來春還闕時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帝南幸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豈唯金人乘閒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且不可得況治兵制敵以迎還二聖哉為今之計或當暫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蓋襄鄧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今冬計且駐蹕俟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帝乃收還手詔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又降鹽鈔錢帛付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峽以實之遷戶部侍郎黃潛厚為本部尚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兖掌頓遞虞部員外郎李儔調具芻粟直祕閣江淮發運副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於秋末冬初啓行 張慤言戶部財用唯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治平嘉祐以前輪發運使一員在真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在泗州催督真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變亂祖宗轉般倉法每歲失陷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奉迎所藏太廟神主赴行在〔考異〕劉觀行狀公導駕朝鴻慶宮面陳藏木主事上嗟惻就命公如京師發木主赴行在除中書舍人李心傳云據日歷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月遷中書舍人此時周望翁彥深為太常少卿狀誤 帝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澤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謀浸漸望和為退奔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人情款何以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訏謨何以如是之薄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考異〕忠簡遺事云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且上表謝李心傳云傳雱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宇文虛中出使至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之遺事誤也今從繫年要錄 又請帝迴鑾表略云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識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今復被恩差知開封府事到任二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官吏軍民皆稱京師朝宗之域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也願陛下早降敕命示以整頓六師謁款宗廟之日毋聽姦邪陰與敵人為地不勝幸甚詔賜澤襲衣金帶 以

張浚爲殿中侍御史。　詔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並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　己酉，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遠近相援。帝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制置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府，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至是，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　庚戌，詔諸兵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封域不廣，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唯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伏唯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守京邑，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中書舍人劉珏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自金北歸，已再逾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雖易以號召四方，但今日陝唐諸郡新刳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時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乙卯，改靖康軍爲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　丙辰，張所王𤫊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乃白帝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爲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先復懷衛濬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爲兵，如陝弓箭手法。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爲御史，獨建言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朔。亮請置司陝府，從之。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謂可爲將，奏用之。亮復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卒，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以童貫賞罰不當，陷於民閒，若厚資給以募之，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度州縣可復，即復之。」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有雄州弓手李成者，勇聞河朔，積功爲本縣令。雄州失守，成妻子爲亂兵所殺，成以衆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潛善令將所部與忠同擣敵虛。綱復奏以河北制置使張渙爲副，於是權始分矣。　曹勛自燕山閒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帝見衣中八字，泣以示輔臣。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配軍營，李氏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帝命即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帝由是有誅邦昌意矣。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使翁彥國被旨修江寧城池宮室，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有擊登聞鼓者訴其橫斂，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爲綱弟維婦，因密啓之。會彥國卒，因落昉職，與宮觀，并撫慰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攷異〕小紀：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攷建康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江寧要地，無緣彥國死半歲方除帥臣，小紀蓋誤。　傅雱等至鞏縣，檄河陽具舟，金守臣張巨不納，雱曉諭之，巨馳使雲中請命於左副元帥宗翰，九日而還，雱

乃得濟 金左副元帥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金主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 是日賜故淄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以拱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也 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守臣向子寵棄城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路兵馬鈐轄盧法原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温共謀遣兵扼劍門斌乃去法原秉之子伯温雍之子也 八月戊午朔洪芻等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帝命馬伸劾之獄具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沖坐括金銀自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金大均坐盜禁中麝臍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彝皆坐與宮人飲酒朝請郎王及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議者以芻沖大均當死帝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沖大均長流沙門島責懿文卿材彝及之爲隴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雷州彝新州及之南恩州安置 徙宗室於江淮以避敵願留京師者聽之於是南班至江寧者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 杭州軍亂帝初立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兵與俱軍校陳通等謀爲變至是軍士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翼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轉運判官顧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衆乃推通等七人爲首因夢得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 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 庚申劉光世爲奉國軍節度使韓世忠爲定國軍承宣使張俊落階官竝賞平賊功也 辛酉洛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爲東京副留守以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故也 御營司都統制范瓊將至襄陽李孝忠聞之率兵犯荊南府入其郛置酒高會瓊敗之孝忠率衆趨景陵 以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奏以秋末幸南陽帝已許之既而潛善與汪伯彥力請幸東南綱謂人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竝立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帝但勉慰之後數日遂有竝相之命 張慤兼御營副使癸亥命御營使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丁卯張慤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結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借補官資仍倣義勇增修條畫下之諸路乃以忠義巡社爲名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竝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十月案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

巡社增秏者守貳令尉黜陟皆有差。己巳，詔諸路兵非專被旨者毋得會行在。是日，傳雱等至河陽，金遣接伴使王景彝來迓，止許雱以五百人自隨，日行百八十里。初，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居宮爲稱，至是庚午，更稱隆祐太后，所居名隆祐宮。壬申，先是河北宣撫使張所招倈豪傑，以忠翊郎王彥爲都統制，效用人岳飛爲準備將。飛初補承信郎，以戰功遷秉義郎。帝初立，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不圖恢復，以越職奪官。（攷異）繫年要錄岳飛以論事罪廢，又云不知所論何事，據宋史本傳，則以論黃潛善也，今訂正。至是歸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飛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能提兵厭境，飛唯命是聽。」所壯之，借補武經郎。趙子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癸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攷異）中興小紀作建昌軍居住，誤也，據繫年要錄，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乙亥，李綱罷。先是張所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招撫司置後，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綱言：「所留京師招集將佐，今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經略，益謙小臣，乃敢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時傳亮軍行才十餘日，汪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宗澤節制之，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極論：「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二人設心如此。」既而潛善有密啓，翼日，帝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帝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知勇，可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之用將，恐不如此。」帝不語。綱退，亮竟罷職。綱復求去，帝召綱曰：「卿所爭細事耳，何爲出此？」綱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宰相之職在薦賢，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爲細事。」殿中侍御史張浚復論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帝乃召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剛愎，謀謨弗效，既請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留，用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擬，以至帖改已畫之旨，巧蔽外姻之姦，茲遺防秋，實爲渡河之擾，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賞逾百萬之多，催運京師而止，每敦促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浚章未下，綱所坐皆潛善密以傳勝非者，翼日遂罷綱

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鄧肅言人主職在任相陛下初登九五召李綱於貶所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但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殉國者今遽罷之責辭甚嚴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遺辭者何所據依且兩河百姓數月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一月而兵民稍已安集僞楚之臣紛然皆在朝列及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罪已稍正今綱去則二事將何如哉肅尋與郡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既罷留臣無益因力求去帝未許然潛善等皆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翟汝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紿汝文來受降及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下彊壯為軍有衆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郭仲荀部禁旅從且制置東南諸盜　己卯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李綱所施行者是日先罷諸路買馬唯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庚辰詔榜諭為盜軍民率衆歸降當赦其罪仍審量事理命以官資若敢抗拒仍舊為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竝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改過出降放罪推賞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　辛巳顏岐復為御史中丞辭不拜改工部尚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帝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會澈亦上書詆用事者其閒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啓誅澈幷以及東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哭者東死年四十二　甲申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朱勝非試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　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南侵朝命隔絶盜賊踵起乃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汚軍民利病殿中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郎江端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往四川刮刷錢物王瓊王忠經制河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之尋詔所至決獄郎死罪當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　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臣自渡淮聞澤誅鋤彊梗撫循善良又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竊歎慕以為去冬京城有如澤等數輩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至如此其酷也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較澤小疵別選留守不知今之搢紳威名政術加於澤者復有何人帝大悟仍封景衡奏示澤澤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　丙戌尚書右丞許翰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　金以宗輔為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宗輔性寬恕好施惠尚誠實燕人安之　金主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

安新民有司以遼宋取士之制不同爲請命南北各因其所習之業取士號爲南北選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宋進士褚承亮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試與諸生對策主文者侍中劉彥故遼官降於金憤宋助伐金發策問宋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起詰彥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邪長揖而出彥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彥薦承亮知稾城縣承亮棄去（考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然金人於天會六年實無破真定事也癸辛雜識作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此南北傳聞之異詞耳金史本紀及選舉志俱作天會五年當得其實又隱逸傳作主文劉侍中不載其名雜識以爲名彥今酌書之

傅雩馬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翰在涼陘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雩使指雩以二帝表文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伊都舊作余覩今改權知樞密院事時立愛（考異）金史時立愛傳立愛以天會九年知樞密院事此時特權知耳要錄以爲真授傳聞未審也今訂正席地重氈參決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旁雩跪聽其語希尹先言南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邪不得請殆欲以兵取之邪雩遜謝再三乃罷就舍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起彊圉協洽九月盡十二月凡四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九月戊子朔詔諸軍團結五人爲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爲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使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陳桷檄朝請郎王淮將土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其子孫一人 范瓊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都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雲澤大敗之 辛卯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河東之民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又有紅巾軍于澤潞閒嘗劫宗翰寨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眞紅巾不可得多殺平民亡命者忠受命經制畏敵不敢前是時命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府而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閭勍助之忠仍逗遛故坐貶于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帝如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爲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運軍轉運使以將南遷也 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曈督捕杭寇士曈戚里子也欲招安之翟汝文奏今浙東與經制司槍杖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今杭賊猖獗至于主帥橫死（〔考異〕李心傳曰葉夢得爲賊所拘汝文蓋信誤報已死故也）漕臣斷首而反寵以官是誘人作賊也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曈及顧彥臣來杭州受降士曈素隊入城北賊百餘騎突出賴鮑貽遜下槍杖手在北門始獲免既而格亦領兵至士曈始約日進兵然諸軍爲賊誘去者甚衆先是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興始給軍士人五百錢衆怒潰去者六百人道宗奔還鎮江衆擁高勝爲首勝舊爲太行山盜名高托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閣趙叔近城守人遺以綺四縑賊乃北趨平江府 丁酉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飲食不事豐美亭傳僅備風雨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置于法惟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爽播告諸道使聞知焉 己亥皇子旉爲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 庚子道君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居相府院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死者甚衆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宗翰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 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劫提點刑獄周格寨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肎從盡爲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命孟忠厚幹

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薦新物令本州酌量應判付　直祕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琟陞招撫官代張所也于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　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結民兵明遠斥候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沒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爲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　初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施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視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于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請車駕還京不報　丁未中書舍人劉珏言近擢黃潛厚爲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爲宰相兄爲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專政無所忌憚京爲左相則卞爲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密院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陛下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守法之美疏入乃改命　金主詔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賦粟五斗以備歉歲　戊申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襲德安府詐稱來受招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已爲之備大敗之孝義遁走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岳飛等所部七千人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己酉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軍賊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江奉直大夫趙研棄城誘勝使入巒之衆懼而退推其徒趙萬爲首至無錫李綱時方寓居出家財散賊乃去〔攷異〕熊克小紀賊至無錫縣知縣鄒漸單馬造賊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宅宜于此時轉禍爲福衆瞿然相視遂送之出境此據孫覿所作鄒漸墓志與此異至常州守臣何袞恬不爲備賊入城大掠三日執通判曾緯而去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于淮浙荊湖諸路用張慤請也政和舊法當三大錢止行于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慤言大錢始不行于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爲當三自無私鑄之利何爲而不可行況財貨皆出于東南常慮錢寶不足于交易望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于兵火委于川途乾沒于胥吏者不可勝計慤在河朔時以心計爲帝所知自長地官至于執政帝獨委以理財嚴明通敏文移所至東南諸路惕息承命國用賴以毋乏然慤在中書至于自作酒肆議者以爲苛碎焉　辛亥金主賜元帥右監軍完顏希尹萬戶尼楚赫舊作錫九可今改券書除赦所不原餘悉不問　壬子詔賜張邦昌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聞金以廢邦昌爲詞復用兵帝將南遷而邦昌在長沙乃詔湖南撫諭官馬伸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猶以迫于金人之勢比因鞫治宅獄始知在內衣赭衣履黃裀宿

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尚加惻隱不忍顯肆朝市只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糧常切拘管伸至潭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共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攷異〕蔡絛百衲叢談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揮麈錄餘話平楚樓在天寧寺于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伏誅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就本處付獄根勘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 宗澤復上疏略謂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宗廟社稷所在民人依之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乃欲并腹心而棄之豈祖宗付託之意與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昔景德閒契丹侵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勸幸蜀都惟寇準請帝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且臣奉迎鑾輿還都而後卽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上疏後澤復營繕宗廟宮室臺省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岳飛以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金帥于陳金人爲退卻初彥既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之至率衆數萬薄彥壘圍之彥兵寡且器甲疏略乃決圍出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共城縣西山部曲感其義皆面刺赤心報國字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亙數百里金人患之 是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趙子崧遣將逆擊于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集焦山寺賊踰城入遂據鎮江 初傅雱既見金完顏希尹于雲中留彌月會制置使張渙招撫使張所遣兵渡河皆失利渙爲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雱遜謝希尹乃以國書授雱等還書中索河北人之在南者及爲夏人請熙寧以來侵地又欲于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雱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贐之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冊使高麗 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如淮甸 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駐于州治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爲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 宗澤復上疏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陳委可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連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敵人畏讋不敢輕動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德意街

市人情物態忻悅。敉寧同太平時景象。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悴。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不瞑。儻使臣與將士官民獲望回輦之塵。俯伏百拜。然後身塡溝壑。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相持。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誠。折箭爲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澤遣招之。皆聽命。以進爲留守司統制。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需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爲閒。既而澤聞帝已南遷。又上疏詞意忠懇。帝優詔荅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張浚論綱罪未已。略言綱陰爲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覿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閑散。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于國賊之手。願早賜竄殛。章再上。乃有是命。（〔攷異〕宋史張浚傳不載劾李綱事。卽李綱傳中亦僅一書浚劾。蓋史家於浚多曲筆諱而不盡言也。論者以李綱之進退關繫南宋之興衰。而綱之罷相遷謫。實浚一力傾之。今據繫年要錄載入。以補宋史之闕。未可以晚節之忠而諱其早年之失也）　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招杭賊陳通降之。　乙丑。詔罷帥府輔郡要郡等招置新兵。水軍準此。　丁卯。有內侍自京齎內府珠玉二囊來上。帝投之汴水。翼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是日。沙州回鶻遣使貢于金。

庚午。帝次泗州。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爲軍。　丁丑。詔東南諸州縣所椿私茶鹽礬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都省請也。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輕齎赴行在。從之。　己卯。帝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有孫琦者爲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爲所逼。墮水死。帝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不可廢法。乃劾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降觀察使。（〔攷異〕朱子張浚行狀。浚劾世忠。上爲奪觀察使。攷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誤。）贈臣中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官子孫二人。　自罷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爲詞。居職如故。僞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言者以爲國家所恃以號令天下者。威信而已。今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護送貶所。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劉光世討鎭江府叛兵。辛巳。復命光世爲滁和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界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傅爲制置使司都統制。從光世行。　癸未。帝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頗用事。諸將多奉之。臺諫無敢言者。　丙戌。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領兵至鎭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時辛道宗前軍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衆心稍定。淵尋紿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于市。無得

脫者。〔攷異〕小紀以此事爲劉光世。林泉野記中興小紀皆作王淵。今從之。蓋淵領兵往杭州在光世先。因過鎮江而遂平之也。

李孝義攻德安不下。行至蘄州。張世斬之。餘黨悉降。十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轎。

戊子。李綱鄂州居住。時張浚等論綱不學無術。競氣好私。不早竄殛。無以謝天下。言者又奏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並製造緋巾數千。遣其弟迎賊。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水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愎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常州風俗澆薄。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　張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衆爲盜。號一窩蜂。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池州守臣滕祐棄城走。遇入城縱掠。驅彊壯以益其軍。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卽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水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求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劉誨楊應誠劉正彥。皆擢用之。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　辛卯。金人圍磁州。

朝奉郎王倫爲大金通問使。時傅雱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問金人意。復遣倫與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宗翰議事。雱至揚州。以金國書對于後殿。擢雱朝請郎。識遠尚書考功員外郎。　乙未。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提舉戶部財用。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奏執。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制也。　丙午。張慤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　丁未。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京東。每袋納借路錢二千。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道不通。故許之。　戊申。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　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贓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申。而親黨害政。帝歎息曰。眞今日之急務。未幾。擢爲執政。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衆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卽墨不退。野患之。棄城去。杜彥時據密州。乃與軍士李逵吳順謀。自稱權知州事。追執野于張蒼鎮。數其棄城之罪。臠之。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　辛亥。金人破河中府。　趙叔近言杭卒今已就招。請授以官。許之。劉珏言今盜賊數殘州縣。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黥徒既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漕憲守倅若刈草菅。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笏之榮。觀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作此奏。非實情也。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戮。軍吏有罪反受爵命。其爲賞

罰不亦倒置乎帝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 初壽春賊丁進自號丁一箭聚衆至數萬遂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募人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師進殺使者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 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至近郊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出城越湖占長隄遶出官軍背官軍敗績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十二月丙辰朔詔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 命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圍城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有額自此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緩爲之備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出迎淵諭以朝廷遣賜告身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它併執其餘黨悉腰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相賀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爲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士兵趙晟聚衆爲亂奪門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時年七十九詔贈光祿大夫謚曰威（攷異）龔頤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攻汜水關初宗翰聞帝如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南侵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陝西諸路都統洛索舊作婁宰今改與副都統薩里罕舊作撒离喝今改自同州渡河攻陝西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扼清河白磊而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宗翰乃屯重兵于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破之建雄遂潰西京留守陳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陽無城池而彊敵對境侵軼之狀聞于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爲功四男二女無可置念要爲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王仔奉啓運宮神御閒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宗翰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兵攻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歸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徑如京西中原大震 甲子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謂本朝后族戚里祖宗以來例不得任文資乃者除邢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比又降中旨王羲叔與郡王羲叟除太府寺丞物議太喧頗爲聖政之累疏入改煥光州觀察使乙丑詔自今除授及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下者重置于法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

其後軍破之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
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
爲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
廉訪所議樞密院藉以搖宰相因復舊制　戊辰衛
膚敏疏論先朝嬪御皆至行在建承慶院以處之又
置升賜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而使內侍典
其役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閤以內批御寶行
之人言嘖嘖望以承慶營繕付之揚州升賜造作歸
之有司戚里內侍有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其錫賚
之費量功支賜則人言不戒而自孚矣上嘉納之
金人圍棣州守臣姜剛之率軍民拒守不拔而去
金洛索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
重在關中以將官曲方爲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
兵屯韓城日以飲食蹴鞠爲事時河東經制使王𤫙
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
遣兵馬都監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犒師光
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留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
扼蒲州西岸洛索患之夜潛由上流清水曲履冰渡
河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引兵
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閒先是榮州團
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
以敵兵逼近奏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
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
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
行在重度金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
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

吾含笑入地矣見者皆義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
州趙叔近罷仍奪職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
者論其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于郡　甲戌金洛
索攻同州守臣直祕閣鄭驤死之先是驤聞帝幸維
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
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能衝決不報至是金兵
及韓城驤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卻金人乘勝徑至城
下通判以下皆遁驤獨曰我爲太守義在效死閉州
門赴井死衆推前知沙苑監周艮立青蓋于城上軍
民猶守禦金人諭降艮曰苟無殺戮當聽命許之即
授艮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數騎入州學取
書籍而歸州人感驤之義斂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
謚威愍同州既破王𤫙軍亂不能整先是閤門祗候
張昱棄慈州奔𤫙𤫙乃命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
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張上
行破衆議迎𤫙屯興元府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
號興州將攻興元府𤫙遣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
世景領兵拒之復興州既而𤫙留屯久軍餉不繼成
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閒助軍錢佐
之又以便宜截用遞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
屯西兵自此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㞧奉詔
修城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上招令㞧出城相見飲
以酒令㞧舉杯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君勿殺城中
軍民遇驚曰酒誠有毒以此試公耳奪潑地上地裂
有聲羣盜皆重令㞧器識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
寇來犯皆擊卻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獻助

錢物　金西北路都統鄂囉(舊作幹魯今改)卒鄂囉伐遼有大功後追封鄭國王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韋淵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為一以省冗員從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留　己卯金尼楚赫破汝州初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金人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守澤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軌邪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百人保護河梁以竢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翰入西京以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金人既破汝州將士挾西京北路提刑謝京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為金兵所得投漢水死尸皆浮出不壞軍校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織蓋山有衆數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　給事中劉珏試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膚敏在諫院纔兩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復論邢煥雖已易廉察而孟忠厚尚仍舊官詔曰邢煥朕之后父即以換武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之意膚敏乃力辭新職時珏亦論戶部尚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為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膚敏既移官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以楊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入見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帝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上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士大夫不在邊鄙盜賊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如以開邊用兵進以花石應奉進以刻剝聚斂進以交賄權官進類為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版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莫不畏盜賊莫不服然後忠賢安于朝而中興之業可得而定帝嘉納命臺諫具名以聞後不果行　丁進既去壽春宗澤遣使招之進納款澤以便宜補授言于朝詔進充京城西壁外巡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温杭二州上供物几案有以螺鈿者帝惡其靡命碎之通衢　乙酉帶御器械張俊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初建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會淮治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為承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情猶未定也　是歲夏改元正德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一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五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亡吏士又于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戊子金萬戶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 攻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于方城因將其軍偕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攝守事汲初受命卽遣家屬還鄉治兵爲戰守計及金兵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詔除汲安撫使〔攷異〕繫年要錄引劉汲家傳云爲京西轉運使高宗卽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歷亦于九月壬寅書劉汲知鄧州今攷趙甡之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權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諡狀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甡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于直龍圖閣而家傳云陞右撰必得其詳今從家傳 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儀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掎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陴以望見宗印遁卽自至鼎軍中麾其衆以待敵至士爭死鬭敵爲卻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汲曰使敵知宣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謚忠介〔攷異〕趙甡之遺史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爲出奔爲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甡之又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乃破城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 是日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舊作婁室今改 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祕閣謝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于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貺得而上之詔兵部鏤版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金人侵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弈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閒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民始安堵 甲午移揚州宗室于泰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懬知西外宗正事主管泰州宗子洛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令懬燕懿王元孫 刑部尚書兼侍讀周武

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巳復官宜竝還其恩數帝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謚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　是日僉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今日巳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爲忠顧死無益柰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爲誓遂入城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于舉劾者竝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贓吏甚衆其害民甚于盜賊故條約之　丙申金尼楚赫破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攷異〕趙甡之遺史云先是靖康初金人侵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帥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馭之有道猶可支梧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侵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于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案遺史不言均州城破之日金史繫於丙戌之後北盟會編繫年要錄俱作丙申今從之　丁酉金人破房州〔攷異〕金史作馬五取房州北盟會編作尼楚赫陷房州蓋尼楚赫乘勝進取房州也會編紀日與宋史同今從宋史　戊戌洛索破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貴州刺史楊宗閔嘗爲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爲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兵入境重不知所爲貽書轉運使李詹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于是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金人因其勢而入城遂破重尚餘親兵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攷異〕劉岑撰唐重墓誌云重守同州守備百出民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敵知有備乃引去除永興軍經略安撫使前帥范致虛提兵勤王流連陝州移書責之日條關中利害皆中與急務而趙甡之遺史云唐重儒士不知兵帥關中一蹈范致虛覆轍諱言兵機惟喜人言敵兵遠去關中必無虞及金兵入境略無措置城陷自縊死案重死事甚烈而甡之從事後追議之過矣其以戰死爲縊死尤誤也今從繫年要錄　陝西轉運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提刑郭忠孝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友及其子建中與宗閔俱死提舉軍馬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事聞贈重資政殿學士謚恭愍宗閔貴州防禦使宅贈官推恩有差忠孝嘗師事程頤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遇害〔攷異〕宋史作乙未金人破永興軍今從繫年要錄北盟會編作戊戌　己亥祕閣修撰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爲叛兵所殺初金攻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閒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謚忠愍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爲大學博士偕行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示以不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

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黄州引軍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絶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爲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爲所害榮氏嶷女弟也翼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去　辛丑入内内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彦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彦之罪及申潛善使聞之帝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右文殿修撰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仕至殿中侍御史河北西路提刑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慤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猒其頻數皆拒之豫怏怏而去〔考異〕劉豫除知濟南府宋史繫于正月之末今從繫年要錄作辛丑金史劉豫傳云豫爲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真丧妻翟氏繼値父憂又楊克弼僞豫傳云豫爲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李心傳辨之云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以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今從之　是日金人破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爲流矢中墜馬金剖其腹而殺之後贈朝請大夫官其二子　癸卯金人破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下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

濰州獨不肎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破中闔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考異〕金史作癸巳克青州癸卯克濰州則以濰州之破在青州既破之後也今從宋史及繫年要錄竝作癸卯　宗輔又破青州知臨淄縣承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陳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録其家三人贈侃與宗二官官一子　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金人棄青濰去　洛索自長安分兵攻延安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寓治于是金破府東城權府事劉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考異〕趙甡之遺史作權府劉洪今據繫年要錄作劉選　甲辰直祕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帝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呂勍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翼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謀亂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招其所刺艮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帝許之　初大臣有薦廬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乙巳帝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遺還之仍

毀其燒金之具 丁未詔諭流民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 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洛解圍詔尚書省榜諭遂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洛州士瑶爲洛州防禦使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帝還京師澤至是凡十二奏矣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降指揮俟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念才行難于兼全一眚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竝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爲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扈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于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金人焚鄧州初帝既用李綱議營南陽于是截留四川輕齎綱及聚芻粟甚衆城破悉爲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閒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留兵十萬屯于鄧州爾當供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等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宅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竭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大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 是月太學錄万俟禼爲樞密院編修官禼陽武人也 金人破潁昌府守臣孫默爲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南侵默乞退保郾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爲詞紿默暫歸陽翟乃妄申留守司言默遁去默大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侵潁昌默死宗澤乃假祖德直祕閣知潁昌府〔攷異〕潁昌之破繫年要錄云不得其年月金史作二月癸未今從宋史繫于正月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攻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爲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閒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丙辰金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金兵大戰爲金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

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某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捽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金尼楚赫破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攷異]金史作乙卯朔取唐州今從宋史作戊午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尚書仍兼侍講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閑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彊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乞循舊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尚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儻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

甲子金人攻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爲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爲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數合日莫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金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撝喪以歸爲之服緦厚加賻䘏仍請于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圖攻東京矣　癸酉尼楚赫破蔡州[攷異]金史作癸亥取蔡州今從宋史作癸酉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士豪翟沖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于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肎降敵執之贊罵不絶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爲所執金人見貌陋而侏儒不知爲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閒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絶聲樂近緣內侍官失于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　丙子金人攻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率衆城守

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破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爲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案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子韶子諲兄也〔考異〕金史作甲戌取陳州今從宋史作丙子又向子韶宋史誤作子詔今據楊時所撰墓誌增載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轂〔考異〕案曾宏父鳳墅法帖有鄭忠穆公書其署名作轂字與宋史同繫年錄作愨當是傳寫之譌置獄京口究治得情帝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嚮德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考異〕王淵授節度使宋史作庚申今從繫年要錄作庚辰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爲金所執因之真定右副元帥宗望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卽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宗望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辛巳寒食節擴僞隨大衆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氏子爲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

人有民籍者爲振華軍以六萬人爲額卽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二分皆于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　洛索既破同州繫橋以爲歸路西下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遠近響應旬日閒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于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三月辛卯金人破中山府時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破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破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時帝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帝感動涕泣侍讀朱勝非嘗奏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閒王安石剏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是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于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帝首肯者久之　己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及四方義士合

百餘萬糧支半年故復有是請帝遣中使齎詔撫諭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都統洛索兵至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厲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會惟輔舞矟刺其先鋒將哈番墮馬死敵爲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洛索退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帝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爲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張遇軍萬人赴西京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還西京之民于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留守宗澤言于朝即以進爲閤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宗翰留宗弼屯河閒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張深以功陞端明殿學士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集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趨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陬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邪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豪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衆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

信王榛倡義舉兵遣使聞于朝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它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閒亦陷沒邪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吾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爲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于所舉人內擢用之犯贓連坐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閭勍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衞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

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陳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時故遼舊部人日有歸中國者，閑有捕獲，宗澤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　庚申，帝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帝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甚善，臣今擬撰諭詔書以進。帝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如此！」是後不許妄言。　乙丑，帝諭輔臣曰：「朕每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疏章，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閤子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帝恭己勤政如此。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于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右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爲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于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閤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執中曾孫也。世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于

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　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意擊敵，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嚴擁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金游騎攻涇原，遣第十三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谿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玠，隴干人也。左副元帥宗翰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翰渡河，亦棄西京去，留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　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于荊南，何志同之于潁昌，趙子崧之于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于壽春，陳彥文之于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彊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勸懲。」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金人攻洺州。初，防禦使士琣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裁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衆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琣自白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靖康後，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絕糧儲，悉

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持久而始破　戊辰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于近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濘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磽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濼亦有菱芡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　以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帝識其字即有是命擴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帝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請乞還京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時既得信王榛奏或有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遂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閒極論榻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綯請前降舉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綯在後省嘗為帝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帝以為然至是申明行下　祕書省正字馮檝獻書于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檝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為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為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為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于建康置司至于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

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櫼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竝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蹙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領各以所領兵分路竝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絶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博辯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喩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埽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帝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

〔攷異〕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劉錫密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絶河進兵命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于中山府澤聞命欣躍賷金銀兵械纖悉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破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略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拒敵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谿既爲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于是洛索盤礴于馮翊河中扼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不歛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慶吏兵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政和中復職未盡訴于朝乃有是命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渡河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

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愨卒。愨立朝諤諤。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不敢少忤其意。惟愨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歿。士民皆痛惜之。帝以愨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賻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

癸卯通問使王倫始渡河。遂與其副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翰計事。金留不遣。時進武校尉朱勣從弁行。宗翰賜以所掠內人。勣陽受之。逃去。宗翰怒。追而殺之。

甲辰洛索破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卒。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爲念。遂逝。年五十七。後謚忠簡。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爲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至是所增偏于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槩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

詔自今見任官有涉疑異志者。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爲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 起著雍涒灘六月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六月己未，詔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奏言：「陛下撥亂返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況鎖闈典司封校，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請特賜黜責，以爲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金初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宗翰好訪問女直故老，多得先世舊聞。至是金主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完顏勗等掌之。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有遠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此時金即不來，亦當汲汲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爲禮部侍郎。乙丑，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爲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有所狎妓，亂後爲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語未畢，已斷首于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翼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考異〕王明清揮麈錄載王淵所狎妓爲露臺周氏，張俊取以歸淵，淵以予俊，俊不受，以遺韓世忠，即彥古母，後封蘄國夫人，今略之。熊克小紀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今從繫年要錄作乙丑。俊以功遷武寧軍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金人不能水戰。」佾曰：「金人常于海道往來，況金人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彊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等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文公仁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受其表而還。己卯，言者以爲：「東南武備，利于水戰。金人既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間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釆石之類，凡要害處

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于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倘不靖難于殘暑之前，必致益兵于秋涼之後。先是，温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𤫉既遁歸，朝廷除𤫉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于熙河，奔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竝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　初，王𤫉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琰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使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峽、湖湘平抵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初，二帝既徙中京，上皇聞帝已即位，作書與左副元帥宗翰，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絶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它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所推戴者，蓋祖宗德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絶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爲萬世之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攷異〕北狩行錄載徽宗此書，及秦檜南還，又自言此書爲檜所潤色，而書詞彼此不同，故朱育疑檜爲妄言，徽宗無致書之事。今攷金史宗翰傳云：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臣民必喜，萬世利也。是徽宗致意宗翰，實有其事，此時徽宗尚未封昏德公，或史家追書之。至檜之潤色與否，則無從攷矣。李心傳云：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爲之證，以是書攷之，疑金人知檜爲上皇草書，度其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　秋七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卒。澤爲黄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日。澤將歿，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

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初澤既拘留金使帝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時帝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考異〕澤除門下侍郎見靖康遺事及靖康小雅又熊克小紀云澤諡威愍與宋史異宋史作丙戌宗澤薨今從繫年要錄

甲申葉穠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既而又破政和松溪二縣 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竝依軍法不得剜眼刳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

甲辰以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爲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卒數日閒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祕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 金人聞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閒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戡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事于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于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監軍以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守太原耶律伊都舊作余覩今改留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子黎陽津 金移宋二帝於上京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

燕山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蕃漢之民歸者甚衆 金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敗之 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爲相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彊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聖北狩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如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愼詔令有如此者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闓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

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彊很自專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于衆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陛下隱忍不肎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絶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疏留中不出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我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閒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奬遂以子砥知台州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己巳詔試學官竝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戸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戸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真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榷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郴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府鼎澧辰沅歸峽鄂岳州荊門軍)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汀南劍州邵武軍)淮西四州一萬(舒廬蘄州安豐軍)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萬(靜江府融潯賓昭州)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爲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州)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泰楚州)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南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廉高欽化雷州)率以五十斤爲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興化軍)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爲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丁丑金主命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金主于乾

元殿封趙佶爲昏德公趙桓爲重昏侯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帝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于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初不之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縱火焚掠盡驅彊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己即時撫定告于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 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爲金所拘憂憤成疾是月卒于雲中 九月甲申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卒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于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帝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帝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意更自陞降自今勿先進卷子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竝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士王覺竝令赴都堂審察先是嘗語大臣以從官班列未當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宅日帝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于是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芳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讀王綯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韡禮部侍郎張浚舉富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澂舉從正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帝問輔臣今所舉進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帝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韡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政和間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即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破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既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

者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無纖豪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于是有數十人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事聞贈政忠州刺史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士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無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帝憂勞辭聞喜宴從之 冬十月癸丑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壬戌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南下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 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所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破而金人在博州皆彷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訩訩以頓兵不動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棟摩（舊作闍母今改）合兵與擴戰于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攷異〕北盟會編不載阮師中今從繫年要錄）翟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于陳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金繞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銖孫懋皆降金信王不知所終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万俟虛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擴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翰以兵來會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侵澶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攻濮州時遣韓世忠張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閤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眞州瓊幷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帝納其言遂命六宮隨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帝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于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温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于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滎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翟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兇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

進率其軍與楊進遇于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留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載不能止議者咎之　癸酉金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卒彥宗自燕京降金金初得平州凡州縣之事悉委裁決及下燕京凡燕京一品以下皆承制注授其委任如此後追封兗國公謚英敏

丁丑范瓊引兵至京師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爲先鋒與成遇于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衰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擒其謀主陶子思〔攷異〕光世破李成宋史作十一月辛巳今從繫年要錄　戊寅金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韓州〔攷異〕宋史作八月二帝徙居韓州今從金史繫于十月

十一月戊子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于真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帝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帝又曰昨于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于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攷異〕金史作庚寅取延安府今從宋史

先是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王庶不協遂竝兵攻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攻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州界于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敗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重輕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擣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州之三水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

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敵不敢近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破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金人大入彥明率所部力敵坐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𤫊亦將所部發與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已破庶無可歸乃以軍付𤫊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後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見一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卽中軍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𤫊不應會有告𤫊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𤫊謂中孚曰𤫊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𤫊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𤫊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金人既破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攻晉寧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州折可求夾攻之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趙哲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浚軍中復謀爲變浚執而誅之

乙未金人破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翰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翰入其城守臣直祕閣楊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翰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長少皆殺之又攻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金人爲僞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爲軍民踐死城遂破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亦爲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攷異］開德之破金史在十二月丙辰據趙甡之遺史附于濮州之後今從之）

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

敵，諸人當自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遥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弗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于井，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考異〕趙甡之遺史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蓋聞之不審也。宋史作趙不試，要錄云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秘閣權州事，建炎元年升直徽猷閣知相州，與宋史同，惟宋史作壬寅，而要錄載在濬州破後，為稍異，今從要錄。

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敵，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為奉議郎，充軍前通問使，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澶淵，時河北軍甚衆，行可等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廪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

庚子，帝親饗太廟神主于壽寧寺。〔考異〕會要云建炎二年不饗廟，李心傳云此月壬寅手詔云逮祖廟及壇，夜氣宴溫，風靄澄霽，是則先廟而後郊明矣。今從日歷，但日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壬寅，親祀天于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于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彊敏之士，吏民因忤李彥、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浙江、淮南、福建賞給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帝自常朝殿用細仗二十人詣壇行禮。

甲辰，金人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舊制，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與薦送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刹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

金人破淄州。初，李成為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于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為敵至，遂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考異〕宋史作史賁，今從要錄。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兵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曲端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統制軍馬葛進〔考異〕宋史作蓋進。圍棣州，守臣直秘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為所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

十二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屯奉國寺。〔考異〕要錄引日歷作壬子，今從宋史作乙卯。趙甡之遺史云傅拙直，不能曲奉內侍，故多譖之。能克小歷云傅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韓世忠、張俊皆出其下。李心傳云淵在宣和間已為大將，傅雖世家，然自小校拔起，非惟忠、淵比也，今不取。

庚申，金人侵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其子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帀，通判張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軍前通款。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翰

破北京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郭永死之（〔考異〕熊克小紀載此事于十一月戊申今攷趙甡之遺史作甲子與宋史同）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礮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破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入城宗翰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翰夙聞永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瞋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翰令譯者申諭永戟手罵不絕宗翰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厲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皆出涕宗翰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城中人相與負其屍瘞之永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破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軍人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翰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翰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犯者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號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丑金人破虢州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皆稽首謝潛善入相踰年專權自恣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金人遂大舉南下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來往山東無所阻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翰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候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于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行在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帝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候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帝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帝曰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請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浙江之

路以備退保帝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候探報爲先別疏論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候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破議者以敵騎且來而廟堂宴然不爲備張浚率同列謁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務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　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于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請興破賊。于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辛巳。金元帥左都監棟摩（舊作闍母。今改。）卒。棟摩。太祖異母弟也。後追封吳國王。改封魯王。謚壯襄。（〔考異〕金史棟摩傳作天會六年薨。今從本紀。載于七年。又本紀作吳國王棟摩薨。據本傳則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其時尚未封王。蓋史家追書也。今改正。）　乙酉。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王貺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帝嘉其勞。以誨爲朝奉郎。　甲午。金以南京留守（〔考異〕金史韓企先傳作西京留守。今從紀。）韓企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以劉彥宗歿。代其任也。旋念彥宗舊勞。起復其子筈直樞密事。加給事中。　丁亥。金人破青州。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破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與小校頭張成率衆據濰州。皋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氊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逐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　懷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考異〕宋史作檢校司空。今從要錄。）占城國王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竝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辛卯。陝西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虢州。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拉林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見之。駭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金人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卒。乃去。及充爲留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御園。善屯于京城之東劉家寺。時岳飛自太行山王彥軍中歸京城。爲統制。與桑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

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元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晉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攷異〕趙甡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 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于是晟之黨十去六七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宫晁說之告老帝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致仕尋卒 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衆爲禦敵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百辟皆言彊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彊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于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爲計望制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游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即宗翰）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巋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欲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于遠斥候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于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栰以濟或以精騎閉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民心易搖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于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于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于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羣臣奉詔論邊事者黄潛善等請皆送御

史臺抄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考異〕李心傳云：據張澂劾黃潛善等疏，知降旨爲庚子日也。朱勝非閒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伸劾疏全不同。蓋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皋、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皋、成之圖己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遺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己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縋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因之。　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于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于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吾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翼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鵶頭變白，乃捨此城耳。」用

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潁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旗榜招之。昌寓既見味道，使人探其囊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于市。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翰破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初，宗翰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翰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遇害。城始破，武衞都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興復計。宗翰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忠節。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兵潰于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翰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帝不得出，而宗翰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晚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沭陽。世忠在沭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翼日，諸軍方覺，遂潰去。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邨。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衆，自此輔逵聚衆于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翰入淮陽軍，執守臣李寬而去。京東轉運

副使李祓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遵勖孫祓清臣子也　己酉金人破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金兵且南至率從官數人同對帝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白氈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閤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游騎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安聖躬者兵至泗州近境瑾引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金人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日榮鬭死金人乃于泗州之數十里閒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二月庚戌朔帝駕御舟泊河岸郡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惇奏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帝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帝許之戶部尚書葉夢得即具舟檥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蹕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任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鬭志未至淮而潰　金人以支軍攻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　閤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　壬子金人破天長軍帝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帝得詢報即介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帝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帝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掣手劍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鍔南城人唐俊唐傅兄也〔攷異〕熊克小紀作大理卿黃鍔今據繫年要錄所引日紀作司農卿又日紀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微爲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微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耳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邇近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微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微竟死朝廷後知之卹其家甚恩聖微哲字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于此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帝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京口帝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

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瑴請詣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瑴從行帝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將瑪圖（舊作馬五今改）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已遁去州民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帝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洲望江而回（〔攷異〕金史宗翰傳云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瑪圖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今從宋史及繫年要錄作壬子金史太宗紀作五月乙卯蓋誤）金兵屯于摘星樓下城中士女金帛爲金所取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刎縊求死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　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舳艫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閘盡膠泥淖中悉爲金兵所取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帝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帝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帝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㒞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㒞同寢帝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㒞仲維子也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州及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游騎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金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掠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洲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爲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于是太學諸生從帝南渡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帝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帝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邪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帝問何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帝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帝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帝曰如此則宰相同往江上經略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陳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還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襲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爲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洲渡旣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日方午帝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于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帝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

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帝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帝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去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即上馬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爲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遞頤浩爲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爲行在五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散之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帝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留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爲號淵及帝于呂城探者夜聞瓜洲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帝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攷異〕高宗離鎮江日紀在癸丑熊克小紀在甲寅朱勝非閒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日也據藏梓勤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

金人入真州

甲寅帝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于竹林寺中付以郡事于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去者萬餘人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爲變以夜縱火爲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

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軍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旂笑曰此將軍豈解殺敵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鬬因入城焚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久之贈紹密大中大夫

乙卯帝至無錫縣

金人去真州靳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忞至以義責之

丙辰帝次平江府始脫介胄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爲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江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

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于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于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士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攻泰州守臣曾班以城降　丁進既受撫以其軍從帝行遮截行人恣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衞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　戊午帝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哺入見初帝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帝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帝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對留自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帝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帝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　忠訓郎劉俊民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初帝聞金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僞帝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賚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帝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稾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秘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竝乘驛赴行在帝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帝舟泊吳江　是日金人破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遇葛進乃知青州尚爲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金兵至入城下通判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帝次秀州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帝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西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帝于內殿帝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

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惟忠竝受節制頤浩以王
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鎭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
正統之　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
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
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授二
大臣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
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沿淮防扼自池州上至荊南
府監察御史林之爲沿海防扼自泰州下至杭州資
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
之爲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帝至臨平
鎭　壬戌帝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寧寺爲尚書
省帝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于堂外帝御白木床上
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
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破晉寧
軍守臣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閉河
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
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
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
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
盡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石贇夜啓關納金人城
遂破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
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使之拜
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
大罵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嫚
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

贈晉州觀察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太原府路兵馬
都監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
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
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
昂終不屈而死父翊宣和末以相州觀察使知朔寧
府救太原死于陳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攷異〕金史乙巳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庚午擒殺之宋史作壬戌與繫年要錄同今從之　癸亥朝羣
臣于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
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
掌者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已下士大夫
流徙者悉還之惟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
欲罪綱以謝金也　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
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
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氏在軍中由真滁奔
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
琪邀索資糧舜陟不與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
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必無厭與之則示弱彼
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
陟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
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
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
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竝許造朝　直龍圖閣
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
于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
傳五鋪以使臣一員涖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
減半推賞　戊辰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洲渡與

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攷異〕北盟會編作丁卯復入城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于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留木柵中，惟東城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潰兵，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舁致傾搖，暴露行路，酸鼻，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爲敵有，其罪八。自澶濮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于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候，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爲真，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帝不納，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受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竝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　金人自揚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即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沭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州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

遂據高郵。　甲戌，黄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金主以醫巫閭山有遼代山陵，詔禁民樵采。　乙亥，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始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帝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帝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伸已死。」帝曰：「不問其死，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遭時多故，知人不明，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罷黜宰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于國體，或有益于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聞奏，朕當躬覽采擇施行。」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戊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攷異】繫年要錄引行在錄云：俊領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口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卻令再往招集軍。今附見。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是日，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司、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　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𤫉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𤫉爲御營前軍統制。𤫉表請幸西州，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　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黄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

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于是用駐于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號張莽蕩，鈔掠糧食，所至一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起屠維作噩三月盡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金人攻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喚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有母，宜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誓同生死，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有備亦引去。和州防禦使馬擴上言：前計之誤，失翠華奄處淮甸，泥於請和，勢力日益窮蹙，此誤計也。信王脫于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日望王師相為策應，乃以羣言潛沮，禁其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破大名、東平，略不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失計也。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于范瓊，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追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計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以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檝，江淮千里，數道竝進，然後悔其已晚，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辛巳，尚書左丞葉夢得初執政，帝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為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為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為亂。帝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詔以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卞山。嚮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耕，若切切事錐刀，愛爵祿，我何不為富商大賈耶。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覿試戶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

餘慶郭逵及頤浩。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望。又淵旣薦正彥後，瞰取其所予供，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帝在維揚，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下顚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子也，靖康末知滎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尙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乃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是日宰相朱勝非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傅等卽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于後。履密以奏。帝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知其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集于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卽苗，金卽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勝非卽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于寺側。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王淵退朝，卽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考異〕宋史王淵傳云：俟淵入朝，伏兵殺之。老學庵筆記云：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養院前。然日歷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於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淵死於第，尤非也。今從繫年要錄作退朝被害。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于市。正彥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衞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刃守宮門，宮門亟閉。時尙書右丞張澂方留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于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帝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帝曰：無也。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帝大駭愕，不覺起立。勝非曰：旣殺王淵，反狀甚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澂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逵等介冑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帝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帝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帝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帝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前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患至此爲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于清漏閣仰塵上衞士擒至閤門遂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履既死帝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帝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帝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社稷百姓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帝問故衆莫敢對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帝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帝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帝坐一竹椅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帝曰不當坐此矣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帝密語帝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若爲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傅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爲天下主張太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太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强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太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太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解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背之狀太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它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

決勝非不能對。適顏岐自帝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帝遣白以事無可柰何，須禪位。勝非泣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請下樓面詰二兇。帝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帝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帝御札。帝即所御椅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心，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帝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帝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也。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攘殺，請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杭人賴以安堵。帝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帝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帝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跣足使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帝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宅日勢可行，遣豈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草赦，庶可共議。帝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兇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當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宅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奏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宜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宅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是日，上移御顯忠寺，宰執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攷異〕高宗移御之日，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閑世錄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閑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爲宮名，與日歷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歷云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按顯靈寺已爲尚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閑居錄云正夫賜第也。

甲午，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降制大赦。

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

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
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攷異〕世忠此除日歷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
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連書之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
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
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留吳江把
隘餘令以次統領官押赴行在　丙戌京東東路安
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
多從之者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方至江寧忽奉內
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
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
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兵變無疑矣頤浩
即遣人入杭伺賊弁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
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
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
時有自杭州賫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
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
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
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
政殿學士盧益爲尚書右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
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
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
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是再用有
進士黃大本者浪迹江湖舊爲蔡條客二兇將遣使
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
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

郎假朝奉大夫直祕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
秉義郎閤門祗候假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並爲
先期告請使以行　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
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苗
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
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
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張浚
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
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至浚閤知俊來浚
知帝遇俊厚可與謀事諭東野急開門納之浚語俊
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
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
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
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爲浚言傅每事取決
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疎聞公舊
識鈞甫當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浚然其
說即同趙哲馳入張俊軍中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
悅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令俊先遣
精兵二千扼吳江永宗道宗弟也　己丑改建炎三
年爲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
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
轉禍爲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于此乎世修喜曰世
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
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
從官可即得世修益喜于是爲之往來傳道會苗傅

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太后曰何以卻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察二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請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夫人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卽令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兇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掠索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傳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請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傅軍中以正彥手殺淵極銜之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爲不可苗傅趣之勝非曰已議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聞太后曰三事中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爲言語未畢內批傅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爲言已論改元事庶于世修無疑勝非以爲然至是降制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上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宅事尚望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未盡退及蘄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讋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帝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以爲若此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或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遞發奏狀幷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后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于反掌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以集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鎭江兵力强悍謀議沈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

是日張浚書至江寧呂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浚及諸大將約會兵時議論不一人情洶甚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

忠以苗傅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扼之備。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　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苗傅、劉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爲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上言：「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但方今强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望太后、皇帝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拜章，望聖慈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它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浚客遂寧進士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至，浚知頤浩已有定謀，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敘。浚知苗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竇自傅軍中間行至平江，爲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爲大兵至，安能成事。」　晉寧既破，金人返軍趣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破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轓赴行在。浚爲咨目請主上親總要務，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于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苗傅以堂帖趣張俊赴秦州，命趙哲領俊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爲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瑴試御史中丞。瑴常面折二兇，朱勝非言于太后，故有是命。〔攷異〕朱勝非閑居錄：十五日晚朝，留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瑴。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瑴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是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爲激勸。」攷日紀，邴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　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爲翰林學士，楙不受。　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卽請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　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爲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爲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挂冠去，至是復用。延壽，舒城人也。中書舍人林遹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遹，閬縣人，二兇之亂，遹首請納祿，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

致仕彥疾愈自眞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御營司統
制彥曰鴟梟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汙我耶稱疾力辭
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
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
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以助國用東南折
帛錢蓋自此始　甲午貶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苗
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
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瑴言黃門
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
貪饕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
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
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
被害亦莫之救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
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摇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
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
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
請權駐蹕鎭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民兵睿聖
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內侍陳恐動之言卽時
南來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
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卽位
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
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望聖慈垂省凡
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選擇純實謹愿椎朴
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
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
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

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于
所轄軍伍其它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
刑所以昭尊君親上之禮而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
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苗傅劉正
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衞守睿聖宮尚書右丞張
澂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
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正彥日以
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傅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
之馮轓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轓爲國事
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
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之前不言則它日事故愈
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
轓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
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攷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
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
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
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
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
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
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
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轓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勤兵
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
彥見轓辭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
諭轓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
翊日卽遣歸朝官宣義郎趙休與轓偕還遺張浚書
約浚至杭同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

兵發江寧初苗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頤浩知其意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躬擐甲冑據鞍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采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俊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俊被朝旨領張浚人馬從浚所請也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凶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熳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賫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劉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令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帝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問卽遣詣張俊軍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偏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帝所倚望感泣自奮繇是士氣甚振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肎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使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卽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攷異〕熊克小紀云始王淵識韓世忠于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書發討賊尤力攷世忠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爲國事非但感王淵疇昔之恩而爲之復讐也今不取 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卽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爲人所殺德又幷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隨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遂趣平江以德爲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于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儁之聞變請于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命儁之措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戊戌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卽詭爲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後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浚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卽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沭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

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浚恐傳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悉投之水中。己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移苗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移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于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又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不然則謂之大逆族誅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于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宅詞未敢訟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傳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檝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見浚于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爲河內丞留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之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甫疎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辛丑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后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早來不得已已貶張浚帝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苗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它變謂之曰罷浚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時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始沮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讀書曰得書趣赴行在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又幾陷窮邊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

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

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也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來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于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宅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遂以勤王爲名癸卯頤浩浚傳檄中外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俊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俊相與釋憾苗傅等計不行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傅正彥至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别作一章傅面頸發赤慚恧不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王世修又以言逼傅不能答勝非令世修卽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呈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非卽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上言建炎皇帝卽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勤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是晚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帝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于帝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帝開門納之且令衛士掖以陞殿傅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帝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于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别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巽請帝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

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詔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是月金人破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值河決州郡互不相顧金再攻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至安邱縣求援于宮儀儀發兵迓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　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晨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　金尙書左僕射高貞罷金主詔曰軍興以來良人被掠爲奴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帝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度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 起屠維作噩四月盡八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萬機苗傅等一一皆聽從太后詔曰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太后內出札與帝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帝奏曰臣疾作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沖幼强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于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帝荅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詔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帝猶未肎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揩笏掖帝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攷異〕熊克小紀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朱勝非閑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按是月無三十日其實是月一日也 帝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之托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爲戒也 〔攷異〕宋史張浚傳云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略載此事沈世泊就正編極辨此事之誣以爲影射韓魏公事而爲此說也今不取

己酉帝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曰高猶不出帝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于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遂詔以四日撤簾 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陳于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于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濘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帝請設盟誓兩不相害帝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遁夜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其闇者以聞

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竝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或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廬。因求對閤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 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追擊之。 壬子。帝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請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比。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苗瑀苗翊。竝轉七官。其餘官兵將校。竝與放罪。一切不問。仍降黃榜曉諭。從之。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乞罷。帝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帝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須呂頤浩張浚。帝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麄暴。浚喜事而疎淺。帝曰。人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日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事力。皆出于此。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帝曰。卽令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

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鄭瑴進簽書樞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鞫王世修于軍中。具伏同苗傅等謀亂狀。詔斬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鎭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摭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兇反狀。進士呂擢掌文字有勞。得旨摭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謚榮節。淵死年五十三。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帝見韓世忠握手語曰。吳湛最佐逆。尚留朕肘腋。能先除乎。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能自安。嚴兵爲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帶

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黥以爲軍 戊午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爲紛紛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長官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帝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宜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辛未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農）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監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衛尉寺歸兵部（後不復置）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皆以軍興併省也祕書少監方闓罷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作正字十餘人皆出守或奉祠而去于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總爲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 癸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攷異〕（琬炎集載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卽解去攷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帝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瑴衛皇太后 丁卯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請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帝曰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

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時衞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護俘來上帝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彼遂還屯衢信之間　壬申立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旉爲皇太子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爲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　是月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殺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于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止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斷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湖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帝然之監登聞檢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議遂決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帝是其言浚乃改命帝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帝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于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衞大夫溫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棫休爲直祕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瘦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

苗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州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帝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

守臣併張愨致祭。帝諭執政以愨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恤其家焉。 乙酉。帝至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府爲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詔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頤浩脫巾衣服之。既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晉皓五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璹爲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帝遣左副元帥宗翰書。稱宋康王構謹致書元帥閣下。願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攷異）洪适盤洲集撰行述云。近例遠使得修職郎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适與名。三以官其弟姪。李心傳云。據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有旨依傳雱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适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二年還朝。則适已入館矣。官其弟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迓海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尚何與公戰乎。孝友不從。以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 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司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在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使來。吾濟事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遷一官。 初薛慶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親往招之。浚既渡江。靳賽以兵降。戊子。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榜示以朝廷恩意。慶遂感悅歸服。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前日宰執疲秏于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它。中書別無屬官故也。請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郎官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從其將孟皋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皋擒翊。降于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妥者。崇安人。時在溥軍。爲傅謀。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恐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

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浚入薛慶軍，人傳事有不測，淮南招撫使王𤫊即以兵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從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帝聞之，即日趣浚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罪莫甚焉。」詔不允，以慶守高郵軍。帝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既至高郵，遇賊墜馬死，命以銀帛賜其家，錄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　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州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如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今擅興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强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蘄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帝遂遣閤門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强，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己，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幷。

己酉，帝以久雨不止，諭輔臣恐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于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帝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　御史中丞張守上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氊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不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于禍。漢世灾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勳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機，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金人累歲南侵，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灾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

之上無擅命之人，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驁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閒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淩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也。宦寺撓權，爲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闇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衒，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燄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也。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于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于河滸，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慰在天之靈。洪範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封孤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隳賊計，元兇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未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姦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洪範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洪範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帝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帝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趣邵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毣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雋乃入城縱掠，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臣中大夫王牲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于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

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戊午命江浙淮南開畎瀦水以限戎馬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帝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　辛酉帝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乏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帝曰渡江之役朕方念舊責己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善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帝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戊辰詔以防秋在近自荆南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貳其士軍有闕者竝招塡之　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捍禦也　甲戌帝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準備又于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

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爲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皆闃人以爲病昌寓至欲盡闢之又游手雜食市多竄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　是日金人破磁州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吾有三事能從我則可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衆曰不可力戰如何又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不應于是珪率衆請降金人以大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丙子金人縱米麪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武安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秋七月己卯詔東京宗室竝移虔州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于此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先已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儻殺之未免無辜帝矍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攷異〕建炎復辟記二兇伏誅在六月己酉趙甡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記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攷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行梓所記不應有誤而勤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百有三日而傳正彥伏誅以日記之則二兇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帝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爲

護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爲沈網横鎖江岸以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爲臥柵密藏于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乙酉詔付水軍制置使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衞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召瓊赴行在瓊任軍南昌徘徊觀望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剝人以懼之戩不爲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肎釋兵及入見面奏乞貸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人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帝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勤王凡五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荅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誅戮宅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帝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作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僞遣御前右將軍都統制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宅盜者因召俊瓊及御前營副使杜充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衆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氣自若食已頤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黄紙詣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貽愕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于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

[攷異]熊克小紀載瓊下大理寺在壬辰蓋誤壬辰乃獄上降旨之日今從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蓋自宣和末羣盜蠭起建炎以來祝靖薛慶黨忠閻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據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勍犯處州劉超據京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肎釋兵則天子之兵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入見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黄紙且出瓊遂就擒二大姦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是日太子旉薨太子病未瘳有鼎置于地宮人誤蹴之有聲太子卽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佛寺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㲄卒年五十㲄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㲄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辛卯詔諫官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鞫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詞服詔以臺諫三章責爲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親屬將佐竝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肎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確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所部沿

淮巡綽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爲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爲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留其壻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獨得全時金左副元帥宗翰自東平還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留左監軍完顏昌守山東地帝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時建康寓治保寧僧舍而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逐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豈可訓請下詔切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曰唐肅宗與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也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　帝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興隆之業當有茂賞以荅殊勳自王瓔謝亮之歸朝廷聞鄜延經略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

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攷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祗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臺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　初以靳賽爲淮東馬步副總管屯揚州已而復叛辛丑招撫使王瓔與遇於興化縣瓔軍不整爲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爲賽所得瓔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　八月戊申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請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种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鬬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帝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籍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

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請免，乃有是命。〔考異〕宋史作庚戌，今從要錄。　資政殿學士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珏綴執政班奏事。　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衞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扼，及具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爲朝廷陰爲避敵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爲帝言：「如曾楙尚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帝納之。　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于朝，以文舜爲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　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爲陝西節制使。初，庶聞金兵退，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交，收招散亡。會詔似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破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于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于內東門。帝猶慮金人南侵，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晧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不先到。」帝曰：「今奉使欲如王雲者，豈易得！」先是羣盜張俊俊卽小張俊也，後賜名守忠。、李貴嘯聚潁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潩、張銳嘗招慰之，旋復亂。晧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晧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悚悟，請歸報其渠帥。迺爲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衞。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仲荀既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爲董平所逐，會羣盜八筌針、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執通判事李祁以行。未幾，牧還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丙寅，帝謂大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帝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之。」　丁卯，朝議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爲祕閣修撰、假資政殿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爲授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副之。時朝議以爲敵兵且至，而洪晧、崔縱未得前，求可使緩師者。時亮宣和末嘗爲燕山路幹辦官，金許王宗傑入燕，與呂頤浩等五人俱被執，既而釋之。汝爲，豐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記。徐州之破，闔族百餘人皆死，至是聞金人南侵，見部使者陳邊事，遣詣行在所。帝納其說，命持書遺金主請和，且致書左副元帥宗翰，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故前者連奉書，願削

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時劉豫節制東平呂頤浩因以書遺之俾汝爲面陳朝廷密意光祿少卿范寅敷自金來歸詔寅敷都堂審問先是知陝州李彥仙遣小將趙成往雲朔覘事比還念無以自明乃挾寅敷以歸至是赴行在成正平人也　庚午奉安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建康府天寧萬壽觀　壬申帝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女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違遠二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豈得不喜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凡百麤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遠域惟一子近已薨逝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言未已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恢中興之業周望曰二聖忽有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肎令來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起屠維作噩閏八月盡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閏八月乙丑朔詔曰敵人迫逐未
有寧息之期朕若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
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
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
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
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詔隨駕百官及諸統
制赴都堂至晚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
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
有矣翼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頤浩曰但恐封事
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
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
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行
之策　戊寅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
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先是舜
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與戰仰護行在王
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托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
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引疾罷爲
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率用之自軍興後淮西
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繇
是廬人德之　丁亥輔逵攻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
漣水軍使朝散大夫郝璘丞修職郎吳深遂以其衆
降于淮南招撫使王𤫩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
率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軍南寨因留焉逵攻之數
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是日帝召諸將問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
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勸帝自鄂岳幸長沙左軍都
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
淮更有何地帝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帝聞俊
等退避之說殊怫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奏
帝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于湖南朕以爲金人
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且人心
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
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于萬
全之地臣頤浩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豈可無宰
相周望曰臣觀翟與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
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
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帝曰張守入對言
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
韓世忠議本自如此帝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
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爲然防淮之議遂格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
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兼
御營使充既升秩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
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
下四日充即起視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
府宮儀屯盤石河數與金人戰勝負略相當金人患

之乃宣言宮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絶勝儀聞之以爲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伺知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卻既而分爲兩翼直攻中軍儀猶不知衆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劉供道奔九仙山金人又逼之供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逵吳順乃以密州降金供道過楚州爲郭中威所敗遂至真州詔議郎真州屯駐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爲陛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彊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南仲依李邦彥諂諛小人不知遠慮分朋值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避地稱臣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尙無效耶若以爲彊弱絶不相侔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國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鬭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汴京之宰輔如此計出萬全而彊敵之來日甚一日陛下可以深長思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侍從寮帥監司要害守牧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鎮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大亂之後風俗靡然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于賊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任將之虛文也分屯所在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緣姦弊乃復蠲其租稅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愛民虛文也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乞早句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

貢發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
天子之軍既彊則中國之變自弭其五曰定根本自
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舊
邦但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
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
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而獻謀者乃欲導陛下南
狩別求建都之所遂無復國之心況今河北河東之
民久知朝廷不復顧惜而山東京西淮甸猶冀陛下
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則爲敵國者所至皆然矣
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
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衞于穩密州郡速置
營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問
父老撫綏梃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
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內況巡歷往來
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
下春秋方富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誠能堅忍聳厲坐
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
然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陛下之族
北轅者衆矣所幸免者幾何黃潛善鄭谷小人之見
爲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恐肺腑之間
不無非望之冀必曾進言恫疑虛喝恐動宸心故自
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形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
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
意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雠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尙
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

橫心逆謀庶其少息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今萬
物之原本于陛下茍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
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
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
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茍反此道則頹波日慢必至於
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
易黑白誠不宜任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
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
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
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
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
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古人稱中興之治
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日之事反正而興之在陛下
其遂淩遲不振亦在陛下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
之 辛卯命尙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
營之衆十餘萬守建康留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
顏孝恭孟涓劉經魯珏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
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𤩽爲之援御前左軍統
制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鎭江府太尉御營副使
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
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
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荀
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寅帝如浙西 初太白
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帝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
黃道帝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于子見其過告
戒之及其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

然是日帝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按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趣令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皇恐受命帝喜賜以銀合湯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間後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爲平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御之方識者爲寒心焉　甲辰帝次鎮江府

乙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帝西行浚方搜攬豪傑以爲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登壇將士歡聲雷動端退謂人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于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頤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　是日帝至登雲門外閱水軍時諜報金人破登萊密州且于梁山泊造舟恐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護諸將至是輔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鎮江至蘇常界圌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帝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止令兼圌山足矣　己酉帝次常州　庚戌次無錫縣周望言昨晚望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第恐擾關陝襄鄧爲五路災爾帝曰大率皆本晉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帝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破南京守臣直徽猷閣凌唐佐爲所執金人因而用之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荊湖等路宣撫使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帝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爲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至帝憂之遂命光世自姑孰移軍以爲南昌屏蔽　丙辰迪功郎張邵爲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爲武義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于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鉄者宣和間爲太學生與邵善昌使與邵飲酒鉄頗有德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邵禮拜邵不從昌怒使人拘入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己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祚山寨土牢邵以不同謀得免　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帝大善之以爲得體

金人攻沂州守臣以城降

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帝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甲戌金陝西都統洛索大合兵渡渭攻長安是日經略使郭炎遁去是秋金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學人于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薦以府解次省試乃曰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閒嘗游太學入金五年始登第

金詔樞密院分河閒真定爲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爲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爲徐州廣信軍爲遂州威勝軍爲沁州順安軍爲安州永寧軍爲寧州升樂壽縣爲樂壽州降北平軍爲永平縣

青州觀察使李邈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撾擊其口流血復吮血噀之翼日自祝髮爲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爲流涕邈清江人家世業儒其母曾鞏女兄弟也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

初宣武卒閻進從朱弁出使至是逃歸爲邏者所獲西京留守高慶義而釋之進逃遁至三乃見殺進南向受刃而斃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髡其首舟憤懣一夕死

冬十月戊寅帝發平江府自渡江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爲亂至是詔駕後諸軍先發獨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平江得安

癸未帝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帝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星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瑯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遺成通好且犒師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粆米多得渴疾于是往往越城遁鴉鵲山高而逼城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日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伋殺之盡取彊壯以充軍

壬辰帝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

戊戌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于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乃徙端明殿學士知熙州張深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察使劉錫代之于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路自此始既而趙哲帥慶劉錡帥渭孫渥帥秦于

是諸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錡錫弟也張浚又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爲利州路兵馬鈐轄浚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來侵則檄諸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求去故浚因而授之

是日金人破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雲河朔民兵南侵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托卜嘉王伯彥等將女直渤海漢軍以宗弼爲統帥初鄧紹密既死淮西提點刑獄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不開門司法參軍王尙功聞之夜見識遠說以迎降識遠拒不可府人籍籍言郡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府事朝散郎王摅卽自爲降書啓城迎拜金人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修武郎宋汝爲奉詔副京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至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戮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攻黃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峸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爲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敵聞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自蘄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峸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峸起復前一日辰刻敵攻黃州守衙軍校晏興得其木笴鑿頭箭遺軍士潘明浮江白令峸令峸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金人治兵攻城翼日城破令峸在西壁被執金猶欲降之令峸大罵曰汝輩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峸揮之又衣以戰袍令峸罵不絕口遂敲殺之兵馬都監王達軍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所殺令峸守黃踰再歲羣盜李成丁進張遇貴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忠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朝請郎同主管川陝茶馬鹽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統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率尙有盈餘而貪猾認以爲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于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公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赴官自釀每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數明年遂偏四路行其法蘷路舊無酒禁開始榷之舊四川酒課歲爲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小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撰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聞敵逼黃州引舟遁去金人遂渡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

韓梠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爲蘄黃間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梠粹彥子宣和末爲戶部侍郎責黃州安置于是金人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帝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甲葉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己守節不屈爲所害久之州人爲之請遂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封表其墓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攻廬州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自淮寧分軍由宿亳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人至乃移屯于巢縣既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于軍中盡散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輩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被善餘黨之擾矣　初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蘄州州人請以爲兵馬鈐轄帝許之仍以世清兼蘄黃光江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金渡江是日將吏會于州治世清有酒卽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晙于東廳俾令晙卽皇帝位令晙號呼不聽褫其黃衣知蘄州朝請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　丁未以帝至越州命釋諸路徒以下囚罷邠州歲貢火筯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蠶鹽一㪷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時絹直猶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爲半折帛半納見錢于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

勘會宋齊愈所犯當寘于法然已經大赦祇緣憎愛之私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勘會責授軍州團練副使昌化軍安置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緣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初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既軍襄陽有劇盜曹端者自京城聚衆擾于京西號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彊壯爲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先爲董平攢集其不屬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歸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而南千秋亦招之屯漢水之北始范瓊討李孝忠至襄陽留五百兵戍守使東南第五將徐彥領之仲故識彥遣以刀千秋怒其通寇是日南至諸將入賀酒三行千秋叱彥起數其與仲通書之罪遂斬之仲怒引兵犯襄陽千秋命端出師幷檄知鄧州譚兗爲援端與仲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退會兗遣騎兵策應千秋賞其精銳端愠遂率衆軍于中盧南漳之間仲諜知整衆復進至孛羅岡與馬軍遇岡地坡仰而有低林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進薄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行陳皆輕跳欲出戰千秋不許至于再三乃令戰親隨兵無器甲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傍俟其過未盡卽突出大呼令坐以棍杖次第敲殺之統制

官貴仲等聞之遁去千秋棄城奔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密遣人說端裨將王闢使殺端端軍多潰惟後軍李忠寨差遠獨不散自稱權京西南路副總管與其徒寇白巾聲言爲端報仇千秋不可居乃自金州入蜀貴正仲以潰卒寇荆南兵馬鈐轄武功郎渠成與戰殺之提點刑獄公事李允文在郢亦不能守引所部往鄂州于是京西列城皆爲仲所據　戊申金宗弼攻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時奉使崔縱從行官屬盧伸自北逃歸宗弼得歸朝官程暉令攜招降書與伸皆赴行在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于秦州以佐邊用是日金人破無爲軍守臣朝散大夫李知幾挈其帑藏與其民俱渡江南歸歷陽縣丞王之道率遺民據山澤以守之道無爲人也　庚戌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率將士拒敵敗之翼日又敗之金人退攻蕪湖偉又敗之金人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皇太后退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冶縣未辨虛實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輕騎以聞翼日乃知敵至滕康劉珏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置使知洪州王子獻棄城遁走撫州衆推士人朝請郎李積中權州事于是中書舍人李公彥徽猷閣待制權兵部侍郎李擢皆遁司勳員外郎馮檝匿廬山佛舍郎官以下多潛去者既而檝貽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略言金人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拒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非敵之能也觀邨人之彊壯者尚敢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于前而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　丁巳金人破六合縣又破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吳將之遁去將之吳興人也　金人攻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賊劉忠犯蘄州蘄黃都巡檢使韓世清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　庚申金人破真州守臣向子忞棄城保沙上其所攜金帛悉爲韓世清所奪　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完顏宗弼既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攻烏江縣尚書右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諜言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金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統制官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會將官張超失守金人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率飛及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營前軍統制王璦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金人攻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奉迎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　甲子陳淬與宗弼遇于馬家渡凡戰十餘合勝負略相當王璦引西兵先遁淬孤軍力不能敵還屯蔣山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十八人當金人于江中舟師張青中十七矢遂退于竹篠港統赤心

隊朝請郎劉晏所部走常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既聞金人南渡，即引舟之江陰。知江陰軍胡紡厚待之。先是瓊部將輔逵在東陽，被檄策應，瓊與遇中途，曰已失渡口，遂與逵引其軍自信州入閩，所過大擾。丁卯，金人攻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金人遣兵追御舟，有見金人于市，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傅選、司全、胡友、馬琳、楊皐、趙萬、王璉、柴卞、張擬等九人悉去為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者，內藏庫南廊金帛為盜所攘，計直數百萬，宮人失一百六十人。惟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亦為敵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先是康、珏為幹辦官汪若海、何大圭所間，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禍。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訓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為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時金分兵攻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及攻袁州，守臣顯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金人攻六安軍，知軍事邊珙降，金人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破建平縣。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敗書。帝如浙西迎敵，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退避之計。帝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曰：「金人以騎兵取勝，今鑾輿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皆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致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帝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帝還越州，遂定策航海，乃移四明。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辛未，金人破建康。初，宗弼既濟江，士馬皆集，遂鼓行逼城下。戶部尚書李梲與顯謨閣直學士、沿江都制置使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奉議郎楊邦乂不從，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它邦臣。」既見，邦乂獨不拜，遣人誘以官，以首觸階求死，宗弼不能屈。居民爭出城，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民復回城中。癸酉，帝發越州。是日，金人攻建昌軍。先是金既破撫州，遣人賚檄諭降，守臣方昭慮為軍民所脅，以印授承事郎通判軍事晁公邁而去。未幾，公邁亦以募兵為詞而出，衆推承信郎兵馬監押蔡延世以守。公邁，任城人，嘗為少府監主簿。延世，建昌人，本太學諸生。先是金人

既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盡斬之及是敵兵臨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金人怒求戰延世擊卻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罷去

甲戌奉議郎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爲金人所殺前一日金帥與李梲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梲邦光叱之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邦乂死年四十四初贈直祕閣官其二子賜田二頃後謚忠襄

十二月戊寅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爲軍賊戚方所殺方勇悍善射初爲教駿卒軍興盜起在九朶花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爲首人遂率衆赴建康歸杜充充以爲準備將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率潰卒數千走金壇縣時鎭江無兵獨倚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軍爲重世忠既去唐老力不能拒因撫定之方欲引兵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爲所害主管安撫司機宜文字迪功郎鄭凝之亦以兵死後贈唐老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官凝之家一人

己卯帝次明州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王綯曰豈非天邪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詣泉福召募閩廣海舟爲防托之計故大舟自閩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

辛巳金人破廣德軍時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衆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爲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犒軍約以毋擾宗弼許之俄頃傳箭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破其城烈爲金人所殺

壬午金人攻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鷹與其徒數千攻陷鎭江府〔考異〕繫年要錄據日曆作壬午日曆又云李選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離眞州恐誤趙雄撰韓世忠碑又云烏珠北還王提兵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此蓋誤或是選先降烏珠其後又爲世忠所降然實非金將也

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于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帝謂輔臣曰聞人事紛紛不欲入海緩急之際豈可如二聖不避敵坐貽大禍今以御筆諭之頤浩與參知政事王綯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撫諭中軍人情稍定遂三呼于殿門外帝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于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朝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爲之備

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娖于行宮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墻遁去帝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帝命召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

甲申誅衛士張寶等十七

人于明州市〔攷異〕趙鼎日記作二十人今從要錄 乙酉金宗弼攻臨安府錢塘令朱蹕率民兵迎戰傷甚猶叱左右負己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迎敵于湖州市得二級允之視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己丑帝如定海縣御樓船詔止以親軍三千餘人自隨〔攷異〕呂頤浩逢辰記作精兵萬餘今從熊克小紀 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也 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爲故事 是日金人破臨安府初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權府事劉誨善至是服金衣冠而來二人執手而言儔欷歔不能止有唱言誨欲以城降金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破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宗弼留杭州遣將追襲 庚寅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崈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昕夕密衞于舟中者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兄弟而已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 辛卯帝次定海縣 癸巳帝至昌國縣 甲午右監門衞大將軍眉川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于是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廣亦自泰州高郵軍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而已又移潮州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俊軍士在明州頗肆鹵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 資政殿學士新知鼎州范致虛薨于岳州 戊戌金人破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破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于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潭計遣人賫書降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舊作琶八今改〕爲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荅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爲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攷異〕熊克小紀云親事唐實袖石擊烏珠不中死之據宋史忠義傳及常實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實封事所言甚詳當以爲信趙甡之遺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罵李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焚明州事攷之則烏珠未嘗過江也金史宗弼傳云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奔明州宗弼留杭州蓋得其實 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䎗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溫州曾悳監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䎗至城內執悳併其家殺之惟稚子崈得免悳悳兄也事平特命悳弟怘及崈以官 金宗弼使富勒渾〔舊作蒲盧渾今改〕追南師及于會稽之東關敗之遂渡曹娥江 己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真

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侵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親兵禁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將曰回顧者斬于是率衆先登自旦至莫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城張慶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憩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秘閣賈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

李鄴之未降也上奏言金分兵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是日奏至乃議移舟之温台以避之

庚子帝發昌國縣先是金分兵攻餘姚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敵把隘官陳彥助之金人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帝得以登舟航海進穎士兩官擢通判越州

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於明州敗之先是金兵追襲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戰于高橋兵少卻其將黨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榜遂敗之金人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往敵釋甲與語欲招之降俊拒之

是月隆祐皇太后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聲援

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隍利器械積糧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金人戰蒲解間民皆陽從金人而陰歸彥仙敵必欲下陝州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嶮保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攻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于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周虎據蕪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于中流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輭纏與我之號同與我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更作鑽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蕪湖初杜充之衆既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衆入廣德軍後軍扈成駐于金壇縣爲戚方所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
乙巳午西風忽起金人乘之攻明州御前右軍都
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閣待制劉洪道
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相當金人奔北墮田間或
墜水俊急令收兵赴台州是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
且請濟師於宗弼　丙午帝遣中使召御前左軍都
統制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
通惠鎮乃請往鎮江邀敵歸師盡死一戰帝從之
己酉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艤
舟所在帝慮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　乙卯
滕康言太后已至虔州張俊既去明州士民皆散有
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敵洪道曰予嘗
數剋敵而勝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微服而遁與浙
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
民不得濟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
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　江淮宣撫司右軍統
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
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
寇者皆賴以免　丁巳張俊自台州赴行在　金以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企先嘗
於其職宗翰宗幹皆重之　是日金陝西都統洛索
破陝府守臣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李彥仙死之金
自去冬以重兵來攻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
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宣撫處
置使張浚間道遺以金幣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
端以涇原兵往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
屬官資陽謝昇言于浚曰敵朝夕下陝莫以爲憂者
殆未知敵意也敵已得長安今取陝則全據大河且
窺蜀矣衆議不決力爭數日師乃出至長安而敵先
壅阻不得進彥仙日與敵戰將士未嘗解甲洛索命
自正月旦爲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翼日更遣
一軍每一旬則聚十軍併攻一日期以三旬必拔之
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潛使人隧而出焚
其攻具敵愕而卻洛索雅奇彥仙才嘗招之彥仙斬
其使至是遂欲降之使人呼曰即降當富貴彥仙不
應日鈎取敵兵數十磔城上雖殺傷大當而敵兵沓
至守陴者久傷殘日就盡既而金兵亦乏食欲引去
或告以急擊可入金人益衆攻之每隊以鼓在前擊
鼓一聲則進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
聲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返顧是旦有鳶
鴉數萬噪于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
急攻城遂破彥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
已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雜
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
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過當者以我堅守不
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金人取

其家而殺之陝民無噍類浚聞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邵商州立廟且官其子久之賜謚忠威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滸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玘將佐盧亨邵雲閻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爲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爲盧氏吏間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若則走也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獨與少年數百保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爲彥仙部曲累官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得雲欲以爲將雲罵怒不屈洛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平湖城人官閤門祗候何陝縣人與成皆修武郎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死且無恨創甚方臥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蹶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衆城破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　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金益兵而來前二日駐軍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西門是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破金兵入城　庚申金主詔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　辛酉御舟離章安鎭　甲子泊温州港口　丙寅御舟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破之遂以舟師絕洋侵昌國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金人乃去帝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纔隔一日　丁卯虔州從衞諸軍作亂初隆祐皇太后既至虔州府庫所有既盡衞軍上請惟得沙錢及二折錢市買諸物不售軍士與鄉民相爭軍士遂縱火肆掠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右監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自爲旗頭引衆出戰相持四十餘日己巳金人以礮擊三敵樓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本爲鹿角以槎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裏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爲鎔鑪敵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澆之死者以百數金人不能入遂退守孫邨大寨時遣數百騎出沒于城下以掠取求糧采薪者由是城中人不能出而薪糧日竭　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　奉安啓聖宮祖宗神御於福州　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移兵趨湖南帥臣直龍圖閣向子諲初聞警報率軍民固守且禁士庶無得出城敵騎至潭州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督察官吏顧謂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敵圍之八日既而登城四面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亡去城遂破聿之拔刃自殺城之始破也將官成忠郎劉玠率餘兵巷戰身中數十矢戰愈力敵又以槍中之衆欲扶持而去玠揮衆直前死于陳敦武郎新杭州兵馬都監王暕部民兵守朝宗門亦死聿之魏悼王後安定郡王叔東子也金人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子諲乃復入後贈玠武經大夫暕武德郎聿之右監門衞將軍又一日金人遂引去

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金既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金人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金人留明州七十日。引兵去。　初。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後。是月庚辰。宗弼斂兵于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烟焰不絶。癸未。火息。甲申。縱兵大掠。且東裝。丙戌。退軍。以鹵掠輜重不可遵陸。乃由蘇秀取塘岸路行。先是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迎降。宗弼以爲臨安府兵馬鈐轄。漸勸宗弼括金銀。焚臨安。因從軍北去。方金人未退軍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官復者。以衢當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弱出。戶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瘦弱不堪任。論如軍法。其後諸兵欲乘時爲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異獲。乃止。時李濤李鄰鄭億年皆在軍中。宗弼因攜之以北。金人分兵侵海鹽縣。尉朱良率射士百餘拒之。卒力戰以死。　先是金人破京師。時河南之北。悉爲金所有。睢洛皆屯重兵。惟汴京及畿邑猶爲宋固守。而糧儲乏絶。四面不通。多饑死。有河北簽軍首領聶淵者。與其徒十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遂不之疑。是日。淵與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未敢下城。乃爲慢道自守。是時城之東有羣盜李漬蘇大刀等。權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則焚掠不止。城中亂。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爲董平所殺。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䕫爲留守。時在京彊壯不滿萬人。自是四京皆沒矣。〔攷異〕熊克小紀載京師之陷在今年三月。又云城破。上官悟爲敵所害。攷北盟會編所載甚詳。今從之。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充敗事。未知存亡。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徑上海船而去。臣今以孤軍駐南康。移檄諸路。會兵勤王。望陛下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所部軍不少。今又會兵。深慮騷動。可止統本部乘閒擊之。毋失機會。　己丑。奉安景靈宮祖宗神御于溫州開元寺。　庚寅。帝入溫州。駐蹕州治。　辛卯。金人破秀州。先是兩浙宣撫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越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堠。但以傳聞之語爲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按此即小張俊〕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妄。閒道走湖州之烏墩鎮以觀變。至是金宗弼過秀州。通直郎權州事鄧根留武翼郎本部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破。士醫爲流矢所中而死。後贈武翼大夫。望聞金師至崇德縣。壬辰。調太湖舟千艘赴吳江禦之。　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州。羣盜乃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孔彥舟自淮西收潰兵。侵據荊南鼎澧諸郡。祕閣修撰知荊南府唐慤棄城去。相以左道惑衆。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閒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爲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邨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爲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托言拒彥舟以聚

衆至是起兵鼎澧荊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載立妻伊氏爲皇后子子昻爲太子行移稱聖旨補授用黃牒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獄公事王彥成單世卿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爲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荊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江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爲盜區矣　乙未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眞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于金知眞州向子忞以聞帝聞之不食者累日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請先罷充俟得其北降的報則別議罪故有是命　丙申以帝還溫州德音釋天下徒刑一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所在量給錢米于寺院安泊訪還其家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聞帝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衞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　是日金游騎至平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嫚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潛遁以府印付仲威次日仲威與將官魯珏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殺　戊戌宗弼入平江駐兵府治鹵掠金帛子女既盡又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日乃滅　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洛索既破陝遂與其副完顏杲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考異）熊克小紀作自原店蓋因張滙節要所書也吳玠功績記趙甡之遺史皆作彭原店今從之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爲聲援敵乘高而陳洛索引兵來戰玠擊敗之既而金師復振宋軍敗端退屯涇州金人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　己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珍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帝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亦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　壬子金人攻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聞敵至棄城走宜興縣金人遂入常州　甲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至行在詔趣令入對先是帝諭呂頤浩曰

朕初不識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唯皇太后不唯相別數千里外加之敵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奉迎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遂命益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偕行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者江淮宣撫使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皋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趣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者詰之則宗弼也〔考異〕宋史韓世忠傳作金山廟後人多疑其地理不符閻若璩潛邱劄記引鎮江舊志謂龍王廟在銀山宋史誤也考熊克小紀祇作龍王廟今從之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左監軍完顏昌在濰州乃遣貝勒托雲趣淮東以爲宗弼聲援〔考異〕熊克小紀于宗弼至京口不書其日趙雄撰世忠碑云相持四十有八日趙甡之遺史云世忠以四月丙申敗于建康逆數之其初與宗弼相遇當在三月戊申己酉之間李心傳云據諸書宗弼以三月癸卯去平江壬子破常州則到鎮江又必在壬子之後數日矣

己未帝詣開元寺朝辭九廟神主宰執百官皆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是日上御舟復還浙西

庚申詔昨金人所破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別取旨外于弃罷內統兵官以衆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將士潰散者乘亂爲變故貸之

辛酉御舟發溫州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乙丑帝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爲復須到浙右帝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朕以爲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爲當徐謀入蜀帝曰朕謂倚雍之彊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擕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爲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帝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榷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爲軍食王綯曰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都建鄴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然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帝不許

詔賜故資政殿學士許景衡家所儥溫州官物一區帝因言朕自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第一忠直至誠遇事敢言無所迴避其次則景衡若郭三益則善人而已

辛未帝次定海縣〔考異〕宋史高宗紀于建炎四年春事所載大略黃宗羲宋史節要据李正民航海記遂以爲高宗由海道徑還越州未嘗復至明州殊不知正民雖從航海旋奉使江西故不載四年春事今攷趙鼎忠正德文集所載建炎日記則高宗仍由明州還越州鼎蓋得之親歷也今据書之帝見定海爲金人所焚惻然曰朕爲

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此。王綯曰。陛下留杜充守建康。留周望守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遽適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帝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爲失體。纔置弓利劍。議者將以爲謀叛。綯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于行。自非陛下棄瑕錄用。則舉世無全人也。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析律府。遣貝勒托雲。率衆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　初。金人破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黨以爲豫受命之符。豫乃使其子僞知濟南府麟。賫重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翰心腹也。恐爲昌所先。乃說宗翰曰。吾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宗翰乃令希尹馳白金主。金主許之。宗翰遂遣慶裔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官吏軍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進士張浹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翰許之。〔攷異〕張滙節要云。劉豫之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爲己見。獻于尼瑪哈。非也。金人攻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于人耶。劉豫揣意求于昌。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滙久在金地。當得其實。今從之。

夏四月甲戌。御舟至明州。　丙子。次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　癸未。帝次越州。駐蹕州治。〔攷異〕熊克小紀作丙午至餘姚。癸丑至越州。今從要錄。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金宗弼相持于黃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爲動。敵乃趨眞州。績金壇人也。時托雲軍于北。宗弼軍于南。〔攷異〕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烏珠軍于南。達蘭軍于北。誤也。是時達賚正在濰州遣兵來援。張滙節要所記甚悉。今從之。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以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荅如響。時于所佩金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帝如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帝納之。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鼎言臣在溫台。屢言當竢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兵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翦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回戈衝突。何以待之。時有妖人王念經者。聚衆數萬。反於信州之貴溪。鼎言饒信魔賊未除。王瓔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幾也。　戊子。韓世忠奏捷。帝曰。金人南下以

來諸軍率望風奔潰今歲知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卒繕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范宗尹曰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更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敵衆十萬餘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招之降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　壬辰近臣言陛下卽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以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敘欲以竦動四方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誥敕散失至有誥敕具在而爲有司以微文沮止者致使往往未被贈典雖如呂公著呂大防韓維蘇轍顧臨梁燾張舜民范祖禹王古輩尚未沾昭洗之澤其它可不言而知也臣私竊恨之夫名黨籍率皆一時之望所歷官職衆所共知不容稍有僞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誥命從中而下使異數齊頒四方改觀豈宜以有司微文沮格邪欲望睿旨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音許本家自陳而已　丙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呂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尚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帝宣還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面東而立不預進呈帝諭王綯等曰頤浩功臣兼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頤浩制略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

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論遂罷爲鎭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綯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乞免于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旣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金人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鎭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及是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金人以火箭射其篛篷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金人鼓櫂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州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弃舟而陸旋還鎭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糧食亦有得軍儲銀帛者宗弼乃得絕江遁去後贈世詢五官永吉四官仍並爲承宣使錄其子世詢開封

人也。（〔考異〕趙雄撰世忠碑載此事，但云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渡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蓋諱之也。孫覿作世忠墓誌云敵乘南風縱火抗舟師，差近事實。今從沈與求劾范宗尹章疏、趙甡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世詢傳修入。） 辛丑，詔諸路曾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年就試終場人數爲率，紐計取放。 是月，金人侵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于寶豐之宋邨，擊敗之。京西捉殺副使王俊以臯爲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夏五月壬寅朔，詔孟夏饗景靈宮，令平江府、溫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準此。 癸卯，金禁私度僧尼，及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婚配。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爲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江北、荊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考異〕諸路鎮撫使桑仲、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自起于羣盜；翟興、劉位，皆土豪；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翊、趙霖、馮長寧，皆攝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陳潛、岳飛、范之才而已。） 宗尹以爲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于帝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河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爲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帝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 己巳，起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量移入以南州軍，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陳，號爲簽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它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翰與諸帥分往山後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翰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陽推張孝純，宗翰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翰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左監軍昌留居濰州，而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金主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 辛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于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

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龍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鉤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被害師古踵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金人焚建康府執李梲陳邦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其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爲煨燼梲道死宗弼以邦光歸于劉豫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金人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寶文閣張績尙守揚州節度濠州軍馬劉位領衆在橫山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合于是真州爲羣賊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于溧水溧陽之閒金人又入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績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宗弼既破浙西和州粗留兵戍守然無一官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青爲牛所傷創甚遂不能行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爲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金人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需糾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　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于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罷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爲詔令　甲寅金人破定遠縣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保寧軍承宣使節制淮南軍馬閭勍爲所執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敵怒敲殺之訃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壯節　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　乙卯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宗弼既渡江和人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兵固守逮敵北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宗弼親督衆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角發彊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立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訾司戶參軍徐艞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譙樓上敵裂其尸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須麻湖水寨推鄉人一二豪者爲統領霖時在江東閒關赴難軍民言于朝故命爲守浚贈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艞元通皆推恩有差霖嘗爲直徽猷閣坐贓廢

戊午初帝在明州諸班直爲亂既誅爲首者遂廢其班事見二年十一月壬午及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于兵政最爲留意熙寧變舊章獨不敢議蓋自蓺祖踐阼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民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帝悟尋復舊制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彊敵之虞永惟涼渺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攷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于江表蓋將崇屏翰于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爲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于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于閫外若轉移其財用與廢置夫官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竝享於終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于後裔尚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崈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幷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它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

乙丑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于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賫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偲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歸之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靜安金人之俘帝呼入譯問得女真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軍帝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帝感動不懌久之

三省言江道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爲三帥鄂州路領岳鄂袁虔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爲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置安撫使于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閒若置帥于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而建康重地反爲支郡隸之議者不以爲是

六月壬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人自言涿州人上曰此吾民不可殺也令隸諸軍

金以故遼舊臣耶律哈哩質舊作曷里質今改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鎮

癸酉金主命以昏德公女

六人爲宗婦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于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于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並申樞密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于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度京官並給告身朝官以上給敕初授官人給綾紙丁丑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既無所隸因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爲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爲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季陵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于下而將不和政權去于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宣撫處置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者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于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于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飲恨而死劉豫杜充相繼颺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暌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能成功哉君臣之閒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迹其可作威福以自便乎張浚在陝右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于太專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于今日發掘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舒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于理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彊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是日滁濠

鎮撫使劉位爲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衆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敵位逢兵衆數百以爲己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爲賊所殺權知州事茍某與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綱起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後爲立祠名剛烈　己卯罷臨安府守臣兼浙西同安撫使以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　庚辰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金人于新塘爲所殺時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衆乘間出掠敵營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絶濡須之路楫率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戟手大罵不絶敵臠割之時年二十二霖上其事于朝有司以楫率衆無所受命而格其恩楫原孫也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乙酉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以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置制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籍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蒱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熁去皆黃金也以償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𤩽軍後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乙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彝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宅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帝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于敵驅質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帝以爲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帝曰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于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盜大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蘄賽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帝聞之不樂故有此諭　壬辰初山東之破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李齊聚衆沙門島密人徐文聚衆靈山寺萊州人范温聚衆福山島會河北忠義人獲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文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宋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百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　己亥封才人張氏爲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爲才人吳氏開封人時年十六自上即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妃從隆祐皇太后在虔州後宮近侍者惟二人而已　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陳過庭沒于燕山年六十後謚忠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起上章掩茂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秋七月癸卯，詔諸道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　靳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于越州市。宣教郎袁潭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翮故也。尋詔以翮死事，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爲翮嘗降敵，比敵兵之去，遂以印付翮，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翮一官，錄其子云。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帝曰：「不可。」是又欲與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帝曰：「此固勿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爲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爲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彊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劫殺虜，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于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已赴公安，劉光世提兵已赴鎮江，亟召亟遣，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軍馬儲運，更擇賢副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號爲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爲安危，實爲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正一品外，宅並在執政之下，著爲令。爲劉光世也。　辛亥，金主命給泰州都統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所部諸穆昆（舊作謀克，今改。）甲冑各五十。　先是金都統洛索（舊作婁宿，今改。）經略陝西，所下城邑旋歸附于宋，監戰阿里布（舊作阿魯布，今改。）請益兵，于是諸將會議于帥府，宗翰曰：「前以伐宋，故分西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併力攻取，宜令達蘭（舊作撻懶，今改。）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諸將曰：「陝西兵威非不足，今叛服不常，綏懷之道有未盡爾。誠得位望隆重，恩威並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當以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往涖其事。」或于宗翰希尹中擇一人以往，各具議以聞。金主曰：「往者洛索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于兵而自愛邪？關陝重城，卿等其戮力焉。」遂命宗輔往洛陽治兵。　乙卯，金主命徙昏德公重昏侯于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也。（攷異：宋二帝徙五國城，金史作丁卯，宋史作乙卯，蓋以北狩行錄爲據也。繫年要錄與宋史同，今從之。）金烏登路統軍錫庫傳金主命，減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謂從者曰：「遠道相隨，本圖哀樂與共，但事屬宅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從者皆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瑅等五百餘人，內侍黎安

國數百人皆留。從行者惟晉康郡王孝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而已。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丁卯，金主如東京溫湯，遣高慶裔、韓昉冊命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攷異〕熊克小紀以金冊劉豫爲五月閒事，蓋據劉豫傳也。張匯節要作九月九日。按九月九日係戊申，故金史亦云九月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似戊申爲得其實矣。繫年要錄載僞齊冊文首云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云云，是金人命使冊豫實在七月丁卯，至九月戊申乃豫受冊僭位之日，故宋史云九月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也。今從繫年要錄前後分載。又冊文云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按金史不爲高慶裔立傳，而韓昉傳所載官職亦言之不詳。今附錄以備金史參攷。八月辛未朔，浙西安撫大使副使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路以爲例。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有海船民戶及嘗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癸亥，詔神武中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甲戌，詔日輪侍從一員具前代及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初朝散郎、知蘄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于朝，會采爲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帝猶在溫台，先遣入內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戊寅，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攷異〕柔福帝姬始封長公主，宋史不載其日。據汪藻浮溪集有草福國長公主制，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右復興，益壽宜充于禁臠。又有代福國長公主奉迎隆祐皇太后起居表，是長公主之封在隆祐皇太后未還之前明矣。宋史高宗紀以太后至自虔州繫于庚辰，今從繫年要錄作戊寅封長公主。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歷問太母所過守臣治狀。后性恭謹，未嘗毫髮聞於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

酒不可飲，令別市醴。后使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后在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者，或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豈敢復聞也。此等人其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宗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邨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己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邪。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士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攻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遁。承州破。金懼慶復歸，遂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斂取于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祿，官兵隸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廩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于天長六合間，慶親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其估，分畀民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羣盜，其衆多驍雋，敢鬭。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慶死，承州遂破。楚勢孤，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癸未，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

行也帝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南下浚度宗弼必將侵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浚不聽復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事今張公之來兵合財備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今失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技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于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來侵因糧于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嘗爲客彼嘗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于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吳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羈管陝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頗不悅〔考異〕趙甡之遺史載金人敗吳玠于彭原店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若不勝當復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與宋史異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翰問罪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奕力言不可浚不從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慮州郡經費有缺必致橫斂帝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贓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徙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加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破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賚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帝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便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御自海道迎至溫州奉安 金人欲發陵寢河南鎮

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

九月辛丑建昌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楚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衹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彊乃可彈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𤫉所部前軍及諸臣巨師古顏孝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寇邵青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千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帝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于岸上是必爲避敵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赴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暑月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願留聖意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薛慶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現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作過金人見留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甲辰太上皇后鄭氏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將共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奪二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僞境

乙卯金左監軍昌攻楚州守臣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翼日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進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可舉至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破失聲巷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己未帝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

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爲戰備時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俸物計直供支潘賢妃勘請已不給帝曰將帥朕所委用當厚恤其家可特予之餘人毋得援例

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于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衆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爲彥部曲以書請曰仲于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寮佐曰吾知仲之爲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鬭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鏖戰不勝馬陷淖其子璋馳過立呼之璋不應而去立罵賊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纔二千糧且不給或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爲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彥執旗大呼麾士士殊死鬭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闢在房州與仲遙爲聲援至是彥遣人招闢闢遂降彥欲造其營衆不可彥曰我以誠待闢闢雖詐亦何能爲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與其黨皆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爲左武大夫闢後腰斬于興元府

辛酉金安班貝勒都元帥杲卒杲太祖母弟也後封遼王謚智烈

癸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會帝亦以金人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經略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錢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翰聞之急調宗弼自西京入關與洛索會我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我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南師曰人雖多壁壘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洛索爲怯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衞相連不絕錫令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獘諸將皆曰我師數倍于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紿我也是日洛索選三千騎蓐食令扎哈貝勒（舊作折合孛堇今改）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錡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金人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棄旗牌未及卷衆呼曰環慶趙經略先走至邠州乃稍

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攷異〕張浚行狀云：金人尼堪益兵二萬，聲言必取環慶。公遂決策問罪，敵大恐，急調大帥烏珠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尼堪等會。考張節及諸書，宗翰此時在雲中，未嘗親入關，行狀誤以洛索爲尼堪也。熊克小紀云：右監軍烏珠與洛索同行。烏珠紹興二年春末始除右監軍，克不詳攷耳。趙牲之遺史敘此事云：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是時浚只在邠州，牲之亦誤，今並不取。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破之。初，趙立之入城也，有徐州軍民老弱僅數千，而勝兵居半，又有楚州將兵二千，四縣民兵約五千，共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可以爲糧，後皆無生物，有鳧茨、蘆根，男女無貴賤斸之，後爲水所沒。城中絕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州將士殘暴，席勢凌楚軍，二州衆不相能，立善彈壓，使各效其所長，無敢校私隙。其後忿閱日聞，敵諜知之，然猶深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怠，徐人多潰圍而去。敵用降人衞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乃破。始，立遣人告急，帝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督淮南諸鎮往援之。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濱，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前軍將王德至承州，其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屯三墪，僅能爲援，而亦衆寡不敵。敵知外援絕，攻圍益急。立家屬先死于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得女子知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破而沒。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捽而斬之，衆畏服，亦樂爲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自誓必死。城破，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亭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人南侵，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莫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爲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陝，宗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攷異〕趙牲之遺史，立以乙未之日死，城以甲子之日破，今從王銍所作立傳及日紀附傳。牲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男子方總角，或遭拘掠，或被殺害，皆盡。　初，海州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在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流嶺南，道爲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世忠之潰沭陽，彥先入海聚衆，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累官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州受圍，彥先以舟師援趙立，與之刺臂爲義兄弟。城破之日，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水中，前後扼于金人，不得去。金以樓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金人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後渡海至秀州，遂受呂頤浩節制。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哲于邠州。〔攷異〕趙哲之誅，繫年要錄引日紀作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載承節郎趙牲進狀云：父哲建炎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使，于當年十月十一日宣撫張浚挾私輒從軍法身死。按宋史作庚午朔，今從之。遂責本帥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劉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檛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

死諸將帥聽命浚命各歸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陝西大震

辛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以寧言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帝曰詔令所以取信于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使民何所適從張守曰昨已降旨令沿江儲峙

秦檜自楚州孫邨歸于漣水軍丁禩水寨初金人以檜請存趙氏執還燕山既而從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遺金書請和也檜與聞之逮二帝東徙韓州金主以檜賜左監軍昌為任用者猶執事也昌之提兵南下也檜以任用隨軍以計得與其妻王氏俱行昌至淮陰以檜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及楚城之三日檜與王氏及臧獲硯童興兒御史臺街司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以小舟至漣水軍界為禩邏者所得將縛而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鄉民不曉其說以為姦細稍凌辱之檜曰此中有士人當知我姓名時王安道者為酒監眾呼示之安道佯為識檜長揖之曰中丞良苦眾信之乃不殺翼日謁禩于軍中其下諸將招與飲有副將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其資檜知而責之靖不得發檜遂泛海赴行在

乙亥金主至自東京

癸未帝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湧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朕盤飧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鶉亦數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鶴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

甲申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猝至勢難支吾又出沒示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此可慮者三也冒涉洪濤敵眾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分地防扼大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

是日金主命遼宋諸官之降者各上其本國誥命等第換授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夤緣請托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付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庚寅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陝銳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耗中外人情不勝失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為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深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亦豈遑安居若不恤君父之急于義如何欲望更遣使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來應援無使後時若彊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迫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于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經略使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

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恂陰圖諸將。恂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洧與諸將列告于庭，恂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洧，環州屬戶，其族甚大，聞此，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舊部曲，素輕劉錡，又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彥琪捍洧，親率精銳赴渭州。錡至瓦亭，而金兵已迫，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　甲午，僞齊劉豫遣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冊其母令人爲皇太后，立其妾錢氏爲皇后。錢氏本宣政間宮人，出爲民婢，入豫家，有寵，托言吳越王後而立之。　丁酉，詔爲趙立輟二日朝，贈立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顯忠。　己亥，河南鎮撫司兵馬鈐轄翟宗率裨將李興渡河，敗金人于陽城縣，遂進之絳州之垣曲。橫山義士史準等以其衆來附，與歸，以所部屯商州。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右副元帥宗翰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十一月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襃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襃贈，並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帝既下詔襃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帝諭大臣曰：「此事議論已久，終是行遣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襃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謚正獻；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謚忠宣；皆贈太師。　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軍鄱陽，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請與俱。是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南康軍。（考異）熊克小紀：庚子朔遂復南康軍，誤也。又據要錄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今從之。分守要害，遣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江州。是夜，賊衆三萬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陳于北溪洲。翼日，師古引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爲所敗，其衆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𤫉、韓世清會兵，未敢進。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帝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軍功，持不下，帝不樂。詔鼎累乞宮祠，可本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罪。鼎既免，帝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帝乃止。　乙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事下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以來，宗廟之祭，文雖省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祀不可輟。今裁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日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

稷竝于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乃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竝常服行事從之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禩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輔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己者奪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謂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淮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行就令達蘭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俱歸唯范宗尹李回素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翼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帝致書左監軍昌求好（攷異）宋史作乙巳秦檜入見今從繫年要錄　是日通泰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鼉潭湖水寨金人屢攻榮阻湖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深遂併力攻其茭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而去金人進攻泰州飛以泰州不可守弃城去率衆渡江屯江陰軍沙上　丁未朝請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帝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則自檜始（攷異）檜初歸見上之語以檜紹興中奏疏中自敘語增入熊克小紀檜除尚書在戊申與日紀不同蓋誤　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丙辰金左監軍昌破泰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己未金人破通州　辛酉

僞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乃改之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帝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距不度彼己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姑須令且持重急遣王𤫊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更得韓世忠兵馬爲助帝曰若遣韓世忠提全軍破賊有餘力但敵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跳梁正倚金人南侵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敗膽矣帝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征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賞招攜其衆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也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策應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浚兵既潰于富平金人以所得陝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送款于金人知慕容洧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使孫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其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弃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惇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于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

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使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悉厚賞以銀帛民人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十二月庚午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卻之　辛未金左副元帥宗翰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官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雲中于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者驅之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古室韋高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爲界宗翰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　丁丑金陝西都統洛索卒後贈金源郡王謚莊義　己卯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帝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它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帝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　癸未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爲任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侵略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爲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帝乃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𤫊後軍統制陳思恭鎭撫使岳飛皆屬俊　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上著爲令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部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千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而諸養兵之費不與焉　紅巾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煥率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

之使道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來此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　僞齊劉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爲雙廟以祀之　初徽猷閣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璹持命至大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留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璹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閤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密令通問兩宮已而左副元帥宗翰召皓等遣官僞齊皓力辭不可宗翰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爲動傍貴人唶曰此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跽請宗翰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超張福柯辛俱流遞猶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監軍希尹使誨其八子　是歲金渤海萬戶大托不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北歸過淮與知軍張渙飲於舟中因語及冊立劉豫事托卜嘉歎曰某遼之大臣渤海之大姓曩者大金見招許以開國遼東累載從軍披堅執銳今求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不過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從子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